

中國 的

茅盾

主編

本書編委會：

王統照

沈茲九

金仲華

茅盾

柳湜

陶行知

章乃器

張仲實

傅東華

錢亦石

韜奮



由國家圖書館典藏及數位化

中國的一日

茅盾主編



上海生活書店發行

中華民國二十五年九月

本書編委會（以姓氏筆劃爲序）

王統照 沈茲九 金仲華

茅盾 柳湜 陶行知

章乃器 張仲實 傅東華

錢亦石 韜奮

中國的一日

主編

茅盾

孔另境

助理編輯

孔另境

茅盾

發行者

上海福州路
生活書店

第三八四號

印刷者

生活印刷所

一九三六年九月初版

版權所有不准翻印

特印本每册貳圓肆角

目錄

序……………蔡元培(二——三)

關於編輯的經過……………茅盾(二——七)

第一編 全國鳥瞰……………(二·二——二·二三)

第二編 南京……………(二·二——二·三四)

五月廿一之天氣……………薛鐵虎(二·二)

訓話……………黎民(二·四)

生活一頁……………鐵漢(二·五)

五月二十一日……………S. M. (二·七)

中政校的一日……………雪寧(二·八)

一天的生活和回憶……………白克(二·一〇)

醫學生的日記……………笑敢(二·一一)

我之一日……………許炳榮(二·一三)

水兵日記……………林彥如(二·一四)

孩子們！等待着你們的國度吧！……………憶淵(二·二四)

無線電報務員的苦悶……………韓枚(二·二五)

車站上……………天衣(二·二八)

「中國的一日」中「我的一日」……………陳嘉績(二·二九)

日記……………阮毅成(二·三〇)

由統制經濟到調查統計……………羅敦偉(二·三二)

五·二一雜記……………蕭思(二·三三)

我在這一天的工作……………楊易心(二·三四)

仁丹……………江風(二·三五)



一位「時勢英雄」的願望……………朱惟祺(二·二七)
 在鄉村……………徐雲震(二·二六)
 參觀的一日……………華衣紋(二·二五)

第二編 上海

(三·二—三·九)

五月二十一日天氣……………蔣萃(三·二)
 一個童子軍教育的工作者……………鄭昊樟(三·二)
 我所經過的五月廿一日……………黃炎培(三·三)
 關 餉……………敬言(三·六)
 五月廿一日……………黃警頑(三·九)
 民衆識字教育討論會廿一日閉幕後
 之感想……………李廉芳(三·一〇)
 「馬日」……………陳子展(三·一〇)
 樣 書……………盧冀野(三·二)
 兩封信……………沈茲九(三·三)
 我今天的日記……………吳鈞(三·四)
 巡捕日記的一頁……………一捕(三·五)
 被遺忘的人們……………黃元芳(三·八)
 生路與死路……………陳伯吹(三·九)
 整飭市容……………懷疑(三·一〇)
 屠 場……………勞榮(三·二)

中國的一日……………陳獨秀(二·三二)
 獄中記……………山風(二·三二)

日暉橋畔……………羅芷(三·二五)
 酒 後……………清芬(三·二五)
 在深林一樣的馬路上……………周而復(三·二五)
 X X 醫院的印象……………竹傑(三·二六)
 看護們……………龔之楠(三·二六)
 賣膏藥……………何永(三·三一)
 灶披間嫂嫂……………雁雲(三·三一)
 在國恩寺……………張鴻元(三·三二)
 文 定……………季香(三·三六)
 戲劇從業員的一日雜記……………陶金(三·三七)
 五月二十一日天一影片公司……………鍾辛茹(三·三八)
 聽 歌……………抱廉(三·三九)
 霉爛者的夜……………徐突(三·四〇)
 大減價……………維輯(三·四一)
 挨過了這一天……………姚霞(三·四三)
 盜用公款者……………逸農(三·四五)

女性的徬徨.....全 衡(三·四)

夏夜池畔.....夏 明(三·四)

小傢伙的「吼」.....余之介(三·四)

一天的工作.....克 伐(三·五)

學習自己的文字.....李子雄(三·五)

代 考.....朱 今(三·五)

今日所唱的歌.....李寶琛(三·五)

網中魚.....本 侃(三·五)

教員休息室裏.....衛 餘(三·五)

在忙亂苦悶裏.....徐 君(三·五)

日 記.....子 幽(三·六)

騷 動.....柴杏兒(三·六)

在吳淞.....李 平(三·六)

畢 業.....子 介(三·六)

百貨商店的一日.....聘 之(三·六)

「眼房間」的一日.....張子齊(三·六)

第四編 江 蘇

(四·二—四·九八)

商品檢驗員的一日.....雷 電(三·五)

印花廠圖案畫者的日記.....周兆南(三·五)

參觀新生橡皮膏廠.....包天笑(三·五)

一個綢廠工人的日記.....林 嵐(三·五)

一個紗廠工人的話.....方根寶(三·五)

紗廠的一日.....黃微波(三·五)

我是排字學徒.....鍾 惠(三·五)

在煤棧.....黃啟文(三·五)

在香煙製造廠裏.....華 蕊(三·五)

救國的自由.....張 元(三·五)

法庭上.....S. C.(三·五)

探 望.....苻(三·五)

「特別留置所」裏.....時 鳴(三·五)

一封從監獄裏來的信.....李(三·五)

耶穌升天節.....張懷素(三·五)

鎮江的一角.....姚殘石(四·二)

招考公務員.....秀 冬(四·六)

這一日的寺廟.....陳 迹(四·四)

投江的與冒名斂財的.....黎守愚(四·七)

修機室裏.....阿 榮(四·五)

發餉以後.....何實圖(四·七)

大港的一日.....楊汝熊(四·九)

報務員在中國.....春 光(四·二一)

我的生活.....馬仲殊(四·一三)

珠湖一日.....姚江濱(四·一四)

五月二十一日日的蘇州.....邵家天(四·一六)

集訓之一日.....錢樂華(四·一八)

集訓日記之一日.....沉 汎(四·一九)

五月念一日的觀感.....王知更(四·二二)

長生庫裏.....陳 峰(四·二三)

吳苑與玄妙觀.....清 毅(四·二五)

催 租.....素 人(四·二六)

金洋鈿.....程熾虹(四·二九)

菩薩上了身.....十 郎(四·三一)

駕 到.....呂 品(四·三二)

「愛國」.....廉 水(四·三四)

暗黑的一角.....金山城(四·三五)

在反省院.....晉柏庸(四·三八)

絲廠工作的一日.....劉 衍(四·四〇)

生活剪影和一些感想.....同(四·四二)

離 獄.....卜(四·四三)

最後一課.....魏 村(四·四三)

城區壯丁訓練的第一天.....王五超(四·四四)

徵工築路第四天.....沈天羽(四·四六)

築路速寫.....康澤民(四·四七)

臨時全體大會.....白 水(四·四九)

土地清丈一日記.....路 軍(四·五一)

打 靶.....朱仁康(四·五二)

沒有太陽的生活.....四 伏(四·五三)

軍訓公務員.....沈 毅(四·五五)

盛澤的「小滿戲」.....于 秋(四·五八)

防空演習.....稻汝運(四·五九)

遣一日在省農場.....更 生(四·六一)

五月廿一日的佘山.....嘉 謨(四·六二)

新運視察員來了.....丁 岡(四·六三)

鞭 答.....白 燕(四·六四)

五月廿一的太倉.....嚴洗塵(四·六八)

談談兒童的個性.....陸宜昌(四·六九)

一頁日記.....鮑 雨(四·七〇)

縣督學的視察.....王 涼(四·七二)

二等郵局速寫.....白 浪(四·七三)

在南通.....鄭康伯(四·七六)

早飯前.....鄭 謙(四·七七)

馬二先生……………邦 隆(四·九)

「治蟲」……………陸合豐(四·八二)

大通紗廠減工……………S. S.(四·八二)

做X癩做四月裏個X……………陳 曲(四·八二)

十二圩機器淘鹽處印象……………薛青雲(四·八三)

掘塚記……………芷 痕(四·八四)

退回來的禮物……………曼 流(四·八五)

鄉村小學教員生活之一頁……………董澄宇(四·八七)

和往日一樣……………嶼 禾(四·八九)

取締攤販……………釘 蒂(四·九〇)

煙 樹……………王次云(四·九一)

在橋林……………李 導(四·九二)

虛 驚……………木 驢(四·九四)

徐州雜碎……………楊逸波(四·九六)

第五編 浙 江

(五·二—五·五五)

中國機械工程學會成立大會別記……………李 嘉(五·二)

五月二十一日……………鄭曉滄(五·三)

浙大一日……………爵 士(五·四)

在杭高……………吳士源(五·五)

和平印刷品……………繆夏榮(五·五)

一件平凡的事……………相 如(五·八)

在鐵路機廠……………宋鏡蓉(五·八)

一篇小學教師的日記……………王不承(五·一〇)

桑葉與蠶……………鳴(五·一)

鞭·棍·掌……………王世現(五·二)

蘭 市……………從 宜(五·四)

在鄉鎮上……………張鶴齡(五·六)

湯瀾光(五·八)

嘉興城市之一日……………諸 君(五·二〇)

助產日記……………陳 涵(五·二二)

養蜜蜂者的悲哀……………巢 父(五·三)

硬幣收買者……………王 閻(五·五)

蠶事通信……………華叔倫(五·七)

一個醫師的日記……………王君綱(五·九)

包飯漲價……………朱司晨(五·三〇)

五月念一在承天……………俞寶煥(五·三〇)

農村雜記……………李伯康(五·三二)

豎版場的怪現象……………孫滌塵(五·三二)

一封滿是牢騷的信……………洪嘉絢(五·三三)

鄉村小學教師日記……………程覺生(五·三五)

被打靶的人……………鄭望逸(五·三六)

慈北的都神會……………陳毓恭(五·三七)

不能合作的合作社……………楊良瓚(五·三八)

理想的破滅……………忻天趣(五·四一)

見聞的斷片……………徐湛(五·四三)

一角……………何依(五·四四)

第六編 江西·安徽

(六·二—六·四〇)

這一天開始的一個中心教學……………洪沅(五·四五)

溫州的一日……………李漪(五·四七)

小妹妹哭了……………奇山(五·四八)

中學女生日記……………唐公憲(五·四九)

景城的一片段……………星哲(五·五一)

五七夜……………叔文(五·五三)

長眞生日……………劉恒(六·二)

佈告·警告……………趙從光(六·三)

南昌片段……………劉伯葆(六·四)

一種營業……………熊子梁(六·五)

今天的日記……………冷永(六·六)

一張意料之外的廣告……………安非(六·七)

兵營生活片段……………顧文盈(六·八)

豐城所見……………啟民(六·一〇)

客爺……………紫沫(六·一一)

聽通俗講演……………石聰(六·一二)

動盪的消息……………閔挽瀾(六·一三)

浙贛路上一小縣……………張和(六·一四)

武寧一日……………葵星(六·一五)

悼一個刊物的夭亡……………何奏(六·一七)

在湖汆鎮……………楊筠(六·一八)

亭遇……………空言(六·一九)

見公局……………葉仁鴻(六·二二)

在皖南一小村……………辛明(六·二三)

蕪湖的一日……………黃安成(六·二四)

遊街記……………劉北辰(六·二五)

「毒」的世界……………楊叔和(六·二七)

一日間……………霞光(六·二八)

農林試驗場……………獸叔(六·二九)

在麥浪中……………李增壽(六·三一)

找事……………淑明(六·三二)

「逢集」與「燒忙香」……………閃誅(六·三三)

小巫童……………樹 鑫(六·三四)

某路小站即景……………大 任(六·三五)

片 段……………辰 畦(六·三六)

大家庭中的冤鬼……………葉步潛(六·三七)

隊伍開到的一晚……………格 力(六·三九)

第七編 湖北·湖南……………(七·二—七·三六)

街 景……………羅 蕪(七·二)

洪鷄胸……………紀 敷(七·三)

視 察……………張公眉(七·五)

一個中學教員……………黑 沙(七·七)

怕毒氣……………蔣 煒(七·九)

告 借……………蔣 貞(七·一〇)

武漢的一日……………曾白原(七·一〇)

警務日記……………灰 舟(七·一二)

賣雜菜……………匠 心(七·一五)

襄河上……………余一夫(七·一七)

在農場裏……………恕 予(七·二〇)

宜昌速寫……………郭自銘(七·二〇)

大家庭中的冤鬼……………葉步潛(六·三七)

隊伍開到的一晚……………格 力(六·三九)

商店學徒的一日……………小 康(七·三二)

查印花……………彭善寶(七·三三)

兩樁怪現象……………藍 青(七·三六)

匪 警……………既 弛(七·三八)

參觀紗織廠……………羅 洪(七·三九)

平凡的一天……………龍 鋼(七·四〇)

鄉村的企業家……………孫 仁(七·三一)

奇文共賞……………晴 波(七·三一)

抽 丁……………不 干(七·三二)

校董會議……………林鏡澄(七·三四)

變味的秧歌……………丁右林(七·三五)

一天的生活……………颯 萍(七·三六)

第八編 北平·天津……………(八·二—八·四七)

這一日的北平……………辛不留(八·二)

五月二十一日……………慧 娼(八·三)

金剛的帽子……………莫 言(八·六)

文化城的一日……………Y.Cheng ze (八·九)

妙峰山進香……………蔣恩錫(八·九)

送別遊藝會速寫……………芍爾非(八·二)

看了「從紐約寄來的信」以後……………李行(八·三)

這一日……………丁非(八·三)

青年微弱喊聲的又一韻……………張效華(八·四)

銀行的早晨……………奈邇(八·五)

接見……………牛生(八·六)

獄中的一日……………無名(八·八)

逮捕……………麗麗(八·二)

消息……………武陵(八·三)

慰勞大會……………昭琛(八·五)

賞花記……………王西稔(八·七)

第九編 河北·察哈爾·綏遠

永不能忘記的一晚……………小荻(九·二)

窗外隨錄……………田嬰(九·二)

五月二十一日……………絮如(九·四)

那一天……………光和(九·四)

寫畫……………王澤民(九·六)

悲慘中的一幕喜劇……………華英(九·八)

悶人的天氣……………笑庵(九·九)

我恨自己……………茂材(八·三)

裁判……………夏葳(八·三)

孩子們的辯論……………戴自俺(八·四)

門頭溝的五·二一……………郝維佩(八·五)

五·二一……………陳藍(八·七)

在天津的一個角落裏……………吳律(八·九)

中學生日記……………大戈(八·四)

直沽碼頭上……………吳江(八·四)

車站上……………章元濟(八·四)

這一日走的私貨……………宋無爲(八·五)

天津各報小說的分類……………念祖(八·四)

(九·二—九·三)

定縣的五月二十一日……………趙永澄(九·二)

械鬥……………正蓬(九·三)

平凡的荒村生活……………小風(九·四)

一種生活剪影……………馮滋(九·五)

晨會訓話速記……………郭大風(九·六)

一段日記……………費蕾(九·八)

最後的一天……………野蕪(九·九)

修堡速寫.....康誠助(九·三)

鷄.....王道(九·三)

塞外的一日.....黃冰(九·六)

雜記.....小優(九·八)

消息.....黎天(九·九)

塞外風光.....任錫(九·三)

奇寒.....玉鴻藻(九·三)

一封信.....萍卿(九·三)

綏遠的一日.....楊令德(九·三)

喇嘛.....于至(九·五)

這一日包頭河西的農民.....龐善守(九·五)

第十編 「失去的土地」.....(一〇·二——一〇·二七)

但願能擺下你的書桌.....冀馬(一〇·二)

東北來的一封信.....孟威(一〇·四)

冀東的民生.....莊夢光(一〇·五)

北通縣五·二一速寫.....華那(一〇·六)

焚書.....籠中鳥(一〇·七)

拉鬼.....屏息(一〇·八)

五·廿一的亡國生活.....諸志海(一〇·九)

一封來信.....亦民(一〇·一〇)

永不能忘記的一課.....劉士引(一〇·三)

土阜上.....橫勁(一〇·三)

瑣記四則.....石白(一〇·四)

這一天.....冷眼(一〇·八)

五廿一在唐山.....元且(一〇·九)

鄉長的厄運.....胡荻(一〇·二)

礦區剪影.....宜介(一〇·三)

學校生活的一頁.....厲軍(一〇·五)

第十一編 山東·河南.....(一一·二——一一·五四)

棗莊的一日.....集體創作(一一·二)

「這碗飯真不易啊」.....黎侶(一一·一〇)

不常記的日記.....裴甦(一一·三)

五·二一在青島.....林麥(一一·三)

搶人.....綠漪(一一·四)

故鄉來客談.....王亞平(一一·七)

周村的一日……………尤 哉 (二·一八)

五·二一在煙台……………穆 林 (二·一九)

一篇日記……………溫功義 (二·二〇)

一封家信……………靜 君 (二·二二)

一 天……………盧 磨 (二·二三)

渤海之濱的一角……………田仲濟 (二·二五)

在魯北的鄉村裏……………郝本水 (二·二六)

趕 會……………周慶浩 (二·二八)

一日間……………賀 仇 (二·二九)

有這麼一個學校……………今 子 (二·三〇)

某村小景……………民 聲 (二·三一)

民衆教育的力量……………于新生 (二·三三)

聖旨·命令……………自 見 (二·三四)

開封一瞥……………杜子勤 (二·三五)

第十二編 山西·陝西·甘肅……………(二·三一—二·四二)

這一天……………一 名 (二·三二)

好像都沒有睡醒……………戈 划 (二·三四)

演劇者的日記……………張季純 (二·三五)

一頁日記……………麗 雲 (二·三六)

一方里內的一日……………鄭見南 (二·三七)

這天我在作禁烟論文……………李茂春 (二·三七)

我的五月二十一日……………辛 彬 (二·三八)

今 天……………徐 盈 (二·四〇)

我的一日……………筱 出 (二·四二)

白 糖……………張湃舟 (二·四三)

五月二十一日……………鳳 兮 (二·四四)

放 賑……………李壽民 (二·四六)

也是放賑……………陳雨門 (二·四九)

邯縣一日印象記……………馬祥雲 (二·五〇)

一件小事……………嚴 森 (二·五一)

今日的殺場……………聯 舫 (二·五二)

鷄公山……………金維鈞 (二·五三)

鄴州的眼光廟會……………石 珀 (二·五五)

柳村的一日……………懷 (二·五九)

一幅交織成的可怕圖畫……………梁增祥 (二·六〇)

我獨開的話匣子……………梁吉民 (二·六一)

就這麼的過了一日……………王石古 (二·六三)

小城市的片段……………辛 易 (二·六四)

逃兵.....翼振長(三·二五)

兩件小事.....潮(三·二七)

出殯.....洽民(三·二七)

在畜牧學校.....路步青(三·二〇)

身英葉.....小高(三·二二)

西安街景.....金芸(三·二二)

這一日.....林穆(三·二三)

一天的日記.....胡依凡(三·二四)

五月二十一日.....關中屠者(三·二六)

一日.....李鳴鶯(三·二七)

我的今天.....夢佛(三·二八)

一個橫斷面.....明吉昌(三·三〇)

我的五月二十一日.....禹俠(三·三一)

大荔街頭的新點綴.....王銘信(三·三一)

在綏德.....戊卒(三·三三)

討債.....侯倍森(三·三四)

在隴東騎兵隊.....萍影(三·三五)

一天的工作.....影子(三·三六)

廟會雜景.....錢菊秋(三·三九)

一件事實.....裴子風(三·四〇)

遠在臨洮.....蕭劍琴(三·四二)

第十三編 廣東·福建

(一三·二——一三·六七)

五·二一在廣州.....胡瀝(三·二)

沙面一瞥.....秦衛(三·四)

在燕塘軍校.....從軍者(三·五)

受禁止的是誰.....程了明(三·六)

看病.....高踪(三·七)

「小孩失蹤」.....林(三·八)

一張傳單.....陳笑萍(三·九)

遭遇.....泉剛(三·一〇)

我回到了一別五年的世界.....雪梅(三·一一)

咆哮.....黃虹(三·一二)

具結.....譚亮暉(三·一四)

影戲.....浪如(三·一五)

教會在怎樣建立勢力.....何辛(三·一七)

汕頭雜景.....士心(三·一八)

波光人影.....鄭風(三·一九)

某鄉長.....金波(三·二一)

一個佈告.....江漢秋 (三·二四)

在瓷業區.....阿 光 (三·二四)

鐵山之東.....郭豫昌 (三·二六)

潮安小景.....歸 僑 (三·二八)

五·二一的化學課.....蕙 (三·三〇)

這天的湯坑.....葉金之 (三·三一)

亞狗心裏的孔夫子.....憎 野 (三·三二)

繳不出月捐.....張鑫潮 (三·三四)

打飢荒.....蘇 原 (三·三五)

恭候大員.....方 裴 (三·三六)

街 景.....龍賢關 (三·三七)

械 鬥.....霏 萃 (三·三八)

宋博士講道記.....陳榮沾 (三·四〇)

菸草專賣.....洪仁平 (三·四二)

「清鄉」.....鄧 淹 (三·四三)

海關的一日.....容 默 (三·四四)

第十四編 廣西·貴州·雲南·四川..... (一四·二—一四·四一)

南寧半日記.....周 健 (二四·二)

演 習.....白 克 (二四·五)

橫財到手.....了 夫 (二四·六)

在九龍.....高天棲 (三·四七)

大水素描.....黃健白 (三·四九)

電局的一日.....夏 榮 (三·五〇)

野花紅淚錄.....曾迺教 (三·五三)

書店底一日.....張 鷟 (三·五五)

調查表.....青 鳥 (三·五六)

銀行內.....朱啟真 (三·五七)

從稅務說起.....以 哲 (三·五八)

找工作.....宏 道 (三·五九)

談金門.....冠 秋 (三·六一)

漳州雜碎.....亞 翔 (三·六二)

這麼的一個社會.....嘯 高 (三·六三)

械 鬥.....林冬今 (三·六三)

流 言.....鄭 毅 (三·六四)

罷教後的第三天.....田 青 (三·六五)

出 操.....鄭 忠 (二四·七)

五月廿一日記.....鍾蘇銀 (二四·八)

野外演習.....白 令 (二四·八)

救國良方……………安夫(二四·二〇)

「正誼市」通訊……………正誼小學(二四·二二)

看「新女性」……………黃明(二四·二五)

山城的一日……………姜伯容(二四·二四)

我的生活素描……………楊福(二四·二五)

碉堡的用處……………杏子(二四·二六)

督學視察學校……………建德(二四·二七)

週會……………君毅(二四·二八)

失業……………戴澤錕(二四·二九)

石屏的五·二一……………李喬(二四·三一)

第十五編 海·陸·空

(二五·二——二五·二八)

規律圈內……………安磐石(二五·二)

從早到晚……………述先(二五·四)

五月二十一日日記……………兵(二五·六)

海上生活片段……………徐一立(二五·一〇)

海軍會操記……………鴻(二五·一〇)

海軍練習生的一日……………張家寶(二五·二二)

三等車上……………宏圖(二五·二三)

京滬快車中的一日……………餐車一侍者(二五·二四)

插秧……………寒毅(二四·三三)

飛機場送別……………阿玉(二四·三四)

一日間……………趙其賢(二四·三五)

早飯之後……………本仁(二四·三七)

日記一頁……………黑天(二四·二九)

鄉里一日……………平東(二四·三三)

大足的一日……………影三(二四·三四)

南充的一日……………譚儀父(二四·三七)

編隊……………白文(二四·三八)

小汽船中的見聞……………王湧祥(二五·一五)

長江輪上……………茵雄(二五·二七)

隴海特別快……………子岡(二五·二九)

趁火車……………零丁(二五·二二)

歸途……………尤愛梅(二五·二三)

黃海之濱……………馮摩尼(二五·二六)

到潮陽去的輪渡上……………鄭佳烈(二五·二七)

第十六編 僑 蹤

(一六·二——一六·二六)

匆匆過去的一天..... 韜 奮(一六·二)

在香港..... 鍾大道 (一六·九)

一個殘廢工人..... 曙 光(一六·三)

今天的斷片..... 郭兆原 (一六·二二)

五·廿一在香港..... 柳 湜(一六·四)

我這一日..... 李 虹 (一六·二一)

基督教的「昇天節」..... 夢 庵(一六·五)

在馬六甲..... 周文表 (一六·三三)

在海之角..... 金仲華(一六·七)

理髮店的小走堂..... 符言動 (一六·三三)

在照妖鏡下暴露原形的日子..... 歐陽禮(一六·七)

五月二十一日的事..... 陳 琳 (一六·二四)

第十七編 一日間的報紙

(一七·二——一七·三八)

第十八編 一日間的娛樂

(一八·二——一八·二六)

插 圖

全國大事記(木刻)..... 唐英偉

(一)

玄武湖「練水軍」(一)..... 錢源淇

軍訓一角..... 杜 鰲

玄武湖「練水軍」(二)..... 錢源淇

「小滿戲」之觀衆..... 于潔萍

首都形勝之一角..... 錢源淇

五·二一傍晚之太湖..... 金雪九

「愛的加冕」..... 劉光華

曹娥江頭..... 張清平

小農夫……………張清平
白髮老翁耕田……………唐公憲

(二)

五·二一黃浦江水位……………孫谷園
五·二一海關風向旂號……………孫谷園
今日的南京路……………鄭伯餘
南京路夜景……………周定寰
清晨漁船從吳淞口出發……………穆弋龍
空中交通……………穆弋龍
街頭……………杜鰲

(三)

五月二十一日漢口小景(木刻)……………溫濤
日出……………董榮卿
江畔之晨……………盧輝
從仙人洞望御碑亭……………董榮卿
漢口市兒童健康比賽……………韓清濤
河南開封的龍亭……………宗荻

(四)

耕……………張印泉
妙峰山進香回來……………汪又新

(五)

女軍軍「勞動服務」……………唐公憲

報警……………杜鰲
空場車與空肚子……………穆弋龍
煤屑堆棧裏的工人……………穆弋龍
紗布交易所開拍……………杜鰲
拾取爛菜葉的貧民……………趙定明
上海市民飲用的水……………周定寰
遙望外白渡橋……………周定寰

河南開封的鐵塔……………宗荻
刈麥……………潘文裕
打麥……………潘文裕
犁田……………潘文裕
插禾……………潘文裕

打坯……………郭文振
種高粱……………郭文振

採 葉(木刻).....力 羣

西安勝跡.....陳 霈

西安最熱鬧的街道.....陳 霈

西安南大街.....陳 霈

「衛生運動」的餘波.....王 尹

西安鳥瞰.....王 尹

路 斃.....王 尹

正在翻修中之西大街.....王 尹

送 葬.....黃夢佛

(六)

放 牧(木刻).....羅清楨

「吃霸王飯」者之凄慘(木刻).....李 樺

五月的太陽起來了(木刻).....張 望

加工蓋牌樓.....黃裔強

(七)

烽 火(木刻).....陳烟橋

漫畫

上海某一處的弄堂口素描.....陳浩雄

華北所見的枕戈待旦.....馮自立

調百鑿.....黃夢佛

大荔街頭的新點綴.....王銘信

黃河橋畔的牛皮筏.....馬培誠

麥前交易(一).....王銘信

麥前交易(二).....王銘信

舉蘭城市飲料供給者.....馬培誠

蘭州五泉山浴佛大會廟門前盛況.....馬培誠

蘭州五泉山浴佛大會進香的人們.....馬培誠

舉蘭黃河橋上.....馬培誠

福州大水之一.....愛司光

福州大水之二.....愛司光

春水行筏.....朱君毅

五月廿一遊冀東通縣城內所見.....大 沸

中國的一日序

我們聽到中國的一日的題目，以為這就是日報

的責任，稍一考慮一下，就覺見白日報所載，大半

是這一日以前的事，偶然有今日的事，要電報或本埠新聞或

僅以內接到的，雖亦可臨時插入，但是普通的消

息不能不等到明日去發表，所以白報上實不是完全

的一日。惟是我們退一步，想到午報與晚報，中國約午

報，就還沒有見過，若然說起，但出版既在午刻，午以

的新聞，當然來不及搜羅。晚報在沒有午報的地方，凡

有與日報不重複的新聞，都急以收進去，似乎可以盡一

之長了；但是收報的付印，總在四五點鐘，此後的新聞，不能不讓諸明日的日報，所以也是不完全的。而且各報日報與晚報，其篇幅總是有限；除特殊消息以外，各方面的情況，生活狀態，勢不能儘量披羅，這是最而易見的。

移是中國的一日之編輯者，不能不為其苦，而其直接材料，自徵文等事發表以後，^{所收}本報日在三千篇以

其不下六百萬字，而印行名及購者者便計計，減之又減，^{尚存}僅存四百九十篇，字數八十萬，不能不認為意外之收穫。

且有此收穫，而編者層層與投稿者結了緣，物後編者，更會對存一地方或一事類，有特別調查之必要時，可

在多數投稿者中選定若干人而委託之，一定可以磨練編
委會的希望。在是由一次收穫而後去盡量數的
收穫，決此不可做的事也。二十五年一月四日
元信

關於編輯的經過

這一本書能夠和讀者見面，全靠了國內外數千位相識與不相識的朋友們熱心的指教和贊助。

原來這計畫，是看了偉大的高爾基所動議而進行着的「世界的一日」，覺得非常新鮮而有意義，因而大膽來「學步」。但是空前的一「世界的一日」尚未成書，「學步者」的我們在具體的編輯體例方面得不到良好的模範，結果不得不憑藉我們貧弱的腦力來大膽「創造」，加之擔任這工作的我們，無論是能力或財力，在國內算來，也是渺小得很，這又增加了困難。老實說，自從本書的徵文啓事登出以後，我們無時不惴惴然覺得沒有把握。

現在本書居然能夠和讀者見面了，而且也還不至於給讀者一個頂大的失望，我們再鄭重說一句，這全靠了數千位熱心贊助這計畫的朋友們的幫忙和指教。

從登徵文啓事到編輯成書，合計不過三個半月；編輯委員會是最初就成立了的，牠的主要任務是商榷體例和發動各方面的投稿；然而編委會同人不過是一向寫寫文章的文化工作者，並沒有普遍於全國的文化的組織機關可供「發動投稿」的線索；編委會雖然盡了全力找私人關係和團體關係去「發動」計畫中必需的投稿，可是成效極小。這是編委會對不起這計畫也對不起讀者的地方，雖然牠已經用盡了方法。

然而到了六月十日左右，從全國各處湧到的投稿之衆多而且範圍之廣闊，使我們興奮，使我們感激，使我們知道窮鄉僻壤有無數文化工作的「無名英雄」對於我們這微弱的呼聲給予熱忱的贊助，並且使我們深切地認識了我們民族的潛蓄的文化的創造力有多麼偉大！

我們收到的來稿，以字數計，不下六百萬言，以篇數計，在三千篇以上，全國除新疆、青海、西康、西藏、蒙古而外，各省市都有來稿；除了僧道妓女以及「跑江湖的」等等特殊「人生」而外，沒有一個社會階層和職業「人生」不在龐大的來稿堆中佔一位置；而且我們還收到了僑居在南洋、暹羅、日本的贊助者的來稿。「五月二十一」幾乎激動了國內國外所有識字的而且關心着祖國的運命的而且渴要知道在這危難關頭的祖國的全般真實面目的中國人的心靈，他們來一個腦力的總動員了！

對於這樣偉大的「腦力總動員」的整理、編次、和採錄，我們敢不審慎，敢不周詳？我們在「發動投稿」時的失職也許可以在編輯來稿時補救一下罷？我們在編輯上光景不能不有一個和普通刊物不同的方針罷？——這是我們當時的願望，我們竭盡我們的薄弱的智力尋求一個圓滿的辦法。

正如我們在「發動投稿」時實際的困難打破了我們各種理想的策畫一樣，我們在擬訂編輯方針時，事實上的困難又束縛了我們的「理想」。擔任本書編印的出版機關，牠的財力是有限制的，這是我們不能不顧到的；而一般讀者購買力的薄弱，我們尤其不能不顧到。在兩者兼顧之下，我們第一次決定的原則是：全書字數由五十萬以至七十萬，定價不能超過一元六角。

這一個限制，——由於定價的限制而發生了字數上的限制，使我們不能「理想」的地放手採錄凡有社會意義的或能表見中國一日人生一角的一切稿件了。我們第一次選定可用的稿子共計八百六十多篇，約計字數一百三十萬。超過了預定字數的最高額（即七十萬字）亦幾將一倍。這怎麼辦呢？差不多動不來手了。無辦法中勉強想辦法，於是決定了二次選取的標準如下：

一、依投稿人所在的地域分類，凡同一地域而投稿衆多者，例如上海市一地的投稿就有六百多篇，佔來稿總數百分之二十，初次選定可用者亦計一百三十篇左右，約計字數二十五萬，——那就只好嚴格選取了。

二、同一地區之來稿又依其內容性質分類，同性質或同一生活方面的稿子，也不得不嚴格選取了。

三、所謂「嚴格選取」的標準，本來也很難定；普通是依文字技術的工拙的，然而我們不能。我們要是這麼一辦，這本書將非常單調，——有許多文字上並不好甚至不通然而內容極有意義的稿子都將捨棄，那不是極大的損失麼？因此，我們的「嚴格選取」的標準，第一是內容，第二方是文字的工拙；兩篇或兩篇以上文章內容是同方面的，我們選取文字最好的一篇；其次，內容即使是同方面的，然而兩個地位不同的人所寫，那麼，雖然文字上一工一拙，我們亦兩存，例如上海之部我們收了寫紗廠生活的稿子兩篇，一為職員所作，一為工人所作。（要是寫到某一方面生活的來稿覺得更好；我們最初「發動投稿」時本來是這樣計畫着的，不幸效果等於零。）最後，假使寫到某一方面生活的來稿只有一篇，那麼，不問牠的文字是如何不通，我們亦非用不可，——我們在絕對不失原意之範圍內把牠的文字弄通。

四、所謂「內容」也還不能不有標準。首先我們要求牠須是五月二十一日所發生的事，其次是「這事」須有社會意義，或至少可以表見社會上一部分人的生活狀況；最少最少亦應當能夠和另一嚴重的社會現象作一對比。

五、除上述各點外，再加一特別標準，（其實不能說是標準，而是例外，）即邊遠省份投稿較少或極少者，我們幾乎是無條件採用的。例如雲南來稿中，我們收了一個中學生的一篇，這一篇，無論在內容在文字都比上海、江蘇、浙江的同性質的落選者要差得多，可是因為我們總覺得「中國的一日」不能是文化程度較高的少數省區的「中國的一日」，所以對於邊遠省分不能適用同樣的尺度。

六、極荒謬的迷信文件，我們亦無條件的加以採用。荒謬，不也是中國人生的一面麼？

這是我們在無辦法中想定的辦法。然而即使如此層層限制，即使捨棄了不少可愛的稿子，總結下來，尚有四百九十篇左右之多，總字數有八十萬，超過了預定字數的最高額也有十萬字。這比第一次選定可用的篇數與字數已經少了一半光景，這是我們十二分遺憾的，但是我們差堪對讀者告無罪者，即我們曾經盡了最大的努力，現在印出來的八

十萬字包羅的生活方面也還廣複，即使說牠能夠表見全中國的一個橫斷面，大概也不算誇大罷？而且，也許正因為事實上使我們不得不穿「緊鞋子」，所以在這麼一本將近五百篇短文的書裏，材料的雷同重複以及敷衍雜湊的毛病，倒差不多沒有了。這也是我們覺得也還對得起讀者的。

材料選定了，接着來的問題便是如何編次。按文章內容分類呢？還是按地區？我們決定了後者。原因是不但按文章內容分類則將有許多文章無類可歸或可歸者不只一類乃至兩類，而是按地區分類可以多少表見中國社會的不平衡發展的特性。例如在上海之部我們收得有描寫小學教員生活清苦之文字，在山東、河北以及其他省分，我們也收得有同樣性質的文字，然而「清苦」雖同，牠的社會原因却頗有差異；我們覺得上海那一篇和其他描寫上海生活的文字放在一起，比之提出來歸在什麼「小學教員生活」類去，更加有意義，更加能夠顯出一個特定區域內社會生活的錯綜的關係。山東、河北以及其他省分的同性質的材料亦復如此。

然而即使是按照地域分類，也還有一些文字是難以安置得很妥貼的。這是寫火車中或輪船上見聞的文字。這一類，我們特別提出來放在一處，借用了一個頗為有趣的名詞做題目：「海、陸、空」。關於「空」我們只收到一篇，本來可以歸在浙江之部，但現在請牠來撐撐「空」的場面了。

僑居國外的同胞對於本書的計畫也表示了頗大的關心。特別是香港方面，來稿不少。我們把這一類也另立一編，名為「僑踪」，彷彿古人著書於「內篇」之餘別有所謂「外篇」。我們感到美中不足的，就是南洋僑胞的來稿太少一點。

以上都屬於來稿。此外還有一些我們自編的材料：

一是屬於全國性質的五月二十一日政治經濟外交軍事和教育體育。這都是二十一日報上始見或二十一日發生的。二十一日見報的，大概是發生在二十一日以前，但是既由報紙的媒介在二十一日與廣大讀者接觸，則亦自有

牠在二十一日這「一日史」中的地位，因此我們也把牠採錄了來。這一類的材料，我們另立為「全國鳥瞰」一編，置於全書之首。這一部分是由張仲實先生整理編定的。

二是五月二十一日全國各地報紙的著錄。我們搜集了該日全國各地的報紙約近百種，據可靠的統計，全國所有大小報紙總在四百種以上，我們所搜集的，實在頗不完備；不過重要的報紙大概都已有了。爲的打算儘可能地表示出全國各地有怎樣的「輿論機關」，我們把搜集得的報紙每種都給寫一個簡單的「提要」，我們的注意點是社論，列在最重要地位的新聞，（這一項比較研究，很有趣味，從此也可見各報各自不同的觀點，）以及副刊上的文字。這一項工作由孔另境先生擔任。這也另立一編，即名爲「一日間的報紙」。至於該日出版的期刊和書籍，實在太少了，只好附在這一編的後面。

三是二十一日各地的娛樂：電影，戲劇，播音節目，等等。這一門，只能以各省重要城市爲限，也另立爲「一日間的娛樂」一編。

我們原定的計畫，尚有這一日的各項統計；例如海關進出口，主要各工業的生產數量，全國各鐵路以及華商洋商各輪船的客載和貨載，這一日全國人民的儲蓄金數額等等；可是找這種統計數字，在中國似乎特別困難，結果僅得一二種不完不全的統計，所以我們爽性把這一項免了。

最後，請帶便一述編輯後的感想。

我們所收來稿倘以投稿人的社會屬性來區分，則學生的來稿約佔總數百分之三四又九，教員佔百分之一五又五，工人佔百分之一又七，商人佔百分之九，農民佔百分之小數點四，文字生活者佔百分之四又七，其他自由職業，軍警及屬性不明者佔百分之三三又八。倘以性別，則女性的投稿者約佔百分之四或五而已。（有許多稿子決不定是女性或男性寫的，故只能說是大概。）

這是我們所收到的。那麼，我們所採用的，究以那一方面爲多呢？是向來從不寫稿（即非文字生活者）的人們的作品爲最多。因爲他們的稿子最適合於我們的標準，因爲是賴有他們，這本書的材料才不單調，而展示了中國一日人生之多種的面目。

值得特別指出來的，是大多數向不寫稿（即非文字生活者）的店員，小商人，公務員，兵士，警察，憲兵，小學教員等等，他們的來稿即在描寫技巧方面講，也是在水平綫以上的。他們中間也有些文字不流利的，然而朴質得可愛。反之，大部分學生來稿乃至少數的文字生活者的來稿，却未免太多了所謂「新文學的濫調。」從這裏，我們深切地感到我們民族的潛蓄的天才實在不少，倘使環境改善，立刻能開放燦爛的比現在盛過數倍的文藝之花。

這不是幻想。本書的大部分材料就是一種保證。本書所收的五百篇，幾乎包含盡了所有的文學上的體式。這裏有短篇小說，有報告文學，有小品文，有日記，信札，遊記，速寫，印象記，也有短劇。差不多每一部門都有幾篇實在很好的作品。而這些又大半是「素人」的「處女作。」要不是「中國的一日」，他們大概永遠不會想到提筆來寫他們職業以外的文藝作品來投稿罷。（他們附給我們的信裏都這樣說。）他們的名字是陌生的，他們所寫的材料也是新鮮的，但是他們的技巧真可以說已經圓熟。

他們給我們看：自南至北，自西徂東的中國農村如何在各自不同的內在的和外來的摧殘和侵略下崩潰而衰落；他們又給我們看：地方的土劣如何假公濟私，以至凡有「建設」反成爲平民的疾苦；他們痛心疾呼：民族的最大敵人的觸角如何地伸展到窮鄉僻壤；他們壯烈地聲訴了他們爲求民族解放而受到的慘痛的待遇；他們堅決地勇敢地聲討着「爲虎作倀」的漢奸；他們給我們看：有多少熱血男兒在嚴重的壓迫下刻苦地耐心地在幹着莊嚴神聖的工作——從深入民間的救國運動以至幫助大衆認識學習自己的文字，從血淋淋的鬥爭以至沉着虛心的理論研討。

真的，這裏是什麼都有的：富有者的荒淫享樂，飢餓綫上掙扎的大衆，獻身民族革命的志士，落後麻木的階層，宗教

迷信的猖獗，公務員的腐化，土劣的橫暴，女性的被壓迫，小市民知識分子的徬徨，「受難者」的痛苦及其精神上的不
屈服……真的！從都市的大街和小巷，高樓和草棚，從小城鎮的冷落仄隘的市廛，從農村的斷垣破屋，從學校，從失業者
的公寓，從軍營，從監獄，從公司公署，從工廠，從市場，從小商店，從家法森嚴的舊家庭——從中國的每一角落，發出了悲
壯的吶喊，沉痛的聲訴，辛辣的詛咒，含淚的微笑，抑制着的然而沸涌的熱情，醉生夢死者的囁語，宗教徒的欺騙，全無心
肝者的猶笑！這是現中國一日的然而也不僅限於此一日的奇瑰的交響樂！

然而在這醜惡與聖潔，光明與黑暗交織着的「橫斷面」上，我們看出了樂觀，看出了希望，看出了人民大眾的覺
醒；因為一面固然是荒淫與無恥，然而又一面是嚴肅的工作！

矛盾

八月二十日









第一編
全國鳥瞰



政 治

中政會通過懲治偷漏關稅條例

半年來日人在華北走私之風，極爲猖獗，中國經濟和稅收，都遭受巨大的損失，因此，中央政治委員會第十四次會議，通過懲治偷漏關稅暫行條例，其全文如下：

第一條：凡因偷漏關稅而有左列行爲之一者，處死刑：（一）持械拒捕，殺人傷人致死或重傷者；（二）公然聚衆持械拒捕之爲首者；（三）公然聚衆，威脅緝私員警之爲首者；（四）勾結外人或叛徒者；（五）組織秘密團體者；（六）漏稅數額在國幣五千元以上者。

第二條：凡因偷漏關稅而有左列行爲之一者，處無期徒刑：（一）持械拒捕，傷害人未致重傷者；（二）公然聚衆持械拒捕，在場助勢者；（三）公然聚衆威脅緝私員警之在場助勢者；（四）漏稅數額在國幣一千元以上者。

第三條：明知爲犯前二條規定之漏稅貨物，而爲之運送銷售，或藏匿者，處七年以上有期徒刑。

第四條：本條例之未遂罪罪之。

第五條：偷漏關稅行爲爲本條例所未規定者，依刑法並海關緝私條例及其他關於漏稅之法令辦理。

第六條：犯本條例所定各罪者，在戒嚴區域內，由該區域最高軍事機關審判之，呈由上級軍事機關核准執行；其他區域由地方法院或兼理司法機關審判之，呈由高等法院核准執行。

第七條：本條例有效期間爲一年。

第八條：本條例自公布日施行。

〔二十一日見報〕

查緝私貨之進行

南京政府有關係各部，分途進行關於遏止華北走私問題。除外交方面向日政府再提嚴重抗議，法律方面制定懲治偷漏關稅暫行條例外，當局以私貨多從陸路方面偷運，又由財政鐵道兩部會訂防止陸運走私施行細則七項，呈請行政院備考，並令飭施行。至海運方面，仍令沿海各關依照向章加緊緝私，以防偷漏。

二十一日蕭振瀛林世則到宋哲元宅商議加緊緝私辦法，將由中央與地方同時對日折衝。

津海關決定，將前在西河大紅橋查獲的民船四艘所載運未納稅的九百包洋糖，實行沒收，並處罰一萬二千元。（二十一日）

上海兩路局奉到懲治偷漏關稅暫行條例，自本日起實行，並通知海關派員駐站，會同路員嚴緝。（二十一日）

中懲會發表懲戒案四起

中央公務員懲戒委員會，二十日發表懲戒案四起：(一)浙江天台縣長張寶琛，因縱匪燒殺濫押濫罰案，降二級改敘；(二)前安徽霍山縣縣長陳立本，因違法失職案，受書面申誡；(三)前湖南永興縣縣長姜幹，曹琦，因辦案違法案，姜幹降一級改敘，曹琦減月俸百分之二十，期間三月；(四)前浙江松陽縣縣長朱浣青，同縣財政科長杜枚，因違法瀆職案，朱浣青免職，並停止任用一年，杜枚聖減月俸百分之十，期間三月。

〔二十一日見報〕

中央祭胡代表抵港

胡漢民逝世後，南京政府特推派代表居正，葉楚傖，孫科，許崇智，傅秉常，李文範，褚民誼等七人赴粵祭胡。居等於五月廿一日下午六時乘坎拿大皇后號輪由滬抵港。同來者有吳鐵城代表俞鴻鈞，韓復榘代表俞彥之，中委張定璠及監察委員蕭萱，軍事委員會參議鄭炳垣，及胡宗鐸，楊德昭，區玉書等。粵當局事前接各委員南下消息，特派劉紀文，鄧青陽暨政會秘書謝宜邦等。於廿一日晨早車來港候迎。靠岸後，劉等即登輪歡迎，居等下榻告毅士打酒店。定二十二日俟朱家驊抵港後，聯袂入省，參加祭胡主席典禮。

在粵中委開會商討時局問題

在粵中委於五月二十一日舉行會議，陳濟棠，李宗仁，白崇禧，

鄒魯，劉紀文等均出席，對時局問題詳細討論。

同日上午八時李宗仁，白崇禧赴梅花村訪陳濟棠，旋往蕭邸探視蕭佛成。

行政院籌備總選

國民大會組織法及國民大會代表選舉法，業經國民政府制定明令公布，通飭知照，選舉事宜，并經行政院令飭內政部從速籌備。現行政院為謀進行順利起見，特組織籌備委員會，主持籌備事宜，其組織人員則為：(一)內政部部长；(二)內政部政務次長；(三)內政部常務次長；(四)中央執行委員會秘書長；(五)中央執行委員會組織部部长；(六)中央執行委員會宣傳部部长；(七)中央執行委員會民衆訓練部部长；(八)中央政治委員會秘書長；(九)中央政治委員會副秘書長；(十)國民政府文官長；(十一)行政院秘書長或政務處長。并指定內政部部长為主任。該會隸屬行政院，商訂各項辦法，再交選舉總事務所辦理。按現任上列各機關長官應任該會委員者如次：(一)內政部部长蔣作賓；(二)內政部政務次長陶履謙；(三)內政部常務次長張道藩；(四)中央執行委員會秘書長葉楚傖；(五)中執會組織部長張厲生；(六)中執會宣傳部長劉蘆隱；(七)中執會民衆訓練部部长周佛海；(八)中央政治委員會秘書長顧孟餘；(現代理秘書長朱家驊)；(九)中政委會副秘書長陳布雷；(十)國民政府文官長魏懷；(十一)行政院秘書長翁文

願或政務處長蔣廷黻。

實業部長吳鼎昌提修正民法及公司法

實業部長吳鼎昌鑒於一人的姓名爲一人所專用，其人的權利義務，即以其姓名表著其主體的所在。假令一人兼有數名，則專用的意義不彰，法律的保障非易，且於法律問題發生時，或圖規避，或起誤會。特於行政院會議提議修正民法第十九條及公司法第一百十五條，主張一人的姓名只許有一，並擬具修正案暨施行程序要點三項，當經通過，咨立法院審議。其修改理由及施行要點如後：

「查民法第十九條規定：『姓名權受有侵害者，得請求法院除去其侵害，並得請求損害賠償。』原以一人之姓名爲一人所專用，關於權利義務，實表著其主體之所在，不得不加保護也。假令一人兼有數名，則專用之意義不彰，法律之保護非易。戶籍法第一百十九條對於變更姓名，固有聲請許可之程序，爲確定姓名權之作用；然民法第十九條泛言姓名權，而於權利義務與姓名之關係，既未規定明白，一般習慣好以不同之名，分用於各種公私文書，遇有須爲姓名權之主張時，遂一一有待證明，甚至因不能合法之物證，致權利不能享有，而義務所在，尤不易得其主體。此專就法律言，已有統一之必要。再從經濟方面觀察，屬於不動產之記名，或用本名或用表字，或用某堂或用某記，一人所有之財產，總額若干，無從

得其確數，更無以督促其移轉之登記。屬於動產之銀行存款，合夥事業，公司股票亦然。公司法第一百十五條第二項，雖規定「記名股票爲同一人所有者，應記載同一姓名或名稱」，然姓名以外另有名稱，即是認許某堂或某記之存在，已失統一精神。況其他動產，更無此種限制，則動產之統計，亦與不動產同爲難事。因此之故，如施行所得稅遺產稅，第一難關即在此點。令其據實陳報，不啻與虎謀皮；即欲按戶確查，亦如望空捉月。國家稅收已大受影響，而社會方面，舉凡管理處分收益，以及讓與繼承之財產關係，皆將以姓名不統一不確實之原因，發生種種糾紛，增加種種困難，影響於經濟之流通調整，至非淺鮮。則統一姓名，在經濟方面，尤不可緩。救濟之計，惟有於民法所稱之姓名權下一確當之解釋，固定其權利義務之作用，使一人之姓名爲法律所認許者，只有其一，不容有二，以戶籍記載者爲準。非是則不能爲權利義務之主體；即動產不動產亦非用戶籍所載之姓名，不發生法律之效力。庶權利義務，藉以確定，而凡不載入戶籍之姓名，或未經聲請更名之程序而任意更易其名者，舉不得主張姓名權，以杜絕一切爭端，免除一切流弊。即所得稅遺產稅與夫土地法上之移轉登記費，亦不致有隱匿遺漏，或怠於登記之虞。其辦法即請由立法院迅將民法第十九條及公司法第一百十五條，加以修正。而施行之際，則請由主管機關斟酌實際情形，制定簡易程序，分別辦理。(一)戶籍法現已施行，應令飭各地方主管官署，於一定限期內辦竣，并隨時嚴厲執行。同法第一百十

九條之程序。至上海天津等特區地方，或以各人原籍為準，或由特區所在之地方官署，安定姓名登記之過渡辦法，為戶籍法之補助。

(二)在民法未修正前，凡以不同之名分載於一切公私文書者，由政府分別酌定限期，令各依戶籍所載之姓名，分別更正，逾期無效。

(三)前項姓名之更正，不收手續費。

〔以上二十一日見報〕

中央地方自治會各組專委連日開會

中央地方自治計劃委員會專門委員生產社會土地各組，於二十二、二十一兩日，先後在中央第二會議廳及中央第一審查室召開會議。生產組專委謝家聲、鄒樹文、趙連芳、徐廷瑚、毛離、社會組專委吳景超、章桐、黃炎、陳念中、鮑佛田、土地組專委鄭震宇、鮑德澂、唐啟宇、張國仁皆出席。分別由各該組組長徐廷瑚、章桐、鄭震宇主席，該會李副主任委員宗黃，亦分別出席指導各組所討論要案，如農業生產綱領、禮俗改善原則及土地行政綱領等，均經通過，將提出該會本月召開的第五次全體會議討論。

行營定期召開川黔行政會議

據中央社成都二十一日電，行營定於六月五日召開川黔兩省行政會議，會期十日，兩省府祕書長、民政廳長及各區專員屆時均將出席。會議性質將偏重於各項實際問題，行營已擇定中心問

題七項，將提出討論俾作將來政令之根據。蔣委員長頃已派行營各主管長官及康澤、王又庸、李磊、夫雷、嘯岑等為專員，分任各項問題的設計與講演。

經濟

中美白銀協定和孔財長宣言的反響

本年四月間，中國財部為白銀問題特派陳光甫諸人為代表，赴華盛頓與美國當局舉行談話，結果於五月十八兩國成立白銀協定。同日，中國財長孔祥熙也發表一個宣言，謂中國貨幣現金準備規定為百分之二十五，並將白銀一部分重行鼓鑄硬幣。此事遂引起全世界的嚴重注意。美國當局表示歡迎，英國則表示疑懼。十九日美總統羅斯福宣稱：「中美兩國所新訂的白銀協定，乃兩國談話最佳的成就。」並謂：「此項協定不僅能幫助中國穩定通貨，並能發展美國貿易。」倫敦各金融報紙評論此事，認為關係重要，大意謂：「中國貨幣現金準備部份規定白銀至少應佔百分之二十五，此與美國貨幣準備規定金三銀一的比率，遙相應和，殊足令人玩味。回憶自去年十一月初中國放棄銀本位之後，中國幣制似與英鎊集團相接近，當時一般人謂中國幣制改革，大部份係李滋羅斯爵士所促成，但至現在，則中國業已脫離英鎊集團，而採用有限

制的複本位制了。」各該報紙又謂「中國將白銀準備率定為百分之二十五，其事當較美國增加白銀準備額以達到金三銀一的比率，易於實行，因為這時美國黃金存額價值一百萬萬元有奇，而白銀存額則僅值廿一萬四千萬元左右，苟欲達到金三銀一的比率，尚須購買價值十二萬萬元的白銀。」

〔二十一日見報〕

漢商會電請一致主張減免出口轉口稅

全國商會聯合會，接漢口市商會代電云：「敝會於本月庚日，上國民政府行政院蔣院長，財政部孔部長，實業部吳部長電，文曰：「竊查屬會於本年四月開五次會員代表大會，據各代表提議，以值茲世界經濟恐慌之時，各國為自衛起見，類皆樹立關稅壁壘，以禦外貨之侵銷，蓋其勢使之然也。我國關稅，雖稱自主，而原有制度，不能改善，不惟外貨得以盡量輸入，競爭銷場，即土貨之在內地行銷者，反受轉口稅之限制，而不克自由，以致國人雖具有提倡國貨之心，終難抵外貨傾銷之勢。國計民生，交受其困，長此以往，危慮滋深。亟應呈請政府，速樹立強有力之關稅制度，分別採用提高關稅，比例輸入制度，禁止輸入等有效辦法，以謀經濟之自衛，藉挽商業之危機，一面請將海關之轉口稅，先行裁撤，因此項轉口稅，確為一種雜稅，阻礙國貨之銷路，莫甚於此，實有首先取消之必要，各等情，提經大會公決，即日分別呈請，立賜施行，俾資救濟等因，紀錄在

卷。」竊謂國產貨物之不克暢銷，固由外貨侵略之所致，而內則因海關轉口稅之重重束縛，使之不得通行無阻，實為一重大原因。當茲提倡國貨之時，律以關稅保護之義，則施行提高進口稅，並減免出口稅及轉口稅各政策，委實當前切要之圖。萬懇鈞座權衡輕重，毅然主持，先將轉口稅，即日明令裁撤；一面改善關稅制度，將進口貨物中其為國人所需要者，分別需要之程度，比例輸入，其不需要者，提高關稅，或禁止輸入，用示限制。至出口土貨稅率之重者，併懇特予減免，以資提高。似此分別規定，庶國貨得有轉機，金融得以安定，經濟建設，實利賴焉。迫切電陳，伏祈鑒核，即請施行，無任盼禱等因，案關請求改善關稅制度，暨提倡國貨推行方法，貴會夙欽熱抱，仰荷贊同，務希一致主張，速予分電財部，請在最近期間，立即實施，藉慰衆望，至緬舟誼，同深感盼。漢口市商會叩。」該會據情後，已轉電財政部鑒核矣。

〔二十一日見報〕

粵財廳取銷外煤保護稅

粵省財政廳因法外交當道的抗議，決議自五月二十一日起，取銷所征外煤每噸五角之保護稅，惟自六月一日起，將改收營業稅，每噸仍為五角，中外一律。中國煤則得發還每噸二角，以鼓勵國產。

全國交通事業的發展

閻錫山以該省此次「剿匪」軍事，因交通便利，行軍敏捷，故能以短期內將匪肅清，得力於同蒲路者甚多，決於軍事結束後，積極興築鐵路汽車路。平汾線自本月七日興工之日起，限於十日內完成，現已期滿，工程亦大體告竣。閻氏並發告全省人民書，略謂此後希望各縣人民，要發展交通，交通便利，不但可以減輕負擔，而且可以保全地方。本此認識，努力修路才好。能修鐵路最好，不能修鐵路，也應該修汽車路大車路。現同蒲路平汾支線，即如期完成，將於本月二十三日實行通車。綏署又派員前往晉城勘測通豫汽車道，擬自白晉汽車路的晉城站起首，經東關南關牛匠南村車匠大箕鐵南等村而至鞏川鎮，復繞西山東嶺口沿南大路以至大口而入豫省。刻已測量竣事，擬於最近開工修築。至前已測量竣工的博晉鐵路，現亦籌備動工。又自河曲至風陵渡的汽車路，當局現正計劃修築，不久即可開工。

隴海路咸陽至普集鎮鋪軌工程，本月底完成。該路管理局派員赴茂陵與平馬鬼坡普集鎮查視，並計議通車事宜，預計至遲七月一日通車。

膠路委員兼濟（南）聊（城）路籌備主任宋若愚，二十日晨十時許由京返濟，據談，濟聊路組織大綱及辦事細則等，均經鐵道部核准，日內即可公布，籌備處決設濟南，技術人員均由膠路調用，七

月間可動工，佔用民地，一律由省府決定給價辦法。

鐵道部前為完成滬杭甬鐵路及與浙省府合辦錢塘江橋，曾於二十三年與中國建設銀公司及中英公司訂借國幣一千六百萬，嗣以銀團方面以市面欠佳，債票不能按規定價格發行，僅由兩公司墊借款項約五百餘萬，以清償前清所發的滬杭甬債券尾數，及為合建錢塘江橋之用。該部近以中國鐵路債券市價在國外市場漸有起色，且錢塘江橋約可於明年竣工，滬杭甬路自須早日完成，爰催令銀團履行合同。嗣經銀團方面請求將合同略加修改，俾適合目前市場狀況，旋即允其所請，與兩公司商洽改訂新合同，訂借英金一百一十萬鎊，發行債券，六厘行息。前五年祇付利息，第六年開始還本，至第二十五年還清。此項借款，以滬杭甬營業進款及鐵道部應得錢塘江橋之收入部份為抵押，設立基金保管委員會保管基金。此項合同已經鐵道部與中英公司及中國建設銀公司簽訂，並經行政院會議中央政治委員會會議分別通過，大致不日開始發行債票。自歐戰後，外國資本家久無投資中國鐵路債券，此次完成滬杭甬借款，雖屬小數，不得不謂中國鐵路債信恢復的一證。

〔以上二十一日見報〕

中美商談貿易

據華盛頓二十日合衆社電，二十一日自可靠方面得悉，中國

大使館現正與美國進出口銀行，談判資助中美兩國貿易問題，兩星期內即可成立協定。中國方面對於此項談判，完全由大使館負責進行，故與談判中美銀協定之代表團無關。並悉美國進出口銀行已考慮協助對華輸出鐵路材料之種種計劃。

中美貿易週最後一日

中美貿易協會及美國商會所發起的中美貿易週，二十一日爲第五日，黎明前一時十五分（上海時間）美國國務卿赫爾，在華盛頓作對外貿易的廣播無線電演說，惟以適值夜深，又因過於遙遠關係，鮮有明晰收得者。晚間七時十五分，美國商務參贊安諾德在滬江大學商學院演說中美貿易，又本日爲中美貿易週最後一日，中美貿易協會，美國商會，在福州路美國總會，午宴中國赴美留學生及美僑回國就讀學生聯歡，並有新近組織的美國少年商會會員參加，備供諮詢。今晚七時三十分，美國總會內，舉行盛大歡宴，此爲最後最精彩的節目。預定參加者，我方凡八十餘人，本市市長吳鐵城暨各局局長，及工商銀行各界領袖徐新六等，尙有實業部政務次長劉維熾，常務次長周詒春，及財政部關務署長鄭萊，交通部電政司長溫毓慶等。亦均由山京趕來參加。美方駐滬總領事戈士，商務參贊安諾德，暨美僑商領袖等，凡一百五十餘人。中美兩方，共約二百餘人，屆時一方聽取美國全國商會會長薛白萊 (H. B. per Sibbey) 及美國商務部遠東司司長毛賽 (Charles Muser) 在

華盛頓特爲廣播的無線電演說：一方我國則由吳市長及貝淞蓀氏，作廣播無線電演說答辭，席間並開映美國名貴新聞影片「林白案件審判」更加映我國建設新聞片「粵漢鐵路工程」助興。

華債權反對日購裕元紗廠

天津裕元紗廠賣與日鐘紡織會社，五月二十一日中國債權人表示反對，因該廠負債總額連利息在內，共七百萬，內欠日債權僅三百萬，內利息佔百廿萬。股東會去年清理時，日方曾表示如一次償還，則利息可打折扣，今華債權如果以該廠出賣，是債權多者有優先購買或折抵權，因此，延請律師向股東會交涉。廠基保管會亦暫由華債權人監視。

北方走私猖獗

據天津海關二十一日發表報告，自三月起，人造絲由冀東運抵津者共六百三十萬疋，走私運銷魯村六十萬疋，高陽三十萬疋，津市銷四十萬疋，平郊銷十萬疋，滬銷二萬疋，每月平均銷百六十萬疋。現在天津日本租界猶存三百萬疋，足銷兩月。白蠟牌石油現南大寺北戴河存六千箱，津存二萬箱，市價售七元二角一箱，大連市價祇三元七角一箱，故浪人圖利，連日運輸甚多。

國糖銷路幾絕

天津國營糖商閩潮汕三幫，因受走私糖影響，糖價百斤跌至十元，已貶落八元，唯較五元百斤私糖仍昂，頃有七十家倒閉，僅餘三十家，亦紛電本莊停止來貨。(二十一日)

滿鐵勢力侵入華北

天津滿鐵事務所附設華北長途汽車運輸公司於五月二十一日成立，由該所汽車班長溪任總理，二十一日武力接收津唐綫中國商辦永固長途汽車公司。該公司創辦一年，駛天津唐山搭客貨，有車八部，每月純益平均約五百元。滿鐵僅付車價二萬四千元，強迫買去。又滿鐵擬定平張等八汽車綫，定月內分別開通。事務所長太田為築路及華北交通網事，前赴大連請示，二十一日返津，即依計劃進行。

江漢工程局召開防汛會議

江漢工程局於五月廿一日午召開防汛會議，到各務所主任及局內股長以上人員，由局長席德炯指示五點：(一)防汛經費預定為二十六萬元；(二)在漢水上游南游白河長江上游沙市地等設報汛站；(三)沿堤裝設電話；(四)儲備防汛材料，決先購麻袋廿萬隻，以備搶險；(五)健全各堤修防處。

導淮首期工程竣事

連日各報載稱，導淮工程將告成功，淮運兩水均引入海，洪澤湖即可涸出良田十數萬頃，因之蘇皖北部人民，前往墾荒者絡繹不絕。但據導淮委員會總工程師須愷談稱，目前第一期導淮入海水道工程，其功效為分洩淮河洪水之一部，得減少大水氾濫之災害；至洪澤湖并不能涸出田地，以便墾植。其將來最高水位雖可較低，但湖身湖灘，仍無新地可以涸出。且自洪澤湖分洩洪水之二操縱機關，即三河及楊莊二活動壩，方開始建築，洪湖水位之變易，亦須俟該項建築完成，方得詳細研究。去今兩年水流量低小，故洪湖被水之灘地範圍較小，係屬臨時現象，決非有地涸出。

鐵部禁止各路員工運毒

南京禁煙總會於五月二十一日公布鐵部禁止員工警役私

運毒品聯保連坐規則，其要點如次：(一)員工警役應三人互相聯保，不得私運毒品，如發覺任何一人私運，同聯保人應負連坐責任，而每人祇能加入一聯保，并應為同等階級。(二)聯保人如知聯保中任何一人有私運毒品事，應舉行檢舉，經查明實屬者，檢舉人得除連坐責任，另覓聯保。(三)聯保中任何一人遇聯保人嫌疑，得聲明退保，退保後原三人應於十日內另覓具聯保。(四)凡聯保中任何一人辭職或免職升降他調死亡，其聯保人均應於十日內另覓聯保。(五)本規則施行後，路局應於三個月內辦竣，將聯保各冊呈部備案，其續行聯保者，均應隨時報部，凡逾限不照章具保者，以抗

令論予以停聯。

浙特產運贛展覽

浙省特產赴贛展覽辦事處人員，五月廿一日午後全體由姜卿雲率領離杭前赴南昌，浙省特產暨各廠商貨品亦多已陸續運贛，二十六日準在南昌開幕。

菲島華僑考察團離滬赴閩

菲律賓華僑回國考察團歸國後，迭往各地考察，備受各界熱烈歡迎，除一部份團員先行返菲，尚有陳忠賢等五人在華北考察外，其餘一行計有團長王泉笙，團員陳慕海、鄭漢榮、鄭建才、周冰心、蔡恩智、蘇言福、褚嵩田、柯孝爻、王求來、王立璇、陳明德等十二人，本日上午八時，由新亞旅邸分乘汽車，到新關碼頭，乘送客小輪，渡登渣華郵船公司芝沙丹尼號輪上，到埠送行者有簡經綸、胡西園、陸禮華、夏曉霞、黃超寵、譚仲祿等數十人。

各界以該團此行任務至鉅，均題詞歡送，計有吳市長的「毋忘祖國」；葉楚傖的「一日之遇，千秋之心」；杜月笙的「式是南邦」；陸禮華的「僑祖先鋒」；胡桂庚的「愛護祖國，發展實業」；王一亭、夏曉霞的「同舟共濟」。

團長王泉笙在輪次談，此次返國，所到京滬杭蘇錫等地參觀各大工廠各軍政機關，中國年來工商業進展甚速，於工廠內設有

子弟學校、醫院、女工都住宿廠內，於工作上頗為便利，管理方面亦臻完善，尤以無錫慶豐紗廠、華新絲廠，機器最為新式，且注重採用國貨，實可為各廠的模楷。本人及諸團員，此次返菲後，決將國貨猛晉情形，轉告僑胞，並設法盡量推銷，使個個都能愛用國貨。

該會並函機製國貨工廠聯合會，產銷合作協會云：「逕啟者：敝會組織南洋商業考察團，業已組織就緒，計參加團員有三十餘廠，現受國外僑胞的督促，希望中華國貨，能乘敝團之便，儘量向華僑宣傳，而期望各地能成立國貨陳列館，作永久之確立，為國際間爭一點光榮。敝會同人，深覺義不容辭，深為歡迎各廠之加入，此行因時間及人選等問題，各廠多未能儘量派員，引為憾事。今為鼓勵及宣傳起見，敝會特定有委託參加展覽品辦法，並歡迎非會員而欲加入者，不必派員前往，由敝會敝團代表辦理，俾中華國產得儘量向華南推行，為國家挽回利權。事關國貨進展，還希貴會通知全體會員徵求參加，不勝幸甚。」

南洋泗水華僑觀光團遊覽蘇錫

南洋荷屬泗水華僑祖國觀光團潘開興等六十六人，自遊杭返滬，昨日各團員會分赴邑廟、龍華各繁盛區域遊覽，該團於二十一日七時五十五分早車赴蘇，遊覽名勝，廿三日赴錫參觀工廠，廿四日晉京，廿六日北上，參觀平津各地，下月中旬，由漢折回上海，搭輪返南洋。

南洋泗水中華商會會長黃超龍，及巴達維亞僑商陳春園，陳洋溢，劉進旭等歸國抵滬後，除晉京拜謁政府當局外，在滬會參觀市中心區及各國貨工廠，並與國貨廠商討論推廣南洋國貨銷路事宜。黃氏等昨日下午，赴遼陽路中國亞浦耳電器廠參觀，當由該廠總經理胡西園經理莊仲文殷勤招待，參觀各部。黃氏對該廠出品及設備管理等頗加贊許。

南洋商業考察團開廠商會議

中華工業國外貿易協會組織的南洋商業考察團，參加者計有六十餘人，茲定七月三日，乘芝沙丹尼輪出發，赴馬尼拉、泗水、吧城、新加坡、檳榔、西貢、暹羅、棉蘭等八大埠考察。該會並於二十一日下午，召開廠商大會，到會者計有中華瑛瑯廠金頌唐，一心牙刷廠戴至誠，中法大藥房許曉初，亞光製造公司章永藩，天香味料廠王公權，誠昌出口莊鄧啟堯，合作五金公司胡厥文，森林廠吳春泉，裕康襪廠徐兆麟，家庭工業社都秉壽，華生電氣廠葉友才，華昌鋼精廠胡士澄，中國化學工業社郭永康等，由張惠康主席，討論(一)會員工廠出品目錄，應如何辦理案，議決：本會為全體會員對外宣傳起見，印刷二千冊，內容中英文並列，通告各廠，送中英文價目表來會。(二)本團應印樣品表明卡萬枚案，議決：交總幹事估價再核。(三)代理工廠參加辦法案，議決：每廠應補助代理費一百元，代理辦法，除章程已規定者外，並擬修正繕印通告產銷合作協會及機

聯會之會員徵求參加。(四)菲列濱華僑商報特派代表蔡恩智君來滬接洽宣傳辦法案，議決：該報上歡迎特刊，不勝感謝，惟本團對外宣傳，概以團體出面，各廠廣告，俟抵菲時再議。(五)團員服裝，應一律國貨白帆布西裝案，議決：通過。

軍事

整理晉綏軍閥與各將領已商定

閻錫山對整理晉綏軍方案，連日召各將領詳密商討，均已決定，飭由各部長官遵照。此次剿匪出力人員，均分別升調，傷亡者從優撫恤。

商震部奉令復員回豫。(二十日專電)

〔二十一日見報〕

毛彭「共匪」竄回陝北後的軍事形勢

據五月二十一日榆林中央社電，毛彭「共匪」竄回陝北後，現正向安定延川一帶從事補充，中央追剿軍連日由晉省陸續渡河西進。目前陝北「剿赤」軍事形勢如次：先是四月下旬，「共匪」在晉亂竄於永和隰縣大寧一帶，黃河西岸本無大股「共匪」，原期盡殲於晉境，不意本月二日，「共匪」由永和以西之于家咀，全

部渡河，失一截擊機會。現在「匪部」大股集結陝北延川，延長，永平，鎮，瓦塞堡等地。刻中央軍在膚施，甘泉，鄜縣，洛川，宜川，靖澗，綏德等地各配重兵，成西南北三面包圍形勢，穩紮穩打。

陳誠於五月廿一日偕朱綬光，關麟徵等飛赴西安，晤商「剿匪」事宜。

陝省綏靖主任楊虎城五月上旬赴韓城後，曾赴邵陽，澄城一帶視察防務，及兵工築路情形，並參加邵陽金水溝通車禮，旋抵蒲城，於二十一日由蒲城經三原返西安，處理公務，日內仍返韓城。

閩浙邊境搜剿殘匪

據報載，閩浙邊境，大舉搜剿殘匪。閩東剿匪軍游擊隊，一部已進抵浙境平陽泰順，與浙軍聯絡包抄。二十日開始總攻，劉英匪股，根本搖動，壽甯泰順邊區之著匪范義生股，全部棄械投誠。（二十日專電）

外交

松室自長春返津

松室前赴長春，參加日本關東軍幕僚會議，報告華北情勢，特於十九日由長春返津，歡迎新任駐津日軍司令官田代。二十日午

後，松室到海河路蕭宅會晤蕭振瀛，陳述關東軍方面意見，當晚蕭赴平，向宋哲元報告。

駐華北日司令官田代皖一到津

日本為增強其在華北軍事勢力起見，特任田代皖一郎為華北駐屯軍司令官。田代偕返國出席參謀長會議的駐屯軍部高級參謀石井，十九日晨搭長安丸抵大沽，即趁早潮於午刻達塘沽，泊於日本碼頭，日駐屯軍部參謀長永見，偕副官神保，憲兵分隊長池上，警察署長和久井，及日本新聞記者多名，於晨間乘日比治山丸，到塘沽歡迎。田代受當地日駐軍，日在鄉軍人，暨日僑等歡迎，答禮如儀後，即換乘往迎的裝甲小汽船，依照慣例，溯海河上航，午後四時五分抵津，在三井碼頭登陸，日軍前任司令官多田，率日聯隊長萱島，牟田口二人，暨高級參謀飯田，參謀中井，林池田，堂脅，部附長嶺喜，端田，高級副官河田，大竹，及日軍部幕僚，憲兵總隊長藤井等數十人，並日領岸偉一副領永井，西田，谷口等，民團共益會長森川，日僑在津領袖，與朝鮮，正金銀團代表，國際婦人會，男女學生，童子團，青年義勇隊，在鄉軍人，約千餘人，鵠立碼頭持旗歡迎，各國駐津武官，領事代表，及儀仗兵，亦各列隊參加。中國天津保安司令部，市政府，均派員持主官名片到碼頭歡迎。是日，由日租界河沿，迄旭道，新壽街，官島街，沿途佈滿武裝士兵，憲兵，警察，戒備森嚴，萱島步兵聯約三百人，排列碼頭旁迎迓。下午六時，即行接事。二十日九時，由

永見伴同到海光寺兵營，向萱島步兵聯隊訓話，十一時即在司令部召集大尉級以上將校會談，聽取永見、石井、池田各幕僚報告外交軍紀風紀防務各事，十二時始散。下午四時，在張園司令官邸，邀請蕭振瀛、陳覺生、劉家鸞、孫維棟、劉玉書、齊燮元、曹汝霖、陸宗輿、王揖唐等，及市府各局首要在野名流舉行茶會。下午五時至七時，在官邸內，與多田聯合招待日僑名流。田代定二十六日，在海光寺日兵營行就職禮，是日並拜會外賓，擬二十七、八日赴平訪宋哲元，及中外各界，兼校閱日本軍隊。月底赴北，經津、榆、段校閱塘沽、唐山、昌黎、灤州、秦皇島、榆關等處日駐軍。下月初返津，再邀集華北各地日武官在津會議。華北日軍司令官自二十二年以來，香椎浩平以少將階級充任斯職，以後中村孝太郎、梅津美治郎，及本次卸任的多田駿，都由少將實官任期。至以中將階級來任該司令官者，當以此次田代為始。故此次田代蒞任，歡迎之盛，亦為歷次所無。

殷汝耕秘密到津

殷汝耕二十晚僞偽秘書長池宗墨，參議王廈材，秘密抵津，訪問田代，多田致歡迎歡送意。早晨訪石友三談半時，午後訪日領事岸、偉一，副領永井西田等。二十一日送多田後歸通。

日本對華北增兵一部分開到

日軍駐華北瓜代部隊與一部分強化隊伍，分三批共開到八

百餘名，內騎兵約百五十名，砲兵百五十名。除三百五十名開往北平、豐台駐劄外，餘則駐津、海光寺日兵營。十九日又約到九百名。即入駐東局子、李明莊新兵營。受瓜代歸國的隊伍，十八日下午八時，已有步兵、山砲兵三百四十五名，搭專車一列，由武藤指揮，在日僑歡送聲中，搭北、秦皇島，過塘沽時，有步騎兵八十名，隨時同行。十九日午後，由秦皇島搭軍部御用船神速丸歸國，秦島日駐軍步兵八十名，同船換防借返。此次高級將校受瓜代返國者，可謂無人。

同時，除駐華北日軍兵士增加外，司令部幕僚亦大加強化。除高級參謀飯田、高級副官河田、憲兵總隊長藤井外，日來又陸續到有的副官森田、平山、岡村、騎術教練高木，二等主計正上、田中、塚主、計員石川，駐屯軍倉庫長本田，軍醫部長一等軍醫正桃井，二等軍醫正通口，一等軍醫四村，軍醫病院長成田，三等軍醫正梶本，駐平、憲兵分隊長竹下。尚有大部幕僚，將與強化部隊陸續前來。

英國對日本增兵華北的反響

孟却斯德指導報五月二十日社論說：「日本帝國之外交政策，乃為世界之最簡單者，即無論何時，無論何地，一遇可能，便在經濟上政治上軍事上從事膨脹。國內或國外之事故，概不能使之遠異此基本規例。史丹林最近發表之宣言，與蘇蒙協定之公布，已使日本覺悟苟再西進一步，即有促成日蘇戰爭之虞。但日本現不準

備與蘇開戰，戰亦未必能勝之。故日本之怒潮乃轉向南進。一該報又謂「冀東的走私，殆為歷來強國所施劫盜行為最可恥之事件。同時復於天津增加戍軍，此皆為希圖妨害南京政府之明證。」

冀東偽組織撤銷說成泡影

冀東偽組織撤銷之說，近來雖時有傳聞，實際已成泡影。現在日方在華北辦交涉者，均係軍人，一切均以口頭，而不用書面，允諾我方者，可任其拖延，我方如有所允，則終不能不辦，此應付者大感棘手的主因。例如日軍佔用南苑棚廠及豐台的營房，幾經交涉，終無結果。而豐台方面，並有日兵二十餘名駐守，監視車運，如有北甯車皮過軌赴平漢線，則平漢線亦必須有車皮轉來北甯線，其藉口即為防止車皮南運充作軍用。日方之所以分裂華北地方者，其主要目的，即在控制華北以對蘇，蓋欲以華北為其給養資源地，俾一旦有事，於軍事上多所便利。

察北問題，我方雖希望仍將六縣行政權收回，然此問題始終未談到。現日方命令偽軍長李守信，派員會同日人在察北的化德縣招兵，額數定為二千，其招募新兵目的，即在用以對蒙。內蒙與此間電訊，又兩日不通，詳情未悉，該方情勢頗為可慮。

我國抗議走私

近來河北走私，日益猖獗。因日本在華軍人的橫加干涉，致海

關已無法制止。南京政府曾先後向日方抗議五次，均未得圓滿答覆。自去年八月一日至本年五月十日，據海關統計，因走私結果，損失已達三千餘萬元，其情形的嚴重，概可想見。外交部某發言人說，海關普通走私，因緝私制度的嚴密，本不習見，縱有少數不法之徒，敢於嘗試，關員亦力能破獲。獨此次河北走私，不但係有組織的大規模行動，且為公開性質，其原因完全由於日方縱庇，并干涉我國海關人員緝私，其影響不止損害我國財政經濟，各國在華正當商業，亦感痛苦。外部最近抗議，要求日方停止干涉海關緝私，并取締日鮮人此種非法行為，及解散上述有組織的走私團體，惟迄今尙未答復。但政府已決定一面仍繼續向日方交涉，一面則在內政主權範圍內，嚴訂具體有效辦法，切實查緝，至最近是否將再向日方提出抗議，須視情形如何而定。

英下院討論河北緝私問題之癥結

據倫敦電，英下院於五月二十日午後開會時，曾將中國北部走私問題提出討論，當由保守黨議員却爾頓，工黨議員柏蓋脫，相繼質問政府：謂中國海關緝私船隻，在河北省非武裝區域一帶之中國領海內行使職權者，其艘數是否受日本官廳之限制？又英國駐日大使克萊武，對於中國官廳查緝私運感受困難情形，曾向日本政府提出交涉，日本政府若何答覆？外相艾登答稱，就余所知，中國海關緝私船隻，在非武裝區域沿海一帶行使職務者，其艘數並

不受有限制，惟日本軍事當局不許此等船隻在該地帶內攜帶軍器，此乃真正困難所在。英國政府對於華北走私問題的局勢，現方密切注意。最近鑒於中國官廳查緝私運諸感困難，曾經訓令駐日大使克萊武，以此項情形通知日本政府，該國政府答稱，走私之風所以不戢者，原因有二：一即中國政府所徵關稅稅率過高，二即關稅收入均須解交中央政府，以故地方官廳對於此項稅收之保障事宜，不甚感覺興趣云云。

景冒英兵尙未撤退

據昆明通訊，本年二月二十一日武裝英兵二百餘名，曾附機關槍四挺，軍裝三百餘，自緬甸侵入雲南境瀾滄縣的景冒地方。當時瀾滄縣第二區民衆，羣起反對，外交當局對於此事，雖經向國人解釋，謂爲誤會，但該項英兵不知是何居心，至今尙未撤退。頃據瀾滄縣第七區民衆通訊報稱，一入駐我境內景冒地方之英兵，隨帶有已經訓練之狒狒、獐、黑、擺夷等各種族化裝教民，每到一處，遇見任何種族之村寨，即飭其同種族人，前往利誘恐嚇，我頭腦簡單之邊民，如普通砍一樹出售，僅值一二銅元者，彼即給與五六角值，一二角者，彼即給一二元，如邊民好賭者，則誘入賭場，邊民贏財，彼即照給，邊民輸財，彼則義讓，並慰以窮乏堪憐之語，如遇各村寨首人，則相贈雜物玩具，用收其心，其利誘的方式甚多，此不過略舉其一二吧了。其恐嚇方式則自稱有銳利之長槍大砲，無堅不破，無遠

弗及，並有神仙法術，有數千里之外，亦可知其一切舉動，務使邊民懼服，不敢稍有違拗。凡此利誘恐嚇之法，變化無定，總不外投其所好，攻其所畏，務使概入彀中，藉此暗中宣傳，俾我邊民叛我而去，以達其侵略目的。」

英兵進抵景冒，究爲勘界，抑係另有其他作用，觀其一面努力軍事工作，一面利誘恐嚇我邊民，是不難明白其用心所在也。此次中英會勘滇緬界線，對於邊疆（瀾滄縣一帶）存亡，關係甚重。茲悉瀾滄縣紳首曾召集民衆大會，討論英兵進抵景冒之應付辦法及磋商應如何力爭保存邊疆等事。當由大會選定第七區區長張石菴、龔志夷、苗道能、石佑文四人爲代表，晉謁中英會勘委員會各委員，陳述民意，據理力爭，務期勿使邊疆喪失。張等並於起程前，擬定力爭二要點，函請各界人士贊勸，用資策應，而保主權。茲將該函摘錄於後，以見民衆對於勘界意見的一斑。函云：「竊以此次會勘滇緬界務，以晉謁中委，陳述機要，當面力爭一事，謬蒙民衆推舉，委以重任，茲特將擬定當面力爭二要點，條列於後：（一）應請以南孔江爲滇緬天然界綫，理由是查緬甸歷爲中國藩屬，於遜清光緒十一年被英人奪去後，緬甸域外滾龍江一帶地段，對於我方，奉命惟謹，而英方政令，尙未達到，當然係我領土，英方全無理由，強名之曰未定界，更無理由侵入我縣中部。爲防微杜漸，制止英方無鑿野心計，務請以南孔江爲天然界綫，用保邊疆，而保主權。（二）十一年召華地，應請劃歸我國，理由是查十一年召華地，前曾接受我國委任，

有印信可稽，自應劃歸我國，如果此次因中委許可英兵入境，用武力恐嚇，金錢誘惑種種手段，致其茫無所從，將來十一家召華地，劃歸英方時，要中委負責挽回。上列要點，自信個人管見，終屬有限，尚希贊勳偉略，用匡不逮，俾收集思廣益之效。」

〔以上皆二十一日報上所見〕

日將廢九國公約

自「九一八」後，日本帝國主義強佔東北四省，對華侵略，獲得意外成功，因此，牠對於維持列強在華均勢的九國公約，當然力謀取消。據關東軍某當局稱，日政府為維護在華既得權益起見，對華北各省有實行非常措置的必要。華盛頓九國公約，忽視現實，並抹殺日本在遠東立場，實毫無用處，因此，日政府為實行國策，將向英美等國發出通牒，正式宣佈廢棄九國公約，並另訂新約，藉維東亞和平。

我抗議走私日方尚無答覆

南京外部會向日抗議河北走私，要求制止，並電許大使向日方交涉華北增兵事，至二十一日止，尚無答復。日本代辦若杉二十晨偕參贊堀內到京，今日下午晉謁外長張羣，亦未有任何表示。

天津國貨售品所兩職員被架

天津北馬路國貨售品所批發部，因發售少女張傘商標汗衫，日方認為有抗日嫌疑，二十一日晚竟派員前往搜索，並架去職員趙蕓樓李俊傑二人。

日人測量渤海灣

據唐山消息，日方近派測量班四十人，乘艦艇四艘，抵秦皇島，即日開始測量渤海灣。

蘇聯大使歡宴張羣

蘇聯駐華大使鮑格莫洛夫夫婦廿一日晚八時，在大使館，宴請外交部部長張羣夫婦，內政部部长蔣作賓夫婦，中央大學校長羅家倫夫婦等，藉以聯歡。

教育與體育

古物展覽會

參加倫敦藝展古物抵京後，已定六月一日起在考試院明志樓公開展覽。關於該項展覽籌備事宜，業經倫敦中國藝術國際展覽會籌備委員會組織倫敦中國藝展品南京展覽會，由籌備委員會主任委員王世杰，聘請雷震、楊振聲充任該會常務幹事，派定顧

良杰、喻德輝、郭蓮峯、薛銓、計為第一、第二、第三、第四各組主任，積極進行，並由教部調派職員四十餘人，佈置會場。書畫陳列室已全部佈置完竣，銅器、玉器、瓷器陳列室的樹架，亦已油漆完成，並將一部份安置妥當。預計該項工作，兩日後可告完竣。現正着手辦理古物編號，每項物件，均予以詳細說明，俾參觀者得以一目瞭然。此外並請由故宮博物院派莊尙駿、傅運隆、邢志良、朱家濟、牛德明、宋際隆、傅振倫等六人，內政部古物陳列所派傅以文等二人，擔任展品保管及陳列各事。關於會場警衛事宜，亦於昨日聘請憲兵司令部胡碩為警衛股正主任，警察廳熊育衡，及考試院警衛隊長程永福為副主任。

倫敦展品南京展覽會辦事規程業已訂定，其條文如下：(一)

倫敦中國藝術國際展覽會籌備委員會，為昭示公信起見，依照第二次決議案，規定於展品回國後，在南京舉行展覽。(一)南京展覽會會址設在考試院明志樓，展覽期間為民國二十五年六月。(二)本會設常務幹事二人，由倫敦中國藝術展覽籌委會主任委員聘請之，承主任委員之命，主持本會一切事宜。(四)本會分第一、第二、第三、第四四組，每組設主任幹事一人，由主任委員派充之，承主任委員及常務幹事之命，主持各該組一切事務，並得指揮其他各組職員。(五)每組各分若干股，各股設幹事若干人，由常務幹事商承主任委員派充之，秉承主任幹事分掌各股事務。(六)各組分股如左(甲)第一組分文書股，掌理公文之收發、撰擬、繕寫、案卷印信的

保管，及職員服務勤惰的紀錄事宜；編撰股，掌理編輯本會各種刊物及會議紀錄事宜。(乙)第二組分庶務股，掌理物品之購置、保管、辦公室及會場之佈置、整理、清潔、工役之管理，本會職員膳宿之供應，及不屬於其他各股事宜；會計股，掌理現金出納、編造預算、保存賬簿、單據等事宜；警衛股，掌理會場辦公室及運輸之巡查、警衛、消防、維持秩序等事宜。(丙)第三組分登記股，掌理展品之登記、標籤、造冊，及陳列之記載等事宜；保管股，掌理藝術品點收、保管、發還，及保管人員值班之支配、監察等事宜，其保管詳細辦法另定之；陳列股，掌理會場佈置、藝術品陳列，及陳列用卡片等事宜。(丁)第四組分招待股，掌理展覽會場之招待，及各種交際，並發表新聞事宜；票務股，掌理入場券之印刷、編號、發售、收票等事宜。(七)本會職員自常務幹事以下，除有指定專負之職務外，對於保管工作，應全體負責辦理。(八)本會重要會務，如認有必要時，常務幹事召集主任幹事及主管股幹事開會務會議決定之。(九)本會各組關於組務之進行，如認有必要時，得由主任幹事召集組務會議決定之。(十)本會辦事細則及展覽規定另定之。

教玩具展覽參觀者踴躍

南京全國兒童教玩具展覽第四日，上午到會參觀者，有南中、實小、鎮江實小分校、夫子廟、府西街、昇平橋、致棚等十個小學，共四千二百餘人。下午到會者，有評事街、督糧廳、倉巷、雨花路、漢西門等

十五個小學，鍾英、安徽、青年會、成美、育羣等五個中學，共五千四百餘人。外埠團體到會者，有河北省立女師學院、浙江湘湖鄉師、如皋師範附小、上海工部局小學校長團、江蘇教育參觀團等，總計全日參觀人數，超過一萬以上，為該會開放展覽後參觀人數最多之一日。

工程師學會等五團體舉行年會

中國工程師學會等五學術團體聯合年會，廿日晨九時，在杭州西湖大禮堂開幕，到男女會員約二百卅人，暨浙贛路局全體職員，并來賓蔣夢麟等，共三百餘人。會養甫主席致開會辭，先述聯合年會的二大意義：(一)國家處在非常時期，對工程師與工程學會，有特殊迫切的期待；(二)第一次全國工廠專家的大聯合，充分表示合作努力的精神。次謂應認識者三點：(一)工程師應認清國家處危難的環境中，須刻苦奮鬥，希望我工程學術超越世界各國；(二)工程師應認清個人與國家民族的關係，為大我應犧牲小我的利益與興趣；(三)工程家如為國家創造偉大的建設事業，所費的腦汁與汗汗，實與疆場為國犧牲的戰士所流的血汗有同等光榮的價值。末望工程學會從此開一新紀元，共負救國之責。次籌備會茅以昇報告年會籌備經過，次名譽會長黃紹雄致辭，大意希望科學家今後的着眼與努力，能由都市轉向鄉村邊境，尤望對浙省農村建設有所指示。又謂：「欲使政治科學技術化，則個人的科學

活動，應轉化為國家民族的科學活動，在非常時期，科學家應比普通人加倍努力。意大利的戰勝阿比西尼亞，即科學國家戰勝非科學國家的明證，科學家惟有加緊把住對國家民族的熱烈情緒，使其科學技能盡量發揮，則其生命才有真價值。」次名譽副會長周象賢致辭，次揮震、李熙謀、曹惠羣、黃叔培、張洪沅五人，分別代表五團體報告會務。同時中國機械工程學會即由莊前鼎報告成立，復由來賓暨會員葉恭綽、胡健中、竺可楨、任鴻雋、胡博淵、(胡并代表翁文灝)等，相繼演說，語多鼓勵。至十二時始攝影禮成。午應杭分會公宴，下午舉行六團體聯合談話會，繼中國工程師學會討論會務，并舉行「朱母論文獎金給獎」禮，會員孫運璿以配電網新計算法一文，得獎金一百元。

田徑訓練班四次測驗

我國參加世界運動會田徑訓練班全體選手，十八日下午四時在清華舉行第四次測驗，雖天公不作美，陰雲密布，但幸尚未降雨，故得如期測驗。其競賽項目，除二百公尺、八百公尺、千五百公尺、萬公尺、中欄、跳遠、鐵球等七項未測驗外，其餘八項均照常舉行，各項測驗情況如次：

一百第一、趙秉衡十一秒二；第二、劉世魁十一秒四；參加此項者除趙劉外，尚有劉長春、林紹淵相陪。趙秉衡在第三次測驗時，曾造出十一秒整的紀錄，但第四次測驗反而退步，劉世魁較前有進

展。

撐竿第一符保盧四公尺一五，破遠東四公尺紀錄；第二王禾，成績未測。自三公尺六十起跳，符王皆躍過，漲至三公尺八二時，王禾三躍未過，符保盧則一次即完成大志，再漲至四公尺一五時，符保盧再接再厲，居然飛過，突破遠東運動會日本選手西田保持之四公尺紀錄。

四百第一戴淑國五十二秒三（及格）；第二李世明五十三秒六。董叔昭因病未出場，戴李相抗之下，自亦精彩可觀。

高欄第一林紹洲十五秒六；第二黃英傑十六秒。林黃皆破全國十六秒二的紀錄。此項共有林紹洲王英傑周長星三人入場決鬥，林紹洲跨欄姿式的佳妙，與最後的衝刺一氣呵成，卒以十五秒六打破其個人所保持之十六秒二紀錄。黃英傑雖緊迫老林，惜起步稍遲，故落後一肩，但亦破全國紀錄。

跳高第一劉夢九一公尺七九。吳必顯因腿傷未出場，故只大劉一人應試，跳至一公尺七九時，因無人競爭，遂生倦意，待升至一公尺八六時，三跳皆未過，故行停止。

鐵餅第一郭潔，三十九公尺七七，破全國三十七公尺八五紀錄；第二王廣福三十五公尺三十；第三程孟平卅五公尺。參加擲鐵餅者有郭潔王廣福程孟平三人。郭潔為上屆全運會的第一名，自非等閑之輩，此次測驗每擲均有進步，至末一擲時，竟以三十九公尺七七，破全國三十七公尺八五的紀錄，旁觀者莫不驚喜若狂。

三級第一王士林十三公尺八十；王本有十四公尺一八的紀錄，每次成績測驗因無人競爭，故難造優良紀錄。

標槍第一周長星四十八公尺七二；第二程孟平四十六公尺〇九；第三董翰文四十五公尺。彭永馨因在五大春運會中勞碌過度，故未出場。周長星六次投擲中，曾一度造出過五十二公尺七五的紀錄，惜因越綫被判無效。程孟平董翰文成績皆尚不惡。

世運國術選手集中南京訓練

我國出席本屆世運會的國術選手，已在滬選拔蒞事，全體選手，昨已由滬來京，計男子張文廣、溫敬銘、鄭懷賢、金石生、張爾鼎、寇運興、女子選手翟漣沅、傅淑雲、劉玉華等九人。今日起在中央國術館集中訓練。至於訓練項目，計有單人徒手表演、團體徒手表演、單人器械表演、團體器械表演、對拳、對械等多項。

〔以上皆二十一日報上所見〕

教育部促進注音漢字推行

教育部訓令國立編譯館云：「查促進注音漢字推行辦法，早經規定自本年七月一日起實行，茲距實行日期不遠，誠恐各小學各民衆學校及各印刷商店等觀望徘徊，致有貽誤，除再分令各省市教育廳局轉飭所屬各小學，各民衆學校及印刷商店等，屆期務須遵照前令辦理外，合再令仰該館，自本年七月一日起，審查新編之

小學校及民衆學校用教科圖書，務須遵照前頒促進注音漢字推行辦法第五條規定辦理。再查小學科目，本部已於本年二月修正公布，本辦法自應依照修正，以歸劃一。茲將辦法第三條內「社會自然（或常識）」修正爲「常識」，「社會（或地理歷史）」修正爲「社會（或公民地理歷史）」並刪「衛生」二字并仰知照。附錄修正促進注音漢字推行辦法：（一）民衆學校課本及短期小學課本所有文字完全用注音漢字。（二）初級小學國語課本生字表，完全用注音漢字。（三）初級小學之常識，高級小學之國語社會（或公民地理歷史）自然課本，應完全用注音漢字。（四）初小一年級下學期入學之始應先授注音符號，俟練習純熟後，再授漢字正文。嗣後凡新編之初小國語教科書，應於第一冊前另編首冊，專用注音符號編成故事，供教學之用。教學方法，以先綜合後分析（拼音練習及各個符號之認識）爲準。前項規定，在教授注音符號之師資缺少之地方，得由當地教育行政機關暫予變通辦理。（五）自民國二十五年七月起，凡新編之小學及民衆學校用教科圖書，須一律遵照本辦法辦理，否則不予審定。（六）各省市各級師範學校應教學注音符號使師範畢業生，均有教學注音符號之技能。（七）在過渡期內各小學必須於國語科內，抽出一部份時間，專教注音符號。（八）自民國二十五年一月起，凡編輯兒童及民衆讀物者，一律須用注音漢字印刷。（九）由本部及各省市行政教育機關勒令各新聞紙在可能範圍內，盡量用注音漢字印刷。」

北平大學生發起職業運動

北平各大學學生，以畢業後，職業無着，特發起職業運動，於本日開籌備會。

十省市識教討論會昨閉幕

上海市所召集之十省市識字教育討論會，廿一日上午九時起繼續討論，主席蔣建白。（一）行政組提案：1 義教與識教合辦案，議決請中央明令所有小學一律附設成人班，應附設之班數與其經費數成正比例。2 請聯合實施識字教育各省市組織研究會或討論會案，議決定名爲中國識字教育研究會，由到會各地代表爲發起人。（二）教導組提案。成人識字教學方法應如何研究規定案，議決：一 呈請教育部轉令國立編譯館編輯成人教學法分發參考。二 各省市民教機關就經驗所得彙編有關成人教學方法互相參用。三 各地採用示範教學以資改進。（三）識教考試方法與材料應如何確定案，議決：一 考試種類以文字教育包括常識指導，二 考試方法用測驗方法，材料文字乃常識，三 主持考試人員教員及另派人員參酌並用。（四）識字教育應同時注重公民訓練及常識指導案，議決：所有實施教育機關於文字教育中注重灌輸常識，此外增加公民訓練一科，利用課餘或集會時間作精神講話或指導實踐，其材料由主持識教機關編撰供給。（五）識字教材應如何編輯案，

議決：由識字教育研究會繼續研究。(六)識字學校視導方法如何詳細規定案，議決：彙集各地視導方法參考研究。(七)各實施識字機關對於受畢識字教育之民衆應設法繼續訓練案，議決：一、在教學時注意培養學生學習興趣及利用讀書工具之自學能力，俾畢業後能自動學習；二、在經費可能範圍內儘量籌設高級識字班；三、盡量使用已習之文字編輯適合程度之讀物，以爲繼續學習之材料；四、施行識字教育之機關應籌設問字處或讀書會等絕對負責指導學習之責任。五、造成需要文字及便利學習之環境，使民衆在實際生活中隨處有應用文字學習文字之需要與機會。(八)識字教育除設立識字學校外應如何利用社會方式以廣推行案，議決：本案與學校制度教育經費都有關係，如有組織訓練情形下可爲推行識教之一助，但不能認爲推動之主力。(九)函請各影片公司攝製識教影片及徵求識教劇本以廣識教宣傳案，議決：通過。

繼由江西教育廳長程時燧報告該省教育情形，大意：江西省的特殊教育，共分三種：第一種是特殊教育即中山民衆學校；第二種是省會簡易教育；第三種是全省保學。第一種特教並不注重識字，因識字教育有因時制宜因地制宜性，特教消極目的養成一般民衆的民族觀念，積極目的是小學校制度的新試驗。在中山民衆學校中，有民衆班，兒童班，婦女班，兒童課本偏重文字，成人課本偏重公民訓練，學校校長即是領袖，學校教師不但教人識字，並且可以教育的力量與民衆接近。中山民校畢業生有一萬四千人。省

會方面實施的簡易教育，是用最經濟辦法來收得教育上的效果，利用小先生中先生以及各機關公務員爲教師，有兩句口號，使不識字者受教，識字者教人，借公安力量來強人識字。南昌有七萬文盲，預備五年掃除，第一期四個月畢業者四千八百人。簡教用三種方式：(一)集團教學利用工廠、機關、學校等有組織的地方實施，亦即識字學校；(二)上門教學，即到家庭中去教學；(三)自學輔導，即自行施教，由戶主自行任教或戶內有人可以代爲教者，施教結果覺得女子易教，成績較優，且省會最有成績者爲妓女，三四百妓女，現已畢業百餘人，原因或者爲了妓女較閒，且較聰敏。不過妓女大都用成班教學法，在這三方式中試驗結果以成班教學最好，小先生比中學生要負責，且到處可教無妨礙，可使學校家庭打成一片，故小先生制度，尙有成效。第三種保學，即就地籌款就地設學，每保俱設保學，每學校設兒童班及成人班，現有二萬七千餘人，年來已設一萬二千餘保學，收兒童二十九萬，成人十餘萬，從前入學兒童二萬餘，故較前增二十七萬。江西有八個行政區，現已有三區設保學教師訓練所，受訓者三千人，一學校現共有一萬二千，較前增一萬餘，將來預備達到二萬七千所。由實施經驗得二點感想：(一)教育與政治要聯合一起；(二)普及教育不僅靠教育機關辦去。

程氏報告後，即宣佈閉會。閉會後，在市府攝影，下午參觀殷行區及大統區識字學校，勞工識字學校，滬西實驗區市中心區體育場圖書館博物館，中華職教社中華職業學校，商務中華明星聯華

民教館、動物院等處。

全國兒童畫展訂定表演日期

全國兒童繪畫展覽會開幕日期已近，該會為籌備會觀察兒童對客揮毫的能力起見，前曾訂定繪畫表演辦法，歡迎兒童到會表演，前據各省市報名參加者，共達一百五十八人之多，遠處邊境的察哈爾，竟亦保送二人。該會業將全部表演日期，支配妥善，分發各省市，請准時參加。

該會本日又收到湖南、湖北、北平三省市的作品，合計已達十九單位，正由評判股繼續審查，并由陳列股測量會場，計劃全部佈置事宜。每一省市的佈置，均以不相類同為原則。

參加世運國術選手練習太極操

參加本屆世界運動國術選手張文廣、翟連沅等九人，日前由中央國術館長張之江率領來京，重施訓練。各選手定二十一日上午九時起在該館競武場開始訓練太極操，由吳圖南擔任指導，訓練委員褚民誼因公赴粵，已委請張館長主持一切。此外對禮節言語等項，亦均加以訓練，由郝銘擔任指導。

出席世運會競走定期預選

我國出席世運大會的競走人選，以經濟所限，原定一人，嗣後

中華競走會一再要求，經全國體育協會接受，決定再增加一人，并委競走會遴選人才。二十一日競走會已定於本月底下午一時，在上海市運動場舉行，路程照去年全運會時所定的路線，由場內先繞走三圈，出東司令臺門，經國和路、府西內路、環府東內路、府內左路、翔殷路、軍工路、開殷路、民慶路，至府前右路，共須繞走四圈，仍由府西內路、國慶路，經原路繞回進東司令臺門，再繞走一圈為止。全程共計長五萬公尺，凡會練習競走而姿勢正確，且有相當成績者，均許參加。

全國體育協會再度公佈田徑賽預選辦法

中華全國體育協會前所公佈之世運會田徑預選，本定五月三十一日在滬舉行，嗣因北平訓練班結束日期改遲，故已改期至六月七日。關於參加預選會辦法，已見一月二十七日董事會議決案。二十一日該會為便利人們參考起見，特再公佈如下：

(一)日期：二月七日。(二)地點：上海延平路申園田徑場。(三)凡欲參加預選會者，須具及格規定之標準(附後表)，由各省市或特別區之體育機關派送報名，旅費自備。(四)報名日期：定六月三日截止。(五)報名處：上海延平路中華全國體育協會。(六)預選會後，由選拔委員會根據董事會議決之選拔原則(一)品性良正，(二)成績優異，(三)年齡較幼，而具更有造就之希望者，選取十二名代表，出席世運會。(七)獲選代表由本會負擔付召其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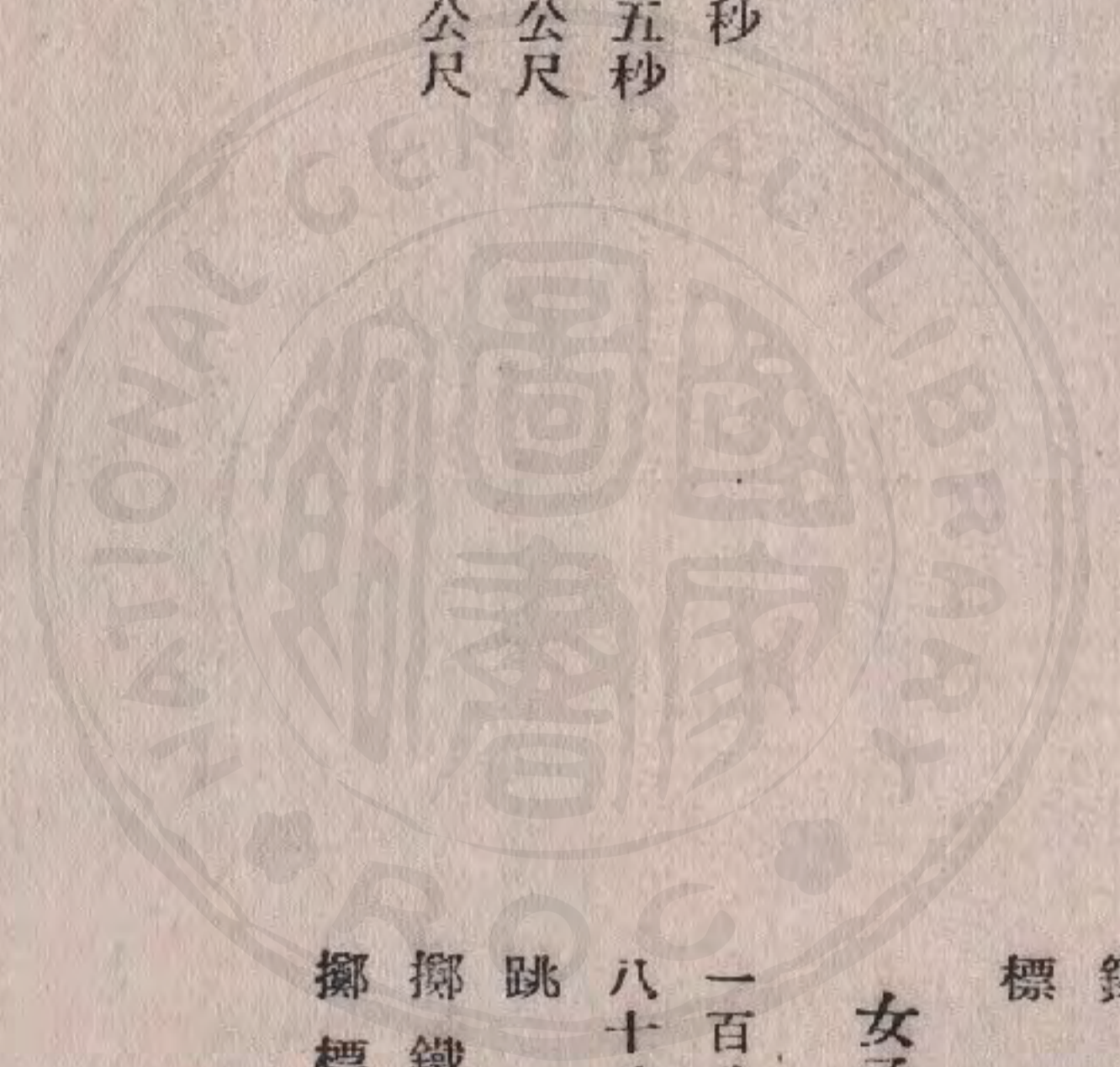
滬旅費附及格標準成績如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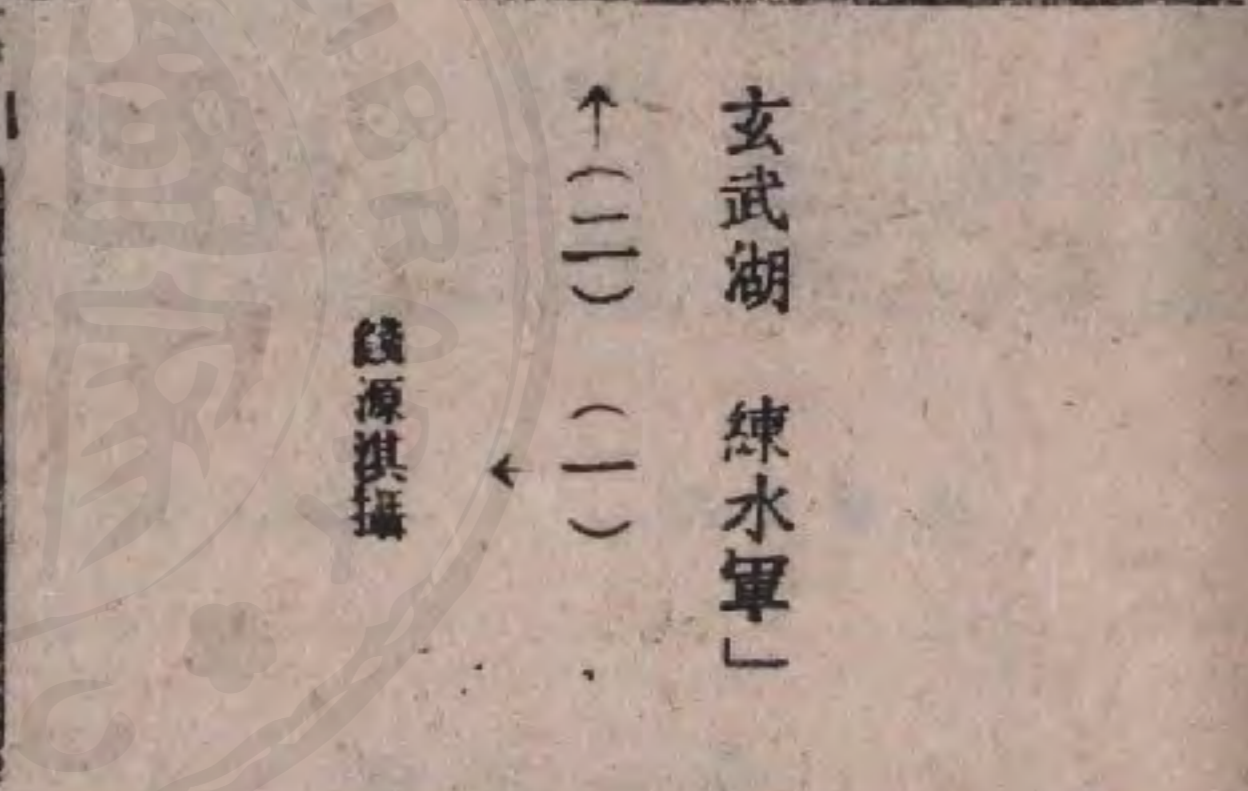
男子部

項 目	成 績
一百公尺	十一秒
二百公尺	二三秒
四百公尺	五三秒
八百公尺	二分三秒
千五百公尺	四分二十秒
一萬公尺	三三分四五秒
跳 高	一·八〇公尺
跳 遠	六·八五公尺
三級跳	十四公尺

女子部

高 欄	十六秒
中 欄	五七秒
撐竿跳	三·八五公尺
鐵 球	十二公尺
鐵 餅	三六公尺
標 槍	四八公尺
一百公尺	一三秒六
八十公尺跳欄	一五秒
跳 高	一公尺三〇
擲鐵餅	二八公尺五〇
擲標槍	三〇公尺五〇





玄武湖 練水軍

↑(二) (一)

錢源棋攝



↑首都形勝之一角

〔五·二二正午，從孫總理陵園格子窗外眺〕

錢源棋攝



「冕加的愛」

↑

攝華光劉

〔劇歌文英之中女文匯京南一二·五〕

角一訓軍

↓

攝紫杜



「小滿戲」之

觀衆

(盛澤絲業公會在
霞花殿每年照例舉
行演戲一天) ↓

于潔萍攝



曹娥

江頭 ↓

(浙江)

張清平攝

五·二一日傍

晚之太湖 ←

余雪九攝



小農夫 ←

〔鐵道部之白沙扶輪
小學勞作科〕 (浙江)

張清平攝



→ 女童軍

勞働服務

(金華)

白髮老翁耕田 ↓

(五·二一所見)

(金華)

唐公憲攝



第二編

南京



五月廿一之天氣

薛鐵虎

本日南京之天氣陰曇有陣雨，最多風向東南，風力和。茲將各項氣象要素概述之於下：

五月廿一日南京氣象要素平均

最高氣壓 (m. m.)	750.33	(發現時間 0:07)
最低氣壓 (m. m.)	747.90	(發現時間 15:00)
平均溫度 (°C)	19.8	
最高溫度 (°C)	28.8	(發現時間 14:20)
最低溫度 (°C)	14.4	(發現時間 5:30)
平均絕對濕度 (m. m.)	12.76	
平均對相濕度 (%)	74.6	
雲量 (0—10)	10	
日照時數	42	
量 (m. m.)	4.9	
雨時 (hr.)	2.8	
平均風速 (km/hr)	20.4	
極大風速 (m/s)	16.2	(方向 N 發現時間 16:44)
最多風向	SE	

蒸發量 (m. m.) 4.4
 能見度 (0—9) 7.7

氣壓之分佈 全國高低氣壓之分佈，高氣壓帶，其一穩定於太平洋洋面，中心氣壓 763 托，楔端向我國東南沿海伸進，氣壓漸形升高。其二位於我國之西北部，有向東南進襲之勢。低氣壓，其一位於此兩高氣壓帶間，佔有黃河流域及關東平原，移向東北東，進行速率遲緩，中心氣壓 749 托，在渤海灣。其二出現於我國西南山地，不甚顯著。南京本日之天氣，適位於此華北低氣壓之南部邊緣，且又為太平洋高氣壓伸進之區，因之處於高低氣壓緩衝地帶，氣壓升降不一，天氣極不穩定，致有午後之陣雨發生。

溫度之變遷 本日南京溫度，最低出現於晨間，最高出現於中午，與當日相彷彿，所不同者，本日之溫度變率特大，超過常日多，最低與最高竟相差 14.4°C。日中溫度奇高，十四時之觀測紀錄為 27.8°C。天空發現積雨雲，對流現象特甚，似有雷雨之徵兆，十八時溫度突降至 19.6°C。陣雨開始，廿時雨止，共得降水量 4.9 托。濕度之升降 本日南京之絕對濕度平均為 12.76 托，晨間濕度不大，僅在 10 托左右，自九時以迄十四時，濕度之增加奇速，與溫度之突增有同一現象。過十四時而後，溫度濕度猛落，頗易於凝結，十七時有雨跡，歷 2.8 小時雨止。

地面風向與風速 華北低氣壓位於南京之北，且其動向為東北東，故南京本日之風向依順時鐘方向轉動。晨間為東南風，中

午轉至西南，陣雨發生，風向轉西北，雨止風向又復轉至東南；本日平均風速為每小時 20.4 公里，陣雨發生前，風力微和，陣雨過境時，風力突增，雨止，風力復歸平靜。

雲及雲向 本日南京多高積雲及高層雲，其平均高度約在四公里左右，雲向西南西，是為高層空氣，為暖流所籠罩之象徵，高速比晨間僅為 3.4。十一時所測得高積雲之雲速已達 7. 高雲行速，未來天氣漸趨惡劣，十四時雲向轉西有積雨雲出現，十六時雲層低降為層積雲，十七時復低降而為雨雲。

高空紀錄

A. 測風氣球紀錄

時間 7:12 起始

高度(公尺)	風向	風速(公尺/秒)
地面	SE	6.3
239	S	9.8
497	SSW	12.2
695	SW	16.6
884	WSW	19.7
1070	WSW	17.5
1250	W	11.0
1430	W	9.5
1610	WSW	11.3
1790	WSW	9.3

1970	W	9.0
2150	W	10.4
2330	W	10.0
2510	W	12.0
2690	W	14.0
2870	W	13.0
3050	W	16.6

據氣象研究所歷年施放測風氣球觀測之結果知南京自地面以迄三千公尺之上空，其風向為順轉且有 WSW 之風向發現而風力特大者，則地面上二十四小時內天氣狀況，十九惡劣。本日南京各高層之風向自地面上升即向南轉且在 884 公尺及 1610 公尺處有 WSW 之風向發現，而風力復較其鄰近各層之風力為大，是亦為本日下午發生陣雨之徵兆。

B. 飛機紀錄 時間 10:26—11:22

高度 (km)	氣壓 (mb)	乾空氣之部分壓力 (mb)	溫度 (°A)	相對溫度 (%)	絕對溫度 (mb)	位置溫度 (°A)	比較溫度 (gr/K I.r.)
0.07	1007	988	297.6	62	19.3	298.8	12.1
0.73	925	910	290.8	65	13.3	298.9	9.0
0.89	907	894	292.4	59	13.3	313.0	9.3
1.70	823	814	286.9	55	8.8	304.4	6.7
2.36	759	751	282.0	65	7.5	306.3	6.2
2.43	753	747	282.7	53	6.4	307.2	5.3

2.92	708	706	273.7	83	3.3	308.0	5.1
3.26	679	674	277.6	83	3.4	310.9	5.0
3.39	668	661	277.3	45	3.7	312.0	3.5
3.44	664	680	276.9	43	3.5	312.1	3.3
3.48	660	656	277.7	42	3.6	313.5	3.4
3.57	653	650	277.9	38	3.3	314.2	3.1

應用洛氏圖解知下層 0—0.73 公里間，氣層在絕對不穩定狀況下，此似受日射及地面之影響。0.73—0.90 公里間氣層絕對穩定。0.90—1.70 公里間為對流性不穩定，本日下午所發生之小陣雨即受惠於此。2.43—2.92 之逆溫層，溫度高而濕度小，蓋下沉之影響也。2.92 公里以上之各層空氣以全體觀之，均不甚穩定。

訓話

黎民

街面上的行人還極少，店鋪裏的學徒，才睜着他惺忪的倦眼，沒精打採地脫「扇板」；太陽也剛浮起初清醒後的淺笑，從屋脊上下瞰人間……一句話，這時節的街道上還暗暗的。但「南京的城隍廟」附近的某一機關裏的大大小小的職員們——上自局長，下至錄事——却已經穿着雜色的制服，整隊地在街心中大搖大擺了。

他們是據說，爲了非常時期，受軍事訓練去的。

但他們究竟訓練些什麼呢？「立正」「少息」而外，唯一注重的就是「敬禮」。

關於「敬禮」這一點，他們的秘書長——一位相面先生所謂具有「雙龍搶珠」的福相的，面團團，兩條粗黑的眉毛之間有一顆肉痣的先生，曾經一再地告誡過他們：

「我們××府同人，軍事訓練已經很久了，如果連敬禮都學不好，那才最丟人的！所以希望各位務必准時參加，不得規避。這不是別人的面子，是×××全體的光榮！如有無故不到的，則一經查出定當撤職示儆！」

尤其今天，距離廿二號檢閱的明天，祇有廿四小時了，故在照例的一小時以上訓練以後，並不照例「解散」，而列成「形縱隊」少息着。

太陽也有些意外吧！張出了渾圓的火眼，在他們的當頭瞅着。嗡嗡嗡嗡的音波，從他們每一個人的嘴裏放散出來。喘着氣的胖子都忙着拉出小手帕來，抹着額子上的汗水……

突然在「形縱隊」的中央，放上一條長纜。一個中等身材年青的掛斜皮帶，佩短劍，穿長統馬靴的，不上戰場的，臉白白的步兵將軍，帶着湖南的重濁音調，開始向他們說話了：

「各位，全體立正，脚跟相碰的聲音——大響——少息！」

「明天就要檢閱了，您的姿勢已經沒有校正的機會了，所以務望您們記着方才各區隊長校正您們不對的地方！此外，我還

有幾點要求，向各位報告。但決不是過分的苛求，爲了×××的榮譽，不能不說，希望你們都要準辦！

「從頭上說起：第一頭髮要剪短，本來規定是剪光頭的，現在就不要那樣嚴格，祇要你們在帶上軍帽後，兩側與後腦都看不見頭髮就行了。第二鬍子也要括光，不要拉拉蘇蘇，委員長看見了就要罵的。還有耳朵後面也要洗洗乾淨，因爲委員長是最注意這種地方的。其次，你們的服裝務必正齊，扣子檢查一下，有沒有缺少的地方；領圈不能太大，大了似乎連頭都縮得進去，是最難看的。口袋裏不要裝東西……白手套，黑襪子，黑皮鞋，沒有的，都趕快今天下午買齊。指甲也要修剪乾淨，委員長是會要你們伸出來看看的。尤其各位自己看看臉色似乎不大好的，要特別留神，假使拿出來看有骯髒的時候，委員長就會脆罵的！還有手上有幾個「窟窿」，幾個「箕」，你們也要記清楚，因爲委員長也許會問你們，如果回答不出，他就要罵你們！自己身上的事都記不清，什麼好辦公事！」

不消說，大家照辦了。把「南京城隍廟」附近的理髮店擠滿了；白手套的商人，更公然挾了大批的賤價手套，在「衙門」的「公事房」裏活躍地推銷了，一切都很好。

但筆者却忽然想起了四五年前，彷彿讀過魯迅翁的一篇關於談論中國人做事態度的雜感。他似乎這樣說：「中國人做事是一直做戲式的，因此儘管嚴重的事，一經中國人來做，就一笑了之……」大意如此，今天看到了這一羣公務人員的訓練，也就覺得

他們是在演習一本入時的軍事的喜劇！

生活一頁

鐵 漢

「噫底——噫噫……」

起床號把我從夢中驚醒過來，翻身起床，着好服裝後，走出操場，已是點名時候了。

值星官報告人數後，照例由充副值星的學生帶着讀「軍人讀訓」與「黨員守則」，讀完一遍，又指揮着在大操場上跑步，跑了幾圈，停止下來，命各區隊值星生帶開徒手體操，這就是所謂清晨運動了。

早餐後，我把各教室日記簿預備好，一會×生進來領取了隊長因他昨天受處罰，問他知不知道自己的錯誤，他則默無一言。我順便也囑咐了他兩句。我說：「幾個月之後，你就要出去當官長了，自己的態度要放莊重點。你對同學，要摸摸頭，要摸摸臉，這種舉動誰能忍受。這簡直是一種侮辱呵！同時對於自己的人格上，也會發生了問題的！以後要是不改，將來怎樣去做人家的模範；如何能使人欽佩你信仰你！」講完，他默默地退出了。

×生是我隊一個抱樂觀主義的學生，一天吃呵，玩呵，鬧呵，沒有一刻不是歡欣鼓舞，快活到了極點。對於學科，他是不十分努力的，因爲根本他程度不夠。術科還能跟得上。他家是在西北邊區的

省分，家裏有不少的田產，在學校裏家中隨時供給他很多零錢使用，這也難怪他的樂觀了。他的缺點雖多，但也有許多長處爲人所不及的。第一、他的體格好。第二、他很能吃苦耐勞。第三、他對官長很服從。切長補短，他還不算怎樣落伍。前兩天他和同學×生無理取鬧，兩人吵了一架，被×同學報告隊長，處罰了他一天禁閉，×同學也罰了一天禁足。

今天是我總隊測圖歸來後，又行開課的日子。月初就出發測圖去了，地點是在××附近，一共測了兩個多禮拜，可算把學生們兩年來學的地形學作了一個結束。上午全是學課，沒有我的科，因爲明天又要出發野營去了，要三五天後才轉來，所以趁暇到官長浴室去洗了個澡。

在浴室裏遇見×君，他也在洗澡，和他談及×同學的事。×同學是東北人，前月忽被停職了！這種事實，在我們小職員們看來，覺得非常不對。「人非聖賢，孰能無過。」長官對於部下，應該是要愛護要體諒，尤其在國難當前的現在，舉國上下，祇有團結一致，才能應付當前的危局，對自己的部下，有了錯誤，應該是指示他改正他監督他，使他知過必改。不應動輒取最後的手段，迫他去向抵消力量，的路上去，因爲我們減少了一個有力量的人，就等於增加了一個敵人的力量。

出浴塘來，在更衣室裏，×君也來了：×君是×期同學，學交通科，現在×××會服務，和他談及×同學的事，才知道×同學所

在的機關，已移到××山去訓練。×同學也是×期生，記得他入伍的時候，我在當他的班長，那時他年齡小個子也小，但他的學術，并不因年小而稍遜於人。隨時他都能站在人家前面。尤其他的思想十分健全，任何問題，談來滔滔不絕，非把人說服不止。三年畢業後，服務黨國也快兩年了，他現在已與我同級了，前途很遠大的。國事正要這般有爲青年來當担呵！我時時在這樣想着。

浴室轉來，看看報，一個上午就完了。

因爲明天一早要出發，所以下午停課，準備一切出發事宜。這次我們全校開到野外去駐，意義是非常重大的。我們剛醒來的睡獅，還能伸伸腿，舞舞爪嗎？各地的學生軍訓在推進着。爲了使受訓的學生得到更大的明瞭軍人生活，兼以更多的受些軍人精神教育起見，在將臨的兩三天內，全部受訓的學生，都開到南京來，就駐在本校。雖只兩三天工夫，所得的收穫，一定是不不少的。我們開到野外去駐，一方面是讓房子，再方面還要演習最小單位——班——戰鬥動作給他們來參觀。

下午由值星官將要辦的事對學生宣佈：第一、所有講堂上東西通通收到寢室來，（因爲講堂要讓給軍訓學生住）第二、應攜帶的東西要準備好，第三、將應發的東西發了下去。

我因沒事，明天又要一早走，乘暇睡了一覺。

醒來之後，同鄉×君來取他的書。他是×總隊的學生，×總隊明天也要出發到××附近去，是去演習戰鬥射擊，日期是一禮拜，

這是他們最後一次的演習了，他們下月就舉行畢業。

忽而軍樂響了，走出操場一看，原來是×處長對××幹部訓練班預行檢閱，是預備後日校長來檢閱的。××幹部到我校來受訓，用意不言可知。總之，這是舉國上下精神振作的表現。

晚餐後本預備上街購物，天雨不果行，祇得把今天報紙翻開來看看。

這幾天的報紙，一翻開就看見「走私」兩個刺人眼睛的字，今天上海大公報更登載了一篇走私進展程序的文字，說的很詳細。看了之後，實在使人生氣，我要問一問北方的大老官，在走私初起的時候，你們做什麼去了，為什麼不去撲滅牠，使牠蕃殖到現在，梅毒似的傳播了全身。等攻到心時還有活的希望嗎？這年頭看報真傷腦筋，每每會使人拍案頓足，嘆息不已！點名後我即就寢了。

五月二十一日

S.
M.

今天是五月二十一日了。

前二十日是五一，前十八日是五三，前十七日是五四……這些紀念日底意義是多角形的，但都一樣簡單地過去了，並且永遠地過去了。當然一九三七、一九三八還有的是，並且過一天也就相反的接近一天；但歷史上的那一天那原來的一天却確實祇有愈過愈遠的。可紀念的已經平凡地過去，不是紀念日的五月二十一

日會怎樣？

首都底天氣特別不同，不祇是從瓜哇來的人呼吸困難，從滿洲來的人耳鼓破裂，變化也不能用邏輯範圍。早上看不見青色的天，日光也慳吝得像老人。九點鐘的時候天上祇有棉纖維一樣的雲，日光一現，十點半鐘却又陰曇，日光跟着希望若有若無。以後怎樣呢？有風，吹不去心上的模糊和肩上的不愉快的風。

不知道為什麼，這幾天蕭軍底羊，總不離開我底困倦的頭腦。多數是有角的家畜，少數才沒有角，才不是家畜。除掉和主人底狗玩和伙伴衝突，不會利用牠底角，除掉作為威武的裝飾，角也實在沒有用。今天下午準備，明天出發，後天開始戰鬥射擊。我想，我了威武的裝飾了；我們終於也是一羣羊啊。

自然，我們有的是肉！我們有的是血！假使是羊，名為羊，或者近於羊，不是家畜也吧，有角也吧，總是脆弱的，無論是牠底靈魂，無論是牠底抗戰的能力和意志。

我們是羊嗎？我們武裝着啊！

武裝到底是什麼？

後天開始戰鬥射擊了。射擊場的射擊偏於技術底學習，戰鬥射擊除掉技術還有戰術還有射擊軍紀。射擊軍紀自然是索子，不說吧。戰術是什麼？是對敵人的力的壓迫和智的欺騙嗎？壓迫和欺騙倒是真的，而敵人是什麼？假設敵假設的情況，不過是假設的，也終於是假設的。因此，這戰鬥射擊，不過是消耗彈藥，不過嚇得鳥飛

兔走，不過把急促的步子踏倒開始結實的蠶豆把笨重的身體壓倒，有了收割的希望的希望而已。但這時候我們得準備。

準備，是難免的時代病，無論是怎樣的一種。

我們底準備從某一點講，意味也是兩重的，因為，一方面是準備戰鬥射擊，一方面是準備空出教室來預備給軍訓的學生住。一羣一羣地，總使我想起工作場上一羣吃草的羊來，一羣出去一羣進來。

是的，準備，這幾天我們還準備畢業考試呢，雖然剛才政治教官、築城教官、戰術教官底講解，我都聽不到腦裏去，祇是想睡的樣子，但也並不是真要睡。準備畢業之外呢！要準備的事很多很多，譬如準備結婚吧，準備大皮帶和成功成仁的佩刀吧，準備行李吧，準備帶兵吧。

羊不過吃草而已，準備這些做什麼？

羊之外，我還想起象來，想起捉象的方法和馴象對於野象所做的事來，想想倒很有趣，有意思。

聯想底發展和夢一樣是飛躍的，我又想到了俚。我不是迷信的人，說起來，這却是混話。什麼是俚呢？俚是給先一代的俚所愚弄而給老虎吃掉的人，不能離去而服役於老虎去愚弄別的人給老虎來吃的鬼；想到這裏，未免太幽默了。

十二點鐘了，陰曇，不是黑色的半夜雖然近於黑色的半夜，也不是啼哭的兩天雖然繃緊了啼哭的臉，也不是七月的大太陽的

中午。

準備底命令下來，我們搬桌子凳子，搬一堆一堆的書，亂七八糟的文具。這情形使我記起某一次大火和一二八那時候的「逃難」來，像真是「東洋人」來了或者土匪快來了那樣地混亂，也祇有那樣的時候才有這樣的混亂啊。

我受不住。我得趁這個機會出去溜躑躑躑，自由活動一下。太陽不出來不出來，最後倒底又出來了。但還是陰曇。

這是我個人底一九三六底三百六十五分之一的五月二十一日。

一九三六、五、二一。京。

中政校的一日

雪 寧

日子像一粒砂子滾過去。在我們的黃色氛圍裏草兒照樣的長，花兒照舊的開。機械的軍隊化生活，注射式的教育和往常一般。自我進校以來，我就從來不差一步地過度着這種生活，厭煩嗎？我從不敢說。因為現在我每天除吃三餐外，比在家裏多咬六個黃皮的麵包，一個月多拿到三張簇新的中央銀行的法幣。不祇是這個哪我們還幻想着畢業以後的出路呢！從我們學校的大門裏噴出的學生，不僅是經過了尊嚴的鍍濾，並且可以不十二分關心的把飯碗捧到手上來。

在吃飯前的一課，一位博士教授正溫文柔雅的講着歐洲的比較政府，窗外一些工人正翻造一座大禮堂，汗水像葡萄酒一般地刺激他們，工人們齊聲哼起號子，號子是一條繩索，儘糾纏教授的話。教授覺得自己都聽不到自己講的，抓到一段靜，隨即把粉筆放在台子上敲一敲，很感傷地說：「唉，究竟敵不過他們的呼聲！」

飯後一時前，軍事教官准許我們在內務部上躺一會兒；近來天暖了，早上五時半起身，晚上睡眠可是沒有提早，自五月一日起我們的睡眠的時間是削短了半小時，在上課的時候，大家的精神似乎要差一些，尤其是飯前後的兩課，個個都要打盹。我是向來不肯午睡的，今天我破例的也到寢室裏午睡。四架疊牀，就有七個人，在躺着，只有一位平日被我們喊着「所謂標準青年」的缺席。我們是十二點鐘吃飯，洗過臉已經是十二點三十分了，僅僅三十分鐘的工夫，實在不疼不癢。一點鐘的軍號才吹過，一個個都給號聲拉醒了，管關門的校工拉直了喉嚨叫着「關門啦，關門啦！」我迷迷糊糊的沒有出去，一到兩點鐘，我醒了，並且想起我還有課，我真急得要哭，假如被鎖在寢室裏怎麼了？一堂無故缺席一大過，四年三大過開除，那一來什麼親戚長老對我的希望都完了。我抹着把汗，用嘗試錯誤的方法去扭門，把，好得很，校工慈憐我們，有一邊門沒有鎖。隨後又出來了一位同學，他說：「你到今天才曉得嗎？我是老資格，現在寢室裏還有十多個沒有出來呢。」我這才明白，可是還胆怯的向四面張一張，生怕有教官抓到我，責罰我的這種越

軌行動。真的，我看見樓下一年級的寢室是特地兩頭都鎖了掛鎖，我暗想着：「喂，我們還是被優待着呢！」

要算晚上的這幕劇最有趣了。晚上七時起，是我們黨部第六組預備黨員開演說競賽會，一位女同學做的主席，很嬌柔的報告了一段話，接着就開會競賽；窗外的雨瀟瀟的，一株白楊搖着瑟瑟的闊葉，在這住樓上，個個人的感情的弦子都緊張着。聽吧，B調奏起來了。看看這些講題吧，真够驚人的：「我們的使命」「復興民族的根本問題」「這兩個是道地的英雄主義和優生學者的腔調；慘白了一副臉，還有時拉出希志拉的嗓音，「如何充實我們的戰鬥力。」這位演講的人，似乎是認爲戰鬥的範圍中祇有軍人，儘管他口裏嚷着「生活鬥爭」，但是他並沒有實際的講牠。「華北走私問題的嚴重性」「關於華北走私問題」「國社黨的危機」從這幾個題目上我們可以看出這是些激烈的論題，很可惜的，同學們中間因爲講者多提了幾次「帝國主義」和「資本主義」等字眼，認爲能引起邦交的妨礙，甚至似乎太不純正了而少了些鼓掌聲，甚至說：「這幾位雖然材料豐富，但是是看書看報太多了，真實的材料使人厭煩。」我聽到嚇了一跳，原來我們的同學不需要真實的話呀！還有一位的講題更妙了，他講的「快樂與痛苦。」我剛聽到題目，很自慶喜地暗暗叫了一聲：「不要瞧不起我們學校裏的同學呀，還有能談哲學的人在裏！」他講得很幽默，他把自己的歷史做背景，對一位女同學嘲笑了一陣，例如「你以爲你好

看嗎？好看的比你還多得很呢！你以為你不高興睬我嗎？我還更高興睬呢！」這樣的句子很多，我才明白他是位追求女性的失敗者，可是同學們很痛快，都拚命復讎似的鼓掌。

會完了，我們今天睡覺的時候，沒有談女人，反談了些「國家大事。」

● 內務就是我們的臥鋪，每天要用毯子包得像一箱豆腐，四邊還要用指頭捏起九十度的稜角，是我們軍事化生活中每天的一件重要工作。

一天的生活和回憶

白克

兩年前的今日，正是我失去自由的第九天。那時，被囚在一所荒僻的古廟裏；附近刑場的槍聲，週圍駐軍的吶喊，無時無刻不在緊張和恐懼中。從窗外看院中的桐葉，透過扶疎的晨光，也透過婆娑的月影，四野的蛙聲，打碎當時種種的幻想。我飛越了牢籠，夢到幽靜美麗的故鄉，和白髮的祖母作永久的告別。一面覺得自己化成了冲天的火焰，燬壞了人間所有的枷鎖。不料兩年後的今日，依然恬靜地囚在大學的宿舍裏！

這宿舍，是新建的洋樓，正背着一片荒場。不斷地傳來打靶的槍聲，也有軍隊操演的呼喊。蛙聲閣閣，不知擾亂過多少心緒！桌上一大堆洋裝書籍，銷磨了許多歲月！

早上起來已經快到七點鐘了。昨天晚上又失眠，我悔恨着我為什麼讀工程，我為什麼在實驗室裏躲避現實？我為什麼讓公式和定理佔領了我的時間？我知道中國民族工業在現況下沒有發展的前途，我知道幾年後我們青年工程師都會做帝國主義者的助手，來壓榨自己的父母兄弟。我悔恨，我睡不着！我知道我應該把我的時間獻給最需要的方面，如果要研究真正造福人類的應用科學，祇有俟諸人類解放了的明天。我不應該在現在為個人的出路而走死路，我應該把整個的生命獻給多數人。我悔恨，我決定不幹了，我決定明天去退課。

上午從八點鐘上課到十二點，不知道講的是什麼，祇看見滿黑板的公式和圖形。

下午從一點鐘要上課到六點半，我偷了一點空去見課務主任，聲明我不讀工程而改選他科了，他的面孔真難看，說出一大堆條文，規則，始終沒有給我一個合理的肯定的答覆。我更明白現在的大學教育是製造馴服的奴才！

陰沈的天氣，使人格外不痛快。忽然間下起雨來了。晚間，出席一個關於時事的討論會。這個會，經過了許多波折才准許成立，每次僅有一二十個人參加，而且校警每次都來察看，每次都有走狗來記錄我們討論的結果。我幾次疑心我們已經度着亡國奴的生活，我又想到在殖民地的國度裏，帝國主義的統治者，如果開明一點的話，也不好意思像這樣來剝削人民談話的自由吧。今晚爲了

雨，連那位專派來聽講的仁兄在內，也不過十幾個人。我們討論走私的問題，說明牠的原因，指出牠的背景和影響，得到了共同的結論：就是唯有發動民族解放的戰爭，才足以解決走私問題。最後我們分析在曙大一隻大學裏，爲什麼關心時事的同學和教授如是的少。有人報告校內同學有十分之五以上，每天都看一折八扣的七俠五義之類的小說，有十分之二的人都買了一塊錢三大本的四書五經，還有少數人看論語宇宙風。祇有極少數的人，不過百分之三四，看看進步的雜誌。然而止於看看而已。更有人指出實科同學看報紙的人不過十之一二，文科同學因爲功課較閒，每天看報紙的人不過十之四五，然而多留心社會新聞和體育消息。這原因，當然不能怪學生的自甘墮落，我們在偉大的圖書館裏就找不到一本可讀的新雜誌，像永生文學世界知識都沒有。在悲憤的情緒下走出會場，我不禁深深地抽了一口冷氣。

生活還是這樣拖下去的話，我也恐怕要被化成爲一個狗才了。像做夢般被奴化的少數人，他們還幻想着光明的前途，升官和出洋。至於多數的可憐蟲，祇想畢業後能找到可靠的職業，能够滿足自己的生活要求已足。如果說起民族的前途，他們不但認爲你是高調，而且疑心別有作用。他們說是不受利用的，他們都做目前對自己最有利益的事，認爲自己是偉大的，同時也知道自己經濟來源的艱苦，所以看重分數和榮譽，希望將來有出路，能解決個人生活問題。這一羣，在這樣希望中過日子。另一部分，知道將來出路

的渺茫，不講價錢的賣身投靠，所以幾乎十之三四都有老板在撐腰，而自己莫名其妙的煞像有介事地在奔走活動。這一羣，時代已不能把他們帶向前去了。

醫學生的日記

笑 敢

醫學院牙科和身體不及格的幾十位同學留在學校裏照常上課，可以不必參加軍事集中訓練。早晨被附近小營裏的升旗號吹醒了，接着就是京市小火車經過我們的宿舍彷彿是請早安，吹了幾聲很長的氣笛。睜開眼我就望見牆上掛的人猿泰山維斯摩勒的像片已經印在金黃色的陽光中了。同房間的同學精神很抖擻的下了床，整好被。想起一月前在軍事管理的時期中，每天要等軍事教官開門來請安，要他催我們整理內務，這種被動而受拘束的習慣，現在無形中消失了。我自動的到屋外做了柔軔操，呼吸新鮮空氣，讀了一頁英文，吃了半瓶荳漿，準備上課。

醫學本不能算是科學，在近代要把他建築在科學的基礎上；所以物理、化學、算學、動物學都是我們一年級必修的課程。與其說我們進的醫學院，不如說我們進的理學院到很切實。現在要把今天生活的情形忠實的赤裸裸的寫來，不得不把上課情形記出。

物理課上了。物理先生極不主張強勉學生上課，他從不高興點名，在物理課時能够看見我們全體同學到齊也是一件奇事！每

堂課總有一兩位同學不到，不到的也就是那兩位。先生用着半國語的聲調講了四十分鐘的正課——音之干涉。最後十分鐘講到他在德國考察時，看見學生聽演講，如果對於講者不滿意時決不用嘴作「蚩」的怪聲，而是用鞋底在地板上摩擦。

下面是英文閱讀及作文一課，這課的名詞在剛開學時很引起別系的同學注意，旁聽生也不少，可是聽了三次課覺得也不過如此。今天碰巧英文先生請假，有的同學歡喜得叫起來：「春天已經够人打盹了，再加他唱起催眠曲來，真令人要睡不能睡，不睡又要睡。」於是各人笑着分散了，有的到分析化學實驗室，有的到圖書館看報。

圖書館看報的人很多，要看今天的報只有本京幾家劃一的内容，改改標題的報紙。一眼看見華北走私的消息，走私的社評，轉眼看到本京的消息，依舊是話劇公演的預告，藝術展覽會，兒童玩物，中國古物展覽會的消息，彷彿在中國經濟危機到了極尖峯的時候，去薰染一點現代的古代的藝術的氣味，在新舊的藝術上尋些安慰。

接着就是分析化學一課。因為教授有病，請助教先生代課，他今天講的是在大理石中求鐵的重量，按着他預備好的筆記簿，成份，原理，手續，燃燒時的注意點，最後一個概要。一條一條的講完，我們聽得非常滿意，不像教授講得那樣紊亂，沒頭緒。是教授的學識更深一層麼？我不得而知。不過沒有到過外國的先生，就是教到頭

髮白也不能當教授。這好像是中國教育制度無形中訂下的鐵律。上午最後一堂沒有課，大家都跑進化學試驗室，有的洗瓶，有的刷杯，有的去秤大理石粉。這學期有一半以上的時間用在分析化學試驗上，因為這種試驗手續麻煩，測定要精細。有的時候做錯了，其他的課都不上，整天躲在實驗室裏小心的重做，細嘗受罰的滋味。

飯後決沒有時間休息。什麼飯後做事是要得胃病，注重衛生，決無此事。好像學校的責任是貫輸學識，並沒有談到身體的衛生，有的同學吃過飯，油嘴都沒有功夫洗。丟了飯碗就來做實驗，大家穿了白外套如同工廠開工一樣，只聽見玻璃攪拌的聲音，加酸，煮沸，過濾，加水，加鹼，蒸發，燒乾，灼燒，順着上午所講的手續做去。忙得大家頭上都流汗，再加着每人面前點着兩盞煤氣燈，每隻燈有六七百度，窗子也不敢開，怕風吹散了灼乾的化合物的灰。實驗室像蒸籠，悶得喘不過氣來。助教先生用了嗓子嚷着：「火不要太大，當心坩堝燒破。」大家在這開自來水，噴燈，玻璃棒聲中，仍聽不見，大家依舊是揮着汗，悶着頭做實驗，一直到五點鐘沒有做完，可是下面一堂課就是國文。有的同學託人報到，有的先派一個同學做偵探去暗察，如果先生點名，回來報告，馬上收拾東西就去，否則逃課。其實，國文課也很滑稽，國文先生不過二十幾歲，他也裝了道學先生傳下來的酸味，眼睛望着天花板，用着哼古文的腔調點名，一個人名拉多長，一共有一百多學生，這樣化去三十分鐘，吐了幾

口痰，咳嗽幾聲又費了十分鐘，提高嗓子唸一遍，回頭再講一兩句，下課鐘又再響了。

記得去年開學時，校長領導我們舉行了一個宣誓典禮，誓詞中有幾句話：「……學成以後，決不以營業為目的，誓以服務精神，本醫師道德為民族保健康，為貧病謀福利，遇國家急難，當捨身盡救死扶傷之天責……」這種高尚的志願我們是時時抱着的，不過像這樣寒熱症似的上課，有的功課，沒有充分時間去讀，有的還要費時間去敷衍，將來能不能學成個良醫？能不能救死扶傷？實在是個問題。

我之一日

許炳榮

也許是爲了近來太忙記着這二十一日將發生些什麼事，而想做點小小報告於「中國的一日」底緣故吧，不意在二十一日那天上午四時半左右，很模糊地就做了一場夢——象徵着二十一日如同二十一條件似的，××向我壓迫，我竭力的掙扎，但是他野獸般的爪牙，終勝過了我的抵抗，甚至於好像將我整個身兒吞去似的……忽然又在校中的自修室寫稿了，很快地寫着，真出我意料之外。正當寫得開心時，那黑獸般的××，忽又現着在我面前，猙獰的面目，實在可怕，他忽的又將我喉部又緊，不准多寫下去，我嚇極了，大聲地叫喊……原來是南柯一夢，但是心內還是別別地

跳着。

起床將內務整理好後，即刻到操場練習器械聯合運動，因爲昨晚已有了命令，某師的一部分官長將來校參觀，關於表演器械聯合運動的同學，必須準備。當然又苦了我們這幾個特別訓練的同學，便宜其餘的同學了，他們非但不操，連平日的晨間運動也停止了，去整理內務。我們練習過後，早餐，照例升旗。聞說是八時左右即來，我們早已在運動場上預備着，不意等到十時許始見嫻嫻而來，可是費了我們半天的大好光陰。他們一行二十數人，由校長招待着參觀校中各部及各實驗室；過後由校長命將國術表演，並施放烟幕，以示防空之用。其後便是我們器械聯合運動表演了，共有十位同學，一個一個地表演着。因地位關係，先跳木馬，既而大雙槓，石牆通過，跪跳平台，跳跳台，上天橋自頂翻下，最後至鐵槓處表演。在每個動作間，都是很迅速地做着，一口氣做下來。在做慣了的我們，也並不覺得怎樣，人家看來是有點爲我們擔憂的，他們說我們好似能飛的了，手能碰到的矮牆就會上去，跳，躍，爬……都來得。其實在我們校中的同學，個個都應有這種技能，非但預備將來捉捉盜賊，還想捉些×奴才痛快哩！最後是警犬表演，各種特有技術，如跳欄，跳籬笆，爬牆，追蹤，救主……等，這是深得參觀者的驚奇的。

下午，學科上完了兩課，以後兩課是術科，教官給我們表演者休息，我趁此練習輕機關槍的拆法及裝置，同時引起了二種感想：（一）覺得我國的科學不發達，只見他人的發明精良利器，維護他

的國家，我們呢？想起來實在可嘆！(二)如果我有這架輕機關槍，倘與×寇抗戰時，帶足子彈，上前線去，橫掃直衝，打死他許多，收復失地，報復近數十年的仇恨，洩了這口怨氣，啊！這許是夢想吧！但我希望有如此的一天降臨，這還在我本身的自勵呢！

五月二十一夜脫稿於南京警高

水兵日記

林彥如

深夜，時計長短針併在十一點五十五分的地位。它告訴我們，五月廿一日已經開始了。在軍艦服務的人們當時除了看崗的，其餘辛苦了一白天的，都在被窩裏甜睡五點。我們全體被軍號驚醒。我們也知道在風光明媚的春天極熱望能多睡一刻，但是森嚴的號令沒有人敢違背，終於掙扎的起來了。洗嗽完，拚命的跑步和體操，操完了才早餐。我們六人一伙圍着，在地下吃喝——一些稀粥和饅頭，在盤中祇有些遮不滿盤底的花生米和鹹菜，這就是代表

海軍兵士們生活的苦況，那鼎日有的肉鬆，南京的醬鴨和一切的早餐美味，我們祇有到南京街上看份兒，這些都是富人享受的。啊！軍號又吹了，我們開始擦炮，這就是我們唯一的武器，好像陸軍兵士把槍當作他們第二生命一般，炮對於軍艦更有密切的關係！炮彈完了，炮被毀了，我們就失去全部的戰鬥力！朋友，炮也是我們的第二生命！我們絕不敢怠忽，每早都特別把炮擦的極亮

來顯示我們的壯麗！

下午，我們照樣的工作着。突然東南風變成西北風，美麗的陽光被那黑雲籠罩着。我們很快的把第二生命——炮，加上一層厚衣，一會兒就大雨滂沱了。這種天氣最令人感到苦悶，它所給人們的情調是絕對的失望，會使我坐也不是，站也不是。在這風雲緊急的一九三六年，隨時都有對我們大眾的敵人作戰的可能，我突然興奮了，朋友！幾十年受老百姓的供養，這時候就是我們負責來保護他們了。晚餐後給我們充份的休息，我們可以看報或者閱讀我們自己歡迎的書籍！飯後一些人圍着報紙上一段新聞：「胡漢民哀榮」西南給治喪費十萬元，棺木費值二千八百元。前日我們二等水兵一名逝世，本日（廿一日）所領到的是撫恤金四十五元，收埋費六十元而已。

孩子們！等待着你們的國度吧！

憶淵

昨天是全國教具玩具展覽會招待京市中小學校的一天，我雖然議決全體參加，可是爲了要表現整齊，沒有錢做制服穿的窮苦學生，只得做個全體的例外。

我的一級，就有好幾個沒有制服穿的學生，當隊伍出發時，他們眼瞪瞪地望着我們。天真無知的孩子，誰料到他們的心裏，也充

滿了悲哀和憤恨呢！我見他們無事可做，便囑咐他們把教室打掃乾淨，再回家去。

事出意外，平日非常服從我的孩子，今天竟起了反抗了。回校之後，走到教室一看，教室的雜亂情形，使我的心，充滿了憤怒，立刻感到自己的尊嚴被侵犯了。「他們敢不服從我的命令，明天非重給以處罰不可。」平日最不喜歡處罰學生的我，竟發了這麼一個惡願。

今天一早起來，如臨大敵似的等待這幾個惡孩子來。他們來了，我以非常嚴厲的態度，質問他們違背命令的理由。他們的回答是：「許多同學有玩有看，我們享不到這些福，還要替他們掃教室嗎！」這是多麼沉痛而憤恨的呼聲呢！我的怒意消散了，心在受刀傷似地劇痛，似乎我就是殘殺他們幸福的劊子手。

末了，我以顫動而同情的聲調對他們說：「孩子們，不要悲哀！和你們一樣的享不到幸福的孩子多着，然而你們的國度終有一天到來呵！」

於五月二十一日

無線電報務員的苦悶

韓 枚

委實，在各種職業之中，只有無線電報報務員的工作是最苦痛。他必定要運用着手去抄收電報，拍發電報，眼睛看着收報機上

的度數 (Dial)；看着發報紙上的電碼，耳朵聽着由聽筒裏傳播出來的信號 (Signals)，心要細而靜，腦神經要靈敏……因為無線電報報務員的工作是沒有一分鐘一秒鐘不運用着腦神經，所以在他們每個人的腦海裏，對於他們自身的前途，無時無刻不憶懷着一種寂寞的空虛。「在年青的時候，多用腦神經，於他的壽命是有莫大關係的。」

「當今的國民政府的主席林森不是曾經做過報務員嗎？他的壽命不僅沒有發生什麼影響，而且還能夠有今日的成就。」他們在十分痛苦之中往往把林主席的成就來安慰着自己，甚至至於安慰着他們的同事。

「我不再幹這牛馬都不如的報務員了！」每次，我從收報台工作了六小時而回到家中，我老是感覺到一種寂寞的空虛，所以時常對着我的妻發牢騷。

「不幹報務員幹什麼呢？」妻也老是把這句話來反問我，有些時，她又作如下的慰藉：「假如我們都能够餓着肚子不吃飯，那末，不幹便不幹。但是，我們不能餓肚子喇！還是耐心點吧！」行行出狀元。」國民政府的林主席也曾幹過報務員的，你只要時來運來，說不定也有那麼一天喇！」

「行行出狀元？」我把這句諺語反覆地思想着。「現在的中國早已廢除去科舉的制度了。當然，「狀元」也無從產生。即使還有，我也不敢妄想。我只希冀着全家的溫飽與延長我的壽命。」

爲着想求得全家的溫飽，以及延長自己的壽命，我只是像牛馬似的不斷的勞作着。

是五月二十一日日的傍晚，我默坐在寓所的南窗下讀着五月號的文學。

轟隆隆……陡然地，一陣雷聲從虛空裏傳播過來。

「又在打雷了！」妻坐在矮板櫈上做著活計，望着窗外，自念自語地說着：「今天又要去上刑罰了。」

妻是知道的，她知道無線電報報務員最憎恨的是夏天，尤其是狂風暴雨的雷電交加的夏天，爲因天電的干擾由聽筒的薄膜而傳入他的耳鼓，比較一個囚犯上刑罰還要來得難受。

「媽的×！早不打雷，晚不打雷，偏偏在我值晚班的一天打起雷來了。」我歎了一口氣，望望窗外的密佈在天空裏的陰霾，詛咒着「雷」，怨恨着「天」。

但是，晚班的工作並不能因了我的詛咒與怨恨就可以使我不去去做喲！

雷依然在打，接着又發生了雷光。

「咳！」我伸了一個懶腰，又長長地舒展出一口鬱氣。

我聽着轟隆隆的雷聲，望着閃閃的雷光，我的腦海裏立刻便浮露出一個倚坐在收報機旁邊的，頭上戴着耳機的，滿臉帶着怒痕的，正在工作的報務員的影子來。

「愁些什麼？你要怕上刑罰，你就該拋棄你原來的職業。」我

又詛咒着我的職業了：「假若你不願意拋棄你的職業，而你却又畏懼着在工作的時候遇到天電的干擾，那你是活該。」

夜神漸漸地給整個兒的大地籠罩了一層黑紗，使得屋裏屋外都變成了黑暗的世界。

「晚飯已經做好了。」妻從廚房裏走來，燃亮了電燈。

「好。」我只是很簡單的答應着。

於是，我便在十分煩悶之中胡亂地吃了一餐晚飯。

晚餐後，天在下雨了，雨點滴在地上，十足有當十銅元那樣大小。我被上雨衣，戴上雨帽，並且還拿了一枝電筒，疾步地走向收報台去。

到那邊，剛巧是十九點鐘（即晚上七點鐘）

第一小時是會晤杭州×××××的電台。幸運得很，僅僅發了一張二百多字的電報。

休息了二十分鐘，二十點鐘（八點鐘）是要會晤福州××

×電台的。

守聽了一刻鐘，好不容易才把它的聲音聽到。結果：Both Nil

（雙方都沒有報。）

二十點三十分（八點半）鐘又會晤了太原×××××電台。結果也是 Both Nil。

我正慶幸着今天的晚班工作很閑適，但是，到了二十一點（九點鐘）困難的工作便來了。

二十一點會晤的是青海×××的電台。會晤之後，對方立刻便告訴我將有三千字字數的電報要拍發過來。

對方有報要拍發過來，當然得抄收。但是天電的干擾是這樣的厲害，對方的信號又是那樣的微弱。我費了很大的勁，於一小時才抄收了四百字。

「*He has very poor copy, as you might see. This is very poor copy, as you might see.*」(此間天電干擾頗烈，而貴方信號又如此微弱，請每字或每組拍發兩次。沒有辦法，我只得請求彼方採用較善的方法。)

「*No, No, No, He has very poor copy.*」(不，不，不，此間積報頗多。彼方不答應。)

「*He has very poor copy, as you might see.*」(假若貴方不能每字每組拍發兩次，則此間實難抄收。我把此間的情形告訴他：「*Because the He has very poor copy, as you might see.*」(因為此間有強烈之天電干擾，而貴方之信號則過分微弱。)

「*He has very poor copy, as you might see.*」(假若你不能抄收，則請呼領班工作。)對方似乎有些不信任我的樣子。其實，領班的耳朵還不是和我的一樣，難道對方微弱的信號到了領班的耳朵裏便能放大嗎？天電的干擾便能消去嗎？

我放下耳機，回轉頭去看着領班先生——他穿着一套畢挺的藏青嗶嘰的西裝，他也正坐在那裏發愁，因為每個電台都感覺到天電干擾的厲害而不易工作，甚至於去報不能拍發，來報不易

抄收。

「老金！對方叫你 *OK, OK*。」我告訴他。

「叫我 *OK, OK*？我和你還不是一樣！」領班先生很不高興。然而，他無法推却，只得走過來戴上耳機，噲噲噲地和對方講了一陣。結果，對方非要他抄收不可。

金領班在抄報了。一個字問一遍，兩個字問一遍，甚而至於一個字問上五六遍。一小時內，好容易抄收了二百七八十個字。

「不容易！」他抄完了一張報，從袋子裏掏出一塊手帕，擦着額頭上的汗。「還是你來吧！能够抄收到 *Clear*，那固然是很好，假若不能，也是沒有辦法的，只有和它 *OK*」(中止報務，下一次再會晤)了。」說着，他便披上雨衣，戴上雨帽，走出報務室，返回公館裏去了。

午夜，收報台聽不到一點人聲。

領班先生走了，收發先生走了，而其餘的兩位報務員也都工作完畢而回家去了。在這個報務室裏，除了一個年老的工友躺在收書廚那邊的藤榻上打盹之外，就只有我一個人孤獨地蜷伏在收報機的旁邊在和青海×××電台通報。

我用耳朵聽着對方的信號，用手抄寫着電碼，靜着心，運用着腦神經……就這樣像上刑罰似的工作着，直到五月二十二日的早晨二點四十分才把對方的電報抄收完畢。

「*Zero, end, 73, 88 SK GM*」(此次報務已完畢，再會，親善，

愛吻，早安。對方於報務完畢之後，覺得很愉悅，所以在互相告別的時候，竟加上許多客氣的縮語。

「客氣點什麼！這樣一來竟又減短了我數年的壽命。」我關上機器，自念自語地說着。

我從收報台走出來，雷聲沒有了，電光消逝了，雨點停止了，只聽見池塘裏的青蛙在開開閉閉地歌唱着，好像在和我表示着無限的哀怨的同情。

車站上

天 衣

早上血紅的太陽，從紫金山上天文台的屋頂透到臥室裏來，我一骨落起來，馬上叫葛媽打洗臉水，照例的喝了兩碗稀飯，辭別了岳母，走上到江邊的馬路，趕市的菜販已挑着空籃子回來了，汽車一走過，塵沙飛揚，我與馬路上同命運的人，都不免咳嗽兩聲，埋怨幾句。

啊！吃力不賺錢，賺錢不吃力，旨哉斯言！走過幾座富麗堂皇宮殿式的大廈，挹江門的大洞，便把中山碼頭像攝影機般呈現在人們的眼簾了，黑牌子的汽車，旁若無人的走過去，白牌子的汽車，却須在洞口停留一下容幾位捍衛國家的朋友檢查檢查，聽說要是有機關的卡片的話，在停留的時間也不過一刹那，在這個地方，看出就是要坐汽車也得非坐黑牌汽車不可。

中山碼頭，這是值得讚揚的地方，雄據大江之南，俯視鄰國兵艦虎踞要津，啊，我每次過江，我每次低首。

到了浦口的車站大廈，氣喘喘的簽了個到，按例施行的踱到我所服務的紅房子裏。

這所紅房子，實在是個養老院，院長既目不識丁，對於工作無所主張，一般同事也樂得日度三餐夜圖一宿的得過且過。

鏗鏘，這表示有一班客車將要到站了，我們都扣緊鈕扣，拉拉袖子，（這是新生活的舉動）大模大樣的踱到站台上，幾個紅帽子在站台那一角賭錢，看到我們過去便作「鳥獸散」了，客人

——灰男綠女，攜籠帶箱的從長蛇的腰邊擁出來，臉色顯見是得到安慰似的，好像從虎口逃出到了母親的懷裏。

一個鄉下老帶了一包人造絲搜查出來了，大聲哀呼的求饒。「莫把我這些東西充公了哇，我的一家靠牠咧。」

可是到了我們手裏，吃啥幹啥，終於像老鷹捉小雞般的抓進去了。

這是今天極大的一件公案，有了這件公案，幾天來的「尸位素餐」的忐忑不安之心，也落得可以暫時放下。

兩毛錢的經濟飯吃過以後，辦公室中呈現着每個案頭上擺着一個人頭，呼呼的鼾聲與壁上的時鐘聲，很合音樂的節奏，有的還用報紙蓋上一層以防傷風。

嗚嗚嗚——二十一次列車由津開到了，睡眼朦朧的一般人

都在想回家去了，天上層雲越來越黑，東北風刮來，把白天的炎熱消失，換上了涼爽之感，五點一敲，大批的「公務人員」從大橋的口子吐出，上輪渡江回到城市去享福。

我這異鄉的流浪者，又慢慢的踱回岳母家去，寫了一封信給漂泊在漢皋的妻，告訴她：「今天又得到了三元錢，勉強可以敷衍一家七八口的一天了。」

「中國的一日」中「我的一日」

陳嘉績

我因為在報館做熬夜工作，所以，今天須從第一點鐘寫起。

一點鐘時，稿已編齊，閒着無事，趁機會寫封信給江×輔小姐，告訴她，近十數日來，我所以沒有回信的緣故，是因受了一種刺激——一位朋友，把她的家庭中及她本身的幸福事情，轟轟烈烈地寫信告訴我，等於向我示威！因而觸動自己及家庭的不幸，深深地煩悶起來——不願捉筆，所以回信太遲。

信寫好了，已經兩點多鐘，把信封固，貼上兩分郵票，塞在枕頭下面，以便天明時投郵。同時，把軍服，裹腿，草鞋，都預備好了，睡上床去。

最近這個多月，每早六點半至八點半，要受軍訓，在公共體育場大數共「一二三四」！現在習慣了，也不覺得十分辛苦，並且，每

天六點前後即醒，不能再睡。

今早起來，穿了軍服，從枕頭下面取出那封信，在途中投進郵筒。一口氣跑到操場，他們已經集合，點過名了。在教官口令之下，跑了八九個圈子，操了個多鐘頭的「連橫隊，連縱隊」的齊步走，這纔稍息，並且「自由活動」這，等於大熱天吃冰，誰不高興！

「大家注意！教官一聲口令，大家趕快立正。」

「稍息！教官繼續說下去。」

「明天，上午八點鐘，蔣委員長……」大家又趕快立正。

「稍息……」

「蔣委員長在明故宮飛機場檢閱，第一，我們要注意的是敬禮，要目迎目送，表示我們對領袖的敬意；第二，站隊後不要亂動，誰亂動誰就倒糞，發生危險不要怪我；第三，明早四點半鐘就要到此集合，違者處罰；還有一點，明天來時，除了一條手巾外，一樣東西也不准帶來，帶來就沒收他的，知道吧！」

「知道！大家一齊大聲地答應。」

「現在，我們再把禮節練習……」

「立正！敬禮……禮畢！」

「敬禮……禮畢！」

「……」這樣立正，敬禮，禮畢，連做十幾次，教官認為可

以了，纔稍息解散。

回到報館來將近十點了。洗臉漱口後，喝了兩杯開水，吃燒餅

三個，休息約半小時，展開各家的報紙，略看一遍，知道下午四時，匯文女子中學開露天音樂會，我決定去觀光。

中飯後，頗感疲倦，在床上補睡三點多鐘。起來即驅車到匯文女中去。匯文女中的校景的幽美，在南京是首屈一指的，所以，這次她們的露天音樂會的會場，便佈置在一個綠草如茵的坪上，很簡樸幽雅。她們表演的是西洋歌舞劇「愛的加冕」，完全用英語表演，鋼琴伴奏，劇中幾個主角，說得好一口流利的英語，令人聽了，有一種「異國情調」的感想。

幸喜今晚我編這版報紙地位很少，不到十點即已齊稿。在十二點剛敲時，這篇日記的底稿又寫好了。

臨睡，我把軍服的口袋裏的東西，如日記冊，銅元，鋼筆……統統拿出，祇留一條小手巾，預備明早去受蔣委員長檢閱。

一九三六，五，二一，晚十二時，於南京救國日報社。

日 記

阮毅成

中央政治學校法律系主任
考選委員會專門委員

二十五年五月二十一日，天氣上午晴午後曇下午五時大風兩七時止。

余自民國八年五四後一日，始記日記，迄今未嘗一日間斷。「中國的一日」編委會徵稿，因錄五月二十一日日記寄之。

昨晚因應洪蘭友兄約，在中國文化建設協會南京分會談話，

散已午夜睡眠略遲，今晨至七時半始起身。進早點後，拆閱親友來函件。得吳敬生兄信一，昨日以事赴杭。合作學院信一定二十七日。晚七時舉行聚餐會。蘇州孫津帆表叔信一，盲人率一孤侄，生計維艱，當郵寄四元。孔威甫信一，失業日久，水盡山窮，承資助拾元，甚為感謝。又各地寄來刊物十二種，不及一一細談。只將本日本京報紙略擇要翻閱。

發潘植生先生信一，索取司法院法規研究委員會全部文件，余本加入第一第三兩組，擬徵集他組議案及審查報告，俾得窺全豹。潘則司法院參事兼研究委員會常務理事也。覆葉維民兄信一，承囑覓取工作，自當竭力留意。致萬錫九兄信一，地政學院編譯委員會尚有空額，已為向蕭主任青萍介紹，復附致郭漢鳴張森二兄一信，請其隨時代為促成，以二君現均供職該院也。覆劉炳藜先生信一，承約，得暇當即趨教。

上午九時，考試院考選委員會二〇六次例會，主席陳大齊。祕書長宣讀上次會議議事錄，並報告奉考試院令，修正考試法施行細則，已呈准國民政府公布。又准陝西省政府咨復上年辦理縣長檢定情形。討論事項第一案，內政部咨復山東省政府請緩期舉行縣長考試，擬做陝西例准展緩一年。衆意陝西展緩，乃因現係勦匪區域，不能不破格用人。山東請展緩之理由，為尚有多人候委未經委出，似不能相提並論。山東本列在二十五年，姑准延至明年，但須令其仍須積極籌備舉行。第二案，司法行政部咨縣司法處組織

暫行條例業經公布施行，以後各兼理司法縣政府承審員如一系列改稱審判官，其職權及地位既均有增進則現行承審員考試條件中所定之資格與科目是否亦須改訂，應加研究。議決：一、現在甘肅省政府請於舉行該省普通考試時加列承審員考試，但縣司法處係分期籌設，三年方始完成，甘肅最近是否即在全部改組之列，應詢明司法行政部，再定准其舉行承審員考試與否。二、承審員考試條例應如何修訂，推黃序鵬端木愷謝健及余審查，由黃召集。十一時散會。

散會後，葉溯中兄告余，正中書局選余近作論法學、立法及司法之文字若干編，擬出版一選集單行本，已付排，實深自愧。張默君先生告余謂：「京市婦女團體近組織競選會，昨有代表數人晉見，默詢以進行方法。但據國民會議選舉法，對於各法團等代表，一律混稱，並無男女分別規定，進行似不易着手。」以農工商等會向無女子參加，高見以為如何，希察及。余謂選舉法已公布，無法補救，女子從事教育人員較多，只有在教育團體中活動。又區域選舉，須已宣誓登記之公民方有選舉權及被選舉權，不久即將舉辦公民宣誓，應推動全國，敦促婦女勿忘宣誓，否則選舉權及被選舉權先未取得，何能競選耶？

考試院明志樓前芍藥盛開，色香兼勝。日前牡丹大放，以每週開會，均至午刻始散，匆促歸家，迄未賞鑑。今日因議案較少，散會特早，乃與壽勉成兄往觀花園。明志樓因倫敦中國藝展會運回古物，

即將假地展覽，正在佈置，警衛森嚴，乃散步至問禮亭折返。

今日適為元兒六歲生日，回思五年以前，余與妻求學法國，連折二蘭，喪明痛甚，不禁悲喜交集。元兒係孕於歐洲，誕於新都。且與妻均生於南京雙龍巷，但前後已隔二十五年。午刻邀集最近親屬，置麵點為賀。下午余與妻率元兒至首都攝影社合攝一影，又率其往觀全國兒童教具玩具展覽會，在淮清橋國貨商場與奇望街國貨公司購衫褲皮鞋糖菓贈之。所以在此二處選購者，蓋愛用國貨之習慣，必須於其童年時代養成也。

下午五時，中華民國法學會法制專門委員會第一次會議。先是理事會聘夏勤郝朝俊及余為本委員會正副主任委員，上週彼此約定訂今日下午開會，共到十五人，理事會書記長亦列席。首由書記長報告理事會草擬之法學會綱領，共計六項：一、建立中國法學；二、研究現行立法之得失；三、研究現行司法制度之得失；四、介紹他國法學及法制；五、闡揚三民主義之精神；六、普及法律智識。並說明其要點及進行方針甚詳。委員翁敬棠洪文瀾（均最高法院庭長）魏大同（司法行政部民事司長）王淮琛（行政法院庭長）均發言甚多，余亦貢獻意見四端，均經主席記錄，交起草工作大綱人員整理採納，並互推高承元等三人擔任起草，七時散。

晚飯後讀書二小時，仍繼續昨日所未竟者，余昔讀英法文速率相等，最近以英法文夾讀，反有礙效率，以後擬讀畢法文書一部後，再讀英文，讀完英文書後，再讀法文。並預備明日上午政治學校

功課，明日計共三課，暑假將屆，必須能為如期結束，方佳。十時眠。

由統制經濟到調查統計

羅敦偉

五月廿一日——這天我實在沒有作有特殊的工作，提起筆來覺得非常慚愧！

早上八時到辦公廳——實業部統計處，批閱十多件公事之後，即開始再以考慮我們預備製作的「國際貿易指數」的編製。因為我國是一個次殖民地的國家，現階段尤其是在非常時期的中間，許多的小希望都彷彿變成了奢望。因此，本部很想在最近的將來做到消費品都用國貨。生產方面當然還不能做到，如果要看這個實況，作為推進的工具，自然非編製這種指數不可。以外還想編製「農。業。生。產。指。數」，不過資料大成問題。隨後又到工業司商討編製「生。產。指。數」的方法，以期改善我們過去的這個工作。

下午看自己在實業部月刊上所發表的中國統制經濟問題論文大樣，隨後又批閱了許多公文，這篇是我在中央大學致知堂的講演稿。內容除開對統制經濟的基本理論加以介紹外，對於當前的工業統制問題，平時的和非常時期的統制方式都有詳細的檢討。是我個人在寫中國統制經濟論以後對統制經濟感想的總清算。最重要的見解，有下面兩點：一、自認為我國統制的典型形式上是單軌統制，實際上是雙軌統制。在總的方面由中央政府居

於統制的首腦。而承認分業的統制，即各業自行統制；地方的分區統制也是承認的。為什麼要維持單軌的形式呢？目的在防止產業界的「垂直競爭」和「水平競爭」及地方的妨礙整個民族資本的統制行動，也是絕對的不許可的。二、非常的統制，應以「國防中心區域的統制」為主，而以總的統制為輔。關於金融、財政、交通，是總的統制，其餘則必須將人力財力集中到國防中心區域去展開統制的姿態。而將一切似必要而非急切必要的工作，一律暫行停止，自信是一個挽救當前國難的一個有效的方法。

晚間準備為六月間統計學社年會的論文。我決定的題目為調查統計的專門化與大眾化。我近來有一個感想，即是我們為公務上的參考的統計，必須專門化，才能把統計的質提高。而同時尤其應該「大眾化」。老實說，有許多調查統計，不僅沒有替大眾去做，甚至還把大眾的利益一筆抹殺。在帝國主義國度裏，比如對於失業的統計，每每會把失業救濟的統計做得十分誇張，而對於失業羣的真正苦況加以隱蔽。至於軍備的統計，更不用說是「欺瞞性」非常之強烈的。我們中國做統計的人們，固然還沒有故意去違反大眾的利益或者故意去做成具有欺瞞性的數字，可是我們沒有把大眾的事態認為統計的主要對象，則是不可諱言的。例如作公路統計的人們，只做到公路的工程從發展到若何程度如何去表現公路建設的迅速，即沒有人去做公路發展過程中人民的損失和人民的所得如何？到底是人民所得大於所失呢，還是損失

大於所得呢？至於大衆失業羣的生活調查統計，勞苦大衆生產和消費的統計調查，似乎還沒有惹起普遍的注意。所以我覺得調查統計的大衆化，是我們主辦統計的人們應該特別注意的。因而在本年統計學社年會的時候，我特別把這個課題提出來。而且今後我們的工作，和我主編的中國經濟年鑑的中間，都應該注意及此。如果我們的「中國社會問題研究會」將來經濟充足的時候，很想努力於大衆生活的調查統計工作。

很慚愧！一天的光陰即如此消逝了！

五·一一雜記

蕭 思

今天所操的科目，大都是明天檢閱時用的，如「敬禮」「正步走」「注目」……等等。操畢，教官便向我們訓話，他說，在明晨四時半以前，各隊員務必到指定地點集合，並且一律要着草鞋黑布襪；每人除帶手帕一條外，其他物件一概不准攜帶。說過，我們便解散回家。

下午，到白下路去買草鞋，草鞋店因爲生意興隆，大有供不應求之勢，於是便高抬市價了：平時只賣一角大洋一雙的，今天却要賣一角二分。我和他講了好久，不但一絲不能少，並且還承他的情，狠聲惡氣地把我送出了店門。所幸我是有草鞋的，不過略微舊了點，但還能穿，於是便決定不買了。

歸來，道經公濟典，見他們牆上貼了很多的報紙，我便站在那裏看了一會報，「中央日報」「中國日報」「南京早報」「新京日報」「大道日報」都有，但都是千篇一律，沒有什麼特別新聞可看。在這時，典當裏進進出出的人倒很多，我於是便向那方面注意了：這些人，有的是穿中山裝的公務員，有的是鬚髮皆白的老農。我在那裏站了約莫有一刻鐘，進出的就有十幾個人，而且是挾着包袱進去，空着手出來的佔多數，至於挾着包袱出來的人，那真是絕少而又絕少了。

走錦綉坊出來，便到府西街，見「城隍廟」門前停了好多包車和黃包車，我才想起來今天是陰曆四月初一日，這些車子，大概是香客們坐來燒香的。於是我也就進去看看熱鬧：一進大門，便看見牆上掛着些什麼「有求必應」等類的牌子。再後，便是一個大院子，當中放着一個大香爐，裏面大概是燒些紙帛一類，所以天空中滿飛着紙灰；兩廊是所謂「五殿閻羅司」「八殿平等司」等的十殿閻王。再後面便是「城隍菩薩」的大殿了，殿的左邊，是些和尚在唸經，一會站起，一會跪下，據說這就叫做「拜唱」；殿的右邊，是些女人們坐着談心，這些女人，大概就是香客了。殿當中是「城隍老爺」，兩傍掛着一副對聯，是民國廿四年立的，上面寫道：「奸心淫心貪心欺詐心種種心腸，問爾如何結果？兵劫火劫水劫瘟疫劫，重重劫數，看你那裏逃生？」朝左邊走，便是「城隍」的行宮，裏面供了一個「城隍老爺」和一個「城隍太太」，兩個人並肩坐

着再左，便是「城隍」的臥房，裏面有牀，有被，有枕頭，有馬桶，有腳盆，有桌子，有梳粧檯，真是花色齊全，和平常人的房是沒有什麼大分別的。

廟裏面駐紮了些保安隊，所以有些柱子上又貼了些標語，什麼「實行新生活，剷除惡習慣」，什麼「國必自伏，而後人伏之」，什麼「有求必應」，「誠則靈」之類的木牌對比起來，倒也很有意思呢！

中央電台沒有什麼特別節目，只是在晚上播了一個話劇，名叫「文天祥」。電影方面：新都開「匪窟餘生」，國民開「花信時期」，首都開「新舊上海」，世界開「科學魔王」，金城開「海京伯大馬戲」，陶陶開「六集關東大俠」，平戲方面：明星是趙嘯瀾，趙化南董俊峯，臥雲居士等唱「一本虹霓關」和「全本珠痕記」，福利是梅雪艷，榮蝶仙等唱「烏龍院」，「吊金龜」，「甘露寺」，更新則是小達子等唱「狸貓換太子」。

天氣在早晨和中午都是晴天，下午四時許，忽然下起雨來了，一直下到夜裏，都沒有止。

一九三六，五，二，一，夜，於南京。

我在這一天的工作

楊易心

我是一個駐京辦事處的職員，也可說是一個愛好文學的青年，

每天的工作雖說「刻板」，然亦可自由的行動；五月二十一日這一天的工作詳細地敘述在下面：

因為夜靜寫文章，睡得很晚，起床時，鐘已鳴八下，照例地讀一篇古文，出外面散步十分鐘，回來洗臉嗽口，休息喝茶，看報，九點半鐘，開始辦公，寫公文，譯電報，彙寄前方。十一時將公事弄清楚，休息了一刻，喫午飯，（這也可算是早餐，因我們喫兩餐飯）飯後，寫了兩封寄友人的信，一點十分開始寫一短篇小說，埋頭在案前「沙沙」地寫，至三點鐘才寫成，自己仔細地修改了一番，然後放入箱子裏，預備夜間騰正投到上海的雜誌上。三點半鐘到珠江路郵局寄昨夜寫好的一篇散文至上海立報「言林」去，並寄上午寫好的兩封友人的信。在回家的途中，碰着兩位「魔怒」太太喊着「個瞎子在算命，不十分闊大的巷子，到被她們的談笑塞滿了，這是一回很有意思的事。四點鐘回到家，（也可說是辦事處）拿着友人李君剛借來的「我與文學」一書，靠在舊沙發上翻開來看了白薇的「我投到文學圈裏的初衷」，王西微的「文學於我是業餘工作」，沈從文的「我的寫作與水的關係」，我看完這三篇文章，連帶想起許多事情，知道白薇女士是我們湖南的大同鄉，並感到文學於我也是業餘工作，真想不到，我這個學西醫的人，跑到南京來吃軍界駐京辦事處的飯，閒暇的時候，拚命的看書寫作，和報紙副刊及文藝刊物結了緣，並且目前還擔任編兩個刊物……閉着眼想了大約有一刻鐘，站起伸了個懶腰，坐在書桌前，動手編在

南京日報星期六出刊的「潮聲」稿子，邊看邊想，兼之近日因體弱多病，頭額發燒得利害。自己感到好笑，一天將公事辦妥，自由自在地度着日子不好麼？爲什麼要編這撈什子賣力不討好的週刊，得罪朋友，犧牲金錢和寶貴的光陰，這爲了什麼？然而這是我的嗜好，它並且能解我的寂寞。

報稿編好，將近黃昏，報販送來上海大公報和立報。郵差送來五月十六日的東方雜誌半月刊，我就坐夜階沿上慢慢地看，直看到吃夜飯。在喫飯時，同表弟談及做縣農村的苦況，城市文化教育的衰落，真感到莫名的痛苦！

飯後，本想到花牌樓書局購新出版的譯文順便到兩位友人家裏去談談天。誰知道老天變得快，「浙瀝……」降起雨來，不得已，將出外的念頭臨時取消。端一把椅子躺在階沿上，望着雨珠發出幽幽的遐想。想起了家，想起了年老的父母，更想起了正在求學的未婚妻和弟妹，及自己的將來。天空的雨愈落愈大，我的思潮也愈漲愈闊，終於流出了幾滴淚水，才回到房中來，這時的掛錶已報告爲八時了。

將今天所有的報紙剪貼疊好，脫襪倒水洗腳。然後俯在案前，將下午草就的短篇小說慢慢地謄正，我的筆尖觸在紙上「沙沙……」地響，對窗的隣居兩位青年學生一位公務員一個「魔愁」小姐同坐桌前作方城戲，竹牌「嘩啦嘩啦」的和我筆尖觸紙的聲音相共鳴。我發了兩次的嘆惜，瞧着窗外的小小天井，我與他們

好像劃了一道鴻溝！

我寫完稿子，已是十二點多，扭熄電燈，便倒在床上呼呼的睡了。
一九三六，五，二十二早記於南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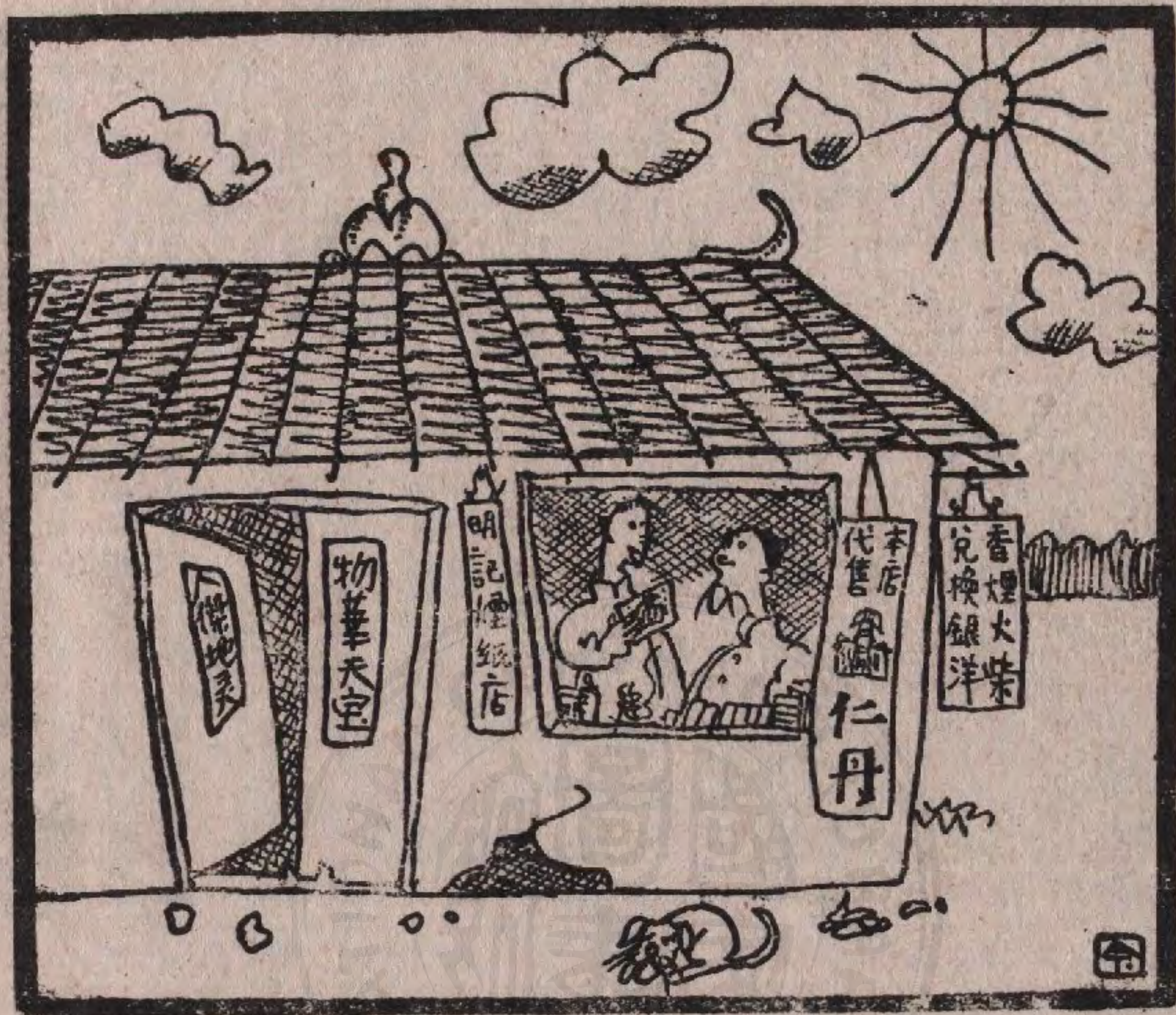
仁丹

江風(文)
桃葉(畫)

「包你沒錯兒。老板！今天二十一，是個好日子，在外國這是個最好最好的數目，叫做「闖大瘟」！凡是這個數目的東西都是大吉大利大發財的，譬如打撲克牌，你懂麼？一種洋牌，起到手「闖大瘟」就會贏錢，所以說，所以說……老板，你不要以爲這是東洋貨不大好賣，其實一點關係都沒有，現在的確又沒有甚麼問題了。來！今天二十一好日子！我這裏丟兩盒放在你這兒，一共一百包，你賣五分大洋一包，略，瞧在這好日子份上，我只收你二分一，對本過頭的利錢啦！保準你不出二十一個鐘頭就賣光了。咯咯咯，你看，這還有一張大洋畫送給你做招牌，多麼漂亮好看！哈哈！」

我洗好臉坐在窗前正預備習大字的時候，忽然對面小店裏傳來這一陣說話。

我住的房間，這窗門正對着對面那小店。說話的人，是個年紀青青的北方小夥子，手裏拿着幾盒仁丹，正向那位老板兜生意。老板呢，張大了眼睛望着他，一張老嘴，呆子也似的嘻開着，用一種又愛又怕的神情慢吞吞的說：



「只怕不大好賣罷？東洋貨不是禁止了麼？況且，況且我們本錢小，剛不起喇！」

「沒有關係不成問題！」那小夥子就愛說關係和問題。「賣不出？真沒有這回事。這是老牌東洋仁丹，比其餘一些雜牌子中國貨好得多了。你看，哪個買仁丹不用這個。至於東洋貨禁止了這話，更不成問題，哪個敢禁？這仁丹是救命的良藥，功能起死回生，誰能禁止？你說本錢小也沒有關係，我丟兩盒——一百包放在你這兒，你只先給我一塊錢就行啦！你就先不用給錢也行，過兩天賣光了我再來收就是。我住在下關××旅館……啊，還是我來找你好些。來來來，你收兩盒！」他說着，放了兩盒仁丹在櫃檯上，隨即拿出一本簿子來：「你們寶號叫明記是不是？你貴姓？——不用寫你貴姓了。這裏是××湖×洲×××號，明記兩盒。」他一面說，一面用鉛筆在簿子上記了下來。

「大洋畫呢？」老板摩挲着那兩盒仁丹，很注意的問他。

「在這裏！」小夥子在帆布袋裏抽出一張廣告畫，「你看多好看。挂在哪裏？我替你挂。」他把畫在櫃檯口比了一下，覺得不合式，便把它挂在外面的牆上：「挂在這裏好了，你看，比你的招牌還大呢。」

老板嘻開着嘴點點頭，用眼睛送那個小夥子捲起帆布袋走了，說了一聲「回見」！然後他開始將一盒仁丹拆開來，抽出一包，放在鼻頭上嗅幾下，把它們一齊擱在身後的架子上。空氣靜穆了下來。

我抽開抽屜，取出紙來鋪在桌上，又聽得有位廣東人在那裏唸着那張廣告和那小店貼的一付門聯上的字：

「淫丹凍洋火哇！」

「物化天爆哇！人絕地冷啊！」

玄武湖，二十五年五月二十一日，晨九時。

一位「時勢英雄」的願望

朱惟祺

晚餐過後，我打算寫下這天見聞中的某一樁事件，作為「中國的一日」的材料。不料一個在黨務方面辦事的朋友冒雨來訪，我祇好把思考收拾起，打起精神來應酬他。

那位朋友原是革命以後的新紳士，在縣城裏頗有一點聲望。

實在，他這個人最適宜於從政的。滿嘴漂亮的詞令，一件平淡

的故事在他口中總覺得娓娓動聽；如果有着正反兩方的問題要爭辯，不用說，真理就在他口邊。別人沒有更好的理由可以駁難他。雖然個子矮子些，體格不很健，但這點點並不妨礙他的前程。瘦瘦的臉頰上配上一雙有神的眼睛，正是一具「短小精幹」的模型。

一開口，他就留下了不少可以記載的材料，給我做成這黨報的便利。

他說，今天早晨從家鄉回來，同去的目的是佈置競選國民大會代表。他們家鄉的選舉區包括六個縣份，一百二十幾萬人口，可是額定普選的代表祇有三個，要想當代表的却有一打以上的紳。

「所以。」他的語氣漸漸嚴重：「我得從早準備。錯過了，又得等上四個年頭。」

接着，他說了一些佈置情形：譬如競選就得化錢，至少要有五千塊的準備。在他的能力上却不能籌措這樣一個大數目。幸虧一個宦囊豐滿的退任縣長也想當代表，對圈定這方面沒有把握，要他代為活動，條件是借給他三千塊；此外有幾個土財子也願意幫助。照他最低限度的估計，掌握中已有了三十萬張基本票，準會當選。至於旁人參加競選，在他觀點上唯恐其不多。據說多一個競選人，游移的浮票就分散，於他的比數更為有利。

「假使你一旦當了代表，準備替我們阿斗發揮一些什麼主張呢？」

聽了我的發問，他不禁大笑了，他說：「你不知道中國的政治哲學是『齊家治國平天下』的嗎？我當了代表，我得應用這些哲理根據，先為自己開闢一條生路。至少，得把目前的家庭弄得舒服一些。」

答話是那樣直爽，沒有扭扭作態，所以我又問：「照你這個目標，應該用那些方法去如願以償呢？」

於是他又滔滔的講下去：「辦法有三個，到那時見機行事。但在大會中我得努力活動一下，至少要能够左右二十個以上的代表，纔能行得通。」

「我有了二十個代表可以左右，我的地位自然重要，那時我要『待善價而沽』。附和我的人對方能够一起解決自然是好，否則得給我一個可以安插人的位置，不致使我爲難。這是純政治的辦法。」

「如果官運不亨通，那就不客氣，我得把票權出賣。我的理由原很正當。我們競選活動，都得化本錢，可不是？這是純經濟的辦法。」

「還有一個辦法，政治經濟兼籌並顧的：譬如說錢，我要少一些；官，也要小一些。解決一個專員之類的位置，想來不大難吧？」又是一陣大笑。

「可惜！」他用嘆氣來結束談話：「死了一個經紀人，票價恐要看跌呢！」這，我想不出什麼話來安慰他。

在鄉村

徐雲震

太陽似乎工作得很疲倦，已躲到雲裏去休息了。天空灰暗得很，紫金山上壓滿了霧氣，怪悶人的；確是初夏的意味了。除了不時

的有幾隻鳥飛向巢裏，發出一陣陣鳴聲外，這世界的一隅，就靜得和死了一樣了。那情景和冬天一樣有些淒涼呢！誰相信這是首都的一角呢？

這時候是我們再好也沒有的散步機會。——我們每天是如此，街頭巷尾的一切都能吸引住我們的注意力。

出了校門，踏上碎石馬路，向左轉就到了兩條馬路的交叉點。——臨時「停驢場」這是本地的農民在連荒了兩年後的新副業，因爲這裏最近造了營房，駐了軍隊。

果然，那裏還站着兩匹驢子兩個人。驢子伸直了四條腿，擡着肚皮低着頭，扇着耳朵嘆氣；兩隻眼眼闔了又開，開了又閉，好像在哀求着：「工作了一天，也得休息咧！」一個女人約莫四十五左右，黑的頭髮留着鬢兒，穿着一身老布褂兒，補上了無數的補釘；穿着一雙草鞋是那樣的粗氣。臉上顯着菜黃色。那樣子和摩登的「密斯」比，當然一個是天上，一個是地下了。另一個是女孩子，萎靡中還表現着一股天真活潑的神氣；遠看去，她倆活像一個模子脫下來的。好來了兩個「同志」。

「喂！到馬羣幾錢？」江南人的口氣打着「官腔」。

「三毛一個！」她們在憂鬱的臉上露出了一些喜色。

「瞎說！一毛！」

「天黑咧？七里路呢！」

「瞎說！我們騎慣的！」聲音裏有無限的威風，老資格的樣子

表現得十足；眉頭皺了，「老鄉」的神氣裝上了臉。兩隻手拍拍驢子背，驢子跳了一跳，嘆了口氣。

「拍」另一個「老鄉」已上了背，他好像騎慣了馬，得得地上路了。

「一毛一毛」這位講價錢的也跨上了，向首都所在地的「南京」去了，一個女人一個女孩跟在後面跑；兩個灰色的影子愈去愈遠了。

我們又向前進了，那邊牆上貼着「軍民聯合起來抗X」的標語，營房裏傳來了悠悠的號聲，異常莊嚴。

參觀的一日

華衣紋

「監房設備，極合衛生；光線充足，空氣流暢。醫藥方面，亦臻完善」——獄政公報

天才濛濛亮，我們都起來了。廣東佬一陣咳嗽，震得臉孔通紅——每天一早一晚都這麼着。

我說：「你還是去給醫官瞧瞧吧，老這麼嗆不大好呢。」老王照例勸他去看病，而他也總是不接受。

「瞧什麼，丟那媽，還不是阿司匹靈那一套！」大家都沉默了。他的脾氣是倔強的，他的話也是對的。

一夜來我們三個人吐的炭氣，大都還留在這鴿籠似的號子裏，使人窒息。

裏，使人窒息。

南面門上有一個小洞，朝北有口二尺見方的窗戶——上面釘了十來根鐵條，粗而且牢。我們的空氣流通，就全仰仗它。

外面瀰滿了煤烟，像籠着一層濃霧。這除了夜間——廚房裏停止工作——以外，是整天不散的。

昏黃的電燈光，不知在什麼時候溜走了。院子裏的花草，披着太陽，似乎怪舒服的。但是我們沒這份兒。

我們的窗戶朝北，太陽是不願光顧的。然而到了夏天，它卻又來蒸烤我們的汗水。

起身號才響——我們起床已經一個多鐘頭，這時候不過是打洗臉水吧了。

我今日值日。先把半盆混沌沌的泥漿水攪清，舀起三碗水嗽口，其餘就三個人共同洗臉。洗臉之後，洗衣服，洗過衣服，就拖地板，洗馬桶箱。經過這幾次手脚以後，那剛才深黃的水已變成濃厚的黑漿。忽然——

「拍——拍——拍」連十幾下。

「中央崗又揍人啦，丟那媽！」廣東佬說，我們點點頭。心裏像戳了一根刺。

每天早上總有這麼一套，也許就是所謂「感化囚徒」吧？要開早飯的時候，女人腔的主管看守長換號子下命令：

「內務整理好，被單鋪齊，被子摺成豆腐干樣。今天有人來參

觀。不弄好；加鐘調×監。」●接着看守也來吆喝。

就這麼輪流着，每隔兩三分鐘來看一趟。如果稍微兒有點不順眼，馬上就把門打開，拖出犯人，揍幾下耳光。之後，他們就自己動手整理。在他們也許認爲是「屈尊」，在我們是倒了大霉。

他們整理的實在太妙了：被子，衣服，鞋襪，茶杯，飯碗，洗臉盆；：不管三七二十一，雜里古董，一齊朝床肚裏塞。只要外表好看，床肚裏是不管的，至於潮濕，霉爛，那更沒有他們相干。

「參他媽的什麼觀，簡直是叫我們受罪嘛。」老王挺恨。

「也有一樣好處呢。」我說「你瞧，今天的飯菜一定比較乾淨，好些。」

一半雖是開頑笑，一半也是真的。

× × ×

「在監人食米，均爲本監自製，與市場米含砂粒雜物不同。菜蔬每日更換。星期一、四、兩日各加白豆腐一頓，星期二、五各加油豆腐一頓，星期三、六，各加豬肉一頓——每月有九頓豬肉之多。」

「每日乾飯二頓，稀飯二頓。」——獄政公報

「開飯啦。」外役一聲喊，全弄堂都嘈雜起來，菜碗，飯碗，筷子，互相撞擊得嘩啦嘩啦。

先是一碗稀飯——實在只能叫做米湯——混沌沌地呈咖啡色，用筷子一攪，也許可以發現幾顆米粒和飯團之類——還是

昨天的剩飯，泡上點開水做成的——據說這是體貼我們的，可是：

「丟那媽，這叫什麼粥。」廣東佬不識好歹。

「先弄點湯灌肚子，不過是叫我們少吃一點乾飯。」老王也來幫腔。

一吃完稀的，乾的就來。黃米又加上爛砂子，稻子，稗子，應有盡有。

黃豆牙又壞又臭，不但看不見一滴油花，而且淡黑白嘴連鹽都不多，想必也是體貼我們怕不好消化吧？

「還不是一樣？參觀，有他媽的卵用。」老王無限感慨。

「丟那媽！」

「參觀的人下午才來，晚飯也許好一點呢？——今天星期

期四——一塊白豆腐是轟得……」

沒等我說完，老王就搶着嚷：

「他媽的說的好聽，白豆腐，油豆腐，手指頭那麼大，還不夠塞他媽的牙縫。」

「別的還罷了，最氣人的是豬肉，一寸來長，大半是皮，丟那媽切得又那麼薄。」廣東佬提起吃肉就咬牙切齒。

「據說這些還都是恩典哩。」我故意逗他。

「丟那媽，囚糧報銷每人每月四塊半，我們連兩塊半都吃不到，丟那媽恩典？」

×

×

×

「教育囚徒，重在感化。一掃以前監獄私刑拷打，桎梏鑿鏤等陋規。」——獄政公報

煤烟打着滾鑽進每個號子的窗戶裏。太陽光在草地上慢慢地爬過來，時間也就這麼一絲絲的偷偷溜走。

看守到中央崗去玩了，弄堂裏靜蕩蕩的沒有任何聲響，這是我們大肆活動的時候。

「咚——咚——咚」隔壁號子來了電話：

「今天早上挨揍的是×字監的小龍」

這個小龍是老王的同案，他臉色馬上變了，聲音帶顫地問：

「什麼事？」

「早上起來爬窗子上，透空氣……」

「不要講話，」看守回來了，大聲地吆喝，剪斷了各號子的電話線。

話線。

煤烟照舊不散，太陽光已經爬到牆頭，屋上。

「參觀的什麼都未來。」

「丟那媽，還不吃飯！」廣東佬覺得餓的慌。

「上午七點鐘吃的早飯，現在快五點了，還不——他媽的！」

「還是因為參觀吧！」我說。

「他媽的，參他媽的什麼觀，簡直是拿我們肚子開心嘍！」

老王的肚子最容易餓，所以他比別人更傷心。

「嗒——嗒——嗒——」看守緩慢的步伐，在弄堂裏來回

走也顯得異常鬆勁。

「要飯吃啦！」不知那個號子忍不住，喊起來。跟着就聽到一陣雜踏的脚步聲。不久，中央崗的竹板在那個的手上響了幾十下。

接着一陣「噹噹噹噹」的鐮響，在主管吆喝：「加鐮，調×監一個。」

女人腔裏沉下去了。

屋脊吞沒了最後一抹殘陽，煤烟却更加濃厚，電燈也亮起來。

參觀的，半個鬼影也沒見到，而我們的肚子餓得直叫。

一九三六，五，寫於××監獄。

●×監是最壞的監房，犯了監規的，打了調×監，那裏一切待遇都較厲害，看守更兇。

中國的一日

陳獨秀

朋友囑我為「中國的一日」寫點感想，在這天，我沒有什麼感想，且就本地風光，即就「中國的一日」這個題目，說幾句話吧。

「中國的一日」似乎是模倣「世界的一日」而作的。在階級的社會裏，一個國際主義者的頭腦中所謂世界，只有兩個橫斷的世界，沒有整個的世界；在這兩個橫斷的世界之鬥爭中，若有人企圖把所謂整個的世界這一抽象觀念，來掩蓋兩個橫斷的世界之存在而和緩其鬥爭，這是反動的觀點，若有人把整個的世界縱

斷成不相依賴的無數世界，幻想在縱斷的各別世界中，完成人類的理想，而不把國際間兩個橫斷的世界之鬥爭看成各別的縱斷世界，中鬥爭勝利之鎖鑰，這也是反動的觀點。在一個國家中，也是這樣，也只有兩個或兩個以上橫斷的社會之存在，抽象的整個國家是不存在的。這兩個或兩個以上橫斷的社會，利害不同，取舍各異，如果有人相信這利害取舍根本不同的橫斷世界及橫斷社會，可以合作，可以一致，這不是痴子，便是騙子。痴子猶可恕也，騙子不可恕矣！

整個的國家，永遠是不存在的；整個的世界，只有在階級消滅以後才會出現。凡是讀「中國的一日」以至讀「世界的一日」的人們，應該很客觀的想想這個問題，不要做痴子，而受騙子的騙！

獄中記

山 風

十五號監房關了九個政治犯，房裏除掉一個大統舖一個馬桶之外，只能容一個人轉身。今天早晨最後輪到我走來回步，因為腿的發腫再加上鏢的重量，我走了幾遍便覺得頭昏腳軟，只好停下一步來作一點柔軟體操。正當我作着兩臂向上伸的時候，看守癩痢頭走到門口，向門洞裏一望，就問我：「你幹嗎？」我說：「作作運動，活動活動身體。」

「噢！吃官司爲要作什麼運動，你倒膽子大咧，我告訴你，老老

實實的坐在那裏，這裏是不許作運動的！」他說過就走開了。我心想這到奇怪了，吃了官司連伸伸脚伸伸手的權利都沒有了麼？這還是第一次聽到咧。我仍舊作着運動。一會兒他又走來了，看見我還是在伸手，不禁大發雷霆：

「姐的！我說的話你怎麼不聽啦？你想挨揍，是吧。」

「先生！作作運動，並不犯規矩呀。」（犯人對看守必須稱先生）

「小舅子！你還和我強嘴，揍你一頓，看你強不強嘴。」他一面說，一面就把門開了，「出來出來！」

這時全房的人都驚惶起來，由於最近新的策略，大家心裏都充滿了退讓的情緒，有幾個人都教我向「先生」說幾句好話，陪個禮就算了。但是我覺得這是不成話的，我的理由太充足了，教一個毫無錯過的人，向一個瘋狂無理的人陪禮，那是笑話，那是可憐的投降。所以我決定不出去。

他看我許久不出去，更是火上添油了，於是拿了一根長竹竿來打我。（監裏的習慣，看守不進監房）這時我的氣也上來了，我受了十幾下奇痛的打擊以後，便用手隔開他的竿子，他看我隔開他的竿子，於是改變方式，把竿尖向我身上亂搗，我的痛楚迫使我捉住他的竹竿，接着我把竿子向腿上用力一撞，竹竿被我折斷了。「報告！報告！」他大聲喊着，向中央崗方面跑去「犯人暴動了！犯人搗亂了！」

一會兒主任看守×瘟神，看守長×老虎，同他一道來了，把事情問明白以後，我心想全部理由都在我這一方面，解決的方法總不至於對我十分不利，然而瘟神和老虎都異口同聲的說：「你這樣搗亂是不行的，吃官司只許坐着不動，沒有什麼運動不運動，看守先生打你，你就應該服從，你把竹竿子都折斷了，你真膽大你想暴動嗎？你那真是妄想，你就是黃天霸也休想搗蛋，現在看你頭一次打四十手心，罰跪一個鐘頭！」

這個判決，無論如何是我不能接受的，我決定不伸出手來也不跪下去，我說：「天地間沒有這個道理，我既沒有暴動，也沒有搗亂，更談不上犯了什麼規矩，就是把我送到司令部打靶（意即槍斃）我也不能接受這個處罰。」

「好！」老虎說：「把他送到科裏去，看他還這樣硬吧。」

老虎和瘟神把我連推帶打的送到了第二科。

滿臉橫肉的二科長先問過了他們，然後再來問我：

「你爲什麼要這樣搗蛋？」臉上顯然是極端的憤怒。

「我並沒有搗蛋，我只是在房裏作運動。」

「作運動，那個教你作運動的，你媽的，你們到是早死了好，省得我天天要對付你們。」

「照法律講，犯人每天應該有一兩次運動，你們既不依法律辦，犯人自己在房裏作運動，我想總不算犯法。」

「法律，老子這裏就沒有什麼法律，老子愛怎樣就怎樣。」

「那你們和軍閥有什麼兩樣呢？」

「狗操的，你敢罵我是軍閥好！我們和軍閥就是一樣的！來你們把他吊起來，揍他幾十棍子。」

當棍子雨一般的打在我身上的時候，我似乎漸漸就忘記了疼痛昏過去了，但我還聽見他在罵着：

「小狗操的，兇嗎？我看你現在不兇了吧，你們這些東西，在外面搗國家的蛋，在這裏還和我們搗蛋，你們要死完了國家就好了，全國人都能安分，就是你們不能安分，總是搗，總是搗，看你以後搗不搗，依我心把你們一齊槍斃掉，省得外國人笑我們國家有漢奸，實在說，你們這些東西頂好教東洋人來殺！」

晚上來了，我的創傷被臭蟲蚊子咬得格外發痛，今天一天沒有吃那臭爛的飯，只得早睡了，可是同房的弟兄們繼續談着近來爭論得最利害的問題，即中國是否能舉國一致共同抗×的問題，有六個人認爲是可能而且應該的，可是有兩個人說，若是有這種合作的可能，那麼羊與狼，也有合作的可能了。

「可是這是聯合戰線，並不是合作。」他們反駁着。

「是的，聯合戰線，名詞是很好聽的，狼要吃羊，也說是聯合抗虎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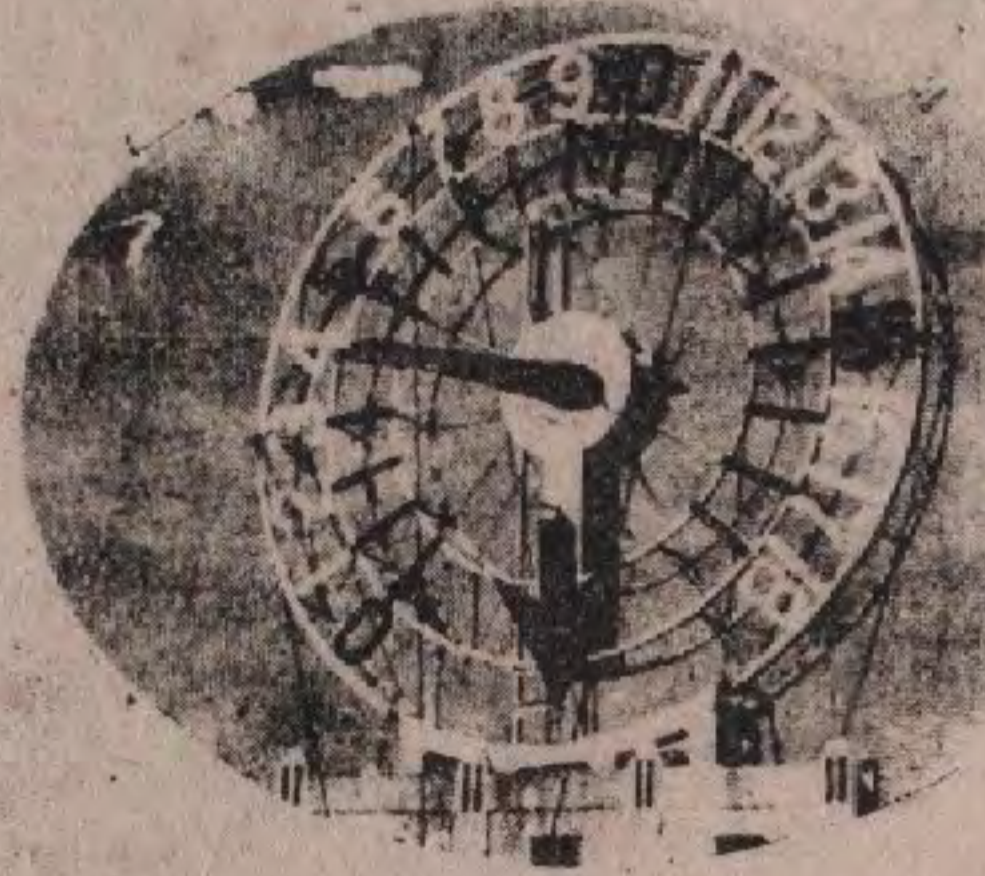
我翻轉身來苦笑着說：「用不着爭了，真理是很明顯的，今天我所受的殘酷的毒打，就駁倒『全國一致』的高論，我們若是不投降，就沒有和這班惡魔合作的可能，他們說得很痛快，東洋人來

幫他們殺我們他們才高興咧，這已經答覆了我們合作的妄想，今日的中國只有兩條路，亡國或者是革命，我們也只有兩條路，投降或是鬥爭。」

他們沒有話說了，一九三六年五月廿一日，就這樣慘痛的過去了，我將永不會忘記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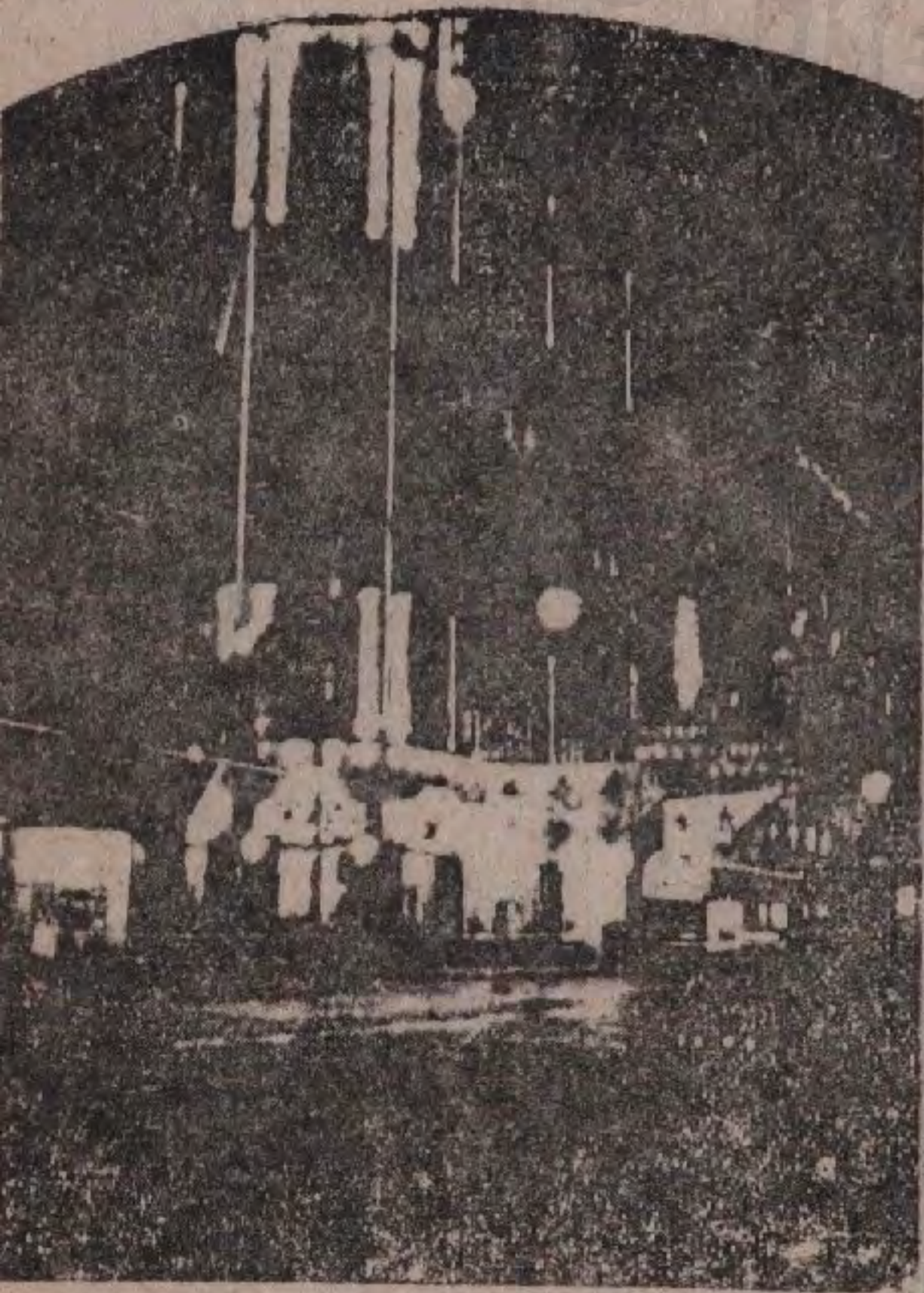


上海



(上右)五·二二
 黃浦江水位，二
 八尺(上午八時)
 个五·二一海關
 風向旗號
 (上午九時)

孫谷圖攝



→ 今日的南京路
 伯爾德
 ↑ 南京路夜景
 周定
 孫攝

空中交通↓
程式圖攝



→ 清晨漁
船從吳淞
口出發
程式圖攝



攝繁杜 頭街



攝繁杜 警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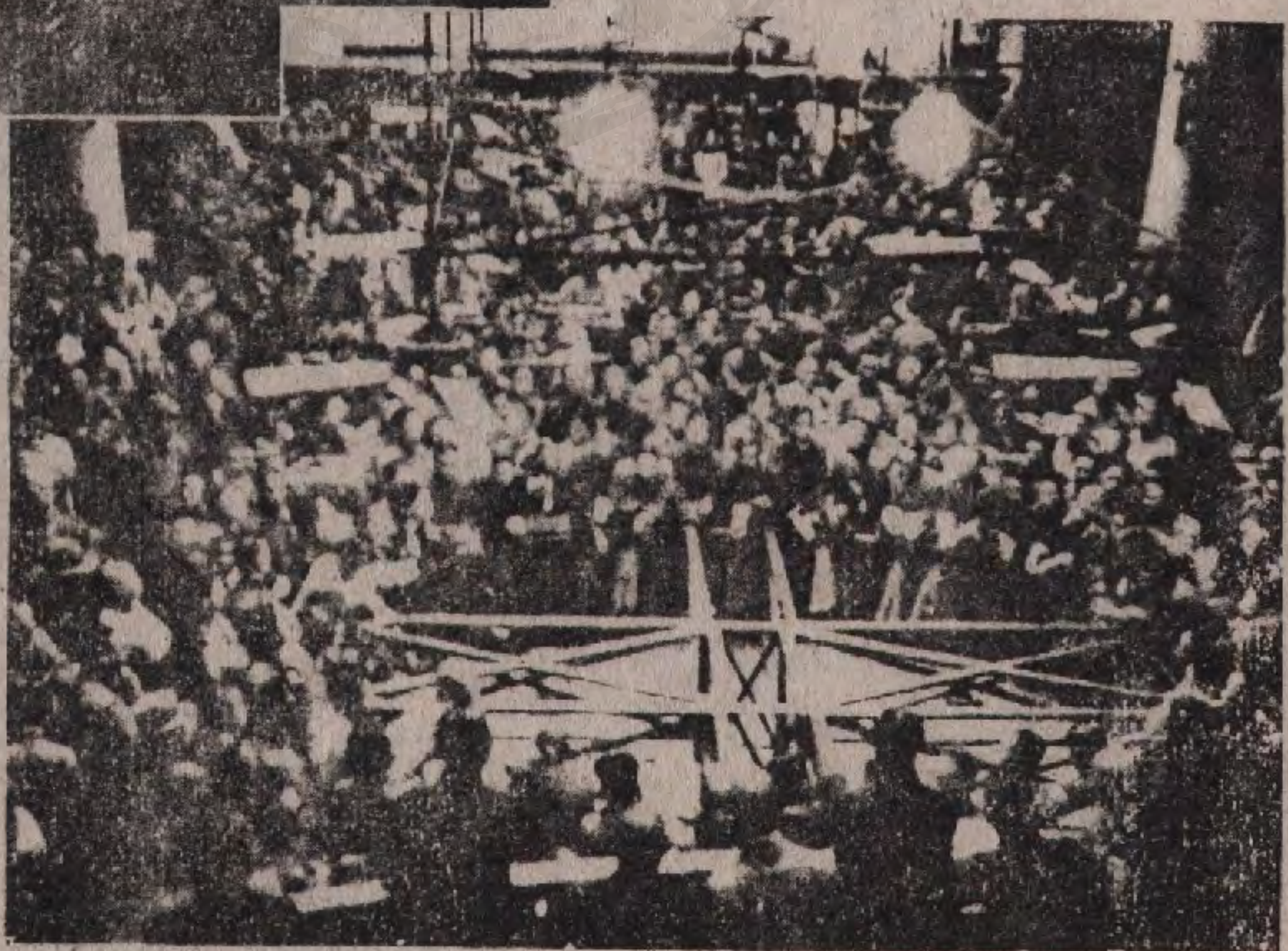


↑ 空塌車
與空肚子

煤屑堆棧
裏的工人



穆式龍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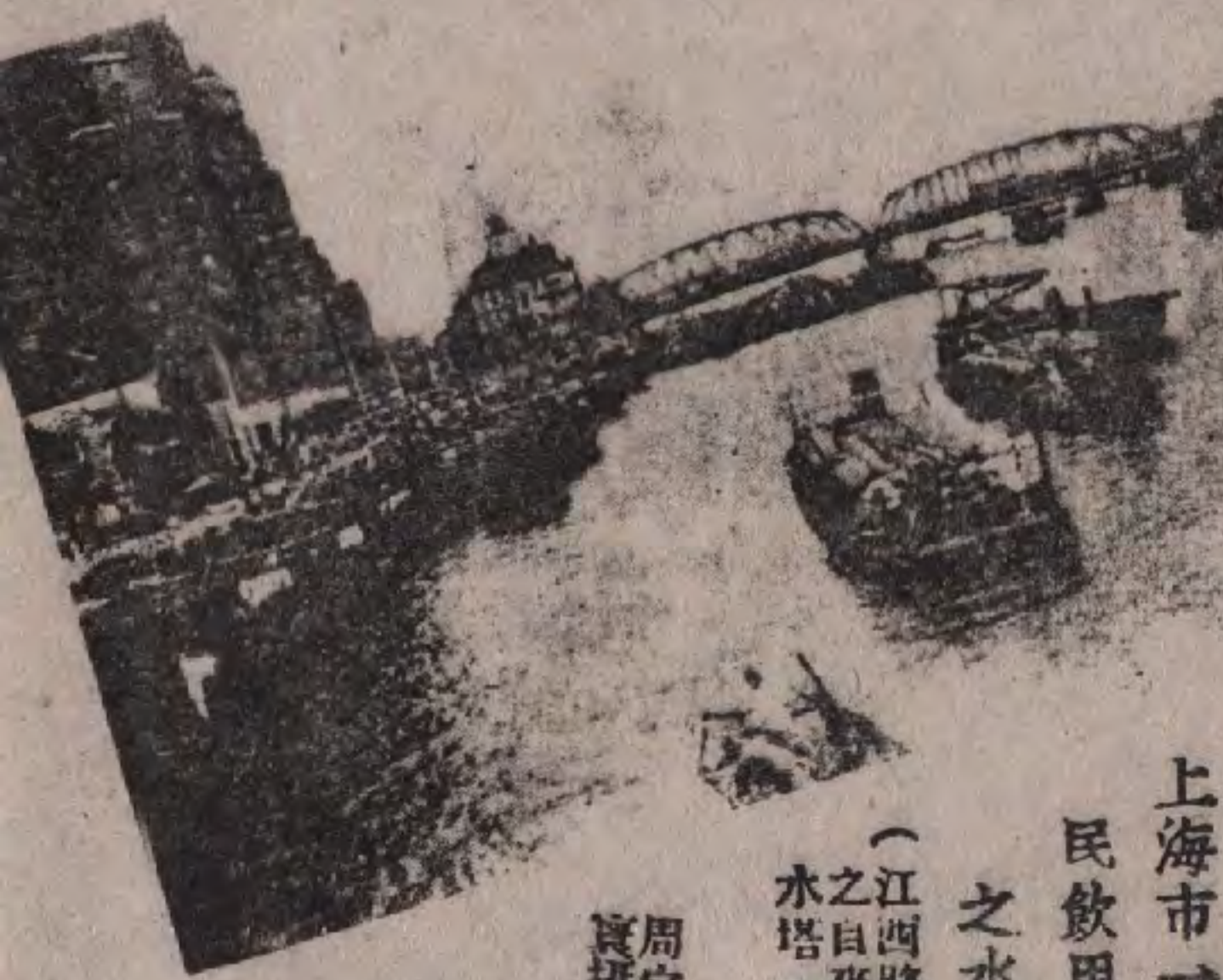
紗布交易所開拍 →

杜鰲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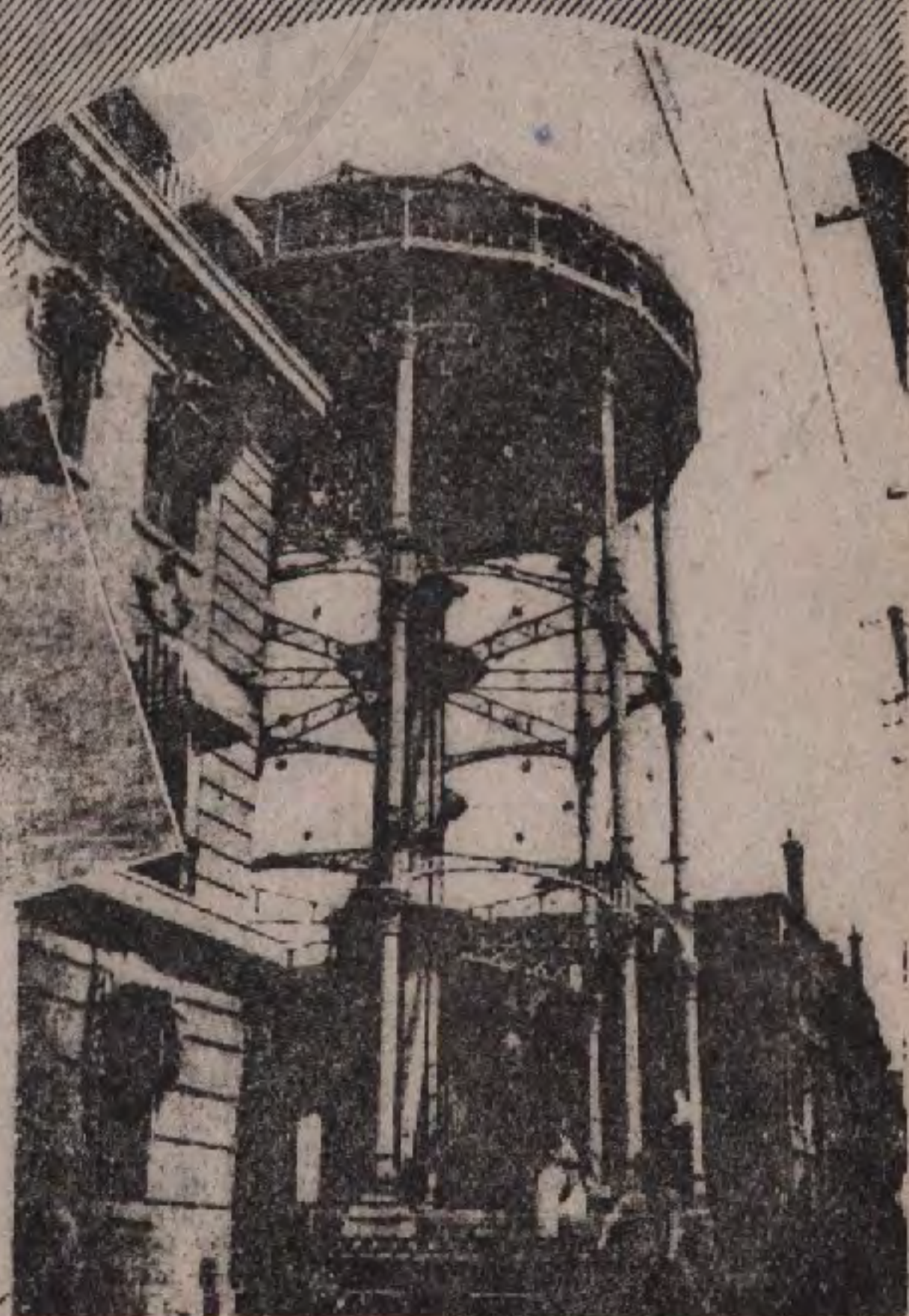


拾取爛茶葉的貧民
 (蘇州河兩岸采蔬
 市堤散市以內)
 趙定明攝

遙望外白渡橋↓
 周定實攝



上海市→
 民飲用
 之水
 (江西路
 之自來
 水塔)
 周定實攝



第三編
上

海

五月二十一日天氣

蔣 萃

雖然是夏的季節，可是仍像春令的天氣。

看罷！今天早晨，每秒六公尺左右的東南風吹過來，着實有些涼意。到公園裏，吸取新鮮空氣的小姐們，還披上春裝的外套呢。溫度表告訴我們：今天的最低溫度（正常天氣的最低溫度在每天早晨五、六時左右）祇攝氏表十二度半（華氏五十四度半）。太陽也披上了一層薄薄的絲絹似的卷層雲（Cirrus）間卷雲（Cirrus）此等雲最高。雖然仍能射出偉大的光芒，但熱力是不足以肆威了。有時還套上一個五彩燦爛的大環——日暈（Solar Halo）。最高的雲為冰針密集而成，日暈是日光經冰針屈折所致。太陽漸漸近天頂，天空也漸漸由灰白而變成蔚藍了。雲兒也漸歸消失，尙餘留着幾絲卷雲，點綴在碧藍的蒼天，正是暴日肆虐的時候了。溫度表裏的水銀柱儘是向上爬。小姐們也卸下外套，薄薄的一層衣衫趕走了春意。

下午四時半，水銀柱已升到了今天的最高點；指示給我們的讀數，已經是攝氏二十五度九（華氏七十八度五）和早晨的最低點比較比較，較差有十三度四呢。這最高和較差都創了本月二十天以來的紀錄。去年今天的溫度：最高二十七度三，最低十九度四，二十四小時平均二十二度八。

太陽向地平邁進，大地漸被黑暗所籠罩。同時星光也為濃霧所隱住，這濃霧稱為高層雲（Altostratus）中級雲，低於卷雲。天氣似乎有變的趨勢。果然，晚上九時十分左右，憑空來一陣狂飆，數秒鐘內，風向由東南而變為西北，風速自每秒二公尺增至十二公尺，氣壓驟升一mm，約一刻鐘內漸歸靜止。

一個童子軍教育的工作者 鄭昊樟

離開了辦公廳又想起今天是星期四了。

十多年來從做一個小團員直到現在當一個團長，每逢星期四，自己就會發生一種暢快的感覺；我相信「星期四」這三個字在每個團員的心坎裏，也一定劃上很深刻的痕迹！

回到家裏還未到晚膳的時候，坐在沙發上冥想，問題又趨向健兒訓練問題的身上了。

我們的一羣都相信中國需要一個轟轟烈烈的青年運動，而我們自己從小就都受過童子軍訓練的，我們覺得真正的童子軍教育中國正迫切地需要着。可是今日的中國童子軍却需要加以改造，因此我們決心幹些改造與建設的工作。雖然我們這一羣分散在各地，但我們相信事業終會成功的。

議到自己團部的三年計劃，雖然不能全部依着計劃去進行，但至少已經樹立了一個新的姿態；創立了學校兼社會的童子軍

團，開闢了一團兼施幼童軍童子軍青年服務軍訓練的制度。

食過了飯，向團部走去，離開團部不到十公尺，團員們激昂的歌聲，已經打進我的耳鼓了。前進！前進！童子軍是永遠站在時代的前頭的。

跑進團部辦公室，桌上擺着獅隊第五號送來的行善報告，馬隊的小隊報告書，狼隊隊長製成的上海市重要醫院分佈圖。

七時三十分我們正式開始歌唱的訓練。領導者是一個副隊長，他是民衆歌詠班的幹部人員。我們的歌曲注重雄壯有力的音調，我們要使每個團員至少能唱二十支歌曲，而且能轉教別人。音樂感人的力量，誰也不能否認，今日的中國正需要激昂有力的歌調來提醒沉迷着的民族意識，靡靡之音已是時代的落伍者了。

第二課的時間開始了。馮副團長——鐵路局的無線電主任

——擔任高級訓練，教的是氣象。徐老夫子是我們從前的團長，在工部局衛生處工作，今晚擔任中級隊的救護訓練，江巡官在鐵路上任警官，每星期四晚必從老遠的麥根路趕來，今晚擔任初級隊的訓練，講述黨國旗的歷史和使用法。還有幼童軍由洗君擔任，他在財政部任職，今晚擔任觀察訓練。新近招來的一羣新團員由李先生負責個別談話，他在教育會辦事，也是本團前任的團長。

工作分配好了，回到辦公室開始排列星期日上午的活動。高級隊決定這星期日來一個黎明集合，幼童軍舉行一次郊叙。圖書部的楊主任是一家報館的職員，他的工作很繁重，還兼辦團員備

蓄的事務；他和我商量接收趙先生——一個將赴英國任教職的同志——寄存圖書的辦法。我們這圖書部收集青年訓練的書可也不少了，中國、英國、美國的童子軍圖書可以說收集得還可以。我們預備多搜集青年訓練的書籍，將來建立一個健兒教育圖書館。訓練的時間完結了。使全體兄弟們再集合起來，報告些團務和星期日的活動，詢問一下各隊活動的情形，最後就來了一個有趣的遊戲結束了今晚的集會。

散隊以後，分別與獅隊第九號和狼隊第三號談話，前者對衛生已比前講究，後者的思想也較肯進步。辦公室裏的工作還是繼續下去，先把各方的來信批覆了，再和幹部人員商量團務，審查隊長們主辦的壁報稿子；同時各股的幹事也在緊張地工作。這樣非把工作告一段落，人們是不肯離開團部的。

當我們踏出團門的時候，素稱神秘之街的北四川路的行人也減少了。可是舞場中的音樂却正在熱烈地演奏，在屹立着的標準鐘告訴我們這時已將子夜了。

我所經過的五月廿一日

黃炎培

今天最大的工作，就是爲大公報寫星期論文。我纔從四川回來，不過十天光景，各方面要我書面或口頭報告四川狀況的太多了。大公報胡政之先生還親自來要求，老實說，只須時間和精神允

許，我倒是很樂意的。因為想到吾們對於國家，除了一張嘴，一枝筆，很少貢獻哩。昨夜就來一個設計，儘今天上半天，找一箇適當場地，拋却一切，完成這件工作，因為下午二時，就是這篇文章最後交卷期限。

我的日常生活，有一點很感覺痛苦，就是一方面流動得厲害，不是訪友，便是友訪。不是招人來赴會，便是被人招去赴會。一天到晚忙忙碌碌，一方面又須澄清了腦海來寫文章，往往落筆沒有寫成幾箇字，客人來了，電話來了。自從堅決遵守不打誑語的戒律，明明「在」，總不願說「不在」，等到打罷招呼，腦海裏東西早已不知去向了。大概這一類損失，統計下來着實不少。所以經驗告訴我，你要是限期交卷的，非設法離開現在環境不可。

可是我有三箇機關，任你揀那箇，你要是坐下來，不到半箇鐘頭，定會有客人和電話來找你的。今天出其不意，我去躲在浦東同鄉會裏，把我三十多年老朋友張伯初的辦公桌來利用一下。就算我對不起一班相識也許不相識的朋友，臨時宣告了幾箇鐘頭的某人失蹤。

居然那篇文章告成了。題目是「從四川想到全國。」我向來寫文章的方法，先把全篇大旨，和每段主意，首尾怎樣穿插照應，都想清楚，寫在小小紙片上，然後把每段應用的材料，搜集到足夠的程度，然後動筆。大約動筆以前功夫至少要占百分之五十，到動筆時，至多占百分之五十罷了。這篇文字，在我紙片上寫的，開頭兩段：

一段是寫四川天產的美富，一段是寫四川民生的痛苦，接下來提出三箇口號：一、合作，二、開放，三、統制。接下來兩件事實：一、峨眉山的猴，二、雷馬屏峨的獼猴。接下來開救國不救民的謬論，末了，還提出最近我所察覺的三種普通心理，做吾文的總結。到脫稿時統計約算全文有兩千四五百字。

把其中最驚人的八人消息錄在下邊：

三月二十一日復興日報載中央社稿：「松潘半邊街居民陳氏，自殺其八歲親生女而食。不久該婦亦病餓而斃。沿途數百里內，人血及白骨與餓死者，填滿溝壑。」

三月二十四日新蜀報載萬源通訊：「三月一日聞曹家溝某家七人，餓斃四人，餘亦氣息奄奄。有遠地逃荒飢民經過其地，一併被殺，分割炙食無餘。」

三月一日新蜀新聞載巴中特約通訊：「西區恩陽河舊小學校址內，棲滿災民，生機斷絕。將奄奄待斃之一丐，由餓極之難民，未俟氣絕，竟就割肉煮以充飢。」

報務旬刊第二十三期萬源通訊：「縣城東門外春坪壩飢民常十百成羣，煮活人及死人以食。雞河壩人民會殺匪八人食之。」

吾還願把我留告四川青年同學書中一段話附帶寫在下面：「……諸君啊！吾們大家想，假使你我親愛的父母妻子兄弟姊妹，陷在這數目字中間，你將怎樣呢？「同胞」「同胞」他們不就是吾們父母妻子兄弟姊妹麼？（怕實際上諸君的父母妻子兄弟

弟妹在內的不是沒有吧！)如今造成滿地飢民，連日報載有吃死人的，有吃泥巴的。吾不知此一刻鐘內有多少人在將死未死？不知吾寫這篇文章幾點鐘內又死去了多多少少？諸君此時居然還有機會讀書，諸君讀的書，不還是政府從將死未死的老百姓身上征到全年賦稅六千七百多萬圓中間劃出一部分辦學校，聘教師教諸君的麼？究竟諸君讀了書，還想作什麼用呢？校舍的輝煌，是代表老百姓的血光，講堂的粉筆，是代表老百姓的枯骨，吾們還忍心讀了書去謀個人立大功名，發大財麼？這幾千萬戶審中的同胞，算了。還有幾千萬將死未死，他們希望誰去救呢？諸君，滴幾點眼淚，無論那麼熱，是不夠的。說幾句空話，無論那麼動聽，是無用的。……」

我在今天這篇文章裏，還寫着：「吾觀察現時人物的三種普通心理：(一)人人求好。但這「好」須我做的。若你做得好，或比我做得更好，那不容許的。(二)人人求辦法。但這辦法，固然為國家民族計，至少也須無害於我和人的，最好須有利於我和人的。(三)人人求人才。但此人才須為我用的。若不為我用，儘管為國家用，還是沒有這人才的好。」

末了，還說：「此行結果……編一小冊，名曰蜀道，不日付印。吾在蜀言蜀罷了。吾所言者，豈止蜀哉？豈止蜀哉？」

過午，吾文寫完，交去了。吾就到家裏去，舉行先母生日祭。說到「祭」，我已經成家的兒女沒有一家舉行的了。就是我的夫人，還是恭恭敬敬地不肯廢棄她的老規矩。我的見解，原來「祭」不過

紀念被祭者的一種儀式。如果對被祭者真有濃烈的情感，無論用何儀式，都有意義。若是沒有情感，無論儀式怎樣用到，毫無道理。今天祭我的母親，我的母親，是在四十二年以前過去的。生前絕頂聰明，惹得各位家長極端歡喜。過去時僅約三十二歲。就生了我和我的兩箇妹子。咳！吾小時吾母親怎樣抱我，哺我，歡喜時怎樣疼我，我頑性發作時，怎樣責罰我，五六歲時，怎樣教我識字，教我讀書，吾父終年遊幕在外面，信來時，怎樣教我看信，怎樣教我寫信，乃至吾母怎樣得病，怎樣病危，怎樣死，怎樣死而後蘇，還顛着聲音，問幾箇兒在那裏，終於怎樣死，怎樣殮，清清楚楚，沒有一絲一毫不永永鐫刻在吾腦海裏，可憐當時撫棺號哭的孤兒，在糊裏糊塗中，已變了五十九齡半老的老人了。倘使吾母忽然歸來，我立刻變做小孩，投入我母的懷裏，還要我母抱我，還要我母把乳喂我，我不顧一切了，我永遠抱着吾母，跟着吾母去了。吾一切一切都不顧了。

文章寫罷，吾母親祭罷，吾疲乏極了。喫了飯，上床便睡。三時半到辦公處料理各地信件，自來奶發明者胡汀雲來，航空家朱介方來，表弟沈本強來，時間長短不等，各把所要談的話談罷而去。

六時半俞頌華、馬蔭良、招餐功德林、同席陳陶遺、黃溯初、趙淳聖、趙叔雍、陳廣雅、廣雅旅行家、善寫遊記，是一位很有期望的青年呀。餘皆我老友，叔雍初從華北歸來。溯初家在溫州，大談天台雁宕遊程。

同時還借江問漁揚衛玉等招待程柏廬李廉方等青年會會餐，吾只得找一相當時間，趕快放棄了功德林，跑上青年會九樓，共同周旋一下。吾本大大不贊成同時喫兩餐以上，把口腹來當做酬應，無如柏廬輩明天就要走，而頌華等又約定在先，終於無法避免。

九時半到家寫了日記便睡。

這是我一天的日記。我絕對忠實地寫出來，公開地給歡喜看我文字的朋友們看。完了。

關 餉

敬 言

「關餉啦！」

分隊部的姚玉山還沒跨進門就這樣大聲嚷着。

「真的嗎？你別又騙人。」門崗汪銘來有些不信。

「這次是真的，隊長叫你們巡長馬上去領。」姚玉山說着話走進我的臥室，含笑把命令交給我，說了幾句話，便到「棚子」裏找熟弟兄談天去了。

我把命令拆開來一看，果然寫着：

「着該警長迅即來隊具領四月份餉，勿誤。」

我的心一驚，但立刻又一緊，我知道又要受一些頭昏腦脹的罪了。

爲了近幾天害着些小病，忍痛化了兩角大洋黃包車錢，由分

隊部那裏領到了創痕遍體的餉銀。

在車上，我無意識地摸了摸武裝帶下鼓着的衣袋，無意識地想：「這一百多塊錢要是祇給三四個人分用，多好！」

到了所，弟兄們不用召集已都擁擠在我的臥室和臥室外的講堂裏，他們明知道至少得一小時後才能拿到自己那可憐的一份；但他們都願意等待着。

「咳！不關餉，盼關餉，關了餉，還不是到手就光。」

「我知道：我那一份兒除去訓練隊的伙食跟別的一些亂七八糟底花樣，剩下的還不够付房錢。」

「不關倒好，要賬的上門有話對付，關了呢，唉！真叫人糟心。」

這些話，在我的耳朵裏已不知進去過多少回，因此也就消失了反應。我只是低着头，一回兒醺醺墨，一回兒撥撥算盤珠子，一回兒看看伙食單，一回兒又瞅瞅分隊部帶來的各項扣除賬目，手眼腦同時在活動。

「啊！寫到楊祖壽的餉單，我忍不住放下筆喊了出來。」在訓練隊的名堂，這次更多了，你們看，這麼長長的一行。」

于學文朱本成探過頭來看着我面前那張還沒算好的餉單，朱本成輕聲念着：

「儲金一元，卹金一角八分，預支五元，伙食四元八角三分，請趙學德兩角五分，訓練隊膠鞋七角五分，被單七角，洗澡一角，日記

簿……」沒念完他就急聲說：「這怎麼辦呢？剛才他女人聽說關餉，還對我說，楊祖壽的餉叫我拿了送給她，她等着要買米的。」

「你別急，讓我算算看，究竟能剩多少？」

我又抓起筆，算了一回，結果是：「實發一元九角七分。」

「他還比鄧道明多些呢，鄧道明只剩八角二分。」

「不錯的，老鄧家裏母親病得很重，來信要錢，他問隊長借了

八塊錢。」汪鴻寶同情地解釋着。

眼終於算清，餉單終於都寫好了，我把袋裏的錢統統掏出來堆在桌上，又叫李學貴去換來了五塊錢角票，一塊錢銅板，於是開始發餉：

嘴也加入活動了：喊着領餉人的名字，解釋着扣除的名稱，告訴着實發的數目。

臥室中的弟兄跟桌上的錢鈔漸漸在減少，桌上還剩着幾十元的時候，弟兄已一個都不在，我像透過氣來似地伸了個腰，把扣下的伙食錢拿開，把自己的一份仔細一數，湊巧是十元零一角。一月不如一月了。」剛透過來的氣又回塞在煩惱的肚子裏。

懶懶地立起身，在左邊衣袋裏摸出自己的皮夾，正想把那些錢好好地裝在裏面，門帘一動，鄧道明悄悄地進來，悄悄地站着，瞧着我的在塞皮夾的手。

「有什麼事？」

看神色我知道他必有所求，果然，他立刻堆起不自然的笑容，吞吞吐吐地說：

「巡長，你能在存伙裏借三塊錢給我嗎？這回我只關到……」

關到幾毛錢，不够用……」

「存伙存伙是預備買米麵的，要是都借出去，大家吃什麼？你還是問別人想想辦法吧。」

我的話是實在的，因之他不能再說什麼，又悄悄地退了出去。突然，隔壁棚子裏傳來于學文的粗暴的喉嚨：

「……不給不行！你憑良心說，這錢該給不該給？今天就是要你給！」

這傢伙有個楞筋兒，怕他鬧出事來我趕緊走過去。

「吵什麼？有話不會好好說嗎？」

于學文手向低着頭的馬慶玉指了指，用了小一些的聲音說：「巡長，不是我着急，他該我兩塊錢，答應關餉一定給，剛才問他要，他又說要等下次關餉了。本來，自己弟兄，晚給早給，也沒什麼關係，誰曉得越窮越倒霉，前天我的表弟打家裏不肯不語地來了，說是要找事。巡長，你是明白人，現在世界上那還有我們老粗吃的飯！住下去當然更不得了，所以我揣摩着還是湊幾個盤纏打發他回去的好……」

聽他說得入情入理的，我倒不好意思責備他，我轉臉對着馬慶玉。

「馬慶玉，好借好還，你還給他不完了嗎？」

可是他抬起頭來，愁眉苦臉地說：

「不是我不肯還，實在因為我女人生病到現在還沒好，錢化了不少，怎樣也搗不過來。」

我不忍過於逼迫他。

「這樣吧，你先給他一塊，那一塊下次關餉再給。」

他顫抖着手在腰裏掏出一張鈔票，遞給于學文。

「對不起你了，下次關餉一定給。」

「一定要不是巡長……」

我回到臥室，却見李學貴站在那裏：

「楊祖壽女人來領餉，現在在外面等着。」

「哦，叫她進來吧。」

李學貴出去，一回兒就進來了楊祖壽的女人，灰白臉，蓬鬆着頭髮，懷裏抱着個孩子。

「巡長，楊祖壽的餉還剩多少？」

「他的餉剩得有限，不過一塊多錢吧，已經交給朱本成了，他沒給你嗎？」

她並不回答我，却又問：「交給了朱本成啦？」

「是的，你問他要去吧。」

他點點頭，臉顯得更灰白，默默地走了出去。

沒有多時，我忽然聽見窗外有女人的哭聲，哭得很淒慘，漸哭

漸遠。

正想出去問，李學貴又進來：

「楊祖壽女人剛才一出局子門就哭，她說家裏不但沒有米，連火油都沒有一些了。關餉剩的一塊多錢，朱本成又不肯給她。」

「他爲什麼不給？」我恨恨地。

「也難怪，楊祖壽欠朱本成五塊錢，已經好幾個月了，朱本成女的快要坐月子，等錢用，這一塊多錢怎麼肯給她呢？」

「哦！」我覺得頭有些昏，便倒在舖上，想養養神，忽然汪銘來送進兩封信來。

「巡長，信。」

接過來一看，一封是家裏的，一封是南京吳錦城寄來的，先看家信：

「胞兄：收房租的已來了四次，我和嫂嫂都急得要哭，米也沒有了，父親非常暴怒，怪你十幾天沒回來，無論如何，你要設法十五元……」

我隨手把信扔在枕邊，拆開吳錦城的信，想看他在南京謀事

究竟怎樣了？或者會給我一些欣慰？

「……張公現任縣市行政講習所××主任職，須三數日後始能到外省就事，張公擬將弟暫行荐出，何日實現尙難逆料，請兄代弟暫借大洋五元寄下，以救燃眉……」

我又隨手把信扔在枕邊，拉過被角蓋着肚子，便昏昏地睡了。

過去。

五月廿一日

黃警頌

是日天氣清和，黎明即起，披衣疊被，上馬桶，冷水面漱口，早操，讀經，寫字，與家眷聚餐時，並商量菜單，及一日生活的計劃。七時半閱讀大公報、立報、時代報、世界晨報，載有內政部因以國人名字，恒一人數稱，致發生法律問題時，或因規避，或起誤會，現已擬定辦法，每人祇許一名一號；但是我意：這種辦法還嫌不夠，因為問尊姓大名，還得要問台甫大號，還是多了麻煩。我主張名號一致，姓名祇有一個，以戶籍登記為限。八時與我妻柏靜如女士一同出發，在老北門分袂，各自工作。我先往江海關碼頭送非僑考察團，王泉笙、陳慕華等九人赴廈，隨贈東方雜誌及各人題字數張，並悉非常局又頒苛律，禁患砂眼者入境，望赴非僑胞應先就醫生檢驗，免為原船遣回，徒勞往返。又悉中國邊疆考察團赴邊報聘，業已得邊政府電復，表示歡迎，並允以種種便利。八時半到商務印書館打鐘，在本科翻閱大小各報廣告新聞約十五分鐘，即寫工作日記，檢閱信件，復楊家駱、陳光堯等來信。又會無錫師範、安徽大學、百泉鄉師、衡陽女中等各參觀團領導員王誌經理以電話召談，商定招宴十省識教代表，及過滬之教育廳長，借鹽城小學校長多人，即乘公共汽車（途中遇赴印譚雲山）赴市政府第一會客室，參加識字教育討論會。

由蔣建白主席。

聽過主席及楊思穆、江問漁、邵爽秋、程柏廬諸位先生報告以後，使我更覺得陶行知博士教育方法之有效了。二年前，中國的識字教育甚形落後，陶博士在上海大場創辦工學團，發明小先生制，用最經濟最有效的方法，來普及大眾教育。中國是個窮的國家，要想普及教育，只有利用小先生是最好的方法。沒有錢開辦學校，利用小先生組織工學團，沒有錢請教員，利用小先生去教書。陶博士發明小先生實在是中國傳統教育上對症下藥的良方。前年我與陶博士發起中國普及教育助成會，提倡小先生，來推動全國大眾教育，不到三年，現在已推行全國。中國窮鄉僻壤地方文盲還是很多。要想普及教育，望普遍的採用小先生制，收效實為最大，速度實為最快。

十二時一刻閉幕，就立在門口階石與吳市長等留影紀念。由本市識字教育委員會在膳廳歡宴後，市府備車，余任嚮導，陪往水電廠附近及殷行區參觀識字學校三所，又到市立醫院、博物館、圖書館、體育場，及商務製造廠參觀一二八被敵人所燒毀的戰跡，五時返館會客，晚由書局報館電影播音、文化各公團，在大東聯合歡宴。余與韋捧丹博士代表商務出席招待，和潘公展、周劍雲先生對話，賓主盡歡。席間有人詢本館今日出版何種新書，即據報載，有參加倫敦中國藝展圖說、魏晉詩歌概論、文學概論等書，直至九時散席。

民衆識字教育討論會廿一日閉幕後

之感想

李廉方

這次上海市招集民衆識字討論會，到會的計有九個省市代表，其餘皆係上海市政府聘約或指派的。時日匆迫，不及討論含有學術意味的議案，這是開會的通例。閉幕後參觀市政府所辦識字學校數處，由會議和參觀，使我發生兩點感想。

一、民衆識字教育，是否一定要靠政府拿錢來辦學校，才能普及，這在上海市不成問題，因為業經以十九萬多款，強迫二分之一的民衆識字，其餘自可有相當的結束。各省市是否皆能如上海市的這樣力量，如其不然，掃除的舊文盲比續增的新文盲不相上下，那麼民衆識字學校就會永遠存在，成爲學界多一個找飯碗的處所。假使上海市小學沒達到普及限度，這識字學校，還要相當的繼續保留。因爲有這識字補習的機關，豈不是小學一年比一年減少，也不相干嗎。

二、只是跟着先生讀完幾冊書，是否爲有效的教育。我們要曉得各國識字人數的統計，是以相當完成義務教育作比較的。我要問的，僅僅認識若干文字，究竟算怎樣教育。即使單純認識文字，取得教育相當的價值，如果只是跟着先生讀完幾冊書，一旦離開了先生，能否自由運用，還是一個很嚴重的問題。

我想談到教育，就含有學術意義。僅僅識字問題，也不是那麼簡單一回事。已往的教育都失敗了，這個識字教育，再禁不住裝飾門面，所以拉雜寫這段感想。

「馬日」

陳子展

這是中國歷史上不能忘記的一日。

這也是我一生不能忘記的一日。

這一日是中國革命史上必須寫到的一日，就是所謂「馬日事變」。發生的地點在湖南長沙，發生的時日是一九二七年五月二十一日。因爲電報用韻目代日期，上聲的韻第二十一爲馬，所以在當時說到這一日事變的文電上就叫做「馬日」。發生的事變是長沙的駐軍在這一日晚上從十點鐘起，包圍省工會省農會迫繳了工人糾察隊農民自衛軍的械。從此原來合作的兩個黨分家的局面決定了，武漢的國民政府和南京的國民政府合爲一家，完成了所謂「寧漢合作」也就判定了「國民革命」的前途。

在那一年的這一日晚上，我從劈劈拍拍和浙浙瀝瀝合奏的聲響裏驚了醒來，一晚不會合眼。思量誰敵誰友，誰是誰非，一晚不，一刻一分一秒，就可以變卦，政治上真是所謂「瞬息萬變」。尤其是咱們貴國的政治常常變幻得沒有定準，不是像我這樣的笨伯可以應付得了的。好在我本來沒有做過什麼官，連芝麻綠豆一樣

小的什麼黨部委員也沒有輪到過，既沒有政治野心，可以免得許多政治上的麻煩。不過我一向教書，教育界也和政黨息息相關，我已經感覺到，儘管誰說我的神經過敏。一夜思索之後，再經過四個月長期考慮，我離開了長沙，相定了上海，決定了改過一種討飯的生活，說得好聽一點，文雅一點，就是「賣文生涯」。直到如今，已經九年了，好像做了一場惡夢。當我昨日接到「中國的一日」徵稿啟事時，把我提醒了。回憶到九年前的那個「馬日」，時光過的好快呵！這個世界又變了好多呵！

今日從滬江大學授課回家，已是午後一時半。吃飯後，疲倦不可支，補睡個午覺。醒來，差不多到五時了，妻笑着說：「中國的一日」徵稿，不是今日要做的麼？還好睡呢！我揉了一揉眼睛，翻開今天的報紙，拆看今天收到的信，從郵差遞到的昨日的「上海報」上，看到署名一鶚的所作「快修快走四字的引證」一文，裏面說是「十四日新聞報載北平電，古北口日商大林洋行，包修日本兵營，拆用長城磚料。十二日拆出一磚，上刻快修快走四字，當馳送承德軍部。」云云。晚飯後，我就寫了一首不像詩的詩，題目叫做

長城謠：

「有鬼，有鬼，吓吓吓！」

萬里長城誰敢毀？」

逼得城甌開了嘴：

「你修營房住幾時？」

快修，快走，喂喂喂！
你居東海還東海

萬里長城有主在！

我想起大前日阿英先生向我討詩，好像是要登在一個通俗刊物上，這首詩似乎還算通俗，該可以塞責了罷。我還答應了他，把我從九一八到現在，從「清聲」周刊，申報「自由談」，大晚報「火炬」，到目前的立報「言林」，以及「宇宙風」，「逸經」等雜誌裏面發表過的詩歌，和詩論，都搜集了給他看，約定明日午後二時給他一個回信。可是我一向不會自命詩人，想出部把詩集，把稿子通通留下，所以忙了三四個日子，竟搜集不齊，明日怎麼好回他一個空信呢？想了一會，決定帶一首詩給他去看，這是從上月二十日立報言林剪下的，題目叫做

問孔：

孔夫子幾時飄海到東洋？

爲什麼東京湯島有聖堂？

你佬生前到處找主子，

難道死後還要走番邦？

你原來贊成霸道攘夷狄，

難道你也愛時髦變主張？

我勸你莫吃他們的「御料理」，

寧肯回到山東啃老薑。

我勸你拒絕他們的「斯文會」，
寧肯斯文掃地六經亡。

眼見六經變成了一「漢奸學」，

試問你聖人心傷不心傷？

你看一壁廂大講王道，

你看一壁廂讀經特忙。

是不是敵人會看在你的面子上，

他們的海陸空軍不來跋扈飛揚？

喂！敢請你大聖人孔夫子，

給我個答覆，原諒我的狂！

計算明天我可以向阿英先生交卷，今天就可以早些睡，不多勞動衰弱的神經了。好在阿英也是讀過線裝書的人，看了我的詩，該不至像一般自命努力進步的青年朋友，罵我「開倒車」，「拾古貨」，「不是自己的莊稼」罷！我可管不到人家的毀譽了。

這裏所寫的話，好像都是關於我個人的瑣屑。說不定那位目前正在南方奉陪的人（革命的學者肯陪伴的當然不是軍閥）坐飛機出風頭，却罵胡適之「飛行小費」一詩的學者，又要罵我是「個人主義的作家」，雖說我已經不從談許多新詩體談到「胡適之體」，而且我又不是什麼作家；自然，我經一個坐到武人飛機的學者鑒定是個人主義者，那倒是却之不恭，受之有愧的了。

夜深了，就寫到這裏為止。再來一句

這是不能忘記的一日，五月的「馬日」。

（一九三六年五月二十一日，燈下寫此。）

樣 書

盧冀野

昨天，——五月二十一——從南京寄到叢書的樣子，因為沒有工夫校對，今日雖然暨南有課，但午前還有兩小時的空閑，所以早上起身，便把這七本草訂的書放進皮包裹。

第一被振鐸發現了。他見樣書已刷黑，並沒有硃印本，頗以為惋惜。我說：「銀硃實在太貴，一部二十二冊的書，用雕版印出來，已經是一貴族的」，何必更去奢侈呢？」

他笑道：「原本含有「貴族性」，這年頭兒還刻甚麼書！既刻了，索性講究一些罷。不用硃，用寶藍印幾部，倒是不錯。」他始終覺得有點「那個」的。因為給學生們順便鑑賞一下版本，所以帶到教室去。有幾位同時問我「刻的書，究竟較排印的有何不同？」手工去雕，彷彿在行款上有一些「藝術的」味道。實際上最利便的是剗補錯字。較印好了一萬八千那樣的機器印刷，畢竟不一樣。用墨和用油墨，在讀書的時候，也有不同的趣味。此後雕版的方法，漸漸地要失傳了。我不過是完全為着趣味，便費了這許多的財力和時間，本沒有甚麼提倡的用意。」我隨便的回答了他們。後來匆匆的並沒有機會去校對，仍然帶回寓所了。

我今天的日記

吳 鈞

當我早晨在鐵床上，睡得正然甜蜜，猛然聽得耳旁有人喊叫。迷糊糊的也不知爲了何事，倒驚得我的心臟跳的速度加快。

「起來！起來！九點鐘啦！」

聽見了這兩句話，才知道是阿毛催我們起來吃飯——上班。俗云：「爲人莫當差，當差不自在。」睡覺雖然愜意，但因爲吃穿的來源，都是仰仗於別人，所謂「吃人家的口軟，拿人家的手軟。」我們吃穿都是國家所供給的，即是無國家和社會的觀念，爲了吃穿，亦得忠於工作。故而我毫不遲疑，竟霍然而起。

揉開眼，瞪睛在寢室巡視一週。「呵！奇怪呀！全室內除下了我，都起來啦。都是爭先恐後，在忙着擦皮鞋，紮綁腿，好像落了後就有不幸的事件臨頭一般。這也難怪！近幾天的消息，的確不大好。淘汰的消息愈謠愈真！由空言已經成爲事實。鬧得全路官警，大起恐慌，都怕個人的不幸消息臨頭！實在，近幾天來，個個人都能謹慎從事，不敢稍涉及拆爛污的嫌疑，以圖免遭不幸而被淘汰。所以今天大家起早的最大原因，就是恐怕誤了上班。

刷洗既畢，看看錶還只九點廿分，我覺得時間尙早，端盃開水，翻開了今天的申報，且飲且看。忽然發見廣告欄內，有貴刊的徵文廣告，不禁使我的心躍躍欲試。但是早已失學的我，就是傾腸倒肚，

絞盡了腦汁，也做不出佳妙的文章，只好將這篇日記，寄遞貴刊。

十點鐘上了班。因爲早上幾班開往外埠的車子，均都開去，下午雖還有車開，但時間尙早，故而站上旅客，寥寥無幾。大樓下那幾把專爲旅客設備的長椅，冷清清的只有兩三個旅客，坐在那裏打盹。我無聊似的走來轉去，並時時擔心旅客的行李被擄三竊去。

十二點半。常州開來的區間特別快車到站。我的責任，不僅是當心旅客被擄三竊，並且還得指揮交通。所以我站在客人出站必經過的地方，以手作標誌，使旅客靠左邊走。固然知識份子用不着小警察的指示，但是還有忽略的，及不知道新生活守秩序爲何物的。當他們走錯路線時，我若攔阻，隨時都可以聽到各種不同的怪語：

「哦！忘記啦。忘記啦。」

「呵！新生活！」

「啥事體不放阿拉過去？」

「啊是檢查？」

最惹我注意的，是左邊立着那幾個摩登少女，對着我指上指下，評頭論足的大笑不止。依我的推測，好像是一種譏笑。笑得我滿面通紅，不敢對她們正眼注視。

稍待，人漸見增多起來。原因是兩班開往外埠的特別快車，馬上就開。

這時有兩個「友邦」的人，一男一女，大概是夫妻吧，領着一

個活潑潑地的幼童，裝束得十分奇特。衆人不由得都把視線移在那孩子身上的。的確，那孩子太聰明，大可愛了！祇那副討人歡喜的面孔，任何人見了也要喜歡。那孩子見到我走路的動作和態度，他就模仿，而且模仿得十分相像。衆人見了不由得又大笑不止。當時我亦報以微笑，同時我對那孩子也發生無限的愛慕！

我沒料到，那孩子的父親，會說一口流俐的北平話。

「你學他走路，當心他打你呀！」他對着那孩子，手指着我說。又轉臉來向我說：

「你看這孩子有多麼調皮？」

「小孩子調皮好。調皮就是表現他的聰明。笨孩子絕對作不出這種動作。實在聰明。」我稱讚似的說。

看他的樣子，知道他還想與我扳談。我看他對待我的態度異常親熱，所以也想與他再多談幾句。我低下頭，正想同他談話，忽然看到他那雖然不高，然而非常雄壯的身體，猙獰的面孔，及兩道使人看不慣的粗眉，處處都可以表現出他內心的狡詐！他穿着他們發明的瘦腿西裝褲，及比他的脚大出約三分之一的大皮鞋……看見他種種的舉動，不由得使我腦筋內，回想起許多的悲痛事件：如朝鮮之亡，廿一條，東北四省，一二八，偽滿洲國，塘沽協定，華北問題，及現在當局無法制止的全國普遍走私他國外交上的口頭禪，是「親善親善」！大概上項的事件，就是表示所謂「中日親善」吧。我恐怕他對待我太親善了，所以我便不再開口。

巡捕日記的一頁

一 捕

早晨，我從酣睡中掙開了一雙惺忪的眼，太陽已經爬上我底臉，趕急的拋却了被頭，一躍身，跳下床。兩道眼睛的視線，直射在靠近床頭的條桌上和我有切身關係的鬧鐘大小針上。於是，我知道，我知道距離我工作時間僅有十五分鐘了。

早差，是上午七時上班十一時落班。下午三時上班下午七時落班。

做早差，我每天是上午六時起身，洗面，刷牙，穿皮鞋，打裹腿……六時半離開亭子間，在柏油路上費去一刻的光陰，六點四十五分趕到巡士分派工作的集合處——巡捕房。

現在，距離工作時間僅有十五分鐘了。飯碗有打碎的危險。我滿心惶急，免去了洗面，刷牙，在三分鐘內齊整了警士武裝，大踏步跨出了大門。

「撲嗒！」

我的笨重皮鞋和紅漆色的木桶衝突了一下，跟着一股臭氣攪進我的鼻孔，我明白我匆遽的步伐撞禍了——踢翻一隻馬桶。在撞禍的一刹那，呈現在眼簾裏的是無數的馬桶，一隻糞車；糞車旁立着一個三十來歲的漢子，這漢子使勁地仰着面閉着眼睛，大張着嘴在喊：「倒……倒……倒……呀！」

他在「倒倒」的聲息裏沒有發覺翻馬桶的響聲和臭氣，我也顧不及馬桶翻了的善後，依然繼續踏着匆遽的步子在一口氣中到了我們底捕房。

[1357, 1460, 1488.]

審事間門前高的台階上立着一個碧眼黃髮的洋大人——外國三道頭——正張着血盆似的大嘴在對着台階下面的兩排巡捕點名派路。

這位洋大人的相貌也別有風趣，一張紫豬肝的臉配上一隻血紅色葫蘆式的大鼻子，好像夏天隔夜的豬心肺；肚皮也特別的大，屁股也特別的高，肚皮好像懷了雙胎已到足月的孕婦，屁股和驢子的不相上下，假使他也沒有了頭，簡直分不清他的前後。一條警裝褲，剛在屁股上，緊緊的。走起路來最足惹人發笑，就是昨天剛做了一「未亡人」的嫂嫂見了他也免不了報之一笑呢？他的記心也不大好，每次上差的時候，不是忘却了帶手錶，那麼就是忘記帶鉛筆，有一次竟忘却了戴警裝的帽子，光着一頭黃色的油頭髮來上差。所以巡捕們在背地裏替他起了一個綽號，叫做「糊老大」。這時的「糊老大」挺着肚子，攣着屁股立着在點名派路。我聽得他那沉濁的聲調已喊到我以後的號碼數目——巡捕的代名字。

「唉！糟了糕！」我心裏這樣地喊。

「糊老大」的身畔立着一個五十多歲的黃臉皮——中國

頭腦（華捕的中國長官）

這位「中國頭腦」巡士們暗地裏也送他一個綽號叫做「大老爺」

「糊老大」點完了名，派好完了路，站在「糊老大」身旁的他——中國頭腦，兩隻眼睛往着台階下面的兩排巡捕一瞟，接着給我們幾句老熟道的訓話：

「你們拿着工部局的錢，應當要替工部局忠心做事，小生意，不管他苦不苦，要向行裏拖，黃包車違章的就是不客氣，公事公辦，……但是，你要記住，凡是東洋人有違章的事情，那麼，你們就不要去管他，因為管得不好，還要弄到自家頭上來，要有犯法的事，只好用電話通知巡捕房，記住！你們要記住呵！」

他說完這一堆使人聽得爛熟而討厭的話，睜圓了眼睛又向着左右兩頭的巡捕射了一射，接着舉起手裏的不到一尺長三寸闊的木板，這木板上面刻着一個碗底大的花。

「你們大家看好了，這塊木板上這一個花，這花就是日本的櫻花。凡在租界裏日本人的住宅門前，總懸着這個櫻花的木板，好讓警務人員認識他們的住宅，特別保護他們，你們要注意啦！」他隨即把木板放在一邊，眼睛眨了一眨，繼續又說：

「今天晚上，日本的陸戰隊要在我們捕房所管的地界內演習戰略，還正式開放機關鎗……區長剛才來了命令，我們警務人員並要盡保護之責。你們千萬當心，不要弄出亂子來。你們須曉得

這裏租界，並不是中國地方。」

「大老爺」做完了官腔，打完了官話，向着「糊老大」一笑，一轉身進了審事間。

這時，時辰鐘已到七點了，點過名，派過路的巡士都在「立正」，「開步走」的口令聲裏出了捕房之門。

「糊老大」依然挺着肚子，站在台階上一動也不動，只從粗的喉嚨裏哼出一聲「喂！」

翻譯聽得這一聲，從審事間裏連忙的跑出。

於是他和翻譯喃喃說了些英語。

「你爲什麼遲到，現在他要報告區長處罰你了。派你巡查第六路，你去吧！」翻譯向我這樣說。

「唉！糟糕了！」我心裏又這般說。弱國的可憐，盤繞了我底心坎，爲着活，我只好，我只好，仍然拖着匆遽的步伐去巡查派定的路。

剛剛跨出捕房門，碰見兩個做早差的「小八鬍子」巡捕，嬉笑地進了審事間，又嬉笑地佩着手鎗從我面前走過。

唉！更加重了我一層悲痛啊！

被遺忘的人們

黃元芳

太陽已移在西方了，火一樣的光芒照射在牆角。熙熙攘攘的人們都爲了生活而在奔走，平坦的柏油路上電車汽車……風掣

電閃般的飛走着，汽車內驕傲挪揄的笑聲擲着街上的行人，雜亂的街景形成了都市的繁囂。

在某租界某馬路邊的石階上，集着幾個衣衫襤褸的人們，他們等待着夜的光臨，所得到人們剩餘的冷飯殘羹。

正是下午四點多鐘的時候，仁正好路過那裏，一雙無神的眼晴，注視着那襤褸的一羣就想起了自己的心事：

「失業已有一年多了，前途仍是渺茫，在這年頭兒，要找一只起碼的飯碗，比大海撈針還難呢！爲了要活命不得不吃，從冬衣吃起吃到短衫褲了。雖然還沒有睏過弄堂，但不見的將來，說不定要踏上這個階段。」他想到這裏，眼眶裏早已潤濕了。

驀地裏起了一陣驚擾，馬路旁邊出現了一輛黑色的汽車——囚犯車——車上跳下了幾個中國巡捕，一個留着黃鬚的外國人，把石階上的那些流浪者，一個個統統捉上了黑色的囚犯車，正好像在混水裏捕魚，一網打盡，倒霉的仁也被捲入漩渦裏了。當時仁再三和那個中國巡捕聲明說：

「先生我並不是那個呀！請放了我罷！」

「你上去好了，一點也沒有關係，不過不要叫你們到租界裏來，送到你們華界去！」巡捕勸慰似的回答。旁邊站着的那個外國人已經舉起了木棍正想抽打仁，只得跨進了車廂，和那一批流浪者的坐在一起。車輪蠕蠕地轉動了，車慢慢地沿馬路巡行着，預備第二批的獲得。

車廂裏面連仁有七八個人，仁獨自坐在臨近車門的鐵絲窗口，垂頭沉思，只熱望着早些時候到華界就可以釋放了。

過了一些時候，第二批的人們，果然又進來了。以後是第三批，第四批，車廂裏擁擠到水洩不通。骯髒的人羣，沉濁的氣息，已使得仁透不過氣來。這時車子不再慢慢地，在路旁巡捉了，已向滬西疾進，從繁囂的都市而到了煤屑路上，車輪的速度是飛般的了。

黑夜早已把太陽吞沒，仁從小鐵絲網窗眼望出去，只見黑茫茫的一片，道旁只有很稀少而光芒慘淡的路燈，車子向黑暗中前進，這真是仁前途的象徵！恐怖的情緒縈繞着整個的心靈：「既然要送我們到華界去，爲什麼要到這樣遠的地方呢？估計車行的速度和時間，大約離開上海已有幾十里路了，送我們上那裏去啊！」車子瘋狂似的在死寂的黑夜路上飛奔，道路的凸凹不平，使得車子好似巨獸中傷般的咆哮亂跳，車內的流浪人們早已振得頭昏目暈了。

終於到了，車停了，整批的流浪者們都被驅逐進一個骯髒的地方——是一個孤立在四週漆黑的地面用蘆蓆搭成的棚屋。棚屋裏面有一盞垂死般光芒的油燈，沒有地板，只有一坐煤屑鋪在潮濕的泥土地上，還有經過許多人踐踏過的一些爛的稻草散佈在各個角落處，空氣不流通，污氣充滿着全屋，窒息了每個人的呼吸。門外駐守着幾個中國巡捕和外國人，防備是很嚴密，這是恐怕我們竄逃吧！

大家都東歪西倒的睡熟了，仁却睡不着。一會兒，外面跑來一個中國巡捕，大塊頭，天津口音，態度還和藹，他是來巡視的，看到仁還沒有睡，就喝道：

「噲！大家都睡了，你爲什麼還不睡？」

「先生！我實在是，被你們誤認了，我並不是癩三啊！」仁好像要哭出來似的伸訴着。

「那也沒有什麼關係，明天就可以放你出去，快睡吧！」

「先生！明天什麼時候，才可以放我們呢？」

「你什麼時候來的，那末就在第二天什麼時候放回去。」

「先生！你可以幫我的忙嗎？我今天晚上來的，如果要等到明天晚上釋放的話，那末先生呀！我實在受不住了，請求你先生給我，想個法子！」

「那末這樣罷：馬上放你，這可辦不到，只有——我想，早晨五點鐘當我掉班的時候，你可以溜到隔壁那一批裏去，他們是今天早晨八點鐘捉來的，明天早晨八點鐘可以放了。你現在快睡吧！」巡捕很同情地說着，就走了。

東方現着魚白色的時候，仁就悄悄地爬到隔壁的一間。八點鐘，他和其餘的人被驅趕出來，還受到一句教訓：

「現在你們快回去，以後租界裏不要去，到中國地界去！」

一羣流浪人就各奔前程去了。仁離了這個人間地獄，走在四顧皆是曠野的荒場，失迷了路途和方向，問了幾十次的訊，才從崑

山相近的地方，又回到了上海。

生路與死路

陳伯吹

青天白日下，上海××租界××馬路上，駛來一輛黑色的裝着鐵絲網的汽車。

汽車緩緩地又緩緩地駛着，而且輕輕地默默地，像一個瞪着眼，板着臉，拖着偉岸的身體，若有所攫取的大漢似的。

不錯，汽車前面，正坐着幾個大漢——馬路英雄（以慣打黃包車夫有功而得的謔號）；在後面，還坐着一個馬路英雄的宗主爺，不用說，他的面目是更其猙獰，好像望出來人盡可殺的樣子。汽車突然戛地停住了。

也許因為營養（怕不是勞工們的血）太好而又太足的緣故，從車上跳下來的一個個圓臉粗腰，大搖大擺地跨着步，這氣概，委實是英雄本色。當然，他們的宗主爺緊跟在後面，這在馬路英雄的威風上，未免減色三分。

離汽車不遠處，是一條街，五六個小乞兒們正圍住着一個包飯作裏的夥友。他纔從一家店舖子的後門跨出來，挑着一副放着殘羹剩飯的擔，只跨了一步，就給他們包圍得動彈不得了。

這個夥友和他的一副担子，在小乞兒們的眼裏，直是救命菩薩，好容易們巴巴地盼望了半天，纔望到了，這時候怎肯輕輕放過，

便像餓雞爭食似的，把殘羹剩飯倒得精光。那夥友倒也十分情願。現在，蓬首垢面的小乞兒們的臉上，一個個滿足似的露着牙齒笑了。在這率真的笑臉上，可以看出他們的無辜，可愛又可憐。真的，他們也是可愛的孩子們，人類的萌芽呀！叫人看了，不僅是同情與憐惜，更會因了他們不幸的遭遇而奮起，要去擊碎那人間的一切不平！

誰坑陷了他們的？雖然他們披着這樣一件破碎又襤褸的衣服，但是再也看不出什麼罪惡來呵，在他們的身上。

他們是小乞兒，當然穿不起麗都的衣服，這的確是有礙大都市的觀瞻的。

他們是在底層生活裏生活慣的，吃東西沒有學會用刀叉，手指擦飯吃，自然是最方便不過的方法。他們早被社會忘卻了，更沒有機會學習對人有禮貌的媚笑，這的確又使某種人看了討厭的。果然，那些大漢們，跑得這麼快，衝上前去，像老鷹抓小雞似的，先是一記巴掌（這是馬路英雄十八般武藝中最拿手的），隨後有的提着耳朵，有的抓着領口，有的推着背心……而且一邊跑一邊打，從街口直到上汽車。雖然他們已經在無法抵抗之下，服服貼貼地走了。

小乞兒們是不會生長在紅屋頂的洋房中或者朱漆的大門內；但他們卻是生長在「人」的環境中，所以對於這種「非人」的敲打，嚇得連叫喊的本能也失去了。

汽車緩緩地又緩緩地駛去了，而且還是輕輕地默默地，他們將要到別的地方去，用同樣的方法對待不幸的流浪兒童們了。此地只剩下了狼籍着的一些飯米和藥汁。

記得蘇聯有一張影片，叫做生路（*Road of Life*）的，以前在上海放映過。他們的警車也會在深夜裏，在一條條馬路上，從地窟裏和屋簷下，拘捕了許多的流浪兒童。後來全把他們練訓並感化成健康的小工人。但是，當他們在拘捕他們的時候，沒有「毆打」「提耳」等惡狠狠的樣子。這是一個不同的「開始」，也許會有不同的「結果」罷。那麼，在他們是「生路」在這裏——帝國主義的次殖民地上的弱小民族的流浪兒童呢？

整飭市容

懷疑

我可知道：手執木棍穿着黑制服的那二位警察先生，是在新生活運動促進的大題目下負有整飭市容的責職的。觀瞻方面也太雜亂的不成樣子了。所以在負有責職的警察先生，正該可以曉以種種理由去勸止他們，或者剴切地講給他們聽，每天破費多少攤基費而擺設到小菜場去。然而警察先生並不如此親善地誠懇地幹，也並不以緩和些的手段來驅逐他們，他們揮着木棍，在趕走那些菜攤——不合法的菜攤。

「呵呵，痛死了，痛死了！先生，我以後不賣了。」是一個孩子，祇十四五歲模樣，藍布短衫褲襯着黃瘦的臉，右足還跛着。

「痛死？就要打你個痛死！」乾脆，潑辣，那是「官話。」

其中有一個，是挑着兩籃蠶豆的髮已斑白的老頭兒，見勢不妙，早就非常識相的跑的老遠了。打過了孩子後的警察先生，瞥見了馬上追趕上去，喝采樣子的拔出喉嚨：

「還跑？你要躲到那兒去？」

「求求你先生，饒恕我這一回！」老頭兒沒法似苦喪着皺紋很多的臉子，站住了。

「哼跑到好！」於是，木棍在警察先生手裏很高的落到老頭兒的頭上。肩角的擔子，頃刻也翻了個跟斗到地上，警察先生順便將牠們一踢，一顆顆蠶豆便在地上舞蹈起來。

「獵獵！」老頭兒背上又吃着兩下。木棍却分做兩段了，警察先生不管——並不餒氣，執住着一段斷頭還是打。

「怎樣，這兩籃東西是誰的？」小茶館門前停着二籃菜，牠主人已躲在茶館裏面了，沒有回答。警察先生更憤怒，把牠們又幾腳踢得翻了身後，不知怎樣給他從茶館也找出了這二籃菜的主人，主人已面無人色，身子在顫抖，跟囚犯臨刑時沒有兩樣，說話也在吞吐吐地幾乎快像斷氣了：

「好……好……讓……讓……讓我收拾了挑回去吧！」

「但是誰叫你躲掉的？」就是個折斷了的木棍，又不幸在這

顫抖着的籃主人身上，亂揪亂打了幾下，聲音依然怪清脆的。

竄的却還是無處可竄，溜的還是溜無可溜，警察先生的威力，一些些也不肯輕輕放鬆過一個或二個。也許這在警察先生是一種用武的演習？

屠 場

勞 榮

初夏的太陽慷慨地透露了牠酷熱的光芒，撫愛着騷亂的新開橋畔的街道。

蘇州河裏的帆船懶洋洋地墜睡着，間或有一兩條小火輪從牠們背後出其不意地穿過來，狼嚎似的怪叫着，突然的使得牠們嚇了一大跳，惹得油汪汪的聯河水淙淙地匿笑着。

在對岸交通銀行倉庫的闊大高聳的白色建築物彷彿做了天然的白屏風，那麼不遠不近地衛護着的新開橋醬園街口的沿河的曠場上，在過分撫愛的太陽的長吻下，嗡嗡轟轟的市聲裏，交響着嘎聲的歌唱，粗鄙的罵詈，露骨的淫蕩的調笑，和着「噯，一個銅板一串，」「噯，兩個銅板一個，」的小販的叫賣聲。一些彷彿車夫似的在襤褸的衣衫上，在枯萎黃暗的臉上蒙着煤灰的人們，一些娘姨似的眼皮紅紅的女人們，流浪的兒童們，用鼻子到處嗅着什麼的流氓們，像金魚似地浮游着。從這邊浮游到那邊，從那邊又浮游到這邊。

這邊，在疏朗的幾個灰暗的人形，不堅固地圍成的圈子裏，一個二十多歲的瘦女人，在她失眠的黑臉上塗了過度的白粉，翹嘴唇上塗了血紅的洋紅，扭擺着骨瘦楞楞的屁股，搖動着手裏的的答板，追逐着眼圈上畫了白粉圈當作眼鏡，拉着三絃的同樣瘦癯而比她更髒的差不多年紀的男子。兩人嘶聲地合唱着，女的追逐着男的，男的不時停了三絃用手向她下部抓呀摸的，忽然站停了，挨着女的肩裝出垂涎欲滴的嘴臉說：「開房間去哦？」女的就報以含情的俏罵……疏朗的人牆轟笑起來了。女人們抿着嘴，低低地罵道：「該死！」

「走的是孫子，我和誰也沒有仇，不要咒他！誰要走，就是孫子，走不到家裏就翹辮子！」

灰暗的疏朗的人牆移動了，冷清清的銅子向圈子裏落着。

「喂，娘格辰，你這半吊子吊到哪裏去？人家唱得上氣勿接下氣，當中行裏要斷氣，是欠你的，娘格！」

「唉，給錢的都是我們爺娘，大家看，爺娘都在給錢！」

「給錢的都是爺娘，還有哪個爺娘賞錢給你們兒子！」

他們的四隻眼睛向四下掃視着，一兩個銅板從捨不得的手裏拋出來。

類似的罵聲和哀求聲從對面的圈子裏投擲向這邊：

「喂，不要走，赤佬灰孫子！」

「大家摸摸袋吧，天在上頭，太陽這樣熱！」

「嗨，不要多，只要七個銅板！」

「唉，還有四個，誰賞呢，還有兩個了呢，謝謝這位大爺還有一個了！」

從又一個圈子裏，送出了一個中年女人的老練流利的急白：

「唉，來格哉，來是一個大老板養兒子，傳後代；航空獎券着頭彩；二十五萬變成五十萬，坐汽車，吃大菜，洋行裏廂做買辦；政府裏廂做大官。」接着是二男二女的大聲的合唱：「開開金龍手，賞我一個大銅板，三枝花兒開，花開梅花落……落梅花……」

從東面蕩來了揚州姑娘的：「耳聽得你房中，有了男人聲……」北面的圈子裏又有女人的嘶啞的聲音在唱着：「來末哉，來末哉，慢慢叫……」

聲音是那麼淫靡，嘶啞，蕩漾了奴隸的受壓的心，在市聲的喧噪裏消逝着。人的臃腫的牆鬆散了，又凝緊了；凝緊了又鬆散了。

在一個大圈子的中央，六個小姑娘背對背地站成了這樣的圖形：「一一」最大的有十五六歲；最小的兩個，最多只有二英尺長，她們都梳兩根短辮子，把她們的身體向後仰着，像拉得過緊的弓。兩個最小的女孩子竟把她們的後腦頻頻磕碰着自己的後腳跟。把自己完全灣成了立着的橢圓形。瘦癯，黃黑的小肚皮從短襖的邊緣裏露出來。許多貪婪的，含煞的眼睛，注視着年長的姑娘們凸出了小肚，銅子聽聽地向她們下體投擲着。轟笑着。拿着鞭子的中

年男子假裝着嚴厲的樣子抽打着偷偷抬直了身子的女孩子。二

英尺那麼長的小姑娘不知道偷巧，頻頻地用後腦磕碰着自己的後腳跟。直到中年男子哭聲地對她們喚着：「噯，好了！」她們才把

仰成橢圓形的身體恢復了，直站着。臉血紅，眼睛水汪汪地，咬緊了牙，把小手叉在腰裏，把身子呆撐在兩根小鐵棒似的腿子上。

「識相點，豬頭三！昨天大月底躲到那裏去了？」
「錢幾時交，你說你說！」

「那樣多的事我不管！你去問問別個場子，他們的月規什麼時候繳的！」

「不用說鬼話，限你三天繳來！不繳來，看顏色！全像你，我們吃

啥飯？沒有我們向巡捕打圓場，你們能這樣太平賣鞋子的阿六你總知道的，鞋子充公不算，還吃了赤佬一頓生活！對你說，大家靠山吃山，靠水吃水，識相點。」

怒罵的教訓的警告，一連串地向一個穿了件抹布似的破長衫的說書先生拋擲着。穿黑長袍的大個子甩着袖管就願盼地走了。場子裏的謀生者都用了敬畏的目光向他點着頭。小流氓諂媚地迎上去攀談着。

慷慨的太陽的熱吻下，新聞路上絡繹的電車，汽車，人力車，小

車，人的潮，喧鬧着，街道在喘息着。大都市的各層的市聲在沸騰着。

那曠場的左角上，我把一個銅板塞進了上端用玻璃門圍拱着泥佛的木箱裏。一張捲摺好的紙頭就從下邊的扁嘴裏吐了出

來。二英寸闊五英寸長的紅紙條上面寫着：

籤	靈
第六籤 上吉 逢凶化吉	逢凶化吉事可奇 遇難成祥樂有餘
今年思憶多年事 開豁胸中氣自舒	
財九分 婚合 失物見 病全愈 出門大吉 宅安	

日暉橋畔

羅 芷

太陽早就出來了，在雲裏兀自留連着；日暉橋畔的菜販子早在高聲的招攬生意。賣魚的和賣肉的，穿着油跡斑斑的圍巾，忙於切肉和舀水；買的主顧們，有江北老太婆，有新出閣的少婦，有青年的主婦帶着傭僕，提着籃子在邊看邊商量邊走，有提着熱水或抱着滿懷熱燒餅的小學徒。日暉橋的人物，尚有賣黑白藍綠的，賣死老鼠做藥的，叮叮噹噹敲着賤價磁器賣的，賣板刷和拖帚的。間或有一二中學生急急忙忙的從人叢間穿過。

地上本積着污泥，但經過許多人的踐踏，和連日的細雨，已經變成了泥濘的漿水，隨時隨地在過路人的身上，留下點難看的痕跡。橋頭上有賣飯的，用一些辣椒碎肉片，和飯混合煮起來，香氣四溢；走過的人都竭力的吸着這些氣味，躊躇的摸着錢袋，有的就掉頭不顧而去，有的就伏案大嚼；旁邊做糕餅的，也助威似的敲着盤

子，喊着：「兩個銅板一個，五個銅板一碗——」「碗」字特別拖得長就和飯香餅香一樣，在人心頭打五個轉身。

河水怪臭，顏色深黑，向南流，上面浮着幾只破爛的船；住了些無家可歸的江北窮人，他們呼吸在羊和羊所排洩的屎糞的空氣中，覺得窒息；一餐有一餐無的生活，黃米飯，破菜葉的食物，使他們營養不足，疲勞，而且厭倦，他們的生活是如此，更無從說起興趣；但却儘有詩人般的朋友，告訴我：「呀！我愛那水天一色的生涯，愛那到處為家的遊程。」他在做着世紀前的夢，却忘懷當時的世界。我夾着書，從橋上走過，一陣叫喊的聲音，從船上發出來：是年輕女孩子清脆的哭，老年女人的怒罵，有木棍和皮肉相擊所發出的沉濁聲，還有羊羣混亂的，淒切的鳴叫聲，像一匹受傷了的獸，傷處被放了鹽的痛呼聲。

我停下步來，但是什麼也沒看見，除了前前後後的黑水，爛了的木，碎了的布，和飄來飄去的垃圾。橋旁坐着幾個中年婦人，在縫着破了的襪子，她們聽見了呼聲，頭也不抬，手也不停，其中一個還喃喃的說：「又是小紐子他娘！外面受了氣，就……」

「每天吃老酒，錢用光了，就尋親生女兒的氣，好像打死了女兒，她不肉痛。」另一個說。

「唉！你們可沒看見那小紐子啦！身上一條一條的又青又紅，頭髮和血都拼在一起去了；眼睛角上一大塊腫的，我看看都難過，她却沒事人一樣的上街買小菜……」另一個稍年輕的說。

「你可知道每次小紐子他娘打過，她兩個人就抱在一塊哭？媽媽就怨命苦，老天不生眼，女兒倒替她拭淚，一面替自己揩揩血，看看那樣子，誰也想不到剛才還打過一仗呢！」

我注意的觀察她們，她們都在動着手指，不停的一針來，一針去，臉上肌肉也不變動，當她們說話的時候，除了在動着的嘴外，你找不出絲毫的表情來，有一個曾抬頭望了一望，但僅不過望了一望而已。

我提起脚再走，在一家喬公記米店前叫嚷嚷的站着一羣人，圍着一個衣冠不整的女人，她正喊着：

「看呀！天要坍下來了，好人學壞人樣……是不是好人學壞人樣，太陽從西面出來了……天要坍下來了，好人學壞人樣……大嫂！好人學壞人樣，天要坍下來了……」

她滔滔不絕的儘叫着這幾句，氣急漲紅了的面孔，紫筋一根根很粗的暴露着，她張開了口說話，唾沫連珠的噴了出來，似乎癡笑的嘴，流露出她的情怒的火星，她的眼睛很昏亂的望着米店裏夥計的臉，她的手亂揮着，黑的長的指甲，在人的眼前伸着縮着，脚跳來跳去，很敏捷的避開地上的泥潭……旁觀的一羣人呢？都呆呆的望着她，眼中是好奇和愚弄的光芒，嘴角還掛着口涎，他們這樣子就像看到一只猴子騎到哈叭狗上去，但他們不知道（也許他們根本不曾想過）在他們面前的變相的乞丐，也曾經是一個人，不過比別人賺的錢少些而已。

那女人繼續喊着，舞着，圍着的人羣也不厭其煩的聽着，看着，米店的夥計也安詳的說着，笑着，有個像掌櫃模樣的從湘妃竹的睡籐椅上跳了下來，隨便拋了兩個銅板在那女人的脚前，口裏喃喃的咒詛着，又重複進去坐了下來。那女人手裏握着黃色的銅板，它的光反射到她眼睛裏，是欣喜，是歡樂，她的手和脚停止了舞動，和跳躍，却很珍重的將銅板放在內衣的袋裏，抬起頭來，向四周望了一望，拋着得勝，驕傲和輕蔑的眼光，輕踏着脚步，又走到第二家店戶的門前，又跳着，舞着，嚷着，人們又擁了上來，看着，笑着，討論着……她得了她一番戲法的代價，掌櫃先生們得着慈善的名，一般看客也得了好奇的滿足，雖然絡繹的有人離去，但同時加入的也沒有中止過，總是一大堆的人圍着一個披頭散髮的女人。

「這是多麼奇怪的職業！」我說。

「也許就是『漁光曲』裏所說的『罵人的職業』吧！」同伴微笑着回答。

我沉吟着，脚踏在一滴血上；我腳的四圍，還是有血，一大堆的血！同伴神經質的叫了起來，這一攤血，是蒼黑的，暗淡的，在灰沙塵埃和碎石中探出頭來，昨天我經過這裏還沒有痛苦的記號，今天已是一大攤血……

在日暉橋每天都是這樣，哭！嚷！血！每天都能看見，都能聽到，但是它每天發生，亦每天被人遺忘。本來爲了生活，亦忙得喘不過氣來，誰又耐煩記着這些瑣屑的小事呢？

酒 後

清 芬

在朋友家裏喝了酒，吃了夜飯回來，意興很有點飄飄然的，是快樂的興奮，也似乎有點倦怠。電車沿着蘇州河到四川路橋脚下，向北轉了彎，轟轟隆隆地向前跑着……一股薰薰的熱氣湧上了喉頭，暢快地吐了出去，彷彿自己已是勝利的英雄，偉大和光明的化身；那種盛氣凌人的氣概，懾服了車上的燈光和身邊的人物，顯得那麼黯淡和渺小。

「阿瑞里！」車停了下來，飄飄然溜下車去。一陣清涼的晚風迎面吹來，打了個寒噤，把剛才的壯氣吹去了大半。急急地踏上人行道去，眼前一陣烏黑，這吃驚可不小！六七個王道帝國的「皇軍」頭上戴着鋼盔，鎗上上着刺刀，全身武裝；左手托着鎗，右手按着鎗機，把鎗腿挾在右腋下；身體緊靠着路旁的市屋，上身作着三十度的前傾姿勢，懾手懾足地在向北行進；目光緊緊地注視着馬路對面的屋上和窗間，像要找出個什麼目標，擊起鎗來「碰」它一下。

我急急地向馬路對面走去，想通過一條狹的弄趕回家去。在弄口黑暗裏，闖過同樣武裝的六七個「皇軍」，正和我打個照面；刺刀的尖端險些兒賞着了我的臉；這一驚，可更不小！原來他們在這兒演習巷戰。「不抵抗的都是他們的好朋友；我現在手無寸鐵，自然不會把我當作敵人看待。」這樣想着的時候，就把驚跳着心

鎖定了下來；率性站在弄口，恭送着他們過去，並得細細地鑑賞了「皇軍」的那種「如入無人之境」的英勇姿勢。

回家的途中，記起剛才那種吃驚的神氣，先是自己好笑；那定是酒後的興奮捉弄了我，不能把頭腦鎮定得好好。我們只要稍稍地向遠處想一想：到了上海已經入了「皇軍」版圖的時候，那麼站在北四川路看「皇軍」演習巷戰，和站在××看「皇軍」演習巷戰，不是一樣地平常嗎？

敲開了家裏的門，像勇士通過凱旋門一般地衝了進去。

「你又喝醉了！」退了開去的妻重又攔攔來，攙着我的臂膊。

「誰喝醉了酒？」擺脫了她的手，輕快地跑去，倒在床上。樓上的先生們和太太們正在嘻嘻哈哈地打牌；後房二房東家的三燈機，正在唱着「上海灘簧」……

在深林一樣的馬路上

周而復

時候已經是晚上十點鐘了，三個人在徐家匯站了好一會，大家商量：能够叫一部祥生汽車回到我們那個所謂家裏去，當然是最好的辦法。可是把三個人身上的錢集攏起來也不過是四毛小洋的樣子，給汽車的小賬是多一點，可是給正賬却差得很遠。走回去當然也是頂節省的辦法，然而據說有點不方便；結果還是坐洋車的意見通過。

街上很黑，天上也不過只有幾顆零落的星星，靠着洋車上微弱的豆油燈的光亮，向深林一樣的馬路上前進。

虹橋路白天走的人就不多，黑晚走的人當就更少了。不講行人，連警察的影子也看不見，靜靜地，街邊兩排樹一個靠着一個地伸下去。樹梗上塗着白粉，更顯得上面的樹葉子很黑，有時在轉角處，烏黑的樹葉裏也偶而顯出一點凄黃的燈光來，有氣無力地照着柏油馬路。

我們在車子上三個人談天，扯談，三輛車子並在一塊兒走着，在靜寂的空間只聽見車夫的脚步聲和我們的談話聲。

沒有一刻鐘的功夫便到了鐵路，一盞血紅的燈橫在我們的眼前，上面有四個中國字：「小心火車」；另外還有三個英文字拚成半圓形：Beware of Train。過了鐵路，除了我們車子上的三盞燈以外，簡直看不見一點兒光亮。

遠遠聽見人聲，簡短的兩個字：

「站住！」

我們三輛車子莫明其妙地仍舊一個勁向前面拉去。慢慢又聽見了有人大聲呼喝：

「不准動！」

隱隱地我們看明白了：前面有三四個黑影子在蠕動，另外好像還有點什麼東西在那兒。我們這時候才感到有點怕了，知道前頭是怎麼一回事，雖然我們身上並沒有什麼值錢的東西，然而剎

去一件長衫，第二天就沒有的穿；拿去一只鋼筆，以後就沒有筆寫；老實說，那時候要是可能的話，我們真想掉過頭來回去。心裏雖然這麼想，但是嘴裏却講不出話來了。把心倒吊在半空，任車夫去擺佈，反正我們坐在車子上，前進和後退的主權我們是沒有的。

車夫也許很聰敏，也許很笨，他們不管三七二十一地把我們三個人向前面拖去。漸漸地在我們面前的事物更看清楚了：有兩個穿着黑短衣的在抓着穿綢長衫的一個商人模樣的人，旁邊有一輛空車子，車夫像木頭似的筆直站在旁邊一動也不動，我們走近去的時候，聲音倒沒有了，他們懂事地啞然地隱到更黑暗的地方去，所以他們的嘴臉我們沒看清楚。

轉過來，方看見中山路上的路燈，回過頭去看那黑暗的虹橋路，我們還擔心着。車夫却比我們神氣多了，他們說：

「怕啥事體，我咧六格人打也打死伊拉！」

他們仍舊是慢慢地向我們的家拉去，我却擔心着怕他們趕上來，這也許是有點過慮，然而可能的。一直到了家。三顆顫抖的心才安靜下來，看看日曆，今天是——

一九三六年五月廿一日。

××醫院的印象

竹 傑

八點四十分光景，走進了××醫院的小鐵門，看門的拿給我

一根竹籬，一面刻着：「上海××醫院」反面用墨筆寫着「一百」二字。待診室門還沒有開，有很多人等待着那裏，靠牆的一排椅子坐的大都是年老的婦人，還有幾個年青的婦人抱了小孩在喂乳。最注目的是坐在地上的一個老年人，穿着又破又醜的棉衣，低着頭好像在睡中覺似的。站在待診室門口的大都是下層階級的青年，也有口中吹着歌曲的學生，還有二個年青少女，每人領着一個五六歲的弟弟，人們都望着待診室的門面上，都現出不耐煩的樣子。

八點五十五分，那扇門才開。一個年青的人穿着一件藍布長衫，胸前左邊用白線做上「J. C. H.」三個字母，他站在門內一張小桌旁，在收掛號費。人們都照着竹籬上的號碼，一個一個付了掛號費進去，過了一會兒，收掛號費的人大聲在喊着：

「三十二號！三十二號是啥人……」

過了一會又喊着：

「四十六號！四十六號……」一個人也沒有答應，有一個尖面孔的工人模樣的人也喊着：

「大家號碼看看清楚！四十六號是啥人？」仍舊沒有一個人答應，後來收掛號費的人向一個靠在門上的中年婦人問：

「喂！你幾號？」那個婦人才拿出竹籬給他看，他看了說：

「人家的喉嚨差不多喊啞了，四十六號！四十六號！你不會答應一聲嗎？」

「先生！我不識字的呀！」婦人回答說着，一面付了錢進去，一場紛擾才停止。一個一個依照着號碼進去了，到七十三號的時候是一個黃包車夫，左臂手腕上扎了一塊有血蹟的黃色大布條，大概是受傷了吧？收掛號費的向他索掛號費。

「先生！外面的巡捕關照我到××醫院來，說是不要錢的。」
「哼！上海地方有一個錢不要的地方嗎？人家坐你黃包車要錢嗎？不要纏七廿三！出去問關照你的巡捕吧！」

「先生！我實在沒有錢！」

「……出去！出去！不要吵！」收掛號費的一面說着，一面把他推了出去。繼續仍舊是一個一個依了號碼進去，到九十七號是一個年青的女郎，收掛號錢的問她：

「診什麼病？」她沒有回答，收掛號錢的又說：

「是不是醫肚皮……」並裝了一個鬼臉。她也沒有回答，付了十五個銅板換了一根竹籬，一聲不響進去了。

等到我進去後，在一間小櫃檯間裏，還了竹籬，憑我的覆診券，號碼是「一八〇一八」領了一張單子，再走到走廊旁邊，那裏一排一排的木椅，前面兩排已坐滿了人，最前一排的一隻椅子上，訂着一塊黑底白字的木牌子，寫着「外科待診處」。我順了次序坐在第三排的椅上，在我前面的，是一個像木匠學徒的十一二歲的孩子，右脚生了許多水泡並有很大的裂縫，我見了心中很是恐懼，再沒有勇氣看第二遍。

走廊裏跑來跑去的，有高鼻子的西洋人，有年青的醫生們，面上現着驕傲的態度，還有穿着白色衣服，戴着白色帽子的年青女看護，活潑地跑來跑去。

「一〇八」號的門在九點廿分開，侍役叫着「一個，」一個……每隔數分鐘進去一個，直到九點五十分才輪到我。室內有二個醫生，一個是碧眼鬼子，還有那一個是一位四十多歲戴了眼鏡的醫生。那位醫生把我左腿上的傷口看了一眼，在我給他的單子上寫了幾個外國字，「出去」命令似的，把那張單子狠狠的向我手裏一擲。當時我心中說不出的難過！連看人的勇氣也沒有了，低着頭忍着氣走出了「一〇八」號。重新再順着次序坐在椅子上，等待醫治……

「一〇七」號的門在十點十分才開，仍舊一個一個進去，到十點四十五分才輪到我。走進了「一〇七」號室內，看見已有四個人坐在椅子上待診，我在最近壁角處一只圓椅子上坐下，把左腿放在脚架上，看傷口只有筆頭形大了，內肉仍現着紅色。等等！等了十分鐘光景，才由四位醫生中一位最年青的醫生，拿了一把鉗子，拊了一塊棉花在藥水內浸了一浸，在我的傷口上狠狠的擦着，一陣痛直痛到心肺裏，不禁喊出了：

「先生！請你稍為輕一點……痛得很……」

「只好受那樣的，誰叫你受傷到此來呢？不要鬻耐一會兒……」

「狠狠的說着，拿一塊在黃藥水內浸過的小方塊紗布放在創

口上，再拿一塊藥棉放在上面，隨後又亂紮了一堆紗布。對我說着：

「出去！」

「先生！明天要來嗎？」我很誠懇帶着恐懼問着。

「隨你……」年輕的醫生現出討厭的面孔，我在臨走的時候，看一看還在診療的人們，每個人面上都現出極苦楚的樣子，竭力忍耐着。我急急的走出了「一〇七」號，穿過了走廊，走出了醫院門，才大大的呼了一口氣。回首望着那座巍巍大廈——

院——真是普濟我們呀？

五、廿二晨畢

看 護 們

龔之楠

「喂！玲！該起身了！六點半，七點鐘是非得上病房去工作不可的，懶蟲！等會又急得粥都來不及吃啦！」

「再睡十分鐘。」一個疲倦又不耐煩地發氣。

「什麼？這樣暖和的五月，多美麗的曉晨！隔夜忙了寫情書，現在可爬不起。小姐！看護長！都是做先生底人了！瞧你這股懶勁兒，是給護生們看的好榜樣嗎？」

「還不做聲！」

「哼！看我又過來掀你底被。」

璐聽聽住在隔房的朋友玲依舊沒一點動靜，便故意放重了

脚步似乎立刻要過去的樣子。這一團青雲裏只看見一團粉

「起來啦，我的老婆婆。」玲用了在朋友前慣常的撒嬌口氣，

高聲喊了起來。她嚐够璐掀被——呵癢的滋味，不敢不先示屈伏；

可是，眼見鐘指着六點三十五分的時針，至少還可以在床上挨七

八分鐘，她抱怨璐一點都不體恤她，所以立刻鼓起小嘴兒咕嚕着：

「嘿！打量我不知道麼，一早起身還不是給××做絨線衫；假

道學，偏要說我黃昏寫情書咧，誰像人家情書鎖了一箱，鑰匙東藏

西放怕偷去，該叫學生來學你的多情又多義……」

「對不住，算我說錯了……別呵癢……不敢……救命啲！你

們，方……媽咪……」

帶了紅紅的眼睛，玲終究把疲怠的身軀搬上了鏡臺前的椅

子，又有灰色的一圈圍了眼皮，眼角也添了好些微細底繃痕。這是

一個給勞苦的看護生活所宰剝下消瘦的臉蛋，富於情感的玲姑

娘，向着鏡中的自己早衰的面容嘆氣。

這時，外面餐室裏却很熱鬧了，一律是藍衣，罩上白的長背心，

道士式的白帽，三十多個看護生自在地談笑着，病房裏不同的新

聞和瑣事，厚得像飯的粥，一口口溜進每一隻空空底胃。

錯亂得顯出高興的步伐，哼着麥唐納唱的印第安情歌，玲知

道性急的璐又快來推了，一轉身拿下掛在門前的白號衣，向着身

個看護長特有的識別。中又受了醫士與病人兩面夾攻，對

「有血漬在號衣上，哩！換一件吧。」

璐見玲那般匆忙態度，覺得好笑也覺得可憐。

對門的老張又倚老賣老地走來，嘮叨地說她們二人不該天

天清早到晚吵架拌嘴，她又數說玲的遲起，不吃粥就上病房工作

是太使身體吃虧的。

「媽咪，今天是璐欺侮我，病房多忙，想多歇息一下，她偏來呵

癢，搗亂。」玲向老張訴苦。

「狗咬呂洞賓不喊你，七點鐘不進病房，洋鬼的總護長不會

給你瞧好臉……」

「你們早啲倒寢，我身軀昨天也染了好些血，死鬼真慘！聽說

本來是好好底一家，兒子一三八時給矮鬼打死了，年輕的媳婦挨

不下苦又走掉，剩下這老太婆，要活命啲賣花……」

「不啲說了，結果依舊做了汽車輪下枉死的冤魂！」玲怕聽

「包打聽」——玉的別號——的噁味，搶着給她鎖起那話匣子。

大家都齊整了，玲連穿鞋扣鈕也有點慌張起來。

「有話晚上再談，去工作，七點鐘到了。」

媽咪拍着年青人的肩膀，這般說，不知是羨慕姑娘們的高興，

還是感慨自己老了的，身體。老張今天很不樂意，獨個子踉蹌地踏

進病房，她是最末的一個。本來，給病人打針，發藥，換濃血的敷料，這是看護的工作。不但

此也，鋪床，搯身，洗脚，梳頭髮，甚至倒便盆，也無往而非看護應盡的本分。不管是朔風怒吼的寒冬，也不管是酷熱難當的炎夏，世界上有着遺末一羣，始終是這樣勞苦地做，從早晨的七點一直到黃昏，十二小時以內，除了吃飯，只有二小時的休息。不過，五月的氣候減少了她們醫院裏不少病人，今天，只有玲管的外科間最忙了。

照常走進具有特殊臭味的病房，一夜沒整理的零亂的床頭，探出一個個痛苦蒼白的病臉；在其中，有達官要人們住在頭等病房內驕傲的太太，有嘮叨的婆婆跌斷了肋骨，有擠眉弄眼，生楊梅瘡的妓女，也有胡哭亂鬧生疥瘡的小孩。這些不同的角色，玲總得指導着學生，服侍醫治她們。

「玲小姐：我家媳婦在發熱，這位看護却硬要搯身，受冷，到醫院簡直不是醫病，反添點病咧！叫你們莫進醫院不從，好，死了倒也乾淨，只如今白化錢，這種看護！」

婆婆拿了看護罵不聽勸的媳婦。

「喂！便盆用好了，快拿去，臭呢！」

「小姐！我要吃開水！」

「噯！給我吃藥！痛勸！」

「五月廿一，十時B床病人注射鹽水。」

玲指揮着僅有的四個學生，來服侍這近乎三十個病者的病房，忍受每一個旁人的譏笑，病人無理的怒罵，甚至還該聽神氣活現，像煞有介事的醫生們的訓話，一個看護是只有忍受一切的份

兒的。

也許連她們自己也沒清識，所謂看護，到底是人生劇台上何等丑角。辛苦的結果，已痊癒的病人固當歸功於醫生手術的高明，換着死的呢，這就要算護病法的疏忽，看護們的錯了。誰知道這些奔走於病房的看護，工作的繁重，醫生的一句話，也會給她們忙了一半天功夫，她們的幸福，完全埋葬在陰黯的病房中呢！

一雙沉重底脚，帶着玲回到靜了一白天的宿舍；現在是她們最快樂的自由的黃昏了，雖然經過一天工作，張跟陳這對影迷還在討論着上巴黎，還是國泰。醫院裏對於看護長的行動是沒有限制的。世界大戰快到，今日不樂何日樂，還是把自己掙來的錢為自己的享福主義化用了罷；有些姑娘們是聰明透的。

老張有另外一個思想，養老金，她把每一個錢都很珍惜地儲在妥當的中國銀行，抱了棉枕，躺在床上哼催眠曲，這是晚上的消遣。

愛鬧的璐今天却若有所思坐在椅上，玲輕輕過去按了她的眼睛，玲猜想也許璐真的收到了X先生底信，逼着要拿出公開。近三十歲的汪，這位一向表示自己抱的神聖的獨身主義小姐，關於姑娘們緋色戀愛事件是最愛打聽和研究的，玲底笑聲吸引了她。

「不！璐一本正經跳起來。」

玲知道璐在病房中又受了醫生或病人的閒氣了，便柔聲撫

慰這隻受傷的小鬼：

「我們也不必掛什麼效法耶穌做犧牲博愛的白衣天使的金字照牌，也不必說服務社會，捨己為病人工作，不，我們是人，我們要解決我們的飯碗，用血汗來換取生命的糧食，這不够清高嗎？」

「自然囉，這也不能一概而論，社會上，做十塊錢一天，有閒階級的花瓶，大人物生點兒小病招請個特別看護，也是我們去做的，喇還有，我們自己呢，瞧電影，上跳舞場者有之，打牌，吃煙的看護也何嘗沒有。這能給人家敬重嗎？」玲說得興奮起來了。

「忍耐，祇有忍耐，這是跟環境奮鬥的唯一利器，有多少看護，每天休息時肯讀讀書，練練字的呢！人家看得起也吧，看不起也不打緊；總之，我們不是虛榮性重的女人，不是專心玩吃，醉生夢死的小姐，也不是目不識丁，一個依人生活的姑娘，我們是一個勞工，苦力，自立的我們，難道就喪失了整個的幸福。不，那些窮的，快死的病人，等到痊癒後出院時，給我們一個美麗的笑容，謝了又謝，這是一個何等的安慰，快樂喇！」

「够啦！睡罷，留點精神明天幹事去。」玲的氣平靜了許多。她開始笑了。

外面傳來一對看完電影回來的小姐們的脚步。十一點多了，五月的夜，已沉沉地死去！

一九卅六、五、廿七·婦孺醫院

賣膏藥

何 永

晌午，從外灘回來，走過四川路的時候，看見一羣人圍在一片空場上。我想：這也許是賣黏瓷藥的吧？正好買一點回去，黏那新近打碎了的水盂。於是擠了進去。

被圍在核心的那個人，蹲在地上，跟前放着一個攤開的小皮箱；裏面放着些仿單，還有一捲捲的硬黃紙捲。原來並不是賣什麼黏瓷藥的，而是另一種「江湖生意」。

他正拿着一張仿單，同那硬黃紙卷，在說：

「這是安南的真象皮製成的膏藥。專治一切刀傷，蛇咬……」一邊說，一邊用兩個指頭，很仔細的把那紙捲展開；窄窄的一條，外面黃色，而裏面是紅的。我這才知道：那紙捲原來是膏藥，但看起來實在不像。

「真金不怕火煉，好貨不怕試驗。」雖不靈？當場試驗！說完就拿出一把小刀來，把袖口攏起，露出半截胳膊。但天呀！這可憐的胳膊！上面滿佈着鮮紅的小裂口！顯然都是新鮮的刀傷！

我立刻悚然一驚，覺得自己的兩條胳膊，起着異樣的癢症！

他低下頭，拿穩小刀，用刀尖在胳膊上，割了下去。當刀鋒挨到肉上的一刹那，他顯然是忍痛的讓血慢慢的流出來，滴滴……

於是他把傷口給大家看過，然後把一張膏藥貼上。「看！一會

兒就好！他不自然的笑着說：

觀衆們立刻覺得精彩已過，不像剛才那樣緊張了，慢慢渙散起來。他趕緊提高聲音：「看好了！口子合上了！」把膠藥撕下，那鮮紅的刀傷，又露了出來。似乎確實合了口，並不再滴血了。於是他苦笑着，祈求似的說：「兩角小洋買五張，再送一張。那一位買？」但是沒有人出聲。

「唉！來再送一張，兩角小洋買六張！」他拿到一位最靠近的人面前。「你老買回去，放在家裏，或是送送人，都是好的。兩角小洋六張，幫幫忙吧！」兩道渴望的眼光，落在那人的身上。那個人却垂了頭，一聲不響的，往後慢慢的退，想立刻逃出他的視線。

他一個人一個人的挨着送。雖然和氣得像乞憐，但從沒有一個買主，而且人却異常的少了起來！

最後，他嘆了一口氣，把小皮箱收拾好，提起來，帶沉痛與失望走了。

這掙扎着生活的流浪者，他是怎麼的矛盾啊！爲着肉體的需求，而却正在犧牲着這肉體！但我拖着疲乏而飢餓的身體，繼續着往回走的時候，我恍然的覺得：其實，我們何嘗不也是這樣簡單的活着嗎？

廿五年五月廿一夜

灶披間嫂嫂

雁雲

她靠近燭燈，把從籃裏拿出來的銅子重復的數了三四次，惘然地坐在門檻上，兩手托住下頷，直瞪瞪地瞧着棹上的銅子。

六尺見方的灶披間，零亂地擺着破傢具，屋裏揚溢着霉濕的臭氣。丈夫蒙着七穿八洞的破棉被在板床上呻吟。

「唉！一元錢的貨，只賣了二百四十個銅子，這是虧了本哪！」半晌她喊出聲來。

「什麼？」丈夫伸出頭來瞧着她，她的眉峰緊鎖着，淚水像一條燭淚似的，從她那枯瘦的臉上蜿蜒地順着手掌直流入衣袖裏。他急急地追問着：「怎麼一回事啦？說呀！」

「虧本了！」她嗚嗚地哭了。
丈夫更急了，他上氣不接下氣，一迭連聲地問：「唉！多少？多少？」

「六十個銅子！」

這樣尷尬的時候，找六十個銅子多麼艱難！他心裏這樣想。但是另外一個念頭又告訴他：自己病了七八天，害了她有一頓沒一頓的挨着餓。她想做點小買賣，這也是爲我爲她自己找飯吃。這樣的一想，就很憐憫地說：「那不要緊，暴吃饅頭三口生，沒有做過的事情，本來先要吃些虧的，現在頭一次只折了六十個銅子，這還算好的。」

「房租今天逃不過的，衣裳都當光了，明天販貨頂少要一塊錢，你又病着，不然還能到銀行裏去問一間欠的工錢。」

「銀行關閉了就完了！今天那邊已經送來六塊錢，總算是銀行停業了後，六個月的看門工錢！」

「什麼？只有六塊，照算不是該六十元嗎？」

「那裏還有照算的，店也關了，還跟誰說去！」丈夫的心裏也很難受，他怕也會掉下淚來，趕緊把被蒙着自己的頭。

燭燄一搖一搖地，屋裏跟着忽明忽暗。丈夫的呻吟，充滿了整個的空間。她沉思了一會，稍覺寬心了。她把丈夫蒙着的被頭扳開，輕聲地說：「拿一元來，讓我去買一點米，幾枚大頭菜，好熬粥給你吃。房錢我想先付一個月，贖二元暫時做買賣的本錢。」

丈夫交給她一張一圓的鈔票，呻吟地說：「只有這樣了！」

她接了鈔票，一只腳剛跨出了門檻，兜頭就碰了二房東一個滿懷。

二房東是一位近五十歲的老婦人，男人故世已有八年了。她恨自己命薄，男人比她早死。因此她吃長素，修來世。心是慈善的，可是從不肯把一個銅子給叫化子。對於窮人，她更厭惡，說他們是「活該」。她燒香才回來，阿囡告訴她：「灶披間今天有人送錢來了。」她連衣裳都不換，就擱動着一雙小腳，來討房錢。沒留神撞了一個滿懷，就和風擺楊柳般立個不穩，幸虧趕忙用手挽着門，才立定了。她一邊喘着氣，一邊陰陽怪氣地說：「你今天出去做買賣順利啫？灶披間嫂嫂！」

「虧本啦！」她呆了一呆，又趕着說：「裏面坐，姆媽！」

「坐倒不坐了？因為大房東今天又來催了兩次房錢，我聽阿囡說：『你今天有錢來着。』就請你幫幫我的忙，先付兩個月。」

「錢不過只送來六圓，我跟姆媽討個情，先付一個月，其餘的緩幾天就付給您。」她陪着笑臉，用可憐的眼光央告着。

「那不行！你的房租已經有兩個多月了。搬進來的時候，是說明先付後住的。你一共欠兩個半月，照理該三個月的房錢，我看在老房客的面，叫先付兩個月，那還有什麼說的。」

「照理是不可以的，不過我們近來實在艱難，只好姆媽可憐我們了。」

「不付兩個月不行。你們有錢還放刁，叫我拿什麼給大房東呢？」老婦人死板着面孔，手裏捏着唸珠，嘴唇一張一張地，似乎還唸着：「南無阿彌陀佛……」

「我們並不是放刁，我們實在……」

丈夫聽了多時，再也忍不住了。就從枕下拿出那一張五圓的鈔票大聲地說：「不用多說了！連你手裏那張鈔票都給她好啦。誰能原諒我們這種窮人呢？」

她看了看丈夫，又瞧瞧老婦人，遲疑了好些時候，終於咬緊着牙齒，把丈夫交給她的鈔票完全交給了老婦人。

老婦人先是「嘿嘿」地冷笑着想要發作，可是送到手裏的鈔票，點了一點，正是六圓，才又和善地說：「我並不是硬逼你們，實在是張家的利錢還沒送來，李家的五十塊連本都吞沒了……」

：「一面說，一面擺着小脚，「蹭蹭」「蹭蹭」地走向自己的房裏去了。

她像殭屍一般地站着，丈夫喚她也一點不覺得，知覺是完全消失了。

丈夫顧不得自己的病了。慌忙從床上跳下地來，衝衝跌跌地把她摟着，一面搖，一面喊：「咳！怎麼啦！咳！怎麼啦！」

淚水像決了的江河一般地飛瀉出來，澆濕了丈夫的兩臂和前襟。她伏到丈夫的懷裏，抽抽咽咽地說：「我們怎麼活着呢！一元的本錢還不够！咳！明天……」

在國恩寺

張鴻元

五月的風，飄飄地，人也飄飄地，從電車上滑下來。

一角黃牆，隨着脚的向左轉而在眼前現出；莊嚴，肅靜；雖然牆的四周是灰塵，車人……

白的紫彩裏隱現着「國恩寺」三個斗大的名人墨蹟；白地藍字的大燈籠在燈籠桿上隨着風轉，××堂三個字看不清楚。

進門轉灣，一個老館，乾癟的手拿着皂色的迎賓牌，把來客的名片疊在上面，豎直，舉高，竹竿似的脚隨着「咪——嗲——」

「咪——嗲——」的國樂聲向前急趨；於是，趕緊像釘梢一樣的釘上去。

長長的甬道走完了。面前一片白色：白的幔，白的布，白的球，白的衣服，連面孔也是白的。白的鑼門開開了，「噠噠」的破鼓響着，人進去，身體彎下去，耳內飄來了哼喝的聲音——「啊呀，度（大）人啊！僚攢脫子妮勒去則噠……」

黃色綢帶的招待，筆挺的西裝，客氣地，平舉着手：「Please……」

坐在男賓室內，眼看着天，青的天……

國樂的聲音又響了，迎賓牌子引進了一位：藍袍，黑褂，白底，雙樑鞋。——不同於集團結婚新郎的是：光禿的頭，灰黑的鬍鬚。打躬，點頭，彎腰，進來；打躬，點頭，彎腰，出去。

一個對另一個說：「阿哥，倍老東茄（家）啦！」「是咯。」

迎賓牌又引進一位：燙髮，紅唇，長眉，淡綠的披肩，下露出粉紅的旗袍，白的高跟鞋，不着襪的脚……走路像撲過來一樣，是挺摩登的姿勢。

脫去了披肩，從白的鑼門裏走出來，紅的人映着白的一切，人們的視線集中在紅的焦點上，白的牙齒在紅的唇中露出來了。

——人們也滿足的微笑起來。

迎賓牌又引進一位……

又一位……

「啣——啣——啣——啣——」響起來了。孝子從鑼堂裏攢出來，粗麻的孝帽太高了，碰着了鑼門，攙着的人用手把他的頭

壓下去。嘴裏說「頭低些，」「還要低些，」孝子朝外跪，朝左跪，朝右跪，高帽一高一低起伏着，一個小女孩天真的說，「孝子爲什麼不哭？我看見別的孝子都哭的。」

招待平伸着手，微彎着腰：「請，」「請，」「請入席，」人隨着往外面滿……

菜，一盆滿的來，一盆空的去；滿的來，空的去……

「喂！這裏的水果呢？」「水果爲什麼沒有？」隔壁桌上一個西裝青年放大喉嚨在叫，臉也有些漲紅，燙過的髮微微的顫着。

和尚排着班走來，繞着懸堂：「囉——哦——」的佛號，「切東，切東」的法器。

八個十一二歲的小孩，穿着花衣裳，坐在一隻檯子的兩旁，頭上套着比頭大一倍半的帽子，青筋暴漲的在叫：「唷，來將通下名來，」「咱家乃常山趙子龍也。」趙子龍額上的汗像珍珠一樣的放看光。

「噠噠」鼓響了，「咪，嗲」也跟着吹起來，懸門裏立即發出哭聲，招待趕緊離座走過去，可是……原來一個孩子玩着敲了二記鼓。

隨着八寶飯上來一盆甜湯，一個客人邊拿匙邊說：「這是南瓜甜米湯，有名的。」我把一塊南瓜放進嘴裏，南瓜立刻變成波羅蜜。

肚皮裝滿了，人散立着。

一個穿白衣裳的女人，手指着遺像四周紮的紅綠布，說：「格種樣子真難着！像妮蘇州能格，照片四面才（都）用一個一個的紅綠電池，一亮一暗的真好看，像格種，啊，真難看！」

談話在一處一處的進行着：

「老王，我問你，你農業昆蟲學得很好，爲什麼現在改學蠶絲呢？」

「絲茶爲中國二大出品，現在弄得一塌糊塗，再不振興要……所以我改學蠶桑。」

帶着笑加上「而且學農業的，那裏有學蠶桑的多。」

一個掛着××大學校徽，西裝革履，似乎是時代的青年，用着不大高也不大低的聲音在發表議論：

「阿是，阿比西尼亞到底亡國了，中國幸虧沒有同日本打，否則我們現在早做亡國奴了，還能讀書，白相……」

另一個把老光眼鏡拿下來，用衣角揩了一揩：「從前收洋鈔，現在又要造洋鈔，聽說造的比從前的小，成分又少，我幸虧埋得快，沒聽他們的話，拿出去換什麼紙頭的法幣，否則……」

……「得意的笑了。」

「咪——嗲——咪——嗲——」的國樂又斷續的響起來，客人招待，主人有禮地點着頭，彎着腰……

「謝謝！」「待慢！」「有空來白相！」女人清脆的聲音，脚，出了國恩寺。

文定

季香

天還沒有亮，才四點鐘光景。

隔壁的孩子却老早起來了，他們吵着鬧着，應和着他們小皮鞋在樓板上得得的亂拍子。這時候就夾上大人們呼喝的一兩句……

今天是隔壁虎兒訂婚的日子。

我摸索著床頭的窗簾，拉開一邊，朝外望，天空是一片墨色，幾點小星，仍睜開它一夜未入眠的眼睛；東邊的一角空幕，已微微露出魚肚白，可惜是被前面的屋脊遮著，祇能看到一點兒模糊的白影兒。清晨的涼氣，從玻璃上透過來，沁到我的臉頰上，帶着一些冷意。

我扭亮了電燈，看見母親還睡著，房內一切物具，都好像合著眼皮，在那裏打盹，我是再睡不著了，不如下去練習太極拳吧，雖然今天早了一點。

躡著足步，輕輕下了樓梯，開了門走到外面，第二十號的對過牆壁上，映上一片燈光，我想跑過去看看，却又覺到一個女孩兒家，老早的跑到人家去，未免要給人家笑話……我進前一步的脚，不禁又退回來。這刻，虎兒却從他家衝出來，穿著一套新的小西裝，刷光着頭髮，打着領結，足上一雙黑油油的皮鞋，十足流露出時下摩

登人物的典型來。他看見我就撲上來，一把拉住我的手，很不安靜地，身子不住聳跳着說：「季香阿姊，吾今朝可看見你打拳了。」

「今天二十一啦，你也該請我吃喜酒呢？」

母親叫我到隔壁去做人客去，據說是學學規矩，應酬場中的一些儀節。我換上衣服，就到虎兒家裏，才進門先是虎兒領著一羣小朋友，來包圍了我，吵鬧得糾纏著我不去。後來還是虎兒的母親高聲喊著：「阿虎，你今天不可再一味胡鬧了！你知道你做了大人了嗎？」虎兒這才紅著臉領著一羣小朋友逃到街口去。

我進去和大家都招呼過了，也就開始賞鑒屋內的佈置，迎面挂著一幅玫瑰色繡和合二仙的綢幃，當中釘上金色的一個雙喜字，香爐內燒著特製的「喜」字香，兩旁一對明晃晃的紅炬，再前來是兩隻方檯并擺的，靠裏面放著一對玲瓏精緻的玻璃盒兒，一邊在紅色的絨墊上，放著六樣金黃黃的手飾；一邊在綠色的絨墊上，放著一個銀行存摺和一顆象牙章。外面就是四隻長方木盤，堆著五彩的花菓，最考究的，每一粒染了顏色的長生果，在腰間都裹了金紙；一尺來長的粽兒，當中也纏上紅綠絨……總之，一切一切都充滿了喜氣。

四位媒人太太來了，頓時喧起一片恭賀的聲浪；門外也擠滿了左右隔壁的鄰屬們，都在交頭接耳底議論著，有的抱在手裏的孩子，和他媽鬧着要吃盤裏的菓兒。

虎兒的母親，在酒筵吃過後，立刻把手飾和存摺交給媒人，並叮囑她們到那邊說得好看些。虎兒的爸爸，不住地摸着唇上一撮小鬍子在微笑，他得意。

一陣爆竹聲，四面膨漲着青烟，佈滿了火藥味，媒人領着捧盤的人，也就上了兩部汽車走了。

晚上，我和我母親閒談，像在孩童時代的虎兒，是不該談到婚姻問題的，尤其在現在不景氣的社會裏，今天一日最少要用去一千餘元，而且是在一個未成年的兒子身上，似乎近於奢侈了！

「癡孩子，不然世界上那裏有貧富的分別呢？」母親在笑我傻。我不由想起先前吃酒筵的當兒，門外有兩個苦孩子，哀哀求乞，總算虎兒發了善心，每人給了他們六個銅板，那兩個乞孩，四只沒神的眸子，不住釘視著虎兒身上，走到街口，還回眼望了一次……唉！兒童年裏同是一個兒童，但虎兒是多麼幸運，乞孩們又是多麼悽苦呢？

二十五年，五月，二十一日夜，寫成於上海。

戲劇從業員的一日雜記

陶 金

我是一個戲劇的從業員，下面便是我現屬的團體——中國旅行劇團的一些生活的縱剖面。

清晨醒來，睜開眼睛兩邊的人還都睡得正濃，跳起來，身上覺得輕鬆得很，二十天來的疲倦都被昨晚一個舒適的沐浴順着浴過仍舊熱得冒氣的水沖下去了。

跑到盥洗室，關上門使勁的喊兩聲，嗓子還沒有啞，自己在心裏作了一個驕傲的鬼臉，一連三十九場戲！總算前年一冬去年一春的發音沒有白練。

大家擠在一起把貼報簿放在桌上希望讀到一些批評，因為在戲裏自己的毛病或錯誤除掉人家口頭的指正之外就要靠着文字的批評了；但結果全都失望了，沒有一篇。因為隨時發現了自己的毛病或錯誤便隨時改正，這樣才有進步，才能進步得快。我們需要多數的劇評家，同現有的劇評家多寫些批評。

今天在團裏吃飯的只有八人，八個人來享受三桌菜飯，而每個人在這一餐裏又全可有椅子坐！旁邊還有一架大留聲機，是包可華先生家借來在舞台上演戲用的，現在於是也就乘機大家享受一番，一連氣二十多天的戲演完了，現在可以休息好幾天了，每個人都好像呼出了一口沉鬱了多日的濁氣，全都興奮了，大家跳起舞來。

上海是有名的雨水多，我們還沒有來上海之前在天津的時候，便常常說這一句台詞「倒霉的上海，倒霉的雨水多。」到了上海，果然名不虛傳，黃梅雨一連差不多就是一個月。然而今天天氣却很好，太陽從西邊露來（現在已經兩點鐘）好像天也給我們

一個出去玩玩的預兆。我同景平約定了，「到聯華去觀光，」到了聯華承函函章先生接待我們，邢少梅先生領我們各處參觀，這一次觀光在實際上給了我們很多的知識。並且留給我一個良好的印像便是聯華到處都充滿着一團和藹活潑的生氣，我們所遇到的人都令人覺得是「樸實可愛」決無半點浮滑輕佻的地方，尤其以孫瑜先生，他面上充分的流露一種修養極高的學者的風度。聯華雖然朝氣勃勃，但仍看得出裏邊的經濟的拮据，所以今日中國的電影與話劇進步得如此之緩，經濟的困難是唯一的原因，但能在如此困難中掙扎努力是越發得使人欽佩了。

回來已經五點鐘，遇到張佛千、黃苗子二先生，並有姜明、荏蓀、李景波，一看這便是當日在平被捕入拘留所的五分之四的人數了。佛千先生要我們把這段故事講給他聽，便由我首先講起來：

事情是這樣的，去冬的一個清早，人還都在夢鄉，便被一些穿軍裝、便衣的人推起來關在一間房裏，他們檢查了一次，便把我們五個人帶到××××拘留所去了，進去便給每人帶上一付四斤多重的腳鐐。倒在坑上睡了一晚，第二天便去過堂，法官第一問姜明「你是不是共產黨？」姜明答「不是。」問「那你爲什麼每天上天橋？」……然後問荏蓀，你是不是共產黨？」答「不是。」「那你爲什麼有這種書？」法官手裏拿着一本紅色書皮的書，荏蓀說「請你打開看看，」打開一看原來是一本公民教科書。法官又問李景波：「你爲什麼到深夜時還不睡覺？」

你準是偷看共產黨書籍？」景波答「凡是深夜不睡覺便是偷看共產黨書籍嗎？」然後問我「這件案子與你沒有什麼關係，不過我要你說出他們的事情來。」我們覺得這種法官很有意思，於是就互相同他開起心來。這樣兩堂、三堂的下，到第五堂我要求他把腳鐐去掉，法官挾起案卷就走，我們大聲的說「把這個東西取下去，」他說「明天說，明天說，我先去請示請示去。」說着便退庭出去了。就這樣我們是每餐高湯一碗（白水）黃金塔一座（窩頭）京鹹菜一片，快快樂樂的過起來，姜明同荏蓀還多一件職務便是倒尿桶。第六次又叫我們，這次法官笑臉對我們說道：「現在已經證實你們不是共產黨，現在你們去取保開釋。」就這樣又把我們放回來，去的時候是忽里忽糊，回的時候仍是忽里忽糊。

說完了，佛千、苗子連我們自己都大笑得抬不起頭來了。佛千、苗子走後，我便把它記了下來，算是我自己在今日文化紀念日裏的一個往事的追記。

五月二十一日夜。

五月二十一日的一天一影片公司

鍾辛茹

今天的天，片子是不拍的，不過導演部則很忙，忙着籌備新

片「王先生奇俠傳」和「浮雲」的開拍。「王先生」這部戲是由左明編導，劇本已送審，分幕劇本亦經寫就，所討論的便是攝製問題，爲了這，下午又開了一個小組會議，除了公司方面的邵邨人、左明、高梨痕、冷波諸人外，另外還請電影前輩裘芭香先生參加，結果是圓滿的。

製片部和平日一樣，印片子，修片子，接片子。

男女從業員們今日的活動，也據實地紀在下面：葛福榮打了半天的乒乓球，鄭未明返鄉未來，王瑞年因事返里，沈勇石與左明研究攝影，徐渭設計「王先生」的佈景，張雯在家裏沒有出去，沈亞倫帶着他的大兒子到金城去看「摩登時代」，舒麗娟到霞飛路去買東西，翁世榮和製片部的同事蹴小球玩，翁世濤買了一隻小松鼠，張振鐸下午准時到城隍廟去聽書，蕭正中在家裏聽無線電，邵邨人到城南去探視母病，邵素霞照常到美專去讀書，邵維鶴和明星公司的錄音技師陸晉鏗研究錄音，高梨痕到公司來，討論「太平花」的故事，徐渭跑到邁爾西愛路去畫寫生……

以上都是事實。

聽 歌

抱 康

樂園茶樓的招牌，躲在黯淡的燈光底下；旁邊還有幾塊紅底白字的水牌，寫着些女人的名字——全是用鮮豔的單字所組成

的名字。招牌頭上，不時飄出一陣陣鑼鼓的喧聲來。

這裏離大上海的總動派——南京路很近，但是在晚上，却顯得並不熱鬧。門前往來的車輛和行人，都很寥落；可是在樓上却另有一番熱鬧而活躍的景象。

樓上是一間長方形的廣廳，充塞着濃濁的空氣。約摸有二百來個人擠坐在幾十張桌子的四週，多半像小商人模樣，不用說男性占絕對多數；女性祇寥寥少數的幾個。他們任意談笑，任意咬瓜子，任意叫好；看上去熱鬧嘈雜，並且自由。他們化了兩毛錢的代價而佔有了這個世界。秩序雖似乎有點凌亂，然而却有統一的地方：他們全注視着台上那個女人，全傾聽着從她嘴裏發出來的尖銳的歌聲。

那座台，在大廳的盡頭，朝外掛了一幅杏黃底子畫着「百鳥朝鳳」的布幔，那種濃豔而惡俗的顏色，使人看了覺得非常不調和。台口，掛着一排明耀的電燈，電燈底下一張繫着繡花桌圍的半桌，左右又是一對有繡絡五彩燈罩的檯燈，正中放着一個挿紙片的木架，紙片上所寫的，仍是每組鮮艷的單字，不用說是介紹那個站在桌子裏邊的女人用的。其實，說介紹還不如說報告來得貼切，因爲這裏十分之八九是「老」聽客呀。他們見了無論那一個站在台上的女人，不用想，就能說出她的名字來。

台上，每隔十餘分鐘更換一個女人；她們都懂得怎樣酬答台下的熱忱。一出台，即使是一個發育得還未成熟的肉體，也得扭啊

扭的走到站立的地方；塗滿脂粉的頰上，不時裝出妖媚的淺笑；一雙眸子更常常在台下溜來溜去撩人。一切都適可而止，似乎給你一點滿足而又不完全給你的樣子；逗弄得台下的一羣，心裏頭覺得熱辣辣而又怪痒痒地。瘋狂的眼光，死釘住那塊「肉」，張開了嘴吧，滿像要把它吞下去一般。

在唱完一句或一小節而略為停頓的時候，台下爆裂着熱烈的彩聲，算是一種發洩。台上那雙靈活的眸子會向彩聲最多最響的地方飄去。這獎勵造成了更多而更熱烈的彩聲。

「呃」

好！

從西北角裏發出來一聲沉着而延長至十數秒鐘的讚詞。許多頭都不約而同地轉向那邊去，在找尋這聲音的來源，並且似乎帶點醋意。

幾小時的光陰，在瘋狂和囂嘈裏輕捷地溜走。在曲終人散的時候，台上掛出來一塊牌子：

「明晚特煩全體歌史彩排全本玉堂春。」

許多疲乏的身子，又回復到適才的興奮。

「老陳，明天彩排哪！這齣戲我看過好幾回了，演得甚好！千萬不能錯過！」

「當然囉，明天還得早點上這兒。」

霉爛者的夜

徐 突

初夏的上海南京路頭上的夜。

江海關的大鐘正指着八點，接連的送出了幾下抑揚而有規律的鐘聲，散播在附近的建築物上，電車裏，汽車裏，水面上，每個行路人的心坎上，輕飄飄的，好像有一個微生蟲在爬過；黃昏帶走了牠的最後的一步，現在黑暗奪取了燈光的勢力，沒有及到的每個地方，而且用了最大的努力在燈光四周包圍了起來，把牠們弄得霧樣似的顯着慘白色；夜是靜穆的，街也睡在靜穆的懷抱裏，偶然有幾聲電車鈴聲，橫破了空氣衝了出來，但不久仍變成了原來的樣子，而且更顯得落寞；江面上吹來溫柔的風，飄過了行人的衣裳，街兩旁的建築物用了無上威嚴直立在黑暗裏俯視着地面上的

一切。
行人是對對的，而且大都成了個公式：女人的一只手臂鉤在男的肘灣裏，不時抬着血紅的嘴唇說着些祇屬於男女之間的事情。

一輛機器腳踏車突然用了引人注目的樣式過來了。前面坐了駕車的男，人，派力斯的上裝，白嗶吱的袴子，領帶給風打得在左右搖曳，後面的女人用斜坐的姿態挺起了腰枝，手搭在男人的肩頭上，鮮紅色的套裙，白嗶吱的披肩，因為迎着風，披肩就像一團翹

翼似的平伸了開來，風撫摸着她的胸部，奶成了兩堆小坡山似的擁起着；這情景，打動了每個路人的心，霓虹燈也在映着羨慕而妬忌的眼睛。

成羣的外國水兵兩個一排三個一排走着同調的步子。幾個黃包車夫蜂湧似的邊拉邊跟住說着不純熟的英語：

“Ah, dance!”

“Ah, dance!”

外國水兵大家面對面的笑了幾笑，裝做不睬的樣子，但不多時却一個個都跳上了車子，而目拚命的用腳踩着車踏。

白色帽子，白色衣服的飯店僕歐拉開了門送出了每個客人，也迎進了新來者。一個給酒精灌得有點迷醉了的獨身漢美國紳士拖着了搖擺的身子，走出酒吧間，踏着沉重的脚步無目的地跳上了守候在前面的黃包車，也不去回答車夫問他到那裏去，忘記了身份，吹着口哨，一面又哼着藍宮裏的曲子，躲藏在牆角裏的跛脚的賣夜報小孩，像發現了寶貝似的追了上來，嘴裏喊：

“Evening times Evening times!”

美國紳士似乎因這突來的糾纏而有些忿怒，但當他旋轉頭看到了那孩子的跑路樣子時，就笑了，於是他說：

“Hello, Hello, coming!”

一面却叫車夫趕快拉，那孩子也跟得更快了，伸出一只有病的腳時，連身子向斜角一擺，當抽動另一只腳時，身子也就朝另一

個方向俯了一俯。他忘記了苦痛，拚命追。美國紳士看看要給跟上了；

“Hello, good bye!”

但是那孩子好像並不懂他意思似的仍追了上去。於是美國紳士舉起了手杖裝做要打的樣子，擺着威嚇的面孔，可是效力却一些沒有，孩子還是照舊帶跳帶奔的跟着車子跑。

前面是十字路，正開着紅燈，車子停了下來，孩子不久也停了下來，用袖口揩拭去臉上的汗珠。美國紳士這才滿意似的拿出兩角小洋丟給孩子，一面接了夜報，很客氣的同小孩揚了揚手。

大減價

維 輯

晚飯時分，天氣轉變得很熱，全桌上，三弟額上的汗最多，他身上僅穿着件汗衫，不時用手帕揩去額上流下的汗珠，父親見這粥又熱，他偏吃得那麼快，因此成了如此可笑的样子，便責罵似的向他說：

「你看，汗這麼大，不可吃得慢些嗎？又沒誰在後面追你。」

我們聽了父親的話，都笑了起來，但他還很高興地說：

「我要跟人家一起去買便宜貨呢！」一面說一面回過頭去看鐘，又接着說：「啊呀！七點還缺五分了。」

「到那裏去買？」大家都捧住飯碗看着他問。

「就是前天發傳單來的那另雜貨店，在我們校前條馬路的轉角上的。」

「大減價不會有好貨買的。」母親說。

「誰說？」三弟急忙放下碗來分辨：「店門前有牌子，寫出固本肥皂每塊銅元十四枚；女子線襪每雙銅元二十七枚；毛巾每條

銅元十六枚；還有——叫——」

「還有什麼？」我逼着問他。

「還有嗎？」——噢！是無敵牌牙粉，每包銅元二枚；每人每種限購一件。」

「有這樣便宜，那末你去買包牙粉吧！橫豎又遲早要用的。」

說着，母親便將銅板遞給三弟。

「給我帶條毛巾。」姑母也將銅板遞給了三弟。

三弟趕緊吃完了粥，便抓起上衣，邊穿邊向外跑了出去。接着，

二弟放下碗也跟了去，我看着他們倆底背影，驀地記起了兩三期前，一個朋友向我說的幾句話來：

「什麼一分買一尺的布？待人家辛苦地擠了進去，店員却

安閒地說：「貨色已經買完了……」嘿！去等開門！又說什麼：「貨色還沒有到」——莫非這也是那麼一套？我想着，也就走了出去。他們倆已走出了弄口。

那是另「三開間門面」的雜貨店：左右兩邊的櫥窗裏，佈置着日用品和玩具，各被映着耀眼的「年紅」燈光；門前放着的那

塊三弟曾經像背書般記出上面的字的廣告牌，被買客們踢倒在一邊；買客們是打從店中一個分水嶺似的方柱兩邊，擁進去的。我隨着衆人進店門口時候，對着店門的櫃台前，已一排排的擠滿了人。裏面是一堆黑越越的人頭在浮動；銅板打在木板上的聲音，夾着怪響的喊：「買牙粉！」聲，在這悶熱的空氣中狂飛；遲來者還在後面人隙間軋着，擠着，看不清裏面究竟是怎樣的事。

我祇見他們兄弟倆每當想從人隙中鑽進去的時候，總被人將屁股擠了出來，也有人這樣說：

「人小得一點點，倒如此會鑽！」

他們氣力是太小了，於是將他們喚了過來。二弟便指着後面牆上的一張紙條說：

「大哥，你看，下午七時——九時，現在已是七——」

一片囂鬧聲，我們的話被打斷了，人向後退了好幾步。

「噢！你怎應向後瞎退的，將人家脚也踏痛了。」

「豬獃？怎麼這樣不留心！」

「又不是我有意的，是前面人擠下來的。」

「前面退下來的，對不住！」

「喂！妹妹，此地有空，快點軋進來。」

「噢！來啦！來啦！你在那裏！」

「此地，快點！」

「……」

又是一片囂鬧聲，人都向中央擠去，兩旁却顯得很空，於是我大聲對着他們說：

「打旁邊軋進去，你們跟我來。」

擠進了櫃邊的一端，我們額上都在流汗了，尤其是三弟，但他祇拉住衣袖抹了一下。

現在，最前的櫃邊情形，是可看清了。

櫃裏祇有二個伙計，他們聽着喊買「牙粉」的聲音，於是向近櫃的買客說：

「等一等，買好了襪，再買牙粉。」

話傳了開去，大家嘴裏自言自語地會念着：「買好了襪，再買牙粉。」

後面的女人們就喊起來：「喂，買襪。」

但最前的又吵了起來，用銅板敲着櫃台說：

「我們等了許多時候，難道買襪的時間還沒過？」

於是一個伙計沒精打彩地從裏面拿出包牙粉，再沒精打彩地進去，又拿出一包來。

又是一陣小騷動，一片囂鬧聲，我們幾乎被擠進櫃台裏邊去。三弟額上的汗更多了，他想乘機買牙粉和那條毛巾，但伙計說：

「這裏不好買，到外面去。」

外面，人擠得緊緊的，簡直找不出一點空隙來，我對他們說：「回去吧！」

他們像沒有先前那樣高興，跟着我擠到門口。出店門口，但三弟依然有不捨的樣子，邊用袖抹着額上的汗，邊回頭去看着尚在擁軋的買客。他以致忘了店內的地面是高的，就險些跌在人行道上。踉蹌地向前跑了幾步，脚踏在那塊傾倒於地的廣告牌上，我低頭看那廣告牌上，只剩下了四個字：

「莫失良機！」

挨過了這一天

姚 霞

夜已深了吧，除了滴答滴答的鐘擺聲以外，一切都是靜悄悄地。今晚上他們都睡得特別早，爸爸草草完畢了晚餐，就去倒在牀上了；媽呢，她大概不願意孩子們老看見她的淚眼也早就進了她的臥室；弟弟們也知道這不是玩笑的時候，很早地一個個都躲到被窩裏去了。而我，正在困苦地渡著這月考期間的我，不得不趁著安靜的夜晚，溫習些必需溫習的課程。

也就爲了考試的緣故，我今天回來得特別晚，因之我不會目睹著那些債權人約齊了來向爸爸責難的情形，便是老遠地從家鄉趕出來以債權人和長兄的資格跟爸爸吵鬧的大伯父，我也沒瞧見一眼，然而我們家裏白天裏遭遇到的一切情景，我都知道了，這是最小的兩個弟弟偷偷地告訴我的。當六弟描述著伯父辱罵父親的一幕時，他還附加著堅決地說：「小姊姊，我真想幫着爸爸

「打伯伯呢！」

我看著桌子上這些書本子，心裏越覺得沉重起來。嘆了口氣，胡亂地把那些紙呀筆的都給收拾好了。站來起瞧了瞧屋子裏的一切，似乎感到一陣安慰。我想，至少我們這新家已換過了這一天！

又是一個小惡魔，一札亂翻書的響聲，幾聲翻書的響聲，去就響跑出來，房去解手，黑暗中聽到幾聲咳嗽，使我駭了一跳。誰料爸爸却沒睡呢！微弱的路燈光線，從窗子外照了進來，照著爸爸龐大的身子，他正在俯伏著往窗子下面瞧。驀然間，個意念襲進了我的腦袋，我記起了那些報紙上每天終有幾件件的自殺案件。正和其他的大人們一樣，金錢和名譽，就是爸爸的第三生命。而現在，他是一個人悄悄地伏在窗子上，他將做些什麼呀？

可怕的幻像在我眼前現了出來：就在那窗下的街上，躺著一個龐大的軀體，血在石子縫裏淌來淌去，那麼一大堆，一大堆……我不能再想，我趕緊用手按住了額際，我要把這些慘酷的影子驅逐出去。

爸爸還睡嗎？

他並沒有回過臉兒來，只把身子動了一下，壓得那下面的椅子格格地響。

我放起靜靜的脚步，走近他，我跟著他的視線往窗外瞧，雖然早就知道那下面只是冷靜的街道。

爸爸可以睡了呢！這幾乎是哀求的咆嘯了。空氣裏

「唔？」還是不同過臉來，又是一陣格格格的聲音。

爸爸不理我，我想他是沒那閒空理我吧！我想爸爸的心，一定比我騷動得厲害吧！

我不得不拖著緩慢的步子，回到自己的房裏了。慘淡的電燈光，把一切都罩上了一層灰色，我戰慄，預感著不幸的事情就會在這一剎間發生。

我該做些什麼呢？去告訴媽媽嗎？「爸爸想跳窗自殺。」這怎行呢！這樣我一定不會挨罵。苦思苦想，且未敢問，因我不該管

著他。然而，想放不賊，譬如爸爸問：「歌在這裏，你還不去睡？」那時我拿什麼理由回答他呢？爸爸的藏嚴的顏色，還是能把我從他身旁趕開的。

寂靜中又送來了一陣格格格的聲音，使我混身起了一陣痙攣，幾乎要瘋狂地喊起來，衝出去把父親一把抱住。可是理智却又啟示著我——沒有什麼變故發生，只是父親把身子動了一動吧了。

「莫夫貞戀」
頭昏眼花的味，有呀反側，我決定她是不會睡著，心上便立刻輕鬆起來。於是我自己承認今晚有些神經過敏。黃昏時，我開始解脫衣服，爬進牀去，這些動作是做得那麼緩慢，慢到連心房的跳動也跟著慢了似的。我的頭腦回不去，昏沉沉的，心跳與一個清而脆的聲音，震天了我的耳鼓，頓時兩耳嗡嗡

地叫起來，心房幾乎跳到了喉頭，腦袋似乎搬了家了。一會兒，我清醒過來，我明白什麼也沒發生，父親的咳嗽聲，腳步聲，表示他是去就寢了。

我放下一百二十個心，很快地竄進被窩，蒙住臉低低地笑，伸手向天，菩薩、祖宗，道一萬個感謝。

現在，我們一家才是真的挨過了這一天。

盜用公款者

逸 農

上午，往A法院，旁聽到一起B汽車公司經理C某，被控詐欺的案子。事實是那另汽車公司籌備了半年光景，營業的汽車一輛也沒有買進，什麼洗車工人等却僱用了十幾個，還收取保證金；那批工人等待了好久日子，無工可作，月薪也領不到，覺得事情像是騙局，就要求解僱發還繳納的保證金，C某竟用威嚇的手段，不肯發還，他們祇好訴請法律的公平裁判。那個C某看到有許多新聞記者，集中在法庭上聽審，着慌起來，退庭後，就託人向我們說，願意送上法幣若干，請我們不要記載那起案子，作為保全他名譽的代價。這請求是被拒絕了：「我們不願意再有人被他詐騙，如果他有錢要送給我們，還是快去發還工人的保證金吧。」

午後，在報館裏接到D姑母的電話，召我去商量要事。趕到那裏，知道表弟在昨晚突然出走，原因是在交易所裏，做空了一支買

賣，沒法彌補，又恐怕被姑父責罰，祇好不別而行。D表弟年紀才十八歲人，還聰明，不喜歡唸書，小學也沒有讀完，就跟了姑父在交易所做學徒，幹的是報行情，抄場賬等工作。當初，我曾表示反對，小孩子不應該踏進這種買賣場所，徒增傲倖之心，可是，我的力量不能夠去勸阻。後來，表弟熟悉了什麼「搶帽子」等門檻，我更替他擔憂。事實是意想得到的，他竟背着姑父，暗中做起買賣，結果鬧出岔子。我一面安慰着姑母不要着急，一面計劃着怎樣去找尋表弟回來。

晚上，在歸家的電車中，遇到一位多年不見的同學E君，想起他有一位我也認識的親戚F，在某地政府機關裏，虧空公帑，竟投浦自殺身死，就問他究竟F虧空了多少，弄到自殺的窮途？E君却說：「F沒有去自殺，現在人還躲避在上海。」使我不勝驚奇地說：「不是報紙上登載過他的自殺新聞的嗎？」E君打着哈哈回答我：「你做了新聞記者，難道信仰報紙上的消息確實的嗎？這是故意捏造了事實，來騙騙有關係的人的啊！」我啞口無言了好久。

女性的徬徨

全 衡

從書堆裏輕輕拾起久垂着的頭，偷眼瞧那仰臥在書桌角上，悉率地走動着的錶。奇怪！今天時間像給停留在小小的錶面上，長短針開別扭似的，老是指着五點鐘！

五點鐘！太陽的影子也歪着頭向西了，再過半個鐘點我就能够看見我的姊姊了。

然而，時間偏偏像一隻喘着氣的老黃牛，它捱延得多少慢，走一步停三步，最後，我簡直會想到日子是在倒退過來了。

姊姊最近的來信中老是寫着下面這樣的話：

「孩子們是女人頭上的一付最重的枷鎖，它桎梏得我動彈不得，……」

「建築在感情上面的夫婦關係是站不住腳的，正像砂灘上堆着的寶塔一樣，有一天，我們同時會感覺得這生活空虛，空虛得好像無底的窪洞，……」

「十年的奴隸生活過得够透了，我想飛！」

「我要做一個『堂堂的人』！」

姊姊的心我是知道的，姊姊的爲什麼要寫下這些來我也挺明白；所以姊姊的突地跑到上海來看我也叫我格外歡喜。我的眼前閃地一亮，我看見一隻翱翔在青色天空中拍着翅膀飛的白鷗！

我想好了許多鼓勵的話，要對姊姊說的；我底腦子裏籌劃着一大堆姊姊離開家庭以後的生活計劃，我對我自己說，我要用我的微弱的力量化成一把火，幫助姊姊，讓姊姊做成個「人」。我也設想着這次我看見姊姊時該怎樣的快樂，我要緊緊地抱着她，眼睛裏亮着歡喜的眼淚；從今天起，我第一次嘗到了欣悅的滋味，這

是看着一個人從快要淹沒身體的海裏爬到岸上來。

五點半了，我很快地收拾了桌子上的東西，趕到姊姊住的揚子飯店去。

推開門，我呆住了：

房間裏有兩個人：一個是姊姊，一個是姊夫。他們同時立起來關切地問：

「阿潛，你好？」

姊姊沒有兩樣，沒有變，不跟我提起半點信上的事，好像壓根兒就沒有這回事；只用着一種少婦特有的溫柔絮絮地詢問我身體、飲食、起居狀況。

我耐不住了，覷一個空問：

「姊姊，倒底怎麼樣？」

姊夫冷冷地加上一句：

「吹了個美麗的肥皂泡！」

晚上，三個人在麗都看却利·卓別林底摩登時代，最後一個「走向光明的道路」的鏡頭給了我很大的激動，我若有所感地對姊姊說：

「姊！你看人家都在『光明的道路』上走着路，只有你，連想一想也隨即用自己的手把眼睛掩上了。」

姊姊閉着眼睛，好半天才低聲的說着兩個字：

「矛盾！」

啊！矛盾！多少人在這苦海裏浸着超不得身！這件事發生在一九三六年五月廿一日的黃昏。

夏夜池畔

夏 明

初夏的晚上的風，格外的覺得涼快；樹叢被吹動得發出了吱吱的聲音，豐滿的樹葉被夜色蓋着抖索着；天空裏被鮮紅燈光反映着乳白色，一切顯現着諧調和幽靜，是一個富有詩意的情景哩！時間已是九點多了，我沒心思去領會這些「詩意」這足以證明我是一個平凡的人，不會咏吟；我焦燥地等待着，默默地坐在樹蔭下的椅子上，望着進出的人們消失在門外，或是沒入樹叢後面去。從樹叢後面也時常轉出女的吊着男的膀子，偎着頭，親暱地談笑着的一對又一對的男女在我面前走過，似乎有意在向我誇耀。

「是的，他們才是幸福的。」我想，實在像我這樣的，連幸福的夢也不會做，怎麼配「享受」呢！

雲片四面散開着，整個的天空被遮掩了，我看着最後的一顆星星閃着最後的亮光。

恬靜的夜色瀰漫着，祇有一二下鈴鈴的響聲透過了樹叢傳過來。一會兒，又照常的更靜了。

一個長長的身子在昏黃的燈光下匆匆的走了過來，我知道

雲哥來了，他的走路方式以及身子的長度，樣式，我都是太熟悉的。不一會，老王也接着來了，他仍舊是穿着那一套泛着油光的青呢吱制服。

我們開始找適合於談話的地方，清涼的空氣，雜着泥土和樹木特有的氣息，穿進了鼻孔，身子也覺着輕快了些。終於在小池子旁邊，我們坐了下來。

草地是潮濕的，勻整地鋪在地面上像一塊着水的大毛巾，小池子好像盛在杯子裏的水，沒有動靜。園子裏的，街道上的，以及房子裏的，或大或小，弱些的，強些的燈光，圓圓的環繞着，樹叢擋住了燈光的照耀，灰黑的影子斜躺在地面上，那末安然的。

「我們開始討論吧。第一組織問題，第二五卅的準備，政治的技術的，第三工作問題。」還有什麼補充？」雲哥一面說，一面把身子躺在地上，「這地方真是幽靜極了，你帶你的愛人到這裏來幽會到很是不錯的，哈哈。」

「哈哈哈哈哈。」

「我覺到×××的追悼會也應該有一個具體的佈置，究竟應該怎麼去發動羣衆參加他的意義在什麼地方？」我拔了一根草，在手裏捏着玩，把牠折成了幾段，然後丟到池子裏去，看着水面上被激動起輕微的波紋向四面蕩開去。

「是的，我們依次討論下去吧！你有什麼意見？」雲哥望着老王問。

「……」
 「唧唧唧」青蛙似乎不甘寂寞地在黑暗里鼓噪着，從遠處穿過樹叢時來了口琴聲，清晰而悅耳的歌調配合着夜的空朗平靜，分外的使人感到愉快和沉醉。

我們很像在故事中的人物，四周的景物，也都可以是故事中的，就是沒有茂密的森林，在無邊的原野中燃燒着的篝火，以及使人神經興奮的講不完的故事。我們的臉也同樣是肅然的，可是我們談的不是神話，不是傳奇，也不是傳說的故事，而是「現實」！血腥的現實！血跡沒有乾，而且還在繼續着血的鬥爭的現實！

「拍」什麼東西，從空間落到了水裏去；也許是一條並不小的魚，因為聲音是那樣的沉重的。

「唧唧唧唧」是兩個人的腳聲，從石子路那面向這面移近來，於是一對男女模糊的輪廓出現在樹影裏，一忽兒，隱沒在樹叢後了。

時間一分一秒肩挨着肩地走過去，我們的討論繼續着。老王的話總是不很多的，雲哥還是躺着，也不怕寒冷和潮濕。我也仍是坐着，不斷地拔着草葉在手裏捏着玩。寒氣的侵襲，跟着夜的加深也更緊了。

「再有什麼問題麼？」——我們走着再談吧！雲哥第一個立起身來，我們也無聲的得聲站着了。

口琴聲不知在什麼時候停止了，現在祇有三個人的皮鞋聲

響徹着整個園子。

我們約定了下次會面的時間，於是各人帶着疲倦的精神和肢體走向自己的家去。似乎是太渴求自己的床鋪的安適（實在祇有一條硬化了的棉被）因此步子格外的加速着，而且肚子也像在作怪，祇有快些將身子擲到床上了事。

黑暗的夜還是繼續漫天的蓋着。

五二二。

小傢伙的「吼」

余之介

第四節「社會」課的鐘聲響了起來。一羣小傢伙迅速地排好了隊，像一根長油條似地，一刻兒被教室大嘴吞進去了。

「……走私……小老韓……壓東洋……楊司令……」
 我的耳朵，吸進這清脆而又尖銳的叫聲。

熱烈的企望，現出在各個小小的臉上，然而秩序是很整肅的。我們開始工作：一個被判為頂壞的傢伙，舉起手來便說：「先生！今天再講『小老韓』的消息。」

這時又站起一位和他老搭當的，他說：「先生！講好了『小老韓』再講『壓東洋』的消息，好嗎？」

「不，把『走私』先講完，再講旁的。」一個披上級長的頭銜說着：

我聽取了大家的意見，是先把「走私」簡括結束接下去就報告「小老韓壓東洋」的動態。

我偏先來刺激了他們一下：

「您們只管要我講，可是前回講的，恐怕忘記了吧？」

「不全記牢。不相信，隨先生考問好啦！」

「小老韓，楊靖宇怎樣領導代衆反帝？」「爲什麼需要遊擊

戰法？」「敵方部隊爲什麼要叛變？」「中韓民衆爲什麼要聯合

起來？」我一一考問過，小傢伙們瞧見我表示滿意，便登時驕傲了

起來：

「這容易得很！比課本好記得多！」

「要是大考考這些東西，那我就開心啦！」

秩序起了微微的波紋，我轉擺着冷冷地神色：

「憑死板板記着，有什麼用處呢？」

「不，先生，一點也不像死記，我起勁地講給爺娘聽，他們很歡

喜。」

「阿拉講給隣居聽的，他們是工人，個個都高興聽我講。」

「我們幾個人常在衙堂裏，做着小老韓的遊擊戰。」

「阿拉……」

「那很好，現在我先講『壓東洋』的最近消息。」我剛說了

這句，幾十對眼睛的視線，就注射到我身上來。

「……敵軍星夜打電報給他們政府，請趕快調派大兵過來

……現在已經派來一師兵到吉林了……還有——帶了許多新式戰器……」

「不怕，兩師來也不怕！」

「新式兵器，最怕遊擊戰。」

「楊司令再拿出前趙槍軍火的本領，把他們統統搶過來。」

我又說到趙尙志部怎樣扮做叫化子，去刺探敵方的軍情。孩

子們高興了起來。

「我將來也這樣扮做小叫化混進去！」

「阿拉要扮做小日本人，給他不覺得！」

一兩個小傢伙，忽想到威繼光令兵士裝扮做農民，打敗了倭

寇的故事，便插口問道：

「先生威繼光那種戰法，是不是遊擊戰？」

「是的，不過現在的遊擊戰，有點跟從前不同，因爲敵方現在

並不是從前的戰法。」

聽了我說最近都探不到「小老韓」「少年營」的消息，小

傢伙們都很失望地，我告訴他們，原因是大小各報都不能登載這

類新聞。他們嚷着：

「幫兇瞞住我們的，也都是漢奸！」

「打倒漢奸！」

「大家輕一點！」我提示着，便瞧倒後排邊角檯子的兩個壞

坯子，像煞不很忠實地聽講，同時竊竊私議地在寫着，畫着。

我裝做不注意他們，慢步踱了過去，把那張被塗着紙頭拿起一瞧：數個紮駐的營盤，橫區直牌寫着「少年營」「人民革命軍總司令部」。左角，右角，畫着「楊司令」「小老韓」「李紅光」的像。這是從新塗上「打倒××赤老」「打倒漢奸」的粗筆大字底下，隱隱地瞧得出來的。

我把這張紙還給他，他把頭頸縮了一縮，低頭被塞進抽屜去了，禁不住大家都回頭來看。

我站在這個小集團當中號令着：

「金根發，梁如鈞，報告您們的私語……忠實地告訴出來。」他們像煞難為情地。

金根發：「我說常常想着小老韓，要是離開這兒很近，就要去見他。」

梁如鈞：「我說上海要是有一少年營，我不想讀書，馬上要加進去。」

這一來，引起小傢伙騷動了，捲來一陣堅決的回聲。

「我也加進去！」

「先生您要加進去嗎？」

忽然又一個說：「戰了起來，爺娘一定會帶您逃走的，那怎麼辦呢？」

「瞞住他們好啦！」

「勸勸爹媽也加進去！」

「跟爺娘逃的，是小漢奸！」

「我不逃，誰逃便是這個……」小壞蛋在櫃子底下，做着手勢。

忽然下課的鐘，猛然響了，「討厭的鐘，怎麼快地就下課了？」小傢伙們不滿意。

「不要放午學，肚子裏一點也不餓！」

我不能接受他們這過分的要求，我揩掉黑板上所寫的東西。

說聲「再會」走了出來。

「起來……把我們的血肉……」

……造成我們新的長城……」

中華民族……這壯烈的歌聲，跟着衝出校門去了。

一天的工作

克 伐

是一個很不平凡的黎明。

「叭叭底底……底底叭叭……」

突然飄來了那淒厲悲壯的軍號聲，嘹亮的音調打醒了許多正沉醉在甜蜜的夢中底我們的伴侶。咱們一夥兒火速地起來，每個人的心坎在顫動，潮湧。

我們草草地洗盥後，每個寂寞的心窩被不能遏制的火焰燃燒着，沒有餘暇來進膳，大家存着偉大時代的使命，轉瞬間排列在

廣場上等待出發了。

喇叭雄壯地叭叭的吹起，步伐整齊地沙沙的響着，這是我們「鐵的行列」在憤恨中激蕩出來的怒吼。

到達了目的地（大場）隊伍便迅速地環成半圓形，在鄉民那裏借到了一只凳子，便進行我們愛國的宣傳。

在廣場的那邊，便是該小鎮的市集場，那面人山人海，鬧哄哄地嚷成了一片，一聽得我們的軍號聲，都不約而同的聚合攏來，男的女的，老的，少的，片刻已整齊地插滿在我們行列的面前。

「諸位同胞！」主席和黨地用響亮的聲音剛說出了這一句，煩囂的聲音頓時凝集起來，一般老百姓都側着耳朵，靜聽我們主席的演講。

「……我們中國已經到了生死存亡的關頭，敵人的侵略我們，是始終不會感到滿足的，他們的侵略有一定的目標，所謂「大陸政策」就是斷送我們中華民族唯一的致命傷。現在我們與他們談親善，講提攜，都是無稽的妄話，直等到我們的國家變為他們的土地，我們的同胞成爲他們的奴隸，這樣才能使敵人停止干戈。我們甘心做亡國奴嗎？不，我們要燃起民族革命的火花，不願做奴隸的同胞，我們站在一條的戰線，向我們共同的敵人宣戰……」

主席的報告完畢，只聽得一陣熱烈的掌聲，每個老百姓的臉上露着興奮，乾枯的面頰上流現着感動的微笑。

接着，我們推舉一位善說話的同志向大眾報告五月的歷史。

黝黑的老百姓臉上蕩漾着晶瑩的淚珠，純潔的心靈，深深地鑲刻着「誰敵誰友」的認識。壯嚴的兩手擦摩着，彷彿躍躍欲試的樣兒。

現在我們要請老百姓演講了。

一位年青的夥子很快地跳上了我們臨時講台，壯健的臉上顯現着興奮的座擊，用高大的聲音怒吼着：

「諸位朋友，我家就是被這般××鬼子害的。我本是關外×地人，在東北被佔的那年，我的父親被敵人擄去做苦工，至今也沒有消息，姊姊被一般漢奸劫去強姦，母親，弟弟都四散了，我就是虎口餘生下的一個，但是諸位，我的苦痛也就是諸位所想像得到的——現在聽說華北也要繼東北而淪亡了，這樣，敵人的侵略無厭，將使我們每個人都要遭到妻離子散亡國奴的滋味，起來，不願做奴隸的人們！」

淚珠不自禁地從那位青年眼上迸裂出來，粗莽的拳頭捏緊着，用衣襟向眼角上輕輕的一抹，然後流露着似笑似哭的苦臉，用慘痛的聲音嘶啞地吶喊着：

「我們快拿出自己力量來與帝國主義及賣國漢奸拚命。」

一陣熱烈的掌聲排山倒海似的蕩漾在空氣中。沉靜了片刻，忽然從羣衆中間有一種孩子的聲音：「打倒×洋人！」全場的視線都集中在一個四五歲孩子的身上，更引起全體民衆熱血的沸騰。

時間不允許我們多停留，我們的目標還正多着。所以只好離開了這般愛國的羣衆。等到我們舉起手帕揚別的時候，見每一個觀衆臉上淌着兩顆熱淚，是的，這正是我們團結一致認清敵人的表示。

「起來，起來！」

不願做奴隸的人們……！我們雄壯地唱着歌，大隊的羣衆也與我們歌和着，這裏，這裏分不出個人，湧喘着我們集團的「十」道正是這個時代的活力素！

學習自己的文字

李子雄

夜裏七點鐘的時候，在一座大樓上的一間小屋子裏，有六個青年的頭擠在一張三方尺大小的桌子上。他們在念書。這是個新文字研究班。

燈光很暗，書本子小，字兒小，而且書本不夠，十二隻眼睛只看三本書，所以有點費力。有一半是南方人，北方音念不大準。和分不清，和也發不來。每次我替他們校正，他們注意地看看我的嘴，動動自己的嘴，覺着有點不好意思，有點着急。然而，還是很起勁的念着：

“Siang Dikstein Zhuojangdi rhen, bu sh wei Zgidi shenxo,

r sh Xisheng Zg lai……”

「好的，不過 Shenyxo 不要念成 sengwan 好的，你接着念。」書的名字是「政治經濟學 A B C」，北方話新文字的譯本。七點二十二了，趕快停止誦讀，開始討論，因為到七點四十五這間屋子就不是我們的了。題目：「漢字。」

舌頭極力和秒針賽跑，看誰快。你一句我一句，從象形圖畫一會兒跳到了方塊豆腐乾。從百分之八十的文盲，談到方言的紀錄，談到國際語。談到口頭語的發展，字的僵化，以及漢字的「美術價值」。「考古價值」。最後甚至說到因為沒有詞兒連寫而鬧出來的「行路人等不得在此小便」的笑話。笑聲沒完，時候到了。我們握了握手，不用說話，一定「明天見。」

還有兩本練習簿，他們交給了我，這是課外的自由寫作。兩篇都很短，像小學生的作文似的，可是真摯單純。一篇是日記：

「店裏的王先生將要結婚了，同事都在想送東西……摸一摸自己的衣袋……不送吧！又不能。不得已只好向父親去討。

「……恰巧父親也沒有錢。他就向朋友去借，可是借來借去還是借不到，過了半個鐘頭才借了一塊錢來。

「當我拿到了父親的錢的時候，我的眼淚快流下來了，可是爲了怕父親看見，又極力忍住……」

完了。多麼簡單！雖然他學新文字還只一個來月，已經能夠應用；寫出毫不扭捏的文章來了。很少錯誤。他們已經獲得了自己的文字。可是他們並不想佔有它，在另外一本上寫着：

「李先生很好，他來教我們，但是我們也不要忘了去教人家。」

我安心地回家了。街道有些生疏，兩旁的燈光很亮，比我們念書的屋子還亮。天上的星星兒看不見，大概是有雲，一方面也被燈光掩住了。隱隱約約地，我還認得出北極星在那裏，我辨清了方向。朝那面，一直去，是的。

代 考

朱 今

「不要忘記了今天，是『中國的一日』呵！一幾個大號方體字，把我怔着了。當我從教室裏退出來，獨個兒坐在電燈下的時候。

呵！今天是五月二十一日，今天有什麼『真命天子下凡』之類的奇特消息麼？沒有。——我這樣瞎想。那末今天有『世界大戰發出了第一顆子彈』的新聞麼？也沒有。——我這樣胡亂地轉念着。可是我的胸口總似乎壓着一塊大石頭，悶悶地不爽快。哦，也許是爲了那工人要求代考的事情罷？是的。那披開了滿染着油膩的短衫，頭髮和鬍鬚長地爬滿在頭上，臉頰上的筒管廠工人，兩眼「地牌式」地出神的樣子，還活現在我眼前。他還能夠識字麼？據說，不識字工人不准做工的命令，馬上要下來了。而他也是不識字工人的一個。雖則本期識字學校已開學三個月，然而他却出席不滿兩星期。廠裏要做夜工，倘若讀了書，就得扣工錢。家裏五

只嘴等着吃飯，原來的工錢本已不够買米，怎麼還能扣呢？但是現在，不管你識不識字，考期就在眼前了，如果拿不到畢業證，下月起便跑不進工廠啦！

於是，他坐在教室的矮凳上，眼睛老是出神地瞪着，瞪着，好像一個瘋子。

我叫他趕快「急來抱佛脚」，多識幾個字，考起來或者可以碰碰運氣。——除此之外，我還能向他說什麼？

他苦痛地回過頭來，看着書上，可是看不到幾個字，重又抬起來看我，哀求地說：「先生！我實在識不得字。廠裏這兩天因爲沒有工作，明天起要停起來了，兩三個禮拜也說不定；家裏有五個人要吃飯，我這個頭腦實在識不得字！先生。」

「你家裏在什麼地方？」我問。

「家裏在紹興。」

「那末你可以回紹興去呀？」

「沒有盤費。先生，我出來的時候也因爲在紹興過不活，聽說上海很好，借了盤費來的。」

「上海的好，是南京路上的繁華，北四川路的神秘。對於剝削你們的人是好的。你們到上海來，恐怕只有倒苦！」我說出了又覺得懊悔，我這種話對他說有什麼用？

他似懂非懂地點點頭，兩只眼睛又出神起來。下了課，大家都散了，他慢吞吞地落在後面。等到大家都走完

了，他還站在場上發楞。好一會，才回轉身來，走到我面前：「先生！你行點好事，考起來讓我請個朋友來代考罷。」他低着嗓子懇求地說。

在我心裏，早已覺得很難過，只想馬上就答應了他。但理智忽然給我一個警告：「你能使這裏的苦工都代考麼？倘若查出了怎麼辦？代考是澈底地解決他們底生活的方法麼？」於是我對他說：「一代考是不成功的，因為大家都想代考，查出了你得吃官司。」我的心中實在萬分抱歉，可是又想不出別的話。

他絕望了。苦着臉對我看了一會，終於不說什麼，拖着兩條滯重的腿，走出去了。

寫於五月二十一日夜九時貧兒院

今日所唱的歌

李寶琛

今日（星期四）照例要到江灣學校唱幾個鐘點的歌，本來應當九點以前要趕了去，可是今天因為有一班快畢業了，功課已提前結束，遲了。到九時一刻，纔出門搭上街口黃色的公共汽車，把我搬到學校門口，趕上了十時的班課，唱着崔東壁的一篇文章。這篇文章，這篇文字恰合非常時期的教材，內容提倡戰爭的意識很強，好像暗示着要求國家的出路，祇有戰爭是一條生路。我雖然是一條粉筆捐客，却也談着國家興亡，匹夫有責的旨趣，於是照本

宣揚，唱到警醒的句子，口沫不知濺了多少，額角上也有些沾潤了。同學們也在聚精會神眼光直射在書本上面，書中有這樣一節：「周太王之居邠，狄人侵之，事之以皮幣犬馬珠玉，皆不得免焉。乃屬其耆老而告之曰：「狄人之所欲者，吾土地也。」卒棄其國，逃之岐山而後已。秦以山西盡六國，六國爭鶻地以事之，今歲割三城，明歲又割五城，地不盡秦，兵終不止，卒滅六國并天下而後已。太王之與六國，不可謂不讓矣。周秦以上已非讓所能化，况後世乎……」我唱到此處的文字，第二排一位女同學插言起來，她說：「把况後世乎一句，應改為况今日乎。」說完仍舊把眼光放射在書本上，我還繼續着唱下去，唱到「宋之與金也，初割三鎮，繼割兩河，繼而又割京東京西陝西諸路，求和之使勞午於道，畏避不已，至於航海。自古以來有天下者，未有如宋之讓者也。然而金師南牧未嘗為之中止……」許多同學都一口同聲問着：「現在中國為什麼把整個土地慢慢送掉？」這時候我可為難了，既不便為政府方面作義務辯護，又不好順着同學的語調來說明一切，祇得囁嚅着一個「唔」字對付過去。想不到唱了好多年的書，在上下五千年的圈子裏兜了好多轉，艱奧的典故，生硬的字句，也能毅一語道破，自圓其說。那料到在非常時期中，學生竟援古書以證時事，我真有些「那個」了。

下午在商科班上唱一篇戰國策虞卿議割六城與秦，文中偏有一節也和目下國事有關，我恐怕再觸起學生們的感情，想用跑

馬跳洪的方法跨過去，可是不爲學生所同意，仍舊要唱出下面的原文：「……秦雖善攻，不能取六城，趙雖不能守，亦不至失六城。吾國尙利，孰與坐而割地，自弱以強秦……今坐而聽秦，秦兵不做而多得地，是強秦而弱趙也。以益強之秦，而刺愈弱之趙，其計固不止矣。且秦虎狼之國也，無禮義之心，其求無已，而王之地有盡，以有餘之地，給無已之求，其勢必無趙矣……」還要唱下去，鐘聲響了，我就挾了唱本，蹣跚出課室，又搭了車把我這疲倦了的身體搬到家裏，當吃夜飯的辰光，左對孺人，顧弄稚子，不禁噓了一口氣，深深地感覺得國難時期唱書真勿是生意經。

網中魚

本侃

「上那兒？」

「看雜誌。」

「你？」

「聽校長訓話。」

「啊……我幾乎忘記了。」驀地裏我記起昨天級會主席的

報告。

這樣我們一淘躡進了大禮堂。

平時容納下一千多人的禮堂，現在顯得很空，雖說兩班三年級也有八十多人，但到的只有二分之一。假使你閉了眼睛，只聽那

嘈雜的聲音，你準會猜想有幾百人上下。

坐在木凳上，旁邊的敏正在看書，一本是新印的學校詳章。

上課鐘打過以後，人聲似乎靜一陣，但不多一會又鬧了起來，

五分鐘過去了，還沒校長的影蹤，「一刻鐘了呢！」敏指着手錶。

看到蒼蒼白的面孔，我又記起了昨天半夜裏起來小便被他

嚇了一跳的事。「我有些頭痛。」當萱的目光遇着我之後，他低聲

說着。「開了半夜夜車，還不去休息。」我勸他。但我立刻懊悔了我

又這樣說着。萱是我的同鄉，我曾經幾次勸過他，他老是這樣回答

我：「有什麼辦法呢？我是靠清寒獎學金讀書的，品行沒有甲，學業

成績平均在八十五分之下，我就要讀不成書……我何嘗不知道

身體要緊……」隨着萱的眼光，我看到站在門口面對面像菩薩

樣的兩位訓育員，我知道出去是不成了。眼光再度遇到萱的時候

不知怎的，小學裏一個倔强的健康結實的影子在我眼前晃動着。

校長到時，錶上告訴我過了半點鐘。

假使對一個陌生人描寫我們的校長並不是多餘的話，我該

這樣寫着：「校長是提倡新生活運動的，這也只要看他新近脫去

了長衫換上制服就可知道；蓬亂的頭髮和不擦油的皮鞋顯得校

長是在怎樣地苦幹着；今年還不到四十歲，前途無量（這句是我

抄另一位中學校長在我們紀念週上的演講詞。）假使要從一

件小事而知道校長的爲人，那我該這樣寫着：「校長從來不飲酒，但也會醉過一次，那是在市長的請宴上，市長這樣說着：『在中國

我看過的人不少，但不上館子，不着西服，生活刻苦如×校長者，我還是第一次見到。」當然市長是着了大禮服的，這一夜，校長破天荒喝醉了。」

現在校長訓話了。

先是國難與青年之類，警句是「只要努力，有什麼事不成功的麼？倘若你們努力的結果會考不進學校，會找不到職業，那你們都可以來找我。」

接着是讀書的重要：「意阿戰爭所給我們的最大教訓是科學萬能，爲什麼四十年前意國會敗？那是科學不發達的緣故。意國到底勝利了。有人說我們要學阿比西尼亞，我說我們要學意大利。這就要看諸位青年同學是否努力讀書了。」

最後方歸結到本題：「一個月之後就要會考，這對於我們學校影響很大，不要忘記了我們上兩級會得過兩次第一……光榮的歷史要保持……你們……」在校長拚命揮着右手中，（掛在校長室裏希特勒的放大像片真是那個樣子。）我漸漸地睡了過去。警醒時已換了教導主任在訓話，教員也都來了。

「電燈現在每天遲一小時關，可以多看看些書。」我只聽到這一句。

「飯可以吃得快些，省些時間看書，報簡直可以不看……」教導主任說着。

懶得去聽，隨手從絨身上拿過一冊學校的詳章，履歷表校長

項下寫着：「美國××大學教育碩士，××大學教授……」教導主任項下寫着：「×師大教育學士……」都是研究教育的。

講台下面至少有一半人在看書其餘的就是打瞌睡，只有董他始終睜大了眼聽着。

「軍訓功課三年級自今日起免去，體操課自由參加……」散會時，天漸漸暗下來了。

……

「又是一天」寫好了底稿，我這樣說着。

「離會考又近了一天。」董翻着化學眼睛向了書，似乎是在答覆我。

五月廿五日抄畢

教員休息室裏

衛 餘

××附中的每天早晨，在九點四十五到十點鐘，總有一次朝會。這天，恰巧是大學裏的一位生物學教授惠斯特演講「夏日的衛生」，所以一些聽不懂英文或是不願聽的教員們，就坐在禮堂下面的教員休息室裏等着敲上課鈴。高高矮矮的倒也有五六位。這間不寬大的房子裏，於是起了一陣輕微的喧語，那位國文

教員李先生不斷地的嗆咳着，聽着非常刺耳。李先生站在條桌邊，翻開茶房才送來的當天申報，他慢條斯

理地翻開頭兩張，然後把他那龍鍾的身體伏在桌上，左手托着下額，用右手的食指指着報紙上的標題，像咬嚼什麼似地沉重地讀着「華……北……走……私……當……局……決……不……」的每一塊鉛字，但他却沒有把這題目讀完。跟着一陣嗆咳停止了。這引起了坐在籐椅上打哈欠的歷史教員殷先生的注意，於是他用那哈欠連聲的話問着：

「怎麼？李先生當局決不怎樣？」

「哼……」李先生沒有答他，却把眼光移到那塊金鼠牌的廣告上去。

這裏，殷先生伸了一個懶腰，從籐椅上站起。眼睛斜乜着李先生手裏的報紙，但他那雙不健全的眼睛，只能模糊地看出：「當局決不減低關稅」這幾個字。似乎這並不是他理想中的一回事，於是他就去抽那張隱露着一塊綠角的圖畫特刊，當他的手正伸到中途時，已經被那位光禿了頂的沙先生拿去了。沙先生臉一紅，抱歉地說着：「殷先生，你先看。」

「不……不……」殷先生重新坐在那張籐椅上，用雙手抱住頭頸，向着立着凝神的王先生說：「老王，走私倒底走得如何？」

「那……」王先生向他瞟了一眼，「走私就是那麼一回事，總之，說起來可那個得很，就是這麼一餉換湯不換藥的把戲。」

「這無非是××人的鬼畫符，這種無恥的勾當，正好碰着我們一班無恥的人，又是在無恥的地方，於是來一套無恥的戲法，其

實……」坐在窗前向着那塊草地皺眉的小李先生突然回轉頭來，他似乎想把王先生含糊的解釋再加上一層更玄妙的註解，「其實，這問題還小，問題是……總而言之，難說！」

房子裏暫時給李先生的嗆咳聲弄得沉默了。

「老王，這個禮拜六，上海去嗎？」是小李先生的輕微聲。

「不一定。」王先生用手指甲拚命在頭上搔着，一陣白皮飛

落了一肩。「沙先生，昨天夜裏在老洪家的五百參勝負？」

「噢！還談這個！走上來弄了一個三番不和，一直輸到底。」沙

先生把那張圖畫特刊送到殷先生的手裏，又抽來一張本埠附刊，

翻開來，兩眼直釘着馬連良三個大字。那邊小李先生的嘴裏說着：

「捉放曹，好戲！」

「那一天？」王先生也湊臉來。

「是不是後天，禮拜六捉放曹有什麼意思？全是唱工。」坐在

那裏一直喝着茶的唐書記，這時也開口了。然而他嘴裏却哼着

「聽……他言……」的調子。

這裏他們幾個頭全擠在一起看戲告。

「怎麼今天沒有春秋？」李先生這時在那張條桌上亂翻然

而卻沒有誰回答他。於是他夾着一疊作文本子跑出教員休息室。

「你不要看李先生這麼年紀老，他最喜歡看白玉霜。」沙先

生笑眯着一雙眼。

「哈哈……此所謂人老心不老。他還教學生們專門研究紅

「樓夢和西廂呢？」唐書記像報告一樁新聞似地。

「這有什麼奇怪，初中二的學生就一天到晚看金瓶梅詞話。」

「要死要死，我真不懂，圖書館裏一共買了三部，我想學生們一定常性史看。有一次，在我課上的那個盧自清就夾在書裏看，臉通紅的。沙先生你當然看過的囉！」這回可是殷先生的理想題目了。

「沒有什麼，那全是翻本，我從前看的是一部木刻本，最淫的地方就是潘金蓮大鬧葡萄架。學生們看了一定有反應，那是毫無問題。」

「最那個的就是學生們向圖書館的那位密司施借書時的鬼態。」王先生大概想起某一天的故事，笑個不住。

「這些學生全是混蛋，跳舞，胡調……」唐書記不勝感慨地罵着。

「真的，一個學生要花一百多塊一個學期，這個學期已經剩了一個多月了，讀什麼書呢？」沙先生拿起桌上的書。

「今天倒又禮拜四了，飯後聽老仇的鋼琴。」唐書記夾着一張報紙走到辦公室裏去。

一陣上課鐘聲，噹噹地敲着，禮堂上的學生像潮水似地轟下了樓。這裏老王、沙先生、殷先生，全準備上課去，然而他們却依然停留着沒有走。

「老王，你這一堂是什麼？」

「初三的物理。」王先生這才迅速地走出休息室。

「喂，殷先生，今天晚上，還是老地方，五百參，單試我的手局就有多麼壞。」沙先生一笑，殷先生也會心地跟着一笑，同時跑出去。

這是李先生嘴裏唱着類似桃花江的調子，留心看着各色各樣報上的廣告。

休息室裏全然給靜默顯得非常寂寞。只有東南風裏送來××軍在楊樹浦演習機關槍的拍拍聲。

五月廿一日夜追記

在忙亂苦悶裏

徐 君

受不住妻的嘮嘮叨叨，忍着一肚子的氣惱爬起了身，看看自鳴鐘上才只有五點一刻，連刷牙洗臉等事情也沒有做，挾了一包課卷，就走到學校裏去。校門早已開好了，校長正指揮着校工們在大事洒掃，有幾位住校的同事也都是手忙腳亂的，敲釘掛什麼的張掛什麼，作畫的作畫，寫字的寫字，空氣似乎非常緊張，原來昨夜校裏得到某方面的正式通知，今晨九時新生活視察員來校視察，為着顧全兩方面的面子，不得不裏裏外外的檢點檢點修飾修飾。

看樣子不便向校長開口說什麼了，雖然妻正等我拿錢去買

米，二房東的鬼臉再也看不下去了，可是大家這樣忙碌着，我怎麼好意思就攔人家的工夫，去要求什麼呢？局方足足欠了我們三個月薪水，薪水本是微薄得可憐，生活程度又這麼高，往日尙且要東挪西移，寅吃卯糧的，現在是更不必說了，米店裏早已賒得賒不動，柴爿店裏的老闆娘早已來罵了太平山門，甚而至於連菜担子上也拖欠了好幾千錢。天氣幸虧在一天一天的暖熱起來，把一件一件的衣服脫了下來，還可以送進長生庫去換幾頓飯餉，可是啊，究屬換得到幾頓飯餉呢？

於其兩手空空的溜回家去看妻的眼淚，率性硬硬頭皮留在校裏參加工作。把圖書館裏的書籍澈澈底底的重新整理了一下後，時辰鐘已經報着七點，學生們差不多完全到齊了。承着校長的意旨，把學生們排在操場上檢視服裝。檢視服裝本是常有的事，可是今天的情勢特別來得嚴重。學生們當然不無懷疑的，可是爲着維持學校當局的尊嚴起見，當然決不能把新生活視察員將來校視察的原因向他們說明的。

校長照例先來一篇訓話，然後由教員們分組向學生們逐個檢視，檢視開始了一兩分鐘後，內中却有一個學生竟哇的哭起來了。

「做什麼？」校長跑了過去查問他。

「我的衣服髒了，媽媽不給我洗！」那是一個九歲光景的三年級生，衣服上是青一塊黑一塊的，有着好許多泥垢。

「咳！」校長沒趣得很：「趕速回去換一件罷！」

「我只有這一件！」

「這件衣服穿了幾天了？你媽媽做什麼的？」

「我媽媽給人家洗衣服的！我說媽媽！我這件衣服已穿了三個多禮拜了，給我洗一洗罷！媽媽却打我一記，媽媽說將就將就罷，我那有空工夫賺錢給你吃飯要緊！」那孩子嗚嗚咽咽的說着，看樣子非常傷心。

校長無可奈何的抓抓自己的頭皮：「好罷！你今天停一天罷，自己回去把衣服學洗洗！」

檢視結束了，有的衣服太小了，頸子裏的鈕扣扣不上了，有的衣袖破碎了，有的襪子上有了大洞了，校長是愛面子的，祇得挖了腰包買了許多鉸針和針線，給他們鉸的鉸了，補的補了，足足忙了教員和校工們一個鐘點。接着是檢視各人的書包，接着又是整隊練習，末了又向學生們作了幾分鐘「禮義廉恥」的問答。時間是八點三刻了，叫學生們即忙進了教室，才依舊裝着若無其事的樣子上課下去。

九點鐘了，新生活視察員沒有到校，却來了一位衛生局裏的醫生，原來衛生局裏規定今天給我們校裏全體師生打防疫針，抄裏在一星期前已接到了通知書，可是因爲忙着準備給新生活視察員來校視察，倒把這事忘記得乾乾淨淨了。

打防疫針了，女孩子躲來躲去的躲避着，男孩子嘻嘻哈哈的

頑笑着，有些孩子在哭鬧着，有的孩子故意把上衣完全脫了去，教員在勸戒着，拉扯着，秩序是顯而易見的不十分好。就在這個時候，新生活視察員却全身戎裝的挾了大皮包挺胸凸肚的展閣展閣的踱了進來，校長的面孔頓時紅了起來。

校長領了視察員，小心謹慎的這面那面的跑了一周，視察員不常說話，校長儘是這樣那樣的解釋着，視察員祇是點點頭，或是「是是」的應了幾聲。視察員公事很忙，還要到別處去公幹，要求立刻召集全體師生訓話，校長却左右為難了，因為防疫針還沒有完全打好，醫生的時間也非常寶貴的，怎麼好意思請他枯坐。幸虧醫生是熟人，經教員婉言請求後，就滿口應允。

視察員訓話了，因為視察員的唾沫常常飛濺到站在前排的幾個小女學生的臉上。女學生是特別愛清潔的，不住的把手帕向自己的臉上擦，有一個愛笑的女教員竟忍不住的笑起來了。視察員當然是窘透了，把手掌向額骨上亂擦，恰巧有一點煤煙灰粘在視察員上的額上，經他一擦之下却延成了一條很長的大黑橫，於是引起了學生們的哄然大笑。

等視察員帶着悻悻的態度跑出了校門後，校長是發牢騷了，校長照例是裝着滿不在乎的樣子帶着半滑稽的口吻說話：

「什麼新生活舊生活還不是爲了老生活，（用指頭做一個圓圈，）給他昨夜裏來了一個通知，害得我們忙了一番，忙忙倒還不打緊，平白地又丟了十四隻老洋鈔，配鏡框呀，買掛圖呀，買畫像

呀，買這樣買那樣的，梅氣隨便他罷！隨便他批評我們一個劣等也好，超等也好，什麼都好的。經費是領不到的，「楊腹從公」這名字很好聽，餓着肚子真的幹得動事嗎？日常的開銷是少不了的，不付電燈費要割斷電線的，不付自來水費要截斷水流的，這種生活真度不下了，大家喘不過大家呀！家裏有些產業的決不會讓窮師範的一個一個月的墊款墊下去，沒有幾個老婆兒子好拍賣！」

我因為心裏有事，苦苦悶悶的捱過了一天的工作時間，匆匆地走回家去，房門是虛掩着，妻的眼眶裏現着一個深深的黑圈，妻是病倒了。

五月二十一日深夜寫於某都市

日 記

子 幽

五月廿一日，星期四，有好的太陽。

上午接到妮的信，是她叫她妹妹親自送來的，說要商借十五塊錢住醫院。當時我搔搔頭皮摸摸口袋只贖一塊四角小洋帶十幾個銅子，可是我答應她說：下午來。一面我在打算着，如問校長借吧，很難開口，五月份的薪水早在一星期之前借空了。走至辦公室，見他正在向許多學生催學費，圓睜着眼睛，跳跳脚地說：「你們的學費到今天還不付，叫我怎麼得了！怎麼得了！」說話時的勁道蠻足，一根根青筋跳了起來，吃相真難看。見到我，故意地嚕嚕幾句：

「先生們的薪水此地一向是不欠的，開銷房租，嚶！下午快叫你們爸爸來。」這樣，就此嚇得我沒有開口。

下午無課，至靜安寺××小學去看老張，見他正在和校長吵嘴。

——三個月不發薪，窮得買郵票的錢都沒有，現在我弟弟死了，你還是……等了一會兒，握緊了拳頭憤憤地說：這一次我跟你拚命！

——拚命拚命也沒有用！這裏的情形你是曉得的，學費儘催，至今也沒有收到一半，房錢欠了幾個月？飯錢還要零用開銷。

——這我一概不管，你欠我三個月薪水，現在我弟弟死了，你還是一毛不拔，讓死人儘擱着，爛得發臭嗎？——停一下：你終得替我想辦法！

——有辦法想，早已不用你多說了，實在實在沒有辦法。——究竟是中年人，說話的態度比較溫文得多。

我看了這情景，心痛得很，不耐煩地真想背身就走，老張見我站起來，忙把一手搭在我肩膀上，嘴角邊夾着白沫，啞聲說：再坐一會！再坐一會！

——不！我要走了。我說。一路帶着失望的心，和鉛樣沉重的脚步，心裏想：還是到愛文義路××中學老方處去劃策劃策看。

那××中學是一座很體面的洋房，我去時，許多孩子，多在打籃球，見到翔，我問：老方在吧？

——不在，今天一早出去了，沒有來過，課也沒有上。

在翔的宿舍拿了面盆想到盥洗室揩一把臉，把水龍頭轉了再轉，水終是沒有出來，我大聲喊：怎麼水龍頭壞了？

——不是，先生，水管子今天早上給割斷了。那答話的是茶房阿福，他失口吐出了真情，像是下了他主人的面子似地感到有些窘了。

我們談了一會兒，天色漸漸地黑了。琴從操場上看打罷籃球上來，很急促地說：怎麼不開燈？——她用指頭揪着電燈的開關：怎麼啦！

——線給剪了，怎麼會亮呢？——翔憤憤地說。

——幾時的事？——琴問。

——今天早上。

——那老方爲什麼不去想想辦法呢？

——辦法正在想哪！可是難得很。

我又坐得不耐煩了，心裏焦急着，我要走了。

——我要走了。

——別慌。

這時三樓的學生宿舍裏響着打雷一般的跳脚聲。

——不！我有事，我一定要走了。

——上那兒去？

——金神父路××小學老范那裏。

——幹麼？

——有急用，我想借幾個錢。

——借錢？——琴冷笑地說：「嘿！那你才沒有眼呢！昨天密司

劉問他要上學期的薪水，吵得幾乎打起來。

——真的？

——誰騙了你！

——「啊呀！那怎麼辦呢！——這時我急得真要哭出來了。」

七八個高個兒學生黑壓壓地擁到房門口，向翔來質問了：「爲

什麼今天沒有電燈？」

三樓也在大聲地嚷着：「電燈！電燈！」

回到自己學校裏，已經傍晚了，老馮對我說：「當我走後，有個十

三四歲的女小孩來過四五次，問我爲什麼不上她姐姐那兒去？」

天哪！這叫我怎麼說好呢？」

我躺在床上，默默地付着，真想把衣服去當。祇聽見校長獨自

一人在房間裏神經質地嘆着氣道：「沒有辦法！沒有辦法！」

騷動

柴杏兒

「噓噓噓，

上課了；

噓噓噓

退課了。」

掛在走廊裏的那隻銅鐘，照例地工作着，和平日沒有什麼兩樣，一刻兒把天真爛漫的小學生從操場裏送上了課堂，一刻兒又把天真爛漫的小學生從課堂裏送上了操場。在小朋友們的簡單純潔的腦海中，也是和平日沒有什麼兩樣，照例上課退課；然而他們的老師們正在騷動着，醞釀着一種未來的事變。

好容易直挨到四點半鐘，全校的小朋友，一個個像倦鳥歸巢地，奔回家去討東西吃了。這個座落在大都郊外的一隻四教室的複式教室的公立完全小學校，祇覺得分外地冷清，悽涼，預備室裏只留着一個個子長長的教三四年级的老顧還在埋頭批改課卷。「摘搭摘搭」的鐘擺擺動聲，陪伴着他，又像在激動着他的思潮。

這幾天來，學校裏的表面上雖和平日沒有什麼兩樣，然而從各人的行動上，面色上，似乎正在醞釀着一種事變：譬如就拿今天來說，等到老顧退課走出教室，紅鼻子校長早已不在預備室中，而是躲在自己房裏，和那個教音樂體育的女教師小方在談心。教務主任兼五六年級的級任老張早就約了二年級的級任老陳一同出去了，臨走時還招呼老顧叫他到鄰近的汪家墳去玩玩。他們的那種態度，着實有些鬼鬼祟祟；他是一個怕事的人，不去似乎又有不妥，所以等到鐘敲五下，老顧也終於踱出了預備室，跨出了校門，走上了汪家墳去的大道。

老顧一走進汪家墳，老遠地在一大片柏樹蔭下就看見一堆人，等到他走近一看，不禁使他呆住了。原來和老張不對的，而又爲老張看不起的，教一年級的女教師矮胖子樂女士也在內。這可奇了，可是不等到老顧開口訊問，老陳就招呼着他。

「老顧爲什麼這樣賣力！」

「我們已等了你好久了。」樂女士張開着嘴微笑着說：

「這樣買力，只落得了人家一句……」老陳好像自言自語

地說，接着從眼鏡邊上向眼光向老顧掃了一眼。

老顧弄得莫明其妙，只是加入了這一團人坐了下來。

老陳不愧是一個爽直人，忍不住沉默而說出來了。「老顧你

是我們很佩服的，一向認真你的功課，不管一管閒事，甚而致於有興味的桃色事件也不去插幾聲嘴。可是人家並沒有感德你，却說你只會死做！」

「他媽的，這明明是侮辱他，而又是明明告訴他這是紅鼻頭校長背後說他的壞話。」老顧想他本來不相信，可是校長的爲人，他也深深知道，不過他老實些，他不常多說話；此刻經同事說穿了，他也忍不住不說了。

「老陳你不要生氣，我告訴一句話，那傢伙真不够像人，他當面稱道你，背後也在說你壞話，爲了那天教育局裏發下那種施行特種教育的那個訓令，你要叫他多買些參考書，再來定大綱施行，他……」

「我也知道，他說我落伍，對不對？」老張搶着說。

「你怎麼知道？」老顧問。

「我怎麼不知道，像他那種人，只會在女人身上用功夫，要他化一個小錢，不是生意經，而且他非但把自己的過失文飾了，而且還要編排別人的不是。」老陳說。

「對呀！他這種人我一向不對經的，不識相得很，老是到人家房裏來，驅逐了他，他反而說我們落伍。」樂女士說。

「落伍是他的口頭禪，他自己在真的落伍。」老陳說：

「所以樂女士忍受不住他的壓迫，已和他的親戚談起過了。樂女士的親戚是局中的重要分子，看他還做得長那位子不？我們今天的邀你來，也無非爲了我們數年同事之情，給你一個消息。」

老張說。

「我們和樂女士已談妥了，只要一發動，局裏的內線有樂女士在，何況他的劣跡真多！」老陳說。

「可是換了一個人來，我們的位子保得住麼？」老顧戰戰兢兢地說。

「你這個人真太老實了，難道我們不好公舉一個人出來麼？何況老張也有脚路，他畢業的母校的校長，就是現在社會上很紅的人，難道說不能替老張進行麼？」老陳又補充着說。

老顧到這時方才明白，近數日來校長不大開口，老張和老陳老是一起東躲西躲，樂女士常常出去，一切都證實了。確然，紅鼻頭

也太不是東西，辦公費一個錢不肯拿出來用，不用說了，學費也要虛報，教薪也會揩油。連教師吃的茶水，草紙，也是捨不得買似的，而且當面說人好話，背後又專講人壞話，確是不能再做下去了……

「好的，那末仍請樂女士去走一次，我們也要走了。老顧你先回去，我們隨後就來，免得他多心。」老張的話，把老顧的沉思打破了。老顧才立起身來，先走回學校來。

一進預備室，看見紅鼻頭和矮胖子都在着，紅鼻頭一看見老顧進來，就好像諷刺似地說：「顧先生難得，一個人那裏去來。」不等老顧回答，矮胖子接上去說：「倒看不出，顧先生也有祕密。」老顧給他們說得啼笑皆非，心頭一陣難過，更同情老張的主張了。

吃夜飯時，空氣很是沉悶，大家低倒了頭不說什麼，只顧吃飯。等到一吃好夜飯，各人走向自己的臥室，紅鼻頭自然跟進了矮胖子的房中，樂女士沒有回來，老陳和老張是一個臥室，老顧和校長睡在一房，乘校長不在，他一個人提起筆來，寫了好幾封信，信中的大意是：

「××兄：

……：……光陰迅速，轉瞬暑假將屆。弟在此間，階段已滿，且與學校當局意見亦多不合，下學期位置，尚祈鼎力推薦……

願×× 五月二十一日夜」

在吳淞

李 平

五月廿一日在吳淞是個美麗的晴朗天氣，草原發出了牠的幽香，季候風把人們吹醉了。

「春天不是讀書天。」雖然已到初夏了。人們可還嗅到春天的氣息。學校的宿舍裏軟綿綿的沉睡著許多人，下午沒有課都經不起這天氣的催眠哪。整個宿舍是靜悄悄的，只有路旁的楊柳在飄蕩着，間或從校河裏傳來幾聲蛙鳴；偶然有人穿着木屐走過，碰在走廊的水門汀上發出嗒嗒的響聲，但一會兒又遠了，消失了。只有金蠅的嗡嗡聲和人們的呼吸聲還可隱約聽到。

夕陽要歸到牠的老家時，天空現出了許多美麗的顏色。這時候死去的學校裏又有了呼吸，從宿舍的窗孔裏門縫裏鑽出了「When the Springtime is in the Rocks」的婉轉的歌聲，抹着額上的汗水喊校役打水洗澡的叫聲，之後，洗浴室裏自來水便不息止的嘩喇喇的響着。大胖子半倚在床上看新買的一折八扣的舊小說，等看到最有刺激性的一段時，嘴角自然的流出了滿足的笑容，拍一下腿，叫一聲「好極哪！」於是有人湧上去：

「什麼好東西？把我看看！」

「那裏能够，哈哈多够味呵。」

「別理他，大塊頭故意賣弄玄虛，這種下流的東西有啥道理，虧得他還要神氣。」中間偶然來了這麼一聲，於是辯論又開始了：

「啥麼事，你老夫子的徒孫，裝什麼假道德；看見了一個女人

照樣流涎萬丈，勸你別再假正經了。」

這場論爭便會這樣的延長下去，一直到有了意外的阻隔或有人調解的時候。好在他們並不會傷感情。

在另一方面操場上有了生龍活虎的運動員在買弄本事，氣喘喘的汗流夾背也滿不在乎。一些小姐們在拍排球，偶然吃了一個「No.」的時候，會黃鶯兒般的尖着聲喊「哎哟。」旁觀的男學生也會帶着滿足的微笑。還有風雅的「詩人」們拿着小竹竿子練習打「哥爾夫」的美姿。那塊却有某寢室在開「全室運動會」長的、矮的、運動員式的、以及駝起背把胸部逼成弧形的書生型的都興高采烈的在爭看第一名。他們會模倣「國手」們的姿勢，有的舊劇同志也會在無意中演出一套武生的活劇。

不同的角色分別的在扮演看他們的拿手傑作，直到晚飯的號聲叫喚他們的時候。書生學究也會踱出他們的園地——圖書室課堂。

晚飯後是「少爺們」快活的時候哪。半鄉村的道路上，江濱公園裏都充滿了「上等遊客」。通砲台灣的堤上也有不少的人集在散步着。江風輕輕的拂過來使人們的頭腦怪清醒的，初夏的黃昏也不致引起「傷感」，即使是挺 *Sentimental* 的人。也有人跟在女學生羣的背後，飽吸從她們身上發出來的香氣。

堤上有人在修堤，「哼呀哼呀」無表情的呻吟着，大木頭沉重的向不平的泥土打去。受這現實的刺激，有人在發議論了：

「你聽這種聲音和大路歌裏的全兩樣，大路裏描寫碼頭工人的聲音是對的，可是拍子太快了變得輕鬆了。你看伏爾加船夫曲可不同了，從那適宜的速度裏我們真能體貼到他們的苦悶和痛苦呢。」

「所以什麼東西都得很細心的觀察才行呢。像莫泊桑如果沒有精銳的觀察決做不出那們好的小說。」

「對了，由是我常覺得藝術之難呢。」

我們的藝術信徒便會這樣的議論下去。在另一羣裏有人看見外國郵船出口，於是：

「我常以為一個人要找快活什麼地方都成。比方說明明中國是一場糊塗，連一個內河船都弄不成話，但是現在我們不妨心裏就這麼想：「哈，你看中國多好，這麼大的國貨郵船出口哪。」這不是就快活了嗎！」接着是：

「哈……」

天黑了，「少爺們」該回來了。然而功課並不會因為上自修的號聲已吹過而開始。有人上民衆夜校當先生去了，有人尙在外面，寢室裏幾人却打開話匣子來報告新聞。

「報告你們一個重要的消息：日本軍部表示要廢除九國公約了，我們中國可真糟了。」

「我說我們中國就早該同××人打。一省省的被他們侵佔下去總不是生意經。」

「要是打起來，哈，幾多快活哪，什麼書本，媽的，我攪得牠遠點。」

「真的，自從去年十二月請願事後我們都鬆懈下來了，你看那一個會好好的讀書。」

「如果打起仗來，我們到可以代替警察拿棍子維持秩序了。多寫意呵！」

「我有一個從征伴侶，他真是再好也沒有……」在興奮的說笑中有人哼着「德意志戰士出征歌」於是「起來，不願做奴隸的人們起來！」「同學們，大家起來……」慢慢的都會高起來，不一會便成了一個大合奏。

同時也有人在高念着「南無阿彌陀佛，」「南無……」一切青年的興奮熱烈悲憤怨恨交織着這活生生的一幕，充分的表示出了他們「小布爾喬亞」的根性。直到熄燈號吹了，只有校河裏的蛙聲來完成這五月廿一日的交響樂。

畢業

于介

是將畢業了！

近來真為畢業忙，畢業旅行之後，又有畢業紀念冊。今天還議決贈送學校畢業紀念物和定鑄畢業紀念章。這夜，全體幹事就出發去收錢了。

這多難哪，要他們的錢！

開頭就碰見一位神經質的同學。他說：

「爲什麼要送學校的東西？這根本是白廢的，學校是學校，我是我，有什麼值得紀念？況且還要我出一塊錢。紀念章，我更用不着錢，我是不出的！」

幹事們只有退出房來！

總算有些頗知大義的同學們，他們很慷慨地拿出法幣一元，他還說：

「對不起，還要勞你們親自來收，這是我們自己的事，應該自己送去的。這真有勞你們了。」

有人乾脆的說：「明天繳罷，這天沒有錢！」

有人還避開了，等幹事們收錢以後才回房來！

最後，到女生宿舍去收錢，有一位女同學也這樣詰問着：

「你們幹事會是不是已取得全體級友的同意，去定製那樣的紀念章？這紀念章，對於女同學是不是適用……我真不願意出這一塊錢！」

「討厭！」我們還隱隱地聽見這樣的響聲。

辦團體的事真難，尤其是這般少爺小姐們！

畢業同學間又互詢畢業後怎樣。

「前途如何？」我問。

「前途無量！」藉這樣幽默地回答。

我又問到聲。

「×××會招考，也只限於男性，我們簡直是死路一條，什麼地方都用不着女同學，我只有眼睜睜地看着你們就事好了！」她言下不勝黯然。

男的果真都能有「事」可「就」麼？

我想到一副對聯：

「畢」竟是條死路，

「業」已斷了生機。

廿五，廿一，在上海的一個大學裏。

百貨商店的一日

聘 之

天空散佈着一層薄霧，淡淡的朝陽直晒着一座龐高建築物的頂角，淺黃色的壁牆襯着淺藍灰色的天際，使人有悠然之感。靠近八點鐘左右，建築物底下馬路旁的橫櫺窗的鐵柵，正給兩個出店拉得吱呀作響，穿着灰色的布短衣給陽光晒成土黃色，碩長的影子直伸展到行人道外。

百貨公司最早開始工作的，要算這幾個出店了。他們每天這時候就得整理公司的外部：最先把櫺窗外的鐵柵拉開，繼而揩玻璃，掃牆，擦銅欄干……等。自然，他們的工作是機械得可憐，今天跟明天是沒有什麼兩樣，除掉了一年中難得有的幾天假期可以作

生活中微微喘息以外，其餘的日子，簡直就像大機器的輪齒，一個搭一個，半點沒有異樣。

其實這公司內部職員的生活，又何嘗不呆板！

八點半鐘以後，公司右邊甬道的後門，站着一大堆人，有立在一起談話的，也有獨個兒看報的，也有倚在牆邊吸捲煙的……他們大都很悠閑，正等着一日工作的開始。

一個穿制服的門警，把門前鐵柵上的鎖開了，拉開扣，推到兩旁邊，再把裏層的鐵門也開了鎖，用力望後扳進幾寸，然後換轉身來，很命的推進夾牆裏去了。原來這鐵門足足有百來斤輕重，尺多厚薄，推來很覺吃力，幸虧腳底下裝着兩個滑鐵輪，才減輕了重量。

裏面的電燈全亮了，全公司的職員都開始他們的工作。搬貨物，掃地，整理櫃檯，各種聲音夾雜着，顯然是很熱鬧。有的遲了時刻，直等到大門口的鐵柵都拉開了才到，便得受部長（一個部份的管理員）的白眼和難堪的臉孔，這也難怪，有不少住得老遠的，大清早趕來，設或錯落了車子，或是車子慢點便足以耽擱了時刻，是有許多是住在宿舍裏（公司後面設有宿舍）時候到了還躺着不肯起來，祇不過三兩步路途，也會遲誤了鐘點的，白眼相加，真不算冤枉。

上午，是一日中最清淡的一段。當然啦，公館的太太小姐，斷不肯絕早趕來，除非有要緊的東西要買。中等人家還得自己料理家務，買東西的時間，大都放到下午了。

長長的玻璃櫃檯，裝着長形的燈泡，也不十分強烈的光，照到銅架子上掛着的絲襪，閃閃發亮；櫃檯裏一個售貨員無聊的在踱步，沿着櫃邊看過，靠尾坐着一個夥伴，在一堆比較掛得密些的襪子下低着頭看報；對面是陳列化妝品的櫃檯，滿堆着什麼頭水，香水，脣膏等，都是一般摩登太太小姐所必需的。一個練習生正彎着身用一塊布揩着櫃檯橫面的玻璃，有力無心似的，一邊嘴裏滔滔的對着那櫃檯裏忙着添理貨色的售貨員，不知說些甚麼。遠遠地，身穿洋裝，氣概昂然的部長，緩緩向着這邊踱過來了，那練習生一眼瞥見，連忙低下頭去，停了聲，手裏却措得用勁點了。

這公司樓下包括着洋什，罐頭，文房，五金等部份，一天生意也以這幾個部份為最好，可以說是公司生命之源。

東面是罐頭伙食部，早上生意不壞，大半不是門市顧客，而是電話來購買的。因為路遠的購買不便，打電話到這裏來要，不一會便可差人送去。所以那兒電話是很忙的，一早祇聽到電話的鈴響個不停。

隔鄰那五金什物部，便也沒有半個顧客，好幾個夥伴立做一堆，談得非常起勁。

時間很快的過去，已是十一點鐘以後，午膳是十一點半，看看壁上掛着的圓形大鐘，長針正好指到二十五分。

「沒有生意，時候更過的慢，肚子快餓痛了，怎麼還不敲鑼？」一個立在櫃檯裏看看鐘，帶着埋怨的口氣，對另一個說。

不錯，上午的生意，直淡得要死。全個樓下，難得聽到幾聲喚練習生收銀的鈴聲。

噹噹！傳聲吃飯的鑼響啦！原來公司吃飯是鳴鑼為號的。祇聽到第一下鑼響，便趕緊離開櫃檯，這時候一簇簇的人，有急有慢的向扶梯直跑，吃飯一共分開三班，第一班是十一時半，其餘的要等到十二點鐘以後。

餐室在三層樓商場的後面，約莫有七八丈長三丈闊的地方，可以容納三十桌飯席，鑼響過，便見無數人搶着進來，在桌子上拿了碗便盛飯，跟着進來的人愈多了，可是飯桶不過三兩隻，地方又狹窄，祇弄得水洩不通，爭先恐後的堆塞到飯桶旁邊，可苦了那盛好了飯的，夾在人叢裏擠得滿頭是汗，費了很大的力氣，纔擠了出來，跑到桌子旁坐下，止不住喘氣。有一個不留神，盛好飯，碗沒有拿牢，給別個手臂一碰，嘩！飯碗落在地上，搶也來不及，只跌得滿地是白米飯和碎碗片。聽到聲音的，帶着驚異的面色回過頭來一看，見是打破了飯碗，禁不住喝一聲「好！」接着夾七夾八連笑帶諷的嚷着：「再來一個！」「哈哈！飯碗敲破了！」

吃起飯來，大半好像上戰場，二十隻筷子全向小菜方面進攻，那消半刻工夫，四五盤菜都搶得清清光光。有幾個自己預先買些別樣的小菜，等到桌上的都搶光了，然後拿出來受用，別的祇好睜大眼睛，骨碌碌的望着。

下午，顧客也漸漸多起來了。這時祇見售貨員忙着搬貨物給

顧客選擇，口裏滔滔的介紹着，鈴聲不止一隻在響，練習生奔來跑去的收銀，包貨色。

著得紳士似的經理先生，立在扶梯旁，摸着下巴，一雙眼睛正掃射四面的情形，他想：「假使每天每個時辰生意是這樣忙碌，那沒公司賺錢，自己……」終於一絲笑容浮現在冷冷的臉上。

忙碌着，便不覺得時辰偷偷的溜走，已是太陽落山時候；金黃色的夕陽晒到馬路上每一個人，每一輛車，都拖着丈來長的黑影，金光和黑色的交錯直耀得人眼花。

漸漸黑暗罩住了整個大地。

顧客都夾着貨物走了，進來的祇不過疎落地幾個，不似先前的多。立在櫃檯裏的夥伴才感到一點鬆懈，停住了腳，噓一口氣！晚餐是很痛快的過去。

七點鐘以後，算盤珠子的響聲很密，每一個都伏在櫃檯上計算着一天生意的成績。

練習生很細心的掃去了地上所積下的塵垢，順手將櫃後木架子上釘着的日曆拉了一張下來，往地上一扔，那張紙飄到地上現出「二一」兩個黑色阿拉伯數字。

外面門口的鐵柵又拉上了，圓圓的壁鐘正敲着八點，一日的生活便宣告結束。

五分鐘後，收工的鈴聲轟然響起來了，雖然有點震耳朵，可是却受大眾的歡迎。拖着一天的疲勞，慢慢踱出了門口，回頭看看，那

扇尺來厚的鐵門又被徐徐拉上了。

「賬房間」底一日

張子甯

當二只枯衰的指頭遲緩地在日曆上撕去了一頁而眼睛發現了 MAY 21ST 時，久病底陰司鬼（西籍職員，賬房間 CLERK IN-CHARGE）終於到行了。素素地履聲，健壯瘦長的箇子，灰嗶嗶的衣裳，漆光發亮的像老年人的禿頂，驚動了每一個人；於是，無論在看報或是在思索的人，個個如在迷夢中醒了過來。工作顯見得異常地緊張，緊張得彷彿屁股被椅子咬牢似的，彷彿久經奔放的野馬一旦被收服了一樣。同時每架打字機器和加法機器亦在很不規則地哆嗦哆嗦地噪鬧起來。

這時，太陽粗野的腳已踏上了公司的大門口，除機器的哆嗦聲音外，空氣是顯得很是寂靜；是八時五十分了。

——HILLO！是沉沉黑夜裏一陣銀鈴似的聲音，是迷茫的晨起中一陣黃鶯的宛轉歌聲。每個不同的心會一致地命令各對眼睛向着同一的方向。

——哦！萊戀，早晨好啊！輕輕地輕得別人不會聽得的都向着萊戀說。

萊戀是一個混血種的姑娘，是一個充滿着南國情調神秘氣息的姑娘。她有着小馬樣的身子，梨樣的臉蛋，碧藍寶石樣的眼睛，

火紅寶石樣的嘴巴，烏墨樣的雲髮，更有着迷人的喉音。

自然，她又再和電話筒對話了。

誰都不會否認，誰都在那麼地的想着——從她的每天不同的衣服上，每三天不同的頭髮上，每小時有三次電話上；是的，萊戀是一個神祕的姑娘哩！

X X X X X X X X

小鬼（西籍職員）望一望手錶，突的在椅子裏的上半身子撐了起來，復把碧綠的眼睛像獵狗捉野兔的樣子向柱子邊的寫字桌邊一射，遂後，用着粗暴的聲音叫着：

——王……

——是先生。坐在桌子邊的一個矮小的中國人（頭髮禿得像一顆葫蘆掛在他的頭頂上，深刻的電車路已在他的額上架着四五道，嘴臉瘦得活像隻獼猴臉，粗黑的鬍鬚根滿佈在他的下頰上，寬大的袍子套着他一個瘦小的體子，像一只燈籠裏的蠟燭。）即忙立起身來，甩一甩他寬大的袖子，鵝行鴨步似的走到小鬼的桌邊。

——史密司先生的賬可會結束好？

——哦，不會。

——什麼！昨天我說的是什麼話？

……

——王，我對你說，你不能這樣地糊塗，他下午二點鐘就要來

拿押櫃的。

——哦，可是，先生，現在還祇是十一點二十分呢！

——我知道，我早已知道，不過，你應當早些結束好，你不能反抗我的命令。手擊着鉛筆幾乎碰近王的鼻子，點了二三下。

——是的，先生……王甩一甩郎當的袖子向着自己位子走去，然而，小鬼的二隻碧油油的眸子依然望着他的寬矮的背影不住地瞧着。

X X X X X X X X

立着對面古老屋頂的太陽，疲倦得伸一伸粗胖的腰子，鬆一鬆僵硬的腿子。肚子裏有點轉轉地響了，望一望鐘，果然長針和短針一同息在它的碼子上；於是，熄燈的熄燈，開窗的開窗，撲去了身上的沙塵和紙屑，走了。

X X X X X X X X

空氣變得異常地靜穆，電燈，機器，桌子，椅子，一切如死了過去似的，祇有幾張紙頭有時在閃着眼睛。不一會，人們來了。一個，三二個的一羣來了。更帶來了一片笑語。

有的在呼呼地打着中覺，有的在撓起脚閱着報紙，有的在仰着頭細細地望着他所噴出來的煙霧，有的在互相談着；這時為一日間最快樂最自由的時候，然而人們的幸福總是有限的，無情的鐘很迅速地報告二點鐘到了。於是在睡覺中的機器也跟着醒過來。

——張……小鬼又在那裏喊着。

——張……他真有點奇異，如何中國人都要反抗他命令呢？

——是先生……坐在窗畔寫字桌上一位約有四十多歲

下頰留着一抹鼠鬚的職員，一壁應着，一壁立起身子來跑去。不知

怎樣半途上被一只椅子磕痛了腳趾，於是他俯下身子用手摸着。

小鬼望着他搖了搖頭。

——做一張賬單。

——是先生。

忽的小鬼一眼瞧見在打電話的萊戀，打扮得益發新異，便二

隻眼睛不期而然的行了一個很尊敬的注目禮，嘴角上引起一絲

笑容。

x x x x x x

太陽一蹲身坐在地上，柏油路發出眩目的光輝。

——COME ON! 黑狗（西籍職員）一邊把擱在張的椅子上

的脚很合拍的蹬着，一邊在催做賬單的張，一邊撐住頭閉眺着馬

路上的景色。黑狗提起這名字，真要佩服題 NICK NAME 者的天

才；他真是西人裏頭最烈性子的一個，每每會像野狗一樣地亂吠，

亂跳，亂跑。

——COME ON! 他的牛性發起來了，他的脚格外蹬得緊，可

是張素來有一種發抖的毛病的。愈是要想寫得快，他的手愈是抖

得利害，他覺得每個毛孔裏好像有珠子在鑽出，每個細胞裏好像

有蟲在擠出。

——哦……有十分鐘了。黑狗拿着做好的賬單，帶跑帶跳，口

裏打着口哨呼呼地跑了開去。張拿出手帕來抹去了額上的汗珠，

輕輕地罵了一聲；立在他旁邊的年青的夥伴對着他來一個會心

的微笑。

x x x x x x

萊戀走出來又想打電話了，可是，電話筒上早已有一位和她

明爭暗鬥的羅宋少婦在打着。

——OH SORRY! 還是抱歉，還是譏諷，少婦微微地笑了一笑。

萊戀嘴角上像動了一下，立即轉身登登地走開。

是四點一刻了!

今天的鐘不知如何比往常走得遲緩，一秒一秒地如被任何

吸力吸住似的延擱着。慢了吧! 停了吧! 每個人都在這樣地想着，想

着。其實，鐘何嘗放棄它的任務，在很按時地一秒一秒地走着。

清晰地四點半鐘到了。本來每個人都要打算着歸去，但是陰

司鬼將他們的脚緊緊地看住。

鐘在滴答滴答地不停地行走，幾十個心在忐忑忐忑地不停

地跳躍，百餘條的眼光在不停地向着鐘投射，

幾日來素在 OFFICE TIME 裏吃香煙的小鬼此時方才拿出

煙來吸。

一分鐘，二分鐘……繼續地又過了十分鐘。陰司鬼走了。

商品檢驗員的一日

雷 電

早晨六點鐘，在我們的寢室裏，老田酣睡在夢中，老姚在牀上坐起來，擦着火柴，很得意的在抽煙。煙徐徐地向上升起，一直從氣窗口散出去，這時候，我也給煙味燻醒了，睜着眼睛，向前面的牆壁注視。

壁上掛的照架和衣服，現在都不見了，牆邊一條行軍牀已束起在門角裏，原來老張已離開這裏，加入軍隊去了。他很和氣，常常和我們談笑，現在他去了，房間裏剩下三人，覺得冷靜多哩。

八點鐘，到局去辦事，記下定溫箱的溫度，從攝氏十度，十三度，十五度半，一直到五十度，時候還早，到圖書室看一刻鐘的報紙。

樓上的鈴響了，我們一齊進實驗室，檢查試驗中的昆蟲。昆蟲自產卵，孵化幼蟲，幼蟲化蛹，蛹羽化為成蟲。日子長的要二三年，短的祇有幾十天，像蚊蟲和蒼蠅這類的昆蟲，在熱天的時候，二三天就可以由卵變為成蟲了。想到我們人類，自童年，少年，壯年到老年，在時期上較為長久，但是和昆蟲的變態看來，有什麼相異呢？

試驗工作一個一個的觀察過去，從高溫到低溫，每日這樣做，無論星期日，紀念日子，在這裏沒有休息日子。練習生只有安分守己的坐在實驗室裏，不許參加社會的救亡運動。外界的公開演講，我們是偷偷地出去聽的。

十一點鐘，工人送下派驗單幾張，赴蘭路碼頭去檢驗生姜，大蒜，金針菜，這類的農產品。報驗的商人是報關行的夥計或是學徒，今天來的是一個年歲很小的小孩子。在電車中，我略略的問他幾聲，他是湖北人，今年十四歲，到上海纔二年，在鄉下曾受過小學教育。現在在一家轉運公司當學徒，每天晚上要學習二點鐘的英文。自然在上海做進出口的商人，非學習洋文是不成的，海關的稅單，佈告都用英文，即在碼頭上驗關的時候，也要能說幾句洋話，因為目前海關派在各碼頭的驗貨員，大多是外人，我在最近一本外國雜誌上，看到中國海關的外籍高級職員，由各國分別規定。這是不平等條約的所賜恩惠！也是帝國主義同我們攜手和親善！這種恩惠和親善，現在我們對他該有深刻的認識，再不要一天一天的延誤下去。

車到提籃橋，我們下車，買了兩張小報，再轉車到蘭路碼頭，在那裏，可看到高入雲霄的無線電台，工廠，堆棧等大建築物。勞苦大眾的碼頭工人，他們整天的在那裏搬運貨物，從棧房到碼頭，從碼頭到棧房。有時候進口輪船起貨了，起重機轉軸的聲響，和勞工的呼處，在那裏對抗，激起了浦江中的怒潮，黃浦江兩邊的碼頭工人在這時候，一齊在怒吼，動搖着大上海。我在這時，覺到他們的雄壯偉大。

生姜，大蒜等的農產品檢驗完畢，時間已趕不上回宿舍去吃飯，肚子飢餓得很，在一家小舖子吃了一碗菜飯和兩塊排骨。

午後，在實驗室整理試驗工作，作表格，圖畫，為將來研究報告的材料。

四點鐘，又派我出去，匯山碼頭較平時更見熱鬧，接客汽車密密地排列在兩旁，××丸剛才靠岸，客人的行李和貨物雜亂的堆積在碼頭上，海關關員站在門口，正在那裏檢查着，我和那個報驗商人在這時候進了站口，向碼頭的左手跑去。

檢驗的貨物還在船裏，沒有搬出來。我站立了一回，對那些××人不斷的注視，他們中間有老人，學生，工人等各色人物。

起重機吊出船艙中的貨物，有木箱包裝的，也有麻袋網束的，巨量的鋼鐵建築材料，平鋪在地上。

幾箱植物包裝，移到一個角上，年約三四十歲的××人，用洋刀割斷着繩和稻草，揭開和雪茄煙盒一般的小木盒，遞給我看，裏面有幾排鮮紅色的草莓，還有萊菔，芹菜等蔬菜。

鄰近的人，漸注意到我的動作，檢驗工作也隨着完畢，我快快地走出門口，等候那歸途的車輛。

印花廠圖案畫者的日記

周北南

早晨起身已經六點鐘。洗漱早點後，也來不及閱報，就端坐寫字間裏，滿想靜心繪製幾幀圖案，攤好紙，握着筆，畫來畫去簡單的輪廓也構不成，無疑的這是心神不寧呀！

九時許，跑街烏先生匆匆走進來，將臂間挾着的新聞報向我檯上一擲，張大了烏珠肯定地說：

「政府對華北走私有辦法了！——你瞧！」我接過先流覽了一下然後再將標題，細細逐項看了一遍，噓了口氣說：

「果真能够依法嚴行緝私，那到好了！」這時外帳房孫先生也放下了筆插嘴說：

「我國從前何嘗沒有緝私法？也不是走私方從今日始，倘若事實上脫不了過去的敷衍辦法，不求澈底解決而高談制止，還不是夢想……」

「照你說，眼前這危險市面，百分之百無望了！」烏先生本來是樂觀的，此刻也彷徨着了。

「可不是嗎？兩個月來廠裏老停着工，上月份工資，到今兒還無發放的消息。今朝二十一號了，什麼麵粉煤炭啦，顏料紙張啦，各家已經來收過幾次帳。大前日經理爲着籌款問題，大皺愁眉，我們放出的眼，不到午節休想收半個子兒。」工商借款「名目多好聽，然而像我們專以接貨承印作營業的廠家，根本無貨可押，換一句話說，也就是壓根兒够不上請求借款啦！」他搖搖頭感歎起來。

「唉！——可憐次殖民地小手工業的厄運，除了瞪眼等死，還有什麼？」一雙怒目重向報紙上一掃。

這時候，沉寂在寫字間裏流蕩着，好像一股輕煙，流向壁角裏，窗帘上，——流向了各個靜默着的心靈深處！大家相對無言。

下午爲搜集構圖資料起見，到南京路各大商場流連兩小時。稍稍得了點新的啟示，馬上回寫字間繪製出來。完成後，細細作一會自我批判；這幾張畫節奏和色調，還過得去，可惜有一張全用定曲線構成的，變化不甚深刻，形體且不調和，心裏又有些頹然。

往常在外邊溜躑，逢着穿美麗織印圖案衣料的女子服裝時，直覺上果然是美化了，但是圖案的構成要義，該在美化之外還要顧到實用纔行。我們製作圖案者，是否祇在求得美化了摩登女人的新裝，就算盡了我們的社會任務嗎？然則，將要在什麼時候才能以我們的心血，擴大起來；做一點對全民族社會有意義、有價值的貢獻呢？

夜飯後被朋友拉上金城戲院看卓別林新片摩登時代，它的演出仍保持着卓氏往日一貫的冷嘲熱諷的作風。而以更新的姿態最明顯的意識加強了深刻的含義。它諷刺着資本主義下的所謂「合理化」，也就是暴露了資本主義在沒落趨勢中用更苛刻的剝削方法對待勞動者，以保持自身的利潤。工廠管理是合理化了，工人却勞作過度喘不過氣來，以致神經錯亂；鬧了許多粗看令人笑，繼想使人哭的笑話來。

我真佩服卓別林他能够想出用什麼方法來表現他所要說的話。雖然這不是吶喊，而是呻吟，但呻吟究竟總比不出聲好些吧！歸來，寫好日記。看看時鐘已是十二點將盡了！

參觀新生橡皮膏廠

包天笑

五月二十一日午後兩點鐘，往參觀新生橡皮膏廠。

先是吾第三兒可閱，去年在復旦大學學校以化學科畢業，遂與他的同學曹崎、王金成、珩兩君，創辦了這個新生化學工藝廠。名爲化學工廠，其實出品的，只是醫藥上用的橡皮膏而已。

和他合作的兩位同學，却是一男一女。曹君是男性，金君是女性。那位金女士，便是復旦大學秘書長金通尹先生的女公子，現在已與曹君結婚了，是可閱做的媒。據說這一對新夫婦，正和橡皮膏一樣的有着黏性。

可閱曾幾次約我去看他的廠。從前在福履理路的時候，去過兩次，後來因爲地方不夠，遷移到虹橋路以後，却沒有去過。那條路又是什麼越界築路的玩意兒。近虹橋那邊，說是公共租界，法租界，和華界接壤的地方，公用事業，常常鬧不清楚。這條虹橋路，也很有些神秘，因爲它是直通到飛機場的，平日間一個警察也找不到，忽然之間，警衛嚴密，五步一崗，十步一哨，爲的什麼？原來是飛機場有要人來往了。

到廠時，僅有可閱一人在那裏，曹金兩人都沒有來。房子是簡陋得很的，前面一並排四間，後面也是一並排四間，都是平屋。前面的一並排四間，都是隔開的，什麼辦公室，試驗所，儲藏間等等，都在

其內，後面的一並排四間，是個統間，便是他們的工場了。

醫藥上的輔助物品，像紗布，藥水棉花等物，已經有了國貨了，惟有這橡皮膏，還是用的外國貨。前年曾有一家，出過國貨的橡皮膏，後來不能推廣銷行，也就關門大吉了。此番他們很想弄好它，有什麼地方不及人家處，便極力改良的，確，把最近所出的貨，和以前所出的比較起來，最近所出的要強得多了。

他們這個廠，小得可憐。初開辦的時候，原是試驗性質，打樣子，定機器，配材料，都是自己動手。經理也是他們，跑街也是他們，工人也是他們，出店也是他們。有時穿了漂亮的西服，奏着梵啞令，出席音樂會。有時穿了工人藍布衣褲，滿身污穢，連頭髮根裏也都是橡皮膏。他們起初是沒有工人的，自己便是工人，到了近來，方始訓練出來幾個工人。

有一位老先生，很幫他們的忙，那就是五洲大藥房的董事長，高鳳池先生。因此新生橡皮膏，由五洲大藥房經手推銷出去的，不少。高先生說：「一樣貨物，倘然沒有國貨；或是有國貨而遠不及外國貨；那就沒有辦法。現在既有國貨，而且不亞於歐美的貨物，而且價錢還比舶來品便宜，為什麼一定要用外國貨呢？」

橡皮膏還有一種用處，是電線上的包皮，有了這個包皮，可以不觸電，名之為橡皮絕緣帶，這種也沒有國貨。可憐的哥哥可永，叫他做那種電線包皮。他說：這個可容易，不過近來他很想把醫藥上用的橡皮膏推銷出去。

青年們也有他們的勇氣。失敗與成功，瞧他們的勇氣如何吧？他們的志氣倒很大的，在化學的範圍裏，弄好這一樣，還想再弄那一樣。他們說：不信東方人的腦筋，就不及西方人咧。

看他們捲紗裝筒，徘徊了半小時，我也出來了。因為今天是五月二十一日，我便寫出了一點，寄給「中國的」那個徵文社去。

一個綢廠工人的日記

林 嵐

生活的鞭子，一天天緊迫着，逼得我透不過氣來。最可慘的是小孩子飢餓的啼哭！

現在，我們的工錢，只發了一半，餘下來的一半工錢廠方強迫叫我們買綢，叫做「轉賬券」，這是去年行起的花樣，說是廠方生意不好，要我們幫忙推銷。

就是發完全工錢，我們也不能夠有好日子過，何況是欠了一半呢？

但是廠裏年年有錢賺，去年賺上了十幾萬元。

我拿綢向朋友去兜售，跑了好幾個地方，都碰了釘子。朋友們都窮得沒飯吃，那裏買得起綢呢？沒有辦法，我只抱着綢子哭。想起房東老太婆向我逼討房錢時的兇惡面孔，和家人們整整二十四小時沒有一粒米下過肚子的悽慘，我心裏起了一陣陣的酸痛。最

後我只好把綢送進當店裏去，換得三元法幣。

三塊錢够什麼用房租煤球米鹽……我想着，走着經過長長的柏油路，經過雄偉的大廈，我的腦海快要爆裂了。我的心快要碎了，我希望着天馬上倒下來罷！

一個紗廠工人的話

方根寶

從前我們紗廠工人的工作時間，是所謂「六進六出」的。日班早上六點進廠，下午六點出廠；夜班呢，下午六點進廠，次早六點出廠。日夜班工人每月互相交替一次，說是爲調節工人的體力。所以如果兩夫妻都在做紗廠的，一個做日班，一個做夜班，那末除例假外，聚首就非常困難，有時想會面，也只能在擁擠擠的上工散工的人叢中去找尋。同居一屋，同睡一床的夫婦，而竟如相隔千里的難會面，也只有我們紗廠工人嘗得到這種滋味。

可是現在這「六進六出」制，已被打破了。自然在這年代，是爲了更加緊對我們的剝削才打破的。工作時間已從十三、十四，一直加到十六小時，這樣長的工作時間，恐怕找遍世界沒有第二個。我們中國出席國際勞動會的代表，正可向大會報告「中國工人的精力勝於全世界工人」，以博得大會中各國資方代表的歡心。我去年在華商××第×廠工作時，對最後一次增加二小時工作（從十四時到十六時）事實的經過，還記得很清楚。這天上

午大約十點鐘左右，廠方突然貼出佈告，要「暫時每天加工作二小時」。立刻全廠工友都知道這事，每間工友中的善於交際者，即秘密聯絡相約到「馬桶間」交換意見，不久就「關馬達」。「停車」全體齊集廠內空地開會，要求廠方取銷佈告。那時經理廠長等幾位「大亨」都在廠內，似乎知道我們有這舉動而在等候着。並沒有經過工人的邀請，他們竟由「保鏢」「稽查」「巡捕」等保護，直到會場來。而且「保鏢」巡捕的手槍仍舊安然的藏在皮套內，並沒有像過去的描準工人羣衆。即由經理指定廠長登上工人站立發言的凳上，來向工人報告。廠長嬉笑着臉，眼光向下而全體工友照射了一遍，開始報告了：「工友們！我們知道你們一定要反對我們的加工計劃的，但是你們要曉得，這次廠方有不得已的苦衷，不得不加工！」說到這裏透了一口氣，繼續說：「你們不是聽到外面謠傳本廠將要關廠嗎？這的確是事實。因爲日紗跌價傾銷，華紗銷路都被奪去，華紗成本高貴，實難同日紗競爭，現在要求各工友幫忙，暫時增加二小時，勉強維持工廠，渡過這個難關！」又停了一停說：「你們不是痛恨日本人嗎？不是要反日愛國嗎？日本人正要打倒華紗使你們沒有工做呢！現在你們幫助廠方減低出品成本，就是表示我們中國「勞資合作」的團結精神，也就是抵日貨救中國的愛國行動！」廠長說到這裏，臉上更加顯出高興的樣子。最後更說：「萬一各工友不肯幫忙，那末我們無法維持，只有關廠！我們沒有第二條路可走，只有關廠！」當說到第二句關廠兩字，

像斬釘截鐵般的堅決，聲音也特別提高，臉孔也頓時板起得和死屍一樣的可怖。廠長說完，立刻在人叢中發出一「反對」一「不肯幫忙」的呼聲，也有人在喊：「當我們是牛嗎？牛也沒有耕十六個鐘頭田的！」「要我們做牛，才能救國嗎？」更有人在低聲商談：「現在已開五日班的確會開廠呢！」廠長都裝作不聽見，雙方都不能下台。最後由「飯桶」來調和，說「廠長所講，都是實情，好在現在並沒有減工錢，僅只多費點氣力，終比開廠失業好點。現在且試做一月再看。」結果終於被「愛國行動」所引誘，「開廠失業」所威脅，暫時答應「幫忙」了。幾月之後，仍舊競爭不過日紗而停廠。當工友們反對開廠的要求失敗而要求給點解散費時，廠方還說：「我們開廠，你們工人不過每月損失十餘元，我們每月要損失好幾萬呢！你們可向廠方要求，我們向誰去要呢？」一干餘工友終於全體失業。

後來華商紗廠又停了幾家，日本紗廠是市場競爭的勝利者，工作甚忙，我就在此時進××工作。工資僅有四角一天，工作時間也是十六小時。這時我就懷疑，認為大約因為中國廠家改做十六小時，這才日廠隨着看樣的。但日廠工友不知在答應「幫」什麼「忙」幫打倒華紗嗎？經詳細研究原因却還是華廠學日廠的。不過日廠是用了「市面不景氣」的理由，和華廠為「與日紗競爭」這一點不相同。總之，都在剝削工友的汗血，以作競爭的資本，倒是千真萬確的。華紗的失敗，幸而在工人答應「幫忙」之後，工友倒

可少担一點責任。

人的精力究竟沒有牛馬的強壯，十六小時工作之後，彷彿像大病初愈。尤其在日廠高速度的新式機器下，不允許你略微鬆一口氣，真是抽盡了全身所有的精力，脚骨由硬直而麻木，腰背酸痛，眼睛昏昏，頭腦暈暈，到了睡覺時耳朵中還聽到轟轟的機器聲。女工友更加痛苦，回家後還要處理家事，管理小孩。以為精力不濟，就得常發生軋斷手指，撕破衣服等不幸的事。此外「廠規」嚴於「緊急治罪法」，一疎忽就觸犯了，被罰工錢，開除工作，是每天常事。今天（五日二十一）被開除者計共四人，二人是爲了遲到十分鐘，一個是織成布疋有一「挑絲疤」，還有一個是「抄號頭」的女工。是爲了告了一星期的假。我們是在更加深牛馬奴隸化！

紗廠的一日

黃微波

五點鐘，回聲拉的正響，那尖尖的銳利的聲調兒，簡直比什麼都容易把人驚醒。眼睛雖還有些迷糊糊的睜不開，身子却骨落的從床上坐了起來。這時，陽光已經偷偷掩掩打走廊的角落裏，透上紗窗了，屋子裏馬上便踢踢噠噠吵個不歇。

曉日曆，又是二十一號了。斗然，勾起了我一腔心事，平日馬馬虎虎慣的，今日可得留神些，不然明朝提起筆來，才麻煩咧！於是匆匆的用冷水澆着毛巾，揩了把面，立刻趕到膳廳去喫稀飯。此刻總

算熱季當頭，照陽曆推算的話，六月便在眼前，但是由廚房裏拿出
的粥，却老是熱騰騰的，燙的人嘴也合不攏，要不是檯上擺着兩碟
鹹蛋，今朝准又得犧牲掉一餐早飯，雖薄薄一碗，要仗了牠支持到
正午哩！

也許現在的天氣早上比較涼爽些，今天來上工的，像提前許
多了。五點半鐘模樣，大門口居然就有不少。跑進工務處，例外
的，裏面倒冷落的很，才想到今天自己，恁然有些那個了。

牆上掛的那塊出數比較表，還是十九號的記錄，比一比上
個月同天，已經是減少了幾件，照昨日的天氣，今天出數說不定還
要減少，因為半夜裏起着漫天迷霧，濕度高了，工作當然要受到不
少影響的。

拉過第二次回聲，披了工服便上工場去。女工們的夏季工服，
昨日已經發出，今天幾乎完全一律了！白的，黑的，瞧上去多整潔啊！
顯得極有精神的。本來，實際的技術，固然是十分重要，但是對於精
神方面的訓練工作，也着實占有相當重要。在可能的經濟範圍中，
總不應漠視的。然而我國的紗廠，甚至一般工廠，似乎還不會想到
吧？

在工場裏兜過一轉，頭上，身上，都沾滿了花衣，鼻孔裏為微小
纖維塞住，癢的很難過。身上祇穿了兩件單衫，可是已經在熱潮潮
的淌着汗了。瞧濕度表上，乾球已經八十二度，濕球與它差了六度，
此刻的濕度，已經有七十二度了！早上如此，換到中午，也許還要增

高？沒有裝置濕度調節器，究竟是喫虧不少；不過像這般悶熱，今年
已碰到幾遭了，此時除掉有點兒熱燥外，心上却十分鎮靜。

今日新添來一批女工，攷工先生正忙着在攷驗。我立在旁邊
默默的望着，每一個的動作和表情，竟會那樣慌張。面黃肌瘦的她
們，爲了飢餓與寒凍，當然誰也怕失掉這個難如上天的喫飯機會
的。那怕這機會的代價，極其微小。在這個年頭上，什麼工業，都受了
政治的、經濟的、以及環境的多方壓迫，差不多只剩下微微一息了！
尤其是我們這民族工業的紡織業，更其是江河日下，一瀉千里，用
一種加速度的速率在消沉下去。這樣，對於整個的社會和大衆，影
響又是多麼深刻？

九點鐘，從車間裏轉了出來，到休息室去。人很多，報紙也來了，
時報的紅字標語，最是惹人注目：中國世運足球隊，在海外的捷報，
簡直把休息間擾成一片響。記得上個月，在上海的三場球賽，本廠
同仁竟去了三汽車之多，不知是爲了去趕熱鬧？還是去欣賞健兒
們的身手？不過足球爲我國民間最熱烈的一項運動，事實是已經
證明了。

翻開新聞報的經濟欄一瞧，標紗的市面，可又下落了。意外的，
棉花行市，正在迅速的騰漲着。我國紡織工業前途的可慮，使每一
個從業者，無時不在提心吊膽的感着不安和煩惱。轉過來瞧外面，
廠裏那幾輛運貨車，剛在忙着卸貨，靠花倉的周遭空地上，花衣已
堆成幾座小丘了。前後對照，真叫人有些啼笑皆非吧！

驟然，一輛白色救護車，在廠門口發現了。頓時使我大喫一驚。「不成有人受傷？」我想。直到幾位穿白外裳的女醫生走了進來，才明白是怎樣一回事。原來工部局衛生處，派人來注射防疫針了。

我是排字學徒

鍾 惠

早晨起來，總是把桌上散亂的書籍，略為整理一下，把幾只背得出的雄壯歌，提高喉嚨，大聲地唱一遍。簡單地用了早飯，挾了一份 Womudi Shgie 上工去了。

「又要去做人家的牛馬了！機械的生活，壓束得連氣也透不過來！不知道那一天，使得我半工半讀地過快樂日子。」每天走出門時，心裏總是這樣憂慮着，希望着。

奔跑了七八里路，走到工廠，剛剛是工作時候，不遲到，否則又要扣罰了！

踏進工作地方，一股奇異的鉛味，直襲上來，高檯上的坐在椅子裏的首領，二只兇狠的眼，像電光般的對我看。

今天撮的是「財政金融辭典」裏面都是講述國外及國內的金融實業，差不多的銀行名稱題目之後面，總是三四句英文，我小心地把裏面零碎的英文字，照着原稿頁碼，一段一段地撮，撮要撲滿半英寸長的一百餘行；撮錯了字，或是跳去幾句，少撮了幾句，更要受撮中文毛坯的同事斥罵，尤其是被首領曉得後，更要受斥罵。

上午撮了四小時的英文毛坯，二只手差不多有些麻了！腰背覺着酸痛，眼睛弄得一時閉不上！十一點五十分鐘，拿了手巾，肥皂，匆匆地跑了七八十步到洗手地方。七八十隻手，七八十只面孔，都像打鐵鬼一樣。七八人一只鉛桶，落後洗的幾個，都是黑水。

下午是照舊機械的工作。時間很快的過去，六點鐘——放工時間到了！

每人面上都露出高興的樣子，就好像犯人要出獄了。

做了九小時的牛馬，一出門，走起路來，比較進廠時要輕鬆得多，不吃什麼點心，也不停留，一直走到匯山路乘九路公共汽車到北京路外灘，念分鐘的光景，花了十二枚銅子的代價。我匆匆奔到四川路青年會，大禮堂裏雄壯的歌聲，在上扶梯時，已經聽到，心裏覺着無限的興奮。走進大禮堂，時間已經過了三十分，但這是無法補救的事情，除非我脫離這種機械生活。

今天是每隊練習上台獨唱，我們第六隊是唱「赴戰」，我因為加入了沒有好久時候，尙未教過，所以只好坐着聽學習。

七點鐘出了青年會，一步一步走到南京路大陸商場四樓，到蟻社裏會了二個朋友，是爲了要推行新文字，商討地點及其他，談到了九點半，出了蟻社，就到黃浦灘路，乘電車回家。

在煤棧

黃啓文

朝日初升，黃浦江沿岸，除原有的建築物外，僅有疏疏人影。二。新棧碼頭的一角，癡立着一老年苦工，眼睜睜的注向浦中，喃喃的不知念着什麼？

工作的人們，落續地來，潮水已經落了。看看停在岸邊僅有二隻小船，來扛煤的人，等到臨了，每人僅分着十四個銅板！他們朝着煤堆看着，實有點莫明其妙。爲什麼？十數天前，千餘噸塊煤，不上二天，統統給扛上一隻一隻小船。棧內就此斷檔。從上禮拜起，已開到大火輪六隻，棧裏已差不多就要堆足。爲什麼各客家都祇來看，不來出煤。問問棧裏的先生，他們大都說不出。

國人經營在華北的煤礦，大都因車輛無着，只能將採出的煤斤，滿堆在礦區裏，不能運出。外商所經營的，都可以順利地，從華北源源運來。他們看到了這種現象，覺得實是賺錢最好的機會，就將煤棧起不賣，俟有善價後，再出售。遂造成了上海煤荒。

煤堆一旁，橫着一隻破籬，不滿四歲的孩子，扒在地上，看管着弟弟。小孩子臥在籬裏哭着，他的母親，手裏捧着煤篩，雙眼不住的望着他們。一有閒暇就跑過來替他換尿布，或給他吃奶。可是三天沒有飽餐的肚子，已產生不出若干奶奶。小孩子吮不出乳汁，張開口又哭了。那邊的男工已等着，她祇得忍心地放下，忽忽跑去篩煤。

十點半鐘就紛紛停工，像什麼幸福立刻就要降臨似的快活。他們找尋着安坐休息的壁角，吸着拾來的烟頭，有的由腰包裏解下一包冷飯，有的喝似粥非粥，似飯非飯的食物，來充饑。

在香煙製造廠裏

華 蕊

早上，太陽已溫柔地爬進了我們的宿舍裏，從鋼窗望出去，遼遠的一角，高高的煙筒又鮮明地矗立在我的眼前了，笛聲在嗚嗚地叫着，許多工廠已開工了。

照例地，洗了臉，可是，依然洗不去臉上的煙油的氣味，整天整夜都浸在這麻醉的氛圍裏，不到一個月，我就要變成煙鬼似的了。

一雙一雙的，零零星星的女工們，吱吱喳喳的跑進工廠來，有的打扮得很好看，有的却睜着那疲倦和飢餓的眼睛，沒有一點兒勁似地走着。在那廣大的工作場裏，他們有的張着微笑的嘴巴，在喫着一碗冷麵，有的剝着香瓜子，等候着工作，真的，我一看到她們，我的心裏就有點兒難過，她們像囚徒似地做了整天，有時做足了二十小時的工作，可是，她們所得的工錢，挺多不過是二角至三角錢吧了。跟我比較一下，差得多了。可是，以我這樣十塊錢月薪的會計員，跟那不做工的百塊錢以上的大職員們比較一下，相差也就很遠。

「葉先生！今天開工不？」

當我走進去的時，她們就爭着問我。我想，如果我回答她們說，今天又要停工了，那麼，她們一定很失望吧，她們就要捧着未喫完的冷麵，走出工廠去了。近來，十天中有七天是不開工的，她們天

天提心吊胆在這兒等候着工作。一想到這兒，我的心就隱約地痛了起來。可是，等到我回答她們：「有的，昨天才有人定了貨，今天明天都要趕工呢！」

這樣，她們就吱吱喳喳的歡笑着，一霎間，這廣闊的工場滿是高興的氣氛了。

然而，等我跑回到沉悶的辦事處，又開始那多麼麻煩的工作的時候，我的腦袋就昏暈而且不自由起來。試想，過去有十個會計工作人員，現在只有三個，一個又是老人，什麼都要我幫他做的，差不多，我做了整個工廠裏的會計工作啦。

就在開工了不久的時候，工場裏傳來了嘩叫，我就飛也似的跑了出去，聽到她們在悲哀地細語着：

「快要死的樣子了！」

原來是第六號焙房的一個工人病倒了。這時候已有工人把他抬着送到醫院裏去。可是，我却聽到她們說：

「這個人是從山東流落上海來的，一年前就進了我們的工廠，本來是個非常強壯的大漢，到這焙房裏來做工，一天一天的瘦下去，臉孔變得飢黃了。」

我透了一口氣，悄悄地走開，可是，我却沒有打那焙房的門前跑過的勇氣。試想：一個人不論春夏秋冬，整天整夜地困在一百二十度以上的焙房裏，那兒不會悶死呢？

不久，醫院裏傳來的訊息：「他是患了猩紅症死了。」

我沉着臉，聽那些高級職員和經理會談，怎樣處理這死了的工人。

「他是病死的，我們不管呵！」

「那末，就送五塊錢作收殮費吧！」

我的眼睛壓滿了悲哀和憤怒的光彩呢。當我把這一個死人的五塊錢的賬記在每天的開支上的時候，我却還要寫上許多高等的職員們所謂為公的開支：

「×××為公事請客，五十元。」

「×××汽車費五元。」

「×××為公事請客，十五元八角。」

「×××從香港來滬，旅費開銷一百五十元。」

然而，我的心裏却清清楚楚的，這許多人們開支的數目完全是私人的事哪！大東開房哪，又麻將哪，那兒是爲了公事呢？只騙過經理，他們天天地來把工廠分贓了。可是，對於一個不幸死了的工人，性命比黃泥還要賤呀！

不過，等到我又把工廠的欠債的數目記起來的時候，眼睛也昏花了起來：

「欠××公司借款連利息五千八百元。」

「××銀行追討抵押工廠之利息一萬元正。」

……

再看一看那張狀文：

「限在五月二十三日清付！」
心裏一顫，我的眼睛趕快閉上，想也不敢想了。

救國的自由

張 元

因為要買一些參攷書，於是上四馬路去，却在那裏看到了一樁事。

不曉得是什麼部裏的偵探，（中外都有）在每家雜誌公司裏搜查違禁書，搜查得非常認真。我看見時，他們在羣衆圖書公司。雖然店家已把書交出來了，他們仍還認真的搜，每個角落都搜到，不管人家的書籍給狼籍得一塌糊塗。他們搜出的認爲違禁的書籍，都是「文學青年」「颱風」「吼聲」「客觀」「中國農村」「大衆生活」等一類的雜誌。

這一類的雜誌幾乎我都看過，有幾種而且是訂閱的。牠們的內容都是把當前嚴重的國難，告訴給大家，要大家負起救亡的責任。我們曉得國家絕不是少數人的，救國也絕不是少數人救得了的，爲了要大家曉得救國的責任而告訴他們國難的嚴重，難道是犯法的嗎？

然而，做救國工作的學生要被逮捕，講救國言論的刊物要被查封；我們沒有救國的自由。

我們首先要爭取「救國的自由！」

法庭上

S. C.

早晨一到辦公室里，人們就在談論着昨天審問過（第三次）暗殺友邦水兵那件事情，我因爲沒有工夫去聽得詳細，只在一大堆的說話裏聽得兩聲「離奇」「冤屈」這件事情今天的報紙上記載得很詳細。

我們這一夥廿幾個人，每天都是幫助着別人拿起窮苦人們的命運在手裏編排，將他們更向死亡線上趕逐着，如果是痛快地將他們處死，也許還算是仁慈的，但這裏只是徒刑三年，拘役五十日，貓噬老鼠，不玩足了是不吞下喉去的。一個工人因爲不能生存，在廠裏揩油一尺布或是一塊鐵，徒刑三個月，使他失業了；一個小販拾了人家丟棄的一塊木板，拘役卅日，使他妻子離散了；這樣我們常看見放出去幾天的可來再犯。捉來一個小賊，他父母也都是關在牢間裏。因此我們的事情是永遠也作不了的，然而在我們手裏所舞弄的都是法律。今天在我手裏經過的，一共是十八個人，他們所犯的罪名，一半是偷盜，六個是吸食毒品，三個是爲了五塊錢打破了腦壳，就這簡單的數目字，您已可曉得原是什麼叫作犯罪。當武裝巡捕把他們一個個抓到我們面前的時候，法官是公式地問着，他們多半都是承認的，只有兩個一道偷了四只皮夾的所謂共犯，在沒有開始問他們的時候，第一個就說「我有話講」

以後問他，他一件也不承認，好像在××律師口裏所報告的全都是假的，只是說「苦頭吃不了。」「自來水灌得太多了。」法官只檢着要判他有罪的地方問着。却也奇怪，在判決他們各人徒刑三月時，問他們服不都異口同聲說「服了！」（當庭服判的就不准上訴。）

六個吸食毒品的是一處捉來的，問也就是在一起，他們都是前年到去年徒刑和拘役過，每個人都承認一天吸兩角或是四角錢的毒物。當告訴他們吸食毒品要處死刑，他們都表現出一種不熟的驚愕（禁毒條例頒行不久，）但絕沒有絲毫恐怖的臉色，好像死對他們並不是什麼威脅。結果是一判三年，一判四年半，一鑿粗暴的叫喊：「帶下去！」武裝巡捕就抓起了他們的頸脖，六個死灰的面孔就從眼前滑過了。

有兩個羅宋人，在吳淞路上偷了一條褲子，問他們的時候，他們倆彼此迴護着，一個比較年歲大些的，一口承認是他拿的，並且說他不一定是作賊。但問他爲什麼把人家的東西拿了，他答覆是「試試店裏的人對他們自己的東西是否看管得好。」一句話引得全堂的人們都笑了，他自己也禁不住在嘴邊浮起了一線笑窩。也許他的人生觀就真是這種遊戲式的，可惜是世界上不容人類這般的遊戲，他們（白俄）也許就是拿人類太遊戲得過火了。結果是每人徒刑三月，又是那個年歲大些的帶着懷疑的口吻詢問着：「我只偷了值一塊錢的東西就判三個月，如果是偷了一千塊

錢那判多少呢？」

有一個學徒，偷了他老闆一具絞肉的機器，他說是因爲他父親打他，說他和菜作得不好，他想偷了賣塊把錢去另外作點生意。問他一塊錢能作什麼？他說可以賣花生米的。他老闆也到庭，說他如何拙笨，如何懶惰。但我想，如果他父親是有錢的話，也一定會將他送在專爲教育聰明人的學校裏，不用說是用不着要他自尋一塊錢去尋求自立。結果，並只判了十天拘役，可是那顆向着光明而求進的心，却登時沉默了。巡捕也照樣是一聲粗暴的叫喊，也照樣是抓起了他的頸脖，並且回過頭來說，他也表示「服了。」

有一個西裝穿得畢挺的人，自稱是某律師的主任秘書，幹的却也是小偷的把戲，他在一家公寓裏偷了一座旅行鐘。到底他聰明，他說他是從房間裏拿到賬房裏去的。但是證人却證明他已經拿到了馬路上，有人追着，他才丟下地來。等再詰問他既不是茶房爲什麼要這樣辦事，他可也無詞以對了。這件案子因爲××律師請求改期，要先關他一個禮拜。由這一事實告訴我們，都市裏的人，需要不是單純的衣食，禁不住外來的誘惑，魔鬼是什麼時也可以招引着你的。

也許您聽得傳教的人說：「世界的末日到了，耶穌要來世界上審判活人死人。」是那樣的嚴重，也就以爲我們這種裁判也一定是慎重其事的，實則我們看慣了，作慣了，只不過就是那麼一回事。法官大筆一揮，三年五月，各種他們的幸運就是了。不管一天捉

來多少人，問起來只消兩三個鐘點，您將要問：還有許多時間，又是做些什麼？主要的是整理他們的供詞，草擬文稿，和簽發傳人或拘人的票子，其餘都太瑣細了，說起來是說不清楚的。

下午，同事中談起一個去職的雇員，因為調來補他的一個不該「趕快」(Soberly)，許多事情都堆積起來了。一部份歡喜感慨的人因此感慨地說：如果當初對去職的那人，待遇略為好一點，現在到也不會發生這個問題！其實他們是沒有明白為什麼要「趕快」，「趕快」原是要以少許的代價購得多量的勞力的。

S. C. 一九三六，五，廿一，晚，破了的自來水管正流水的時候。

探 望

符

上了心事，一早就醒了。眼光一下便落到牆角一堆東西上面，幾個大小紙包和一隻籐籃，裏面裝着麵包、肥皂等東西，那是明在隔夜帶着有病的身子買就的。心裏預備着第一句應該說些什麼話，再把自己的假姓名、職業、住址背了一遍，就起身了。

從衣架上拿下一件借來的衣服穿上，袖子短得叫兩條光光的手臂沒安放處；走起路來，袍角又掃着地。一陣忸怩，面上不自覺的發起燒來。等到一切弄妥當了，瞧錶，遺祇八點鐘。接見時間是九點，路上要不一個鐘頭，想：「再等會兒吧！」便把提起的東西再放下來，在屋子裏打了幾個圈子，心下不放心得很，瞧錶還只過了

十分鐘。疑心也許錶已停了，拿到耳邊聽聽，可不還好好地走着？一個「寧可去等」的念頭下，便才決定提起試驗過好幾次認為最便利的提法，把一堆東西，連人帶到車子上。

太陽壓在頭上，有些悶熱。人行道上的法國梧桐，葉子綠得刺眼。忽然覺到車子走得太慢，想催走快點，但當眼光瞥到那車夫焦黑的背上，沁着黃豆大的汗珠時，衝到候口的話，又縮了回去。肚子裏背着預備詢問時的回答，又幻想見面時的一切情狀，路上熙攘的人羣，嘈雜的車輛，我全沒理會到。猛抬頭，車子到了目的地不遠的所在了。心下不禁一陣慌急，偏偏幾句背熟的話又溜走了。車子，在莊嚴的衙門口停下，我暗暗叫着鎮靜，一面便假裝從容的走下車來，但到付車錢給那正在揮着汗的車夫時，手却微微有些抖。我提了東西，低下頭，走向大門去。四面八方的眼睛，像全射在我一人身上似的。我帶着莫可奈何的心，向那威武的門警討教了。

「對不起，請問到看守所去的路是怎樣走法的？」竭力的咬住下唇，不使自己口吃。

「喔！」那門警看了我一眼。「從這兒一直進去，向左打個灣兒便是。」說時，用手指示着方向，再打了個弧形，回到原處。

「謝謝。」我低低地說了聲，躲開那逼人的眼光，急急帶了東西，走進去了。

二扇緊閉着的烏黑大門上，掛着看守所的牌子，我便在那兒逗留下來，把東西堆在沿牆腳，手就去扣那銅環。在門縫裏半現出

貓似的臉。「做什麼？」一副不耐煩的神情。

「接見人。」我連忙陪上了笑臉。

「早吶！先得掛號。」砰的一聲，門關上了。

按下一肚子氣，提了東西，再東張西望的去找掛號處。另幾個警察嘲笑我「不老槍」似的，冷眼站在一旁。

走到一個小黑洞的門口，承蒙一個勞苦的婦人告訴我，這就是掛號處。她向我打量了一番，就問：「來瞧那個？」

「表姊。」

「她爲了什麼才進來的呢？」

「不……知道……」

我釘着那小黑門，像永不開的樣子。「怎麼還不開？要不是掛號時間過了？」我焦急的自語着。

「早呢！」那婦人很從容的接上來說。「你還是第一次來探望吧？」態度很老練。

好容易黑洞裏現出光了。我第一個擠到小門口。「瞧劉淑婉。」坐在裏面的人，眼光從眼鏡邊上溜過來。「幾歲？姓名？職業？住址？」

我把背熟的用急促的語調背出來。最後說：「住址是XX路

XX中學。」

「慢着。XX路幾號？」

這一下可把我窘住了。只好接上去說：「XX路就得了，號數

可以不必用的。」

不知是辨不出我的造謠，還是不屑多煩。那人便迅速的填好了一張單子。「你是一號，在門口等着，叫你便進去。」

在「先生，我瞧XX」的聲音裏，擠了出來。吁了口氣，仍提了東西，到看守所門口等着。

等呀等呀的，也不曉得什麼時光了。本來雖我有丈把遠的太陽，已漸漸移近我身旁來了。站着，二條腿酸得直想蹲下去。想到不久就可看到好久沒見的腕心，下又興奮，就憑了這點，才有繼續期待的勇氣。

別的探望者，有的在和熟識的人談話；有的懶懶地倚在牆上；有的不安地走來走去，有的手裏拿着一小包東西，有的是空手。和我比起來，我的東西算得上豐富的了。走過的人，瞧我一個人無聊地伴着一堆東西站着，差不多總要好奇地多瞧幾眼，我正好沒氣，心裏咕囁着：「又什麼瞧的？」

好容易門環響了，我以爲準是叫「一號」了。誰知跟着開門，擁出來的，是一羣犯人。男女老少，全是蓬頭垢面的。每人的頸子背後，全有一雙巨掌抓着。我一陣心悸，有的女孩子尖着嗓子叫起來了。「啊呀！抓規矩點！」

「哈哈哈哈哈！喂！不要揩油呀！」另幾個警察粗野的打笑說。

一股怒火在我心頭燃起，恨不得燒燬了這世界。「人家自由都沒有了，還要受這些侮辱。」「該死的傢伙。」我只有消極的在

心裏罵着。

好像聽得十點半了；那貓臉的軍警才探出半個頭喊一號。我受寵若驚地急忙提了東西走進去，承受着許多後來者羨慕的目光。隔着鐵柵站着的，可不是嘛？我的心激動得很利害，許多話擁到喉口，却倒不出來。多日不見的碗，肥碩的身軀，已清瘦了好些；臉色顯得蒼白，精神可很好，還是二隻炯炯發光的眼。身上穿着進去時穿的冬季衣服。

「到現在才深切地體味到，世界上最可貴的東西，不是金錢，而是自由；沒有動的人，才是個個失了自由。」她沉着地說，聲音有些沙啞。

就在我們相對時，看守的人，七手八腳地，來把我帶去的東西，倒出來檢查。肥身劈開來看，草紙一頁頁地翻過。我和碗雖是距離得這樣近，可是有層無形的障壁豎在我們之間，牠把我們隔得咫尺如天涯。

我的眼光貪婪地射在她臉上，不捨得移動一刻。等到他們把東西很快的檢查好，亂糟糟地塞進鐵柵時，這一霎那的可貴的時分，也隨着結束了。

「去罷！」看守的人踢出了空籬籠。

「你還要什麼呢？快說，下次帶給。」我急急地問。

「出去吧！不准再講了。」看守的人兇暴地說，像要把我推出門似的。我沒奈何的提了空籬子跑出門，回過頭來，恰見碗的背影

消失在鐵柵口，溜過來半句話：「下次帶雙鞋……」

我走出大門，頭部怪沉重的。太陽迫得睜不開眼來，我才意識到自己還幸福地走在有光有熱的太陽下，而碗……

一九三六，五月廿一日

「特別留置所」裏

時 鳴

住在這堅固的房子裏，已經是二夜和一整天了。這透空的鐵條子門，阻止了一切的自由，隔絕了外面的一切。望出去是四週同樣的房子，圍着一片小小的空地，那上面露出一些陰沉的天，沒有陽光。二天來雨像淚樣在流。

天剛現出了些青灰色，人就起來了。光明是那樣被我們企盼着，雖然長日是無聊的，身子更是疲倦的。

二夜不會好好入睡，昨夜，不知是什麼時候，在曠曠中給一陣尖銳慘厲的呼叫驚醒。伴着狗吠似的泣聲，透過了兩壁，震動着空間。推推振的身體，坐起來傾聽，好像就是從這所房子裏傳過來的。其餘的人像覺得很平凡，幾個是醒着，在低語，但隔一歇哭聲還繼續着，他們却都依然入了睡鄉。這聲音是女人的，我聽得出，振也這樣說。好像是針刺痛着我，留在我的心上，我難受，我憤恨，我詛咒：

今早，清晨是恬靜的。睡在地上的十一人中的五個，很快地轉

起了被蓋，皮鞋聲接着起來了。那個壯健的漢子，一起身就用他的低嗓子唱着一些不悅耳的歌調：

"Oh My Darling, Oh My Darling, Soand So....."

郭用那支短鉛筆，劃去了靠門邊牆上寫着的日子數目；比我的年紀還輕的小弟弟也劃去了他自己的記號。連「又是一天了」的感嘆也沒有，好像一切都是那樣平淡。

「來，洗臉了。」晚上睡在我的旁邊，那個留着短短鬍鬚的中年人殷關切地招呼我。這裏，分不清是誰的東西，拿起他遞給我的面盆和毛巾，振從門外的桶中弄來了些溫水。往面上一抹就算了，還怕擦到眼睛。在這裏除了幾個住上幾月而且時常有親屬送東西進來的，能自己有一塊毛巾和牙刷，餘外都不問是誰備的，大家應用着。

這長木板床佔了全房子一半不到些，臭虫差不多每條縫裏都有許多。二天來給臭虫也累得够了。只要一上床就得給臭虫吸去血。早起後，在身上時常可以發現黃色的虫仔。自己是近視眼，又不能戴眼鏡。每夜是非常困難的弄死許多，白天就喜歡坐到左角上去，那裏有人比較睡得長遠些時。我們新進來的睡處，臭虫是更凶，因為餓着。

雨不知是什麼時候就不下了，天却依然沉重地帶着鉛色，沒有晴意。人都沉默着像等待什麼。時間過得慢極了，好像是停留着。「希望來了！」立在門邊的黃說。警察把門打開了，給拿進來

一磁桶稀飯和一碟黃豆。

這「希望」二字的特別應用，在昨天就很快的給我熟識了。在無希望的羣中，每天有三次「希望」拿進三餐飯。早晨的下菜是油余黃豆，中午和晚上永遠是黃豆芽、青菜、豆腐的混合物。飯是儘够十一人每人吃四碗。據說還是優待「政治犯」。自然比同樣住在第二號裏的人，連飯也得伸出手來在門外盛，是好得多，說他們「強盜犯」要搶。

早飯後，升旗的號聲也來了。黃郭小弟弟三個開始他們的早操，嚴肅地。

「不能悲傷，無須難受，到了這裏更須把自己的身子看得更寶貴。不能讓無謂的思念奪去有用的身子的健康。」這是黃的話。過了點名，我們幾個人立在長床上，從高窗子上貪婪的望着外面的景色，幾個人坐着或臥着看書，郭急速的在二丈左右長的房中不安地踱着，硬皮鞋跟響着。一羣集在靠近牆角的，在著象棋。那個喜歡笑的中山裝的矮個子，是一個丑角，笑聲老是響透了整個房子。

「給將死了！哈哈……嗚……！」

笑聲變成了從喉嚨底逼出來帶有痰的聲音，就好像是鷹叫，怪怕人的。接着那個壯健的立了起來，又發出他永遠唱得很生疏的老調，身子搖擺着用手打着拍子。

我無目的在一堆書中拿起一本來，是四傑傳，這些書是允許

帶進來給我們消遣的。

那個打從海參威回祖國來，一上碼頭就給抓了進來的瘦長個子，不知在那兒找着了鉛筆頭，在白的壁上寫上空心的「愛國罪」三個字。下面却這樣寫：「沒有女伴怎能過下去！」他要我看用生硬的北方音問：「是不？」

我不會給他回答，他更讀給我聽壁上寫着的一句俄文口號。

「慢慢的請你教俄文，好不？你在海參威住了多久？」

「哦！二十年了！」

「進來了——？」

「三星期。」

他更問我爲什麼進來，但不曾得到我的回答，他把空心的「愛國罪」三字，更加得濃些，走開了。

壁上寫着的有許多，我不明白是那兒來的。有畢業歌，國際歌，××歌，有各國文字的口號，更有「明日門外即天涯」的詩，還有「爲爭自由而失自由」、「監獄乃政治家的休息地」等標語。

外面吵擾起來了。警察在傳名字，幾個新來的拍照片，留指印。殷顯得焦急起來了，他自己說是今天可以「過堂」出去的，但失望；簡直沒有人來傳問我們這一間裏的十一個，他倚在門邊等候着。

肚子覺着餓了，估計已是十一時多，天陰沉着又下起雨絲來了。

「『希望』倒來了，」這次是殷說的，懶懶的去躺在床上。

午後的短覺是難得享受的，振和我睡了。把那條從小弟弟處分出來的被摺攏推在角裏。深藍色的被，估不出牠有幾月幾年不會洗了，發散着說不出的氣味兒，我受不住。晚上涼，也只能拉到胸上。鼻子塞着，是受了寒，但我不能蓋這被。

疲倦抓住了我，我睡熟了，忘記了一切，忘記了臭虫在吮吸我的血。

醒來，更不知是什麼時候，殷和一個穿黑色西裝說是做教員的楊，二個不在房裏。一個去受審問，殷確是「過堂」去了。

二人都回來了，都帶着笑臉。據他們的經驗，「過堂」後就可以出去了。大家代殷慶賀。

全身癢，我不能更躺下去，跳起來。

殷坐着，等着傳呼的人。郭又用他青年的步伐蹶起來。許多人又入睡了，補足不能睡的晚間。那個愛笑的矮個子，用他的北方音高聲的讀着三國演義。

時間溜過去，天始終是分不出時候的鉛色。到最後一次「希望」來的時候，才知已是黃昏了。殷的希望還沒有來。

立在門邊，他問開門讓飯拿進來的警察，他是不是還有希望：「先生，我已過了堂呢！」

「快啦！總該——我也是不知道的呀……其實誰不明白。這裏一號和三號兩間是都應該出去的。」

我想起了二句話，想安慰殷，但沒有說出：

「把希望放在明天吧！」

「明天是永遠不會完的！」

天色看得出是更暗下去了，燈早就亮了。一天是過去了，應該說。剩下來的夜晚應該是悄靜的，即使不能入睡。

跳上床，理着長衫摺成的枕頭，我對振說：

「昨晚上的哭聲真奇怪！」我始終想說出心中的話。

「奇怪？」不知是誰給我一個反問。

五月中的一天

一封從監獄裏來的信

李

明：首先讓幸運來保佑這封信能落到你的手裏吧！同時告訴你這封信，是用了一雙線襪，一頂冬帽，才賄買了一個老看守偷偷寄出的。讓我再重重的祝福老看守的忠誠，把這封信如願的寄給你吧！一到五月，我們監獄裏半死的奴隸們，是不會因為無力，而就停止戰鬥的，同樣，監獄當局也並不因為我們的桎梏，而就鬆懈他們的戒備。一到五一那天早晨，在我們那兒也正式宣布戒嚴一個月。在戒嚴期內，停止囚犯同外面的親友接見，停止發寄書報信件……不過最使我們難過的，是每天早晨照例二十分鐘的「放風」（室外散步）也取消了；每天兩點鐘大家共同在工場上的「做

工」也取消了。這一來，我們預先約好的在工場上，在散步時紀念五月，就會受到阻礙。不過監獄當局的苛令，並不能禁止我們的憤恨與熱情。經過了幾天隔壁電話（敲着壁頭講話叫打電話）的會商，終於在五、四那天早飯的時候，囚徒們就掀起了反抗的巨浪。首先是天字監囚犯們開始了「罷飯」——不要吃飯！我們要自由！罷飯紀念五月！反對戒嚴令，反對××帝國主義！反對……一片喊聲，一片「起來……」的歌聲，震醒了全監獄的奴隸們。接着地字監，人字監的囚犯們，也像發狂的獸一樣，起了共同的行動。事情一開始不到五分鐘，每一個號子都加上了雙鎖，鐵門上佈置了兩挺機關槍，監房的過道上新添了一排武裝兵士，全監獄頓時成了緊急的戰時狀態。但是這些並沒有嚇退我們。我們儘管肚子餓得發慌，人疲倦得連在臉上賽跑的白風也懶得捉，但我們奮鬥的精神依舊是那樣的抖擻，帶顫的吼聲，悲壯的歌聲，從不會在監房裏斷過。我們知道，在這革命的五月，在世界上，特別是充滿着血與淚的中國，快要被××凌割的中國，我們成千成萬的兄弟姊妹們，正在堅苦的環境中，為着垂亡的祖國，為着被壓迫的民族，流他們最後一點滴的血作救亡的革命運動。因此在中國的土地上，在人間地獄中蓬頭垢面的我們，就大聲疾呼着：「以饑餓來響應五月民族抗爭的行動！」在這兒的大部份青年囚徒們都是為了獻身民族國家，而失掉自由的，他們很慚愧，在這民族抗爭急不容緩的時候，尤其在過去的行動上沒有流足夠的血，他們因此更加英勇的

號召全監獄不願做奴隸的人們起來：「以流血來響應五月民族抗爭的行動！」

我們的饑餓延長了兩天兩夜，我們英勇的青年難友們，在一樣是皮鞭的拷打下，流够了他們的血——在鮮紅的血中，在饑餓的怒吼中，還取得了我們部份的勝利。

最後，我要告訴你一個民族戰士張君悲壯的最後犧牲。張君號一如，他的家早已在九一八的礮聲中摧毀了。他當過工人，當過士兵，還在東北的青紗帳中同敵人作過戰，但他却原來是一個大學生。性情乾脆爽直，在監獄裏，誰也佩服他，誰也信仰他。「大好佬」是他的綽號。他的生到這世界上來，就好像全爲了填監獄的空虛似的，他這次的坐監已經是第三次了。「這世界，青年人不能坐監就是做奴隸！」是他的信念，因此他毫不憂鬱的在三次不同的監獄中，度過了前後足足五個年的光陰。在這次鬥爭中，他是我們最前線的戰士，他是我們行動的輪轉手，也就因爲這樣，「煽動」的罪名就首先落到他的身上。他被調到監獄裏訓育科去問過幾次話，挨的打也比任何一個人多，但他是用「冷笑」「譏諷」「英勇」來回答了「拷打」和「利誘」。最後我們的張君竟因此而吐血發熱，在五月十八那天晚上，在狂叫聲中，完成了他光榮的最後犧牲。當他的死訊一傳到每個青年囚徒們時，哭聲叫聲震響了全監獄。當十九那天，他的屍體由號子裏移到外面停屍場時，我們全監獄的囚徒們，都用了血淚，合唱起悲壯的歌聲向他致最後的敬

禮。而且我們爲了紀念他，在十九那天又絕食了一餐來追悼我們死難的民族戰士張君！

希望你六月初能够來接見我，並且多帶一點書來，書在監獄裏是同生命一樣寶貴的，不管送來是不是能全數收到，但不由我不渴望着。除此以外，在下次來信中，要盡量告訴我，以全民族在五月的抗爭情形。現在的身體並不比以前好，熱天一到更使我担；心在監獄中囚犯的死亡率一到夏天是頂高的，去年一個夏天我們的難友兩百人中死了二十一個，我自然要特別的留心，我知道留着生命還有他更大的意義，除了痔瘡藥非買一點不可外，還希望多少買一點應急的時症藥水來。讓你爲我多受一點累吧。即祝健康

李××上 五月二十日

耶穌升天節

張懷素

今天是耶穌升天節。我們是教會學校，給假一天。升天節是一個可喜的日子，太陽也湊熱鬧，露出了他整個的臉，一早上就滿天紅紅的。

今天有大禮拜，當鐘塔上的大鐘沉重地，莊嚴地一下一下響着的時候，同學們兩個一排地走進了那聖嚴的禮拜堂。到了禮拜堂門口，就可聽見裏面的音樂。抬起頭來，輝煌的十字架迎着你，心自然地肅靜了。十字架在聖台的中央，兩旁瓶裏插着潔白的白蓮

襯着那深青的幔子，給人的感覺是神聖威嚴。三百多人，沒有一點聲息。有的跪下禱告，有的坐着垂了頭默想。牧師披着寬大的白袍，掛了紫色帶子；紫色是象徵快樂，升天節是應該掛紫色帶子的。這時所有的人都站了起來，沒有人說話，沒有人笑，果然是莊嚴。

先唱讚美詩，有低音，有高音。在旁的地方聽來，這歌聲只覺得好聽，在這裏，使人感覺到的是莊嚴。隨後是禱告，念公禱文，聽牧師講道。這位牧師是美國人，講的是生硬的上海話，使人無心聽講，不由得想到旁的地方去。我想到：中國由來是信奉佛教，崇拜神佛。基督教傳入中國，至今祇四五百年，已蔓延及全國。而世界各國基督徒之總數，約佔全球人口三分之一，使人想到此教影響之大。自己是一個無宗教觀念者，家裏信佛，不反對，也不贊成。學校裏所耳濡目染的却是基督教。可是五年來，也並沒有將我改成一个基督徒。佛教和基督教的教旨都是一樣的，為人類謀幸福，一樣的是救濟貧苦和刻苦自己。可是兩教的動機稍稍有不同之處，佛教是為了解脫自己的痛苦，為要懺悔自己的罪過，為要來生而施行善事；基督教的幫助貧苦者的精神確是可佩，雖然他們的目的只是想

入天堂，希望做上帝忠實的兒女。他們一樣的有迷信的地方，跪拜偶像和跪拜十字架還不是一樣的？天堂說和地獄說根本都荒謬得可笑。在我，根本不信有菩薩，不信有耶穌。可是我承認任何教都於人類有益的。有一天，一個同學勸我說：「趕快信教，否則你死後便不得入天堂，將不能得救了。我真不懂你為什麼這樣反對！」

我說：「我並不反對任何教。我常說基督教的宗旨遠在他教之上，值得奉行；但我不一定要做基督徒。天堂我可不信，只要在我死時我回想我的一生沒有虛度。或者為人為己做了一點事業，那時精神能得到安慰就是入了天堂了。佛教的說「來生」更渺茫得可笑。來生，那是比影子還渺茫的東西。所以，我不會做任何教的信徒，而我的上帝或菩薩，就是「良心」——」

我的回憶給紛紛立起來的同學驚醒了。牧師已講完了道，這是預備做第三次禱告。唱了最後一首讚美詩之後，仍兩個人一排在音樂聲中出了禮拜堂。

寫於五月二十一日



海上某處的一堂口素描

陳浩雄作

第

四

編

江

蘇

鎮江的一角

挑殘石

早晨，老天的主意像沒有打定，要晴不晴的樣子，一臉的晦氣色。

一出後門，就看見馬路中間一大堆人，把一輛黃包車圍在裏面。一個三十多歲的女人，穿的是藍條子洋布褂，黑褲子。左手抓住車柄子，右手向車夫指指戳戳的罵。頭上的二刀毛，亂紛紛的披着，小眼睛鼓得多大。車夫楞住沒有動，漆黑的大麻臉，急得泛紅，張着嘴想說話。車上坐了一個老尼姑，頭上戴了黑僧帽，身上披的黑袈裟，沒有門牙的齙嘴，也在那塊動動。一個十二三歲的女孩子，腦後的辮子一甩一甩，眼睛哭得像水葡萄，兩手擦住腰膀子，身子向前俯着。幸虧賣紙烟的王奶奶說——

「又沒有壓壞那裏，讓他走吧！」

「這個傢伙太混賬，看見小孩子跌倒了，還把車子走她身上拖過去——充軍去呀？」這女人的眼睛還是鼓得多大，但是手已放鬆了。

這條南馬路本來就很窄，幾架腳踏車，還能繞着人家牆邊走。一個獨輪車，一面放了大竹筐，裏面裝了些大大小小的空罐子，空瓶，怕分量太輕，還放了一塊大石頭；另一面坐着一個四十歲左右的女人，黑緞子夾襖褲，改組派的脚，一雙青緞子鞋，幫子上撒着綠

葉子的紅花，耳朵上戴一付金絲，頭髮梳的光光的。看看路塞住了，皺着淡淡的眉毛，身上覺得有點不自然。在這輛車子後面，挑糞桶的，挑枝子柴的，挑黃豆糶的，拉黃包車的，推小車的，空手走的一個擠一個地朝這面來，差不多擠到快發炸；這一鬆，才像水一樣的流通了。

最後來的是幾輛運磚的獨輪車。上前的一輛，一個女人在前頭撐，她的長頭髮被汗粘牢了，汗從頭髮中間往下淋。嘴在喘氣，胸口袒着，臉掙得烏紫，一雙大脚，一步一步往前撐。男人在後面推，兩隻胳膊伸得筆直，腰像水蛇，兩道寬眉毛一皺一皺，跟着路的高低用勁。背心上的汗，把那件藍老布褂子浸得像從水裏撈起來，他時刻當心車子往兩邊歪。後面跟的車子，個個也都是這樣。

這條馬路向北，穿過正東路就到武廟。再往橫頭一打彎，就是正在建築中的「新村」。這裏新式的洋房，很有次序的排列着；有的已經完成，有的正在蓋瓦，有的還在砌牆，有的剛挖好牆脚，支起架子；這些小車推來的磚，正是供給這裏用的。

靠近新村這一段馬路，兩面都有楊樹。樹蔭下，有一個蘇州老太婆，背躬的像壽星老，臉皺得像南瓜皮，嘴痛的像雞屁股。據她自己說，今年六十八，還有一個七十二歲的瞎子老頭兒靠她養。她原是提着一籃子蠶豆到處喊——

「油酥蠶豆刮刮叫，又公道；一個銅板小包包，兩個銅板大包包，又香又甜，吃到嘴裏又有味……」叫到末尾的「味」字，總格外

把聲音提重拉長了。在她前後左右，老是圍着一羣瘦精精的窮孩子。今天大約是因為沒有本錢改了業：「討飯！」她站在那裏鼻涕眼淚拖又拖，哭訴着自己的苦，但是沒有人睬。

同老太婆對面的，是一個約摸五十多歲的男瞎子，鼻梁上置豆粒子大小的麻子有好多顆，頭髮囚得像雞毛揮帚，鬍子汗毛長得多深，像個印度人的形相。跪在路邊上，把個頭像雞吃米樣在地下碰着，嘴裏像背書樣的喊着：

「老爺太太：你老人家有眼有光，走的是天堂路；可憐我瞎子無眼無光，走的是地獄門。你老人家，老修陰功活百歲；少修陰功在自身！銀錢不走虛空路，救救我可憐的瞎子窮苦人……」

同瞎子隔不到兩丈路，是一個三十歲左右的年輕人：一張瘦削的臉，兩道烏黑的眉毛，眼睛很神氣，剪的和尙頭；穿了一身灰色的綢襪褲，很新；脚上一雙黃皮鞋，油上的很亮；恭而且敬的坐在黃布篷底下。有幾個鄉下人圍着他的測字攤子：在那攤子上，毛筆、硯台、字卷子、卦筒子、中華民國二十五年通書、萬年曆、空白的命書、白紙條子。硯台盤子上邊，插着一個白紙牌子，上面寫了「代寫書信」四個字。攤子前面圍着一塊大白布，上面寫了「賽臥龍命相：細批終身鴻運一大厚冊，原潤二元，為優待顧客起見，繼續減潤一月，批金不取，僅收紙墨筆費三角，命相一角，相金不取，僅收號金三分，合婚選吉二角」。他臉正對着一個四十多歲的，包了青布包頭的鄉下女人，左手在指子丑寅卯，初一初二初三……；右手的筆在粉板

上畫，嘴裏在問——

「你問財氣？問運氣？」

「問運氣：我家男人，這個月裏可能出門做點小生意？」

他正正經經地，把個頭一搖一擺的往下說。

中飯的時候，太陽在同雲打架：這個剛一伸出頭，那個趕緊抓進去，弄成悶熱得要死。到了下午，太陽到底打輸了，躲起來，天氣更外悶得人難受。隨便走出老南門，經過更樓巷：這裏有着稀稀的舊式人家，房子雖是瓦屋，但是很矮，沒有店舖。順着一條舊時的石塊子的路邊，有好幾家門口，晾着還沒有晒乾的藥草，幾個女人，正給剛挖來的生藥草往邊頭晾；另外放着各種種田的傢伙，男人女人，皮色全是黝黑，肌肉都很發達，穿着只有大半截的很長很寬的衣裳，臉上現着誠懇醇厚的表情，一看就知道是吃苦耐勞的生產者。不覺得使我想：這裏才有「國粹」！

意想不到的事是：在這樣古老的地方，窄狹的路上，忽然來了汽車的吼聲。各家的門裏，都扶老攜幼的，大一陣小一陣跑出來看。一輛小汽車，走到一家門口停住，下來一個武裝同志，同一個穿藍老布褂褲的車夫，問：

「三十二號在那裏？」

好多人同時手一指——

「走這屋拐進去就是。」沒有一個不是很熱情的。

這一日的寺廟

陳述（鎮江）

是個晦暗底天。

吃罷早飯，從南大街向北走，一副副菜擔把個狹隘的街市擠得更仄更小，滿滿緊緊的行人好像比昨天更多了。一隻隻被背着

的布袋，那黃色和「朝山進香」的黑字很顯眼的擠在人潮裏。

多就多着他們那些：背了袋子或提滿了香燭紙錢的老年人；少年人；幼童；男的；女的……

是的，今天是廢曆四月初一。啊，是燒「太平香」的日子。

那些燒香的人們：有的爲了祈福；有的是在困厄的病中向菩薩懇求許願；愈後來燒香的今天便是個「踐諾」的時期了。

燒香的地點倒不限定，凡是當地的廟宇都有資格受燒香的人去敬拜。這麼說，敬香的自然不能敬一廟就算「克盡厥職」的。所以「太平香」又叫「十廟香」，「十廟之「十」」就是衆多之意了。

我走完了那條漫長的擁擠的街道，踏上寬大的中山路，天空也好像擴大了許多。

路上來往的一樣有不少的「香客」，走着的，一輛輛人力車上的。

我默默的想：

「去看看城隍廟裏的熱鬧吧。」

折向東走，沒多遠便到。

廟前石橋下的兩旁聚滿了乞丐，一張張埋在長頭髮下死灰一般的臉，只要「香客」一到，他們便同廁所裏的一羣蒼蠅受着驚似的喧鬧起來，那麼多，那麼討厭！

進了廟門，濃烈的香味衝進鼻管，高不可攀的南北斗菩薩龐然的屹立兩旁，一些拜倒在他脚下的人更顯得渺小了。

再往裏走，爬上一重石階，便是城隍殿。

黑色的鼎裏冒着一團團氤氳的青烟，有時還伸出一些火焰。無數的「消災求福」的人們虔誠的縮着一團跪在偶像面

前。

跪下、磕頭、作揖、站起。又跪下、磕頭……一次，兩次，不厭其煩的

挨次向着屋子裏大大小小的菩薩膜拜。

佛龕前的紅蠟燭輝煌地亮着；香烟繚繞地充滿於整個的空間，菩薩和人的臉似乎都隱沒在一層雲霧裏。

爐裏的香還沒點完，剛來的人又插進了一把；燭簽上的蠟燭才燃了一半，又給另一個插上幾枝。屋裏人氣，香火氣，越過便越強烈起來。

老年人，有許多特地穿着簇新的老衣。●據說這樣在神面前走過一遭，死後魂到甯地，菩薩認得你是敬過香的「善人」，便以優禮相待了。

有些人敬過神之外，另外焚化些紙箱和紙箔，說是「存庫」，算是自己存在其中的錢。

還有許多小孩，穿了花衣長裙，頭上圍着一條黑布，在額前插上枝紙花，一雙小手套在那木製的手拷上，再用鐵索鍊鎖將起來，模樣像個罪犯。這便是我先說的在病中向神許的了，偽裝自己是個罪人，來燒香求菩薩的諒解。小孩子並不懂得什麼，只是做個活傀儡。

我看到那些人們匆匆忙忙的，一批批的去了，又一批批的來了。

感到空氣有點窒悶，我便悻悻的跑出廟門，想到別的廟裏同時一定也有不少的灰色的生命在那裏蠢蠢的動着吧。

在回家的路上，仍然碰到極多的「香客」，有一個氣吁吁的帶着一張小檯，走一步便蹲下來向空磕一個頭。

走了一段，我偶掉轉頭來，還看見那個燒拜香的跪在那裏前進不了許多，我感到有點惘然了！

●預備死時穿的衣裳。

●這叫燒拜香，也是大病時向神許願下來的。

修機室裏

阿榮（鎮江）

修機室是一間光綫比較充足的小房間，靠窗的下面排着一

張長方的大桌子，桌上狼籍着電料和修理應用的器具。

坐在我旁邊的若有一，是一個學生式的年青人，當工作一開始的時候，他老是把那件永遠不願意洗的藍色將變成黑色的工作衣套在長衫的外面，皮鞋咯咯地的走了進來，臉上掛着滑稽的微笑，一坐下來便有很多笑話講給大家聽。

自然，今天不消說他也是這樣的。

「我在×電話局的時候，」他的眼光向各個人的面孔上掃射一回，觀察是否有人注意他的話。「有一個晚上，我們在測量室裏做夜工，那時候外面正括着很大的北風，並且下着很大的雨。」

「真的嗎，後來？」

坐在他對面的一個站起來找擦銅油，順便附和着。他感到從夾說話的環境沒有今天好，他高興地便把手裏擦的話筒蓋子索性放在桌上，一面把弄得黑黑的手指望桌邊輕輕措。

「後來，到下半夜，我們正在燒點心吃，突然來一陣更大的風，打掉窗上二塊玻璃，把爐裏的烟統統望裏面括，竟括進了通樓上總機台線路的洞裏去……」

正說到這裏，門口出現一位工程師。這位工程師長得胖胖，大概營養好的關係，臉色老像春天的桃花一樣。這時笑話立刻停止了，他趕忙裝出忙碌工作的神氣去拿剛才被他放棄在桌上的話筒蓋子。

「這幾部話機是怎麼樣的？」工程師拉着紳士的步伐慢慢

走近桌子邊。

「是用戶拆回來修理的。」跟在屁股後的工頭說着。

工程師走後，若有又活動了，他重新放下沙布和話筒蓋子，站起來打個呵欠，然後再坐下來定一定神。

「天天跑來瞧，這傢伙辦事倒認真！」一個這樣說着。

「一月拿到二百多塊薪水，爲什麼不認真？」另一個這樣說着。

若有仍然繼續他的笑話：

「那個一進總機裏，不是會望前面一個個像蜂窩似的開口嘴吐出來麼？那時把幾個上夜班的司機生嚇得要死，拚命的喊：『總機失火了！總機失火了！……』」

門外又有腳聲了，我們五個人心裏都在默默的研究是不是工程師再跑來，不久，走進來的是一個綫工。

「老陳有事嗎？來幫我做工作！」

「你媽，你還有好事情？」

「不是這樣說，我們是好朋友？哈哈……」

若有立刻讓出一個坐位，自己身子坐得更靠近我的身旁，同時一手去拉他的衣角要他坐下來，一手去搬兩隻鈴子，一匣擦銅油，一塊白布擺在他面前。

「好朋友，我說笑話給你聽！」

若有親熱地的拍拍他的肩頭，他的笑話便開始重複：

「我在×電話局的時候，有一個晚上，我們在測量室裏做夜工，那時候外面正括着很大的北風並且下着很大的雨，後來，到下半夜，我們正在燒點心吃，突然來一陣更大的風，打掉窗上二塊玻璃，把爐裏的烟統統望裏面括，竟括進了通樓上總機台綫路的洞裏去。那烟一進總機裏，不是會望前面一個個像蜂窩似的開口嘴吐出來麼？那時把幾個上夜班的司機生嚇得要死，拚命地的喊：『總機失火了！總機失火了！……』」

他說完了話，有所希望地抬頭去瞧壁上的自鳴鐘，可是短針老是逗留在十一點旁邊，從容不迫地的達，的達，的達……

招考公務員

秀 冬（鎮江）

這天早晨，大約七點半鐘左右，我便走到教育廳的辦公室裏。這科裏共有十七人，但是除去參加軍訓以及因公出差的，祇有十三人，各人都坐在那椅上很沉靜的辦公。一會兒從室外走進一個青年來，年齡約有十六七歲的光景，手裏拿了兩張照片，跑到招考會計員的地方，要報名應考。但是招考簡章上所定的資格很嚴，要大學經濟系或商業專門或高中畢業而服務會計三年以上的人才可應考，這位受過初中教育的青年資格還不夠，後來他要了一份詳章，頹然而廢的走了。後來又有陸續來通訊報名的，還有一位年輕的女郎親自報名，綜計這次招考會計員的名額不過十五人，

而索簡章的人已近千名了，於此可見失業的問題，在目前中國却是一個嚴重的問題。十二點鐘下辦公廳，走到鎮江縣政府面前，看見牆上貼了一張佈告說是招考書記員二名，現在初試錄取十二名榜示於後，還要訂期舉行覆試。考一個書記月薪不過二十元，還要經過兩次考試，可見得謀生是如何的艱難了。下午二時又到辦公室去繼續辦公，到了四點鐘左右，同事于君拿了一張通知單來說定於明天晚上約考試同年聚餐。我想在中國國難時代，農村經濟破產，工商百業凋零，各機關裁員減薪，失業者滿坑滿谷，都希望找出路，應考，但是考取的人，在這種情況之下，也不會有甚麼好的出路呢。

投江的與冒名斂財的 黎守愚（鎮江）

奇怪！今兒一天，竟接連發生了兩件值得使人注意的事情。

談金鵬是過去的一位東北軍官，在九一八後辭職南下，投親覓友均不遇，不料最近又得到他的父母妻子在黑龍江被殺的消息；因此他感到生世的悲哀，環境的惡劣，來到鎮江頓生了厭世的觀念去投江。幸好被當時經過該處的紅船救起送往公安局。我們看了上面這段新聞，誰能不一洒同情淚嗎？談金鵬總還不愧是一個中國的軍人，他不甘在×帝國領導下的傀儡國求生，他抱着他的志向，冒着險，奔到幾千里外的江蘇來，到了江蘇，雖所見一切都

違反了他從前的理想，但我們猜想他若不聽到最近他家裏的噩耗，他一定仍舊在生活的路途上掙扎奮鬥。我們見到談金鵬的遭遇，而想到流落在外鄉的這一類同胞，數目一定是很可驚人的。

陳達三是江蘇鹽城人，冒充着內政部的秘書和中比庚款委員會的職員，跑到鎮江來撞騙錢財。省政府的各機關竟被他騙過有十多個，今早他又大膽的跑到維持治安和富有偵緝常識的公安局去，行騙一個分局長，結果被敗露，被破獲。我們對陳達三雖沒有一洒同情之淚的「淚」，但我們若細細研討，陳達三為什麼冒官斂財，乾脆的話，那還不是爲了麵包問題嗎？

發餉以後

（交通兵）何實圖（鎮江）

早晨點名後，值星官宣佈早操停止，爲的是今日發餉，乘這時間換穿外出服裝。

衆人面上露出一絲笑容，很快的往寢室換衣服去了。

於是寢室裏漾蕩着一陣嘈雜的音波。

「媽的，四月份的餉現在才關！」

「哈，你這傢伙真糊塗，今天才是發三月份餉哩！」

「老李這回你說每人可關多少呢，二塊，三塊？」

「你作夢！那一月關過三塊十二塊錢打八折，除伙食六塊，洗衣費四角，儲蓄金三角，所得稅一角，這月又買了膠鞋袜子毛巾，所

剩至多不過一塊半了。

「媽的，苦了一月，所得不過如此！」

……

沒一刻，着裝完畢了。每人身上一套草綠衣服，二腿捲着草灰呢綁腿，脚登粗糙的棕色牛皮鞋。

早餐完畢，隊長作簡單訓話：

「今天團長親身發餉，各人儀容服裝要特別注意。指甲過長的要剪掉，鈕扣要確實扣好，三角巾不可過高或過低。團長呼名時，答應聲音要洪亮，精神要充分發揚……」

接着，值星官下口令互相整理服裝，然後帶到團部集合場；已有幾隊先在那裏站好了。

預備號剛響，總值星官把隊伍整理好，按着「一二三四……」次序排列。

八時，團長來了，後面跟着幾位隨員。禮儀完畢，發餉典禮開始了。

只見團長凜然坐在右邊一張桌子後面，桌上放着許多名冊，旁邊站着二位軍需。

在我們最前的一班，整齊地橫隊向團長面前移動了。在距離他五六步處立定。由最右一名喊「敬禮」口令，所有人的右手很快的舉到帽簷右邊，眼光凝神注視着團長臉上，等他答禮了，手才放下。

團長打開名冊，喊着：

「邱爲國！」

「有！」聲音特別響亮，右手向上直伸。

「李自強！」

「有！」聲音倒很自然，可是有點低弱了。

團長把他從上而下詳細視望一下，說：

「聲音太低，沒精神，再來——李自強——」

「有！」態度更不自然了。

這樣全班人都點名完畢了；軍需把封好了的褐色紙封遞到各人手裏。（紙封裏面的是餉單、鈔票、郵票。）

受餉者又向團長敬禮，然後往桌子右邊退下。

如此繼續下去，直到十二點鐘，這幕典禮才完畢。

下午，得了偶然的機會，我很輕快的步出森肅的營門了。

在我們這特種職業的人，天天在緊張的空氣中生活着，除掉星期日或其他假日，我們沒有自由時間的。這回意外的得到外出，心裏的愉快不可言喻。

途中邊走邊想着，這幾點鐘該怎樣消磨呢？遊山玩水嗎，這種

閒情逸致早已跟着日子消逝了！想來想去，終想不出好的玩意，最後還是決定上影戲院去。

時候還早，信步到附近書店覽閱雜誌刊物，順便還買西北風一冊。

夥計們向我投射驚異的眼光。

二句鐘回到××戲院，往特等座賣票處掏出一張鈔票。賣票人向我瞪了一眼，懶洋洋的用手指着對面，意思是叫我買二等座票去。

恐怕是自己眼花，我退了一步往台上仔細看，上面却明明寫着：特等座賣票處。

我說：「給我一票。」

「這兒是特等座。」態度怪不耐煩的。

「我買不起特等座嗎！」我聲音有點不平常了。

「三角五分。」他一邊接了我的鈔票，一邊注視着我左胸上的白布符號，然後慢慢地把票和找頭給我。

我憤惱的往裏面走，找到一只適中的座位，低着頭看說明書，其實這時我的心已經跌在另一境域中去了。

我想起了在南京的時候，遭遇到和今天同樣的情形已經不止十次了。記得一次是買鋼筆，一次是買箱子，一次是買牙膏……店員們驕傲的勢利的臉孔還歷歷在目。

我凝注着身上這套襤褸的不適體的草黃色衣服，我了然歷次所以被輕視被侮辱的由來了！

忽然電燈熄滅，黑暗把光明代替了，我這時反而感到一種幽奧的愉悅，好像千萬條含有毒質正在向我投射的眼光也在黑暗中消失了！

大港的一日

楊汝熊（鎮江）

從上海出發，乘長江輪船溯江而上，或者從上海北站搭京滬火車西去，不需多久時候，便很容易的到了鎮江。鎮江是江蘇省的新省會，一切的一切都已改變了舊有的模樣。從鎮江搭姚鎮班小輪船，沿着長江南岸東來，從焦山旁穿過，只須一點半鐘，便到了一個碼頭，那便是大港，是富於新的氣象的一個地方。

大港，在地方行政上說起來，屬於鎮江縣第五區，原是一個典型的封建社會，在這裏，狹隘的街道，矮小的房屋，祠堂的衆多，聚族而居的現象，凡此種種，都可謂宗法社會的遺跡。可是在晚近中國革命運動史上佔有光榮一頁的趙伯先（馨）烈士，便是這大港地方的人，這是很值得國人注目的。

在這裏，現在充滿了新的氣象，因為這裏有一個新的力量，也就是有一個新的期望。這個力量是什麼？便是江蘇省立大港鄉村教育實驗區。這個期望是什麼？便是期望着運用鄉村教育的力量，以改進鄉村社會，以從事鄉村建設，而樹立民族復興的基礎。這個實驗區的工作，已進行兩年多了，現在還在不斷的努力邁進。

在民國二十五年五月二十一日那一天，在大港附近五十方里內各村鎮中，密佈着十五個施教機關在進行他的教育活動。每個施教機關，擔負附近四五个村莊的鄉村教育的責任，有兩位或

三位工作人員在那裏進行各種鄉村事業。每一施教機關的名稱，並不完全一樣，有幾個叫做××生活學校，有幾個叫做××施教所，有幾個叫做××教學處。每一個施教機關，今天至少有兒童班一班，和成人班一班在上課，白天是兒童班上課的時間，晚間是成人班上課的時間，兒童班有二十一班，成人班有十七班，合計學生達二千一百三十一人。他們在普及國民基礎教育的旗幟下努力着。

在離大港西南約三里的東碾生活學校裏，在下午四點鐘的當兒，有十三位保甲長在舉行第四次保甲長會議，實驗區辦事處的如泰和汝熊，及東碾生活學校的實秋等三位先生，一齊列席指導。大家用着誠懇的態度，熱心地方建設的精神，在討論着兩個促進農村生產的問題：一個是發起組織東碾信用生產無限合作社，已經籌集了社股二十二股，打算繼續由保甲長努力勸導鄉民加入，從事池塘養魚及荒山白石開採銷售兩件生產事業，藉使東碾的農民都有飯吃。另一個問題是商議治螟工作如何進行，治螟工作現在已經進行到第二期了，最緊要的事便是除卵捕蛾，經了出席的幾位先生愷切說明螟蟲為害稻作情形及治螟方法後，經一致決議，即日積極進行：（一）由實驗區的各位先生會同各位保甲長，分別前往各村，召集村民開會宣傳；（二）勸導農民常常到自已秧田裏，搜除秧苗上的螟卵；（三）勸導農民每晚在自己的秧田裏，點誘蛾燈，實行誘殺螟蛾；（四）規定五天為宣傳期，五天為實行期，

十天後便實行檢查全部的秧田，如再發現螟蛾螟卵，就公議處罰。這些保甲長熱心公共事業的精神，真够人佩服，到將近黃昏的時候，這個會議，才告終止。

同時，在大港鎮上的民衆會堂裏，也正舉行着港西鎮鎮保長會議，出席的也有十幾個人，大家發起組織港西鎮消費合作社，以改善民衆的生活，鎮長保長們對於合作的興趣，似乎是非常濃厚。實驗區辦事處的振元和二鎮生活學校鎮中施教所的幾位先生，都自始至終，在指導着會議的進行。

參加兩處保甲會議的人，回到辦事處以後，匆匆吃了晚飯，便又動身到另一個鄉村去，那個地方叫做聶家灘，那裏五個村子上，的農家婦女，都經聶家灘生活學校導師們的宣傳勸導，組織了婦女團，今晚舉行成立大會，農村婦女來參加的，老老少少，不下七八十人，濟濟一堂，熱鬧極了。他們每一個人的腦海中，都有一個新的意識，都有一個新的幻想。會開始了，主席報告以後，實驗區的劉主任有一段懇切的訓話，如泰叔丹和汝熊等也都對她們說了幾句鼓勵的話。通過了團章，選出了幹事以後，劉主任還對團員們講了一個「縣長的女婿」的教育故事，大家的興趣更是濃厚到飽和的程度。黑夜中從長江邊摸索着歸來，已是深夜十二時許了。

各校小朋友拔除「鬼麥」的成績，今天已經發表了，共計拔去黑穗九十八萬八千九百四十三株，這個數目還不算小，這樣一來，這裏附近各鄉村麥類的黑穗病，一定可以減少許多，麥子的生

產量或許因此可以增加些哩！

蔡唐鄉養魚合作社已經開始籌備了，據蔡唐生活學校的李先生今天送來的報告，各村籌備員正積極從事徵求社員及招股，打獵戶陳村已由陳君盛願徵得社員四十四人，計四十七股，唐家灣亦由唐君大元徵得社員五十人，計五十股，大概再過一星期，便可以舉行成立大會了。

實驗區所設的實驗農場，今天正在忙着播種棉花，收集除蟲菊，並舉行小麥田間選種。實驗區所設的衛生事務所，今天上午門診看了六十三個病人，下午醫師等分途下鄉，繼續沿戶種痘去了。

第二天（廿二）的早上，約在八點多鐘，各鄉村施教機關的工友，都帶着信袋，到辦事處來換取信袋。各校的導師們，在早操以後，打開了剛剛取來的信袋，趕忙拿出每日情報來看上面的第八條便是：「二十一日全區出席學生數：兒童班一〇三三人，成人班五〇九人，教學團三一三人，合計一八五五人。」

廿五、廿二，於鎮江大港省立鄉村教育實驗區。

報務員在中國

春 光（劉行）

一九三六年五月廿一日，從第一秒鐘起，一個電台的報務員，便開始了黑夜的工作。更深夜靜，人們正在作粉紅色的夢，我悄悄地從溫馨甜蜜的被窩裏掙扎着起來，雖然腦海裏還留戀着春

夢的餘味，但生活的鞭子，却驅策着慵懶的身體，匆匆地洗臉，吃稀飯，鼓起精神，趕到報房，接值零時到六時的夜班。

一踏進報房，便如踏進牢獄；一帶上聽筒，便如帶上鐐銬；做着機械單調的繁忙工作，便如黃牛背着千鈞的重輓……對於職業工作，感覺到乏味；這在被壓迫被剝削的報務員，是普遍化的感覺了，日夜忙着為軍人官僚收發爭權奪利的官電，為銀行商人收發借款辦私貨的商電，那個不發出一「為誰辛苦為誰忙」的疑問呢？

我和伙伴，接管了十四個國際通信的綫路，欣幸着氣候沒有變化，各國電台的訊號，都很好抄收。不過各處訊號的聲調，倒大有區別：舊金山、馬凱、柏林、倫敦、東京，像哼着愉快的歌聲；巴黎、羅馬，像唱着粗野的調子；日內瓦，像吟着很低微的和平詩；莫斯科，像奏着高速度進行曲；馬尼拉、爪哇、香港、西貢、孟買，像吼着悲哀而顫動的怨號；在以太中的無線電波，似乎也表現出帝國主義和殖民地對立，反映出這個世界的各種矛盾！

報房中十六架的機器，有的是美國 RCA 式，有的是法國 SFR 式，有的是英國馬可尼式，有的是德國德律風根式，有的是標準式，有的是分集式，各式各樣，形形色色，黑的、灰的、紅的、褐的，很像開各下彷彿看見侵略電信的帝國主義者羣，在機器的背後，顯現出猙獰可怕的面目！

那班狡猾的洋行公司，勾結着政客買辦，訂一次報務合同，賣一批無線電機，一方的貨色推銷了，剝削到數十百萬的利潤；一方的佣金撈進了，獲得爲國家建設的美名，在這種交相爲利的條件下，半殖民地的國際電信交通，是飛躍地畸形發展；和歐美近東遠東各處通信的電報電話的綫路，是在日益增加；可惜另一方面，帝國主義的電信借款，盤剝着電信的收入；軍電官電拚命的欠費；工商業的不景氣，是無情地打擊着電信界的生命綫；營業日見減少，開支漸感不敷，什麼國際報費的收入，已做了軍政公債的基金；而整個電信界，不得不力行緊縮政策了，我想到這些，便預感到小小報務員的前途，減薪增時，裁調，都必然的來臨，管牠媽的，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鐘吧！

一秒鐘，一秒鐘；一分鐘，一分鐘；一小時，一小時；負着繁重的工

作，挨着沉長的時間，耐着轉轉的飢腸，絞着點滴的腦汁，黑夜工作者，是怎樣熱烈地期待着光明的來到呢？

看見東方的曙色，我的伙伴黃瘦的臉上，浮起半絲的笑容。好容易，鐘敲了六下，我如釋重負地卸交了班，如鳥出籠似的走出報房，吸幾口新鮮的香氣，使昏脹的腦子，冷靜一下。才用着沉重的步子，拖着疲倦的身子，回到家中，如死蟹一樣的躺上床去。

雖然妻子體貼着我一夜的辛勞，想讓我多酣睡一會兒；但幼小天真的兒女們，總不能長久的安靜着。神經衰弱的我，一聽見玩具低微的音響，一看見射入臥室的陽光，便再也不能合眼，九時左

右，昏慵地起來看報了。

當我正在咀嚼大餅油條當早餐的時候，不提防，咳嗽了一聲，房東太太，便抓着機會走來，板起無情的臉孔，照例的噙着，向我討積欠着的房租。我忍聲耐氣地照例的敷衍了一回，說再過四天，廿五號發薪水，一定付清。她走了，我自己倒焦急而懷疑起來：薪水，卅五元，津貼十五元，每個月，花樣多；或者抄錯一個字，罰薪五天，扣了幾元；或者賑災要捐，扣了幾成；還有所得稅，印花稅，體育會捐，進益會費，老是七折八扣，沒有一個月能拿到五十元足數。三月份，我自己病了一禮拜，醫藥費去了廿元，津貼扣了四元；四月份，妻子小產，大病一場，又用了一筆錢；現在，五月份和六月份，又要扣什麼購機祝壽的捐款……；薪給收入有定數，捐稅支出無限制，我什麼時候能付清房租，只有上帝知道！

接到老朱的信，說：「從六月一日起，天津和東京，要直接通報了。無線電機已裝妥，會收發日文的報務員，已陸續調到。此後平津的日僑，可用日文和東京通電報，不必再經上海的國際電台轉遞了……」他還感慨似的說：「上海的國際電台，通東京的綫路，雖然打破了國際通信的規定，也收發日文電報，特別便利了日僑；但總算是國際通信的綫路，現在，天津東京間的綫路，算不算國際通信呢？天津報費的收入，恐怕也和關稅鹽稅一樣的成問題吧……；青島南京開辦報務員日文訓練班，在「陸隣」「提攜」的邦交中，是很需要，可惜我太老了，不然，倒想去學習收發日文電符的技

術，目前可領日文津貼，將來又可保持橡皮飯碗……我讀完了，很替他擔心，小小的報務員，要管什麼電信侵略，飯碗準會敲破！

下午，去看老胡，乾咳更利害，臉色更慘白，據說昨夜夢遺，今天還得起早去值早班。從前他是活潑可愛，小臉很 Handsome，工作又很 smart，大家都愛和「小胡」說笑。但是，短短三年的「榔頭」生涯，不安定的起居，再加上性的苦悶和思想的桎梏，磨煉着他變做老成的肺病者！我想到不久因肺病死了的老祝，勸慰他一回，叫他看醫生去。

回家，晚餐，吃粥。粥後，我的精神振作起來，翻閱永生、世界知識、讀書生活等刊物，很有趣。接着讀了十幾頁的政治經濟學做了一些筆記，我得了一些新知識，才覺得今天的生活，有意義，不虛度。十年沒有間斷過的日記，寫了，快樂地就睡。

我的生活

馬仲殊（棲霞）

只不過五點鐘，天色才亮了不一會，就隨着一大批青年們起身了。

起身之後，只限制二十分鐘要做完應做的事，如洗臉、漱口、摺被等等；要是在床上稍為留連了一忽，要是動作稍為遲鈍了些，那就只好洗了半邊臉，或是刷了一半的牙，聽了鐘聲，又隨着飛鴉似的學生跑上了大操場。

照例地，先繳了一個銅板的救國儲金，於是集合、排隊，向國歌致敬禮，又跟着學生唱什麼「發揚祖國的光輝」的所謂救國歌，又舉手叫着什麼「不要忘却國恥」底宣誓。然後，體育先生喊一聲「預備」，一口氣做完了八節的瑞典操；接起長蛇陣似的再來一個跑步。身體差一些的，或是沒有這經驗的，這跑步確有點吃不消，直到便步走了一大圈，站定了在訓話，還有點喘窒喘窒呢。

就這樣的，這個早操和早會消磨了四十分鐘，離開起身已是一個鐘頭了。這還不算早會之後，還得有半點鐘的潔除，這雖是學生們底事情，我們似乎可以安閒些了，但我們還得要在指派的地點巡視，因此東跑跑，西看看，兩隻腿所用的力也不亞於執掃帚拭抹布呢。

到了這時太陽已高高在上，喝了兩碗稀粥，又準備上課了。這裏上課的情形，也和旁的學校不大同。一課是八十分鐘，沒有經驗的人實在有些不慣，一則是腿容易酸，二則話說得太多，都覺得支不住的吧。我還好，每天只是這末一大段，有的教歷史或算術的，連接來了不折不扣的一百六十分鐘，那是要有特殊訓練的了。

下午呢，先是八十分鐘一大段自由閱讀，我也得去監視。有的人精神不大振作，我得促醒他們，有的人筆記忘敷衍了，我得鞭策他們；因此，自己要藉這時間看點書也是不容易的事。要把我們比着是扮戲，這閱讀就好似文的，清唱的，那末，當然

要有一齣全武行了。

鐘聲一響，我就帶了十幾個小夥子，拿了泥杵，荷了釘耙，直向龍山坡而去。青年們一個個地在幹，我也就不能退後了。太陽愈來愈親熱，親熱到我身上的汗水一般地直淌；同時腰似乎也有點酸了，手也有些發脹了。心底跳動也加快了而有點喘，然而我又怎能一個停止工作呢？於是打起精神，領着青年們唱了「耐得千鍾百鍊，才好任重致遠」底校歌，歌聲完了，又和着他們叫出「抗育抗育」底口號，一種無形底樂意也就消除了肉體底疲倦。

這工作已經做了好些時，我們是要把山坡上的泥沙耙平了蓋下的一個大坑。下面是個山坳，在去年我們將兩面泥沙耙平了蓋起一所房子，又做成高有八尺長有二十多丈的四層平台，如今就來填上一層平台的。徙削的山崖，我們要將泥杵裏的泥石摔到十幾丈下面的深坑，一不小心，會有粉骨碎身之虞呢。然而我們做得慣了，也就蠻不在乎呢。

只不過我做了工之後，再提起筆來改作文，可就有些爲難了。倒不是因爲腰酸骨痛，而是這隻手握住了筆要寫一個字的時候，不自主地發抖，抖到一直或一豎都是些連續的小點子，這是怎麼訓練也沒有效果的。無已只好預備點功課，看看學生的週記。

轉瞬之間，就吃飯了，上自修了。單單靠每天兩小時的工夫，要批改每週一次的兩班都做而超過一百本的作文卷，是怎樣地感到時間偏促呢！因爲一班一班接着的，又不能脫漏，不得不加緊工

作，不過無論開夜車到十一二點，而早晨還得五時起身，還得跑步呢。

這是一日之間的過程。除去暑假期，終年都這樣的。我到這裏，算受過兩年訓練了。我想，這樣在做教員，還不十分多吧！

當然地，有時候一股無名的傷感湧上了心頭，不過，這種傷感能夠到臨，已算是我底欣幸，因爲已經證明我有了餘暇了。

我並不是說我底工作太繁重，生活太清苦；也不羨慕那同學少年多不賤底飛黃騰達，更不敢夢想自己一朝高官厚位底顯闊，只不過我們這樣「幹」了，到底能不能救國，却是一個問題，那就不能不誠惶誠恐的了。

珠湖一日

姚江濱（外首錄）

天真怪清早，這珠湖之濱，倒又括起呼呼的湖風了。整整三個月，的春天，十分之八九的日子，就是春行冬令，加之一個閏三月，釀成如此嚴重的春寒，誰不毛骨悚然！根據過去的經驗，現在理應是單衫上身，可是我們還非穿着一件夾大衣不行。

太陽才從那萬重雲間吐露出來的時候，斑鳩就唱着催眠歌；布穀鳥帶着詩意從空中一聲兩聲的掠過；一切都是嘹亮的，有初眠方醒的那種情味。那隔壁的小孩兒，又哭了，像是爲了一件什麼極小的事件，要鬧得天翻地覆；原來因爲那面黃肌瘦的媽哄不住

他的嘴，在那竹籬茅舍的前面施行「打的教育。」

不幸得很！那君竟為肺病到了第三期，在六點鐘的辰光，就被他那兩個急催的電報喚來的父兄扶病返里了。我為之黯然！不曉得是誰家死了人！界首街又是一批一批的和尙道士在敲呀吹的了，一次兩次……莫明其妙得很！

碧霞宮的附近，還是那一伙人在那裏打了場子在玩傀儡戲。那裏充滿着低級社會的形形色色，也是一班小人物活躍的機會，在鑼鼓聲裏夾雜着人的笑語，人頭擠，却是盛大的游藝場。這裏的傀儡戲，和我那濱江小邑的故鄉的傀儡戲有點不同：這裏台上的木頭人兒的活動，都是有引線的，大概就是所謂「懸絲傀儡戲」；而故鄉的呢，台上木頭人兒的活躍，是直接由幕裏的人舞動的。實在要比故鄉的傀儡戲來得巧妙，有趣。你一走進去，如果不是細細的留心，那藏在台後面的人，是不大容易露出他底細的。因為這關係着的線索，是那麼細細的，你是不會怎樣看出蛛絲馬跡的；尤其是那些離台子遠遠的鄉老。

現在的世界，現在的社會，舞木頭人兒的角色是不少；而無靈魂的傀儡尤多。

走過太平街，看見那四九子在洪源門口爲了討錢不順釘刀了。王老闆有點兒不耐煩——每天呆在這時候光顧，給了他一個不好的臉色；而四九子不理不睬，只是拚命的吹着那兩頭紮着紅布的號筒，嘴那在咕咚着——

「人爲生死，鳥爲食亡。」

沒辦法！等到十字街口的警察來干涉的時候，他只是情願把他關到公安局去；不然的話，今天定要定討個銅子。

在無可如何的當中，王家老闆奶奶摔了一個銅板在石頭上，狠聲斷氣的在叫：

「你這東西，派這樣惡討啊？這世裏這樣，到那世還不曉得過什麼日子呢！」

四九子他還有理由，一面拾着銅子，一面在分辯：

「不惡討不惡討！那簡直世上的叫化子不要過世上就沒有行好的人！」

真是啼笑皆非！我和老葉走了。

那個小孩兒不曉得是誰家的，偷了人家半籃子青蠶豆筴，在奔；後面追着一個泥腿，手裏拿着一根青竹子，跑着罵着，終於在大茅廁那邊轉過彎溜了。

五日的風，老早吹來了陣陣的血腥，這個月份裏，恥辱上加憤恨，河痛中又加激勵，在許多恥辱的迷濛中，自然總有相當的叫響和興奮！師二師三的同學預備在「五卅」紀念日，借城隍廟的戲台子公演復仇逃兵奸細五三之夜，家敗人亡，殺敵之孝，這次總想比過去的救國的宣傳有更大的收穫。今天下午五時在音樂部作第二次預演，山飛先生導演。

脫稿了的出賣了的兒女和期待，統統在下午寄出。

因雨，下旗的時候早一些，立正敬禮的人要算今天最多。——
遊公園的人。

吃過晚飯，又是一次「警備訓練」，因為戒嚴的兩中隊，工作實在緊張，所以在校外的一中隊敵人，一個都沒能進來，是神氣！

黃昏時候，擰雀籠子的朋友，還是一批一批在遊這碧枝垂倒的綠楊路和惠農路。

夜間，是個陰霾的天氣，下着濛濛的牛毛雨，悶鬱的氣息，塞住每個人的心。

——錄自二五，五，二一，日記。——

五月二十一日 的蘇州

邵家天（蘇州）

時間毫無猶豫地流過來，悄悄地踏到了「五月二十一日」的
第一個鐘頭。

太湖靜靜的蹲在黑暗裏，泛起微弱的墨色的浪頭，散開去，舐着岸泥，舐着蘆葦的根脚。靠湖的東北，那是屬於蘇州的區域了。

今天，不能例外，鑼聲起伏地響着，有時，爆裂出一兩聲激越的槍聲。究竟是土匪開的，還是農民開的，這可不容易調查。不過，農民在敲鑼，那是毫無疑義的。

這裏有一簇密密的房屋，——是一個大鎮市吧？是的，叫黃埭鎮。他們——這裏的人民——又給一種嚴重的恐怖所襲擊了。

幾個農民搖着一條船，從五里外的金山涇過來，他們向區公所報告說：有十餘艘匪船在漕河裏出沒，預備搶掠。那時已是昨天二十二點鐘了。這件事延展到今天。

今天第一個鐘頭，——在深夜。當地的公安局已會同了保安隊出發搜勦了。在使人冷戰的夜色裏度過了幾個鐘頭，一點也沒有動靜。而天已明亮了。他們像已經盡了一件大的責任樣的回到鎮上，於是他們決定了一「鄉民誤會」——這個斷語來向各方面宣佈。有人引證地說：在漕河裏出沒的是城裏密派的三艘巡船。

爲了匪氣的梟張，爲了要阻止太湖內匪船的駛入。黃埭鎮倪灣鄉鄉民，他們開始自動把那條毗連漕河的馬王橋支河堵塞起來，聲言俟土匪肅清之後再行開浚。事前他們並沒有得到政府的命令或援助。

在蘇州城裏的牆壁上，有兩張出演話劇的海報同時出現在路人的視線中。蘇州唯一電影業蘇州製片廠，組織了一個定名新劇社的劇團，今天借大光明戲院第一次在蘇公演。那兩張海報上載着兩個劇目：今天出演的是國民與義務，由魏魏導演，明天演出的是委曲求全，由韋布導演。這天演了兩場戲，賣了九十幾塊錢票子，還同戲院三七拆賬。座價很低，祇賣一角，二角，三角。

今天，各戲院的負責人給縣黨部召去開談話會，是爲了最近興動全國的購機祝壽這件事。他們決議了電影院指定某一日，開映某一部片子，所售票價，全數捐作購機之用。平劇院指定某一日

的日場票價。

同時，人力車夫賃業公會，爲了這件事，擬定每一車照派了五分大洋的負擔。

在追悼胡漢民籌備會議席上，他們用憐惜的語句，說明了追悼會的重要意義和必要性，再決定了一個日子（本月二十六日）決定各娛樂場所須再停業一天。

同在這一天，上海日本僑民所組織的上海地方產業視察團團員十五人，在九點二十七分到達了蘇州，這時，蘇州各機關離開始辦公已一點二十七分鐘了。一般受軍事訓練的公務員，今天輪着術科，這時他們已散了隊回到各人的辦公處去，同平常一樣。這一行團員非常自由地，攜帶了鏡箱之類的物件游覽了城內外許多名勝的地方，然後在十五點鐘乘上行車離開了蘇州。

在十點鐘光景，閩門外的馬車夫發生了一次很大的騷動。一輛從常熟方面駛來的長途汽車，幾乎和一輛馬車相撞起來，那個汽車夫幸虧將機煞得快，立刻就停了，沒有發生危險，但是他還要繼續的做一件危險的事。他說一口上海話，用一支木棍將那個叫孫德昌的馬車夫擊傷了，許多馬夫立刻圍聚上來，預備圍毆他，把車照都擄去，幾乎把車子都搗毀了。他們並沒有實現這件事，不過他們却一樣的咒恨汽車。

這天蘇州的地方法院和高法院，審理了六十一件案子。中間三十二件是刑事，八件却是強盜。民事中有十三件是關於款項問

題的。

最奇怪的，但也可說不奇怪的。同樣一件消息，而且是非常容易調查的，上海的報紙和蘇州的報紙竟登載得完全相反了。這是什麼緣故呢？上海報紙的標題是：

顧竹軒被控吸烟案

檢驗未發現煙癮

但是蘇州的報紙是這樣登載着的：

檢驗顧竹軒有

陽性反應

在今天發生了兩起自殺事件，都是投水的，——但是都被救活了。一個是二十二歲的青年，先前曾經一度失業，現在是一個織綢廠的織工，他因爲懼怕失業而自殺，但是給救活了。另一個已有四十餘歲了，他叫馬季康，在齊門外蘇崑路旁的洋涇塘岸上躍到河裏。但也給救活了。這時已二十一點鐘，天昏暗得非常濃重了。

同在這時候，閩門外發生了一件盜劫行爲，一個叫張才生的小流氓，攫取了一個小孩子耳朵上的金耳環，但立刻就給警察抓了回來，送進了公安局。

今晚有六百一十個運動員預備早些入睡，他們充滿了勝利的幻想和希望，因爲明天將要在東吳大學舉行他們的全蘇運動會。比賽的項目和運動員在今天才準確地排定了，各個籌備人員到今天才算結束了一個過程，待等明天的最後結果。

參加這次運動會的單位有二十二個，中間有四個是業餘團體。六百十一人中，有五百十四個是蘇州的學生。

夜是漸漸的拖上來了，「二十一」這一天也很快的過到最後一個鐘點。有許多公娼，偷偷的跑進了旅館——實在政府是禁止的，有的在馬路上散着步。

在鄉下，太湖邊上的村鎮，鑼聲和槍聲一點不奇從地響着。直松北鄉的農民一樣也準備着，因為明天將必有一個要求當局發給種籽的鬧荒運動，他們將要鳴鑼然後湧到鎮上。然後再接受了警察和保安隊的彈壓，追和委員的「勸告」。這些都是在預料之中的事罷？

黑暗掩得更緊了，夜在怒吼着。

集訓之一日

錢樂華（蘇州）

在華北防共協定聲中，我們被送入了集中營。到今天，已整整十天過去了。在這十天中，我們過着「軍人」生活。因為是「軍人」生活，所以不許輕易走出「營房」一步，雜誌是不許看的，日報也祇限定幾種，連立報也在禁止之列……我們是和現社會活生生的隔開了！

這種訓練據說是爲了「犧牲小我」以「服從領袖」而「復興民族」的。但是，自中隊長，大隊長，以至隊長，屢次的訓話中，連

「帝國主義這一個完整的名詞都聽不到的。好像不講給我們聽了就會使我們忘懷似的。然而我還沒有忘記，在入營之日，報上用大字登載着推行廣田三原則第二步曲，好似對我們「善意志告」似的。

到今天第十一天，我們又奉令忙着整理行裝，預備從蘇州開拔到南京去「聆訓」了。大家是忙碌着，因為命令是不能違的。然而幾百張不同的面孔顯出了幾百顆不同的心。

從早忙到晚，沒有過一刻鐘的休息。新的命令往往是取消一小時以前所發的結果是寢室中打掃得清潔清潔。「內務」是弄得整齊齊了。身上的軍服換上了一套新的——在發這命令一小時之前還是要穿舊的，因此，衣服上的符號等東西又要重新打過。白的符號換了紅的，我始終沒有明白爲了什麼。乾糧袋水壺和軍毯交差的掛在兩肩，水杯面巾掛在下面。腰中束上一條皮帶，位置必定要在軍服的末了兩個扣子之間。短褲下面露出一段曬黑了的肉，再下面就是三個花白綁腿。腳上換上了一雙布襪子，着上了草鞋。但手上却是雪白的手套。

在暮色蒼茫中，我用了上述的行軍姿態出發到蘇州火車站。沿途唱着分不辨「敵乎友乎」的歌。

到車站已將九時，在站外的歡呼聲中，送走了先出發的中學部。他們坐的是貨車，我們幸而是大學生，所以政府對我們特別客氣，請我們坐了三四等客車。

在車站上休息時，我在歌聲中匆匆的寫了一封信。在信末我註上了如下的一段話：「在一百十四天前，我們也有許多同學坐着「專車」原來我們「上海各大中」救國宣傳團」從上海冒着風雪，步行了一星期才到蘇州，但在蘇州睡了一晚，就被特地開來的憲兵押到火車站，並且「合法」的挨打了，兩個挾一個挾上了「專車」直駛江灣。」

信寫完不久，「聆訓專車」已經調好，命令下來，隨即上車。

我們都安安穩穩的睡着。睡得確安穩，因為用不着擔心軌道被人掘去，或者龍頭中的水被人放掉。並且車子開得很快，不像復旦的請願車子那樣從上海開到無錫要費四日四夜，沿途還要「非法」的修理軌道。

我這樣安安穩穩的睡過了這天的第二十四點鐘。

●「內務」是指營中整理行李。不照規定形式整理就是違反命令或紀律。這東西整理起來極麻煩，每每要費半小時。然而據說這是「修身」之道，自然也就是「齊家治國平天下」之始了。但是也有不「自愛」的同學，因為操得太苦了故意把內務弄壞，以便「禁閉」幾天，休息休息。「禁閉」就是坐黑房子，是營中最重的刑罰。

集訓日記一頁

沈 汎（蘇州）

——生耳朵嗎，我吹了多少聲叫子了！

——我聽見。

——那末，不出去集合，還躺着幹嗎？

——我不舒服。頭很痛，身體發熱，火燙燙的，昨夜沒好好睡。

——啞！啞！糟不糟，你看，內務都不整理好該死，該死！

——是呀！我想請假去看看醫生，回頭要躺，所以……

——不行！現在七點多鐘，看病的時間沒到。

——什麼時候才到呢？

——什麼時候？不知道！十二點半到一點半，告訴你，這是規定的看病時間。

的看病時間。

——這……怎麼辦呢？現在……

——什麼？辦不辦，趕快準備出操！

——我……我不能啦……

——不管！

——不管？假使現在我快斷氣了，也要出操……

——軍隊裏是沒有理由講的，趕快整理內務……

——呆什麼趕快，趕快！

——豬東西，還等動手不成？這樣不自愛的！……

二

在值星官兇惡的催逼和盡情的侮辱的情形下，我不得不勉強打起僅有的精神，手指顫慄地整理好內務，排隊出操！

做的科目：是持槍不動姿勢和行進間的跪下臥倒。

我老是繃起眉頭，苦着臉。下意識地咬咬牙齒，下意識地輕輕嘆口氣！兩個肩頭像壓着萬斤重担感到極度的酸痛和疲乏。身子是那麽軟弱無力，彷彿這時地心吸力的作用對我特別大。稍息的時候，我把槍尖支住腋下，頭傾着，一腿伸出微曲着。

劈！

突然，我覺得右肩上一陣劇烈的痛。氣忿地掉轉頭，值星官睜大發光的眼睛衝我盯視。害怕地討厭地恨恨躲過臉，心却跳動了！

——哼！真是……大家都說你們是最有希望的分子，是未來國家的主人翁，社會的柱石。像現在這種樣子啊！操作了一小時，稍息着就灣腰突肚的站都站不住，拿槍支起來……舒服嗎？我真爲中國的前途悲觀啦！……

——值星官，他身子不爽快。旁邊一位同學不平地替我這麼解釋。

——我曉得，一個青年人生點小毛病，算什麼？

——我的心窩充滿怒火，重重噓一口氣！

於是，我沉思地想到了這兒，身體反會一天天壞。這是有原因的，時常吃生米飯。六人一桌，四隻菜，又蹩脚，又少，而且一碗是湯。雖說兩葷兩素，葷的和素的叫我真分別不出來。早餐是稀飯，有時薄得像湯；小菜比中飯晚飯的更壞。是些醬瓜，鹽薑，鹹菜……之類，每餐是這幾樣，而且少得一點點，僅僅遮蓋了碗底。有時一碗稀飯沒用好，小菜早光光的了。所以每天早上出了二點鐘的操回來，肚皮總不懂事的轆轆地叫。（這時到吃中飯，還要上兩點鐘的學科。）在有錢的朋友，是不成問題的。這裏有飲食部，蝦仁麵，蝦腰麵，火腿麵，燒鴨麵，排骨麵……；蛋麵包，洋炊糕，餃子，油包……；咖啡糖，可可糖，玫瑰糖，檸檬糖，椰子糖，橘子糖……；簡直說不清楚。當下課休息的十分鐘裏，儘可大吃一頓。然而在窮小子的我，就「那個」了。兩點鐘的學科老在倦怠飢餓的狀態中困難地熬過。有時真個餓得幾乎睜不開眼，腦子沉沉發暈，才從朋友的手裏，借五個銅子，買一包小小的花生米來充充餓。這裏「花生米」算是最便宜的貨色。除了這，別的起碼二十銅子或一毛大洋以上的。那時，我的眼睛這麽羞怯似的低沉着，拿了花生米匆匆溜出飲食部的門，在講堂的角落裏靠牆來吃。因爲我不高興看那批架起腿搶般地吞麵，和衣櫃台周圍嚼糖菓的同學啊！

吃中飯了，像飢餓了好幾天的災民般，貪婪地囫圇吞。緊緊捧

住飯碗，緊緊拿着筷子，一口飯送到嘴。馬上去挾小菜，飯菜在嘴裏用舌頭慌忙地拌了拌，嚼的吞下。有時因吃得太快了，噎住喉嚨，呼吸起了迫促，感覺着難忍的隱隱的痛。慢慢地慢慢地伸伸頸子，一面勺湯來潤。每餐吃飯都這樣搶着，有時仍吃不飽。

照規定九時睡，五時起身。因為日裏的操作過於疲倦了，躺下腰像刺了樣痛，腦子胡思亂想得慌，不到九點半十點十一點是不能跑進夢境的。不但我這樣，大多數的同學都犯這毛病。起身到升旗，中間隔二十分鐘。所做的工作，是整理內務，洗臉，大小便……這幾項工作中，整理內務頂費時間。被褥的四邊要那麼平平整整的，四角要那麼方方正正的，床下面的箱子和鞋子要那麼放的整整齊齊的，一點兒不許苟且。我們的動作還不能做到這個要求，所以最遲四點半都起來。也有四點或四點不到點就起來整理內務。內務整理得好，星期日有賞，可以在外面多玩一個或兩個鐘頭，看成績的好壞而定。比方普通在星期日晚六點鐘一定要回營，內務成績好的可以在外邊玩到七點或八點鐘回來。不好的呢？要罰。禁足半天或一天。或者抄筆記，或者釘符號。種種惡作劇的處罰，使你要命！這麼來，睡眠的時間平均在七點鐘左右，有時還不足。在青年血旺的我們，怎麼會够呢？

三

我被處罰「兩腿分彎」，「兩手握拳向上伸，兩腿分灣，腰挺直，兩脚跟點起，這樣站三十分鐘。值星官看着表監視在傍邊。寢室門

外，通寢室門的走道上，同學們一堆堆簇聚着。我聽見有的在嘻嘻地輕聲笑。似乎在笑我這樣子好玩；有的低聲說什麼，彷彿表示同情我。值星官警戒地向同學們宣佈集合的重要性：一聽到號聲，無論在什麼地方，在做什麼事情，都得丟了跑，這就是命令，你要是不到或遲到，就是違抗命令……

漸漸，我覺得小腿和膝蓋酸溜溜起來，而且微微顫抖着。但我的心更顫抖得厲害。昨晚吃過夜飯，肚子便一陣緊一陣痛，還咕咕的叫。我知道肚子壞了，急急到廁所大便。這是吃生米飯和不乾淨的沒有沸滾的開水的緣故。昨夜就連續吐瀉了幾次。今早集合號明明聽到，但叫我怎麼樣呢？爲了這個，趕不到剛才發草鞋的集合，難道就不可原諒？況且值星官是知道我身子不好的呢……

我不曉得已經站了多少分鐘。只覺手，肩，膝蓋，腳趾，發瘋地打戰，麻木地酸痛。每個細胞，像被銳利的刀尖用勁地割割着。我覺得眼眶酸辣地痛，濕漉漉地擠滿淚。兩道小河樣的水流暖烘烘地燙着臉皮的表層。

我失去知覺，仆倒地上。

當醒來的時候，我躺床上。身子像埋在猛烈的火焰中般發熱，頭腦昏昏沉沉的。寢室裏填滿深深的黑暗。只從窗縫裏透進幾點白幌幌的光影。凝神靜聽一會，周遭悄悄地，知道同學們在講堂上自修。

五月念一日的觀感

王知夏 蘇州

「出路出路」抱着這麼的一顆心，吃過晝飯，剝下那件破舊骯髒的衣服，換上件較像樣點的，把頭髮理了理……踏出門外。

穿過一條條的街巷，到處看見的是「新生活運動」標語：「剷除惡習慣，實行新生活」，沒有一家門口沒有，我一看見「新生活」三個字，就要連想起「臉要乾淨」，「頭髮要梳理」……對於這些我都一一照辦了，因為今天有着天大的事情去幹呢？

但這些對於我原沒有什麼新惠，「飯」才是我刻刻不忘的，所以就開始今天應該怎麼，才能如願以償的思想了：

「到了那邊怎麼說呢……」

終找不到要從那裏說起。

「××伯……××伯……」

雖想出了一個××伯，然而再也想不出下面應該接續些什麼話，倒弄得頭脹腦昏起來。

「嚇」一輛黃包車從後面趕上來，給它嚇了一跳，暫時清醒起來，趕快避讓，但不多時，又復回故態，腦昏了，眼了，作痛了。

「××伯……」心中氣憤得要裂開來的樣子：「崇……老……」

伯……咳」

自己也莫明其妙，怎地會唱起「蘇三起解」中的「崇老伯」

來，「嗤」的一聲自己覺得好笑，但是急促地，並且立刻又回到我痛苦……沉長的思想中去了。

拙政園走過了，奉直會館的廣場就走進我的眼中，給熱烈的陽光照得只是一片白色。照牆上遠遠地寫着幾個斗大的紅字：「對國事抱冷靜態度者是涼血動物」下面署着六十七師製。這還是「一·二八」的遺蹟，然而快要剝落了，「一·二八」的精神！

「本來……現在你見了嗎？華北走私……毆傷關員……紗廠大受影響……還是去托別人吧！這是某親戚的話，現在又想起了。

「是呀！我不覺得喊了起來：「誰能不管國事呢？」

但當我看見另外一面民衆教育館製的清新的標語時，只好苦笑了；它說：「中華民國的公民應該要有快樂的精神。」天哪！我怎麼快樂得出呢？

「努力實行新生活運動，垃圾倒在桶裏」的標語又出現在眼前了，當我走過舊學前民教館時，我疑心我是立在垃圾桶旁呢。

旗幟飄揚，好熱鬧呀！觀前街在我眼前了。首先引我注意的是「大犧牲」「大拍賣」等招紙，隨便什麼角落裏都看得見，和一連二的關着的排門，關着的排門上除了必定有的「新生活」標語外，都貼着減價召租的紙條。聽說房租是減了又減，商品的價格也大有不顧血本的趨勢，然而不景氣却一天深化一天。

前幾天走過觀西一家先始商場，門口貼了塊召盤的招牌，然而今天所見的，叫我呆了半天：門口橫七豎八地放着七塊大大小小的牌子，上面紅紅綠綠地標着：「本場全部關店大拍賣」、「本場不顧血本關店出清」、「市面不景氣關店拍賣」、「志在從速束清不顧血本」、「最後犧牲」等大致相同的廣告。原來召不到受盤的而實行關店了。

觀前街上除了「大減價」的旗幟隨處可見外，還有憲兵第六團製的新生活標語，一塊塊的藍底白字的木牌子，釘在電綫木桿上。讓我背些出來：「鈕要扣好」、「帽子要戴正」、「眼睛要向前正視」、「行坐要正直」、「要嗽口洗頭」、「婚喪喜事要節儉」、「手要洗乾淨」、「說話要信實」、「行路不要吃東西」……好了，飯也快沒有吃了，還背它做甚？

本想快趕到目的地去，但在觀前街所見，叫我冷心起來，我真不敢斷定是不是仍舊空跑，所以順便灣進青年會弄口的一家雜誌攤望望。

雜誌種類很多，無綫電刊物，幽默的文章，把電影明星當做研究對象的電影雜誌……都有，那使年輕人看了面紅耳赤的「健美」、「春色」更是少不得地攤在最惹眼的地方。漢口理論嗎？官冕皇地擺着呢！其餘的大約被視為「反動」而檢去了，只有那因為內容有什麼「民族自由解放」等危害民國的字樣而被雜誌公司老闆一度不敢販賣的「永生」在檢查先生的眼鏡

下，當作基督徒的刊物而幸免了的。還佔了一席。

「婦女生活有嗎？」在金城雜誌公司聽見有人問。

「沒有！」

「嘿！昨天纔來買過有的呢？」

「昨天有，今天給縣黨部檢去了。」

這，我也並不覺得希奇，那是早已有之。在外馬路一些電綫桿上，「愛國先從愛用國貨起」等等，早給誰全塗抹成一片藍色，現在只是「手要洗乾淨」呀！「居家要清靜」呀！……

××巷已在眼前，不多幾步就是我的目的地。到了門口我個有點胆小不敢進去了。然而怎樣呢？爲着肚子與餓，硬着頭皮走進去聽了這麼一套：

「……你看多數商家不是裁員便是減薪，或者竟是關門大吉……叫我怎麼開得出口。」一遍二遍……

「我怎麼開得出口？」我在回來途中想：「那叫我怎麼辦呢？」

長生廬裏

陳峰（蘇州）

早上五點鐘，張老老的咳嗽聲已經開始了，這個，對於我簡直是一種威脅，他叫你不能再好意思安心躺下去，不得不起身掃地、磨墨，以及搬錢盆，鋪當簿了。

尤其是今天，買包客人。說定今天來的，他張老老自己，也的確應該早些起身，打點司務們把關帝廳上的檯檯茶几的搬一個干淨，好叫大小包鋪展得開。

櫃檯裏的事——搬錢盆鋪當簿等等做開，他老人家已經在關帝廳上吸水烟了，他好像匆忙的很，含糊地揩了把面，就手把頭湊倒面盆裏去，喝了口洗臉水，「囁囁」地嗽了嗽口，隨即又吐到了面盆裏，這麼着重復了三次，於是把面巾揩揩嘴，匆匆地去叫阿二來搬櫃子櫈子了。

當我跑過去吃早飯時，便給他瞧見了，於是：

「三官，今天你跟祥寶在櫃台裏，不用到裏邊來，反正裏邊已有其寶他們五個了。快些吃早飯罷。馬上開門了！」

「唔。」我用了最快的速度吃完了三碗粥，便立刻去開那厚重的大門。

進來的是幾個烟館夥計，他們全是烟鬼的「經紀人」，很少有存箱貨的，不是短褂褲就是一把錫茶壺，他們雖然天天來，可是我們誰都不歡迎，全是二角三角的戶頭，而且小短褂是髒得驚人。有時候還帶着溫熱的臭氣，白蟲在上面「出會」般地跑來跑去。

過後來了幾個「水上公安」把灰布的號褲朝櫃上一拋：

「四毛！」

「怎麼？昨天還接到公事呢，這些個不能當啊？兩毛罷。」墨生

先生向他假癡假呆地。

「他媽的，四個半月沒關餉了，不當！不當吃個鳥！操他妹子的，——三毛罷！」

「水上公安」去了，墨生先生瞧瞧牆上的太陽，太陽已經照到了牆腳的階沿上。時光已是上市的時光，而且航船也已到了，可是幹麼鄉莊一個不來呀？

他詫異着，他把右手撐住了下巴，嘻開了嘴，左手的小指甲就往牙齒上細細括着，括呀括的就朝天井里——得——彈了出去。

這麼着他儘彈儘括也覺得乏味起來，他望望厚生先生，厚生先生也跟他一個姿勢，叔蕃先生呢，却把右手的第二第三兩個指頭朝櫃台邊上勃達勃達的敲，是那麼純熟地，兩眼却朝屋角的那塊塵灰滿掛的同治年間的告示木牌出神。

總算來了幾個鄉莊了，都是葑門外塘里來的。滿滿的蕪袋裏並不是裝着皮貨，也沒有從懷裏掏出些黃器來，一大堆只是些布草和銅錫器而已，然而他們對於櫃台先生的「喝價」却都認為「看」的太「低」。

「先生你再看看哪，我們要來贖的呀！又不是賣把你的！」
「朝奉先生你看高點，這幾件衣裳都是身上剝下來的哩，實在是在……！」

可是櫃台先生也實在沒辦法，他們想起了昨天張老老的話：絕貨太多啊！價錢看得低點罷！買包客人又要發閑話了！於是：

「不賣把我絕下來的貨色幾船也載不了哩！買客包人鬼呀！從前賣的加二包，現在八折包①還要看他們的面孔呢——九九歸原是時世枯勿過——能够看高自然多當把你的，別爭了！」於是交易成功了，誠實的鄉人的臉上露着一半原諒，一半不滿足的心情，離開了高高的櫃台。

飯後，買包客人來了，於是裏邊頓時顯得很忙亂，關帝廳上和包房裏充滿了灰塵和紛亂，他們五個，螞蟻搬家似的，把絕貨從包房裏搬運到關帝廳上。於是買包客人一包一包解開來，看裏邊的花色是否跟碼子差不多，要是有個把碼子大了些的，他便得對張老老裝着苦臉說：

「張莘老你看哪，這種包真太「枯」哇！」

「嗯……：：：「榮」的跟「枯」的你扯扯……：：：你扯扯！」

其實他們可搬得直喘氣，短褂褲子全給汗珠浸潮了——他們心裏都在抱怨着，幹麼張老老不派自己在櫃台裏呢！

櫃台裏的確省力多了，共總沒有當滿五十號。照往常，現在當汛裏起碼得當個三百號。上市的時候，櫃台面前起碼站上三層人，就是櫃台先生忙得沒有吃飯的功夫也有過。錢房裏的洋錢連續不斷的添出來，而當下來的皮貨黃器什麼的却來不及朝裏搬。記得我進典那年的立夏節，大家想早關半天門，到塘里去看草台戲，但終於因為當的人太多而沒有看得成——這直到如今還引為憾事的盛況啊！

關門很早，反正開着也沒人來，不到四點鐘就收拾停當了，於是張老老馬上命令我們兩個進去幫忙，一直到吃晚飯才停止。飯後，張老老在關帝廳上跟買包客人談「盤子」。其實他們全出去洗澡了，留我一個在櫃台裏等門，等呀等的便睡着了。出更了，他們才一個個的回來。

〔註〕●就是滿期絕貨的承買人，他們大概是規模較大的衣莊的老板或經手先生。●七角錢以下的當件，我們叫他「小包」；七角錢以上的叫「存箱」，但並不真正把它存在箱裏的，只是一張紙包包罷了。●種田人我們叫作「鄉莊」。●照當價加百分之廿，叫「加二包」；照當價打八折的叫「八折包」。

廿五年五月廿一日蘇州

吳苑與玄妙觀

清 毅（蘇州）

蘇州的大眾聚集所有二：一在茶館，一在玄妙觀，茶館中最大的是吳苑，茶客也特別多；玄妙觀是中下階級的會合場。

纔進吳苑後門，就見門牆上貼着一張字條：「吳苑深處請由此入。」到了裏面，幾個廳中，都坐着人，二個以上坐着談天的最多。一個人獨坐的頗少。獨坐的無以消遣，就費銅元二枚，向報販租一份報看，大約十人中有五個看新聞報，二個看申報，三個看其他的

小型報。商人歡喜新聞報，教育界等歡喜申報及其他大型報紙，穿西裝的學生模樣的人，倒喜歡小型報，私人細事，甚合他們的胃口。

走到說書場，情形更熱鬧。場中坐滿百數十人，台上二人各坐在高墊的靠背椅上，一人彈琵琶，一人彈月琴，彈一陣，唱一回。前面擺一小桌，上放茶壺二把，桌前圍着紅色桌布，中畫一新生活的標語。兩旁寫着：「生於憂患，死於安樂；宴如鴆毒，不可懷也。」台下的聽客，有老有小，有男有女，有的是俯首閉目，細細聆味；有的是喝一口茶吸一枝煙，時俯時仰，逍遙自在；有笑的，又有歎的，各式各樣，實在描不勝描。

走到玄妙觀。一家小攤，招牌是「兄弟商店，上海分此」，門前左右各站一人，藍色長衫，肩上斜掛着紅布條，很像軍隊中的值星官，上有黑字：一為「歡迎參觀」，一為「價廉物美」。二人互相對唱，總是說他們的價廉物美。前面也有七八人站着看，但是不見有進去買。

有一人，手執氣槍，上下徘徊，有時自己拿槍對準標的射一次，標的上有二個紅圈，兩旁寫着：「請諸君來練槍，扶國家，保社稷。」啊！好一個堂而皇之的口號！

「諸君靜靜聽呀！唱個鴉片精。」一個八歲的小孩，頭上剃光，僅僅留着三團頭髮，一團在額上，餘二團在耳上，團髮也有深淺之別；兩眼雙睛，僅見兩個灰白眼珠突出；身上負着一個錢袋，兩手各拿着竹板一對，一邊敲一邊跳，又一邊的唱。四週也圍着十數人，有

說：「小鬼，當心有老槍，請你吃耳光呢！」那小孩回說：「喇喇，勿要緊呀，我是奉着蔣介石的命令，來宣傳戒烟的呀，哈哈！」

又一個台上，站着一男一女，骨瘦如柴，女的卅外年紀，金牙齒，臉上敷了一點胭脂，在唱灘簧，男的裝做一個老太婆，並且架了一個直徑約二寸大的眼鏡，一擺一扭，使台下站着的幾十個工人和店員，笑個不了。

測字攤，說書，賣技，茶攤，鳥籠……色色俱全，也實在描不勝描，記不勝記呵！

催租

索 人（蘇州）

太陽光的影已走到半天井了。

場上人聲噪雜，村狗也無力地吠著。

「你去看呀，阿全今天也要捉得去了！」金根奔來，吃驚的告

訴我。

「這樣忙了，還要拘人麼？」我遲疑地說。

「那個一隻眼的差人說是約賬，」金根認真地說：「催甲現

在這等在小茶館裏，沒有錢，今天一定要人！」

我和他走了出去，阿全嫂也迎面走來，很擔憂的說：

「你倒來了！阿全真作孽，那裏來一個錢？吃也沒有！」

太陽從薄雲裏透射下來，圍在身上，覺得熱灼灼東南風在柳

枝上舞動，逗引窮人的笑，但他們永遠掛着愁臉，村狗在場角上的亂草堆前吠。

人都紛亂地圍聚在小全門口的場上，這一句那一句的都替小全訴苦，懇求。那差人一隻眼皺着一隻眼只是搖頭。嚇嚇的嘲笑聲使人難過而怨恨。我走近了時，他對我說：

「這個都要他自己判催甲那裏去的，老兄，你是明白的。我們做小弟兄的那裏有這種權力。」

我點了點頭。

「可以商量設法，我總肯的？」

他執着新折的細樹條無聊地玩弄着，有時在地上敲撥，有時把牠折成弧形。他穿的長衫敞開，兩肩微聳，灰黃的臉泛着一層被太陽晒成的紅色。到了這時節，他頭上還戴了瓜皮帽。

我走進人叢，小全坐在階沿上，兩肘抵住膝蓋，手掌捧住面頰，俯垂着頭，刺猬樣的頭髮黑而硬。白的破衫子已成醬油色，右肩已從布衫的窟窿間露出，皮膚被日光晒的焦黑。他只是沉默不響。

「到了這個荒蕪時光，怎麼還能還租？」我對差人說，「鄉下到了此時正是最難找錢的時光呢？」

「你去問他自己罷。」他把細樹條挾在左肋下，右手從衣袋裏摸出一匣小仙女的捲煙，燃着了，噴出煙霧，咳嗽，吐了口濃痰，又說道，「他這樣約，那樣約，約到月底——死歷又三月底——他親口說，無論怎樣一定還清。老兄，現在你去問他自己罷。」

「他約到現在的？」

「說盡說絕月底，嚇嚇，今天甚麼日子了？」

我走到小全跟前，人們的視線又移到他身上，都替他擔憂，害怕。我問：

「阿全，你和他們怎樣說的？」

「……」

「自己曉得沒有錢來處，去約他們甚麼？」阿金嫂很猴急，責怪然而憐惜的說：「現在你——」

人們又走攏了許多，差人靠在檐下牆頭，右手指挾着捲煙吸，左手將細樹條在空中急搖，發出呼呼聲音。

「你怎麼和他說的？」

「……」

「你吃也沒有，怎麼能答應還這筆租米錢呢？」

「……」

他像失掉了說話的機能，沉默的可憐，似連氣息也停止了，木然不動。

「阿全真正作孽呀！」著名軟心腸的紅面娘插口說，「前日兩個小孩餓的哭，你就做點好事罷，賽過燒香。」

他不睬理，把煙蒂丟在地上，將腳踏息，又吐了口濃痰，他似心焦的地說道：

「去罷，我沒法回覆的！」

金根見我不能解救，惱怒而且嘲笑地說：

「那麼真叫殺他沒血，剝他沒皮。和金先生說是沒有，和銀先生說也是沒有，現在和你說依舊沒有。把甚麼給你呢！石子裏炸得出油麼？」

「沒有嚇嚇！」

「那麼，你今天錢拿着了走，他只該一張卵在身上！」

「沒有錢人。」

小全打了個寒噤。

紅面娘說：「你要人，不過叫他去吃掉幾碗飯。總要你到金先生那邊去說說，譬如行好事，阿全實在苦楚。你看看——指兩個孩子——如果他去了，剩下這兩個小孩怎麼過活，他的老婆不死，那裏會弄到這樣，他是從來沒有欠過租米的人。是大家知道好人，阿彌陀佛。」

小全這時流淚了，但還是不響。

「你也不用着急，金先生又不是吃人的！你——不做強盜，二不做綁票，不見得將你鎗斃。你不響也不是道理。你儘可挺挺刮刮的說，到麥市時一個小銅錢也不少的。」金根有些不耐煩了，說：「你不敢去，同××一道去。」

「好的，我來同你一道去。」我很沒有把握的說。

「去罷！」

「也——叫——沒——法！」

他站了起來，身體抖擻，嘴脣蒼白，烏瘦的臉上淌着濕漉漉的淚，慚愧恐懼，把面臉立時燒成紫黑色。

我們走了，留着的羣衆團聚成堆，議論紛紛，起了恐慌與騷擾。村狗還在吠着，那隻黃狗聳起背脊，像單峰的路駝，四隻脚併在一起，尾巴伏在股鬢裏，沒有一點威勢，肋骨很清楚的現在外面。終日亂嗅，得不到一些食物。

「汪——汪——汪——」斷續續的在後面低吠。

「一戶眼弄到此時才回來，像你這樣一天只好弄一戶！」才踏進門，那位握有貧農運命的金催甲暴怒地責罵一隻眼差人，把算盤向檯上一碰，算珠悉索作聲。小全躲在差人的背後，欲避催甲的眼鋒，身體抖擻，面色像猪肝，兩手握着一把汗。

差人皺着眼，側倒了頭站在檯邊舉起茶壺，啞啞的喝茶；透了口氣說：「他迸僵在家裏還不肯來呢。」然後用手將茶壺嘴揩抹淨了，賠笑着，燃了一枝捲烟坐下。

我坐在靠壁的檯邊，斜對着金催甲的臨時眼檯。他將茶壺推在一邊，眼包解開，藍地白點的古式圖案的包袱施展在檯上，幾本厚薄不等的賬簿疊然一堆，在那較厚的一本紅綫的簿上翻着，突然抬頭說：

「王小全共欠十八元七角六分。」

「……」

「不要再拖延辰光了，你們總是這樣的，牛皮吊死筋！」

「我——我……」

「拿出來罷，不要再我，我，我點甚麼！」

「我沒有錢。」這錢字的音很低，幾乎不能聽到。

「嘎哨」金備甲聽到了報死的消息，然後以最怒的暴聲說：「那是你不要還了，這樣沒有，那樣沒有，你大約存心想賴掉了。」

我知自己的地位低微，又無財力，雖起說項，必然無效的，但我此時被良心的責備，不能再緘默了：

「金先生，你就再耐心點罷，拖到麥市也沒有多少日子了。」

「嘿」他冷笑一聲，勾形的尖鼻子油亮亮的，播放了眼簿，然後說：「現在金仲賢並非不買××的面情，實在不能再見了。雖然麥市也沒有多久。」

終於無救，小全到底南橋去了。

「到南橋再說。」臨走時，雖然金備甲最後對我說，我明知是欺人的說話，我却堅信着他的誠實。

天氣驟然悶熱；將要下山的太陽，被西天陡起的陣頭雲吞沒，黃昏未臨，黑暗已籠罩了大地。有幾顆星，從雲隙間漏出，很覺孤單，躲進雲中去了。南橋路上沒有人影。惟聽得蝦蟆狂奏牠們的繁音曲。

「不會回來了。」我歎息的自語，感到希望完全破滅。

孩子哭着要爹爹，哄，是這時惟一的辦法，我也說了許多哄話，自覺慚愧；而且我們的哄話中顯露着矛盾。

金洋鈿

程熾虹（蘇州）

是下午的四點多鐘，我帶着我那十歲的孩子元，在一條寬闊的街上跑。陽光斜射在東首的鋪面上。剛卸去厚重袍子的行人顯得非常靈活奮發。

在陽光射不到的人行道上，擠了一叢人，人圈子中間有一個穿了不大體面的西裝，鼻上架一副發暗的金絲邊眼鏡的人，手中拿了幾本紅綠面子的小書，正在指手畫腳的演講着，在他的背後，並不是店面，而像是從沒開過的門。那門上用圖畫釘掛了一張彩色的畫，畫上有二條路，路上全有許多人在朝前面走。一條路的終點，是一座美麗的城市，城上有「天城」二字，在這條路上走的，都是衣衫很體面的人；另一條路的終點，却畫着一堆火，色彩也祇有紅與黑，益顯出恐怖來。這裏也有二個字，「火獄。」在這條路上的人，全是些衣衫襤褸的，旁邊還滿寫着許多「罪惡。」我想像到這是甚麼一回事了。在那幅畫的旁邊，還有一面旗，旗上寫着「××會播道宣傳隊第×組。」

那傳道者一刻沒停的在講着，聽的人也全神貫注的聽，孩子元也要擠進去，我就不得不站住一會。

傳道者手呀脚的全揮動着，臉上脹起了許多青筋，越講越有勁，

「金洋鈔，銅元那末大，金子打的金洋鈔，」沒頭沒腦的幾聲金洋鈔，把我也引得想聽他一個明白——我本來預備站一回讓孩子去看明白不是打彩，也不是賣什麼新奇食品之後，我們馬上就得走的。

傳道者還是一刻不停的講着，手中紅綠封面的小冊子搖呀搖的。

「他（這「他」不知是指誰）做了許多金洋鈔，個個都有銅元那樣大，每個可以值到幾十塊錢。他把這金洋鈔送給別人，送給許多窮人，但是他也有一個條件，就是一定要相信他話的人，他才送，不然他是一定不送的。但是怎樣送呢？他想了一個好辦法：一天早上，他就在一座大橋的塊下——那裏有許多人來來去去，有有錢人，更有窮人。他在那裏拿了一把金洋鈔，大聲的喊：

「誰要買金洋鈔，二個銅板買一個，快來買金洋鈔！」

大家聽了全不信，說他是騙錢的。世界上沒有這樣的傻子，有了金洋鈔自己不用，倒是二個銅板賣給別人。那裏知道是真的金洋鈔呢！他見了大家不買他的金洋鈔，他看見窮人便拉住了誠懇的說：

「這是金洋鈔，二個銅板，你快買去吧！」

但是窮人還不相信他的話，狠狠的對他說：

說：

「快放，有金洋鈔你自己去用吧！不要來騙錢。」他這樣在橋塊下賣了二天金洋鈔，一塊也沒賣掉，他嘆着氣

「窮人沒有福氣……」

於是傳道者吁一口氣，聽的人也吁了一口氣，全在譏笑那些窮人真的沒福氣，怎樣不出二個銅板買塊金洋鈔回去。人叢稍微騷動了一陣，便立刻跟着傳道者的聲浪又鎮靜了，傳道者緊接說：

「到了第三天，他仍舊到橋塊下去叫賣。這時有個小孩子，聽見他在叫賣金洋鈔，那小孩便信了他的話，把買糖果吃的二個銅板買了一塊金洋鈔回去。那小孩的父親，本是吃銀匠店飯的，一看知道是真金，便立刻拿到街上去兌了，得到了四五十塊錢，一家人都很歡喜。後來，那小孩買到真的金洋鈔的事，大家知道了都想去多買幾塊，但是，那賣金洋鈔的，早已不見了。大家都懊悔着先前沒有買！」講到這裏，故事完了，但是他的嘴還不停，很快的又接下去：

「諸位！你們想這些窮人都沒有福氣，不能得到金洋鈔多麼可惜啊！但是，一塊金洋鈔祇值四五十塊錢，吃得完，用得完的，沒有什麼希奇，希奇的倒是這本書。」出於意外的竟說到了書上去，他即刻把一向拿在手裏的紅綠封面小書擎起來，把紅綠封面朝了外面的一圈人，我看到那四個並不大的正楷字：「馬太福音。」

傳道者又接下去說：「這書看通了，真的吃不完，用不完，做兄弟看了這本書，幾十年沒有鬆腳過，這書真是件寶貝，現在也賣二

個銅板……」聽的人全都在聽，一些也沒有懈勁。我因為聽出了個頭尾，便喚孩子走，孩子從人叢中擠出來還不肯走，他躊躇，望望那幾本小書，然後鄭重地問着我：

「我身邊的二個銅板，用牠買這書呢？還是明天帶到學校裏去繳給先生作飛機捐？」

一時我實在沒有話回答他。

二五、五、二一，於蘇州。

菩薩上了身

十 郎（蘇州）

中國人有好許多地方是沿襲着廢物利用的。像今天是五月二十一日，而我們這裏還是沿用早經廢棄了的陰歷。人們的記憶裏祇是閏三月飛快過去，今天是四月初一了。初一和月半，在迷信上是個特殊的日子啊！

我們這裏是一個鎮，有一個祥瑞而風雅的名兒叫甘露。中國的鄉鎮總有一兩所廟宇的，然而我們這裏的廟要比別處的大，要比其他的更有名望；這就是有宏偉建築，管轄到十八圖地盤香煙的烈帝廟。

像通常每月的初一一樣，廟裏又有了頂盛的佛會。全鎮戶戶家家的老太太和娘娘們，鄉村裏的老農婦，放開了吝嗇的手，爲自私的求佑祝福，化去了幾百文錢。佛會裏每一個坐位是賣十四個

銅子的，有好幾百誠心的善女人呀！莫怪廟祝的兒子踱出山門像少爺樣的闊綽了。

今天的佛會使每一個信女不安定，因為像前兩個三月一樣，有一個年青的村婦被菩薩上了身。就爲了前兩次佛會裏菩薩上了她的身，像瘋婦一樣的癡狂，她替代了菩薩唱出許多話來，結果就是現在正忙着的全廟修葺一新。廟裏當然有廟產的，善於管理的人當然知道廟產不够一點用，於是隨緣樂助的黃簿子發出了幾十本。聽說菩薩靈驗，信人多，已經寫到許多了；今天廟裏，確實也快就完工了。在不久的將來，廟裏要舉行一個更大的佛會，是爲了新菩薩的開光。而在這開光大典之後，也在不久的將來，就要賽兩天有名的盛會。菩薩從村婦嘴裏落出了這二件大事，大事的前因是爲了陰界大亂，佛會的人數要增加，賽會要隆盛。每一個信女的心，被恐懼迫成了虔誠，誰也不會想到這村婦瘋狂的作用。

中國人誰都在曠窮，然而對於迷信却向例是慷慨的。本來這廟裏的菩薩是一位隋朝的大忠臣，被權奸害死，後人立廟紀念也不無意義的。然而人們無知的崇拜偶像，却加深了迷信的惡勢力，因此也有人喫菩薩，著菩薩靠了菩薩過一輩子，像有許多被菩薩上過身的村婦，現在都變成了女巫。

駕到

呂 品（蘇州）

今天是星期四，昨天晚上通夜的失眠，清晨再也不想起身。剛想合上惺忪的睡眼，卻給妻叫醒了。

「快七點了，還不想起身？一批批趕早的參觀人，怕早有光降到校的了，不要又是遲到，讓你們的老板說閑話。」

「咳，真不想幹這種表面上說可以救國，實際足以亡國的小學教育。昨天晚上通夜的失眠，不就是爲了改那種誤人子弟的簿子麼？」

「噲，那個鬧了半年多要來視察學校的傢伙來了沒有？」

「就爲了他啊！三天一個謠言，五天一個警報，說他馬上要來了，等了那幾個星期，預備好了的種種裝飾都壞了，連他的影子都沒有看見。」

妻已經把我的臉水都打好了，我只得懶懶地下床。

吃罷早餐，時間已經很迫促了，急忙出門，向學校奔去。

剛踏進校門，知道沒有遲到，這才放了心。一看會客室裏沒有絲毫參觀人的痕跡，我放大了胆踏進辦公室。不對，今天辦公室裏的空氣覺得異樣的緊張，靜悄悄地像地獄一般的冷酷。我坐上自己的辦公椅，頭上的破呢帽今天只得輕輕地放下了。大家的目光不約而同地都射到我的臉上。那時我再提高不起我的嗓子了。旁邊的同事×先生用右手遮在左口角邊輕輕地說道：

「你看！」他撮起他的嘴唇向中間的會議桌上一指，我的眼光不由自主地也跟着了他的眼光移向會議桌上，在雜亂的當日

報紙堆旁邊發見了一頂半新不舊的褐色呢帽。

「這是誰的帽子？」我這樣輕輕地問，也用了他同樣的姿勢。「督學已經到了。」

我這才恍然而大悟。立刻翻出關係今天要教學生的參攷書來，細心摘錄。

等了一會，那位督學老爺由校長陪着進來了。他是胖胖的臉，短短的身體，穿一身國貨的禮服。一雙活潑的眼睛，不住地往四下裏「視」而「察」，嘴裏當然不住地咕嚕着敷衍我們的校長。

鈴響了，學生排隊，教師監視，靜悄悄地魚貫而入教室，教師跟着進教室，一鞠躬後，先生立，學生坐。我想那時各位教師一定用盡了全身功力，使盡了最新教學方法，都在那爭妍鬥豔，靜候着督學老爺的駕到。

那天教室裏的學生特別規矩，不瞞讀者說，這是我們慣用的奇巧，這種把戲已經訓練了多時了。「參觀先生由前門進，全體須站起，恭敬地四十五度一鞠躬，要齊，要靜！」等一會果然來了，如法泡製，竟如願以償，督學點頭微笑。

看了我大約二十分鐘上課，我拚命地啟發學生，學生興奮地亂舉小手。督學在他「小型日記簿上」不住地寫着。這二十分鐘好在每年只有一次，要是天天這樣，吃了人參果也有些受不了。督學的批語可是貨真價實。

下了課，回到辦公室裏，天氣雖然今年特別的冷，可是背脊上

覺得有些微汗了。

乘着校長陪督學老爺出去吃中飯的時候，辦公室裏的空氣才因大家的談話而復活回來。今天的話題不約而同地集中在督學身上。

「臨時總不免要慌的。我講走私問題，我對學生說，日本走私的東西已經到了我們這裏了。那個姓陸的學生發了一個『走私的東西有什麼記號？』的問題，你說糟不糟……」

「我最糟，我試驗電鈴，隨便怎樣裝法擦不響。督學走了我才知道電流斷了路……」

「我最便宜，上勞作，學生恰巧在那裏做馬糞紙的飛機，只要桌間巡視指導完了……」

「二十分鐘的視察是看不出什麼來的，老實說我們今天誰都特別賣力的。最可怕的倒是那本『小型的日記簿』裏所記的不知是些什麼，因為我們的衣食問題，往往會給他一言而『興』『喪』，這不是說着玩的。我們只有靠列祖列宗在天之靈了，哈哈……」這恐怕是今天辦公室裏第一次的笑聲。

剛搖上課鈴，校長偕督學又到校，空氣又復死去。

下半年督學專看全校學生作業簿。全校學生有七百多，平均每人以七種計，共有五千毛數。全數交出，會議桌上堆得像小山一般。我下課回到辦公室裏看見督學老爺一壁翻看簿本，一壁在『小型的日記簿』上不住地寫着。這是多麼驚心動魄的威脅啊！

今天課畢，臨時增加一個節目，就是全體教師聽訓。督學訓詞摘要如次：

1. 訓導小學生，應該以新生活九十五條目為基礎，因為新生活是非常時期的精神國防。
2. 小學教師是精神事業，是清高的，勞苦的，可是也是功高的。希望大家要更加努力。
3. 今天細察學生簿本，尚稱完善，惟塗改處甚多，不甚美觀，諸位改筆亦有未盡善處，希望以後更要精細。
4. 對於各項開支要盡量節省。方才看各教室裝飾都用上等洋紙，形式上固然美觀，實在大可不必能利用廢物最好。
5. 學生秩序井然，進退有度，不叫囂，不齷齪，這是最滿意的一點。

聽畢，我便逃出了死空氣圈。回到家裏，躺在床上休息，『小型的日記簿』又浮上我的心頭，簿子上有密密的蠅頭小字，字裏行間跳出了無數的小魔鬼對着我只是扮鬼臉。

這是我每天回家來的慣例，妻知道我是借此恢復一天的勞苦。

晚飯過後，小孩子們都已安睡了。妻輕輕地對我說：『品！我昨天晚上做一個怪夢。夢見我一個人，在河邊頭走，看見小橋底下的河岸上有許多碗口大的洞。我站定了細細地一看，每個洞裏爬出無』

數的螯蟹來。那時旁邊一個人也沒有，我一只一只的捉，統統給我捉住了。好生奇怪，我生平最怕那個鉗人的小動物，這一次我一點都不怕了。品據說螯蟹是金元寶的象徵。我們每期一條的航空券已經丟掉了二十二元了，這一次怕有些意思罷！還有十六天了。明天去買吧。那個夢你可別對人說啊。說了就要不靈驗的。」

我聽了她的話，「小型日記簿」的印象，突然換了報紙上一幅惹人注意的「不買航空獎券，如入寶山而空手回來」的廣告了。我說：

「我們真的中了頭獎，你有什麼計劃？」

「我想我們上成都老陳那邊住上一陣。再看天下大勢。咱們有了錢，還怕什麼呢……」

「愛 國」

康 水（蘇州）

收費條子雖已發下了好多天，可是學生們能够準期繳來的還是不見多。問問他們，不是說「明天便帶來」便是說「父親還沒有回來呢」！而看看他們的身上，大都是穿得非常破舊的，即使是那個姓李的，父親做了衣匠，鈕扣還是沒有完備。因為自己從沒有多過錢，可以放給人家；因此，討債的本領，也就沒有練會。說了「沒有」！自然再用不到多逼。可是別級的情形，可就不是這麼樣了。在條子發下的明天，建民便響亮地向自己的一級裏說：「下午

回去說，學費二塊，僕雜費四角，再有祝壽捐一角半，全數帶來，不准少半個邊！要是誰再推說忘掉，就得叫他回去拿！」這話果然有點效驗。因為到了期限，雖算不得全數，却大半都拿着錢繳來了。只有極少數的人兒，仍空着雙手進來，不過背後大都跟着一個像爸或媽樣的人物，用着羞澀的談吐，要求着賂綏幾天。至於我呢？在人家忙着數錢結帳時，總是空閒得有點異樣起來。校長已不止一次，背着肩問我：「你那邊仍沒動靜吧？」於是老同學建民在給我着急了，背地里關照我：「這一定得逼緊！不繳來，回去拿，像我那樣幹去，不是很見功效嗎？」這件事，已差不多在我肚裏考慮了幾整天了，直到昨天下午，才下着決心，也裝做了正經的臉孔向自己的學生說明，而且還敲釘轉脚：「連壽捐也在內，不准少一點兒！」好在小學生受着點委屈，還不致釀成什麼亂子，至多那幾副露着憂愁的臉兒，使我更覺得憂慮一點吧了。

可是，今天上午的情形，實在算不得怎麼好。大半的學生，還以為我昨天的話只是虛言恫嚇，因為那太不像我平日所說的話了。於是我覺得有改變方略的必要，把他們一個個喊來問，他們自己說定個日子。不知道他們是在怕我呢，還是在騙我？大半的回答總是：「下午。」我便決然地告訴他們：「下午再沒有，真的要回去拿了！」上課時，還跟幾個老牌些的說上一番話。到了下午，果真大半繳來了。不過，仍有幾個愁着眉頭來說：「祝壽捐可免了吧？這一角半錢，實在湊不出！」「怎麼？」我奇怪地問。一個木匠的兒子，用

油亮的袖子搽了搽額角說：「我是免學費的，這六角錢，還是我父親去借來的。先生，我實在出不起！」我覺得這事兒實在太麻煩，要是答允了他，看樣的人一定還多着；而況這又是上面的公事，收不到就得在辦公費裏扣，我只得對他說：「這是人人要出的，而況又是愛國的舉動。」但他回答得更有理，更有理由：「但今天我們的肚子還沒有吃飽呢！」我默默地向他看了一下，眼窩裏已經紅紅地要出着淚水了，便輕輕地說：「好吧，就這樣繳了再說，但這是賴不掉的，因為是局方的命令。」他把錢放在桌子上，呆呆地看着我寫收條，看我把收條撕下來，看我在條子背後寫上「缺體金」三個字；然後伸出手來，接了條子，懶懶地踱出門去。

在結帳的當兒，校長可有點樂意了，笑着說：「成績大好，大好！他一邊接着鈔票，一邊又遞給我四張紙兒：「這一定得應酬一下，實在上面逼得緊。光景是賴不掉的，好在只要任意叫他們出一點，四個月平均劃劃，也算敷衍過去。」我看出那是三張飛機捐的紙兒，上學期就實行過的，這原是個很好的辦法，叫兒童們每天省下一個銅元糖果費，捐給政府，購買飛機。可是實行的結果，却並沒有怎麼好，原因並不是這裏的兒童不知愛國，實在是缺少了糖果費。因此，本學期只得擱置起來，不知今天為什麼又提起了這件事。我接到了，好久沒有說一句話，只是在盤算着明天怎樣再向學生們開口。實在單就本學期來說，叫他們出的錢也儘够的了：水災捐，金劍捐，祝壽捐……樣樣都是正當的，可是樣樣都超出了他們的

的能力。

晚上，住校的幾個在討論着收費的事情。憶生是新從上海調來的，不住地搖頭說：「這裏什麼都不行，有幾個穿得簡直像乞丐。收收學費，就得像討債樣逼的。在上海，學生們都是汽車送，包車接，校裏要錢，上午一句話，下午個個帶來了，而且都是十塊，念塊的！」建民也失望地說：「中國真沒有希望了，受了這麼多的恥辱，還不想翻本。國家要幾個錢，就得費上一番口舌，像意大利受了國聯的制裁，女子們都爭先把結婚戒指捐給政府。德國也只要上面一個命令，國民沒有不服從的！」只有壽康獨持異議，搶着說：「這也難怪，他們實在事實的表現，太使人提不起勁兒了。否則，在滬戰的當兒，為什麼大家又肯踴躍輸將呢？只有堅決地來抵抗我們的敵人才引得起國民的愛國的情緒！」我沒有參加意見，只是在想，到底是中國人的不及人家愛國呢？還是中國的社會實在已被人家壓榨得太枯窘了一點？

一九三六、五、二一晚。

暗黑的一角

金山城（蘇州）

今天，和其他的每一天一樣，是平凡而單調的一天。除了天上的雲影，牢獄裏總是缺少變化的。

黝黑的屋脊上，展開了一片灰藍的天空；一個沉長的黑夜又過去了。站在鐵的窗子前，作照例的晨操，兩手緊緊握住窗上的鐵

桿子，掌心中沁入陣陣的冷意。是初夏時節了，但「西伯利亞」是永遠陰寒的。光禿的院子，裸露着乾黃的泥巴。灰的牆，灰的牆，滿眼都是灰的牆，和牆頭密密的窗子，每一個窗都好像張大了黑憧憧的口，好像在悲哭，也好像在吼叫。有時裏邊閃出一張白灰灰的面影：

——好麼？

遠遠的低低的聲音，永遠相同但永遠帶着無限的親愛，衝破了嚴禁談話的警戒線的見面禮。

從鐵窗外邊見到的囚人，是多麼陰慘呀。忘記了自己也同樣的囚鎖在窗子內。頭回望望窗內，立刻覺得這裏也同樣有着一個世界。狹窄的「號子」住過了幾時，便漸漸感到寬暢起來。從這邊的牆角到那邊的，一共可以跨小小的五步，這在我們是一個遼闊的廣場，好像動物園鐵籠子裏的熊一樣，儘够作悠閑的散步。

任現實是怎樣的殘酷，堅強的生之意志，也一樣的爲自己的生活創造歌和歡笑。除了臭蟲蚊子以及類似臭蟲蚊子的人，凡是有生命的不依賴別人的血液而生活的生物，都是我們親愛的伴侶。「外役」的L去挑水的時候，挑來了一條小魚和四個蝦兒，養在床底下的面盆中，已經無災無難的過了二個月，謝謝「天」。「抄號子」的時候也沒有給抄去。牠們是我們的伴侶，S和W一早晨蹲在地板上，尖着嘴兒觀魚，幾乎整整的觀了一小時。在他們的心中，正洋溢着生命的歡悅吧。只是光滑滑的瑤瑤面盆，冷刺刺

的清水，縱使不時的得到一些飯米渣或饅頭屑，魚兒們的生活也實在枯燥。牠們一天比一天的蒼白起來了，而且好似變成了透明。

透明的不僅魚，連人也在透明起來。咱們隔壁的H，他那蒼白的臉像一張白紙，清清楚楚映出了紅的和青的血脈。可是他的精神還那末好，一天到晚拿着鉛筆頭兒在小本子上作讀書摘記。

用功成了我們這裏的風氣，連對門那個剃頭的Z，也給傳染上了。他在吳佩孚底下當學兵，在上海碼頭上當小編三，當三光碼子，以致跟北伐軍爬武昌城，跟翁照垣守吳淞砲台，都沒有機會識核桃那末的一手把字，可是現在一會兒拉丁化，一會兒世界語，又要忙着寫自敘傳，又要忙着唸哲學概論。在石板上寫着粉筆大字，從對窗子隔弄堂向我們這邊發問：

——老P，奧伏赫變是什麼意思呀？

——老W，經驗論是什麼東西啦？

要用最簡單最明白的句子，很快速的回答，又要不讓弄堂裏的看守聽到。這個窗邊哲學講座的職務，實在比大學裏的哲學講師還難當。

學生們既然這樣勤奮，先生自然更努力了。床底下是書，枕頭邊是書，手裏是書，腦子裏也是書，當人世的一切都被隔離的時候，只有書本作着始終不渝的伴侶。在這裏，除了有人心心念念的每天只想弄些「老鬼」吸吸，其餘的便只有在書本的世界中，找求生命的寄托。P捧着一本書在獨白，好像在和書本吵嘴，一邊看着

一邊嘴裏呵噁：

——這，這是什麼話！

——豈有此理，混蛋，混蛋！

——笑話，簡直笑話！

——一會兒讚嘆起來：

——對了，對了，這句話才不錯呢！

接着，他唱了，他能够把歐化「硬譯」的每句五六十字的文章，像秀才先生讀古文觀止一般，搖頭晃腦唱出過揚頓挫的調子。惹得旁邊的人都哄笑了起來，但是他在我們這裏是頂大人氣，頂不惹笑的一個。

W是十十足足的孩子，雖然他快到三十歲了，鬍子黑得像一砵板刷，看起來却是一個用顯微鏡放大的孩子，而且那些鬍子也好像是用墨畫在那裏的一般。他讀書頂勤，常常連天晴下雨都不覺得。對他，書本子外的世界都「那有什麼關係！」秋天的夾衣脫下了掛在牆上，一動不動的掛過了五個月，到第二年春天重新要用的時候，他就很順手的摘下來穿在身上，連灰塵也不會扑一下。

當銀白色的太陽昇過屋脊，晒進了我們的號子，我們便離開了到另外一個地方，這是我們的「工場」——「工場」裏我們遇到昨天分別的C。C一開口就說：

——記得麼，今天？

我點頭笑笑，但是我還沒有決定，我實在沒有什麼可寫的。這

裏的窗子外也是一個圍繞着灰牆和鐵窗的院子。另另落落的有一些綠叢，靠走路邊栽着幾叢紅薔薇，已在開始萎謝，花瓣狼藉在地上，却還吐着一陣陣的香味，吹送到我們窗口來。一個栽花的雜友，在躬着腰掃花：

——拿了放在茶葉裏多好！一個說。

——填枕頭倒很有意思！另一個說。

——其實，又何必掃呢！

在兩個實用主義的希望以後，下了Z的詩意的結論。立刻來了一個實踐家的看守把留在枝頭的殘花，一朵也不剩地摘下來，放在衣袋裏。大家只好抽了一口氣回到自己的「工作」上。

呆呆的觀賞着對坐的Z，他俯着一個光光的腦袋在開始寫了，這個腦袋是我們的一部活的百科辭典，但今天我可不能從這裏找到答案，我得在周圍找一些別的材料。但這是多麼狹小的一個角落呀，去年的今日和今年的今日，簡直找不出什麼分別，我眼睛中的面孔，也就是去年的幾個。而且在我們這很特異的幾個中，無論如何不能代表而且反映不出幾百千人的一個共同的生活的。

忽然一陣響亮的鐵鍊子聲打碎了我的沉思，窗子外幾十個當外工的雜友在出發去工作了。他們大聲喧嘩着，爭奪着，把地上的長鐵鍊，兩個人一條，自動的束在自己的身上，掀起粗大的槓棒，很英勇的出發去了。爲着生活的勞動的慘厲的影子，是多麼深刻

的刻在我們的心頭，但是當勞動只是爲了太陽和空氣，抽去了其他物質的條件時，我們便看出近似的勞動的意義。望着他們紫醬色的臉，粗的胳膊和粗的腿。心裏真多麼的羨慕呀。甚至那些鐵鍊子的聲音，也失却了固有的陰森，而清朗可聽了。

在院子的一角，我們開墾了小小的一方土，設計造了幾行奇怪的畦，說是迷津。種了幾本小小的草花，不知到什麼時候能開。閑下來，拿一個小鋤頭隨便掏幾下，再呆呆的望望螞蟻搬蚯蚓，鼻子裏聞着親愛的土香，暫時地舒息了昏脹的頭腦。

可是隔壁工場裏的那位「司令官」一看見我們走過去，便伏在窗口上問：

——密司L（他總是把密司志叫成密司）有好消息沒有呢？

——沒聽到什麼呀。

——噢，不是說五月五日大赦麼？

——呸，快啦！

「密司」L敷衍了一聲，立刻就跑。實在的，在許多人看來，政府當局無時無地不在準備大赦，而我們是消息最靈通的，不幸我們的消息既不靈通，而對大赦問題又無多大興趣，便鬧得窮於應付，L因此連小便都不取出去了。我倒給L出了一個主意，叫他用紙條寫「即日大赦」四個大字黏在背上，以便一面小便，一面不用開一盤口就可以給人滿意的答覆。反正凡是「好消息」人家總當真的，不必負欺騙的責任。

等太陽回家的時候，我們也就回「家」了。

「家」裏，聽着這個唱「失落番邦」瞧着那個打「八段錦」電燈便馬上來了，無情地映照着我們這個可憐的家。牆頭上雖然塗了一層新灰，還清楚映出灰黑蒼黃的斑點；半空裏橫着一條長繩，掛着一些沒乾透的襪子手帕和內衣褲，幾只蒼白的牀，貼住了三邊的牆，床角邊堆着一些棉被，衣包，水瓶，面盆，門後邊巍然屹立着一個大馬桶。

在這樣醜惡褻褻的四壁中，生長着壯嚴的熱望和青春的美夢。

夜威武的君臨着，遠遠的透到堅冷的高牆，透過黑暗，送來了兒童的歌笑，人語，犬吠和蛙鳴。

對床頭的W又打起大聲的鼾息來了。

平安的睡吧，可憐的孩子，讓我們永遠有甜蜜的好夢，讓我們歡樂明天！

在反省院

晉柏庸

一陣暴燥的鎖鑰聲，開門聲，和濁鈍的馬桶聲，把X反省院從睡夢中敲醒了。微弱的細語和無力的腳步聲，奏出一曲血淚的哀歌，使我們記起了幼年時代從父母那裏聽到的鬼市。

「運動」我剛把面巾投在盛着稀泥漿的面盆裏時，一聲命

令，便在空氣中威脅我們了。我們非常憎惡這種聲音，但是我們却熱愛着運動。因為這很短促的祇有一刻鐘的運動，便是這天內我們可以嗅到人間氣味和領受大自然恩惠的唯一的機會呵。

同我關在一起的歐陽光，把面巾摔在盆裏，嘴裏咕噥着走進了灰暗色的囚人隊。

運動回來之後，吃了稀飯，暫時擾攘的古墓又趨於靜寂了。

在三尺平方的水門汀地上，我輕輕散着步。歐陽光吃着那些留下來的煮蠶豆，一面背英文生字一面用力揉着豆皮，然後，再把牠狠狠地拋在牆角。

「建國大綱三民主義，哼還有政治學，政治學啦！」他瞧着課程表，好像自語般的對我說，英文字還不斷從他的嘴裏跳出來。我沒有回答，依舊讀我的日文。

這種生活狀況下的我們，除了把精神寄託在外國文之外，簡直找不到值得讀的書。在這裏，頭腦清楚的會變成白癡。

從隔壁傳來了久病的五如的聲音：

「什麼沒有？我明明寫了報告，故意說沒有！我病得這樣的厲害，昨天就報病了，不給看，今天又不給看，等死了才給看嗎……」他儘管吵着，可是那看守，只一聲輕蔑的微笑後，便坐在一隻污黑的梯上逍遙地想他的心思去了。

報喪一般的鐘聲在霉臭的空氣中叫罵我們，要上課了。第一課的教師是黑先生。他是個非常有趣的人物。他不僅有

着美麗的外表，缺嘴，烏面孔，和駱駝眼，而且有着標準播音機的靈魂。頭腦簡單，性情粗暴，以辱罵代替一切。

第二點鐘是白先生。他也是個「了不起」的人物，漂亮的外表，包藏着一顆複雜可憐的靈魂，我們覺得驚奇的是，他也養育了一個簡單的頭腦。然而他是在教導我們的。

在這些先生們講書的時候，我常一個人觀察同班的受訓者，怎樣挨過這些難堪的時光。我發覺他們都在偷偷地讀自己的書，寫自己的文章。

接着是院長的政治學。雖定名為政治學，其實是軒轅黃帝的古代史，而且常常不上。院長這個人，在他的同僚中算是一個人才了。他有着並不簡單的頭腦，變化莫測的喜怒哀樂，還有靈活而毒辣的手腕和一顆虛偽的心，半睜的眼睛再加上善於誇大和煊赫的言詞，於是便開闢了他現在的炫耀的前途。

今天他攜來一付痛苦的表情，他的嘴唇微微顫動着。

「今天，」他像很悲傷的說，「兩個院友又犧牲了，我很慚愧，不能夠把他們——親愛的院友救活。」他的眼光掠過我們的面孔，又繼續着說：「可是，也着實沒法可想了，他們的病到了必然要死的境地，打過好幾十針，在人類文明的領域中，我們用盡了一切方法，可是終於無效，死了！」這時使我不能不想到那些比我們更衰弱更幼小的少年們，他們在嚴冬裏，裹着一身僅有的灰色薄單衣，從江西經過數省數千里的轉輾解押，才到了這裏的。他們全是熱

血沸騰的少年，勇敢的戰士，在他們短促的生命中，已經充滿了不
少使人震驚的事業。這些只有十四至二十歲的少年們，罪惡却使
他們和遙望着的父母兄弟姊妹及烈火般的世界永別了，永遠地
分別了，這些隱痛也將永遠刻劃在他們底靈魂上。

我們看到他們的時，他們沒有一個人是健康的。痢疾，瘧疾，
濕氣和各種兇惡的宿疾，咀嚼着他們的生命。他們到了此地不久
之後，有一天，院長告訴我們：「原來的西醫太不負責，把院友的生
命不當一會事，昨天已停止了他的事務，我們再物色相當人物。」
但是事實却告訴我們，西醫這個位置，是永遠被取消了。我們的疾
病，祇能得到中醫的「定心丸」和「地黃丸」等等來醫治了。
我帶得沉痛的心，回到號裏。那些幼小者死亡的面孔，頑固地
遮住我的眼簾。英勇的犧牲者充滿血污的面影，也顯現到我的面
前，構成一幅可歌可泣的史畫。

吃過摻滿穀的黑飯之後，我的心還是沉痛的。歐陽光兩眼釘
着屋頂，無表情的臉沉默着。由於一向的經驗，我知道他在想着使
他感動的事情了。

絲廠工作的一日

劉 衍（無錫）

本來是一個極平凡的日子，但在各雜誌各報紙上披載着
「不要忘記五月二十一日」的字樣，我們終日勞動的人們可也

有些躍躍欲試而提筆了。我是絲廠的職員。

在太陽尚未露出頭角的五點鐘的時候，我們照例的跑進工
場；已經有一部份的工人做過他們全天四份之一的工作。以絲廠
而做日夜班，在中國，還只有這家是創例。這絲廠比較的可以說完
全些，並且同事及工人都是血氣方盛的年青少年，加以去年分拆
着紅利的餘熱，使我們的工作格外起勁。

太陽的曙光從緊閉的玻璃中透進來，我們的精神也跟着興
奮起來，在一個狹長的繅絲工場裏，佈置着取法於日本的多緒繅
的繅絲車，每人多很注意的工作。近來也正是我們工作的非常時
期，差不多每天海外總有些不滿意本廠生絲的品質而贊美日本
生絲的來信。本來在現在經濟情況的中國，一提起我們所做的職
業，便覺擔負很重，當我們每跑過一部繅絲車，看見幾粒繭子合併
成一根絲條，無盡止的卷上小籤，我們便覺得像在每一條堅韌而
潔白的生絲上，繫着一個危墜的中國。我們盡力幹着，一方面自然
是要提高生絲的品位；而另一方面却是要得到一面優勝的獎旗
來顯耀自己。在一種緊張的情緒中，我們的成績也會有相當滿意
的進展。

九點半過後的十分鐘休息，是我們最快樂的時候，我們全然
忘了工作時候的疲勞和興奮，奔到側面的操場上，找同伴調笑；富
有涼意的風從曠漠的田野吹來，身體覺得輕快而舒適。

太陽跑到天空的正中，我們習慣地跑到生絲整理室翻看各

位的成績；成績的合格與否，對於我們一天工作上是一個最大的轉變。今天我很倒楣，所管的兩種都不能及格，眼看着優勝的旗子在別人車頭上晃晃的飄搖。有幾個和我一樣不及格的傢伙，正是繃緊着臉，拿着成績簿子使勁的喊着；使女工們注意工作。有幾個傢伙皺着眉，愁着臉，沒聲息的跑着。我呢，拚命的亂跑亂跳，叫着幾個搖成績的工作員到各部車上去拉搖。那個得獎的，仍舊態度自若的慢慢地跑着。平靜的工場裏，現在已經變成一片喧鬧了。這一種緊張的空氣，我們一直維持到三點半鐘的休息。

太陽落下去的時候，我們揩着嘴巴從膳廳裏跑到娛樂室裏，翻着報紙，尋一些有趣的新聞，閒適地默讀。

生活剪影和一些感想

同（無錫）

黑暗籠罩了大地，繁星在空中閃爍，一個內地都市的一角，矗立着雄偉的建築，電炬照耀，在靜寂的深夜。這是上午三時之後吧，一般享樂的人們，這時都甜蜜的酣睡着；惟有我們的一羣，偏促的蟄居在工場中度着夜生活手中還不住地工作。我算是廠中的職員，說起來更好聽，還算是一間的領班呢！所屬管理的男女工人共二十人。摺布機「嗡嗡」不住地運轉，摺着製成品——布——到了有了頭子的時候，就由男工把車停了取下，擺在看布檯上，我就把片來檢看，一頁一頁的翻看着，要當心壞布、油漬、破邊、破洞以及旁

的一切所謂毛病。三萬多碼長的布，都要經我們三人寓目過，剪成了每正規定的碼數，然後由二個男工在捲布機上去捲，捲好之後，即由另一比較識些字的男工摺做好，刻了什麼布名，再給三個女工平均來包，包好之後，就由另一女工去貼布名的碼紙，再在布端頭兩邊包好的紙上，軋上了雞眼圈，那末，我們的包扎工作，就算完成了。我們三個人各做八小時工作，現在廠方因為想要更合理化，格外要減輕成本，所以儘量的生產。現在的工作效率比三年前增加百份之六十，竟也可說已做到劃時代的生產水準。然而我們的待遇仍和從前一樣；工人呢，每天所得的工資，只好吃一個飽，休想要有多少積蓄。總之，他們少受教育，當然不懂得組織起來，認真對象，整齊了步伐，為生活而奮鬥！

我很不滿現實。因生活的逼迫，做了資本家的下級幹部，然而很懷念工人們的苦痛，一種同情心和憐憫的意識，總在腦海縈繞着，所以我對待工人，比較的溫和，也不肯輕易處罰他們，只要在無妨工作的原則之下，一切都通融處理。

我很想設法改善工人的生活，可是，目前的環境還不容許，倘使一有實際的行動，那末，我的飯碗先要粉碎，生活失了保障，就要感受失業的痛苦。所以我認為進步的智識階級播種尚未成熟，在工人的智識水準未到水平還不能自覺之前的時候，更談不到有自己的能力組織起來，這時倘幹組織工作，又沒有切實的保障，徒然的犧牲吧！

四時半，天上已現魚肚色，手中還不住地工作，直做到五時半，陽光透出了大地，夜間的工作才算完畢。今日日間全廠停止工作，是日夜班調班的一日，也就是通俗所說的廠禮拜，我們就在這時候，將車間具有八匹電力的馬達，把開刀關煞了，工人們都帶着隔夜的黃臉和攜來的白鐵飯罐返家。我們呢，也將車間的大門鎖上了，返到宿舍去就睡。這不過是二十一日全廠內中的一部分之間，我們的夜間六小時工作的生活剪影。

今年是一九三六年的非常時期，國難愈深，民間的疾苦更甚，外受×帝國主義的積極侵略，資源喪失了不少，內受封建思想和地主土豪劣紳在本家的壓迫，大眾始終是不能抬得起頭來！

這七八年間，社會只在閉着倒車，一點沒有新的氣象。我們要怎樣努力呵，在外抗強暴，內清壓榨的目標之下，聯合國內外的被壓迫者和平等待我的民族，站在一條戰線上，共同奮鬥，試看將來的國家和社會究竟是誰的？

離 獄

卜 (無錫)

五月二十一日下午二時一刻，是我離開牢獄的時候，這個日子，恰巧是「中國的一日」，我偶然遇着這個日子，很爲自己欣幸，因爲既能使我深一層的記憶，在意識上也有很多的幫助！

五十餘天以前的一個晚上，我剛吃完了晚飯，忽然走進一個

不速之客，據說他是我朋友的朋友，因我的朋友在病着，要我去看看。我不疑有詐，就跟着他去了。走到一個他們預先佈置好的地方，但我的朋友却並不在那裏。他們初以上賓相待，很客氣地寒暄着，同時以反刺激的話來逗引我，然而我是一個純潔的愛國青年，當然沒有什麼破綻可以給他們找到。他們見不能達到他們的目的，就一變態度，兩人將我雙手掰住，一人以手鎗對好我的胸膛，嘴上露着冷笑，厲聲的威嚇着說：「你不說好……我真佩服你，你真有資格做一位烈士。哼！死都不怕？」那時我真不怕。我也用很大的聲音回答說：「烈士哈！我確是够不上資格，但是我們的民族被人凌辱到這樣地步，我們的國家破碎到如此情形，所以民族的生存和國土的完整，却是我心中常繫着的事，至於因此就要犯罪，那末，不要說死，我什麼都不怕！」我這樣的說，當然不能得到他們的諒解，而且更殘酷的序幕可同時開始了！聽得他們說：「非那樣做不可！」言猶未了，就有五六人手忙足亂地將我的衣褲卸去，以麻繩綁了兩足，以面巾塞住我的口鼻，兩人揪住兩手，一人揪着頭，一人揪着足，其餘兩人，各持皮鞭雞毛帚，一上一下的在我屁股上狠命的抽打。那時我咬緊牙齒，忍痛不喊，（要喊也喊不出）只在地板上左右滾動。任他們打了約有一小時。平直的肉上一楞楞地高低起伏着有一寸多深！

終於他們得不到結果，一頂紅帽子無法戴上我的頭，在無法中將我解送到一個軍事機關，羈押了五十多天，方以嫌疑兩字

結束我這個事情。約法上規定「人民因犯罪嫌疑被捕拘禁者，其執行機關應至遲於廿四小時內移解法院審問。」我此次却超過了五十多倍！

我所拘禁的地方，是黑壓壓充滿了霉濕氣的一間屋，一切空氣飲食，都說不上衛生，一天所吃的飯，祇餓不死而已。那裏的「同志」也都個個垢面蓬首，我們每天的課程，是捉白蠱。

我得到開釋，面上現着苦笑，走出監門，我心上滿懷着懷疑。因為外界一切，已五十餘天沒和接觸了。現實的世界，現實的社會，不知是否和當時一樣？我一切都不明白！

最後一課

魏村（無錫）

「多謝先生，蒙先生愛護，時時刻刻熱誠的指教，三年來如一日，使我做學生的真是永世不能忘却。」

「那裏話？要是我真的對於你有點益處，也是我所很高興做的。」

「多蒙先生好意。當時我的情形真是狼狽，一張畢業文憑拿在手裏，不但病人還一個沒有見到就是好人的心肺也沒有聽到。過後來幸虧碰到了先生，得在先生這裏實習了許多時候。」

「中國的醫科學校大半是這樣的，沒有醫院實習，這也是可憐的中國畸形情狀之一。你是一個頭腦清楚的青年，明白「看病」

是一種藝術，這藝術不是在醫書裏，解剖室裏，顯微鏡下學到的，醫書裏，解剖室裏，顯微鏡裏所學的是打基礎的科學，看病的藝術是在病人身上加以長時期的接觸學到的。你要學做廚子，如果你從不到廚房裏去與人家一同做菜，那你就熟讀了幾本烹飪法也學不會的。你很懂得這個，實在是一個很長進的青年。現在你就要離開我，自己去掛牌了。今天我來替你講講怎樣做一個醫生。醫生該有兩個態度，一個是營業態度，一個是科學態度。做醫生是一個職業，拿精神去換錢。看所費的精神的多少定收費的高下。敲作是最失醫生人格的行爲。幫助無力病人是醫生該有的道德。可是中國社會對於醫生太苛求，你一定也已經聽到過人家老實對你說：「做醫生是要抱犧牲精神的。」他們就是不懂得做醫生是一個職業，也不懂得醫生也是一個人，並不是從天上放下來的一件古怪的東西，帶了許多錢來替大眾當差役的，更是懂得這個醫生在未學醫學之前如果學了別的東西社會上就不去苛求他什麼了，現在他學了醫學社會上就要苛求他了，一個窮人到米店裏去買米，說「這幾個錢是我當衣服當來的。」米店裏當然一個錢也不肯便宜，但是社會上對這米店連一點批評也沒有，他們很明白如果這米店給他便宜了，雖有幾百萬的資本也可全數虧去。要是一個醫生聽到這樣一句話，至少有十分之八九的醫生早已把診金退回了，但是社會上有時還要責備這醫生爲什麼不送藥給他。這些人對你講「醫生該抱犧牲精神」的時候，總是帶着一付教訓

的態度與自以爲人道主義者的神氣，所以你總要爲爭醫生的地位辯護，並且教訓他們該怎樣的尊敬醫生。你可問他們：「窮病人去買藥，你會去要藥房裏不收錢麼？窮病人死了，你會去要棺材店不收錢麼？」一個簡單的回答他們的法子是：「我是拿精神來換錢的，現在我就犧牲了我的精神來替人家義務看病，不過我看病時所費的本錢及病人的藥費請你担任。」他就沒有下文了。你對於窮病人該盡量的幫助，但醫生的尊嚴也該絕對的保護。行醫是我們謀生的方法，醫學上求進步是我們精神的寄託。醫學天天在進步，我們也該乘這進步的潮流走去，不然幾年後，你就退步，因爲人家進步了。受你後輩的輕視譏諷是最難受的事。你只靠了你一點老經驗來敷衍你的知識陳舊，你用的方法陳舊，雖然你靠了你的老名譽來誘病人，但這樣的一個醫生已經等於一個沒有靈魂的枯骨。所以我勸你無論怎樣忙，醫學雜誌一定要看的，並且在眼前中國的情形之下，一定要看西文雜誌，一則因爲中文根本不是科學文字，科學精切的地方中文根本達不到意，二則因爲中文的醫學雜誌大半都是賣藥商人主辦的，其餘的也不過一知半解的抄抄譯譯。可不是個個都能確實的診斷出的，但當你見到一個病人時，第一總先要設法把病確實的診斷出，否則不能用確實的治療方法。在各處地方能替病人省錢時總要設法做到，但診斷上不可免的費用該設法使病家懂明白，得到病家的同意。要是你太聰明，見一病人只知道研究他的心理，種種地方設法湊合他的「胃

口，「只求「做着生意，」不去好好查驗，好好診斷，一如中國人一向說的「頭痛醫頭，腳痛醫腳，」不管誤去病人痊癒的機會，這是最沒人格最沒良心的行爲，這時候，你不是在應用醫學，是在出賣你的醫學了……」

城區壯丁訓練的第一天

王五超（無錫）

大操場給近處鐵道上的機油臭，煤棧裏的煤臭，汽車庫裏的汽油臭交織地蒸騰着。三百來個壯丁散佈在這惡臭的中間。一陣零亂的長風把延宕在不高的灰空中的煤烟拉了下來，送進每個人的鼻孔裏。

這羣壯丁裏面混合着不同職業的人：工人，農夫，苦力，人力車夫，理髮匠，店夥，小店主，學生……先是大家找着認識的人，或者衣服同樣的，分成四五個小團體，掛着愁容小聲的談話。慢慢給同一的潛伏在每個人心底的思想牽繫在一起了，三百多人蹲着站着聚成一大堆。

「人家正好睡，却要來嗅臭氣……訓練訓練，訓練烏養壯的丘八，都不叫上火線拚命。訓練老子有什麼用，倒要老子上前線。」阿興蹲着摘小草葉兒，忽然煩燥起來。

「可不是，我們要靠力氣吃飯給他這麼一來，五個鋪頭也顧不到了，白天肩膀上就休想壓得起重傢伙，他媽媽的「苦力小土

地用勁把扎在腰眼邊的青布束帶收了一收，應和着阿興。

「老闆要停我的生意。叫我自己買飯吃了來操……」機器店的學徒小林哥把手指擦着做夜工沒睡熟的眼睛，積宿在眉毛裏的砂灰，和着滲出來的淚水，無意地在眼眶上畫了一個黑圈。鼓着厚嘴唇，心在忖量着停生意後餓肚子的苦況。

「你老闆也這麼說？」

春生伸着全讓給黑砂染得發烏光的長頸子，黃眼睛瞧着小林哥的脸。

「老闆們的心腸不全是黑漆漆的，他們會顧人死活！」

小林用勁拔出一支草根子。

「我們也不是倒霉，兩三個鐘頭儘空着車子不做生意，車租却一文也少不得！人又累得死……唉！這日子也真過不得了！」

胥小五子赤着一雙破裂的脚，蹲了下來。一件舊棉襖四處落出老棉花，像一隻浮在河裏的發腐的狗。

「天天，不到看不清脚下的東西不回家。睡在床上，渾身酸痛得要分家，害死人的保長，天沒亮就來敲門。要去看田裏的禾秧也不准，一直就像欠了皇債似的趕來……和他有交情的就馬鹿過去，不叫來。沒有交情也可以，那祇要你的荷包飽滿，拿得出他要的東西……這批傢伙，老子槍操好了，同××赤老一塊兒送他的終！」三大咬緊牙齒，粗壯的手指合着做了一個大拳頭，「嘩」的向地下一擡。

「三大，輕些……賊保長剛走過去。」白眉毛阿丁拉了下半大的衣角。

「怕什麼……早晚點……」

「噯！祥生哥兒怎會來……」

三四個人發現西邊走過一個人來。那人穿了灰布制服，戴了隻厚紫呢的軍帽。

「祥生哥兒你也來操？你學堂裏不也有什麼勞什子的訓練。」三大頓時現着農人慈祥的笑容迎了上去。

「我到現在也想不明白哩！」

「這樣也好，我們學通了槍法去殺敵，有你就有了軍師爺，准是旗開得勝，馬到成功，哈哈！」他似乎忘了剛在切齒着的保長，也忘了田裏的禾苗，儘是眯着眼睛淌唾沫。

「自然呀，爲了國家去殺敵，我們是應該來學操的，不過，我想這壯丁訓練也和我們學校裏的軍事訓練一個樣子，裝裝幌子，騙騙人……一共四個禮拜，却也要從立正稍息，那種毫無作用的動作做起，人累得要死，結果開槍都學不全！我們東三省的義勇軍全是工人農夫，從沒有學過立正稍息，却是殺敵如神，這是爲了啥？他們學會了游擊的戰法啦！伏在山林裏，一個人打十個××人。」

「對啦！要學義勇軍的戰法，這才算白流汗水！」

「等湖南老的軍官來了，去請求他，要他教游……什麼戰法！立正稍息不要學。不答允，我們大家齊心——一個也不來！」

「好的好的！贊成贊成！推祥哥兒去說，三大小林也去……不答允大家不來呀！」

一大堆人的臉齊向着東邊。祥生哥兒和一個猴子相的軍官在爭論着。最後那軍官在空中儘可能地揮着白手套，讓晨風夾過來斷續的湖南口音：「不行……這還行……不來，抓到縣政府去關起來！」

「媽的什麼不行，要關我們，全讓他關！大家齊心呀！」

阿興在人堆裏跳了起來，把袖管捋過肘，向地上吐了一大口唾沫。

「好！大家齊心，一定要他們教殺敵的真功夫！」

幾百個人臉都緊張地波動起來。

「祥哥兒，那老鬼說的什麼？不行不行！」

「他說，立正稍息非學不可，這叫不動姿勢，最最要緊的一門。將來縣長來檢閱，分好歹就祇看這一點，軍隊的好歹也看這一點，一個「立正」喊起，山坍下來也不能動。你們怎麼好不學習！」

「怪不得……難怪，難怪我們國家的軍隊，老是不動，大概專是研究「立正」「稍息」的！」

「……」

徵工築路第四天

沈天羽（無錫）

清晨，強力的銅鑼聲在無錫某部分農村裏瘋狂地咆哮着。幾分鐘後，三萬多農民荷着鐵耙到田間來了。麥浪洶湧地起伏着，沒有成熟的穗頭吻着農人們結實的大腿。他們舞動鐵耙，把自己的麥田慢慢的開成一路，這工作，似乎很熟練；不錯，公路、區道、鄉道都是他們一手築成的。

地上滿是青青的麥穗，豆莢，路旁狼藉着慘綠的屍骸——墳樹和桑類。

昨夜，鄉長到連部去開會，十一點鐘才回來。據說，路基兩旁還得掘兩條二尺五寸深的水溝，路面也得由老百姓到城裏去運煤渣來鋪敷。限六月十日完工。連長說，這是「國防」工事，預備打×人用的。所以誰也沒有話說。

中午，三十幾個鄉長撐着黑洋傘在全線巡視，點名——一張門牌一個人。十二個士兵坐在樹蔭下監工，向路過的姑娘要茶水的汗，千萬人的咀罵，千萬人的怨恨，混和着千萬担泥土，這是六條「國防」大路的奠基。

昨天，×家莊的阿×，爲了不服從命令，被監工的打得死去活來，不是大家跪下來苦求，差些兒「狗」命一條。這「太平世界的

奇聞」傾刻傳遍了全線。

「媽的，××人來了也不過如此！」有人輕輕的咀罵着。下午，××小學的學生在演習算術：

1. (124.933里〔路長〕×180×3.125丈〔路闊〕)÷60=1169.56畝

2. 1169.56畝×100元〔地價〕=116856元

3. 1169.56畝×0.8石〔小麥產量〕×8.4元〔今日市價〕
=935.648石×8.4元=7859.443元

4. 360000工〔全線器工最低估計〕×4元〔每日工資〕
=120000元

5. 1169.56畝×0.8元〔每畝平均田賦〕×2年=???:……

薄暮，夕陽紅得像阿×頭上的鮮血。一匹棕色的戰馬馱着一位「民族英雄」在新築的「國防」大路上奔馳。遠遠的，停工的鑼聲無力地響着，疲乏了的農人們拖着鐵耙箕担回家去，等候明天的鑼聲！

一個白髮老婆婆撫着倒在路旁的她唯一的幾棵桑樹哭泣。徵工築路的第四天便這樣完了。五月廿一日晚

築路速寫

康譯民(無錫)

初夏時節的薰風吹動着田野中細弱的麥苗，催忙鳥在空中

不厭煩地徘徊高叫「快快播穀！」肩挑桑担，手提桑籃的村夫村女們陸續奔走在阡陌之間，偶而還可以看見三數白髮星星的老嫗們穿了羅裙，攜了香燭，結伴往村東庵堂中去進香——使人驀地想起已是陰曆的四月初一了。

忽然一陣鑼聲在街頭巷尾浮起，驚破了清晨的沉寂，好像表示有什麼非常的事件快要到臨了。

「築路去！築路去！」一陣洋溢的喧聲從村中爆發起來，接着一羣羣荷着鋤頭，釘耙的村農們紛紛向村西一帶劃着灰粉線的麥田裏走去。

「錢二官，」一個姍姍來遲的村農向敲鑼的人說：「你們當保甲長的真開心，只要憑一張嘴分派分派，辦差的事就輪不到自己來動手。你想，現在春蠶正當大眠開葉，家裏只愁少人手來幫湊幫湊，誰料青天裏還會來個霹靂，挨門頭要派出人來築他媽的路！」

「老何，」敲鑼的人一邊走一邊說：「你別說這話吧！這年頭在這荒窮的鄉村裏辦公事才不容易呢。老百姓越是窮，上邊的花樣越是多；這一條馬路築下來又得浪費多少農田。我們種田人都是靠田地過活的，要誰的田就好比要誰的命一樣；這一次被占去一畝半坵的，那個不在向鄉長訴苦叫怨？其實鄉長不過是公事公辦，要換了是他自己出了這樣的主意，才會被打死了不償命呢！」

「算來說是我們老百姓命苦，大家辛辛苦勤種下了一熟小

麥，眼巴巴地望着牠結實登場，顯出錢來派家用，想不到剛剛要從青苗長成麥穗，却像犯了急病一樣，眼看着碧綠的麥苗當蕪草一樣連根帶泥地鋤下來，你說作孽也不像他們還算運氣好，村西的田離塘河遠，沒有動去半分一厘。但現在春蠶都快上簇了，這樣忙時忙光，不是硬着頭皮自己出來，向那裏去雇人工來築路呢！

「對呀，動着田地的才算倒霉呢，單單派些人工還算得上什麼？不是嗎？——這說來又是老話了；我在民國二十年春天化了一百四十三塊錢向王祥記得了二畝一分三厘半稻田，不到兩個月便鬧着要築錫滬路，却被築去了一畝八分多田，這一回真把我氣得發昏。後來雖把號數抄了上去，但至今還沒有個眉目。現在田固然種不成，出息一些沒有，錢糧却還是一年一年的照樣要完：你想這筆賬怎麼算！」

「這次築這條路，有人說鄉長關私心呢：因為他自己有田在村東，便把路線繞一個圈子走村西過去，怪不得有田在村西的人都整天的在咒罵着，要和他拼命！」

「這却是冤枉的！其實，鄉長有什麼權力可以作得下這個主；還不是大前天幾個量路的爺兒們下鄉來看了一趟就把灰粉線改動了。他們自然也有他們的心思：走村東要穿過塘河，這樣一來，可以少架一座橋，省下一筆公費，可却苦了我們這邊在村西一帶種田的老百姓了。不過，說句良心話，走了村東礙張家的田，走了村西礙李家的地：羊毛出在羊身上，總是我們種田吃飯的老百姓倒

罷！」

「你看，前面圍着一大堆人，又在鬧什麼事了！」老荷加緊了脚步向麥田裏的人堆中跑去。

「不是周大老太嗎？又在大哭小叫的；還有王祥記也在鬧着呢。他們同鄉長去吵嘴有什麼用！」錢二官飛身把手裏的銅鑼向沿河的樹枝上一掛，便也鑽進人堆中去。幾個趕熱鬧的赤足小孩搭訕着來拿銅鑼柄敲銅鑼玩。

麥田裏人愈來愈多，沿河灘圍了一大個圈子，像看出把戲一樣；中間指手劃腳的王祥記，叫哭連天的周大老太，和搖頭擺尾的鄉長，便成爲這一齣戲中的主角。

「鄉長，任憑你怎麼辦！」王祥記額上流滿了汗，揎拳捋臂地說，「我總沒有犯什麼法；誰要占我的祖墳來築路，我就同誰拚命！」

「我早同你講過了，」鄉長現出不耐煩的神氣來，「你這些嘴舌都是白費掉的。這是公事公辦，不要說墳墓，人家住身的房子都在拆掉呢。你同我來拚命有什麼用！」

「拆我的屋我不怕，但要動我的祖墳却沒有這麼容易！」王祥記眼看同鄉長噙嘴了半天，得不到半點要領，便轉過頭來向衆人訴說：「你們在場諸位想想，那個沒有祖宗，那個不要子孫，要迫我把祖墳掘去，教我們做子孫的面孔放到那裏去？這樣翻棺弄屍，小輩們還會有日子過嗎？」

「祥記，」錢二官看事情鬧下去沒個收束，想從人圈中擠出來做個和事老：「我來說句公道話，築路是築定的了，鄉長也沒有權力可以改變路線。不知道能不能請鄉長到上面去疏通一下，寬限些日子，好讓祥記去揀一個大通大利的日子，把棺木起出來。要不然動壞了土，害得人家裏有什麼長三兩短，也不是道理。」

「那不行呀，」鄉長瞪着眼說，「這一段路上面是限三天內築好路坯的，倘讓他選起日子來，還不知道那一天是黃道吉日，延誤了日期，豈不是又是當鄉長的倒霉！」

「鄉長，我的事怎麼說呀，」大家已忘記了還有個周大老太太在一邊啜泣：「我不要祖宗，也不要子孫，只要有飯吃。我一共只有這七分二厘半飯米田，要逢到大熟年才够娘兒兩個吃半年的，現在索性統統給築路築掉了，叫我們靠什麼去過活？」

「那有什麼辦法呢，動着田的又不是你一家，也不是鄉長害你們的。」

「我什麼都不管，我祇曉得找飯吃；你們真要動我這七分二厘半田，我就撞死在這大樹上吧！」周大老太太抱緊了頭大哭起來，同時把頭向前一衝，真的要向沿河的大樹上撞去。

「啊呀，周大老太太犯不着這樣呀——趕快去叫她的兒子來。」錢二官等一羣人連忙把周大老太太搶過來，整個的人圈子陷於混亂的局面中。

「鄉長，鄉長，」人圈外面突然挨進一個小工模樣的人來：「

城裏下來監築路的先生們在鄉公所裏等着你。」

「大家都快去築路，一起圍在這裏，給人看了像什麼樣子！」鄉長大聲叫了起來，又轉過臉去望着王祥記同周大老太太：「你們也得回過來想一想，再這樣鬧下去，鬧出個破壞建設，違抗法令的罪名來，那可不是玩的！」

麥田中鋤頭釘鈕的「貼塔」聲重新響了起來，全場的空氣漸入於暴風雨以後的平靜之中。

臨時全體大會

白 水 無錫

這是產生在號稱模範縣的一個鄉村小學的事實。

好幾次接到上峯——教育局的訓令，要叫小學生擔任飛機捐；可是在這窮困到了極點的鄉村孩子，不要說沒半文糖果費可省，即使省了他們一天或是兩三天的食糧，也積不到一兩毛錢的。

誰知事情愈來愈急，昨天接得教育局緊急訓令：「每一位小學生至少要捐壹角五分，每一位導師至少捐一元……」是預備購機祝蔣委員長的五十壽辰的。限二十五日一律要徵收齊全，匯繳教育局。

接了這一個公文之後，我們是焦急得萬分了。事實是再也不許延誤推諉，但是我們在這個鄉村小學裏苦幹，不要說學費沒辦

法徵收，就是開學時的書籍費，也有一部份的小朋友欠了還沒繳來。如今在額外要抽這一個捐款，看上去是絲毫沒有把握的。我們一起有一百八十多位小朋友，六位大朋友如果照規定應捐的額數，至少要三十多塊法幣，這一筆的整款，無論如何我們是沒有力量捐負的。

「鏗鏘鏘……」的集會鐘響了起來，立刻小朋友們趕到大會堂開着全體大會。這會是二十一日早上八時二十分開始的，這時間原來是各級循例舉行晨會的。

全體大會無論主席、記錄、司儀……都是小朋友們輪值的，不過此刻召集的臨時全體大會，應當要有一個比較詳細的申述，所以當主席簡略報告以後，校長上台把捐款購機祝壽的事實，作了一個較詳的敘述。

小朋友們個個明白了召集這一個臨時會的宗旨。在校長下台以後，會場上的空氣就沉寂了。

「關於這個捐款的原則，我們是沒有力量把他否決的。現在我們所要討論的是到底用什麼辦法來實行這一個命令。」主席又發言了。

「我堅決的說。」一位不穿襪子只穿破布鞋，上身披了一件破得鈕扣也不全的青布褂的小朋友接着開了口：「壹角五分是捐不出的。俗語說得好，石子裏怎麼榨得出油呢？」

「不錯，我想只能打一折。每位人一分五厘也許還有辦

法。」另一位小朋友好像帶了滑稽的口吻，實在是根據了切膚的情況。

「我們是一個銅板也捐不出。政府如果真正要捐壹角伍分，我們一起把身上的衣服脫下來，拿上城到當舖裏去當錢，當不到一角五分錢，那末我們的身體就賣給當舖裏。」五年級的級長漲紅了臉，似乎在發牢騷。

「……」接着發表意見的小朋友，大約在十個以上。「不要這樣儘管講不着邊際的話，大家快想辦法。」主席這樣的提醒了大家。

最後經過了不少的折騰，議決每一位小朋友儘二十四號以前要捐出六個銅子。推出三個人負責徵集。同時恐怕上峯要說話，所以在繳款到教育局去的時候，請校長先生做一呈文，報告我們實際的情形。

問題解決沒有呢？這要看小朋友是否曾把款子如數繳齊？上峯是否答應這一個更改了的數額？

至於導師所要繳的一塊錢，是少不了半文的。像去年的賑災捐建築監獄捐，不是都在每月撥款裏扣除的嗎？這一個月我們的經常費是會短少六元了。

啊！蔣委員長的壽禮，我們不該這樣的菲薄，但是事實是違背了我們的心願呢。

土地清丈一日記

路軍(武進)

五月裏的天氣是這樣悶熱，在星期四，二十一日的早晨，北街後圍了一羣人，死靜中顯得忙騷動。

「阿嬌！你就忍耐點吧！寬量點吧！祇要自己兒子在外面做人家點，這幾分地基個把月就可扒^①回來啦！鄉間現在祇買三十多塊錢一畝呢。」

當上午土地清丈過後，李二嬌的地基被少了三四分地方，被張白耕開燈兒^②的那個鬼，扯扯拉拉地丈了去啦！那個大先生^③不說他的話，不見他頭眼，李二嬌祇有恨然，她不哭，她懂得一切，鄉間的人情就是這麼一套。老秀才周裕才就這樣勸了一番，算完了一場，也許又可多抽上幾口。

「我懂得你們這班狗種，祇曉得抽烟，連什麼都管不得，還來調解哩！狗種給我們些什麼，人家加三加四^④，我們連加二加一都沒有，並不是爲了這些地基爭執，不過，你終得留些老臉給後代看，那個鬼不見得就會發財，能不賣掉我這塊地基，纔爭了你們狗種的氣。」

過分氣憤的李二嬌，她過分氣憤地罵，幾個大先生早覺得在任務上面勝利了，罵並沒覺得有這回事。

下午，陽光發着苦黃的顏色，氣壓的增速，忙着的人們留着汗，

腦袋兒老是昏疼疼的。

在東街僻靜的小巷里，縮在壁腳里的舊平房裏，這時候已有好幾枝槍^⑤在打靶，這就是大先生們半天辛苦的報酬。

在另一面，北街後的瓦房裏，聽得有一個中年婦人在歎息，她就是李二嬌，她再不能信任她自己，想着對兒子曾誇口的話：

「你放心，那個敢來欺侮我呢！那個敢來與我爭田奪地，我這條老命就拚在他手裏。」

現在她氣憤極了，她自覺得對不起兒子，更對不起自己，對不起自己平常的勇氣，她恨不得把狗種們一記耳光，可是，她懂得鄉間的一切，什麼人情。

天氣是慢慢地暗下來，稀稀的星兒，夾着柔烏的雲朵快要擠出水來，一天就算完啦！李二嬌的憤恨聲，與張白耕的嗤哈聲，擾了這夜的清靜，清丈給了人家什麼？意外的收穫，意外的損失。

場上靜靜的，平地裏添了幾根新的木樁。

①扒回來；其回來，俗語。

②開燈兒，開鴉片店的。

③大先生；土豪們總稱。

④加三加四；即固有的地基有放三放四之原則。

⑤槍：鴉片槍也。

打靶

朱仁康(武進)

今天的天氣怪熱，中午的太陽如火球般懸掛在蔚藍的天空，射出強烈的光輝，照在我們行路人的身上，逼得汗珠直流。這時我們的隊伍正走在向刁莊去的路上，大家手中握着手帕不住的揩汗，而心上且正猜想着停刻打靶的情形。

這是我們高二高三在加緊軍訓期內第一次的打靶演習。講到打靶這現意兒是誰都歡喜的，記得去年我們江蘇的高一學生在鎮江集中軍訓時，最歡喜的就是這一套，可惜次數不多，現在既有這種機會，雖要我們趕到城外八九里路的刁莊射擊場去，心中還是很願意的。

出了城不多路，就看見遠遠的前面直立着一個金字塔式的土堆，頂上豎着一面旗子，還有許多模糊的影子正在蠕動。刁莊是越來越近了，三角的土堆也越變越清楚，原來頂上飄揚着一面紅旗子，還有許多人正在上上下下的移動。當我們走進射擊場時，看熱鬧的許多男女老少的人們都把視線集中在我們身上，隊伍完全站定後即解散休息，於是我們就開始這常州唯一的射擊場的選禮：這裏約有八九畝田的面積，一端就屹立着金字塔式的土堆，約有五六十米突高，黃橙橙的一些青草也沒有長；土堆下面豎着兩個不能夠轉動的死靶，靶上畫着一圈圈的黑環；在靶的前面，躺

着一大塊長方的平地，上面踐踏了許多牛羊的足跡；靶場的四周圍着青青的麥田，在靶的一邊離開土堆約二三百米突的麥田裏還插了好幾面紅旗，是規定的警戒區域。

這次是一百五十米突的射擊。在射擊開始之前，中隊長先派了幾個同學做警戒兵，幾個同學去看靶報靶，我就被派為第一批的看靶員，跑去躲在靶旁麥田裏的低窪處——因為不是環靶沒有地室可躲——砰砰鎗聲過後，號子鳴的一聲，就跑去看看靶，接着就把紅旗或白旗搖動着報告他們中靶的環數，回來再躲回麥田裏。這樣聽着子彈發出尖銳的叫聲從身旁飛過，心上微微地起了驚懼的波動。每次鎗聲過後，就接着聽到看衆在後面騷擾的聲音。我們同學射擊技術都很不差，無論是立式、跪式、臥式的射擊，五發之中吃湯糲的很少很少。

在麥田裏躲了好幾分鐘後，子彈也已打過了幾十發，方才有同學來換班，於是我就跑了出來，帶了一本書同他們躲到附近村莊上樹影下去看書，但總是看不下去，耳中聽着砰砰……的鎗聲，腦中盤旋着他們射擊時的情形。

時間一刻刻的過去，天涯冉冉地昇起了許多浮雲，後來竟將火球似的太陽掩沒住，並且慢慢擴張牠的勢力佈滿了整個的天空，天色也黯澹了，和風也吹起了，溫度也銳減了，著了黃色的單操衣已覺得有點冷，於是大家跑出了村莊回到射擊場上，看着戰士們一個個的上去，一個個的下來，嘴角邊都掛着勝利的微笑，摸摸

少許有點痛的肩膀。後來風越括越大，雲越聚越多，大家都知道快要下雨了。恰巧挨着我射擊的時候，雨點開始落下了，我且祇顧着鎗的瞄準，祇看着那面的報靶，並不留意打在身上的雨點，打完了五顆子彈站起來時，發覺雨已有相當大了，於是肩了鎗跟他們躲進村莊上的祠堂裏去，讓沒有打過的同學留在那裏；雨雖然越落越大，而砰砰……的鎗聲且還繼續不斷的聽到。過了十幾分鐘，雨點住了，我們跑回來時，看熱鬧的人已經一個也沒有了，其餘的同學也都已經打過，而時間也已六點多鐘，於是就整隊回校。

沒有太陽的生活

匹 俠 (武進)

今天起又輪值到這一「夜班」了！提起了這一「夜班」，令人有點兒心悸！一月有三週之一「夜班」，一年有九整月之「夜班」，這沒有太陽的生活！我們咀咒！我們憎惡牠！

當長短針跑上一百八十度的時候，我們這一夥兒便上了值；各人帶來了兩顆倦眼惺忪的眸子，一架有氣無神的沉重身軀。我們怕見揚旗柱臂的倒下；風帶來了機車頭的怒吼之聲，我們就開始戰慄；甚至我們怕見紅綠燈；白色的路簽袋，不消說，那是更使我們感覺頭痛啦。

夜的小車站：陰，淒涼，漆黑，死寂，昏黃煤油燈光，統治着這夜的車站；黑暗擁抱着這世界，靜寂佔領這周遭的草原；幾條鐵軌長

長地躺着像一條垂死的長蛇；風吹來了叢林裏母鳥的悲鳴。

在這樣淒涼的場合之下，候車室裏的黯淡的燈光顯得更微弱了！旅客零零落落的東坐一個，西躺一個；找到了臨時旅伴的，在勉強地假裝出起勁，敷衍搭訕着想藉以解悶；每一個旅客的臉上，沉重地，像在懷念着什麼，懼怕着什麼，偶而也有一陣笑聲衝破了寂落的空氣，洪亮地響着；可是當這笑聲慢慢地，在遠處隱沒之後，光景更顯得寂落。

夜該是神秘的，興奮的，亦是最富有詩意的，然而，正相反的，我們的夜，却絲毫找不出牠的神祕和詩來；地球上的夜像是 分了二部份：一部份是享樂的，興奮的，刺激的；另一部却充分地顯示着疲勞，困苦。當大都市的跳舞場在瘋狂地奏着消魂的樂曲，當舞客正摟着妖媚的女人沉醉在誘人的舞律裏，當夜總會的人們止在聚精會神隨心所欲，當公子哥兒們在一榻橫陳如入雲霄吐着「我要愛一位，像你這樣美」的時候；我們，負有直接執行交通運輸業務的前哨份子，正在疲乏地工作着。

在一燈如豆的周遭裏，在時時刻刻永無休止的擔心裏，我們伴着路簽袋，伴着電報機，伴着調度電話，伴着票窗和磅秤，伴着分路和轍尖；慢慢地，慢慢地，經不起長夜的襲擊，頭在搖着，眼在閉着，不期而然的低磕在辦公桌上。

——搭搭——搭搭——搭搭搭搭

突兀的，路簽的警鈴銳利地叫着；於是，驚動了全室，緊張，忙亂，

震撼着每一個枯寂之心靈。

篝火般的揚旗燈變了色，鐘聲有力沒氣的一下二下的響着，軋票機像是犯了抑鬱症，怪單調地沉悶的拍拍誌動作着；布爾喬亞們之遊覽專車，野馬脫韁似的出現在外進站號誌了。

列車進站了！一陣死氣的，笨慢的騷動以後，又歸於沉寂，機車頭的狂叫刺激不起人的興奮；而反常的不見太陽的生活，使掙扎在夜的車站裏底我們，感到了生之疲勞。

列車跑出了跟蹤靴尖以後，軌道再也不噙噙的響着了；各人才吐出了一口長長的悶氣，全站又重複回到了死一般的沉寂；老鼠在地板上竄過，幾個低低的頭開始更低低了！

——TCB，田莊站，八百〇九次，零點卅八分派司。
聽筒才放下，電報機上奏出哀怨的曲調：

——滴滴劃的劃劃滴的劃……

響着！響着！走上去一按，抄着！抄着！抄着！

電文的內容：

八〇七次貨列車，田莊站卸貨十八件，鑿樞一具，四十五噸T

CB，四三〇八九號。

紅色的揚旗燈又復映進眼簾了！好幾個紅帽子的外脚夫底頭蠕蠕地出動了；鐵錘頭，扁担，磅秤，粗繩索，開始出現啦！

找尋車輛的號數，核對個明白；開啟鉛封，裝載和起卸。

杭育咳育的一陣騷動之後，鉛封鄭重的拿出來，鄭重地封上；

悄悄地！

上午兩點鐘！路簽的鈴聲更銳利地叫着！

道木加車，兵車，學生專車，一〇一的旅客聯運直達車。

最後，要人們的夜特快！

一陣陣的列車，像長蛇般的蜿蜒而來；花車後面的一只血紅的赤色屁股燈，像選手們獲得了獎品後啟露了勝利的會心的微笑，捷捷地溜走了！

時間像重負的駱駝，慢慢地向前爬着；好容易換到了四點鐘，這是黑暗與光明交替的當兒，天特別的冷了下來，全身不由自主的戰抖着；離開天明已不遠，偶而聽到了一二聲意外的雞啼，催促着東方的發白；幾只路簽機在歇斯底裏地響着一次復一次！

——嗒！嗒！
——嗒！嗒！

——嗒！嗒！

一聲聲悲鳴的號角，催起了兩聲如雪的掛鉤夫。

——三百〇七要拆車啦！

——什麼號數？

——四四〇四七

於是，全體出動啦！S.M.老管，O.P.P.，調車夫，掛鉤夫，「拋特。」當列車在站台外開始調車的剎那，掛鉤脫鉤，直路，灣路，一聲

聲的叫喊，紅的燈火，綠的燈光……

各個過疲乏的身體被迫得用出了最後一點的精力；頭在發

眼，眼在發花，注意力再也不能集中；這正像是被敵人覷中了弱點，瘋狂地被襲擊着，緊張得像是戰爭的最高峯，最後的生死主力戰；天剛要透出曙光的一刹那，正是工作最忙的時候，而却是身體最需要休息的時節。

經過了一夜的煎熬，肚裏在咕嚕地響着，口渴得發燥，身體冰冷得打戰，頭腦脹得像要爆烈了一樣；一陣說不出的難過，像要嘔吐又嘔吐不出來！

炊煙瀰漫着空間，牧童騎在牛背上逍遙自在，各式各樣的肉眼都張開了！

提了熱水瓶，挾着破舊的制服，拖回去這沉重的身軀，把牠擲向被褥中去。

當天的日報上的「時人行蹤錄」

「×××××××××地要公已畢當晚乘夜特快赴平！」

軍訓公務員

沈毅（吳江）

軍號吹過了一刻鐘，才有三個隊員慢慢地踱進來——末一個個拖着鞋皮。

「明天我無論如何不來了！你看我們倒做傻子！」

那課堂裏空躺着一條條長椅子。

一個顛起脚尖，去看牆上的「學術科進度表。」

「今天沒有學科，今天野外演習！」

「演習個屁！」

拖鞋皮的人跌下在椅子上，脚脫出鞋壳，踏上前一排椅子的後邊。

「來算算看，還有幾天可以出罪？」

看進度表的回頭一笑，又再顛起脚尖，去數日子。

「數什麼呢！」另一個扳着指頭。「今天廿一號，五月——大月，還有十天！」

好像出了一身汗，脫下軍帽來當扇子。

又來了一個——可是剛一進門，便囁咕着退回去了。

「我們也興吧？」

「不要！既來之則安之！休息休息吧！」

大家坐下，翹腿擱腳起來不穿鞋子的，爽性躺了下去。

「樂得舒舒服服。」忽然又發生了感想：「哦，你們倒不要不

知鑿足呢！這樣公都不要辦薪水照樣拿，福福氣氣！」

一個却擔心：「坐起來吧！縣長來起來——」

「呸！縣長會來嗎？他來過幾次了？」

又來了四個人——內中有一個却是「巴結朋友。」

「咄！越弄越不像了！幾個人只剩一個零頭了！」

「不要假正經吧！訓練訓練不要畢業的嗎？」

這邊打過招呼去：

「對啊！訓練訓練終要訓光的囉！哈哈！」

「橫說豎說，到底折頭終歸要打點。」

「自然自然。」

「哼！折頭打得這樣快？第一天就不十足——不過九折吧？」

第二天就七折，第三天六折，媽特皮今天幾折？」

「今天一折。」

「你不要發牢騷吧！地政局長來過幾次？三次半：我記得清清楚楚！」

楚楚！

「怎有半次的呢？」

「你想吧！」

其實隊員到底來了不止這幾個人：早有好幾個在會客室裏

拉京胡唱戲，這裏也聽得見；有幾個便衣的人走過窗外到裏面去

的，也都是隊員——進去化裝了。

不知怎麼，大家研究起課堂來：這是縣政府的大禮堂，「哼！沒

勁頭：一點不神氣！」

建設科長從窗口伸進頭來，又縮出去了。

「噯！噯！」有人喊過去，下面的「來來來」變做「皮西地！」

了。

哦，教練官來了，總教練。原是保安第×大隊中隊長。他一進門，

就有人開玩笑：

「敬禮！」

沒有一個不笑起來。躺著的人一邊笑，一邊舉舉脚

人已多起來了，約模有總數的三分之一了。時間也還早，只過

了半點鐘。

中隊長脫下軍帽，露出小光頭來。人很矮，尖下巴。有人撥他屁

股：

「喂！小三子買塊大餅來！」

「不要說笑話——今天是打野操吧？」他手裏托着的一本

步兵野外勤務什麼的書，旋轉着。「打些什麼呢——哦，人更加少

了！」

「還喊少？今天是我们學生等你先生呢！」

躺著的人說：

「隊長，不要打什麼野操吧；我們來練習練習打夜操吧，好不

好？」

隊長笑。有人接口：

「簡直就實行啦！三角瞄準早已學過，持久戰也學過了！」

「我是強行軍！」

「呸！你是急行軍！——且——！」

有人提議：「還是跑到八×去吧，那裏新到國民大舞台戲班

子！」

「曲死！何必跑呢！穿了這身老虎衣，汽車可以半票，輪船免——

！」

又有個提議：「跑到X湖邊去玩玩吧！」

中隊長不能決定。

「先來講一講好不好？」他說。「不講停歇到野外去不會做。」

「那末到兩點鐘講好了。等等人或許多點。」

「也好也好。到兩點鐘吹一吹號。」

大家大笑：「吹破十個號，人一定就多了！」

決定以後中隊長也便坐下。他最不神氣，別人都是眼鏡，金牙

子，戒指，手錶……有幾個人說話還夾幾個洋字。

他們三個五個的講起話來。也有三個五個的跑了。雖然隊長

急忙喊：

「噯！你們不要跑開，停歇就要上課！」

「不錯呀，現在可是不上課！」到底去了。

獨有巴結朋友發火：

「該應上課末上課，不上末我也要回去了！」

他却沒有回去，聽別人講——駐紮在蘆墟的稅警隊長的女

人跟人逃走了，又被抓回來。

「爲什麼那隊長不下殺手鐮呢？要是我，有鎗階級，那就一

鎗把她打死，不比無鎗階級，只好抱不抵抗主義！」

「對了，不然要鎗什麼用？」

「自然……以前張自忠部下有個連長，他的女人同一個文

官發生了關係，被他騙到龍門去鎗斃的。嘿！回去一報告，還被上司

稱讚哩，說：「這才像個軍人！」……」

隊長聽出了神，尖下巴擱在椅檔上，上眼皮向上皺起。

他苦笑：「所以一般女人不肯嫁給軍人囉！」

「什麼話！一二八之戰，十九路軍軍官沒有一個不到手了女

人的！」

巴結朋友插嘴：「這是民氣，嫁給十九路軍榮耀！」

「隊長你的太太呢？」

「還沒有呢！」搔搔後頸上一粒粒紅瘡。「所以現在想得狠

呢，哈哈！——忽然收住笑：「喔，那天來考的女書記取了沒有？兩

個面孔都還漂亮。」

「沒有取，榜已經出來了。」

「縣長真「蠢」也算我們倒霉！」

「隊長還是蘇州去打野雞吧！」

「不，這種玩厭了！」

兩點鐘到了，沒有吹軍號，隊長到後面去吹了一會哨子，來時

他背後三三兩兩跟着幾個隊員們，躺着的說：

「人這樣少，隊長，讓我們大家躺着聽，你就站在這裏講吧！」

「不講了，我們野外去講。——不過打野操很討厭——第一

領你們哪裏去呢？」

後來他們出X門，經過公共體育場，尋到一個松柏樹林，大家

坐在樹蔭裏。

「這是林空，請各位注意！」隊長立着，像演說。「不過野操實在難打！上次地形識別，距離測量，倒還容易；這次要辨別方向，還要放步哨……本想帶幾個弟兄出來做給你們看，但是沒有帶！」

「好在我們又不是真的兵！」

「不錯，只要知道一些名目就夠了！」

「名目也何必知道？」

「嘿！馬上就要壯丁訓練了，或許要我們去做教練官……將來同××開戰起來……」咕的人就是那巴結朋友。

他被別人譏笑氣得跳起來就回去了。

大家自由休息。好幾個人躺了下來。隊長伸出五隻燻黃的指頭，問別人要了一支煙，坐下來講與登堡同「威廉不知第幾」賽兵的故事。有的人講到：

「昨天半天倒終算去看消防演習，今天這半天最無聊！」

一會後，隊長在太陽光裏用一根茅針立在錶上。

「這樣把錶轉起來，使這根影子落在時針同Ⅻ的中間，那Ⅻ便指着北面。」

「噢！猶之乎變戲法！」

一個說：「這一來，我倒有點得到了！」

「哦！」中隊長很得意。「可不是得到點了？嘻！」

但是有人喊起來：「對不住吧，大隊長老爺讓我們早點回去吧！」

「真的，坐在這裏多麼無聊！」

「好好好！我隨便——大家就回去——不過這早回去不大好，誰高興體育場去玩籃球嗎？」

「倒也不錯！這也是一種訓練！」

「很宜於公務員的！」

躺着的人却埋怨：「既來之……你們真是，一點不會福氣害人！」他也爬了起來，在後面拖着鞋皮。

「三十一隻餛飩還只吃了廿一隻！」

十三個隊員，十四個疲倦……

盛澤的「小滿戲」

于 秋（吳江）

盛澤，是江蘇吳江縣屬的市鎮，它的著名出產，誰都知道是「盛澤紡綢。」

歷年遺傳下來的風俗，在小滿節的一天，鎮上幾百家絲行，共同出資演神戲一天，今年呢？恰巧輪着「中國的一日。」

據說絲行的祖先，蠶花娘子是其中之一，他們要紀念這蠶花娘子，並且希望蠶花娘子保佑四鄉農民所養的蠶有豐滿的收成，所以有這種迷信舉動，但是他們一半是為自己利益着想，一半是想盛澤整個的綢市有發展，因為蠶的收成一好，絲業和綢業在經營上比較順利一點。

在農村崩潰的現在，一般農民衣食方面，都有不能解決的，所以他們在整天的勞動之後，唯一的消遣，祇有抽抽旱煙；能去坐坐小茶館，已算是特殊的了。要想踏進戲院，看一天戲劇，他們是萬萬談不到的。今天既然鎮上在演所謂「小滿戲」，也是他們一年中祇有的一日，只要你不怕太陽曬，有氣力在擁擠的人羣中站得牢，那末可使你不費分文，看一本極精采的京戲。

平常很清冷的胡桃街，今天大不相同了。絲業會館裏（又稱蠶花殿，在胡桃街）容下了幾萬的看客。

自從立夏以來，天氣一直是陰寒着，今天却大不相同了，溫度自六十度升至八十五度；一輪血般的紅日，格外顯出牠的威武，把這一羣看戲的大衆，曬得個個汗水直流，連聲的喊着好熱。

咚咚咚咚的鑼鼓聲，佈滿了整個的戲場，在幾個紅袍綠袍的出場和進場中，不知受了多少觀客的怪聲叫好。

爲了天氣炎熱，一般賣水菓和賣紙扇的小販，莫不利市三倍。在這樣擁擠的人羣中，幾個警察已失去了他們維持秩序的效力。打架的事情，隨處都可看見。一位公安分局長，也來趕熱鬧，被擠破了一件縐紗單長衫。

防空演習

葛汝運（松江）

時間的快箭把我們期待着的一天終於的帶給我們，我們每

個人的心裏都感到愉快，因爲我們將要演一個新的玩意兒——那便是學校（高級職業學校）裏第一次的防空演習。在報章上，在雜誌上，在談話中，我們雖常看到聽到這個名詞，可是却還沒有實地試驗過。這一次校中決定在五月二十一日下午四時，舉行這一次的防空演習，學生們的心裏都感到莫大的興趣。到了這一天，每個人真是活潑極了。

這一天的三時四十五分，我們一切都已經預備好了。校長下令防空演習開始，我們的心開始跳了，跳得很厲害。

這時候天很晴朗，陽光很沉靜的普照着大地，好像在看我們的動作。成羣的參觀的民衆擠滿在操場上。

二個對空監視隊的同学在全校最高的水塔頂上出現了，他們手裏拿着二面紅色的小旗，四眼都不住的向空注視。他們的目的是想找敵人的飛機，可是天空中祇有飛翔的小鳥，沒有甚麼飛機。十分鐘以後，對空監視隊手中的紅旗開始狂揮了，繼着很迅速有規則的揮着，這原是童子軍的旗語。站在防空司令部外面空地上的通信隊，也早已注意的了，他們把旗語的內容寫成：「四方發現敵機。」這一句報告，又火速的送向防空司令部。不到十五秒鐘，一騎自由車像風也似的從防空司令部馳來，這却是啣了司令部打警鐘命令的通信隊員。

「噹！噹！噹！」很急的鐘聲，突然在早操台的後面響了起來，我們都喊道：「敵人的飛機來了！」成羣參觀的民衆聽了這句話，

都忙地向天空尋找，可是空中除了飛翔的鳥以外，一點也沒有甚麼。敵機本來是假設的，決沒有真的敵機來襲的一回事。沒有特殊職務的教員學生校工，聽到了這着急的鐘聲，都急急忙忙的避到蔭蔽的地方去了，也有躺在地上，便是不躲避的人，也早被那些警戒隊的同学驅到蔭蔽的地方去了。燈火管制隊還把小的黑罩遮住全校電燈的光彩。

不到五分鐘，水塔上同學的旗又揮了。接着，仍是通信隊把這消息帶給防空司令，這一次的報告更是嚴重，却是：「敵機恐將投彈。」「噹噹噹噹噹噹」的二擊快鐘聲，在半分鐘後響了起來。

鐘聲還沒有停，一個銀白色的光滑滑亮晶晶的東西，早從高空投下來，正投在特設草屋的附近，黃色的烈焰便在草屋裏透起來了；原來這銀白色的東西是燃燒彈呢。接着，又投下來好幾個這般模樣的東西，也有幾個着地後有巨響的。

「轟轟轟」的大聲又在場的西面發生了，這聲音同飛機投炸彈的巨響，還和着民衆的叫好聲，鬧成一片。這大聲又漸漸地擴大，漸漸地變高，使人們不能分析這是甚麼聲音。參觀的民衆一面鬧，一面還去找西邊鬧的是甚麼玩意兒。原來是對空射擊隊把架在小樹上的十幾枝槍，向着敵機猛力的射擊；可是並沒有甚麼効力，因為飛機一點也受不到損害。

這時候，草屋的火，愈燒愈烈，已經擴大到不可收拾的地步。二枝銀鍊也似的水，却早向大火噴來，這好像是二龍戲水，不是戲火

哩。滅火機也把大火做目標而施行射擊。這是消防隊聞警而大隊奔來施救，他們的手段真靈巧，在一分鐘中便把不可收拾的火救下了；雖是被炸彈炸傷了三個隊員，幸而傷得不重，都被救護隊抬到臨時醫院裏去了。

正在這火呀水呀巨響呀噪音呀鬧得一片的時候，濃厚得煙霧已從東方漸漸的散佈開來，終於遮住了整個學校的一切。飛機的投彈聲，射擊的槍聲，民衆的叫好聲，都被這濃厚的煙幕一掃而空。這時除了細微的叫「奇怪」外，簡直靜得一點聲音都沒有，同剛才的大鬧相映照，真是有趣。

敵機看到目標已失，不能再任意的投炸彈，便祇好把毒氣彈儘量的向地上亂投。可是又被防毒隊發現而報告防空司令部。因此，「噹噹噹噹噹噹」的三擊快鐘，更把這個消息遍傳給大眾。有職的教員學生校工，便把準備好的防毒面具帶起來，沒有職務的人們，由避難所管理隊的指導躲入避難所。防毒隊的隊員，更把漂白粉的乳狀液到處噴洒，原來他們已經察知毒氣是氣化苦味基，所以用漂白粉來消毒。

一刻鐘以後，「噹……噹……」的和平鐘，把這偉大的演習結束了，大家都呼了一口深長的氣，嘆道：「敵機已經去了。」

這一日在省農場

更生（松江）

今天是我附近農場播種的第三天，差不多四五里之內的婦女們，都成羣結隊的一黑早就奔往那裏去，赤了脚，褲管捲得高高的，一種健康壯偉的氣魄，都市小姐見了只有愧慚。

她們平日除幫助父兄農作外，唯一的副業就是搖洋襪，有的直接到廠裏去做，有的就拿到家裏來做，普通搖一打是一角八分，斷針等零碎損失，全由自己負擔，拿回家來的還需出一塊錢一月的機租。據說搖得最快的，每天一刻不停也只能搖滿二打，所以住在農場附近的，到場裏有工做的時候，如播種呀，拔秧呀，稻田拔草呀，耘田呀……等，她們多停了搖襪，裸了腿奔集攏來了！因為每天的工資是大洋四角，當然比搖襪好些。

農場因為每天工作的需要額是有一定的，自然不能無限制的來者不拒，因此，以工作的速度和熟練為標準，在上一天放工時預先選定額數，各給與「下田證」一紙，備第二天憑票下田工作。但是沒有一下田證的，往往也是奔來，希望僥倖獲得工作，所以一清早懇求聲，斥罵聲，驗票聲，亂陣陣的打成一片，鬧得什麼似的。附近有個農婦叫阿美的，不過二十一、二歲，生得頗有幾分姿色。農場先生平日多喜歡和她調笑，題有A村之花呀，農村皇后呀……等雅號。她上一天沒有來播種，今天到十點鐘還不見她來，大家都下意識的感到煩燥了，無聊的你一句我一句的都有想去叫她來的慾望。

「老阮你能去把她叫來，四角工資我出。」一個馬臉的老金

得意的喊。

「你四角，我八角。」老鄭更喜形於色了。

「你八角，我簡直一塊。」大胖子老鈕直喊得跳起來。

「哈……哈……二元二角叫個女人來尋尋開心，值得值得哈……」

「好！我準去叫，若叫不來，我罰一元二角！」老阮有把握的說

着就出去請皇后了。

一小時後，老阮笑嘻嘻的跑回來，這是勝利的預示，還不等他

坐停，老鈕等已圍住了他，促他報告結果。

「我勝利了……她準……午後……來半……天下田……」

證我已……補給她……你……們看……怎樣……老阮……的

……本領還……不錯呢……哈……」他說一句喘半天的急促

的喊。

「該死！真來麼？不要臉的，這樣我們給她三塊錢睡一覺，也可

以了。……一個教訓。」胖鈕大約捨不得一塊錢了。

「說什麼廢話，來了還不好麼？可以使我們精神興奮些，趕快

吃了午飯全體準備下田，哈……白的腿，俏的臉。」老金更得意了。

「好！我來給她拍個照，你們各人一張做個紀念，不好麼？」老

鄭沉默了一時也喊起來了。

「你們不要開心，聽說阿美有十幾個姘頭，你們這樣瘋瘋顛

顛的給他們知道，不是好玩的，和無知的鄉人去爭奪，有被打的危

險呢！哈……」老尖子的老倪發出警告來了。

「放你的屁！我們這種人真不要，要漂亮的女人，城裏真不知有多少，不過和她尋尋開心玩笑玩而已！」他們抗議了。

噫……噫！午後的上工鐘打了，一切依然，白的腿，黑的泥，黃的穀，一行一行的播，但是在東面的一角，却不時揚溢出笑聲來，下田監工的先生們也多聚集在那一角。遠邊一行一行的播過來了，這一角總是不能前進。一個少年農婦，裸了白腿，站在泥中，和監工們嬉嬉笑笑的，雖然手中也拿着將播的稻種。

照相機架起來了，據說是拍播種的標本照，然在標本照的煙幕下，皇后的獨身影也留下了。

一天辛勞的工作完了，女工們紛紛從田中起來，領取一天的酬報——大洋四角，急急跑回去炊飯哺兒了。號稱農村皇后的阿美，半天得了最高的代價，也遲遲的回去了。田間重復又沉寂下來。

五月廿一日的佘山

嘉 謨（松江）

趁着例假的機會，我重又到了松江的佘山。

大約是太興奮了，所以昨宵在客店裏，反來覆去竟咽不着，像患了失眠症。聽屋外的風聲，吹在竹林裏，很有一種說不出的天然真趣；被監禁在都市裏的人們，那裏能聽到這清幽的樂曲呢。

黎明的當兒，更有特殊的風光；雞啼狗叫，不在話下，就是空氣給人呼吸着，另有清香的味兒。我是從小生長在離上海二十公里

左右的鄉鎮上；沒有山水，沒有古蹟，現在享受到這樣的山光水色，我就肚裏在暗想，古人稱山靈，這一點也許就是山川的靈氣吧。

我是一個基督的信徒，這次來山還有一個重要目的——朝覲瑪利亞。從客店出門，到中山的聖母堂去參加朝上五點鐘的彌撒禮，聖堂的內外已經站滿了許多同志。彌撒禮的主祭者，恰巧五年前給我倆證婚的沈桂芳司鐸，他現在是掌管張樸橋教務，面容比較從前豐潤了。

在聖堂裏，給我一個意想不到的發見；就是我的朋友易少春，他是一位很虔誠燒香拜佛的，怎樣也很端肅的跪在那裏呢。

在古詩上有他鄉遇故知的話兒；我看見了易君，心裏弄得非常栗六，因為聖堂重地，不是招呼友朋的所在；況且在參加宗教典禮，格外應該虔敬，所以祇能抱持鎮靜的態度。

禮畢出堂，和易君會面，知道他是和經鶴聲夫婦同來。我們開始換另一種的宗教儀式——拜苦路——這是紀念耶穌受難的遺蹟；易君也一趨一拜的跟着前進，直達山嶺的大堂。

大堂還是從甲子年拆造，到現在已經過十四度春秋；目前雖稱落成，但是像鐘樓等還得費却許多時間裝飾，纔能完全告成；此項工程可稱在遠東方面也很偉大的了。所以上海的名建築家，都來考究過。

在山嶺的大堂裏；吾們又參加了七點二刻的彌撒禮。回到中山，俯伏在耶穌聖心亭前，我很可憐的向聖心哀告說：

「聖心！聖心！請你最公義的聖心！給我們一種力量，抵抗外來的侵略，保持我們的所有權。」

在聖母像前，我也祈禱着和平。因為和平是人類至上的幸福，但是須得在抵抗侵略之後。

若瑟像前，我也懇求過給我們一個偉大和有價值的死。

今天又是耶穌升天節，在宗教的日曆上，也有特殊的一頁。

一會兒，七寶的朝聖團到山了。在軍樂聲中，一隊隊的上山來，組織上很是嚴密，秩序上很像訓練過，我們的一切，都要希望有組織，有訓練。

鐘聲打得特別的熱鬧，報告着為朝聖團舉行的彌撒禮將開始了；主祭的司鐸，是現在上海耶穌會的會長。

吾呢，因着時間已經不早，被鶴聲先生拖到他嬉母所築的別墅裏，就未去參加。在別墅中，我初次會見了一位闕先生，他是一位老黨員，對於目前的壯丁訓練，有一番很懇切的談話，值得我欽佩，拜服。

吃過午餐，我們就到東佘山鎮去搭磚余班的小輪，船在二點鐘開出，經過一小時，達磚橋鎮，再換松泗路的長途汽車，到松江新東門。

松泗路是一條新近完成的公路，我是破題兒頭一朝經過。路基太狹，今天在兩車相逢的一霎那，險遭覆車慘劇，這一點希望公路當局設法改善。

松泗路的腰路上，有一個很令人留戀的站名，叫賣花橋。因這站名，我聯想到都市裏唱的賣花詞。

松江是我七年前做小學教員的所在；今朝舊地重逢，很想去造訪幾位老朋友，但是被時間所限，非常無趣。

在新東門站再搭松滬班汽車回到滬西寓所，已是五點二刻。

新運視察員來了

丁 岡（清溼）

早早就聽得許多人在談，說是新生活運動的視察員要到此地來了。聽說在縣城裏，有一個營長，因為不聽指導吃了視察員的巴掌。

此地的公安分駐所，在街道上特別忙了；不准腥臭污穢的担子擺攤子；命令各店家把櫃台，屋柱牆壁，街道大掃大洗一下；又指揮一般所謂「鄉愚」們靠左邊走路……

此地的稅警隊長也起了一個特別早，在各卡子裏跑來跑去，檢查房子清爽不清爽，弟兄們的床鋪和內外衣裳，乾淨不乾淨。

此地的小車站裏，骯髒的小站長，也同站夫二個人，站在椅子上，爬在窗檻裏，把多年的蜘蛛網，塵埃垃圾，掃的掃，揩的揩，把破碎的雨伞，帽子，鞋子，籐籃，澆水壺等等，都向座鋪底下一塞。

「但是揭不得這塊被毯子的呵！」站長望望比往日更亂更髒的床底下。

這位小站長又在「記憶牌」上寫上一條「擁護蔣委員長」的標語。他說這樣子，視察員看了，該當考查的結果是丙等，就變乙等，假使是乙等，那就是甲等了。

下午，從長途汽車裏下來二個草黃色軍裝的青年軍官，還跟着一個黃制服的公安局的人員。他們一下車就直向鎮上跑。

「來了，來了，這幾個一定是的。」在車站上看熱鬧的閒人說。

「噢，是不是新生活特派大員？」另外一個閒人。

「看樣子總像是的。」又另外一個。

於是男的，女的，大的，小的，長衫的，短打的，許多閒人，都踢踢踏踏的追趕上去。在田稻裏現出一條長蛇陣，蠕蠕的爬動着。

「站長站長，剛下車的是不是中央大員？」一個近着車站的

卡子的兵跑到站裏問。

「是的，你要敬禮的呢！」站長回答他。

「唉，我正看報，等我知道了，我趕忙立正，但等我舉手的時候，他們早已咯咯的過去了。」

「哈哈……」

「要緊嗎？唉！」

「那不要緊，不要緊。」

晚上，隊長到車站裏去坐。

「呵，隊長，今天忙啦！請坐，請坐。」站長打躬作揖。

「忙倒不要緊，幸喜不碰釘子就好嘞。」隊長坐下了。

「他們到貴隊部裏怎麼說？」

「他說要弄得這樣子清爽，實在不容易；他說我年紀雖然大了，可是精神真可以。」

「呵，恭喜恭喜！」站長笑和着。

「嗨，有什麼恭喜的？」

「這還不可以恭喜嗎？他們有多大了，真出風頭呢？」

「他們兩個一起還不到五十吧，嚇，真神氣！」隊長興奮的，一口烟一句話：「這還算不得。在從前，他們就是皇帝派的欽差大臣，同我們這種小小隊長，是要跪在道路邊，口稱隊長某某，去迎接的。現在是完了，連他是什麼東西也弄不清楚，來去也不曉得了。不說別的，從前的縣長，一出衙門就是大轎子，前面「肅靜」「迴避」的牌頭，鳴鑼喝道，嘿，那真個是闊氣，那真威風！可是現在的縣長，一件普通長衫，揀一個皮包，他媽的，同瀟三一樣的一個，誰曉得他是什麼縣長！」

鞭 答

白 燕

一個人寂寞地住在所鄉村單級小學校裏。每天每天都牛馬一般的工作着。做飯，上課，改卷，填表冊，調解兒童間的糾紛……從上午六時起，直到下午十一時，一點沒有休息，可是那怕腳當手做，也還是做不完，因此，就是星期日也很少有空暇的。

這種生活，住在都會裏的朋友永遠不會想像得出的，你去想吧，獨零零一個人，包辦一只學校，從校長一直做到校役，什麼事都要做，够忙不够忙呢？連腦筋也差幾分漲破了哩！

教育局明文規定，每月可支薪膳銀廿大洋，數且不小，看它在面上，一切的苦難都默默地承擔下來了。而且幹得異常賣力，因為縣督學教委等走馬燈似的緊跟着來校視察，有了一點小岔子，準叫你馬上捲起鋪蓋滾蛋，要吃飯的人多着呵，那裏可以放你馬虎虎？我是已經嘗够了失業的苦味的，這一下費了我一位老師不少信札，才給我弄上手的，我那裏還敢不賣力呢？

嗨！我父親的命，真苦極了，我才剛剛到手一個位置，可以不要他再種租田養我了，而他却就病了三天去世了。將家裏頭一付生活的重担，重重放在我頭上，我沒有方法躲避呵！只得抬起我漾着淚水的眼睛，帶着顆悽切的心兒，開始向生活奮鬥！

從開學到現在，算算已近四個月，可是還只拿到八隻洋，算是第一期薪水已經發放了，（每學期每教室須繳十二元學費給教育局，教育局在第一期薪水內扣除，以後每月當發足廿元。）怎麼攪的呢？去問問，說現在局內沒有錢，欠是不會欠掉的，不過暫時不發放吧了，嚇，我從一百里路外到跑此地，人地生疏，借又無門路，家裏又窮得像洗了一般的乾淨，沒有錢帶出來糴米呀，八隻洋早用光了，怎麼活下去呢，餓了肚子教書除非是神仙，我想凡人總是不能够的，這麼着，我就厚起臉孔，向當地學生家族借過米，連借三處

都冷冷的回絕我，第四處沒有勇氣再開口了。要想收一點學費，轉此地學生讀書，一律不出學費的，教育局不是已經給你薪水了嗎？怎麼還要到學生那兒收學費？我在先以為教育局既然從我薪水內扣除學費我當然可以去向學生要回來，誰料碰了一鼻子灰，原來教育局扣儘管扣，你却不能再向學生收一個小錢，說是要普及義務教育，所以如此辦的。要普及義務教育，當然是誰都贊成，因此我自認晦氣，向學生家屬道了不是，也就不去追問教育局為啥要扣起學費來了，問什麼呢？此地辦法如此，願者上鈞，不願去吧，誰耐煩跟你婆婆媽媽？

幸好天氣暖了，在餓了整整一天一夜之後的今天，倒給我想到了了一個辦法：我把我那條棉被背在肩上，在放晚學後，匆匆的向那個五里路外的小鎮上進發，有幾個比較大一點的學生詫異起來了：

「怎麼？先生，教書不教了？回家了？」

「不不……」我紅着脖子說，「天暖了，這條被用不着，放在此地不妥當，所以我背到鎮上寄脚划船帶回家。」

路上的老鄉們都向我拋着詭異的眼光，我垂下頭只顧匆匆的走，沒聽明白他們促促的在講我些什麼。

高櫃檯裏面的一個中年胖子，先把我上上下下打量一番，我很老練，面上掛着不自然的乾笑，很坦氣的仰着脖子。他把那條帶絮的被頭翻了翻，這裏那裏看了看，生氣似的說：

「噫，裏向有不少碎洞……」

不知是那兒來的勇氣，我馬上陪笑接住：

「先生，新打的被絮呢，才蓋了二年哩。」

那個眉毛繃了繃，不耐煩地說：

「一塊八……」

我又陪着笑：

「那末繃足兩塊吧。」我提心地看着他的面色。

他不說話，接着，却拉起嗓子唱了：

「噯——土布——條子——棉……」

大門口那裏一黑，我無意識地偏過頭去望了望，嚇，這個猴子的青年，身雖然只不過在教育局裏和他碰到一次，因為他的臉孔黃瘦得那麼反常，他在我腦筋裏的印象很深刻，他不是國家派初小的校長嗎？真碰得太巧了！

他見了我，也好像有點詫異，顯然他也認識我，我對他苦笑了一下，他也苦笑着對我點了點頭，彼此的苦處，不消明說，老早都在肚子裏明白了。

他當的是一件絨緞衫，和一條呢褲子，腳管口上已經有點碎了，而且又很髒，大約是讀書時代學校裏做的制服吧？當鋪裏冷冷的說不要，只要他的絨緞衫，一塊半！

他的嘴巴比我會說，他侃侃地跟朝奉辯論，說他的褲子做的時候費了七塊錢，絨緞衫做成它費了八塊錢，六塊絨緞，二塊結工，

一點不含糊：八塊！現在起碼要押三塊錢，並且：

「這不是賣給你們，不過暫時押一押，押得大贖的時候也一樣大，你們開典當不過在求利息，我多押一塊錢就多出你一塊錢的利息，幹嗎要扣得這麼緊？」

可是朝奉却不耐煩地：

「一塊半當不當隨你！」

他足有一分鐘不說話，接着就沉重地嘆了口氣，點了點頭。他的模樣，簡直比喪家之犬還狼狽，還可憐。

我們兩人走出門來，擠在一塊走，擠得很緊，默默地走着，好像彼此間有什麼聯繫似的，整個的心腔，都給一種悽切的感覺包圍着，我們的眼睛裏，都漾動着辛酸的淚水。

在一家米店裏我們大家買了一斗米，一元錢一斗，放進米袋裏，只有小孩的腦瓜那末大，唉！至多是十天性命！以後的日子怎樣挨下去，天保佑再不要老不發薪水吧！不必明說，我們彼此都可以會意到這個感覺。

在十字街口，我們默默地互相望了望，突然他的眼睛裏放着異樣的光亮：

「朋友，你想好氣不好氣？此地去年又沒荒，錢真沒有嗎？他媽！騙鬼去！錢是聽說都叫省裏提去化用了！他媽！星期日我們一定開會去，再不給就打爛他媽的好，要走就一道走！你說是不是？」

他睜着眼，像要吃人的樣子，雖然是竭力把嗓音壓低的，可是

一股憤怒烈焰似的衝出來，嗓音就好像有點近乎嘶啞的樣子。

我緊張地問：

「哦！原來是這樣！那末我們到什麼地方開會？城裏？就是這個星期日？」

「噢！你還不知道？我們早決定了，這個星期，就是廿四日那天，我們大家到城裏開會，索薪！」

「好的，我一定也到他媽媽，這簡直太不成話了！」

我們就揮了揮手分道走開。這時候我的心裏充滿了憤怒，牙齦癢癢的，很想一下就找那個王八羔子來啃他幾口！

走到元昌順雜貨號的時候，掌櫃的老遠就招呼，這人逢着人總鞠躬陪笑，像個「大阿福」似的，非常逗人愛，因此他的生意很興隆，據說他剛到這鎮上，只有一個光身子，現在已經開起這小店，有妻有子，掙出個場面來了，我的通信處是由這店裏轉交的，我本來想去問問有沒有信，沒站到櫃檯，老板已經檢出兩封信投給我了：

「這幾天鄉下正在種秧，是不是你們那裏熟人一個都碰不着，有一封已經來了五六天了，嚇嚇……是府上寄來的嗎？王先生？噯……你怎麼這裏是米噯……」

大約他在詫異我為什麼只羅這一眼眼米，噯，不瞞你說，我還當掉棉被的哩，不過剛才走小衙堂沒給你看見吧了。但是我嘴裏却說：

「不要說起，鄉下忙極，沒有人肯替我挑米……其實，唉，錢也

真沒有，你知道三個月不發薪呵！」

又隨便應酬幾句，我就走了。

緊張地看着信。一封是小學教員聯合會的通告，一點不錯，廿四日要齊集城裏開會，索薪！還有一封呢，一看就看出來，是家裏的弟弟寫來的，弟弟在本鄉初小畢業就失學種田了，今年才十五歲。哪。那信上說道：

哥哥：

媽媽哭着呵。唉，舅舅真不是人，媽媽去借米他不肯，他罵媽媽。他說，阿生在外頭教書總有一點銅銅的，什麼起薪不起薪，年寄青青的，本不是一個人爛用光了！你只顧橫借豎借，我不是開金子店的呀！唉！媽媽，只顧哭，飯也不吃。小妹妹又出痧子，請郎中沒有錢，贖藥沒有錢，哥哥，小妹妹病不輕呢！媽媽當了兩條被頭，米是買了一眼眼，我看看又要完了，我也吃不下。唉！哥哥！你不知道，李家賬房已經催過五六次了，他們真兇呀！他們限媽媽這個月裏還三十塊洋銅，着才不還，今年田要收去了，沒得我們種，唉，爸爸一死，日子真不好過，媽媽只是哭。媽媽叫哥哥這個月裏一定要回來一次，一定要拿洋銅回來，哥哥，田收去了，我們吃啥？叫我做啥去？唉！哥哥！你就回來吧，你一定要回來的。

弟弟國良上。後三月廿六。

無數道亂箭刺着我的心，母親的悽慘的臉，弟弟的痛苦的臉，妹妹的奄奄一息的臉，舅舅的討租的臉……都在我眼前閃，轟起

在雲裏的遠山，像在向這方面慢慢逼過來，漸漸的更大了，黑烏烏的一塊，已經不是山了，而是一個大得叫不出名兒來的問題：

「怎麼樣？」

彷彿那個離地只有丈把高的太陽，在對我譏笑：「怎麼樣你？」彷彿曠野裏有人在這樣喊，有人在這樣譏笑……

一九三六，五月廿一。

五月廿一的太倉

嚴洗塵

每天負有採訪新聞職責的我，今天（五、二十一）起身，尤其是覺得興奮，想多搜集一些較有趣的見聞。剛下樓，便發現一件小資料，那是俺居停的客堂裏日常擺着的香案蠟扦，却點上香燭了！猛使我記起今天是廢歷的四月初一。出門，更瞧見不少的商舖裏頭，也都和住戶一樣地點上了香燭，是的，朔望例須點燭，這是一種風俗，不僅太倉是這樣。

離開太倉市有十多公里的璜涇，明天要賽會了，所以今天特地趕去預備。明天看熱鬧的人，着實不少，記者就是其中的一個。下午一點鐘，踏上了一只小小的機器脚踏船，船小人多，勉強掙得一個座位，已是極不舒服，外加酷日的壓迫，使得每個人都在叫苦。沿途看見不少的燒香船，大概坐了三小時多罷，目的地到了。

賽會的前一夜，一般信佛老太，例必到廟誦經，直到天明才止，叫做「宿夜」。二十一日下午四點半光景，猛將廟外面擠滿了不

少遊客，和小買賣的商人，玩戲法的江湖佬，菩薩擺在廟門前。香案上，有四面斬旗，寫着斬犯某某字樣。裏滿擠滿了不少的老太。爲了容納不下，已另外搭了一座木圓堂，拆開廟牆，通同一起。但只見坐着的老太，一共有卅多桌，每桌八位，已是三百多位，同時三百多張嘴（外加立的不算）一起唸着南無阿彌陀佛。她們到廟裏，都是自己帶了夜飯來的，所以那時候，有的在唸經，有的正在用飯，冷飯滾水淘，下飯炒蠶豆；桌子上，佛經，佛珠，蠶豆泡飯。廟裏有茶担，每一桌供茶一壺，向每一個老太，徵收銅板兩枚。天氣很熱，人多屋小，外加香煙的薰蒸，有幾個老太，已發昏章第一了。記者去觀光的當兒，碰見一個老太，已被迫停止最重要的唸經工作了，有幾位同伴正在給他刮痧，說是她的痧，非常利害！可是那個老太，却氣喘地的偏說不妨事。

踱出廟門，到親戚家裏去吃飯，知道此地的居戶，幾乎有十分之八，都在當「招待親友」的差使。大概八點多鐘吧，天下雨了，這是使人們異常焦急的，爲的是恐怕看不成熱鬧。我在雨中再去拜訪佛婆，方知道她們並沒有灰心；她們在更努力地唸經。據說：「菩薩出門，例須清道，這是淨街雨，明天一定會好的，少爺你放心看會好了，不必憂慮！阿彌陀佛……阿……」在彌陀聲中，深夜，記者走出廟門，趕到當地的區公所，利用電話，向各區刺探消息，結果，我敢大胆的說，太倉全縣，在這二十四小時以內，並沒有任何的特殊事情發生！

談談兒童的個性

陸宜昌(青浦)

文學社出版中國的一日，因此引起我致查兒童個性的動機，下面的三箇方案，是在五月二十一日，實地致查於江蘇省青浦縣的珠街閣小學，現在寫來貢獻給關心兒童教育的同志們。

今天學校裏舉行全校學生早到比賽，第一個最早的是低級部二年級女生孔繁娟，到校的時間，是五點三十三分，不到五六分鐘，陸續來校的很多，六點鐘還沒有到，全校的學生都到齊了。在早會的時候，幾百個兒童的臉上，却都顯示着平常所難看見的可愛，兒童的天真，也惟有在這箇時候最容易看到了。全國小學教育的同志們！當你們某一件事不能達到效果時，只有競賽是唯一方法。

在午飯前的最後一課，由各級教師向小朋友要採集些今天正午時的新聞，高級部用書面報告，低中級部用口頭報告，真有趣，這樣一來，把今天這箇小小的珠街閣鎖所有在正午時的新聞，連很小很小的事情，都可以曉得明白，經了我們實地調查，很相信他們個個都是忠實的小記者。

新聞之一 一昇酒店裏有幾個吃酒的鄉下人，不知道爲些甚麼事情，竟互相打起架來，一個頭上打破了一個面上流着鮮血，

後來穿黃衣的警察來了，把他們一千人捉到官裏去。酒是害人的東西，我們將來千萬不可吃酒，因爲吃醉了酒，很容易吃官司的。

新聞之一 十二點二十分，在三角街上有二個外國人，只見有許多人都把銅板丟上去，我不知道這箇原委。幸虧陳家伯伯在我的後邊，他告訴我说：「這一個是外國人流落在中國的難民。」我方才知道他們是向我們求吃的。老師！我却不知道中國難民爲甚麼要素一文錢也很不容易呢？

以上二件新聞，同樣的佔全校十分之七，足見這二件新聞，引起小朋友們的注意。

我們要曉得各個兒童心理的變態，所以我們經過了數十分鐘的討論，便決定在夕會的時候，實行下面的二個測驗。

(一) 我將來願做那一樣職業？

(a) 小學教員 一百六十三人 男六十六人 女九十七人

(b) 做官 十二人 都是男

(c) 種田 三十七人 男二十五人 女十二人

(d) 營商 七十二人 男七十八人 女二十四人

(e) 當兵 二十一人 男二十一人 女〇人

(f) 做工 二十七人 男二十二五人 女五人

(g) 醫生 五十九人 男四十八人 女十一人

(二)今有法幣若干,在下列各項事業中,那一項是我最願意做的。

(a) 創辦學校 一百二十三人

(b) 救濟災區裏的小朋友 二百零四人

(c) 修橋補路 五十二人

(d) 興建廟宇 十三人

綜觀上面兒童心理測驗的結果,我們覺得不十分的失望,不過兒童迷信的觀念,還不能完全打破,這是很值得我們注意的。

一頁日記

鮑 雨(宜興)

清早,趙甲長推門進來。

「今天你要去開河呢,像你這樣的身體,恐怕吃不消吧?」

「出六角錢,就可以不要去了!」趙甲長一面在吃麻餅,一面在對我說。嘴唇上粘着幾粒芝麻。

「我出不起六角錢,我還是去做工吧。——但,鎮長不是說的嗎?鎮上的人大家都要去做,不能叫人替代,並且還不能出代工金的!」

「話雖這麼說,但事情很難做到呀!」趙甲長含糊地說着,又走到隔壁人家去了。

我把長衣服和襪子都脫掉,化了八個銅板買了一雙草鞋子

穿着。母親對我說,這雙草鞋子買得太貴了。哦,那個賣給我的人大概知道我是第一次穿草鞋子吧?

把破草帽戴在頭上,袖管和褲管都捲得很高,跑出門去,借了一柄鐵鏟子。當我經過一另剃頭店的時候,我特地走進去,在大鏡子面前瞧瞧自己的影兒。——活像一個工人呀,不過還嫌身子太瘦一點。許多人都對着我笑。

狹狹的小玉帶河,只有一里多路長。——兩端都通着大河。——裏面的死水早已屏去了,河口築了壩。現在就要叫我們全鎮的壯年人通通都要來把裏面的爛泥挖出來。

一條河劃分了許多格,每一甲裏的人在每一格裏工作着。我站在腥臭的爛泥裏,把腥臭的爛泥鏟起來,裝進木桶或竹箕裏去,等到竹箕或木桶裝滿了,就有人在把它們抬起來,抬遠去。

這裏就分着兩種工作:抬泥和鏟泥。

我計算在這裏工作的壯年人的數目,只有合全鎮的五分之二。——約有二百多人,裏面大都是學徒,伙計,以及別的苦力們;此外還有許多人是從鄉裏趕來的。我認爲奇怪的,裏面竟有五十多歲的年老人,及襁褓的婦人。

同時,我望見小橋上站着了許多看開河的大先生們。——托着烏籠的是蔣大先生,抱着孩子的是慶和銀樓的老板,戴着眼鏡在和一個女人說笑的是徐爺……他們都是三十多歲的人啦!

我又望到對面的草場上,有許多和我差不多大的青年在習

騎着自由車。有的還同了他的愛人。——自己扶了車，給不會騎的女人騎到車上去，車子在慢慢的走，他也在跟着走；有時車子和人跌了下去，於是場上就起了一陣哄笑……他們大都是小開。

忽的，有一個開河的人跌在爛泥裏了，隨即有幾個人在把他扶起來。——原來是每天夜裏在街上喊着賣粽子的老王呀！他的年齡已有五十外了。

當時，他給人家扶到岸上去坐着，滿身滿臉都是爛泥。我聽他說：

「不要緊，不過頭一昏脚一幌，這樣就跌下去了。昨夜到三點鐘才回家去，今天一早就起來，沒有睡足……」

甲長們在河邊來往着，監督着我們。

太陽光很凶猛，站在爛泥裏，覺得爛泥在燙脚了……

吃過飯，我在屋裏躺了一息，再去工作。

太陽給雲兒遮掩了，天氣很熱鬧。

直到四時，我們才得回家來。

* * *

「勞働服役」漸漸地普遍到各地了。據說這是很重要的。

可是這次勞役給我的教訓是——

「勞働服役」完全和一般養尊處優的人脫離關係！「服役」

的人，大都還是終年「勞働」者！

不寫了，很疲乏了。

晚，大雨。

縣督學的視察

王 涼(南通)

是五月二十一日哪，同人們照舊有氣沒力地去上課下課，服侍那些未來的「主人翁」。

出力辦教育在鄉村裏談得到的嗎？橫豎省督學已經視察過了，雖不想嘉獎，也不致於撤職，安安穩穩地拿錢，幹嗎要自討苦吃呢？能够有氣沒力去上課下課的還算「盡職」的「老師」！躲在家裏陪「師母」的，奔波於城鄉之間幹他自己的勾當的，不是有人在嗎？

城裏來了個電話，是校長的朋友打來的，據說，縣督學已經乘輪下鄉，大概午刻就可到校，這時的校長正在一個不知是朋友還是親戚，或者什麼特殊關係的男女之類的人家看牌，聽得這個消息，不好意思不「割愛」！雖然，那縣督學同省督學比比，真是大巫跟小巫，天上跟地下，省督學尚且渡過，區區縣督學還買賬嗎？橫豎他的報告，也要根據省督學的，決不會自打嘴巴。不過話要說回來，縣督學終究比縣教委要尊些，還是到校「恭候」為妥。

校長先生到校，却並不是光光「恭候」而止，他還有緊急工作，如填寫校務日誌，教學日誌之類，正是忙碌得很。不但他一人如此，同人們都是「有難同當」的。這時的校務室裏鋼筆，毛筆，鉛筆，

紅墨水藍墨水黑墨水，翻騰鼓舞忙得個不亦樂乎。

做教師的，旁的本領沒有，做假的本領，實在不敢後人。你看，例如什麼出席簿，兒童早到比賽簿上，如果顯出一時寫起來的痕跡，那就不漂亮了。用黑墨的，要叫墨色濃淡不勻，以表示其並非一時所寫，用紅墨水，得常拿藍墨水來變換變換。用鋼筆的，得拿毛筆以及鉛筆來變換變換。

駕輕車，就熟路，一般做假的「老公事」們，對於這點點工作，還困難嗎？一個多月積下來的事務，能在一兩點鐘內就辦理就緒，雖然是一人多好做作，「然而，也着實有些龐士元治理萊陽縣的遺風！還是值得佩服的。不過，「智者千慮，必有一失，」可憐，那些學生的簿本，還是省督學來前改過的呢，這似乎不是叱咤能辦的事了。幸而那位素號腦筋「樸素」的光頭先生，想得一個妙法，他指揮坐着默相的四五個同事，把學生簿本，一律拿來，在每句的末了，點一大紅點，一課的結尾，號一號日期，再從「超優中可劣」中隨意抽一個字塗上去，這樣便表示教師已經看過了。那個大紅點是等於點了點頭，却不置可否。這辦法果真聰明。又不一點鐘，各項簿本，亦已齊備，放在校務室裏，跟各項簿冊上下輝映了。至於作文簿，這樣玩可不行，率性朝櫃裏一塞，如果問，就說是學生帶回家去了好了。

輪船都地叫着，把一個挾着公事皮包，長身瘦削，面孔像個瓢的縣督學送到校裏來了。他倒並不討厭，果真蠻客氣的。把簿冊

翻翻簿本翻翻，點點頭，說幾句客氣話。表示贊可之意。不錯，督學原是家鄉人呢，怪不得和大家像「親兄弟」一般。

我們校長請他吃晚飯，同人們以及初小的北校的同人，都叨在陪客之列。本來，教員沒有旁的快樂事，只有視察的人來了，去吃校長的飯，最為快樂。單這學期，省督學，指導員，縣教委兩次，又是局長，以及這次，不是一共有好多次了嗎？沒這種事，輕易也敲不到校長先生兩碗飯，一碗菜的竹槓！

這位縣督學，不大喝酒，這個大概是生來不大會。他也不接收紙煙，這個我到可以猜想得到，大約是新近舉行新生活，戒掉了的。不然，何以在城裏的某處地方，我看見他連接着抽的呢？

他在席上談起我們的「同人」，驢子先生教法很好。因為是複式，一級新授，直接的，另一級便不能讓他枯坐，要叫他們有事做。驢子先生這次是利用小黑板的，教他們整理課文，做習題。所以這督學視察的一課，他們是並不會枯坐。至於平素，便每課枯坐這末半點鐘，不用腦力，靜靜地修養修養，原也很合乎衛生學的。如果碰着「老爺的高興，」對一級講出趣味來，滔滔不絕地南里州北里縣，那末，另一級便是枯坐一點鐘，也頗值得的！

驢子先生聽了人稱替他的話，喜歡得臉更長了。他一面在同督學應對，一面却暗中用一隻腳來碰我。幹嗎要碰我呢？哦！是了！他在和我打暗語，他在課前寫那小黑板時，曾經很費過力，刷過那小黑板上堆積得很牢的塵泥呢。

「這邊的學生數差些；北校比較多些，有一百五六十人的光景。」督學先揚後抑，這時贊譽到那邊去了。他如果贊譽牠旁的話，倒還沒有什麼；贊譽牠學生數多，却太不能令人心服！

我們很曉得，北校在這天的上午是「偵騎四出」，上自校長，中至教員，中下至大些的學生，下至校役，都盡力教育，出去拉學生的。他們原有約在先，平素可以不上學堂，一盤查學的人到，即是學生（？）有病，也是非到不可的。所以這一拉，學生數馬上多了幾十個。同時，有位師母主持的私塾裏的學生，「高鄰」叫做什麼鬍子所主持的私塾裏的學生，都借來用，以致一個平素連課都不很上的學堂，居然聚集了一百五六十個生徒，大熱吵而特熱吵起來了。下午，督學去一看，不錯，人多啊！有精神啊！實際他滿受了人家的欺騙還不自知，居然還在席上誇贊起來，我不覺暗地裏替他呼屈！這時，可惜那位校長不坐在我旁邊，如果坐在我旁邊，一定也要把腿子來碰我了。

我們的校長臉上很難看，我曉得他含冤難伸的意思。他對學生，是玩的真貨色呢，便是今天督學看到的，也沒一個假的攪雜其間。現在，督學賞識贗品了，他怎得不含冤呢？大概督學一去，他便要大喊其「世界無真理」，額上的青筋，根根綻起了。

晚飯後，我們又和督學閒談，故意逗出他明日的行蹤，表面上似乎還帶點不勝挽留的誠意，肚裏却在說，「早點滾吧！我們退送你！」等他說出明日到某地後，有電話可通的，我們便連夜一個電

話打去了，這叫做「官官相護」。

聽說鄉村裏有些單級小學，等他來過後，便關門大吉，提早放不算暑假的暑假了。

五，廿一，一九三六。

二等郵局速寫

白浪（南通）

「喂帶這封信要多少錢，先生？」這是一個上了年紀的女人，臉上繃得很利害，穿着一身襤褸的衣裳。她很矮，因為這櫃台對於她是嫌高得一點，並且又那麼寬，她不得不把脚跟墊起來，右手伸得長長地把信遞進窗口去。那賣票子的似乎並不是坐在窗口上，而是遠遠地坐在窗子裏面，像水老鼠穩穩地坐在洞裏面一樣。

「甚麼，老太太——看看，南京五分，十七個子，十七個子！」

「甚麼！十七個子呀！比起第一次的問話，聲音大了好幾倍；

但她隨即把顫抖着的手裏的錢一五一十地數在櫃台上，賣票子的早拿一張邊緣一凸一凹的美麗的小方塊放在她面前。

「買郵票，喂！」後面接着來了人，但給她擋住了。

「這個——貼在上面吧，先生？」

「貼在上面，老太太，貼在上面，丟到信箱裏去！」

賣票子的不十分耐煩了。

因為窗口小得只容得一張臉，後面來的人只好在旁邊拿一

隻手從窗角伸進去，把銅板在櫃台上性急地敲。

「五分，五分，五分！」

「這個，放在那裏，先生？」

「丟到對面那信箱裏去呀，老太太，對面，那，那個牆上的縫裏

面。——誰的五分？少一個子，少一個子！」

「怎樣，十七個呀？」一對怔得很大的眼。

「十七個，十七個。」

* * *

「拿錢！」一面把一封信擺在櫃台上，一張狹長的匯票條兒

在那上面不安地靠着。

「隔窗去，隔窗去！」

那人來到匯兌處的窗前，不做聲地把信，匯票遞進去，裏面的

人接着看了，又遞回來。

「打戳子，打戳子呀！」聲音不小，又拖得長長的。

「這裏不是的麼？」

「這不行的，這裏面只有名字沒有姓，不行的。」

「怎麼！這就是我本人的名字，我只有這一個圖章——」

「不行的呀，——弄錯了我們要賠錢的呀！」聲音拖得更長

了。

「喂，——我就是這本人，——」聲音從容了一點，這個人是

準備談道理的。可是道理給那拖得長長的聲音攔轉去了。

「不行的呀，弄錯了我們要賠錢的呀！」

「我沒有別的圖章，怎樣？」

「打店戳去，打店戳去！」

恨恨地走了開，這個人心裏想着，不是爲了錢還沒有拿到手，

他要同這不講理的傢伙大吵一頓的。

接着，一個大布包塞進窗口來。

「啊！寄包裹的隔窗去，——隔窗去呀！」

包裹下去了，窗口現出一張年老的臉，上面架着一副古老

的眼鏡。

「寄包裹在那裏，先生？」

「隔窗去呀，隔窗去呀！」

老先生挾着包袱，在擁擠的人羣中東撞西撞地走過一個窗

子，來到另一個窗口前面，正預備拿起包袱塞進去。——

「寄包裹的隔窗去，這裏是掛號的。」

「啊，——還要隔一個。」

老先生挾着包再走過去，那邊窗口正冒出一隻木箱，一個有

一身還齊整的短打衣裳的漢子接下來，不經意地望了一望上面

的字，吐了一口氣，挾起來就走了。老先生再拿包裹塞進窗去。

「填好包裹單子沒有？」

「甚麼，啊，是的，包裹單子，沒有哩。——請你給一張我。——這

個，裏面要看的麼？」

「不要看的。」不等說完洞裏面就答應了。一隻手隨即伸到窗口，兩個指頭夾着一張紙。「拿回去縫好，把這個填好再拿來。」

「啊——多少錢的寄費，先生？」

「弄好了拿來稱罷。」

「多少錢一磅——請你先告訴我。」

「這裏不論磅的。——拿來看看，寄往甚麼地方去的。——北平清華園——」包裹輕輕地被舉起了一下：「大概三四角錢。」

老先生站了忽，好像很喜歡地拿着包袱走了。

很久以前直到今天，五月二十一日，即或再到明天，五月二十二和以後，只要太陽還是平安地從東到西，這個人永遠是這樣。早上八點鐘打開門，一整天，他們走動着，說着話，同昨天不會有多大分別。晚上八點鐘再關上門。

年紀青青的時候你進局子裏來，只要你算是一個安分守己的人，你可以把一切幻夢與野心丟開，讓你的靈魂安睡着，絲毫不做一點她所應有的活動。這樣一天，兩天，像一架機械地轉動着，轉動着，一直到轉得很慢了。甚至可以說停止了的時候，那就是說，一直到死的時候為止。其實，就是這樣過一生不也是很可以了麼？人生是甚麼一回事呢？也不過是有點事混混，吃飯，討老婆，生兒育女。這些的總和吧？這裏工作或者要算忙一點，每天須得十來個鐘頭，可是你既要混口飯吃，是不能不做事的；並且每天至少也有兩個多鐘頭的閒空。如果你精神好，晚上睡遲一點，邀幾個朋友，或是打

打牌，或是遛遛審子，不也是很寫意的麼？李先生，不這一些人，他們都是這樣想的。

「老王今天晚上到月紅那裏去麼？」沒有人來匯錢取錢了，李老先生靠在椅上，仰着頭問了這句話。他是二十歲的時候進局子裏來的，現在年紀已經過了五十了。

「別開心，老兄！」那個人正在登掛號信，頭微微地向左邊歪下，左手翻着信，右手上的鉛筆很快地在簿子上塗擊地動着。他年紀已有三十多幾了。正像許多中年人一樣，人家對他沒有像對於年青人們那樣帶點輕視而又有點照顧等等的複雜的心情。同時年紀也不算十分大，離棺材口還很有一段路。他很適合他這工作，好像生下來就是爲的這個位置一樣。同事間也混得來。晚上封過班了，有時候也同幾個人到胭脂巷去玩，但他同月紅那丫頭是沒有多大的交情的。因爲他還聰明，曉得姑娘們是因爲錢才向他們笑。可是老王又在尋他開心了，他就學着老李那拖得長長的調子，一面沒有停止他的工作。

「不行的呀！——弄錯了我們要賠錢的呀！——」滑稽的調子使得大家都笑了。

賣票台上的老吳也空下來了：「還是來兩川麻將罷。」這位先生是頗愛打牌的，雖然年紀已上了四十，玩笑起來還很有一股乾勁，不過在工作上大意得一點，時常多給郵票人家。

靠裏面天井的大窗子下面，骰子聲音像急雨般地達達達地

響着。天漸漸地昏黑了。

望望牆上的鐘，時候已經過了七點一刻，小趙打開一扇窗門，朝天井裏大聲地喊：「王丙，預備封班，預備封班！」

包裹台的窗子，五點鐘已關上了。可是小黃接着得封掛號信，封快信。一堆一堆的信橫在他面前。拿它們一封一封地登上清單後，他就開始數信了：「寧波一，江灣二，杭州三，杭州四……」信差張春才捧着一個發酸氣味的大漿糊缸和一捲報紙來到他身邊，把他數好的信一紮紮地包起來。

匯兌台的窗子也是五點鐘關的，李老先生一面口裏用拖得長長的調子喊着：「不行了呀！——明天再來兌呀！——」一面撥了一陣子算盤，就頂着禮帽悄悄地走了。

後面時時傳來王丙的聲音——「登袋子，十五號的，一五八三九一五——八——三九」人差不多都到後面封班去了。

快到九點鐘，小趙同小黃吃了晚飯回局來。他兩人是一月以前才進局來的。因為沒有家在此地，就擠在局子裏的暗狹的寢室裏。在路上，他們一直咕噥着：

「這是人過的日子麼？媽的，人變成了機械，變成了牛馬，這樣整天不息地工作着……」

碰的一聲他們推開了寢室的門。小趙一交躺在牀上：「老黃，我們到外面去看房子搬出去住罷。媽的，這簡直是狗窩。——唉，疲倦死了。」長長地嘆了一口氣，隨即哼起學校裏的那隻老歌來了：

「淚——珠——兒要流盡了！——愛——人——呀，還不同來呀！」

小黃從衣箱裏翻出信紙，來到公事房裏伏在台子上給他那離開得很遠的朋友寫信：「……這生活粉碎了我的一切，生命是無情地被壓碎成粉末，然後讓時光的水把它們一粒粒地洗掉。爲了生活，我不得不守在這裏。看到那做了三十年的五十多歲的老同事，我便想起了我的悲慘的前途，我不禁要痛哭。但是，朋友，我的野心是沒有死的，現在我正想盡一切方法，我縮短我的睡眠時間去培養它……朋友，世界上甚麼地方到了春天沒有花開……」

在南通

鄭康伯

五月二十一，南通劇場出演四本「唐僧取經」，凡購特廳券的人，隨券贈送新三星牌花露香水一瓶；在演劇之先，有侍役多人手持噴香器，在場的四週噴射香霧，陡的，滿場的觀衆的鼻孔內都響出了西西西的聲音，偶然，有清脆的掌聲。

這一羣「貧香病」的患者呵！

五月二十一日，南通縣政府發出佈告云：「案查本縣應徵十六年份起二十四年份止，各年新舊忙銀漕米正省縣稅，附加各項田賦，及第一二期地價稅，前因盤查冊串，未及設櫃啟徵，經呈明財政廳核准在案，茲查前項工作業已告竣，所有應徵新舊各項田賦

及地價稅，定於本月二十一日起設櫃照案徵收，合行出示佈告，仰本邑應完民衛釐課雜款各糧戶一體知悉，自佈告之日起，即日將應完新舊田賦，掃數投櫃清完，掣單安業，倘有徘徊觀望，任催不繳，立即按名簽提勒追，或按情節封產備抵，本府令出維行，其各遵照，毋延切切。

五月二十一，縣公安局同時也發出佈告，略謂近來環城馬路一帶，時常發現男女同乘一自行車，或並車競走，或故意攔繞女車，不但有違新運，而且有違警章，以後倘再發現上項情形，嚴懲不貸。

五月二十一，南通的氣候奇熱，熱度約在八九十度之間，據前一日 RADIO 的報告，說近日長江流域一帶天晴多雲，想不到本日下午五時，竟墨雲密布，淋了一宵的大雨。

今天一早，里巷間傳出了一個驚人的消息，說有一個二十歲的丁姓理髮師強姦一個十一歲的幼女未遂，便奸污了一個五齡的幼女，事發後女方因「報官」需錢，而他偏偏又是個小攤的販子，便因「無錢」而吞下了這一口悶氣。本來這些所謂「猥褻」新聞，在都市內原是極平常的新聞，但在這個沉鬱的古老之城，這新聞或許與去年發生的某車夫與犬性交這一件事同是破題兒第一遭的罷？

早飯前

鄭謙（淮陰）

我假如沒有病，對於這一幕，定要添些內容。現在我雖也出台，

但大半的時候，好像是個旁觀者。或有人說：這樣正好，免得多暴露了自己的卑劣。在我，並不以為然，因為各個人的卑劣，有的是迫於多方的因子。我們應當探討和設法改革這些多方的因子！

這一鄉是全國少有的鄉村，面積約十方里，有小學五所，民教處四所，合作社一所，又是某某麥作實驗場的推廣區。這些花頭都是近二年來新有的，因為近二年來，政府對於這鄉的希望很大。

這鄉鄉長的家旁，就有一個小學和一個民教處，兩個機關合用一所房子。緊靠鄉長住的院子的一間是宿舍，住着我，童先生，金先生，陶先生。——前兩位是小學教員，後兩位是民教處幹事。

寫一篇中國的一日的興趣，使我早已睡不着了。他們三人的鼾聲都各有特徵；我這時並不像從前的幾次去鑒賞，因為想着將怎樣寫這一篇。想了好久，還沒想出什麼，那個年老的鄉長同一個被公家徵去做工的王五的爭辯聲，却吸住了我的注意力。

「唉！老傢伙太不自愛了！」金先生的甜夢被鄉長的大喊沖去了，發出怨語，聲音低而沈重。

可是鄉長還喊着：「現在就走！不然，你頭沒有了，還是小事，我也為你送老命嗎？」

「那麼，叫女人孩子在家餓死，叫我這個癆病鬼子在工上苦死，是的吧？」王五拿事實上或能發生的結局做盾牌。

「死就死，橫豎是公家事。你看除你之外，那個還沒去？」

「中飯後去行不行？」王五哀求，似乎帶着哭聲。

「什麼行不行？太不知死活了！趕快趕上他們！少說廢話！」鄉長喊這幾句時，恐怕全身的老力都提出來了。

「好！趕死了反好！媽媽的，罵那個狗養的想活！」王五也狂喊起來，踏幾下特重的步子，把鄉長家的大門弄得「砰」的一聲大響，去了。

「胡話！同我商量什麼？我死了，下土，也不找你來埋……」鄉長還在發洩餘怒。

「蚊子，睡死了嗎？」金先生探問。聞先生是不是也已醒了。

「撲撲！」聞先生撲床代回答。繼而模彷彿鄉長的大喊聲，「不是要人命嗎？天天早上鬧人覺他媽媽的！」語聲放低些問童先生：「兒童幾點啦？」靜待幾秒，語聲又突高起來，「兒童幾點啦？」似乎宿舍裏的一切都起了顫動。

「唔？」童先生才醒，「唔？幾點嗎？讓我看噢……七點十分。」

「要命！要命！苦矣哉！公務人員也！」金先生知道了鐘點，格外怨恨。

「他媽媽的！老子滿不在乎！中飯後補睡半天就是了。」聞先生說。

「起來吧！此後老不措油了！」童先生立誓。

民教處幹事人員，到城裏大戲院看戲，向來是免票；所以他們每週總要看三五次。我和童先生就常去措油。昨晚，除我之外，都去的，來回跑八里多路，耽誤了四小時多。

四人都洗過了臉，就到鄉長家裏等早飯吃，因為我們的伙食是他家包辦的。

這時陽光暗淡，西邊半天的濃厚的黑雲漸向天中移來，幾個農婦忙着把大門前的碎草抱進家裏；我們知道天將下雨。當我最後走進鄉長家的大門時，吹來一陣涼風，使我的病體微感不快，但心中却有點興奮起來。

我們又照例都坐下，同鄉長閒談，來消磨等飯吃的時間。

「天一定要下雨嗎？」童先生問鄉長。

「有這話嗎？」鄉長驚訝。站起來，急急地跑到門外，望一望，又急急地跑回說：「糟了！一定要下！」

「您恐怕工人遭雨嗎？其實這也無關，也不是您叫他們去的。」金先生素來自稱是辦民教的好手，能聯絡民衆，能抓住地方領袖。

「不！那個問他們工人？我告你們，『小滿丟雨麥穿針。』——

今天不正是小滿嗎？唉！今年又倒霉了！」鄉長忽地把屁股擱在板凳上，把兩手又在胸前，皺緊眉頭，望門限子。

「那也未必，這不過是俗語罷了。」童先生說，像是反對鄉長，又像是解鄉長的愁。

「不！你先生是城裏人，這……」鄉長嚴重地解釋。可是喉嚨，

因為在先說王五喊得啞了，現在的語聲敵不過聞先生的：

「童先生，你們學教育的，怎曉得農作物同天氣的關係呢？」

「現在麥粒子，已經粗得不能穿針了。今天下一場，恐怕麥粒

還要縮細吧？」童先生問聞先生，裝出很謙虛的樣子。

「不是這話！言其在今天下了雨，收成定然不豐而已。你們沒學過農業的，同我們談不來。」聞先生說完，歪着頭，瞅着童先生大笑。

童先生擺出不屑置辯的面色，轉臉對我說：「天可憐我們，多下幾天才好！」

我點點頭，贊成他的話，並且表示我病得不願說話。

「我曉得了！」金先生搶着似的說，「下幾天就可以停幾天課，就可以白混幾個——六角六分六不盡。你們這些混子！」

「我們並不是像你們那樣的混子。不過在省督學來查過之後，却是需要混幾天。」童先生申述理由。

「的確，」鄉長說，「真需要混幾天。你們看，鄭先生病了，童先生瘦了！」

「他媽媽的！」聞先生頓脚大罵，「這個查小學的省督學簡直是王八蛋！那天查某校，不通知人家！他在此地兩星期，就叫人家忙兩星期！」

「忙兩星期也罷了。這兩星期的課，他只看一課，其餘都是白忙！」童先生對在這事，連這次，共惋惜過七次了。

「下幾天也好！我們開幾天『四中全會』如何？」金先生問大家，高興得幾乎發狂。——所謂『四中全會』就是又麻雀。

聞先生跳起來說：「那好極了！早飯後就動手！」

「您玩嗎？」金先生問鄉長。

「少陪！少陪！我吃過早飯要進城當衣服呢。」鄉長回絕了。

童先生你非來不可！」聞先生拉起了童先生。「至於鄭先生，因為有病，赦了他吧！」

「那麼，還少一人呢？」金先生問大家。

「吃過了，我去拖王甲長，不是就成了嗎？」聞先生高聲宣佈。早飯已擺好，大家就座，吃。

馬二先生

邦 隆（淮陰）

「馬二先生在裏罷？」一個着灰色軍服的，一手拖着一支鐵的手杖，那隻手捧着一本很厚的賬單，到校裏問。

「幹麼？又有什麼公事麼？」馬二先生啣着紙煙不停地抽着，從那間小小的辦公室裏跑出，穿着灰色而發黃的短小的舊學生裝，面色顯頹而枯黃，稀疏的幾根鬍子，差不多個把月沒有刮，已長了半寸來長。他怒眼視着那人的手，從眼鏡中可以看出他那兩隻睡眠不足似的紅色的眼在發火。

「鄉長叫來催導淮工錢的，因為鄉長在河工上被押起來，叫趕快來催錢的。再過幾天就要完工了，你說着急不呢？」

「是的，是的，我知道。攤多少錢？」馬二先生毫不在乎似地說着。

他看了手中的賬單爽朗的說：「三元正！」第一個字是那樣的响亮，最後一字的尾音又是那樣拖得特別的長。

「什麼？又是三塊錢？去年底到現在都已經把過三次了呀？」馬先生操着京腔，裝出驚訝的面孔。

「這是第四期呀！我們已經下鄉幾天了，錢還沒有收齊，你先生都是智識份子，應該明白我們的苦衷吧。」

智識份子，這幾個字特別刺傷了馬二先生的心。噢，智識份子就應該有錢嗎？但是同他們說又有什麼效用呢？「是的，是的，我是曉得的，你暫且回去，一刻兒便到鄉長那裏去。」

「啊，已被押起來了，我不剛才說過的麼？不然，那裏會這樣的緊急呢？」顯見得是鄉長就怕這麼一回事而裝出這一套把戲的。

「那末我就到保長那裏去，保長在家吧？」

「無論到那裏去，總是要把錢的，街上有幾戶都要動手——對不起了。你先生都是要面子的人，要放明白一點，那也是不好看的……」從話語之中，已給了他很大的帶有客氣成分的暗示了。其實面子那並不是沒錢人可以要得來的。

「當然要把的，也得我想法子啊！」將手心袒開向兩邊一展，現出沒奈何的情調。

「要快點兒想法子……」帶着睥睨的態度還叮囑一句，於是他就拖着鐵的手杖快快的走開了。

「他媽的，長這樣大還未受過這樣的熊罪呢！」將他那頂褪了色的黃棕色的呢帽，用力地擱在桌上，然後抽出一支香煙劃上了火儘力地吸着，腦筋中總是縈迴着剛才那一幕不能磨滅的情景。

上課鈴响了，孩子們都規規矩矩地坐定了，似乎在等候着發糖果似的。但他仍是坐在辦公室週思着，一直等到孩子們來找他，才拿着書本提着教鞭沒精打彩地踱到教室內。

行過禮之後，孩子們都咕唧着小嘴說：馬先生生氣了，生氣了。在往天他們最喜歡聽馬先生講述有趣的故事，但今天却沒有哪一個再肯好意思向馬先生要求了。馬先生却也沒有心腸去引起他們的興趣，只是說你們把書翻開先看了一遍，然後就這樣少趣沒味地講了幾句，好不容易才挨到下課鈴响，他仍是無精打彩地走出教室。許多小孩子都哄起來了，還有幾個小孩子帶着天真的笑把馬先生圍住了，馬先生短地彷彿一羣雛燕子似的叫個不休。他却像沒有聽見似的過去了，他們也都莫名的失望着跑開了。

唐先生悶悶不樂的才從外邊走來，向桌子上一伏，却一聲不作。

別的先生也都明白他們的底細了，因為前天鄉長說過：學校

裏還有兩位先生錢還沒有繳；並且說把兩塊多些也就可以，因為快要完工了。當然，住在本鎮上的只有他們兩個了。

「他媽的，又要錢了，他先通知哪個的一個一指田半指土都沒有有的水洗光蛋，怎派我拿出三塊錢呢……年底那幾百塊錢沒有動一撇土呀！那錢哪裏去了？他媽的不出錢的人反而能分到錢用呢……」馬先生咕嚕着，又想起自己家裏還有一個患着癱瘓病的女人，睡床不起；還有小孩子要上學呢。一家的吃用都指着他這十幾塊錢一月的薪水。現在五月末了，六月份的又都開始支用了，哪裏還有錢呢？家中一共還有一千二百文，你要都拿去吧！一家也都不不要吃了……他想着又氣又惱，簡直氣得心頭發紫，幾乎說不出話來。

他手向桌上一拍，歎了一口長氣：「嘿！罪都是外鄉人受的，我們又何必因為這幾塊錢而去得罪人呢？這有什麼辦法呢，我們又不是本地人？」他的眼圈真有點潮潤了。

伏在桌上暗暗歎氣的唐先生聽了這話，心中更是難受，好像受了欺侮而沒處訴苦的孩子似的幾乎要哭出來。

「唉！本地人又叫我有什麼辦法呢……你想？」側着苦喪着的臉說。

馬先生似乎沒聽見他的質問，接着又說：「嘿！定要三塊錢，無論找哪一個，沒有錢總歸是沒用的呀。真看外鄉人好欺，要不叫我住在這裏，那我就搬好了……搬……絕對搬。這個熊罪有什麼受

頭家搬到縣政府旁邊去住，好便於送飯，還要家在此地有什麼用……」他的思想陡然的轉變了，似乎在山窮水盡的時候忽然發現一條康莊的大道似的，於是就順手從抽屜中找出一塊紙隨手寫着：

第二保第四甲第十戶馬××，因事遷移他處，特此告知。

此致保長先生

馬×× 五廿一。

寫完後，又從頭至尾看了一遍，決定志向就是這樣辦，橫豎此地又不打算是久居的地方，於是就喊校工何二了。

「何二你把這張條子替我送到×保長那裏去，就說是要錢還是照把，不過現在却沒有；如果不靠實的話，可以拿東西去作抵押，等有錢的時候再拿錢來贖。」

鐘敲十二响了，却還沒敲醒唐先生假睡的夢。

但在馬二先生的心頭，陡然泛起一個疑難的浪花：「搬」究竟往哪裏搬呢？心中惘然了。

這時孩子們都回家吃飯去了，校中非常岑寂；天空中也滿布着陰慘慘的愁雲，似乎還飄落着幾滴雨星。

「治蟲」

陸合豐（崇明）

今天我們鄉下，來了一個「假洋鬼子」，說是縣政府裏的「官」，來我們鄉下「治蟲」的。他叫我們鄉下人，秧田做四尺闊一行，叫

我們在田內捉蟲，又叫我們在秧田內用「三脚架子」點一盞燈，燈下放一個木盆，木盆裏放些水，水內放些洋油，這樣可以把蟲「拐」來殺死牠。蟲我們鄉下人實在吃足了牠苦頭，但叫我們這樣治法，我們實在不高興，我們鄉下人現在家裏也沒有錢點燈，那裏還有錢把燈點在田裏。我們問這個「假洋鬼子」：「阿有啥藥水來洒酒，把蟲一齊殺死？」這「假洋鬼子」聳聳肩笑笑，我們也笑笑。

大通紗廠減工

S. S. (崇明)

「阿媛起來呀，要上夜工去呢。」母親正在煮飯，騰騰的熱氣上蒸，把椽上的積塵一條條沖落到灶上。

阿媛懶洋洋提着飯罐子一步步走。心想前天貪睡，沒有趕到上工，罰去一工。今夜莫不是又要錯過。回聲也沒聽見，路上一個工友也沒有。她慌慌張張趕到廠門口。廠門閉着，聽不出機車運轉的聲音。她很茫然。彈指叫開了傳飯進去的小門。

門丁露着半面，見是年青的阿媛，才嘻皮笑臉說道：「你一個來做夜工嗎？夜工不做了，明日起改長日班，五日一掉班。你今夜不回去，我和你開太安——」

「大叔，不要瞎說。夜工真不做麼？昨天在車間內，我倒像也聽見說過的，誰知停得這樣快。」

大門突然開啟。陳領班出來見是阿媛，就告訴她不開夜工，爲

的花費紗錢，更加外紗傾銷，廠方沒辦法，故而祇開日工了。

阿媛回家告訴她媽道：「夜工停了，要等過五天，才有工做。」她媽聽了，可就呆住了。去年六月底廠裏減工，到十月才恢復。把衣裳當光，債借遍，維持了三個月的饑餓生活。今年纔五月廿一日就減工。今早上答應還陳森泰的米錢，又落空一半，罐中米又盡，這生活怎樣過呢？

做×腰做四月裏個× 陳 曲(崇明)

做天腰做四月裏個天；

蠶要溫和豆要寒，

秧要熱頭蔴要雨，

麥色頭還要風來顛。

做工腰做四月裏個工；

廿四把小尖一並肩，

五更裏出來一更裏轉噯，

總話我長工偷懶勿曉得來勿及。

做人腰做四月裏個人；

種子花嘿麥要眠，

熱裏頭來勿及只好夜裏來幹，
當心傷風咳嗽還要買藥錢。

五月二十一日錄自啟東田野間某農口中。

十二圩機器淘鹽處印象

薛青雲

十二圩是位於長江下游江邊屬於儀徵縣的一個小鎮，地方很小，可是因為鹽務的興盛，十二圩的聲名就很大。

十二圩有一個一百畝面積大的鹽浦，裏面堆存了一百幾十萬包的鹽，四週圍了牆，十二圩鹽務稽核所（現改為十二圩放鹽處）稅警特別區，都在鹽浦裏，各門口及四週都有稅警隊部駐守着，機器淘鹽處就在鹽浦裏面。

公堆處（也叫機器淘鹽處）由鹽商各公司合股開辦，歸揚州場鹽商會管轄，是一個商業性質的機關。設主任一人，月薪五十元；事務員六七人，月薪十數元至二十元；司機正副各一人，月薪二三十元；工頭正副各一人，月薪十六元至二十元；工人日班三十人，夜班三十人，每人點日工資大洋六角，夜班也是六角。每月的經常費約一千餘元。

這「公堆處」是收賣稅警及稽核所緝獲繳功的私鹽（每市斤一分）各鹽商公司清堆剩餘的黑鹽（每百市斤八角）以及苦工婦孺掃起的污雜黑鹽（每市斤一銅元）。

先由工人在收賣得的黑鹽堆裏拾黑鹽經過鹽務稽核所人員過磅，計算斤量（每包規定重量連包皮一百三十八市斤半）堆放空地，經過一次粗篩，篩出雜草及整塊污泥，搬到粗軋機軋碎後，放入淘鹽筒開機器用油淘洗。半小時淘白，濾去油汁，放入炕房，炕拌乾燥後，再經過細篩和細軋，製白手續已告完成。再把白鹽裝入新包，秤準，也是每包連皮一百三十八斤半，拾經稽核所人員過磅，計算斤量，堆放成堆，就可賣出去了！

設備方面：一、竹製粗篩一面，用來篩出黑鹽裏的雜草污泥。二、發動機一架，有十五匹馬力，燒柴油，用來發動軋鹽機及淘鹽機的。三、軋鹽機粗細各一架，用來軋碎大塊粗鹽的。四、油池二大池，用來淘洗黑鹽，今天用甲池的油淘洗，乙池靜止一天，明天乙池裏的泥脚沈澱清潔，用機器抽出，倒去污脚泥沙，明天就用乙池裏的油淘洗，甲池靜止一天，這樣互相調換，使油汁清淨。五、淘鹽木筒六個，每筒可容鹽十包，筒內有輪葉四片，淘鹽時把鹽放入筒內，開動機器開關，清淨的油汁就由筒底無數小孔裏往上飛射，同時筒內輪葉轉動，將泥沙雜汁向筒外隨污油流出，淘洗半小時看鹽色已白，就關閉機器開關，將筒內淘淨白鹽取出，另換黑鹽再淘。六、濾油蘆蓆漏斗八個，每個可容鹽三十包，用來濾去淘成白鹽油汁。七、炕房一間，火磚下面燒煤，淘成濾過白鹽，就放在炕房火磚上炕拌，每炕一次可容鹽二十包，半小時就炕乾。八、細竹篩一面，用來篩去炕乾白鹽粗塊。九、機器間一間，淘鹽間一大間，空房二大間，天雨也可工作。

工作情形：日工每天上午六時開工，到下午六時換班；夜班在下午六時接班，到第二天上午六時停工，三餐自備，夜班比日班較為輕便。工人對於淘鹽經驗很是豐富，工作熟練，分工合作，拾鹽的拾鹽，篩鹽的篩鹽，軋鹽的軋鹽，淘鹽的淘鹽，炕鹽的炕鹽，升火的升火，各人負有專責，秩序井然，工作緊張。如果開日夜工，每天可淘洗黑鹽三百六十包，單開日工，每天能淘洗黑鹽二百包，淘成白鹽大約在百分之八十到八十五之間，每天都有鹽務稽核所派員監視過秤計數。

掘塚記

芷 痕（如皋）

轟傳了許久的發掘荒塚改建體育場的計劃，今天終於是由××軍××團的士兵和軍訓的公務人員實行了。

十點鐘的反光，鋪樓上散播着刺人而怪響的鐘聲，一隊隊灰色草綠色的士兵，閉着正步，肩負鐵鏟，唱着大路歌，從塞滿了人羣的城門洞擠了出去，浩浩蕩蕩直奔老荒塚。

路上走滿了男女老少，一般小車夫排列在兩旁，伸着指頭，叫賣式的叫着：「喂！到老塚，兩個銅子個人……」一般走不動的老先生老太太整堆兒的坐了上去，車輪伊呀呀的，慢慢的在人羣中滾着。修行的老婆婆一手持着念珠，一步三搖的念着「阿彌陀佛」，露着一副難看的面孔，願那一般無祀孤魂早昇極樂西方。

「缺德……少陽壽……好好的死人骨頸，都要受他的魔難，將來總要現報——」挑草的劉小三子坐在永盛酒店的櫃檯前，端着—壺白燒國公密，^①在漫罵着。

「唉！人心不古，世道日非，誰道天道無知，不過早遲不同耳。」專看地理兼帶設塾授徒的朱老先生，一手拈了個花生米子，一手捧着右膝，文縐縐的吐出幾句祖傳的酸腔。

塚址據說是九百三十六畝，真不小，這邊看不見那邊的盡頭，土饅頭似的的荒塚，星棋密佈，為數據說在七千八百之間。

到達鬼區域，沿着鬼大街^②先擺一字長蛇陣，先行稍息。不多時，縣長，黨委，等等乘車疾馳而來。大路上陳設木桌二，香爐一，燭台二，上燃紅燭，供點四猪一，羊一，葷素均備。五分鐘後司儀者高呼就位，主祭者陪祭者羣集壇前，行禮如儀，焚過祭文，鳴過禮炮，祭鬼工作完了，就由幾位高級長官舉行臨時小組會議，一位被稱為武大爺的×隊長，出主意分配眾人如何工作。

我們二人一組是西南角五個土饅頭的發掘者。

忽然間，一陣狂風，吹得黃沙滿天，眼睛都睜不開，看熱鬧的老居士，雙手合十，連念「阿彌陀佛，善哉！善哉！」

天氣悶熱得氣都喘不過來，汗珠兒從臉上滾到泥裏，賣甘蔗的小販，應運而生，生意好極了。

①酒名。

②該處向有鬼街之稱。

退回來的禮物

曼 流（泰縣）

（前言）今天早上收到這一封信，心裏好半天沒有丟得掉它。我覺得這不是「偶然」的事；更不是不關痛癢的「私人瑣事」。這是一張「切片」，大多數的孩子們，都會從這張切片裏，找到自己的「酸痛」，用眼淚來同情它的！

親愛的胡老師：

昨天早上晨會，承你的情，給我們全班同學一個很貴重的禮物——衛生。並且很仔細的把它的重要，它的方法，講了好多。最後，你說：

「小朋友，願你們愛護自己的身體，一齊把它接受下來；並且轉送給你們的爸爸，媽媽，哥哥，弟弟，姊姊，妹妹……許多你們認識的人！」

那時候，你不是常用那慈和的眼光，向我望過幾次嗎？你不是看見我的臉上被怕羞的紅暈堆滿了嗎？我真覺得難過，找不到一個地方給我躲藏身子。我不敢向別的同學看，老是低着頭，含着滿眶的眼淚，靜聽着你的訓話。

你那帶着熱情的調子，一聲聲像許多細小的針尖，刺着我的心，使我難過極了。

雖然你說的話，不是專為我說，可是我自己想想平常的確太

不注重衛生了。一向我就沒有照你說的那樣做過。細想起來，我又是害羞，又是害怕。我真覺得自己的肚子裏有很多的寄生蟲吃着我的血，咬着我的肉；真好像有不少的細菌，破壞着我的肝腸，侵害着我的心肺……啊，多麼可怕呀，我真不敢深想了！

晚上，回去，我一到家，就把你說的話，告訴給爸爸和媽媽。然後我又把家裏要收拾的要添置的一樣一樣說出來。我說：

「爸爸，我們的門是朝北的，屋子裏周年到頭沒有一絲陽光，我想朝南的牆上開一個窗子，就好多了。地上的潮濕氣也很大，先生說，最好用地板鋪起來，那就可以避免潮濕氣了。」

「還有，大門口的垃圾堆，討厭得很。平常就堆滿了許多醜陋的東西，如果是括的北風，那最難聞的腥臭氣味，和那最骯髒不過的灰塵，都會朝屋裏撲來叫人透不過氣。現在呢，天漸漸熱了，垃圾也多了，難聞的味道格外的難聞了。如果不想方法，我們真正受害不淺哩！爸爸，媽媽，可能寫一個牌子，不許人家倒嗎？」

「說到垃圾堆，就不能不提到隔壁的毛廁了。爸爸，這兩天那股騷味臭味，真太利害了。蒼蠅也一天天多起來。先生說：夏天所有的流行病，除了瘧疾是瘧蚊傳染的以外，其餘就是蒼蠅這東西做的壞事。去年秋天，小三子寶寶，不是牠作怪，就得痢疾死了嗎？所以我想跟爸爸說，教他家要注意毛廁的清潔，最好派一個人在那裏打掃打掃，撲撲蒼蠅才好！」

「家裏，屋上的吊吊灰，掛得太多了。等後天星期，我來同爸爸

把它攆拂一下吧！還要買兩個痰盂子，一把蠅拍子，先生說：這些都是絕不可少的東西！」

「我自己哩，到現在都沒有牙刷，用手巾擦也擦不乾淨。身上的瘡，漸漸多了，再不想法，馬上全身都要有了，請爸爸替我買一盒瘡藥吧……」

老師，我本來還有許多的話要說，可是當我看到爸爸的臉色變了，眼光也不同了，我便忍住。他慢慢地回答道：

「你說的話很不錯，我久已就想這樣做了，但是直到現在，都沒有能夠如願哩！我很知道衛生的重要，很想照你說的那些做起來。但是，你先讓我告訴你吧！」

「你說那一爿土牆，朝南要開窗子，可是這種又舊又壞的土牆，還能鑿洞開窗子嗎？何況又沒有錢買木頭打窗子呢？」

「你說，地上要鋪地板，不錯呀，屋子裏潮濕氣太大，非鋪地板不行。可是，你看見麼，大門壞到這個樣子了，都沒有能夠把它換一下，要鋪地板，那裏來那麼多的錢呢？」

門口的垃圾堆，因為地方是公地，大家可以倒得，而且，我們這樣的窮人，還敢如你所說，寫一個牌子不許人家倒垃圾嗎？」

「再說，隔壁的毛廁，蒼蠅很多，當然是非常討厭的人，可是像這樣只顧收糞賣錢，不曉得清潔的主人，叫他派人來打掃，來拍蒼蠅，他睬你嗎？」

「至於家裏屋上的吊吊灰，也因為去年你的祖母才死，沒有

滿孝，是不能揮塵的。不然，那裏會放到今天？」

「痰盂子，蠅拍子，和你要的牙刷，瘡藥，雖然不要多少錢，有錢的時候，當然可以買；不過，你記得嗎？前天，你媽媽把中飯給我們吃完了，還捨不得拿兩個銅板去買個燒餅吃呢？」

「長明，你現在還小，不曉得家裏的難處，你們先生講的些話，當然也很對的。有些地方，我們的力量，能夠做到的，當然可以做；但是像你剛才說的那些話，都不是我們窮人能夠做到的。他是說把那些有錢人家的孩子聽的呀！只有他們才配得上談『衛生』，『得上資格談『衛生』哩！」

胡老師，那時候，爸爸的眼睛紅了，喉嚨也高起來了，媽媽掉過臉去望着地上。我呢，打心裏起就被他說得抖動起來，眼淚也酸酸地落到衣襟上。

胡老師，還要告訴你呢，當我們大家都不開口坐上半天以後，就一齊吃晚飯了。

我把筷子拿上手，就聞見湯飯是餓的了。那時候，我陡然想起老師告訴過我們的話，我直不願意把湯飯向嘴裏送了。這不是「不新鮮」的食物嗎？吃下去不是很危險嗎？我為什麼要眼睜睜把它吃下去呢？為什麼要眼睜睜地把許多病菌吃下去呢？

老師，我什麼都不顧了，閉着眼睛，大嘴地吃着吃着，把一大碗都吃光了。

唉！老師，我能不吃嗎？不但不吃它沒有別的東西來填肚子；如

果我真不吃，真爲了「餓」而不吃，歡喜我的爸爸，痛愛我的媽媽，她們不更加的難過麼？我有什麼權利常教她們難過呢？

老師，爲了經濟你的時間，還有些別的話，不再囉嗦了。最後我誠懇的同你說：

親愛的老師，昨天承你的情送給我的禮物，我很感謝你！

現在還原敬給你！因爲我是窮人家的孩子，沒有資格談衛生的孩子哩！

你的學生林長明。五月廿一日。

鄉村小學教員生活之一頁

董澄宇（豐縣）

今天五點鐘就起床了。

第二次視察報告要最近整理完竣，呈報教育局，廿四日又得召開第二次教育協進團研究會，並舉行常識測驗比賽，研究會此次討論的中心問題是：「廢止兒童體罰及解除一切束縛辦法。」個人研究的結果，又須整理，以便屆時提出討論，而常識測驗題目又推我草擬，今日下午還須赴范莊參加保甲長談話會，計議籌設義務學級事宜。唉！這些事情又不准展緩，又很複雜，怎樣去做才能有成績呢？

想了想生活的程序，就是這樣決定了：今晨做視察報告，明日

整理研究問題，後天草擬常識測驗題目。

正在凝神起草報告時，粗噪的呼聲，鼓近耳朵：「校長，起的很早呀！」

抬頭一看，是一羣鄉老，共計八位，個個驚惶失色。細詢來意，才知道都是八保的甲長，爲了民衆識字班的桌凳，今夜被賊偷去，特來找我想辦法。哎！愈怕事，愈有事，若推托不問，實違背素來辦鄉村教育的旨趣，況且民衆識字班又負輔導之責，不準你迴避；如允許辦理，精神又來不及呢！怎好？沈思了一會，終是允許了，他們才肯回去。

此事不可延緩呀！越早着手越容易破案。好！去把報告草稿收起，騎腳踏車到了失物地點，檢查一遍，計失去新榆木門一對，大槐木板（做桌用）四塊，長凳六隻，約值洋二十元。門是鎖着的，竟被偷去。木板很重，一人之力，搬移不動。我想，賊人數目一定不少。晚上狗也未叫，想偷物者定非生人。那末是誰呢？按戶搜索吧！也是空費精神。你想把他們偷了東西還敢寄存在家嗎！一定是送到很遠的地方去了！可是怎樣破案呢？再四籌，沒有好法，只得先把該村的二位甲長，及近鄰名姬羣的，一齊帶到學裏來了。我不是地方行政長官，又不是法官，沒有審判的職權。怎好處理呢！嘿！暫且把他們關在圖書室裏，聽聽外面的風聲怎樣再問吧！

八點多鐘的時候，來了三位有鬚年高的農人，甘願具結保釋二位甲長，負責查尋。我只好允許保釋。那一位名姬羣的，至今尙無

人過問，大概嫌疑很大吧！到明天瞧瞧，社會上的人們對此事作如何的評論再處理他吧！

吃午飯的時候，南大街某小商店，因不慎失了火。大多數的市民，只在傍觀望，看熱鬧，就是有幾位救火的，不是與失火者有密切的關係，就是恐蔓延及自己的房屋。幸喜是日無風，僅燒掉兩間房屋，未傷人命。

這般沒有互助精神缺乏同情心的民衆，怎樣才能改善他們，訓練他們，培養他們，實在是辦鄉村教育者應負的使命，急需解決的問題。

此次失火却急壞了我，嗓子也喊啞了。下月決意組織消防隊，以謀地方之安寧，每週舉行一次通俗演說，以啟發民智。

下午赴范莊參加保甲長談話會。計出席者：保長三人，甲長十七人，識字者六人。首由我報告兒童教育的重要，及父母對於教育子女應負之責任。繼由朱保長本立報告，召開談話會之意義。嗣後討論籌設小學問題。我費了九牛二虎的力量，說了許多勸勉的話，結果彼等仍固執，不肯出頭負責，只好返校，另想良策。總望學校如期成立，便兒童求學有地，教育得以發達。

由范莊返校已六點多鐘，精神疲乏極了，正預備到寢室休息，孫寨的孫保長來校與我議商將火神廟收歸公有事，此時精神雖疲憊萬分，也得應酬。

精明的孫保長，他的談話中有這樣幾句：「校長，這事我實在

不能過問。現在犂戶都罵我，說我受了公家的賄賂，忘記了親鄰的福利，個個都怒氣沖沖，聲色俱厲，並且說我們不管誰來收我們的地，非拼命不可……校長，你看這事叫我怎麼辦好呢？」我一時沒有妥善的辦法答覆，只好含糊的應付了幾句，說些安慰勉勵的話，並允許協助辦理。

社會上一般人都說孫保長很狡猾，廟地他也種了二畝。上面的話，是他自己捏造的呢，抑是真從犂戶口裏吐出的，實在是個疑問。他或許是爲了保護自己的二畝廟地，有意藉詞謝却責任，恐嚇我，可是一般無知固執的愚民，說出這段話也有可能性的。如今有了問題，應想法解決才是啊！怎樣去規勸他們，才能使他們馴服，却是個難題。

籌思了一會，決定於廿三日下午召集犂戶談話，看着犂戶的態度怎樣，再確定處理的辦法。於是囑保長回去通知各犂戶屆時務必出席。

今天的三件事情，太複雜了，雖耗費了很大的心血，沒有解決，確得到了不少的教訓，使我更進一層的意識了社會世事人情，這是我自慰的一點。

鄉村小學是鄉村文化之中心，負有改造鄉村文化的使命；牠的教育範圍應包括鄉村一切民衆，把教育的力量多多的發揮到鄉村整個的民衆身上去才是。

本學區位於豐之南境，大沙河及黃河故道又橫貫區內，以致

人民生計窘迫，文化落後，風氣閉塞，言行粗野。這樣的農村，甚麼村政教育，生計教育，語文教育，康樂教育，那一項不需舉辦，那一項不要推廣呢！

一切實際問題是跟隨着實際生活而來，許多實際的問題須我們來解決。「認清問題，解決問題，研究問題」是辦鄉村教育者應具有的精神。我深信，「鄉村教師應當運用困難，以發展思想及奮鬥的精神。」所以困難和問題足能激發我們進求的勇氣，足能增加我們試驗的決心。

朋友！看時代的逆流到處泛濫，封建的餘威到處充塞，在這烏煙瘴氣的社會中，到處都正須我們努力啦！我們要抱着摸黑路求長進的態度，去度過一層一層的難關，將古舊的農村改建造一個合理的意境啊！

和往日一樣

嶼 禾（澧水）

——K縣政府收發室的五廿一日生活

K縣是中國的荒僻城市之一，縣長是境內最高長官。縣長說過：「收發室是我們縣政府的咽喉。」榮幸的很，我和L君正是在收發室工作的人，掌握着這咽喉。而且收發室也真有趣呢，許多同僚常來尋開心。一切事兒都是我們先曉得，我們每天收發的公文，約四五十件；其中重要的，我們就把內容看一遍，記在心上；有趣的，

我們就口頭上加以潤色，一面工作，一面說說笑笑，引以為樂。

同僚們都是六點鐘起床，我們因為一部份工作要在夜裏做，縣長特別允許遲起一點鐘，而且即使早起，也沒有事兒做。

且說今天，正如一切的往日一樣，上午九點鐘起我們就開始收到文件了。特別叫我們高興的，是第一件便是一婦女會的一位「西施娘娘」——這稀奇的綽號也是我們收發室裏L君贈給她的——領了一位鄉下少女來告狀。案情是這位少女（看來只有十七歲）不願聽從父母之命，嫁給一位三十九歲的小有產者。我們詢問這位女子的姓名年齡籍貫以及訂婚的經過等。其實這些都已在狀子寫得明明白白，而且與我們的職務沒有絲毫關係；但我們這時像法官，又像二位細心的憲兵盤問形跡可疑的人，因為這位少女，面似桃花，而那位「西施娘娘」又是K縣頗負盛名的「女摩登」。

接着來一位乞丐似的女人；破爛的衣服，愁苦的臉，叫我們看了搖頭。而且她已來過許多次了，她的丈夫因為匪案牽連，牽論交保。她是離城頗遠的人，而且窮得不堪，從鄉下跑到城裏，從城裏跑到鄉下，祇是找不到舖保。十幾天來總是在我們的窗前——我們收發室正同郵局一樣任何人不能進裏面來——哭哭啼啼，磕頭囉嗦，我們恨不得一脚把牠踢到天邊去。老實說，要求我們給與憐憫的人太多了，我們為了自己的職務和飯碗，同情之心自然的消散了。我們最討厭的是哭，最高興的是笑。於是正如對付一切討厭

的人一樣，L君咆哮道：「滾！你媽媽的！」那女人自然的退後一步。L君接着放底了聲音說：「你就攔了我們討論美女離婚案。」

除美人之外，我們最感興趣的，是最殘忍最離奇的消息。接着便來了這類事兒：一個十三歲的女孩子，被一個三十多歲的男子強姦了，女孩子的母親，戰抖抖淚汪汪的來告狀，說她的姑娘已是奄奄一息了。這件消息真正給與我們的激刺不小，L君立刻跑去告訴一個同僚。不久收發室裏就充滿了人，熱熱鬧鬧，笑語喧天。有人說這男子不愧稱為天下第一色鬼，有人說這女孩子必然豔麗如玉，有人杜撰的演述他倆性交情形，最後談到女孩子將來的婚姻問題，大家一致同意將她嫁給L君做姨太太。這幕喜劇才算在飛聲騰笑中暫時閉了幕。

天黑時分第十區區丁送來二件公文：一件是報告昨夜發生的搶殺案，很詳細的敘述了一家人被殺個光，一家財產也被搶個光。另一件是上月份這區公所的收支計算書表。這位區丁只有一隻眼，另一隻眼珠凸出來，而且嘴也歪了，相貌實在有些可笑。我們取笑他幾句以後，L君說：

「你的待遇還不壞啦——每月八十元用十除。」

「報告主任，」他立正說，「我每月薪水五塊。」

接着我告訴他，照收支計算書上看，他的薪金應該是八元，而實領五元，那是區長尅扣了三元去。他聽了半天沒說話，最後嘴唇戰動着說：

「要要不是主任說，我還在鼓裏坐着呢！他媽的屁，喝俺們的血！」慢吞吞的走開了。

夜十一時，第十二區的區丁，送來了萬分緊急的公文，說是浚河工伙企圖在今夜暴動，一起離工回家。我趕緊把牠摘了由，掛上號，又把事由登在收文簿上，送給祕書的勤務，叫他送給已經睡在床上的祕書。回到自己的臥室，我對L君說：「浚河工伙要暴動，真正關係不小，其中必有共匪煽惑。」L君說：「×毛！你看吧，明天一個工伙也不會少，你以為護工的軍隊只會吃飯嗎——看看女人睡覺喇！」

L君正同昨夜前夜一樣，從床頭上拿起兩張二十三期航空獎券包着的裸體畫片和幾張明星小照，一張張的看着，謔言戲語，一句句的放出來。末後好像真個對着二個美女說：「娟娟，倩倩，不要憂愁沒錢花啦，我又得獎二萬五千元，請你倆今夜一同陪我睡眠——脫衣服吧。」

我們在歡笑聲中鑽進被窩裏。

取締攤販

釘 蒂 淮安

一早醒來，窗外還剛透着魚肚皮的晨光，消失了幾天的粗莽的叫賣聲，又很熟識的在門外一片嘈雜地哄叫起來。

「今天的三餐大概可以有菜吃了。」我躺在床上這樣的想着。

事實是這樣，在這個落後的小城市裏，賣青菜蘿卜的，以及賣其他菜類的，都是些鄉下人，他們每天早晨各自挑着竹筐趕進城，大街小巷的到處任意叫賣；賣猪肉的，也在每個街頭巷尾搖着肉案（即攤）；那知在三天前，縣政府裏忽然想起光顧這班窮苦的大眾，藉着「整頓市容」的名義要規劃下一個區域來叫做菜市，凡是人菜市的小販，每人每月要納捐一塊二毛。其他地方一律禁止。天咧！他們以賣得的錢養家餬口還不够，又那能再加納這些意外的捐稅吸？他們都不理睬，結果有幾個老實的傢伙據說是爲了抗令被抓進公安局。人雖是在裏面押了一些辰光就放出來，而貨物却一絲也不含不糊的被沒收了。就這麼引起了菜販方面的反抗。自從縣政府要實現這竹槓主義，他們都相約着不進城。他們說：「我們情願搬進菜市，可是要捐幹嗎……」

經這樣一鬧，縣政府也就不敢整飭市容了。今天我起身後跑到門外一看，滿眼都是挑担叫賣的。我問了他們中間的一個，那回答是：「事情也不知道是怎麼辦的，我們現在就這麼的仍進城來賣了，也沒有納捐，也不會入菜市，可是公安局也不敢再抓……媽的……祇要大家齊心！」

煙 樹

王次云（興化）

莊的南面，隔着一道小河，有一條綿延數里的長堤，堤那邊却

是望不見對岸的蜈蚣湖。站在這邊，可以從堤上稀疏的樹幹中，望見一隔一隔的湖水。這景兒是很可愛的——尤其是在傍晚。

每天放晚學，差不多我總要到這裏來頑頑；河這邊東嶽廟門口的兩個很高的旗杆下，更是我常坐的地方，我常想：河裏的船是這麼的多，爲甚麼沒有一個人撐一隻船，到河那邊堤上去頑頑呢？的確，從來不會有過這麼一回——也許是有過的，但我却不曾看見過，我總想：如果在堤上，背着莊，面對着一片無際的粼粼的水波，稍立些時，一定可以感到一種特殊的，不可言喻的風味。

昨天下午，在我眼中好像看見奇蹟似的，那邊堤上已經簇滿了人，河心還有幾隻船正在盪着，要過者，聽人們說是堤上的那棵樹根裏，平空的冒出煙來，所以多少人都過河去看。

「誰看冒煙樹，快來！每人三個銅板；送你去，還帶你來！」那些擺渡船的大聲的宣告着——其實無須這樣宣告，站在這邊不得過去的，還多得很呢。

我平常就很好想過去，居然能遇到這種機會，怎肯放棄呢？就在紛紛的衆人中，我也過了河，不過我的過河，却不單爲要看那棵冒煙樹，實在是要趁這機會，去領略領略那在我心中浮泛了好久的那種特殊的不可言喻的風味；所以，我一過河，就面對着湖立着，直等到衆人散了之後，纔趁了末一次的船回來。

同船有一位老者，是我所認得的，他一向在本莊的慎修堂扶乩，他是得相信鬼神的；這時，他看過了冒煙樹，忍不住又發議論了。

他說：「這棵樹是空心的，從那些小孔裏，可以看出，這棵樹的生存，全靠些厚不及寸的樹皮。這些腐爛的樹皮，所湊成的樹，居然能經得起烈風暴雨，當然，裏面一定是有神的！」

「明天，我拿張桌子來，放在樹面前，讓人求仙方。每人收他兩個銅板，倒是個尋錢的好方法。」另一個青年人這麼說。

「怎麼不能……」那個老者不會說完，船已到岸了。我匆匆回家，因為天色已經很晚了。

今天早晨，我上學校去，只聽得很多的同學，在談論着：

——樹裏冒煙究竟是甚麼理由？

——回頭我們問問王先生看！

——王先生又不是大仙，他怎麼得曉得？

——王先生是理科教員，應當知道的！

你一句，他一句，彼此對問着，終於還是沒得結果。

飯後，我為好奇心所使，又走到那裏，但不會過河。我遠遠的望着那棵樹，已經裝飾起來了：樹幹上貼滿了一塊一塊的紅布，樹杈上還掛着一塊紅布的軟匾，在風中飄搖着，看不清上面所寫的字。樹前面放着一張小小的桌子，上面陳設着香爐，獨臺，旁邊坐着一位老者，手裏拿着多少黃紙條，等候那些求仙方的道奶奶來買。據說：上面畫的是健身符，燒成灰放在水裏吃下去，能治百病；能起死回生。我再細望那個老者，原來就是昨天下午同船的那個扶乩的老人。

在橋林

李 導（江浦）

在間雨間晴的四月五月，浦烏公路的建造，雖則經過了四十五天的過程，還是東一堆土，西一堆土的堆着，祇能看出路的雛形。自從四月六號動工的那天起，橋林的西後街，祇要路不濘泥的時候，來看熱鬧的人，總是絡繹不絕的。一個淒涼寥落的荒草崗子，突地變成一個人聲嚷嚷的工場了。

倒運的老天，自從十七號降了一陣大雨以後，四五天來，總是滴滴落落不斷地雨着；因為下雨停工，築路工程辦事處裏的朱工頭，每天祇肯給工人三頓粥吃；工人們因為幫口太雜，齊不起心來，挨不住餓的工人，只好逃跑。住在王老五家裏的合肥工人，也在二十的夜裏，逃得無影無蹤了。

二十一日早晨，太陽在東方露了笑臉，公路上照常動工了。朱工頭領的四百個工人，已經逃了三分之一，朱工頭氣虎虎地在天剛發白的時候，便命令着四個巡工員，向烏江這條路上去追在逃的工人。

下午四點鐘的時候，四個巡工員果然用麻繩縛了兩個合肥工人回來。頭一個是二十來歲的工人，已經遭了很重的抽打；他的臉上，紅一塊，青一條地浮腫着。兩個人的手，都腫得像紅山芋一般；麻繩深深陷了下去，變成一條小溝。

「把他們吊到後面篷裏去！」
當巡工員把合肥工人牽到工頭辦公室去的時候，朱工頭這
樣命令着。

「娘的多會跑，給噲追到香泉，這看你……」
巡工員似私語又似報告地說着。

篷本來是盧老板的驢篷，朱工頭搬進來，就把這地方當做刑
場。在篷裏那一種馬尿驢糞的臊臭，要比菜園上攪糞時，還要難聞
萬倍。

兩個合肥工人，同樣地被吊個「蝦蟆晒背式」，兩隻手反過
來，縛吊在樑上，身兒腿兒彎彎地像個蝦子，腳尖兒離地七八寸的
樣子。四週聚攏着來瞧熱鬧的人，烏壓壓地一層。

「做不來，辭工也不要緊，何必逃工呢？」

「他們做工頭的，也難做啊！一個逃工，兩個逃工，他們限期過
去了，怎了得你們做工的，也要……何必逃呢？」

「……」

站在旁邊看熱鬧的人，帶着似乎憐惜又似乎責備的口吻。

合肥工人却不肯領受，他們帶着哀告的樣子說：

「辭工——他肯答允嗎？一天三頓粥……餓死了……我們
既來做工，怎肯……？」

劈達……劈達——幾竹板抽在工人身上，巡工員忿忿地說：

「瞎講些什麼……三頓粥，是那個講的？」

工人默然，祇呻吟了幾聲。
看熱鬧的，也不敢大聲談論了。發出絮絮的私語，有的祇是搖
搖頭。

「朱工頭來了！」——站在路口的人讓開一條路來。
是一個中等身材的漢子，年紀約莫三十來歲，腦額凸了出來，
鼻子小小地，眼睛圓得像貓眼，佈滿了紅絲，紅色的面皮，像猪肝一
般。

他忿忿地在巡工員手上，奪過一條藤鞭子。

披……披——幾鞭子，指着靠邊吊着的那個工人道：

「你講那個叫你逃工？那個主使告訴我，與你一些關係也沒，
你直講，與你一些關係也沒，我曉得……吃飽了作怪？」

「大爺！大爺！是我自己要回家去一頭，大爺呀……沒有人主
使。」

「哈哈，我不信，沒人主使，會這樣巧法……一起逃工，個個要
回去一頭嗎？你們……實說！不要自找苦吃，哼！今兒打打，明兒送
縣看你……」朱工頭眼睛紅得像個燈籠。

「大爺……實在沒人主使，沒這事，我怎能冤人……」

靠邊那個少年工人，還沒講完，吊在裏面的工人哀告般的說：
「大爺呀！打也好，送也好，叫我們冤人，頭砍掉，也不能的……」

「你嘴強，」朱工頭進了一步，甩起來就是幾鞭子，「沒問你，
你嘴強，我來同你談談，你說沒人主使，怎麼住在王老五家的工人，

一起逃呢？……是不是王老五？……搗亂工場，是不是？……」

「不曉得。」

「哼哼！不曉得！你們……嘴緊，好看我的手段就是了！打打……」

……看他是鐵打的，銅澆的，打！朱工頭的怒火燒到了半天。

披……披……披……

劈達……劈達……

「我的……媽呀！……媽呀！……大爺！……媽呀！……饒饒……」

……饒饒吧！……媽呀！……饒饒……」

披……披……披……「媽呀！……」

恐怖，可憐，忿怒，籠罩了每個觀衆的心，有些不忍卒看的觀衆，

搖搖頭離開了刑場！

「昏死了……昏死了！住手！住手！」

朱工頭同那個抱着竹板子的巡工員，在這種招呼之下，同時

住了手。

「放下來，關在南邊屋子裏，夜裏再說，明兒……喂！去兩個人

把王老五捉來，他不在家……他……他的兒子，捉來，狗蛋的東西，

搗亂工場……搗亂工場……」

兩個巡工員，飛也似的跑向北街去了。

朱工頭忿忿地，仍然回到辦公室。

街頭上聚聚着三五一堆的人，在談論着：

「清朝拷犯人，不見得……真是無法無天了！」

「夜裏不曉得怎麼辦呢！」

「還不是打打放走……可憐……」

「也難怪，」雜貨店的張老板說：「他們包下來，有責任的，限

期到造不成……要受罰的……一個逃，兩個逃……怎怪？」

做糟行的方興很不服的，帶着一種鄙視的口吻反駁道：

「照你這說法，工人應該餓着肚子，替工頭賺錢。這些多數是

沒飯吃才來做，有飯吃……吃的飽，誰肯……誰肯……沒有人心

……？」

恐怖，殘酷，可憐，忿怒，懷疑……籠罩了每個人心。

二十五年五月二十二日脫稿。

虛驚

木 虛（徐州）

我是京城裏一個武學生，早於一個月以前入伍期滿。服從學

校的命令，根據實習規則，搭津浦路的下關臥車在歷一夜零半個

白天到徐州來的。所謂來，就是來到被指定實習的部隊。於是「中

國的一日」的「五月二十一日」我是在徐州城南二里的雲龍

山東側駐紮的一個部隊裏。

今天徐州還是一國防第一綫，或京門重鎮，固不必說；就是

號稱彭城，古跡最多風景最勝的雲龍山之贖水殘山，也不用寫。我

只把今天要決定告訴你的來告訴你，致於一個普通人所感覺的，

晴雨風暖，我也說出來：午前一二點鐘有大風，在野外有點不好支持；午前四至七點鐘有疎落的陣雨，在軍隊便不能出操場野外。此外便是很可以的一個初夏的晴天。

爲了便於告訴你，今天我這一個小環境裏所發生的事情，我又附帶的說明我實習的這一個部隊不是一個建制的軍隊單位，它是一個短期的教育機關，調集的一百多人，大都是班長副班長而再來受軍士教育的。

不是我說今天的午前一二點鐘是有風的嗎？不是那一般來人常說的「昨天晚上」而實在是明白的今天的開始呀！就在一點多鐘，正是大家睡得最甜的時候，我們的衛兵聽見了槍聲，從東南二里的泰山傳來。前幾天那邊出過慘殺的搶案，昨天又跑了一個學兵，是帶着兩柄刺刀逃的。因此那槍聲不能不使他格外驚心。槍聲漸漸的濃密，他立刻報告給官長。旁的人這時大概因爲衛兵的通知，也有起來的了。那是放排子槍的聲音和輕機關槍聲。已經認定不錯了。同時泰山上下都有一團大燈火，夾雜着手電的一明一滅。於是值星排長叫號兵吹緊急集合號，一面傳知且先裝裝在宿舍待命，他自己帶兩班人先到外面散開了，向泰山方向警戒。連長打電話報告團長，通知鄰近部隊。衛兵也隨即增加了手榴彈。也有人跑出屋子探聽消息，等着情況的變化。室內鎮靜到鎮靜，却有低聲在議論着。我此刻則是無暇去留心他們了，我默默的識着周圍的地形地物，和我帶着這一班十幾個人的用法。因爲我絕沒

有上過真戰場，雖說「當機立斷」，究不如先想想爲妙。

「等一會情況有了變化，我們兩班就出去，排長告訴你的區域是正南山腹，方向泰山，離營地一百公尺，排長的位置在此牆外三十公尺處。右翼山之鞍部是第一班，五六班在左前方。」一班長跑來對我說。態度表現得很沉靜。

一班長也是我們同來實習的同學，高大的個子，頗有少壯軍人的架調。我隨即問他兩句話，他說一句：「我們等着命令！」就走了。

我又心裏打量着：「到底是怎樣的敵人呢？兵力如何呢？徐州這麼多部隊，敢到泰山來胡鬧，而且敢開機關槍。土匪嗎？叛兵嗎？×人派來擾亂的嗎？」終於判斷不下來是怎樣的敵情擺在眼前。因於××大肆增兵，我們又有早調回學校的消息，使我真有點屬意於後者。

也就因爲實習而調來這一個小小教育機關服班長務之故，並沒有武器在身邊，我正在想：「夜間作戰我只要一把大刀就夠了，既然大刀也沒有，我就拿平日鎮槍架用的這一根鐵棍子罷！」一眼又看見輕機關槍，不由我不覺得不大好辨了。原來這是教育機關，武器由學兵從各連帶來，他們帶了機關槍，沒有帶彈夾和裝彈機，用起來反不如步槍，既可射擊，又可上刺刀和敵衝鋒。真叫我抓傢伙了！於是我自己決心用那根鐵棍子，順手就握在手裏。

沉靜了一會，弟兄們已經枕戈睡下去。我想只准他們坐下，但

我又想知道一點外面怎樣而一轉念就忘記了。

時間大約是兩點半了，帶兵在東面大道側當埋伏偵探的×副班長帶了三個老百姓回來了。才明白今天是舊曆四月初一，朔望日是寺觀的例會，所以有許多老百姓許願還願的，爲了表示誠心，都要趕燒頭香，即所謂子時香。會聲其實乃是鞭炮聲，因爲四面的山都多是岩石，回聲相應，而進香求吉者又特別多。在曾經剿赤抗×的這些健者的耳裏竟形成了真的槍聲。先幾日所發生的事件的雜湊，使我們簡直沒有想到原來如此。

恐怕這是中國的五月二十一日，在中國的一角裏，最早發生的一件事情，使得一百多軍人緊張起來，使三個老百姓唬了一大跳的吧！三個老百姓一是六七十歲的老太婆，一是中年男子，一是代媽媽還願的一個小孩。

徐州雜碎

楊逸波

(一) 玫瑰花

玫瑰花爲徐州西南鄉一帶農家副產，每年出產在萬担以上，近日正是玫瑰花盛開的時候，今日（廿一日）進城的玫瑰花特別多，最少亦有幾百担，下街一帶成了花街，南風吹來，滿街都香了。下街有八家花行，因供過於求，價格特別便宜，摘好的花，每斤只售三個大子，真賤！素以出產玫瑰花名的匈牙利，恐怕也沒有這樣賤

罷。我從幾家花行門口經過，一片殷紅色，真是鮮麗極了。不過花一到了這裏已經失了鑑賞的意義，而成爲簡單商品了。

(二) 蛋廠的煙筒又在吐煙了

帶有季候生產性的蛋廠，現在又開工了。看那裝滿鐵鏽的大煙筒，又在噴着濃煙了。我今天從南北蛋廠門口經過時，見許多挑雞蛋的人，不斷地往裏面送，廠裏的工人正忙着製蛋和裝罐，這是中國主要出口之一，鄉裏的農家，那裏捨得吃，都省下來出賣，八枚可賣一角錢，這上好食料究竟爲誰準備的呢？爲巴黎倫敦的洋大人們準備的。這裏今天裝好成千罐以上的蛋黃或蛋白，或許在一月後就可送到巴黎倫敦貴人們的餐桌上。今天蛋廠的煙筒又吐着濃煙了，不錯，這是徐州生產的一個喘息啊！

(三) 有關軍事及國防

在帝國主義魔掌與漢奸的勾搭下，華北可以說是完了。徐州豈不成了國防第一綫嗎？是的，此地駐有重兵，爲軍事家共同注意點，這裏不須我說的。我只說今天我所得的幾個簡單印象，也可以見微而知著了。第一我今天從幾條街經過時，看到所有澡堂門口的紅燈都換成綠的了。據說紅爲危險記號，而綠則爲安全的。這是有關防空，鄙人莫測高深了。第二以前楚霸王項羽的戲馬台上，設了防空監視哨，不許任何人登臨和攝影，這大約也是有關國防了。第三今天剛剛走到雲龍山脚，恰巧遇到劉樂夫先生帶着一班學生在山麓寫生，忽然被幾位兵士看見了，走上前來大罵道：「你們

這些漢奸，爲什麼隨便在這裏畫地圖，按死你們，快快走開……」學生們聽了，真是丈二和尚摸不着頭腦，等他們過來看看，才啞口無言的走了。我不知道友聲旅行團的先生們到雲龍山遊覽時，攝影是否也碰了釘子。（該團在下午一時遊雲龍山，團員約百餘人，均上海有閒階級的人們。）啊！兵士們保護國家的熱忱是可欽佩的，可惜常識差了一點，便鬧這樣的笑話。他們看不見大漢奸有組織的賣國，真是可嘆！但無論如何，這都是有關於軍事國防的要聞，不能不錄，雖然這是一些瑣碎的事情。

（四）漢奸與私貨

徐州不斷的有矮腳鬼的踪跡，不久前陸大來此地演習，據說也有他們跟着來，其用意自在不言中了。近來漢奸和私貨都光顧到徐州來了。前者是祕密的，而後者則是公開的。關於漢奸方面，今天從一個老鄉口裏，才透露了一些值得注意的消息。最近六義集（在徐州東部，距城約六十里，爲隴海鐵路一個重要車站）到了一個行蹤詭密的人，在兩三天內就有一二十個貧苦青年失蹤，據說是用利誘的方法，勾引他們到天津或「滿洲國」去，將來有事時，要重用他們的。在東關外五毒廟附近也發現類似這樣的事情。呵！在飢餓貧困與無知的環境裏，是小漢奸易於插足的地方，這樣的事難道認爲無關輕重嗎。至於私貨，近來潮湧的到了此間，據今天商界的一位朋友說：單是糖一項也就來了幾百噸，已爲圖利的奸商爭買一空，糖價大跌，但奸商每包糖仍能賺兩三元，要商人也

愛國，真像把駱駝從針孔裏拉過去一樣的困難了。這不是一個明證嗎。過去每斤白糖零售二角二，現在只賣一角五六了。徐州市上的太古糖和潮糖，全被排除了。以前抵制仇貨的人，到那裏去了？此胡適博士所以有「可憐我們連消極抵制仇貨這個武器也不能用了」之嘆，並不是無因啊！

（五）宗教邪說橫流

「……七日斷絕煙火，這和尚是活神仙降世，來拯救世人的，凡是有病的人，只須一觸即好。」這是近來轟傳徐州愚夫愚婦中的一段驚人消息。我今天特地到黃河灘裏去看，在黑黢黢的人圈裏，立着一個穿和尚衣的平常人，他用手摸口吹，即能替人治病，真把我的肚子都笑痛了。可是求治的人還是這樣的多，真使我大惑不解了。究竟是什麼力量在縱容這種邪說倡盛呢？明眼人當可以找到答復了。

隨後我又硬着頭到「宗教哲學研究社」去看看，這是徐州同善社式組織的大本營，到這裏來求所謂精神治病法的頗不乏人，我親眼看到的便有一二十人，表演方式，與黃河灘裏的那一個和尚一樣的滑稽。至於宗教哲學怎樣研究呢？問之司關人，他只含糊其詞的答復我，說是須要兩個會中介紹人才可參與，其他情形他也不知道，這就有些神祕了，自然無從探悉。今天他們在演些什麼把戲了。我出到門口時，才注意到這研究社所標榜的廿字教義：「忠，孝，廉，明，德，忍，公，博，厚，仁，慈，覺，節，儉，真，禮，和，正，義，信。」旁邊還

有一些先總理長先總理短的說明，而且又是藍地白字，真和黨部衙門一樣的堂皇了！我這時踏着近黃昏時的殘陽，嘆了一口阿彌陀佛的冷氣走了。

（六）一個談論時的中心問題——祝壽捐

沒精打彩的走到一個教員休息室，聽到了以下幾位先生的談話。

「老張！今天公事來了，催繳祝壽捐的。小學生二角，小學教員一元，中學教職員納收入十分之一，學生人納一元……限本月底一律交齊，今天就是廿一了，還有幾天呢？唉！我們既發半薪又欠薪，真是可以不吃飯了……」一位長瓜頭的先生說。

「呵！真是禍不單行，咱們有好久連銅子都不見面了，每天借債度日，在清高神聖的大帽子下，還得撐持着精神去吃粉筆灰，他

媽的，是那些拍馬博士想出的妙法……」老張帶緊張的情緒說了。

忽然間，一位肥頭大臉小眼睛的先生發氣似的說了。「先生們！你們是在開玩笑嗎？別胡說！爲了表示對領袖的崇敬，爲了增強國防，區區的一點效勞，難道還不應該嗎？你們不看義德人民對他們領袖敬仰的熱忱，難道中國人就是生來的賤種嗎？這是全國全省一致的公意，誰不贊成，誰就不愛國。我們應該忍一時之痛，定百年大計，大家不要「重利忘義」，只看到錢孔呀……」

這時休息室裏暫時沈寂下去，我悄悄的離開了座位時，還看到老張臉上的縐紋加多了，長瓜頭上的青筋也似乎在隆起來了。我出了休息室後，吐了一口唾液，好像如釋重負似的往花園裏去了。

一九三六，五，廿二日晨脫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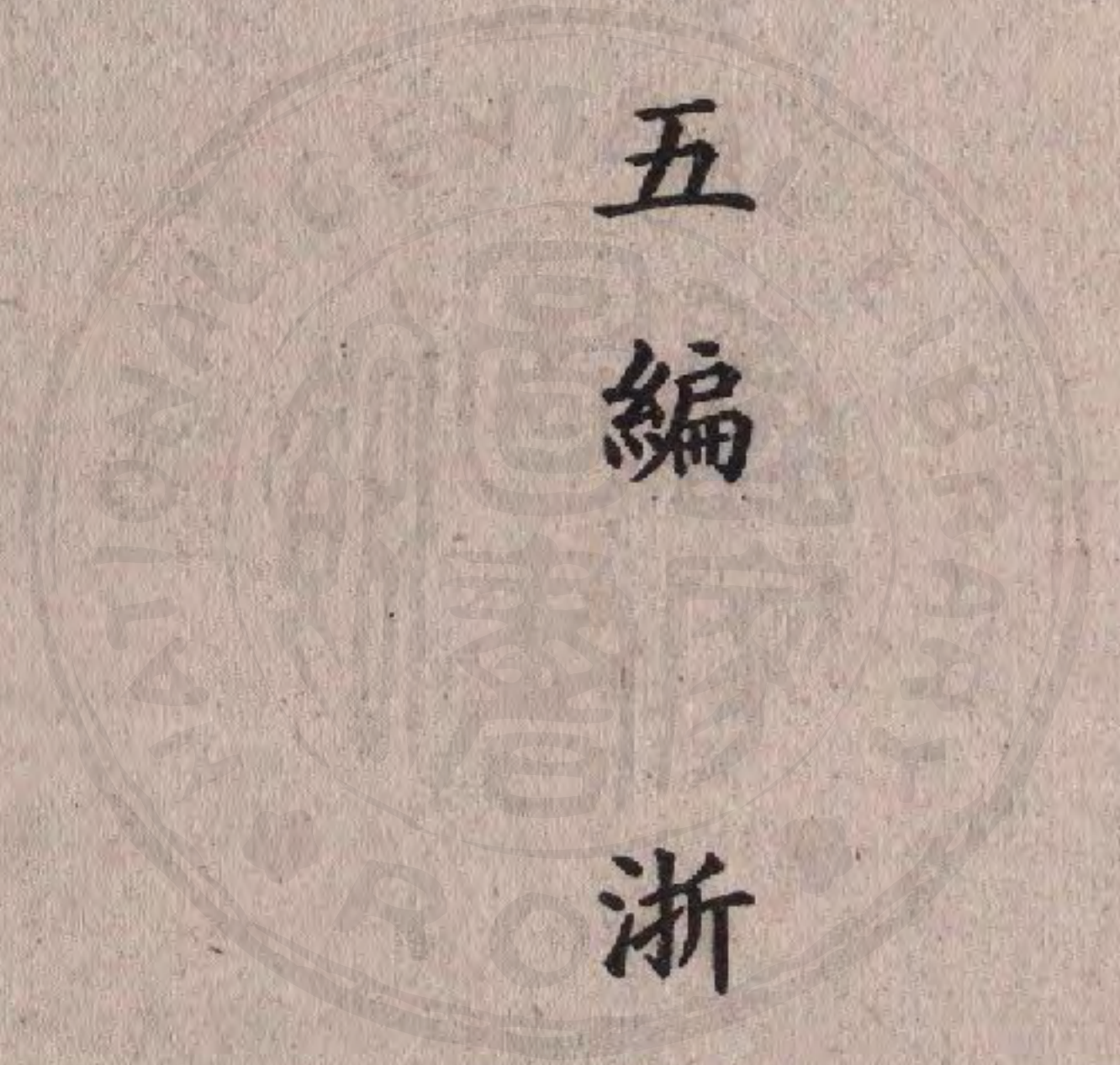
第

五

編

浙

江



中國機械工程學會成立大會別紀

李 嘉

五月二十日中國五學術團體聯合年會（中國工程師學會第六次年會，中國電機工程師學會第二次年會，中華化學工業會第十一次年會，中國自動機工程學會第二次年會，中國化學工程學會第四次年會）在杭州舉行開幕禮。參加年會的都是經驗學識非常豐富的老教授，老技師，工程師；地方上的聞人，以及對於工程學有相當興趣的來賓。作者是具有上面各種資格中的最末一類的，三小時的會場動態（從上午九時到十二時）雖然有記述的價值，但事有不巧，這年會偏偏早開一天，大好材料，在這裏也只好「無用武之地」！可是那天的主席會養甫氏的報告，不妨在這裏摘取一點，作為本文的楔子。

「……機械工程學會在明天（五月廿一日）成立，這是一個好消息，先在這裏宣佈一下……」

這時候我就決定要去參加隔一天的機械工程學會成立大會了。

「……中國工程師，應有下面的幾點認識；最重要的就是應該知道，在目下的政治經濟條件未改善之前，中國工程前途是沒有發展之望的……」

這是一段意味深長的演詞，在五月二十號發生相當的力量，在五月二十號以後依然有它相當的力量存在。所以也把它抄錄下來了。

五月二十一日，中國機械工程學會在浙江大學新教室三樓開成立大會。這是已露佈的「好消息」，當然不能錯過機會。

首先由主席宣布中國機械工程學會正式成立。接下去便有籌備主任報告籌備經過和各機關各代表的「惠辭」，語多懇切，不必在此地詳述。接着便是會務討論。作者自計，這該是工作方針或工作計劃的討論了。正打算聚精會神的聽下去，却不道會務討論也者是討論會章這一回事，第一個大問題要討論的是改中國機械工程學會為中國機械工程師學會或中國機械工程協會的問題。

這時候便有一位會員傳達中央黨部的意志：「協會」等都算職業團體，照新憲法，凡職業團體都可推派國民代表候選人。所以中央黨部惟恐職業團體如雨後春筍般，應運激增，故凡新組織的職業團體，一概不予批准。

黨部的意志既已明瞭，於是問題便轉成簡單化——只有改中國機械工程學會為中國機械工程師學會一個問題了。

馬上便有一位會員發言：
「……如稱中國機械工程學會，則凡中國人學機械的，對於機械有興趣的，都可加入了。這未免……所以本人主張改為中國

機械工程師學會。

「未免」以下幾個字，作者聽之未清，沒法寫下來。但是中國機械工程學會改為中國機械工程師學會這一個提案，却在這位先生發言申說理由後被一致地通過了。

第二個大問題是「仲會員」的資格問題。原來會員分四種：第一種叫「正會員」，是學會的基本會員，有選舉權及被選舉權。凡大學畢業，在社會服務二年以上者可以為正會員。第二種叫「仲會員」，是指大學剛畢業的會員而言。做了三年仲會員，可以升為正會員。第三種是「贊助會員」。第四種是「名譽會員」。這三種會員都無被選舉權。當時就有一位先生提出：「仲會員」的資格訂得太苛刻；中外許多成名的工程家，很多因家貧讀不到大學就在社會上服務的；他們的經驗學識，並不稍差於大學畢業生，不應連「仲會員」的資格也不給他們。經這位先生一提，會場上馬上沸騰起來：幾位路局裏的局長技師們都在恐慌着他們局內的路工也要變成「仲會員」了；幾位工廠內的老闆和工程師也惟恐他們廠內的工人變作「仲會員」。經過幾度折衝，終算爭得一條：「在機械工程界服務五年以上著有成績者，可為仲會員。」試把這項資格和第一項（大學畢業生）比較一下，似乎大學畢業生，在社會上服務，一定能够著有成績了。——這未必盡然吧！

這樣把會章討論了三小時，始終沒有涉及工作綱領，工作方針問題。至於如何發展中國的機械工程事業，和發展的道路，基

本的障礙在什麼地方，也絕未討論到。

作者環視會場上的會員們，發覺會員的大半是兼着中國工程師學會會員而出席前一天的五學術團體聯合年會的。作者「觸景生情」，想起會氏的一席話，很可以轉贈給機械工程師學會的各位先生們：「中國工程師，應該知道，在目前的政治經濟條件未改善之前，中國工程前途是沒有發展之望的！」希望他們注意，在政治經濟條件未改善之前，中國的工程界應該從那一方面努力奮鬥！

一九三六，五，二十一晚。於杭州

五月二十一日

鄭曉滄

早晨醒來，張眼一望，忽見從東窗映入的曙光反映到白牆上，作淺絳色，我本來定今天回海寧去演講，久雨之後忽逢晴日，好不美麗，好不爽快！七時許杭師附小主任吳守謙君依約乘小包車前來，相偕出發。過新市場，出清泰門，沿杭州灣，直指海東。方出郊坰，兩旁綠竹猗猗，長亘數里，彷彿杭州市之甬道。過喬司七堡，遠望越山，初日照之益見爽朗，鐵鳥出沒其間，翻羽閃爍日光中，不知者竟將疑為海上之沙鷗。吳君和我縱談教育設施，車行不過一時一刻而海寧之城垣固已在望。下車後逕赴縣署教育科，浙省第一區（即舊杭屬）本屆教育輔導會議即於此舉行。

本屆之會，到者有杭市、杭縣、海寧、餘杭、臨安、新登、於潛等縣教育科長及督學等，杭師附小爲是區輔導領袖機關，故吳君亦前往出席。海寧縣府爲東道主。海寧原爲我故鄉所在，過去言蠶絲之利，文化之隆，在浙中固爲巨邑。自絲價大跌，又經前年亢旱，民生凋敝，不堪回首。所幸最近二年中，情形略有好轉，民生或可望逐漸昭蘇。既到縣署，見縣長陳君紹虞（言）及各縣代表略談片刻，時距開會尙有一小時許，因獨往傅家橋頭吃燒買，一賞故鄉風味。即返縣署。至則會已開始，除代表等二十餘人外，海寧自小學校長教員亦多來旁聽，合計約近百人。主席陳縣長及教廳委員周君文仲所言均甚切要。周君并說陳縣長擬將清丈後所餘無主田畝作爲教育產業，是自好音。

我演說「非常時期與小學教育」舉三點：（一）積極增進身體與精神的健康。教人「吃得落，咽得着」——這是教育上的大目標，尤其在中小教育。莫以偏向發展「文化人」之故而犧牲了基本的「生物人」。我認精神健康是「心無罣礙」是認識事實（不是逃避事實）是「心與物化」。（二）要開發聰明——「聰明睿智」今日民族間之鬥，可說真是「鬥智」，況且力就生於智。要健旺知識慾，鼓勵創造力。「填鴨式」辦法下所灌輸之知識，不能煥發爲真知。（三）要教導合作。教育一直是在謀人間關係的正常與圓滿。力生於智，力也生於合作。一盤散沙的民族，如何能抵擋狂風怒潮的侵襲？所以非訓練合作不可。除公民科以外，他

科也得時時留意，乘機曉諭以合作的利益與其必要，使合作的理想與知識成爲一種重要的副產品。但是最重要的還在教法的改進。教室生活化，是道德教育成功的重要條件，聽受的個人的教育應代以活動的，切實的，合作的教育。末了我又說到精神國際舉陳二事：（一）愛國宜從愛鄉做起。「鄉風」「民俗」等爲一個民族的維繫。舉凡歲時風俗，民間團體娛樂，——如龍舟燈戲——祇宜改進，不宜禁止。（二）不可養成自卑心理。

會散時陳縣長設宴於縣署東花廳，這裏有古樹，旁設花神之位，我記得十四歲應童子試時會游東西兩花廳，至今猶能彷彿，但一回首已三十一年，能無感慨！

午後即返老宅謁繼母，又省視顏姑母，因我幼時，姑母是很疼愛我的，聞她有病，故一省視，幸已痊愈。她談諧愉快，一如曩時。兩年不回故鄉，即備祭肴等往郊外一展謁先祖父母和先母之墓。又趕往西門外普善堂，一撫我愛女珊英——我的「珮絲」——之遺棺，珊英去世已年餘，正欲爲之營葬。睹此遺棺，寂寂幽宮，悽悽何窮！即從西門趕至南門，趁杭平公路車，吳君亦來，約四點五十分車開，未及六點，已到杭州。回思三十年前在杭肄業時，舟行一日能抵杭州，已相慶幸！行旅之便，今昔情形，自有不同了。

浙大一日

爵士

爲了要想撈些可記的事情，今天起身得分外早，可是空忙了一天，在小而又小的「浙大」範圍內，事情都是平淡而刻板，那裏嵌得進「中國的一日」宏偉的篇幅裏呢？譬如說，今天兵工學教授張先生請假，早晨上課鐘誤點三分，大機五一個女同學穿着一件深黃色的怪旗袍，湖南省衛女中旅行隊今天離開我們學校等等；全是瑣碎而枯燥，在整個中國的橫斷面裏，至多不過是細胞膜上的一根纖毛而已；狩獵再四，才抓住幾根較長的纖毛。

五點半趕到健身房裏去捉新聞，祇有男同學九個，女同學八個，幸以九對八占先，否則，在這男子中心的社會裏，男同學真將媿死；再細察幾位女同學中，屬大學部者一人，這位是一個廣東小姐，平時常常戎裝革履，大搖大擺地，是迷離撲朔的一位奇女子，據有人看見過她致愛人的情書中說：「我平日最喜歡吃麵包，這幾天麵包祇吃得下半個了……」她以吃麵包來描寫愛情，會傳爲一時美談。

屬高農部者四人，屬高工部者三人；大概一入大學就別有用心了，老清早起來發優是她們所不屑的。

九個男同學却全是大學部的；前天「夏伯陽」到杭州的時候，附有一張俄國運動片，他們底標槍姿勢真像古希臘的美男子；雕像；今天幾個男同學全在練標槍。影片的宣傳勢力，也可見一般了。

吃完早飯挾着書去上課的時候，文理學院門口一列排着二

十多輛汽車，今天正是全國工程師學會年會的第二天，我們校裏被借爲第二會場，所以，停上那麼許多車；記得我進來三年中，浙大裏曾停過那麼許多汽車的這還祇是第三次；一次是去年校裏鬧風潮後，蔣委員長親自來訓話的那天，一次是竺新校長宣誓的那一次，就是今天，當然，這是值得記一筆的。

聽說工程師學會會員的口福很好，這兩天接二連三地應人家的宴會，昨天有什麼建設廳請省政府請，今天又有什麼工程師學會杭州分會公宴，明天又有之江、浙大公宴，所以，今天健身房裏就搬桌擺椅地佈置起來，成爲一個臨時宴會處。健身房後面籃球場上搭篷架灶，暫作廚房；聽說起初是預備吃中餐，承包的是杭州很有名的「高長興」菜館，大壩的酒在今天已拾了來；可是，後來又改用西餐了，「高長興」祇有高興而來掃興而歸，蘆棚泥灶全部拆回，聽說要賠償他們的損失哩。

晚上，吃完晚飯回校的時候，工程師們的汽車都開走了，剩下一輛「自動機工程師」的大汽車，因爲馬達壞了開不出，汽車夫沒帶工匠，祇得打電話到公路局討救兵，車箱裏的「自動機工程師」們却抽着雪茄發急，因爲晚上在鏡湖廳有酒吃，遲了要吃不到而且不「新生活」。

在杭高

五點半了，熟悉的起身號音，老是不怕人厭的將我們從夢中催醒。我們又得開始機械般的一整天生活，五月二十一日開始了。

不一會，我們大夥兒的擁到操場上，依班排列在司令台前。清涼的晨風微微吻着我們的面頰。接着，一陣歌聲之後，在號聲嘹亮之下，我們那美麗的國旗當着八百隻舉着致敬的手，洋洋地爬上了旗桿的頂梢。但不知有幾多腦袋，當這要那間曾經想到了：就在我們這個國度裏，已有大片的土地上，看不見這漂亮的國旗了！

接着，「沙：沙：」的脚步聲，我們在開始晨跑了。藍衫黑裙的女生跑在前面，烏髮在她們頭上一拍一拍地，後面就跟着前排的黃色制服的我們。就這樣一步加緊一步，我們繞了兩個大圈子。

過後，我們各站定了自己的座子，那是用白粉在司令台前的地上劃下的；於是我們舉行早操了。朝陽從我們的背後射來，地上長長的影子正像在學着我們的操式。司令台上，那寫着「和日光、空氣、水相奮鬥，鍛鍊體魄，克復自然」底白橫幅，也隨風在太陽中飛舞得更起勁了。

早餐後，經過一點鐘的自修，就上課了。我們夾着書經過五步一齋又一齋的走廊，到前面分佈於紀念廳周圍的教室裏去上課。

第一點鐘是位胖胖身軀的先生，突着肚子，在用「中英合璧」的話講解着英文文法。禿得光光的腦袋，祇在後頂上貼着幾瓣捲捲的頭髮。因此，校園裏幾株禿了皮的樹上，就掛滿了他老的大名。

他還有一齣拿手好戲，就是將眼睛藏在紅邊眼鏡的背後，去捉尋學生們的動作來罵一頓。於是，學生們祇得必恭必敬的坐着；但是究竟聽進了幾句「中英合璧」却不得而知。

第二課，是幾何。那位先生是個極度的近視眼，但從不戴眼鏡；也並不關心學生們在做什麼，祇站在黑板前畫着背着。於是，竟有人老實不客氣的在打瞌睡了。

下一課，是公民班。我們分組辯論：「復興中國農村，教育和經濟孰重？」一位瘦教師蹲在講台上記着發言者的分數，這是被大家所最重視的。

我們分爲兩組，一組主張「教育重要」，他們的理由是：「中國農村弄到如此地步，是農民沒有知識，不知上進之故。所以要教育他們。」另一組主張經濟重要，他們的理由是：「民以食爲本，沒有飯吃，什麼都談不上，談什麼都無効而謀飯吃，就是先發展經濟。」

最可笑的，是一個同學說：「教育不重要！農民有了知識，就要想造反，不肯繳租納稅，反而使農村更不安定。」原來說這話的是鄉下一個地主的兒子。他佩服「愚民政策」。

其實，這個問題也用不着化那麼多時間去討論。要復興農村，經濟與教育是不能分離的。但在目前，教育和經濟都無從着手。要救濟農村，要根本解決農村問題，應該立刻發動一個神聖的民族解放鬥爭，驅逐出帝國主義者在中國的勢力，並根本剷除封建餘

擊；然後才能以教育和經濟來挽救沒落的農村。所以，要討論的就在：「如何去發動這個神聖的民族解放戰爭？」然而這是不能在我們班上提出來討論的！

再下一課，是國語班了。這位先生算得最客氣，也是學生們所最感激的。他老是捧了講義，遮了臉；聽憑你在下面做什麼。於是學生們過半數是有本小說的，要不就是做其他功課，或是東張西望，打李一下，踢王一脚。

午飯後，有一點半鐘的午睡；這一段時間，全校都沉於靜默之中。過後，又是上課，但精神却更提不起了。

這是一班歷史，講的是本國史上的「春秋戰國時代之學術思想」，先說孔孟的學說，接着又論到莊子的部分，我精神稍覺到緊張起來，看黑板上寫道：「天下莫大於秋毫之末而泰山爲小；莫壽乎殤子而彭祖爲夭；天地與我并生而萬物與我爲一……」

「它思想的優點是能叫人有很大的懷抱和樂觀的態度。」L先生像讚揚的神氣把右手用力向外一伸，一面解釋道：「你如果以爲你是宇宙裏的小不過的東西，你或許覺得『煩腦』的無價值；你如果覺到你自己偉大呢？你更可以鼓勵你的志氣去做大事業！」

我心裏倒覺得開豁些。像從汗臭的羣衆中打通了一條出路。耳鼓裏又來了「摩頂放踵」的音波，連袂同行的是那「兼愛」「非攻」「實用主義」等一大套。

當然的，機器如果一給人用是要直到齒輪磨得不成樣子才被放在一邊的。

「拔一毛而利天下，吾不爲也。」L先生把仰着向上的臉漸漸地低下來，一面手拍着胸口，同時用了更莊嚴的面孔批評着：「楊朱的個人主義在今日實在是社會的敵人；但是如果家家把門前的雪打掃得乾淨，連清道夫也可以不用了。所以他的學說也有一部分的道理。」

號聲裏結束了一天課堂裏的呆坐。因爲這天下午僅有一課。課外運動後接着又是降旗等老套頭。

隨後便是八雙筷子一齊攪進一盤醋溜的黃魚裏。晚飯後，因了天氣熱，大家都在校園裏的草地上橫七豎八的躺着。

我揀了一塊草頂厚的地上仰着，和M君討論密司X的優點。雖然是自修號已吹了，人們尙兀自睡着。

冷不防訓育主任今天會闖到這裏來。曉得軍事管理下是不好玩的，果然不出所料——

「走走！還在這裏做什麼？」他怒目嚷着，還好，實在不能說吃虧。

眼巴巴的看他們——除主任先生外還有幾位訓育員。跑到亭子上歇涼去了。

在自修室裏不止咕嚕了兩個鐘頭，這固然是家常便飯。

在眼皮正爛得動彈的當兒，號聲叫着——
「五月二十一日結束了。」

五月三十日於杭州省立高級中學

和平印刷品

相 如（杭州）

恰巧今天，接到了一張可貴的印刷品。

「破除迷信談，求達真和平！」

十個二號字，連綴着這麼一個動人的標題。我相信，愛好和平的中國人，誰也急切地需要看一看它的究竟的。

不料在它末後的一角又刊着「歡迎翻印」而且「功德無量」這二行字，這一翻的義務是不能不盡的，為此特行沐手敬錄在後面——借「中國的一日」的一隅敬獻於愛好和平的同胞目前：

破除迷信談，求達真和平！

諸位呀！和平，和平，是現在人人心目中所渴望的，並且很急需的；不過，要求和平的實現，也不是個人和少數人的力量所能辦到，也不是一霎那的時候便能將劫運挽回的。必定要人人來時時刻刻祈禱，念這一句「南無觀世音菩薩」或「南無救苦救難觀世音菩薩」還要人人誠心懺悔，身、口、意、三

業所做的惡事，發願從今以後，諸惡莫作，衆善奉行，將從前自私自利的心，以及種種不道德的行動，都要一齊用力革去，好像斬草除根一樣，絲毫不留，那末，乖戾暴亂之習性既去，祥和愷悌之風氣自來，和平功效，自然大著，若從縱的時間上說，還要常常能够節儉，忍耐，精勤不懈，不僅在一時的祈禱，懺悔，而且需要永久的祈禱，懺悔，那末，真正的和平才可實現。報章常見登載着「一九三六年將為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之一年」（今年即西歷一九三六年）等字樣。我們要打破這種迷信談，須要照以上的話——祈禱（念觀世音菩薩聖號，念一聲，即有一聲的和平功德，乃至念百千聲，即有百千聲的和平功德，總之愈多愈妙。）懺悔（身、口、意三業所做的惡事）去實行。如果人人都能實行祈禱和懺悔，那末，當然可以將濁惡世界，改成慈護和平的清淨世界了。

全國祈禱和平會啓

歡迎翻印

杭州西湖龍翔橋佛學書局印送

功德無量

會址：

南京東門石觀音後南京佛教居士林
上海開北新界路世界佛教居士林

一件平凡的事

宋鏡蓉（杭州）

天氣漸漸熱起來了，我還穿着一襲厚厚的衣服。
晚飯以後的天色已經很黑暗了，街燈卻不會放光，我低着頭

向老X的住所走去。街傍每家舖子裏都有電燈光照射出來，我神經過敏般地在躲避着被人看見我這一襲厚厚的失了時的衣服，見到一條小巷我就抄巷裏走。

「車子要嗎，先生？」

剛走進巷，就有一個瘦得怕人的矮個子車夫向我兜生意，我覺得還是不理他的好，因為我根本不配坐車。

「先生，旗下一角錢！」

我摸摸袋，祇有一枚雙毫小洋，我覺得這一點錢是不該再化掉的了——尤其不該化在坐車上面，就說：

「不要，不到旗下去。」一邊加緊速度走。

「到那兒的，先生？無論那兒我都可以拉你去。一點到七點的車子祇拉了二角錢哪，你先生幫幫我繳繳車租吧……」

他緊緊地跟住我，一連串叫着先生，他的脚步和車子已經和我相並了；「我還餓着肚子，再半點鐘就該交班了，你先生就幫個忙罷……先生，先生……」

這類事情我還是第一次經歷到，我真給他困住了，我想說：「我沒有錢」但是，我不是有着二毛錢嗎？我現在總算是一個飽着肚子的人，我不該幫他一點忙嗎？

我把二毛錢摸出來，交給他，迅速地往前面走。

「先生！先生！」

我想：他還叫我做甚麼？我把脚步停了下來。

「我不該平白拿你的錢；先生，你坐了我的車去。」他已經把車槓放在地上了。

我躊躇了：叫我坐到那兒去呢？假使我坐着車到老X那邊，他準會懷疑我在什麼地方發了財，或是患了瘋病。老X是知道我斷不會有閒錢坐車的。

「就給我拉回去罷——X巷。」

嘴裏雖這麼說，可是我還在顧自走着；車夫却笑起來了：「X巷嗎？先生，等你坐呢！」

跨上車，他像一架機械似地飛快的拉出巷，邊說：「先生，你也知道，現在的生意真比不來從前啦，車租却祇有加多……養家小，一天兩餐也排不到，我們窮人頂沒有辦法！」

每一句話都是極力地從喉間迸出來的。雖然氣喘得厲害，他還是拚命地拉。

「停下來罷，」我想說。但是距離不到一丈遠的地方有一個崗警却先在叫他了：「停下來！」他操着棍，狠狠地對車夫睜着眼睛。我縱然不明白這算什麼意思，却明白這是不會有好事情的。

車夫已經把車槓放下來了，我跨了下來。

「爲什麼不點燈！」一手高高地擎着棍子，一手把車槓提了過去，隨勢在車夫的背上一拍：「去！」

車夫低聲軟氣地在認錯，叫對不起，他的身體戰抖着：「油沒有了，先生，我去買了就……」他幾乎要跪下去了。

「哈！冷笑了，一聲，就說，「何必多說！」

「可以饒恕他？他太可憐了啊！」

「一點不可憐！」他對我哼了一哼：「他搗我的蛋！」

二個人就這樣走了：一個提着棍，提着車墊，一個拖着車子。

我默默地走了回來，把身體橫躺在牀上。我底心像壓着一塊鉛那般地沉重，那個矮矮的瘦個子車夫的形貌浮在我的眼前了。

「我們窮人頂沒有辦法！」我記着他說的這一句話。

二五，五二，一，夜記於杭州。

在鐵路機廠

王丕承

這是在杭州對江的江邊村浙贛鐵路總機廠裏很平常的一日。我是在這裏實習的一個。像往日一樣，在第一次汽笛催促地叫着時，我們就匆匆的從員工宿舍出來，往相距一公里路的機廠進發了。

走到廠，先是進辦公室簽了到，再進機器間工作。高大的廠房裏擺滿了各種機器，在未開動以前沉寂得像個空屋。許多工友們相聚在一角談笑，這算是他們在廠裏最感快樂的一瞬時光吧。

時光很快地流到了八點鐘，電動機開動了，接着許多機器就隆隆地發響，蓋沒了一切談話的聲音；各人都跑到機器旁立着，最後的一次汽笛隨即也響了，各人開始了工作。

主要的是車床，最忙的也是車床；雖然新添了五部最新式的英國車床，共是有十一部在不停地做着，還是趕不完堆積着的工作。其次就算是三部鏤床了，我做的是一部銑床，昨天發來了六隻進閘，我很快地將它銑完後，就拿了一本「動力電池」跑進修理汽車間去翻開來看。這是一位同學汪建吾君新近的發明。他應用了摩擦生電，強光折離電子的現象與理論而發明在一個堅強絕緣的鋼體球內，蓄藏着配合適當的炭與氧氣，再放着兩塊相異的金屬為電極，各距相當距離，一面接導線到球外，先通進少量的電流，在電極發火花，使球體內的炭氧燃燒，當此閉壓在內的炭氧一燃燒，發生了極高的溫度同壓力，同時會發生強力的光線；據他推測，溫度在攝氏二千度，壓力有二千個大氣壓，光線會有高頻率的強度，同時會發生紫外線同X光線。這樣高溫與強光大壓，會使氣體衝擊震動，電子分離而產生大量的電流出來供應用。然而能否如所想的大量產生，正是問題。據交通大學來信說這係熱電能，絕對不能產生電流。但中央研究院批示，則為或許不能成功？不過建造同溫度保留的問題，也確極難，原料也過貴，廠裏正為他試驗製造，距成功的時日可還遠。

機車工場在大修四〇二號機車——火車頭——工作亦正緊張。以前到南昌裝置新買來的機車的一批工匠都回來了，場內也倍形熱鬧。緊連機車工場的鍋爐冷作場，也在趕修一〇九號機車的鍋爐，對面的打鐵間三隻火爐在工作着，打造零碎的物件。

從此到模型間，白鐵間，他們在校對做好的物件，加以糾正。翻砂間在做銅凡的模型。到汽車間，一輛一千號軌行小汽車的發動機，還在修理，零件已配修就緒了，兩個人在裝置。同間放着一隻壓牛油機，同新買來六十四馬力的大壓風機在工作着。外間兩部電桿機開駛着，兩位電焊匠都在焊輪緣。

廠門外的四個材料倉庫，每庫一人到二人管理着分發材料。廠裏需用的材料，都開了領料單到那兒去領的。再到相距百餘丈的車輛所，他們在修理兩輛三等客車，同兩輛棚車。裏面的電工間一批人忙着修理車上發電機。

下午一點鐘又在廠裏工作，一直到了五點鐘那放工汽笛叫過後，電動機也隨即關滅了，工場裏立即寂靜了下來，各人都忙亂着收拾工具，洗手跑出廠去了。

一篇小學教師的日記

鳴（杭州）

醒來，約莫才四點鐘光景，因心緒不安寧，就是硬繃繃緊閉着眼睛，也仍舊睡不着。

實施兒童年，要有成績，我想全國稍有聲譽的小學校，無論教師學生，都必定像我們一般地在忙碌着，緊張着吧？

忙出了教具玩具展覽會，忙出了美術成績展覽會，又在忙着趕製衛生成績展覽會出品。這許多都是兒童年實施委員會的規

定活動。而關於杭州市獨特的，又正在忙着學生籃球賽，教師籃球賽。而本小學又值三十四周年校慶紀念，正在忙着準備遊藝等。全國的，本市的，本校的，我們都希冀着爭一日的短長。太忙了，亂了，出了軌。教師日夜渾渾沌沌的，不知什麼時候應做什麼事。學生呢，有的會漏夜趕造過教具玩具展覽會的出品，有的却沒有假日的在演籃球爭奪戰；頑皮的就乘此機會，把全校弄得亂糟糟的。教師忙得頭昏了，越亂越會光火，事端不斷地發生。罵學生，打學生，負訓練總責的我自己也是如此；幾次三番，引起了學生家屬的非難，責備，真麻煩！真沒奈何！大家時常相約說：耐耐氣吧！耐耐氣吧！但不知道怎樣火又光起來了。爲着兒童幸福，絕對不打不罵，引用合理的方法，使兒童身心得自由發展；那個小學教師，不願如此呀！却偏碰着鬼樣的，忙亂得身心俱瘁，使你沒有精力思索！大多數的兒童，都是在被父母兄長們責打着的「兇才怕」的現實中生長着的，真是難乎其爲教師了！警察，法院，幾會去干涉過這等樣的父母兄長們？被他們責打慣了的兒童，真該特別設立一種學校才行……

不想下去了，背着一副酸痛的骨頭，起得牀來，眼睛却刺痛着睜不開。啊！昨晚太睡得遲了，忍受着痛苦撐持着寫作出品，着鬼的衛生成績！

忙碌着，忙碌着……：上完了一天的課，放出了一大羣一大羣的通學生，堆積着一厚疊一厚疊的日記，筆記，大字……：就要拖着沉重的身體，去參加四點半鐘開始的小學教師軍事訓練。

全市的小學教師軍事訓練，是分好幾區舉行的，我每天捧着一顆火辣辣的心去參加，從五月初開始到現在已快滿三星期了。今天的天氣，非常沉悶，太陽光又在肆虐；我們五十個左右的人却多穿着厚厚的黑色夾制服在跑步。一圈一圈，一轉一轉，忍受不住了。汗淌着濕透了衣服，氣喘着，心猛烈的跳躍着，腳笨得拖不起來。

教官不知怎樣了，老叫我們不斷地跑着。什麼班裏的人，在扯開嘴巴，發出高喊來：「×教官，我們攜不住了！」「我們不單是受軍訓就可以完了責任的，整疊的簿子在等待着我們批改！」「明天難道不要上課了嗎？」待教官覺醒過來，時間已經快過去了五十分鐘。

五點半到了，解散。

教官爲着服裝問題，召集我們開會，等到臨時主席選出，他自己就先行迴避了。

在軍訓未開始前，各小學會經接到市政府的命令，規定冬季用黑制服，夏季用白制服；在軍訓開始的那天，市府派來的職員對我們說：軍帽及皮帶，由市府製。有些學校裏的教師就根據市府命令把夏季的代用軍服做好了。最近天氣已熱起來，而市府却爲着和別的軍訓隊伍可以劃一起見，又下令叫教師做黃色中山裝，軍帽皮帶也爲着經費無着要教師自行置備了。這麼一來服裝就成爲問題了。

討論行進了。已做有白制服的人，爲着節省經費起見，不願再做黃中山裝；又爲着白色制服的穿着時地較長較廣，所以做白制服就全體通過。正在討論進行辦法時，突然有一位××私立小學的教師提出意見：「我們只要穿黑制服够了，私小教師薪水微薄，沒有錢再做白制服。」沒有錢是事實問題，大家倒有些默住了。六點鐘到了，肚子在噁咕着。又討論了許多時候才決定。派五個以校黨代表，先同各隊去聯絡，再向政府提出意見；在未有妥善辦法前，可以黑白自由穿着。服裝問題，就這麼死樣活氣的算告一段落。

又來了個操法問題，有許多人說教官的教授法有應酬權的地方，此後要有點調節不可以這麼五十分鐘不停地跑步。決定將這點意見，由臨時主席貢獻給教官。

會就這麼散了。

大家都是懷了一肚子的氣，離開了會場。

晚飯後，有的教師去指導「校生日修」，有的在教導民衆夜校，民衆識字班。我把頭埋在日記簿堆裏，眼却不時的閉攏來，入會突地被民衆夜校或識字班裏師生的聲音所震開。

桑葉與蠶

王世瑛（杭州）

媽垂着蓬鬆了的頭，淚珠一顆顆拋在地上。
「鬼蠶！從來也沒有過，越看越小了……」

媽的臉，已給這幾根寶貝的蠶折磨得焦黃。嘆惜永遠不離開她。實在的，忙過二三十天，起早摸黑，半夜爬起來，這些精力，只要換得幾十塊白花花的洋銅，或花花綠綠的法幣，一樣的可使笑容裝在她臉上。既然這幾根蠶，都直殭殭地躺着，希望已築在泡沫之上了。媽是細心的，怎麼也想不開——老是記着從前得手時的情境：

「兩担多繭洋錢一百多塊……」

「我說倒了！倒了！早點倒去，也可淘成一點桑葉錢，你又一定要摸摸看！」爸像埋怨似的。

看爸爸和弟弟把蠶蠶爛蠶一批批地裝到畚箕担裏，預備播到田裏去肥田，我慢慢地走到上阪阿牛伯家去把我們的蠶已經倒了，還有十多担桑葉，你們要不要的話語告訴他。

「噢！」他的鼻子說着話，仰着天，慢吞吞地吸了一口煙，「桑葉真賤，街上賣兩角錢一担，蠻好的和葉桑。」

他並沒有說出要不要，不過他的意思，我是知道嫌我家的是草桑，想再把價錢剝削得低一點而已。

我沒有再說什麼，也沒有再坐，便走到隔壁。大媽還是這樣一副笑臉——這笑臉是皺眉的。

「桑葉是要的，可惜錢沒有。」

「便宜呢？」

「便宜？可惜我昨天倒了！」他像勾起一腔怨忿，兩指比着：「這樣長，這樣粗，一根是一根的，看着沒有錢買葉，活活的餓死也心

痛，還是倒了讓人家有葉的揀了去……」豆大的淚滾滾地落下。我不願看這可憐的老婆子的苦憐相。她是和我家同病相憐的。雖說我們悲哀的起點是不同，一方面是有葉，而另一方面是有了葉沒有蠶，但一樣的失望，空虛。

「兩角錢一担，將軍殿邊這塊和葉桑剪給我，草桑我可不要。明天早上叫你兄弟送來。」聲音急促得像沙爆豆，我一走進門，告訴他我要說的話，這位慣於剝削人民的丁鄉紳，就一口咬定這樣。

「隨你先生再客氣一點吧！」我用着乞憐的口吻。

「就這樣說，」他停一停望望我，「舊年桑葉不也是兩角錢一擔，蠶也好，僱了三個人，看了四擔多繭，賣了八十塊錢，工價錢，總算不賺不蝕。」他愈說愈有勁，也像愈加和軟起來。

「這年頭兒看蠶真不容易，以前七八十塊一担，現在十七八塊一担，就是這番手脚，這番工本。」

他又嘆着氣告訴我，他去年做繭子生意蝕了一把大本。哦？坐在面前這老頭兒，前些日子，不就是以繭絲起家的嗎？

我恨他，我也可憐他。我恨的是像他這些人只會向下層竭力榨取而不會向壓迫他們的上層反抗。因此僅僅供作帝國主義在進路的橋樑。我可憐他，是因為他自身在沒落！

從這一家到那一家，挨次的跑了十幾家，到底沒有把每一担葉以兩角錢的代價出售。有些回說蠶看得少，有些回說沒有看，自家的葉還吃不完，賣不了。有些還是噤咕的說兩角錢一担要蝕本。

有些又回說：「不好……」

鞭·棍·掌

從 宜(海寧)

今日開始的第一課，我定然是正在熟睡中。碰的一聲，把我從夢中驚醒了，原來是支撐着一扇玻璃窗使牠半開着的那條米突尺掉下了地。風呼呼地吹，玻璃窗楞楞價響。是東北風吧，又將下雨了吧，我在朦朧中有點擔憂。鄰室的時計打了兩下。我第二次醒來的時候，一陣清脆的鳥鳴聲歡迎着東籬竹園後面的晨曦，一個工役正在用拭帚敲着附近一帶的窗壁，早上清靜而美麗。

在H N縣，我深以為榮，今天湊巧是一個不平凡的日子。第一，本省的第一學區第九屆輔導會議，今年輪到在我們H N縣開會三日，而今天適是開幕的第一日。今天光降到我們縣裏來的，是整批的科長，督學主任，以及諸如此類的貴賓；所以，誰能不覺得有點驕傲？同時，又誰能不覺得有點整齊「嚴肅」之感？第二，從今日起，和輔導會議同時，舉行全縣童子軍及軍訓大檢閱三天，所以證明我們H N縣辦理國防教育的成績，也所以使遠道來臨的貴賓不至於感到過分的寂寞吧。（我們H N縣的小學生，不特須受童子軍訓練，並且不論男女，凡在高年級的，一律尙須受軍事訓練，不過是以木頭槍來替代來復槍；這一點，我以為有在附註中說明之必要的。）

不必說，幾個月之前，已經設計妥善了；一個月之前，已經開始積極籌備了。「養兵千日，用在一朝」，今天所有的重要徑路，都已粉飾得煥然一新；汽車站上和輪船碼頭的整幅的白布標語，更是在料想之中。全城的警士，從今天起就換上了新製的深黃色的斜紋布制服，看了那模樣，使我回想到童年在鄉間過端陽時小孩們額角上畫着「王」字的景象。

H N縣還依然是一個平靜的村城，在深夜，還依然是聽得到中古風味的更聲。但今天，H N縣是被攪動了，猶如一個平靜的池塘，水面沒有一個波紋，却突然來了誰家的一個頑童，猛向池心拋擲了一塊石子，於是池水被攪動了，裏面的魚蝦龜鼈都不免騷然了一下。

今天最出力的不得不推是我們的穿深黃制服的警士先生們了。他們是全部「出動」了的。他們監視着清道夫掃除所有重要的街道與通路。在會場上，他們要把一羣羣不怕鞭子的小販驅逐出去。被指派在海濱的幾位警士先生，尤其是公忙得不可開交，揮舞着一條鞭子，趕走那蒼蠅一般聚集攏來的販賣青桑葉的鄉下人。一個乾癟老太婆在人縫中拾取着散落的桑葉，被一脚踢倒在地上，她爬起來，捧着懷中的寶物，蹣跚着攆到了別一個處所。今天是陰曆月朔，潮來是正午時分。我們的長官們和貴賓們快要蒞臨了，須得趕緊把青葉担逐出，把海濱公園一帶掃除清潔。可恨窮苦的人是並不怕鞭子的，爲了生存，他們是能够忍受的，他們何

嘗能够了解警士先生們的衷曲，於是驅使我們那奉公守法的警士先生們發了憐，一推手，把烏油油的青桑葉送給海龍王太太飼養去了。愚蠢的鄉下人這才明白了自己的過失，挑着待裝過江的葉担，紛然四散了。

其次，要算是各校的校長教員，我的貴同行們了。我們今天也一體改穿了制服，灰色，黃色，黑色，各色俱全；中山裝，學生裝，軍裝，教練裝，各裝都有。我們是並不像愚蠢的鄉下人一般的麻木；我們是深深地明白國難之當前的。「好一位老將與登堡哩！」我對一位穿着灰布軍裝的五十多歲的我的老同行說。「三文大錢去買荷包袋，買了沒有錢來放，要放沒有錢來買。穿在身上，餓在肚裏。」他似笑非笑地回答我。「但是我們H N縣的國防教育辦理得好，將來博得個傳令嘉獎，你倒底也是有光榮的；你難道不是H N縣教育界的一分子嗎？因為我們的國防教育辦理得好，而將來還我河山，復興民族，你是更其有光榮的；你難道不是中華民國人民的一分子嗎？」我層次分明，使他沒有口開了。「包飯要多少錢一桌？」這回是他先向我發問。「每桌大洋八角，可以坐八個人；我已和廚房講定了，外區的學校偷來包飯，一律照這價錢計算。」「打個對折，菜不妨整腳一點——那是不行吧？我只向學生收取每人每餐五分的膳食費哩！」「……」「真是爲難！一套童子軍裝不夠，還必須做一套軍裝。不比你們城裏，鄉下人那裏來這許多閒錢！」我看這位老先生真有點狼狽了，便對他說，「早啦！慢慢再說吧。總

有辦法的。」打斷了他的話。

我還記得當我們的隊伍經過的時候，大街小巷都充滿了人。連乞丐們也都從他們的棲身地被我們的那面大鼓敲了出來，在不潔的牆根街脚瑟縮着，翻出了死魚似的眼睛，幾條黃狗和花白狗也發了呆，一條矮老頭子似的哈叭兒銳吠了幾聲。「比上次的保長整齊得多啦！」「他們是操來預備打仗去的。」「男女不分了！」「雌雄不分了！」「黃狗來了！黃狗來了！」一羣手臉塗滿泥污的街頭流浪兒拍着手。「地……獄……」這是路旁一個蟻伏着的未滿十歲的垂斃的小動物的低吟，但他已經沒有氣力來再喊第二聲的「地……獄……」也並沒有睜開他的眼睛來一看他面前的熱鬧，短短的人世，他大概是確已飽嘗了地獄的滋味。

日程單上載明着，今天上午是報到及紮營，下午是檢閱預演。現在是檢閱預演。

集合的訊號傳出了。而C小學的女孩們還沒有排好隊伍，有幾個女孩子甚至還在玩弄着電筒哩！穿黃綠色教練裝的黑臉女教練慌了，罵，擲，奪下她們的電筒擲在地上了；鞭，提起手裏的鞭子鞭了他們幾下。誰知早已和電筒發生了愛情的這幾個小女孩，並不明白自己的過失，也不怕鞭子，對於罵更是充耳不聞。「我們的電筒給你擲壞了呵！」「便擲壞了怎麼樣！」於是掌，又送給了她們的臉頰幾張手掌，這才使她的一羣綿羊不再做聲了。我聽見好幾個高明的看衆在談論着，H小學的軍事操被認爲是最優良，因

爲他們的教練是向鹽警所裏借到一位班長來充任的，當訓練之時，除充分發揮了鞭和掌的威力之外，又加上了校長先生的戒尺與班長的兩腿。我後來察看有幾位教練先生所用的鞭子，鞭心是一條軟藤，外面用皮紮着，這樣的鞭子，可以稱作藤鞭，可以稱作皮鞭，也可以稱作皮藤鞭的。

太陽曬到沒有遮蔽的場上，三個小孩子暈倒了，面部失去了血色。我也實在疲倦了。已有近一個月沒有剪髮。我想到美容理髮店的鋼筋皮椅是很舒服的，那裏是一個理想的恢復疲倦的所在。我便離開了會場，到美容理髮店去了。「葉先生，裏面椅子裏請坐！」我一推開那扇彈簧玻璃門，紅鼻子的老板招呼着我。「倒杯茶來！你的魂靈彈出了嗎？」當我坐了下來之後，老板對一個十一二歲的穿花青土布的小孩子說。茶立刻就倒來了，可知他的「魂靈」是並沒有「彈出」了的。我坐在裝有彈簧的皮椅裏，時而閉上眼睛，時而看看鏡子裏的我，時而看看鏡子裏的旁的人，又或端詳一回掛在仰面的美容圖：東式，歐式，中分，博士，學士，不一而足。鄰座的一位理髮師業已理畢了一個頭，從抽屜中掏出來了五個銅子，對那充當這理髮店的「公僕」的小孩子說，「拿去買個蔥油燒餅來，小烏龜不要弄錯！快點聽清楚了嗎？」他又拉了一拉他的耳朵，才交給他預先拿好的銅子，我是爲求安寧而來的，但是現在又不耐煩了，等不到紅鼻子給我洗頭皮就走出了。

我剛在今天的大公報偶然看到一段題爲「紹興學潮」的

新聞：「何吳兩小學生，參加勞動服務總檢閱回校，因被行人擠向右邊」於是一「開庭審訊，判決每人罰鍰十元；如無力繳納易責軍棍……將何生打軍棍三下，因何呼喊，始行釋放，而吳生則已乘間逃逸。」因被打軍棍而「呼喊」更因長被打軍棍而「乘間逃逸」更甚至因區區一條軍棍而激成學潮，我是以知紹興的男女小孩們還不足與言救國的。我是以知我們HN縣的國防教育勝過於紹興的遠甚，也即是我們的教育長官的才能優於他們的遠甚。雖然他們是用軍棍的，而我們則未嘗用，這點却是值得我們借鏡的。

夜已深了。雖然是初夏，也頗有點瑟縮。我們的長官們，貴賓們，警士先生們，我的同行們，以及鞭棍，掌，看客，乞丐，理髮店的公僕，理髮師，紅鼻子老板，狗，一切，工作了一天，都已疲倦了吧，都是在睡鄉中了吧。至於那個路旁垂斃的小動物，我現在爲他所禱，願他早已登上了天國阿們！

二十五年五月二十一日夜

蘭 市

張鶴齡（硤石）

鎮上的幾家蘭廠，今天開秤了。所以冷清了幾星期的街頭，便頓形熱鬧了起來。

舊曆四月的鄉村是個最忙的時節。每一戶合家的男女，都把

全副精神集中到育蠶的事務上去了，除了有免不來的事外，誰也沒有餘暇再來上市。於至使本來蕭條的鄉鎮商業，更加的冷清，落寞。據鄉鎮商業的經驗來說，這段的時期叫做「蠶關門」。

今天，這扇因蠶忙而關的鄉鎮之門，算是第一天開啦。

經綸繭廠的門首，貼上了一張用紅紙寫的「開秤大吉」的字條，四面環環的擠成了一個人圈。從雜亂的聲浪中，帶透出一陣陣的熱浪來，使初夏試伸的熱度，又增高了些。

一簍簍橢圓形的雪白得可愛的繭子，經過了秤手先生的一度秤量講價的交涉後，便向繭廠的廠內送。

在這裏，穿着污花布短衫褲滿頭流着汗的，各人背上了一對疊起的空篋，手裏拿着一疊紅紅綠綠厚薄不等的鈔票，從人堆中擠出外。各個枯樵的面部，大多是又添了一層憂容，也有少數的還能掛着一絲微笑。

大概因為往年賣繭得到的，都是雪白的現洋的緣故，所以對於自己手裏拿着一疊紙幣，總帶有幾分的不稱心和疑惑。

「先生，請你看一看，這幾張鈔票，好的吧？」一個年約四十光景的鄉老，他發現我在注意他們的時候，便將搖擺的幾張鈔票遞過來。

「好的，都是中國銀行，二十一塊吧？這張是拾元，二張五元，還有一張一元。」我鄭重的還給他，並且還好意地說明。

「哦，是的，念一個，辛苦你，先生。」疑團是釋了，但是對於用了

雪白的繭子換不到雪白大洋鈔的不稱心，總不能解去。「咳！幾張紙頭，可以當洋鈔的。」說的時候，很有像這幾張紙幣會給他一個折扣似的懊惱，一面用一張暗黃的舊報紙包好後，便向搭包內塞着。

「今年的春蠶，收成好吧？」我趁機問着。

「唉！那裏好得出呀？這個年頭，老天是專同我們鄉下人作對的。纔收了蠶，天便變了，一天冷，一天熱，又是常常下着雨；想盡了方法，看看將要下雨了，便趕緊去搶剪桑葉，不過蠶的食量旺了，只要下着一晝夜大雨，便沒法可想，採來濕的葉也只好飼喂了。你看這樣的情形，那裏能得好的收成呢！」

「那末，府上，哦，你們家中如何呢？」

「咳，不要說起，收了一張半種子的蠶，起初倒還好，葉也吃了不少，那知大眠後，不知受了什麼沖碰，便死去了不少，上了簇後，又有許多殭了，所以自己的桑葉不算，還化去十多元的本錢。只收到八十多斤鮮繭，今天挑出來換到這念一塊錢，還去了借來的本錢自己已經是沒有份了呀！唉！算是白辛苦了一場。」懊惱的情緒中顯又增加了一層牢騷。

「是呀，這個年頭育蠶原是担風險的，就是育一點，也不過是給人家辛苦。」

「真的，譬如桑葉枯掉，橫是，也空着，心不死的育上一點，總算還好，扯個抵值，若是不好，還得賠本。先生！你看育蠶還有什麼巴

望。」幾個有着一副紫醬色面孔的同命運者，你一聲我一句的插了進來，對我傾訴着各人的憤怨。

「我想總也有幾家比較好一點吧？」我懷疑地複問。

「那是也有幾家的，像我們村上二十幾家人家，也有四五家好的。但是像這樣低的繭價，縱然多收了一點，也沒有多大的好處呀！」

「聽說今年的繭價，不是比去年漲起了嗎？」我又問。

「啊！去年，去年的繭價，原是着了鬼呀！十二三元的一担繭，原比棉花還要賤呀！今年雖然好像漲起了一半，但是每担仍不過廿五塊錢，這已算是漲了嗎？」另一個中年的鄉人，搶着發洩他的牢騷，接着還往下講：「天地良心。我們並不望再有像從前一百多元一担的繭價，和一百多元一百兩的絲價，現在只要能夠到五十元吧，我們辛苦了一時的，也能得到一點好處，那末大家也心服情願了。」

「耐心等着吧！這樣的希望總會來的，現在絲繭價格的低落，完全是因為我們的出品太壞，以至外國不願向我們買的缘故。只要我們能夠把育蠶改良，使出品優良起來，海外能夠暢銷了，價格也就會跟着好起來的。」在我無法應付的時候，想出了這幾句話來安慰他們。但是他們却好像沒有聽進去，也許是不需要聽進去，好像這問題太大了，與他們目前的生活無關。在一陣同樣的眼光交換下，便沉默了下來。

忽然，一陣禿禿的高跟鞋聲，打破了這一段間沉寂的空氣。兩個滿身絲織物的摩登女郎，當經過這堆被命運宣判受罪之羣的時候，彷彿這裏的汗臭俗氣，會把她們吞噬了似的，緊皺着眉頭，走得更快一點。唉！遍身綾羅者，不是養蠶人。」我望着兩個燙髮細腰的半身，暗嘆了一口氣，廢然地離開了這被沉重空氣窒息了的場合。

一簍簍雪白的繭子，繼續的向各家繭廠的廠間內送。這裏換到了一疊鈔票的鄉人，便乘勢向街頭推來，於是冷清了多時的鄉鎮上便新呈了一股生氣。誰都知道，今天惟有鄉下人的袋中是滿着的，所以各家商店的夥計們，抓住了這個目標，便竭力的向他們招徠着。然而沒有發生效力，因為他們袋中的鈔票，早已派定了用途，納稅還債，只怕嫌少。所以這街頭只是一場空熱鬧。這鎮上的商業，却並沒有多大起色。

在鄉鎮上

湯瀾光（長安鎮）

連日天氣暖和，而今天尤熱，很快地，春蠶已可採繭了。

春蠶的成績如何，在這小市鎮上很易看出來：隔壁肉店裏，每天須殺三四頭「毛豬」；點心店的生意從未那樣興隆過，一板「眼鏡糕」拿出來時，立刻搶一般地賣完了；茶館酒店及街梢頭的牆上，處處可見到收繭的廣告。

三三五五挑着担兒，忽忽地跑的，是賣繭的鄉人。突然鈴鈴地響了一陣，對面馳來二輛自行車，一羣担兒急往路旁讓。在車上跳下二個穿制服的胖子，粗蠢得和殺豬的阿青相似。

其中一人，後腦部生着一個贅疣的，却有些面善，仔細察看，原來是縣政府裏的門房。在領薪的時候，常常見到的，如今戴着兵帽，當然不大認得了。

他們一直走進肉店，少有笑容的店主，今天也破了例，很殷勤地招待他們。一會兒召集了四五个鄉警（店主也是鄉警，而且資格最老，自前清就做起的。）說了好一回話，方才散開，其餘出市的鄉人，都紛紛找相識的鄉警詢問。

過了一回，肉店面前插了一面三角形的白旗，上面寫着四行大字：

「各年欠糧，趕緊完清，拘傳封產，切莫等閑！」

中午時候，天氣更熱了，華氏表有八十多度。只見賣繭的鄉人又紛紛地回來了，有許多仍挑着滿筐的白繭，抹抹頭上的汗，憤憤地說：「媽的！這樣賤，還是自己做絲好！」

晚上閒得無聊，信步走到北街的梢頭，那裏有幼時讀過書的小學，聽說有許多孩子在裏面演劇，大約是前月八天文明戲的尾聲吧！

跨進校門，只見紀念廳的講台前掛着一盞昏黃的煤油燈，照見台前亂紛紛的許多人頭在談笑，在規勸，男女老少，各式都有一

回頭又看見所有棹椅都堆疊在一個黑暗的角落裏，顯出十分狼狽的樣子，因為現在是蠶假期中呵！

孩子們大都是校中的學生，有幾個大孩子已畢業了的，也參加着。演的戲就是前回做過的戲——秦玉梅弔孝，張古董借妻之類。導演是校裏的一教員——據說他因縣政府裏有族人，故能登記及格，他只是高小畢業呢！還有一個，便是校役。

誠然，孩子們的模仿性是大大的，蘇白及扭扭捏捏的動作居然被學得很像，博得觀衆許多喝彩聲。可是那些下流話最容易染傳，大家散出來時，便可聽到滿耳的「小赤老」「殺千刀」

回家時，家人已睡，我也只得上牀，但眼前仍彷彿有許多毫不怕羞的孩子的臉在規勸，耳中還響着那些蘇白。使我再也睡不着，接連的往事却翻上腦海來了：

初中畢業後，不能再繼續升學了，一時職業又找不到。後聞將舉行短期小學校長登記，全年一百八十元，於是也去一試，全縣只取二十五名，而應考的竟有八十多人。我料想很少希望，不料後來在報上看到了自己的名字，真是喜出望外！如此我就作了一個鄉村的教書匠。到現在已有半年之久了。

起初以為每月可穩拿十八元，事實却偏使人失望。第一次領薪時，會計說，政府因經費困難，全年經費的三分之一即六十元須由鄉公所出。我鄉因有二校，政府也出三分之一的一半。對鄉長說後，回答是「拿不出。」

經過多時的商量之後，才決定演文明戲，一連做了八天，無非是才子佳人的大團圓，却很合觀衆的胃口。不過看白戲大多，所以除去開銷，只剩三十元，辦事的人員白看戲，尙嫌吃虧，又抽出了十幾元辦了一席酒，大嚼了一頓。交給我們只有九元半，其中一半還是欠帳……

想到這裏不禁憤怒起來，但仔細一想，這本是社會上極平常的事。早上賣繭的鄉人，豈不更苦麼？思潮平復了，廿一日就不知不覺地消失在濃睡中。

嘉興城市之一日

諸君

太陽好久不見了，今天破例的露出頭臉。

清晨微風吹拂着，我開始在全城印着游蹤。縣政府旁邊的空場，許多人在雜亂的集合，那是公務員的軍事訓練。

小城市裏面人們起床比較大都市早些，八點鐘街上買菜提馬桶的人已經很擁擠了。凌巧又碰着陰曆初一，北大街的商店，都高燒着紅燭在供神，窮人也沾神的光，從鄉下有大批的乞丐到城裏趕節期。他們大都是三三五五的結成夥，在集團結婚時髦的時代實行集團乞討。集團畢竟有力量，旁觀看去，他們好像在討債，不像在乞討，而商店也似破碗的慷慨，成串的銅板堆在櫃台，一批一批的開發。在店夥不屑的眼光中又似含着無可奈何的神氣。

從乞丐使我迅速的聯想到前幾天槍決兩匪犯的神氣，他們死前沒有遺囑，只是向法官提出一個問題：「我們判死罪是根據什麼法律？」這問題實是一個謎，誰能解答呢？

在這動搖的時代動搖的社會中，小市民們必然的要怠惰，放縱。街上往來着的人們，女人們散披著髮，塗着不均勻的胭脂，走着遲鈍的步子，男人們斜着嘴眼，手捧着烏籠向茶館裏鑽，一壺茶泡半天。嘉興城裏只茶館就有一千多家，操持淫業者有海國空的分別，舊社會的罪惡表現，嘉興實是立在尖端。

在這種死寂的空氣中從北城轉過西城。沿着河岸，幾條掛着銅牌的狗馴服的蟻伏着，經常的有些乞丐與他們作伴。巷子的拐角，貼着公安局刊印「不准小便」的條子，馬路陰溝上蓋着「建設局製」的鐵板。順着傾脂河，有許多載稻草的板船停在那裏，在草堆中留出方洞通進艙底，醜態的孩子，便從那裏爬出爬進。

南城，兵士散在河的兩岸，有的肩荷着沉重的鐵具，咒罵着向營房走去，有的赤着脚在河旁洗皮革，嘴裏哼着小調。旁面有洗衣服和淘米的女人。

沿街兩層的樓房不過有普通平房那麼高，門面大部份用木板封緊了，因為育鷺節的迷信，這時期是不見人的。門上橫三豎四貼着「查訖某甲等戶」「新生活清潔查訖」「武靈王驅邪逐疫，曹王廟」「秉義子驅邪降福，烏木橋」一類紙條，間或有貼着斗方的「閉鑿」兩字的。

這一切情形，都是和平日相彷彿，沒有突變，也沒有奇蹟。只是到中午熱得難熬，和陰雨天相比，無異是深秋和中夏。

東大街，十字路口臨時增加許多保安隊和警察隊。人力車夫拖着車過來會突然的被喝住，在他手足無措的當兒，告訴他扣好鈕扣。在不滿三尺寬的街路，幾個年邁的太太婆一拐一拐的轉過來，警察把木棒一橫攔住去路，叫她靠左邊走。今天是新生活勞動服務的日子。

穿過幾個齷齪的巷子，走進河旁小碼頭，五六個人蹲在地上賭錢。一個小乞丐在解開椅子捉蟲，沿岸靠一隻船，五色的布都褪了顏色，還掛着一面「世界旅行三民演劇團」的旗子。

嘉興南湖在江南很有聲名的，但南湖山有名是由於船娘。說湖說船，都使人氣悶。這裏的船在密密的篷子下，只看到內部佈置的精緻，看不到湖光水色外面的景緻。下午爲找無篷的舢板幾乎走遍半個城，結果還是靠捕鳥的小船，渡我們到煙雨樓。

在岸上白髮蒼蒼的老婆子感慨的說：「唉！紀老了不中用，搶不過年輕人的生意。」她怨恨的對象，不是社會，而是年青的同道者。爲些許的同情，在晚霞輝映中坐她的船划回東門。

晚飯後，漆黑的巷子裏同年輕的船娘扳談，我問她「南湖有什麼好去處？」她說「有電燈。」我說「不喜歡電燈。」她說「有黑暗的地方。」恐怕墜入黑暗的深淵，我終於拐出巷子，再走進大街。旅社門旁兩個人在吵架，一羣旁觀者，警察叱罵着。

夜色漸漸深了，嘉興城裏的市民，又將這樣過去了一天。我鼓起最後的勇氣順着四大街長長的石路才走着前進，想在這夜遊裏尋出些奇異。但在黑暗中，高高的槐樹聳立着，路旁垣頭上爬着些不知名的花不時散出香氣。黑暗的盡頭還有更大的黑暗處所，那就是第三監獄。門口一個守兵在微弱的燈光下孤立着，他說「裏面有四百多的犯人。」這是在黑暗中聽到的最後一句話，一天的遊程就此悄悄的結束。

助產日記

陳 通

我是個助產學校的畢業生，去年冬天到這裏浙省嘉善西塘的西塘醫院來服務。那末，我的職業範圍內的聞見，也不消說，除了產婦的事情外，也便是病家與醫學方面的事情了，但是在病家的「言談」一動態裏留意起來，間接的也可以知道些這裏風俗人情的一般。

上午八時，門診開始，首先來了幾個是兩歲到四歲的小朋友；由他們的母親抱着來種牛痘。走進了診察室，我就預備給他種痘。滑稽得很，那些母親們問我道：「種兩隻手呢？還是兩手兩腳一同種？」我倒被她們問得莫明其妙起來了！就對她們說：「只要在手臂上種上一顆已可以了，至多種兩顆，何必要種到這樣的多的呢？」她們道：「我們前天見隔鄰的幾個小寶寶，是有個先生上門來專

種牛痘的，兩手兩腳，一共種了八朵花呢？這時候我們的孩子正在發熱，也有咳嗽的，所以不會種得。這樣的手脚上都種過了，以後大概不必再種的吧？」我聽得不禁要笑將出來，但也不去管他是那一個種痘先生的特別種法，就急於告訴她們道：「今年只要種一顆，也够了。但以後還須每年種一顆，比較妥當。現在一次多種了，也是徒然的。」

最使我奇怪的，便是今天所來就診的，不論小孩或成人，有好幾個是穿着大紅布短衫袴或長衫的，觸目得很！因為我以前倒也不會見過，所以不禁被好奇心所驅使而問着她們。她們便告訴我道：「這裏西塘的廢曆四月初三，是有個會訊的，就是那邊隨糧王廟裏的隨糧王，多麼靈驗！我們有人害了病，雖然一面請醫生看，吃藥，但一面還是要到隨糧王那邊去燒香求佑許願，凡是許過願的人，在這會訊的前後四日內，都要穿紅衣裳，做菩薩的犯人。今天是四月初一，便是我們應做犯人的第一日。」

午餐的當兒，同事們告訴我這裏的「會訊」是西塘全年最盛而最有興的一日；比任何慶祝日還要來得起勁。一切商肆及小販，除藥材等店外，都要趁這機會，賺一筆錢，尤其是那些布店，在「會訊」之前，總有大批的紅布暢銷呢！今天「會訊」的第一日，「犯人」還不會多見，到後天，你要是到大門口去立一會，所見無非是「紅衣犯人」哩！

午飯後，與二三同事，往大門口去立一會，果然只見來往的人

羣中，已有三分之一是「紅衣犯人」了！

最奇的，也有「捲髮」「革履」自命為摩登的女子，也穿了一件大紅布旗袍，這不知到底是摩登呢？還是矛盾？我終於莫明其妙。還有些似乎智識階級的青年們，也把紅衫襯在長衫裏面而露出它的「領」和「袖」。我想：他們既然誠心還願，那末為何不把紅衫穿在長衫外面呢？

晚上九時許，出診到對河顧姓家去接產，恰遇一個「前置胎盤」的產前出血。我們去時，該產婦已瀕於極度危險狀態，甚至胎兒的心音，已聽不到了。因為這產婦會舉重物而壓迫受傷，且又是早產。本來在這種情形之下，得能救全母體，已是幸運的了，於是我們對產婦的先生說：「這種難產，普通很少的。現在產婦已極度危險，依我們的主張，要動手術，不過她身體太不興了！動起手術來，恐怕要不能支持呢？但是不做手術，也必致於死，做起來或者有些希望，你看如何？」他也就願意我們動手術而簽好了志願書，但一面還對產婦說：「你不要害怕，我們有觀世音菩薩保佑的。」

於是我們就消毒起器械來，先替她注射，再行手術，結果，母體得救。不過這時候產婦的衰憊，是不待言，後來我們又替她注射「強心針」和「止血針」，囑其安靜養神，但是樓下有小鑼，還有不知什麼東西，正在起勁的敲着，病人的家屬大概以為全是觀世音菩薩的功，而在那裏謝菩薩罷？

養蜜蜂者的悲哀

巢 父(桐鄉)

一年不如一年，今年又失敗了！

五月二十一日，夏正四月初一，小滿。鋪滿着田野裏錦繡燦爛的紫雲英花，已於今日落盡了。農民們的腦子裏，雖然與往常一樣，並沒因為草花落盡了而起特別的波瀾，可是依靠農民的農作物，掠奪蜜蜂的「剩餘價值」為生的養蜂者，却愁容滿面地咕噥着：一年不如一年，今年又失敗了！

養蜂者，中國的養蜂者，實在兒有些可憐！

採蜜固然是蜜蜂的本能，但養蜂者想多措油，那就非具有相當的技術不可。打個譬喻，養蜂者之於蜜蜂，好比是工程師之於工人，決不似資本家，只要佔有了生產工具便可以坐享其成的。然而目前一般的養蜂者，却並不是工程師，或者也是些蹩腳工程師。他們始業時，存心想不勞而獲；不是想法叫蜜蜂能够多採蜜，而是想賣種發財的。這不僅一般小市民在洋場上碰過壁的，或者讀過養蜂說之類富於幻想，閉起眼睛，鑽進牛角尖，想在此就歸宿的先生們都如此打算，就是「一些具有好心腸」的社會改良家也以此為救國救民的方法之一。例如定縣的「中華平民教育促進會農業教育部之養蜂組」就有這樣的計劃：「定縣全縣五百餘村，每村平均養五十羣蜂……全縣就是二萬五千羣。在賣種期，一個

原種羣平均分爲五個分羣，每羣以卅元計，全縣可得三百七十五萬元。」因此，養蜂者存有意無意中便把技術問題疏忽了，於是採蜜便成了問題。去年年成好，「瞎婆拔筍，坐着」春季每羣平均可得四五十斤，碰到今年的壞年成，天冷，花少，蜂弱，不要說採蜜，連蜜蜂的自給也困難，不必說自給，連維持羣命也不可能了！

話分兩面，也不能專歸咎於技術。今春蜂羣凍死，餓死的約佔百分之五十，去夏調查，滬杭路一帶，共有意種蜂二萬二千羣，現在恐已不到一半了。冷是天時，餓是人為，但越冬飼料應充足，誰個養蜂者不明白，去夏收蜜既多，蜜價又低，爲什麼不「留些自用呢？」而五月賣新絲，六月賣新穀，養蜂者何能外此。或者又以爲現在遍地走私，洋糖便宜，何不買飼呢？洋糖大便宜，確是事實，但佔便宜的是大商人，是與友邦利害相共的買辦們，市上零售，每斤仍然是二角五分，於是養蜂者便祇好坐以待斃了！

即使養好了蜂，採起了蜜，問題也並沒有完全解決。蜜雖然有豐富的滋養料，但不可以代米吃，不可以當衣穿，你雖然有了蜜，市場上却不需要，三百八十文一斤非吃不可的鹽，尙且買不起，那裏還要你六百文一斤一千文一斤吃白相的瓶蜜呢！更加市場上充斥着美國蜜，澳洲蜜等舶來品的競爭，而我們的「友邦」不僅大批的蜂蜜向上海滾滾而來，最近還把大批蜂羣向長江流域運送，設立蜂場了！於是十年前五六十一担的蜜，三年前還值二十元，去年便止值十元了，今年即使能到十元，但隱在票面後的實際價

值，是否與往年的十元相等呢，那止有天曉得了！

於是乎養蜂者悲哀了！賤邱丈人終於是劉伯溫的寓言，理想中的隱士生活，終於變成腦子裏的幻想，而那些社會改良家的養蜂計劃，也與其整個的救濟農村，復興民族計劃，變做了永遠停頓在腦子裏的美麗的圖畫！

養蜂者悲哀了，但還不止此，還有其他的精神上的痛苦在：

張天翼先生在蜜蜂的一篇小說中，寫一個資本家在鄉村中養蜜蜂，把當地農民的稻漿吃光了。用這件事做他小說的題材，是他的自由，不過說蜜蜂吃稻漿，却使我們哭笑不得。但我們也不好單怪張先生，歷史上類此的事件多得很：

在清朝有永禁的上諭，永禁養蜂的碑石，至今還豎立在江蘇省洞庭山上多批杷的冬季養蜂區域中。但這也難怪，因為皇帝爺雖然喜歡吃蜜，養蜂者每年都要抽出頂好的一部分作為貢蜜，但蜂蜜出在蜜蜂上的事，皇帝爺却未必會明白，何況那件事又是受人之愚把胡蜂當做了蜜蜂的。這是誤會，至多止能說是無知。至於載在洪範上戰國秦昭王時蜂食禾稼的公案，那怕是政客張祿先生趕走穰侯奪取相位的政治陰謀了。

不僅中國如此，外國也有相類的事件：在五六十年前，美國有蜜蜂吃葡萄的訟案，不過很快的就弄明白吃葡萄的是小鳥，蜜蜂不過是在被小鳥兒啄破了的葡萄上吸些流下來的甜汁而已。最近我們的「友邦」也正鬧着蜜蜂吃枇杷。

這是從前的事，外國的事，近一些的，則有五年前浙江平湖縣長，治蟲督促員，說意大利蜂要吃稻漿，被螟蟲所害的稻子，硬要蜜蜂去負責任。不過吳縣長，是沒進過學堂本是缺乏科學知識的職業官，而在目前學非所用，用非所學的事甚多，例如有些科學家放棄了自己的任務而去瞎講政治，甚至於還去當行政上的技術人員，同樣的，縣政府的治蟲專員，自然也可以毫無昆蟲知識的人去充數的。所以這些也都不足為奇，所可驚奇的却是下述的一件事：

商務印書館有位姓杜的編輯先生，大概十年十五年以前中學讀書的人，大都讀過他老先生編的動植物學教科書，當「一二八」商務印書館的編輯所被「友邦」的飛機炸燬了後暫時停止編書生活回到他的府上紹興去時，便立刻忘記了他親手抄在稿子上印在教科書上的話而說蜜蜂有害農作物了，這事與張先生的有些兒相同，因為他倆都是現下的知識分子，在文化界是有相當的地位的。

不管是誤會也好陰謀也好，終身茹素，守貞不嫁，辛勞一生的蜜蜂姑娘吃稻的冤枉官司，雖然經過科學先生的三審判決給她伸雪了，但似乎還沒有為一般知識分子所信服，養蜂者也因此受盡了人們的奚落，以為非士大夫所應為直至於今。而我們養蜂者呢，也似乎有一年不如一年，一代不如一代之感！

硬幣收買者

王 闖(新豐鎮)

是下午了。天氣是晴朗的，五月的薰風同時也帶來了熱意。狹隘的街道直綫地展開着，兩邊並排着高矮不齊的屋子，照例這些屋子的最前一間是開設着各種不同性質的商舖的；這一帶的地段雖說是 C 鎮比較熱鬧的市街，可是這幾天農家都忙着養蠶，所以街道上的行人就顯見比往日冷靜了。

「你這漢奸，中國會亡在你的手裏！」

公安局裏的浦巡長一手抓住了一個商人模樣的小伙子，小伙子的手裏提着一只小皮箱，巡長邊走邊吆喝着，空着的一只手不時握緊拳頭望小伙子的腰間送去。小伙子人很瘦弱，個子也不大，面孔倒並不顯得怎樣驚惶，然而他却挨不下巡長的有力的老拳。

「我不是私販，我不犯法，你幹麼打我？」

他反駁着。

漢奸鎮民們從來沒有想像過小小的 C 鎮上真會出現那麼背叛祖國，胆大妄為的所謂漢奸。

大家爲這當前的熱鬧所吸引着，店員們離開了他們的櫃台，女人們丟開了手中的針線，空閑着的人們有機會給披拾新鮮的話料了，大家把身子急速地移動到街道中來。街道上立刻擠滿了

一街道的人。

「我不是私販，我不會逃，你佬……」

小伙子的衣領給抓住了，呼吸器官感覺到不可忍的窒息，他想央求他放鬆一些，然而反響接着就來：

「媽的你還強，還不閉嘴！」

小伙子屁股上給踢了兩腳。他覺得痛，把身子蹲了兩蹲。

「噲！你不可這樣打他，那是會受傷的。你怎麼動蠻？」人叢中有人忿怒起來。

「動蠻你便怎樣？又不是你的祖宗！」

「打！另外一個人這樣說：「打死那王八蛋！」

「禽你媽的，你居心跟我搗蛋？你敢妨害公務？」

巡長說完了便去抓人。那說話的人却給一個年老些的人拖住了：

「老五，你到處都會闖禍，你便管得着那些閒事。」

老五不說話，倒向後退了幾步。巡長漲紅了臉，也只虛張聲勢：

「你敢有本領的跟我來，你敢？」

緊張的情勢鬆弛下來，小伙子的漢奸却不見了。好容易給巡長發現他正在一條小街裏走着而追回來時，小伙子的身上又不知挨了幾拳。

「這究竟是那一回子的事？」

「要不是鹽販子吧？」

「是個販硬幣的。」一個人說：「硬幣就是現洋。」

這句話似乎提醒了大家。然而阿德老頭子可還有些不信：

「現洋怎麼會犯法？」

「犯法是犯法，政府這麼說。販現洋的人準會吃官司。」

「你知道他從什麼地方捉來的？」

「汽車站。」那個人興奮地說：「巡長先叫他到鄉下去講話，

他不肯，因此就捉來了。」

「是你看見的嗎？」

「我怎麼不看見，我知道那私販還想搭一點十七分的車子

哩。」

「現洋」「私販」「犯法」阿德老頭子可真有些愕然了，

他自己還藏着十多個現洋，這不是也犯了法？他可不敢說出來，把

那口氣一直嚥下肚裏去。

巡長拉着販硬幣的小伙子向公安局所在地的方向走去，後

面還跟隨着幾個好事的人，魚貫地走得像海洋裏的石首魚。

「你這漢奸，中國會亡在你的手裏！」

在遠處還聽得巡長的咆哮聲。

不多時以後，公安局裏的假預審開始了。局長傲岸地坐着問

話：

「你叫什麼名字？」

「我叫沈榮林。」

「你今年多大年紀了？」

「二十二歲。」

「你是什麼地方人哪？」

「江蘇吳縣。」

「你今天收買了多少硬幣？」

「我一共收了四百三十六塊錢硬幣，身邊還存法幣一百九

十九元二角。」

「你知道今天犯了什麼罪？」局長吞吐地說：「妨害國幣。」

「不，我是吳縣泰豐錢莊的職員，我們的硬幣是解送中國銀

行的。因為中國銀行對我們錢莊業是有一些兒優待辦法的。」

「那末憑證呢？」

「憑證是有的，我可忘了帶來。」

「胡說。」局長高聲說，可是沒有光火。「那末你為什麼不把

硬幣安放在皮箱裏，却把牠藏在這特製的貼身背心袋裏呢？」

局長用手指着桌上的皮箱和背心。

那名叫沈榮林的小伙子倒也虧他回答得快：

「放在皮箱裏皮箱或許會損壞的，藏在身邊免得路上給匪

徒覬覦。」

「好，你會賴！我知道你們把現洋私販給外國人，企圖從中漁

利，這是破壞中國的法幣政策。你這罪會判處很重的徒刑，儘賴還

是沒有用。」局長提高了嗓子說。

「不，」沈榮林堅決地說：「我們是合法的。」
「哦！合法的，你這傢伙的嘴巴倒也硬實。得了你明天到法院去自己變述吧。」

蠶事通信

華叔倫（雙林鎮）

——一個巡迴指導員一天的生活行程

立：

又好幾天沒給信你了。這兩天好嗎？

這裏的蠶已經大眠，再過幾天，就要上簇了。你上次的信不是說無錫還剛三眠嗎？是的，這兒的蠶況因為氣候的關係要比無錫早一點，可是望杭州那邊去，蕭山等處地方，繭行已經開了秤了。所以我這兩天比較有了點空，可以給你寫長一點的信。

今天清晨，我從湖州出發，坐快班航船到了菱湖，再由菱湖換船到柳思分所，回來時，一個人叫了一只小船回到這兒雙林的總所來，已經是傍晚時候了。一天的工夫，到有近十個鐘頭是在船上過去的。這裏的陸路交通真是太便當了，去一個鄉村，上一回鎮，都得坐快班航船或是小輪船，再不得自個兒雇一只小船，天天度着那種遲緩鬆懈的生活，真把人折磨死了。

說起來，我這巡迴指導員的工作似乎不像普通指導員和助理指導員那樣要一天到晚守着個分指導所負着實際的工作，來

得單調而麻煩，我好像很是悠閒的，但是實際講起來，真也有許多說不出的苦處呢！

我這個第三巡迴區一共雖祇八個分指導所，却都四散在各處鄉鎮，有時出去巡迴，碰得不巧，航船脫了班，一天便祇能走一處，假使要像在蕭山時那樣，當天回總所，報告分所和當地蠶戶的情形，事實上怎樣也辦不到。所以我往往要隔上三四天纔回一次總所，好像放出去的信鴿，在外面流浪了一個時候，纔回到老窠裏來。就擱上一夜半天，便得重新出發到別處去了。

今天到菱湖時，天正下着小雨，土路上溼滑得很，我脚上又生着溼氣，很不良於行，在那個狹隘的小田岸上一滑一拐的，要沒有一個鄉下人攙了一把，我準會栽向桑田裏去。趕到分所，身上又冷又濕，幸而那兒的指導員——我的同學李君，她把襯衣絨線衫全都借給了我，換上了，然後打着傘一家一家上蠶戶人家去。

這裏因為地土低濕的關係，蠶戶人家的蠶全都養在樓上，而且有趣得很，養蠶的人全都是男人，女人家都領着小孩不管事，有的還要啣着一枝烟上街去閒逛。我們去了，照例是一碗炒米湯，兩枚熟雞蛋，這點心任你吃不下也得吃點，要不，他們便以為你看不起他們。有時碰着吃飯的時候，那更是客氣得不得了，非但讓着定要你坐首位，還特地燒出菜來，平常自己不大捨得吃的豬肉和鮮鮮鱒魚湯，酒煮蝦（這兩種東西因此地多河泊的關係，所以很便宜，差不多的人家都有得吃的。）都放到你面前來，添飯讓菜的養

如在自己家裏。

這樣吃過點心，便恭恭敬敬的叫你一聲「先生，」請你上樓，然後囉囉嗚嗚的把什麼都問遍了，不但問蠶寶寶長蠶寶寶短，連你私人的事情都纏着問個不休。譬如：「你今年多少年紀了？你的先生在那兒發財？家裏一定有了小寶寶了吧！」這些真使人聽了會臉紅呢！他們這樣子的亂問，却並不是對於指導所的指導員有所隔膜，（原來指導員大都還是未出嫁的小姐，）因為這裏一般的人家都是早婚的，普通一家人家養了一男一女，便要把女的和人家去調一個來，或者到育嬰堂去抱一個，作為養媳；一到十五六歲，便把他們撮在一起成了親了。這樣看來，他們却也有着推己及人的心理在。

一般的說起來，這裏的蠶戶人家都是很淳厚的，很能接受指導，自動力也強。可是狡黠的人也並非沒有，今天到的柳思分所，那兒一個助理指導員就吃了一家蠶戶人家的虧。

我一到那蠶戶人家，他們便告訴我：「先生！這兒所裏的×先生連眠蠶都不識呢，你想好笑不好笑，我那天故意捉了一條眠蠶去試試她，問她這蠶有沒有病？她竟說不出緣故來。你可以想法調一位先生來嗎？」

我對他說：「×先生是很好的，前幾天下雨，她不是還來指導你們生火，教你們培溫收濕嗎？」類此之事還有，實在說起來，這種近於捉狹的舉動，誰能避免不鬧笑話？這位×先生也不能怪她，今

年剛從鎮江校裏派出來實習，經驗上是比較欠缺的。

湖州這一區，一共分發了二十六萬張蠶種，裏面有三萬五千張是日本種。一個分指導所管二、三、只合作社，每合作社大約有二百餘張種，都要經過烘煖，到二眠才分配給蠶戶，所以在共育期裏，一共百五十餘個指導員，要對付這二、三十萬張種，真是够忙的了。今天在菱湖和李君還談起，那時我們忙着佈置催青室，管理貼棉紙袋，大家連磨幾個夜深，主任先生還特地燒了甜粥來陪我們，那時的情況真是緊張得很，後來慢慢的弄着蠶寶寶由烏黑而長大了，才感到一種輕鬆和愉快，現在回味起來那種味兒，真是又辣又甜的。

今天一回到總所，她們便告訴我，建設廳的繭行在籌備開秤了，通知的公文也已來了。那末我們的難日子又快到了，因為繭行一開秤，這一期蠶兒的收成也見了，好了不要說，收成差一點，指導員少不了要担點干係，這話不去說他，坐在繭行裏做繭子的鑑定工作，纔真使人進退兩難呢！鄉下人總以為我們幫着行裏，捺低了他們的貨色，或者說有意挑剔他們的繭子裏土種攪雜得太多，以致賣不出價錢，可是行裏面却又以為我們處處體惜着鄉下人，賣了人情，不盡職守，結果還不是弄得兩面都不討好！

但是繭行一收秤，我們這一班的工作算告結束，我們又可以叙首暢談了。

窗外的天空正閃着點點繁星，明天准會有一個大好晴天！這

不但便利了我的行程，也是每個鴛鴦所熱望着的呢！
再會！祝你康樂！

五月二十一日

一個醫師的日記

王君綱（吳興）

我是教會設立的醫院裏的醫生。

六時半起身，洗了一個臉，忽忽的在病房中跑了一趟。許多病人經過都好，留了一張條子給主任醫師，即預備到鄉下衛生所去。

八點鐘開船，坐的是醫院中自備的汽船，怪舒服的。今天的目的地是菱湖，菱湖是湖州附近的一個大鎮，以絲綢出名，近年來，絲綢價落後，農民的生計，都告困難，生了病談不到上城裏來看，雖然我們總院的門診，只收一角錢。因此從去年七月起，由總院在該處設立衛生所，每星期四有醫生去看病。另外有一助產士，一公共衛生護士，常駐在那裏。這種用科學的醫術，送到民間去，也許是現在最切要罷！

九時三刻到菱湖，衛生所的趙先生，已在木排上等候；他是南京公共衛生護士班第一班畢業生，也是我們的老同事，他的新婚夫人，是一位助產士，他們夫婦二人，不嫌寂寞，南京不住，住到鄉下來，很令人可敬，中國真需要這種人！

一到，開始診病，共計三十三個病人，以爛腿，傷風，皮膚病，砂眼

最多。鄉間砂眼之多，真可驚人，有一個雙目已幾乎失明了。十二時舉行一個小割症，把眼瞼上割去一些，縫好，以致眼毛倒轉的，可將眼毛翻上了，術語叫眼瞼成形術。

吃飯後，在街上跑了一趟，一時開船，三時又到了湖州。趕做了一篇稿子，叫「嬰孩比賽的真意義」，登在本星期六出版的「吳興醫藥衛生」上去。

晚飯後計劃了一些防空防毒的事。吳興預備二十九日舉行首次防空演習，我被舉為防毒隊長，義不容辭，總要事先預備一些。十時預備睡了，忽來了一個產科，診斷是雙胞胎，用X光復加以證明。她已生產十二天，生不下來，小孩已死，情形很不好，與主任商酌後，今夜先給她打一些葡萄糖，明天一早用剖腹術。她從安吉來的，產道因以前的生產受了傷，以致結疤閉結，現在不能生下來。產前檢查的重要，真不知何時才能使一般民衆明瞭。

一個病人，情形也不十分好。她患的本是闌尾炎，已有五天，她的父親，是略知皮毛的中醫，給她吃瀉藥，打針，以致癱誤，闌尾潰瘍，變成了腹膜炎，肚皮如硬板一般，吃了要吐，熱度很高，到這地步，才送醫院。我們醫生，又不是仙人，唉，眼看一條生命，又要白白犧牲了。

十一時回到房間，想起明天早會，我主講，趕緊翻看「甘地自傳」，明天預備講他在英國留學時情形。

十一時半入睡，夜間也許沒有急症罷！醫生的時間，正不是自己的呢！

包飯漲價

朱司晨(吳興)

從今天起，包飯要加價了。這是昨天已經大家都在傳說的，可沒有知道價錢將怎樣加法。今天早上走過吃飯的那所房子，果然已經在廊柱上黏着一張通告：

竊敝業自入春以還因迭受米價激漲影響已勉力支持冀其稍跌忍痛迄今以維現狀詎日來米價蒸蒸日上而魚肉菜蔬及豆油亦步亦趨無不昂貴若不再事酌加則敝業萬難維持質言之有相率倒閉之虞業經敝業全體會議議決自國歷五月念一日廢歷四月初一日起廠飯電力部每客二角二分人力部每客二角三分店飯論客者悉加二分如論月者依前價加二成計算此為敝業一再考慮認為最低價格非敢圖利藉保血本如後米價步跌再議推減除登報宣言外特此通告諸希鑒諒

吳興包飯業同啟

五月念一在承天

俞寶煥(紹興)

唧唧的蛙鳴方靜下去，唧唧的雀噪即代之而起。它逐走了沈沈的黑夜，喚醒了酣睡的人們。天空擠滿了晦暗的塊雲，使人感到不切。但一陣風吹過，它便鬆開了些，疏淡了些，等到太陽出來時，它

已躲進烏有鄉去了。黃光照滿大地，多日抑鬱的胸襟不禁為之一快。

但不幸得很，朝會班的講師又是他——一個好教訓人的英國教師貝××。他總非換過正課半小時的辰光不肯下台，而且講的也只是他自己懂得，一聲高一聲低的直著喉嚨喊，東一句西一句不知講點什麼。台下的人差不多都在翻今天要演算的幾何，或是用鉛筆在廢紙上拚英文生字，也有伏在桌上偷偷的看攤在膝頭的小說——水滸紅樓夢。可是他那雙綠眼睛却異常敏銳，立刻用粗大的毛筆在桌子上敲得震天價響，一面緊蹙雙眉，惡狠狠地盯住我們。等所有憎恨的眼光集中他時，他就指手蹬脚的教訓我們：「我是教你們做人的道理，書可以不讀，但是我這個話却不可以不聽！因為你們都要做人！」罵完繼續講時，他却已忘了方才所講的，台下一陣哄笑，他可並不因此面紅耳赤，輕聲向坐在旁邊的先生問：「×先生，我剛才講在什麼地方？」

他說什麼「耶穌的墳墓比你們孫中山的還要偉大，比前幾天從英國運回來的中國古物還值錢，因為他用他的血洗淨了我們的罪……」一個同學便急的坐立不安，哭笑不得，他還用勁的在嚷：「外國木亂（即木漢之意）」的呼聲從各個角落播出來，他可沒聽到。他覺得講够了，這才叫我們立起來講告：「我們在天上的父……」

我們的聖經班，他叫我們到草地上去上了。我們很高興，但又

覺得奇怪。更怪的，他並沒在草地上停下來，却挾着個舊皮包，向門房處跑，我們搗他蛋，跟在後面，不料他真個跑出校門，反招手叫我們和他比賽誰快。同時他挺胸凸肚急急跑了起來。我們竟都追不上。他扒上城，在城牆頭坐下來，氣喘吁吁的吩咐我們圍着他坐下就說：「無用無用，你們到了我的年紀，恐怕走路也要人扶了！無用無用！」這倒弄得我們作聲不得。

猛烈的陽光射在我們光油油的頭上，都覺得難耐。講完了馬太末一章，他立起來對我們說：「耶穌用血洗淨了我們的罪。他死後三日復活，和門徒在城外山上講道，勉勵他們向普天下傳福音給萬民聽，凡信主耶穌基督的，都能得救。假使沒有耶穌用血贖我們的罪，恐怕我還是一個野蠻的人，世界也沒有文明，也沒有教會，你們也沒有機會可以讀書。耶穌和門徒在城外講道，今天我們和你們在紹興城上講道，觸你們的心，觸你們的目，記得牢！」呵，我們明白了他的用意了。一個戴黑氈帽鄉人，好奇的立在旁邊諦聽這洋人的中國話，被他看見了，就叫他走開。我問：「爲什麼不讓他聽道理？」他說：「唔，這是上班。」我們笑着下來，回到門房，他跨上腳踏車回家去了。

農村雜記

李伯康（諸暨）

五月二十一日，星期四，晴明。

「你去算算吧！這樣貴的桑葉，飼老來有什麼賺頭？」酣睡中被父親獅吼般的聲音驚醒。這時天色微明，又聽見母親惋惜地說：「辛辛苦苦已經飼養了這許多日子，費了許多工本，這樣的狀元蠶。」把它棄掉，你想可惜不可惜呢！然而她只得讓父親叫長年

把已經放飼的三眠東洋種拿去埋葬了。

上午聽見母親探頭樓窗口和下面鄰舍嬉嬉談話，「我們的本地種倒已老了，東洋種也快老了，葉價聽說又漲了些。」鄰舍嬉嬉帶着勝利的神色對母親說。母親驚疑地問道：「真的麼？漲多少呢！」「可不是麼！昨天嘉芳叔租來的一担桑葉要三元，我們昨天由石壁山租來的倒還只二元，阿兔姨他們的三眠東洋種已棄掉了，聽說上坂有許多吃不起租葉的人家，三眠東洋種都棄掉了，其實照去年的繭價和絲價，吃三元一担的租葉，的確不合算呢！」

「今年真見鬼，我們三眠放飼的，今晨也棄掉了。早」蠶已大眠，吃來大約還差十三四擔桑葉，不知要吃怎樣的貴葉呢！已經飼到大眠，再把它棄掉，未免肉痛，三眠的棄掉，已使我像肉割去一般呵！」

一會兒，母親將葉價又漲了的消息告訴父親，並埋怨他早早不將桑葉租定，又不將昨天的桑葉租來。父親聽了，連忙差人將昨天接洽未成的二擔桑葉依其還價二元四角去承認來，一面很不高興地向母親報復般地说：「誰叫你看蠶？」母親責難說：「我要看，誰叫你多看？」「也不是我要多看，只是本來他們向我預定蠶種時，政府規定每張價洋四角，等到蠶子要領，政府佈告要六角大

洋一張，有幾份人家原定出四角一張，已覺困難，現在要出六角，那裏拿得出？只得不要，退還來，設法看點土種。」——他們可退還我們，那麼我們也該退還誰呢？」——照理，我們也應退還政府，但政府強迫要這樣加價，我們實在不能強迫定戶，這樣一來，自己只得多看十多張，所以一面我們三十幾個鄉長聯名在上訴呢！」

午飯時，母親由外面聽來的消息說：「東木叔公和振耐先生兩家的船——蠶——都撐出了。」這就是說蠶都病壞了。他們兩家的蠶病壞的原因，這是誰都猜想得到的，不外是一個「餓。」原來他們兩家赤貧如洗，自己毫無葉地。

●狀元蠶是最上等的蠶。

●長年就是統年給一家做工的。

豎畝塢的怪現象

孫條塵（諸覽）

在層層疊嶂的山脈之下，有一個小小的村落，村的後面，有一座象鼻山，山上種滿着梨樹。一到三月的時候，白色的梨花，陪襯着綠色的葉子，更現出美麗的景色。村的後面，有一條大溪，澄清的溪水，灌溉了全村的田畝，村中有一所小學校舍是庵廟改建，民國二十年的時候，曾經得到教育局的甲等獎狀。人口總數，約有四百多，百分之九十，務農為業，其餘是商人和少數的智識階級。四年前的今日，他們無論建設方面，教育方面，都非常努力，一切的封建色彩，

根本是消滅淨盡。一般民衆，雖免不了終歲勤勞，可是結果，都能够自足自給。但是他們能够有這樣的美滿結果，還是歸功於前任鄉長楊克善和富有革命思想的楊宜青楊伯欽等幾個人。

現在呢？楊克善積勞成瘵，已經去世二年了。伯欽宜欽，也都出外了。朝氣蓬勃的新村，却變成了迷信的世界。五月廿一日上午，我從蕭山站上了火車，到諸暨十都去看朋友，路過這村裏的象鼻山，只見男女老幼，漫山遍野的前進，有的拿了香籃，有的扶了拐杖，嘻笑的也有，唸佛的也有。我為好奇心所引起，便跟了他們上山，從山脚到廟前，約有半里之遙，都鋪了石階。廟是去年十一月間蓋造，共有七椽三間，供着三尊偶像，中間的一尊是關公，左邊的一尊是祖師菩薩，右邊的一尊是鹿角大仙。關公的前面，坐着一個面黃肌瘦的男子，他們都叫他活菩薩，許多人都向他搗蒜般的叩頭。一縷縷的香烟，繚繞在他的周圍。據一般人說：「他是東陽人，名叫土泉泥司，菩薩說他虔心向善，所以三位尊神附在他的身上說話了。」

「菩薩來了」的聲音，幾乎震破了我的耳膜。我向廟裏一看，忽見向他叩頭的許多人，都屏聲息氣的俯伏着。這個時候，廟內廟外的觀衆，都靜得連一隻繡花針掉在地下的聲音都聽得見了。

「你們許多弟子，來問我什麼事？」土泉裝腔做勢的問着。於是有些個開口道：「我們村裏有花會，明天我們想去打，不知開什麼筒？請菩薩指點！」

「明天是馬上招的明筒嘍！」土泉隨口的答覆。

接着有一個六十歲左右的老婦人說：「關老爺，我的兒子正月間出門，現在音信全無，不知在什麼地方？」

「你的兒子不會回來了。」

老婦人聽了這句話，一串串的淚珠，如黃豆般的掉在地上。

最後有一個瞎子俯伏着說：「菩薩！我的眼睛瞎了三年，請你給我醫治！」

「這裏都是聖水，你先拿一碗水去，日搽三次，不久即愈。」

瞎子現出了滿臉的苦笑。

他們立起身來，廟祝向他們收錢了，有的拿出了四角，有的付出了半元，不到一點鐘的光景，土泉左旁桌子的抽屜裏，充滿了角幣和紙幣。後來人越聚越多，一陣陣的炭氣，更使人難受，於是我沒精打彩地走下山來。走到村中，但見只有二三個小孩子撮土爲香，作求神禱佛的舉動，其餘都在象鼻山上。忽然間，看見一所小學，上面寫着「諸暨裏大西私立暨販場小學」十二個字，但是雙門緊閉，沒有一個兒童，一望而知，正直無私的關公，在這暨販場顯聖，爲暨販場人造福，根本不需要教育了。可是我到過二次的暨販場，前後不過四年，會到了這樣的退化落伍的，確出乎我的意料之外。

一封滿是牢騷的信

洪嘉絢（寧波）

X兄：

是初夏了。早上依舊像深秋一般的寒，冷中午却又灼熱得使人受不了。但是當我在電燈下寫這信的時候，可又披起了大衣了。我們的廠，十八號起停工了。得到下個月中旬，才能復工。這一個寧波工業的領袖，這幾年來是一直走上了一個悲慘的命運。棧房裏是成千成萬賣不出去的紗，橫在老闆們面前的是金融週轉的嚴重困難的問題。本來，在中國這樣日益殖民地化的客觀條件之下，民族資本之不能抬頭，日趨崩潰，是必然的結果。你想爲了借款的關係，平均每一包紗，要負擔十幾厘的利息。紗的價格，又遠不如原棉價格上漲來得多。最近日帝國主義，更在華北樹立了「棉花五年計劃」，企圖將中國的原棉獨佔。朋友，你想在這樣內在的和外力的致命重傷之下，中國紗廠還能有噍類嗎？

今年一開車，工人和職員的工資，都打了八五折。去年停工了四個月，我們沒有一個銅子的收入，躲在家裏，只有希望今年。但是今年回答我們的，實在是太悽慘了。工房裏有了絕粒的家庭了。朋友，你想這竟是人間何世呢！

請你原諒一開頭我就說了這許多懊傷的話。但是，也是你問我廠裏的情形呀，除了這些我還能說些什麼呢？

來信說：「常德的市面彫疲得不得了，寧波怎麼樣？」

關於這，請允許我先說一個譬喻：我們大家，還記得在學校裏的時候罷，那年上海發生五卅慘案。這時我剛才是一個鄉村的小學校裏的五年生，一天，上海的高個子的大學生們，到我們學校

裏來化裝宣傳，大禮堂裏擠滿了很多很多人，有像我一樣的小學生，也有鬚髮斑白咬着旱烟管的老農夫，也有着纏着小脚的婆媳們，大家都注意的走着，聽着，當台上表演到顧正紅被殺的一幕，隨着槍聲，我的熱淚也就奪眶而出，當我揩乾了眼淚時，我看大家的眼，也都是紅紅的。這時我們的感情，真是太激昂了，大家都痛罵着，大家都揮着拳頭！我的小小的純潔的心靈，就這樣第一次的被亡國的慘痛所劃破了。於是，我們大家就都興奮地，隨着這些大學生們到各店舖去檢查仇貨，檢查出來了，就焚毀。有人敢出來反抗，就拉着他遊街。再說得近一些罷，當九一八事變的時候，報紙用特大的標題，出着號外，抵制仇貨；這一種能使敵人戰慄的方法，立刻被採用；街上的行人，沉痛地似乎都懷着一顆堅決的心，尤其是不能使人忘懷的是一張張舉着旗子高呼着口號的緊張的激昂的學生們的臉啊！我的拙劣的筆實在不能形容出當時的情況的萬一。可是，九一八失去了東三省，而現在，敵人已張開血盆大口，預備把我們一口氣吞下去了！北平上海的學生們，起來作爭取民族解放的示威運動，而大刀槍桿，使他們暫時不得不消沉下來。（？）

除此之外，我們對於這較前嚴重萬萬倍的國難，還聽見些什麼呢？報紙上全是些「樂觀」「明朗」的屁話。在寧波這幾天，各學校正忙着在開運動會，救國的呼聲，全給啦啦隊的歡呼所壓到了。

寧波的市面怎麼樣嗎？乾脆的一句話：醉生夢死而已。去年七月間，寧波的錢莊業，這百業的金融中心，因為金融普遍地恐慌，放

出去的款子，不能如期收回來，而且吃了很多的倒賬，市面上謠言叢起，存戶紛紛提款，因而被迫停業的很多，還有許多自己見形勢險惡即使強勉能够維持，也不能獲利，也就紛紛倒閉。一週內，倒閉的錢莊竟達三十餘家，幾佔全縣錢莊的二分之一。要不是政府當局出而干涉，則倒閉之數，恐怕還不止此呢！真是奇怪得很，人愈是多受一次刺激，神經愈會麻木起來。在寧波錢業這樣軒然大波之後，對於其他各商店的倒閉，人們也就漠然置之了。今天在以前最繁榮的東大街走過，共計一百幾十家的店舖，關起門來的，却有四十餘家，有的門上並且還交叉地貼上法院的封條。即使是開着的店舖，也只是讓無線電哼着催眠的小調，店員們雖然儘是睜着眼睛，望着過路的人，有的甚且站在門口高聲地招呼顧客，可是跑進去的人，總是很少很少。形勢已經到這樣的地步，老闆們也都已下了決心——關門的決心。預備關門，還有什麼大不了的？事呢？這樣一想，於是大家也就泰然了。像以前這樣惶惶然不可終日的樣子，現在是已經看不見了。朋友，對於這，我實在沒有勇氣再說下去了，讓我們來談談別的事罷。

今天出去，跑過大道頭，（這是你很熟悉的地方，不過現在已大大地改觀了，這裏已改成很闊的街道，並且是寧穿汽車公司的總站。）看見寧穿汽車站上橫着巨大的黃布，墨色飽滿地八個大字：「蠶峰進香請坐汽車。」售票處擠滿了很多的人，有背着一朝山進香，黃袋的老太太，和短袖長裙的摩登女郎，有含着雪茄煙

的紳士，也有頭髮雪亮的西裝青年，都爭先恐後地在買着票。我才憶起：今天原來是天童寺和育王寺火毀後新造佛殿的菩薩開光的日子。我真佩服和尙手段的高妙，一個新造的木偶兩眼上蒙着的紅紙拿下來，能够使這許多有閑的男女老少們，拿出法幣來供他們使用。我真佩服和尙，佩服他們這一種平凡的把戲，竟能够號召這許多人，甚至比曾爲有閑階級狂熱過一時的肉感大腿，還能够賣錢。大華歌舞團今天在民光戲院上演，寶座之慘，真是少有的。

請你原諒，一提筆，就是一大堆牢騷。末了，對於一切，讓我來學一句新近流行於德國的話罷：「現在比明年總要好一點吧？」

梅二五，五二一，午夜

鄉村小學教師日記

程覺生（寧波）

昨天「小先生討論會」議決，把晚學前學新文字的時間移到上午朝會前預習時間來，這樣使小先生教人的時間可以增長些。今天新文字便在早上教學了。

我們校裏學習新文字已有好多天了，因爲學的是北方話，南方的小孩子終說不好。我很希望「寧波話拉丁化方案」早些出版。

朝會中聽小先生的工作報告，東街和滕劉金又加多了兩處

「小先生施教處」覺得很快活。東街的第一施教處有個大女學生退學了，原因是她家裏的事情很忙，小孩子又太會鬧，她沒有時間再來讀書。小先生已勸過她，說是孩子我可以給你抱的，家裏的事我也能幫忙的，但是她還是要退學。在導師談話時，我對那位小先生說：「你可以另外約定時間教她。」

趁着午飯後團體活動以前的閒暇，把陶行知師「兒童節對全國教師談話」中說的追求真理、說真話、駁假話、跟學生學、教學生做先生、和學生大眾站在一條戰線上六個現代教師的條件，用新文字在紅的書面紙上寫上白字，一長條的釘在案旁的牆上，當作座右銘。

晚學的時間提高了，我得趕上列席鄉公所的保甲聯席會議。到會的保甲長還不到全數的八分之一，會議在非合法的方式中開展了，在鄉長的獨白下，遷移浮屠及露天糞缸、編組壯丁隊、改推保甲長等的幾個案件便通過了。

會議沒有終了時，八部廟的柱首，來找鄉長商談關於「開光」那天的一切事情，會便無形中止了。

柱首去了，第七保保長爲了雇去代替受訓的人拿不足雇金中途不去了，要來鄉長找辦法。第六保保長因自己不識字和辦事棘手要求辭職。義勇警察在壯丁中沒有人肯承受，和鄉丁老盧接洽，叫他去，他是當過警察和保衛團的人，一個月津貼他八元錢。

民衆夜校的常識課，我教的是我們的地球，一般學生對於我

的講解不甚感到興趣，以後我想把講義多注意於當前時事的解說和農民們的切身問題的分析。

民衆夜校散了學，我把門關上了，正打算去睡了。「噹噹噹！」有人打着門。我驚異地跑出去開門，來的是阿堂——校董店中的學徒。

「先生要你去！」

「什麼事？」

「我不知道。」

我摸不着頭緒，和阿堂一同跑出街來。走到乾記的帳房裏，先生瑞先生都坐在帳桌邊，祥先生躺在床上，我進去挨着床邊坐了。

「叫你來什麼事呢？已這樣過了。」祥先生吸了一口捲煙噴出煙霧來。「我聽到外面有好多人在說，你在校裏宣傳X X，你對X X X的辦法不滿意是不能隨便說，況且對小學生說了沒有用……」

「有的說，我們的孩子不給他讀書了。」

「我並沒有宣傳X X，不過我們讀了書的人知道了一些社會上世界上的真確道理，說幾句真話就是了。」

「是的，我們是明白你的，但是鄉下頭的種田人是不知道什麼的，你寧使少說幾句好。」

「你只要順潮流就是了，人家怎樣辦學校你也怎樣辦就是了。」

了。」

「說真話，這便是順潮流呀。」

「我們是爲好關照你，因爲你要吃虧的。」

「……」

被打靶的人

鄭望逸（寧波）

人擠得幾乎把那條馬路塞滿了，貯望着凹形的大門裏面。路人走過去，誰都要顛起了腳趾，向前望了望。

大門的左首，釘着一塊長形的木牌，漆着藍底白字，直寫着：「X縣區保安司令部。」站崗的士兵，背着上了刺刀的長槍，那刺刀經陽光的照耀發了光，似乎更顯示着它的森嚴。他手裏拿着的藤鞭，本能底執行他的職務，叫人們讓開。但無論如何，一羣給驅散了，立刻又有一羣聚攏來。終於，士兵發了怒，同時受了裏面出來的一個官佐模樣的譴責，他使用鞭子向當前的觀衆亂抽，這始將那許多的人打發開去。

雖然這條馬路並不窄狹，它却是個冷落的街區，不知誰傳出來說今天下午有人要槍斃，這才大批的人不約而同的集攏來了。大家紛紛地在議論着，猜想着。一個穿灰色夾袍子的說：

「聽說現在吃紅丸的要槍斃了！」

「前月不是斃了三個，那全是販賣紅丸的。」一個短衣的人

說。

「恐怕今天槍斃的，就是吃紅丸的哩！」那是一個戴着連帽帶子也已褪了色的說。有幾人聽了，都不期然的噓着：「哦。」

但是，誰都不能明曉今天將要槍斃的，究竟犯的是什麼罪？大家都在瞎猜。

「的的噠噠！」喇叭的聲音大作起來，許多人都被趕散很遠，讓出了一條甬道。一排青黃色制服的保安隊，和公安局裏的車巡隊先導着，拖出來二輛黃包車，上面都坐着人——犯人。前一個犯人是那麼萎頭萎腦的，似乎失去知覺一般。後面的一個，却昂着首，圓圓的頭顱，面色很紅潤，似乎剛飲過酒。他們都赤着膊，手給反縛着。各插了一面旗，上面書着：「槍決匪犯×××。」車子的左右兩旁，緊緊的跟着幾名便衣隊，手擎着匣子礮，手槍。槍口正朝着車上的犯人。

接着又是一排保安隊，後面是二個騎着白馬的軍官，不說是監刑官。最後就是一大羣好閑的觀眾。

喇叭的聲音聽來太悲傷！太驚心了！這聲音又彷彿在喚醒一般的居民。所以這一隊人馬經過的街區，從兩旁每一店家裏，巷子裏，鑽出不少的人，有男的，有女的，有老的小的。

從出發的地方去刑場，足足有十幾里的路程，那跟着的看「熱鬧」的人，越來越多啦，拖得那麼長長的。

五月的太陽，猛烈地照着每一個行人的臉。晒出一層油樣的

汗水。它同樣的照在那二個赤膊的犯人身上，那強健的肌肉，更顯得樸實可愛。一個還是白胖胖的，都「還不到三十歲的男子漢呢！」隨時隨地聽到這樣的驚嘆。

這漫長的路，終於行了一小時有餘，到達了刑場。那是一廣大的草地，面臨着××江，白茫茫的江水，一只帆船，迅捷地駛過去。那時誰都爭看着人做的靶子。犯人由車裏給人扶了出來，令他們跪下來。「嘣嘣……」一個被打了三槍，一個打了三槍。就此二命嗚呼了！有許多人手拿白布在那被槍斃的屍身幹些什麼？我好奇的跟過去一看。原來在拭着入彈處殷紅的血跡，說是將它藏起來可以避邪和治病呢！我發着楞。

喇叭的聲音重新起來，那一羣隊伍，凱旋似的歸去了。

慈北的都神會

陳毓恭（慈谿）

打開浙江省的地圖，可以看到東部沿海岸一帶，橫着一個小小的縣份，叫做慈谿，牠的北鄉，就叫慈北。那裏矗立着青翠的四明山餘脈，環抱着激盪的杜湖，全鄉的水利及飲料都供給於此，牠有許多支流，像玉帶似地東西分布着，灌溉着碧綠如鋪着地錦似的千萬頃田野。鄉民處於這種優美的環境裏，都能安居樂業。在耕作之餘，就湊着興兒去迎神賽會，這是遊戲性質而具有迷信色彩的團體運動。在豐熟的年頭，自然每年要熱鬧一會，即使在這全國鬧

着農村破產的當兒，這個迎神賽會也始終不因之停止。

五月廿一日，這裏迎賽都神會。這天真是熱鬧極了，街道衢巷，山坡田野，塞滿了紅男綠女。小販們提高了嗓子，做出各種特別的聲音，吸引着一般觀客，他們滿想賺一大注的錢。還有那河道裏亦擠滿了船隻，駛船的老大們，這幾天真是交好運，往來各處接送客人，非常忙碌，每天至少可以得到三四元的辛苦錢。

在幾十萬觀衆的熱烈盼望中，那由幾萬青年集合而成長約十餘里的偉大的都神會，在萬目集注中開展了。會首是一面大旗，足足有二丈多高，隨風飄蕩着，由一個青年高舉，旁邊有許多人擁護着前進。二，炮担，担上紮滿了彩綢，都是花團錦簇的。三，對鑼，噹噹之聲，前後相應。四，頭牌數對。五，衝鋒高照十餘座，掛珠結綵，瓔珞相擊成聲。六，大旗一百餘首，除二面是黨國旗外，其餘都是五色旗，飄蕩蕩，破風蔽日而來。七，萬民傘三十餘頂，魚貫而行。八，鼓船數艘，每艘中坐鼓樂手十餘人，金鼓齊鳴，絲竹雜唱，嘈雜前進。九，抬閣十餘座，高約丈餘，每座由活潑的小孩子飾平劇一齣。十，黑衣黑帽之皂隸二十餘人，黑白無常各一人，滿面流血，沿途做出各種鬼臉，胆小的婦人和小孩子，有嚇得駭叫的。隨後爲紅衣黑背心披髮覆肩，伸舌盈尺的縊鬼，雙肩高聳，滿面灰色；還有手執烟盤烟槍的鴉片鬼，及頭頂盛滿香燭碗筷米篩的羹飯鬼，及判官一員，小鬼，夜叉，牛頭馬面一羣。十一，鐵索瑯瑯紅衣衫褲，裝扮舊時囚犯男女共百餘人。十二，張牙舞爪的青獅白象十餘件。十三，頭角蟬蝶鱗甲生動之

彩龍十餘條。十四，大九聯燈數座。十五，黃鍍白斧金爪銀鑿等封建時代儀仗廿餘件。十六，踏高蹺者廿四人，年齡都在十六歲以下，一律穿黃色制服，踏着一丈以上的木蹺，搖搖擺擺。以後則銃聲驚天，所迎的偶像到臨了，夾道觀衆中，有跪伏合掌膜拜的，也有叩首如搗蒜的。這時忽然聽得噹噹的幾聲爆竹聲，這樣熱鬧的會就此終結了。觀衆爭前恐後的回家去。小販們奇特的叫賣聲又在人羣中出現了。

不能合作的合作社

楊良瓚

鄞西樟村——中國藥用植物「貝母」的特產地，浙江省的一個美麗的鄉村。

山包圍在四周，一條河——莖江——像一條粗線似的劃在鄉村的中央。

屋弄裏，響着絲車聲，蠶蛹的腥氣跟着繭鍋中的蒸氣，燻着村人的鼻子。

河的兩邊，像大大小小鴨蛋樣的石卵灘上，晒着白象牙元寶似的貝母。

貝母的藥性氣，蠶蛹的腥氣，像往年一樣，燻飽了每個村人的肚皮。這兩種寶貝呀——白的繭，白象牙元寶似的貝母——和田裏飽滿的麥粒，黃金的穀子，沒有兩樣呀！一樣是飯糧呀！

五月的鄉村，該是緊張而快樂的。今年五月的鄉村，却是緊張而憤怒的。

繭，換不到桑葉本錢，這且不說；現在竟連這白象牙元寶似的貝母（特產）也換不到工本了！

爲什麼呢？

高高的牆，刷得粉白，白底子上，寫着藍色的廣告字：人人爲我（合作）我爲人人。

大門邊，站着一個縣城裏派來的全副武裝的兵，他還沒有等到調班的鐘點，他厭煩地看着他的同伴——掛在大門旁的一郵縣董江貝母運銷合作社——那塊機關招牌。

高牆裏面，也是大門的裏面，就是貝母合作社辦公重地。在村上偉大的建築物——文昌閣——的二層樓上，擺着許多寫字檯。

朝係中山先生遺像端坐着的，是吃公事飯出身的總務股主任。朝「五月廿一日星期四」那張日曆坐着的，是銀行派來的會計主任。總務主任在翻閱社員大會記錄簿，那一條「以每百斤現金拾圓計算，收買社員二十五年立夏節起土鮮貝母」的議案，在社員是憤恨的失信的東西，就是在總務主任的眼下，也覺得是古碑上的文字似的，討厭看見牠了，拍的一聲，記錄簿閉合了……

會計主任在翻閱總錄簿，地球牌藍墨水在夫士紙上寫的鋼筆字，像細聲的在報告五萬樟村人的生活賬，那幾百萬斤的白象牙元寶似的貝母，由總錄簿證明，是該存在銀行資本家的倉庫中

去，但是五萬樟村人的生活費，貝母的成本，五月勞動的代價，終年流汗的補償……也由總錄簿證明是該得到一半勿到的！

日曆也在告訴會計主任：「今天離開立夏節已有十五天了，立夏起土的鮮貝母，樟村人是要換飯吃的。爲什麼高貴的紳士和闊氣的主任都說不動銀行家呢？爲什麼還不以現金去買便宜貨呢？爲什麼不以鈔票去換白象牙元寶似的貝母呢？」日曆告訴了上面的話，又告訴了下面的話：「今天是五月廿一日，再十天是月底，你又要結賬了。收××銀行××○○○元，（將來由樟村人（社員）負責去還本利）付××主任月薪八十元，五十元，付職員××洋四十元……付車馬費洋×○○○元，付緝私費洋××○○元……」

高牆的外面，太陽照着青山，樟村人和大地一樣在活動。爲吃飯，格外活動得利害。

要換飯吃的貝母，運銷合作社不來運銷了！社員是合作社的主人翁，爲什麼社員不懂「那個」呢？鄉村的土地既種不出鈔票法幣來，那麼，只能種出來的貝母，也該想法呀！

想法，想法，種貝母的社員，不能聽銀行家，紳士，老爺，主任的堂皇話，他們要想法了。全個樟村人的心，對着自己的收穫物（貝母）在跳，跳。他們想：「合作社終不能是我們的喝粥社，貝母是要換飯吃呀！」

五月廿一日的前頭，在早晨，在黑夜，要飯吃的樟村人，已經開

始將運銷合作社不來運銷的自己的收穫物（貝母）偷偷私運了。五月廿一日的後頭，在早晨，在黑夜，要飯吃的鄉村人也將繼續將運銷合作社不來運銷的貝母，要偷偷地去換飯的。五月廿一日，這許多要飯吃的日子中的一天，樟村人正在早晨，在黑夜，在緝私者的視線外，在深山冷谷小路灣嶺上，偷運着他們的貝母——大夥兒奔到城市藥商的懷裏去兜賣。

許多挑担的，背袋的，扮大肚的私運者逃過去了。許多緝私者（可憐的沒有別的職業的人）嘴上，叫着警笛，尖着耳朵，拿着傢伙，為吃飯，他們像獵狗似的在找尋私運者。每個被雇的緝私者都這樣想：「月底到了，沒有成績，沒有工作報告，去領薪工，是要受主任的白眼的，並且下月的飯碗，若不拿私運者去犧牲，誰又保得住呢？」

於是，緝私者真像獵犬，私運者真像在逃的山兔。只要碰着，就是將貨充公，社員受罰，主任得功，緝私者得獎金。

在許多要飯吃的日子中的一天，五月廿一日——今天，許多私運者中的一個，碰到了許多緝私者中的另一個。結果怎樣？你也猜到了吧？

主任當然得功，緝私者當然得獎。但是要飯吃的樟村人（社員）却不能服從「貝母充公」，「私運受罰」。他們反抗了，他們說：「你們老爺可以不照議決案做，上頭銀行可以不照借款合同做，為什麼只有我們要照你們法律做呢？」……」在許多要飯

吃的人的同情下，不在許多人合力反抗下，轟的一聲，搶回了被充公的貝母，搶回了將關在看守所裏的同伴。

於是，書記室做起公函來，在五月廿一日的上面，蓋顆豆腐乾大的鈐記，馬上差自由車手到公安局去調動大批警士，馬上去報復，馬上去捕這批敢反抗的暴民……

叮噹！叮噹！是公安局長的包車。叮噹！叮噹！是警士坐的鄉村人力車。捕大盜要步行，捕暴民可以坐車。反正是我們的紳士給我們警士也措一點暴民的油。

全體武裝，包圍暴民的小屋，再將貝母搶回充公，再將暴民搶回做犯人。

廿一日的太陽，已經接近西山頂了。合作社辦公室正坐着大大小小的紳士，公安局長與×××主任們做了主席團，一般善意的小紳士在為暴民說情。

「大家跳跳落，只要摘面子就算了，哈哈，通融一點吧……」
「看你們面上，就不要關他（暴民）了，我們合作社是民衆機關，最愛和平，好，照你們提出的條件做吧……」

圓桌會議結果：暴民釋放，貝母充公，再由暴民到一家小店裏去除買二十個爆竹，對大人們面前，朝天放完，表示道歉。

事後：

主任，老爺們問部下道：「你們有聽見有趣的爆竹聲嗎？」
小店流水簿上記了一筆「五月廿一日付×××火炮二十

個，計洋壹元」的眼。

公安局收發簿上記了一筆「五月廿一日收董江貝母合作社公函乙件……事由」的眼。

寧波民國日報登了一則「董江貝母合作社在大蛟緝獲私貝被劫散，保甲長出面調停，結果將已繳貝母收集總社」的消息。大大小小五萬樟村人的心上也記了一筆「這合作社已不是我們了，是銀行資本家鄉紳老爺合開的貝母公司了，還有什麼是合作社呢？實在是喝粥社了……」的眼。

粉口高牆上的廣告字「人人爲我（合作）我爲人人」仍舊狡猾地在替合夥公司辯護，靜靜的董江在夕陽返照下映出一閃閃的亮光，她淙淙的聲音，好像含着恨在替五萬樟村人訴苦。那起伏着的青山，像受傷的熊，在沉默着，在深思着……她們都等待着真正的「農民的合作」的到來。

理想的破滅

忻天趣（寧波）

今天是完成我實現理想生活的第五天，也是我理想生活全部破滅的第五天。

「假使我能討個又美又會唱歌又會寫文章的老婆；假使再能在服務地隣近，借間幽靜雅潔的房子，一部風琴，半架圖書……課罷回來，踏入這詩的小家庭，耳裏琴音歌聲，眼前梨渦笑靨，該不

會再有什麼煩惱。縱有，也該擠出門外，跟不進門來，妻若怕我去後寂寞，有個孩子也不妨。」

這是我以前的理想，七年來因機會與努力，竟先後成爲事實。今番來居柏墅，可說是全部實現了。

飯，同在校裏吃，不須自炊；宿，同回新寓去，相距不過百步。妻子也美，也能寫寫短篇小說，孩子，也有一個，而且並不蠢，圖書何止半架，風琴已有一架五組的。雖未運來，不過是一舉手之事。寓所是一進大屋子的後進，沒有隣居，後半間窗明几淨，是最好的讀書室。屋子裏多水缸，尤合了妻「不須出河洗滌」的心願。我該滿足了。然而，今天的心境，遠不如五月之前了。

記得初來的第一天，我捲起衣袖，打掃，佈置。什麼死鼠蛇，烏蕪，塵塊，霉的氣息，都不足影響我的起勁，我相信國民勞動服役，若都有我同樣精神，中國社會，會一定換個面目的。可是五日來，興趣竟消散得這般快。

四歲的孩子，只是爬在寫字檯上胡鬧：撕的撕，敲的敲，塗的塗，霸佔着不讓我幹一件事。妻只求太平，一味放任他，捨不得罵一句，也不肯想想方法。吃起飯來，只要一見蛋，一隻小貪手，立刻來攪，或把碟一拖，不准同桌的學生下筷，哄不中用，嚇，立刻放聲大哭，鬧得一堂不寧。若「要什麼給什麼」，怎對同桌學生。另備，窮教員袋裏，那有這項準備金。

一吃完晚飯，就得回寓，邁一步就要吃閉門羹。大屋子門房，是

不會給我以方便的。這也怪不得他們，我又沒包煙捲兒送送他。

右手抱個孩子，左手一滿瓶熱水，還有旁的東西。因此百步也就不近了。進寓所先要經過黑越越幾條長廊，拔開幾重門關，才到寢處，因為屋檐太闊，所以大門外還是白天，寢室裏早入夜間。從雪亮的電燈下過慣的，驟然換到昏黃的洋燈下，特別感到不明快。想要妻同在燈下讀些書，孩子却噪着要睡，妻叫他睡，他偏又醒過來。喊着：「奶奶摸」——「餅乾吃」——……「索性棄書同睡，而孩子又定要爬來睡在妻和我的中間。問這個問那個纏問不休。妻呢，也劈露只記得她是孩子的媽媽，却忘了我是她的丈夫。」

早上，天一亮，就有許多煩惱跟了起來。今天早晨，醒來時天色很暗澹，因為這幾天多雨，屋檐又闊，不敢斷定是早，鏡給孩子跌壞，只得趕忙起床，怕誤了校裏早飯的時刻。然而妻舉動從沒有緩急，經我再三催促，才坐起來，但還須打幾個呵欠，伸一會懶腰。然後推醒孩子，緩緩的找襪找帶，穿襪着鞋……憑我催得怎樣急，妻只是緩緩地鎮靜地有條不紊地摺被，（摺成正方形，斜放在一角）拉拉帳角，拂拂椅桌，理理髮，照照鏡，整整衣，正正領，這些事決不會忘了一件，也不會先後顛倒，而且更不會草草了事。——「時光」在她不及糞土，責我用糟塌二字不適當。我要迅速，她求舒服。催得緊了，報我一聲：「要走，你先走！」真的我先走了，她對於抱這個偌大的孩子，決應付不了的。就使發憤抱到，得看她一整天不高興和半小時的喘氣。所以這句話是不能拿字面的本義來解釋的。她雖說了，

我却走不開。

果然，等我們到校，飯鐘早敲過了。毛著臉走進膳廳，三十幾個吃飯的學生，一齊站立起來。這原是我校的老規矩，顯得教師與長官一般尊嚴，可是今天適增了我們的慚愧。同事們的臉，留神看去，可以看出笑嘻嘻地都在笑我們貪歡忘曉。飯後白髮翁陳雅老打趣說：「一起來這麼遲，阿有難為情？」我說：「難為情自然難為情，不過……」我的意思是：「不守時刻，反要學生起立。」正想說：「不過也有我的苦衷。」但他不等我說完，搶上來說：「不過，快樂也自然快樂。」於是又引得同事輩譁笑起來。一個同事，還故意高吟：「春宵苦短日高起，從此君皇不早朝……」唉！真是天曉得，也許我正在納悶，忍受着急的時候，正是同事們在客枕上替我們作甜蜜的想像的時候。

妻說：「實現遠不如空想來得有味，這次來居柏墅，正好留一個印象去，使他日家居時，不會再感『冷冷清清淒淒切切』或許還能因此多領略些獨居的清味。」我也說：「不錯，一封平淡的家信，能使我連讀三五遍；一月小別，能起無限想像。五月的同居，却將七年來紅色的夢，全部打破。原來好夫妻同居，也並不是一定事事諧和的。」妻說：「如要同居，還得去研究研究。」我說：「去請教請教專做值房娘姨的，還不够嗎？」妻說：「那末，你先去！」

八年前的學生方芝芬、芬芬姊妹，午後來看我，要不是她們喊我，折先生，決不會想到從前的學生，現在竟可以有這麼大了。而且

這麼摩登。芝芬已是上海法科大學的二年生，莉芬是同德產科二年生。

閒談一會，她們掏出紀念手冊來，要我寫上一點，好留個紀念。「留個紀念」我怎好推辭，然而這上面都是細緻緻的鋼筆字，我却僅有一枝禿筆，題上去怕會使冊子貶價，於是我躊躇起來，她們並未察覺我的爲難處，只是催着說：「寫呀！不拘什麼話。」寫什麼話最適當又最雋永尋味，又最能表出「我呢？」觸類旁通。於是重重又翻看已題的句子，有頌詞，有格言，也有詩句，書法有勁道，有流暢，有蒼老，也有亂塗。最惹我注意的，是「莫回到廚房裏去」芝芬見我看得出神，便下註說：「這是一位教我刑法的先生，他是個非常有趣的人。」我又往下翻見另一頁有「賢妻良母」四字，我的目光，又停留在這上面，芝芬忙說：「這是子衛叔題的，異樣不異樣？題上這種話！」不知怎的，我掛在壁上的一張土頭土腦的照片，被他們瞥見了。說：「先生八年來，依然這個樣兒，沒有些變動。先生仍很用功吧！」我說：「消沉了，頹廢了，非復當年了！」忽然她們又記起題字的事，說：「不拘什麼，寫上一些。」我就寫：「請留神，世上沒有一成不變的事。」她們口裏雖說這句話很好，却露出嫌她不着邊際的神情來。那知我是心有所指呢？

見聞的斷片

徐 湛(定海)

清晨，亂夢被賣大餅的叫賣聲所驚醒。

起身後，看一眼壁上的日曆，日曆上註着一行小字：今日小滿。便記起了平時老年人的話兒來：「小滿日是應該下一點兒小雨的，不這樣，這年的雨水不能調勻，種田人恐怕又難望豐收了。」一望窗外，老天像是故意在和人鬧整扭——升起的太陽還是今年以來少有的呢。不曉得今年會不會應了老年人的話？

八時許，到街上去走一遭。街上冷清清的，很少有行人；奇怪，人到那兒去了呢！往常營業最興旺的一帶，店鋪裏的一般小夥計，都在沒精打采的呆坐着，也有高聲在談笑的；經理先生向街上投着疑問的眼光。跑到小菜場，似乎要比街頭熱鬧點，這現象覺得比較可喜，但是畢竟還是寶主多於買主啊！

回到家裏，才知道隣舍的一個三甫哥剛於昨天傍晚時分回家來。他是一向在寧波做生意的，二十幾天前，還碰到了一場火警，損失許多錢。我就過去訪問他。一進門，他正和家人在談論着關於「火」的事件。從他的談話裏，讓我明白了這次起火的原因，顯然是含有一種作用的。因爲火首是一家小小的廣貨店，平時營業不是很起色；更可疑的是僅僅一間不到的店面，而保險額竟有一萬幾千元錢。他又說，火警要算在寧波最多了。因爲目下市面的過度衰落，一般商店都陷入了破產的絕境；於是他們就把放火作爲工具了。這樣，他們可以得到一筆數目很可觀的保險費。所以在寧波不時會發生火警的，而這些火警又是「放」火居多。因爲他們事先

的想得週到，辦得秘密，就很不容易被查究出來。

我又多了一種奇聞了。

午後，到火神廟看戲去。這消息在上午經過南街時就知道的，因為那裏貼了一張有字的大大的紅紙。是的，現在又到了春盡夏初的季節了。照例的，在這一季節裏某一些日子，定海人就有福氣天天看「白」戲。那是所謂演街戲，由街上的商鋪大家出錢，雖然已是已到了山窮水盡的時候。今天是南街所演的，而明天呢，後天呢？就會有別條街上出錢開演的。演街戲的動機很簡單：據說為的是希望當地的「菩薩」們能够保佑「合境平安」。但是又怕「菩薩」不管這「閑賬」，所以預先演戲酬謝他。由此看來，菩薩也愛「受賄」和「拍馬」，怪不得這個「人間」更要「風行一時」了。

踏進了火神廟，人把整個的「神」廟塞滿了，只看見人頭在撥動着。費了不少的力氣，好容易讓我擠進了這人潮。這時台上的鑼鼓鬧得震天響，正在演着「大鬧嘉興府」——一齣熱鬧的好戲呢，刀呀槍的在大打出手。台下的看客大約是看得興奮起來了，竟相互的擁擠起來；人的潮一刻兒湧上去，剎那間又退了下來。直到這齣鬧戲做完了，大家才算安靜下，一部份的人退到廟外去了。我透了一口氣，回過頭來望一眼：正大殿前高高的坐着好幾排的老婦少女們，很閒適的看着戲。我不禁替泥塑木雕的東西喊起冤枉來。這不是在叫菩薩看娘兒們的屁股嗎？

突然，台下起了一陣劈竹似的笑聲。台上喧鬧的鑼鼓已經停止，換了胡琴等樂器，已在演另一齣戲了——花田錯。這是一齣喜劇。演到唱小生的和一個唱花旦的在弔膀子，人們都被引笑了。看到了一半，我就從人羣中擠出來。

戲牌上寫着的節目是：日演：取成都，大鬧嘉興府，花田錯，東漢歷史，汾河灣。

晚上，仍舊跑到戲場去觀光。時候還只七點半。出我意外的是：戲還沒有上台，看客是老早像日裏一樣的把地位佔住了，沒有一點空隙。我感到沒有力量再能擠進去，只能看到夜裏所要做戲的目來。

夜戲排定的節目是：白虎堂，三盜九龍盃，蘇三起解，伐子都，馬前發水。

五月廿一夜

一角

何 依（淳安）

天晴着。正午太陽光熱烘烘的，行人流着汗在路上走。我從這山城裏那條狹窄的街上，走進一條冷寂的小巷裏，心想從那裏轉到××去。

巷裏看不見有人走；寂靜的鵝卵石路上，正中直射着黃熱的光，兩邊有凹斜的破屋排豎着。我沿着人家的屋壁，心裏朦朧

臃的向前走；在一個屋角頭拐個灣，一所×姓的祠宇，兩邊高高的斜伸着尖角，雄嚴的擺現在我眼前。

傳來了一種清脆婉轉的說話聲。我立住抬起頭來，看見那祠堂的木柵門前，圍站着許多人；正如鶴立雞羣似的人叢中間突起了一個長長的洋婦人，戴着小白帽，眼鏡高擱在鼻梁上，淺藍色的長衣，暫白的皮膚，紅皮鞋。她高舉起頭，眼睛或上或下的閃耀着，左手高高的揭着一張畫，右手指着那張畫，緩慢的對大家講說着不流利的中國話。我轉頭看，一看那張畫，上面原來是一個釘在十字架上的……

我自願自走前去了。因為我實在沒工夫聽她的偉論。

約莫過了一點鐘光景，我從××回來，又經過這條小巷，祠堂門前，看見那裏仍站着許多人；不過那個洋婦人倒坐着在休息了。另一個中國女子，她太矮了，站在門戶橫檔上，揭着另一種夾在一個木夾上的畫帖，一張一張地指着；她皺着眉角，極力的提高喉嚨，做着洋婦人的姿勢，不厭倦的對大家講述着臉上泛起了一塊塊的紅暈，額角上流着汗。我站在路旁，耳朵裏溜進了幾句話：

「……一個人心裏……如果各色各樣……歪了……不信仰上帝，後來總要打下地獄去受苦……不騙你們的，這種事是真的……信仰上帝……有罪也會把你赦掉……」

看那樣子，我禁不住撲嘴的幾乎要笑出聲來；可是圍在那裏的，都各自靜靜的注聽着，好似她的話很中聽。很足相信。

站了一會，從聽衆的交談裏，知道那位中國女子是那教堂裏雇來的，一個月有三四塊錢的酬給哩。

傍晚時分，我在××，又看見那一對人經過那兒；洋婦人空着手緩緩的在前面走，中國女子在後面跟，一隻手裏提着兩幅畫，另一隻手捧着些什麼紙兒雜物，紅着面，喘着氣在走。

這一天開始的一個中心教學

洪 紀（瑞安）

將要完結師範學校生活的學生，照例要實習六個星期的，屈指一算，我們已「實習」了兩個星期，在這兩個星期裏，我們也有過中心教學，是脫離不掉國難的中心教學。當這兩個中心教學結束時，小朋友們的愛國情緒是很高的了。他們已能自動的留心報紙，討論組織等事情。昨天傍晚，一個小朋友遞給我一個包裹，解開一看，原來是從上海轉轍寄來的上海文化界救國會會刊和救亡情報。我一張一張的看過，在上海文化界救國會會刊第五號（四日三十日出版）第一版上發現了王造時先生作的戰歌，我們便與小朋友們開始念起來，在這樣興奮之下，使決定了自二十一日開始的中心教材，到前綫去。今天已在國語，社會，音樂，衛生，說話，體育諸課程中開始了。在我們六個教生與小朋友支持之下，竟顯出非常有意義的生活教育來。

國語上課了，我快快的跑到高年級教室裏，很率直的向小朋友發問：「今天朝會時，所報告的時事你們記得嗎？」「記得！」小朋友一齊的舉起手來回答。「你們既然記得，可有人站起來告訴我嗎？」他們都一齊的舉起手來，內中一個便站起來：「日本增兵華北，超過八百名的規定，增而至七千六百了；日本的兵艦開到汕頭來，倫敦傳出來的消息，日本提出新要求，是強硬得很。」接着又站起來一位：「中國向美國借錢，日本不納關稅的商品仍源源而來。」我看見他們沒有繼續站起來，於是便發問：「還有人記得別的新事實嗎？」他們都搖搖手。我再問：「剛才兩位小朋友所告訴的是關於那一國的事情最多？」「日本！」他們一齊舉手。「那麼，我們要怎樣呢？」「反抗！」「是的，反抗！但我們要不要唱個歌來提高反抗的情緒呢？」「要的！」「你們有這一類的歌嗎？」「沒有，請老師找來給我們。」「好極了，我有這一類的歌，但我不會唱歌。所以我先把這歌當作國文課本教，使你們都明白這歌詞的意義；然後請王先生來配譜教歌，這樣，可以嗎？」「很好！可以的。」我於是便拿出講義來：「這便是今天的國文課本，上半張當作國文讀，下半張是歌，你們現在先看上半張吧！」此後便是他們的自動作業，默讀，檢生字，摘錄生字，這一點鐘是到輪讀為止。個個小朋友都表示十二分的決心，來一個「大家熱血一齊流！」這僅是高年級的大概情形，其餘中低兩級亦是如此。不過把歌詞翻做白話，再取其段片而已。這兩級同樣亦得着美滿的效果，有誰人敢說兒童

不知國難之嚴重而不知應趕快去救呢？

第二節全校都是社會科，我一踏上高年級的講台，他們便舉起手來，請我講關於日本侵略中國的事情。但是，我們是抱着處處應讓兒童作主人，自己作助手的，於是便把戰歌裏第一段第二句：「倭奴無豎取復求」這話，叫他們各尋出事實來證明。他們指着國難地圖告訴同級的小友，說明日本侵略中國土地的大概情形，那一劃一劃着的痕迹，便是被日兵的刺刀割過的血絲啊！其次，我又講到不抵抗主義，和最近華北「防共協定」的簽訂，一直至末了，才指出現在各地風起雲湧的救亡運動，義勇軍抗日，弱小民族解放鬥爭，確是「大家熱血一齊流」的時代來了，時代的洪潮是退止不住的啊！

第三節是音樂，上課的是王先生，我們已預先配好了曲譜。不過我們作曲能力太低，所以不滿意的地方很多。歌曲雖不好，但小朋友們唱起來却特別的起勁，這是使我們更外高興的地方。

下午繼續上午的中心教學，第一節是衛生，我們的課程是救護。這是指導小友們在戰事發生的時候，應該怎樣的從事於救護避災。我們告訴他們防毒的方法，並且還指示他們，這種知識不應私有，而應該組織宣傳隊，向大眾宣傳。最後談到醫藥常識，病人的看護，這些都是小朋友們很迫切的要知道的。接着來的便是說話科了（僅高年級，有目的在練習用國語演講）。我們教的是大眾易認易學易寫的新文字。雖然我們自己的新文字技能尚低得很，可

是根據「即知即傳人」的原則，也硬硬着頭皮厚着面皮來教了。仍舊是一貫的計劃，我們是把戰歌翻做北平話的新文字。在國語有些根底的他們，學習起來，似乎尙容易。在這三天內，我們是計劃把那全套字母都練習完。最後一課高年級是體育，今天所變的花樣，便是戰歌的表情操。大家手裏都拿着短木棒，都裝做在臨別時踏上戰場一樣，真是具有「不復失地不罷手」的勢概！但是在這首歌裏有些是不好表情的，所以情節尙不大動人，我們希望更有完美的表情操出來。

上面是這個聯合中心教材開始一天的經過。我所記的是偏重於高年級的，因為高年級的每一節，不論是誰上課，我都參與。其餘中低兩級，當然也照此計劃，不過程度上稍有些差別而已。此後，自然，工藝，美術，也是依照此計劃進行。工藝是築戰壕與陣地，美術是畫義勇軍抗日的情形。習字是寫小傳單，週會是抗日演講競賽。童子軍是舉行到瑞安城內講演，遊行，示威。（二十三日）並利用小傳單，演講資料，兒童救國宣言，這些我們都是將一一地實現的。這一個多方聯絡的中心教材，不僅小朋友們興沖沖的參與活動，而我們教生更是興奮！今天是二十一號，二十三號便是我們的心教學的總表現於瑞安城內！我們期望着那一天的偉大成功，所以我們拚命的努力於現在！生活即教育，這是非常時期的生活，應有非常的教育！

溫州的一日

李 漪

天是陰沈沈的，午飯後却又晴了。上午在家是悶悶的胡亂看一回書；下午，便高高興興的去玩去了。

和朋友連兩人攜手漫步，出了東門，便直向「海晏輪」的碼頭去，在那邊有不少挑夫，水手，及船上的憲兵。當然，看見我們兩人無緣無故的跑來，當然是嗤笑，而且夾以種種令人難堪的話；大概因為我們是女子罷？

離了這兒，便向鄉村中走去，一座白石的半弧形的橋，便顯現在我們眼中了。只聽得一片洪亮的似波濤拍擊着的聲音。待走上了橋，才知道橋下做了一個閘門，這時潮退了，水從這兒奔流到江中去。一片光亮耀目的水，不絕的流着現出粼粼的微波，石頭斷折的地方，顯出黃的顏色，與石頭斷折的深度正成正比。水儘量的奔流着，碰在下面大的橫石上，激出白白的泡沫似的碎玉似的浪花，灑起約一尺多高；抬頭遠眺，看見江中浮游着的帆影，對江的山與塔與這邊的鄉村相映，自然是多美啊！鄉村又是多美啊！然而美救濟不了貧窮，鄉民是一天天的窮了，衣服也一天比一天襤褸了。那這美麗的粉藍的天空下，誰能想像到我們的半壁山河已淪亡了？我們的民族正遭受着最大的危機呢？

再前進，我們踱着，踱盡這寂寞的長堤。偶而，看到了堤下泥灘

上有許多小洞，無數大大小小的螃蟹橫行着，於是爬下去捉，用一隻手指頭在洞旁插下去，用力一挖，一隻蟹馬上到手了。捉了許多小蟹，拾了許多普通的但又好玩的貝殼。於是站在堤上，看看遠遠的樹，村屋，及江中互相追逐的波濤，一切一切，無不表現着自然的美。

從江邊回來，又到了連家，因為這天是她爸爸的生日，所以來了不少客人；他們及她們，都高興采烈的在又麻將，他們（或她們）忘記了世界，忘記了家，甚至忘記了自己，一心貫注在牌上。在這喧囂而又無聊的環境中，我們兩個門外漢也只好談天說地而已。

吃飯的時候更不得了，大家敬壽公壽母的酒，壽公喝醉了，說：「我是壽頭，你呢？我可想不出來了。」壽母說：「你壽頭，我壽腦好咧！」大家哄堂大笑。壽母也喝醉了，拖着張太太的手儘叫：「高太太！你們高老爺可不得了，吃醉了呢！」

在歸途中，遇見兩位「間接」的朋友，有一位在三日後就是新娘了。這時，手中提了不少東西，大概不外是香水、粉、胭脂、絲襪、綢手巾之類吧？紅色紫色的霓虹燈，發出特別耀眼的光彩，人身上臉上以及地上都映紅了，成羣的人們正在街心中慢斯條理的踱着，他們心中大概也是麻木的吧？

在這繁華的古城中，無數醉生夢死的人們，正在醉生夢死地將日子打發過去。

小妹妹哭了

奇 山（蘭溪）

星期四下午七時，校內舉行懇親會；萍的六齡小妹妹芬跟着媽媽一同來參加。

晚飯後，禮堂上燈光明亮，人聲嘈雜；雖在初夏時分，却聞不到些兒汗酸氣息，因為來賓大半是娘兒和小孩。

報告和演說過後，表演節目開始了；她們還感到滿意，不時在低聲談論關於劇情與演員的人品。喜劇過後，來了一幕悲劇，這時台上的空氣很緊張，看衆們更緊張。

——東北義勇軍漸漸地失利了，X軍步步地進迫過來，不久被圍困的相繼逮捕了；觀衆都不敢噓氣，希望能有轉機，然而事不從人願。這班爲國爲民的志士們受X方的軍法會審，因不肯供出軍情，而遭受到慘痛的毒打和辱罵。

「可惡的X！」「打倒X！」「……」台下的X小友們已壓不住心底的烈火，紛紛舉起小拳高呼了。

萍在這幕劇中扮演X軍法官，他平日那副慈和親善的臉蛋兒，此刻完全被狡滑兇惡的神情掩飾了。他自己心中却在微笑，得意自己表演藝術的成功。這時萍已被上了兩重人格，觀衆們的愁眉苦臉就是他的光榮，因此台上那個X軍法官的臉兒更顯得兇狠可怕。

「我的哥哥不是××人！我的哥哥不是××人！」台下人羣中傳出一陣悲痛的呼聲，當萍的目光投射到人羣中，發見那掩面哭泣的就是他所最疼愛的小妹芬的當兒，他就發了怔；剎那間，萍失去了自主力，再不能像以前那般有力的扮演下去了，好在這幕戲劇的最高潮已過，所以誰也不會留意到演員的心理驟變。

不久，萍在台下人羣中抱起小妹，依樣和藹可親的微笑着在給她解釋這劇情。

「哥哥！下回再不要做這樣惡狠狠的××人！」小妹芬也在萍的懷抱中欣笑了。

中學女生日記

唐公憲（金華）

每天要批閱幾十本日記，這是做現在中學學級主任的人最感麻煩而費時間的一種苦工作。我老實自供吧，已看過了三年多的中學生日記，平時雖不能有一目十行¹之快，但至少也得一目看下三四行才行，若要仔仔細細地去批閱，恐怕是誰也沒有那麼多的精神。因此，我是時常覺得非常抱愧！要是不幹，為的又是吃飯問題！

這一日——五月二十一日——倒是給我一個好機會，使我很注意地去批閱了幾十本日記，發見了其中頗有不少的好材料；

雖然只是輕描淡寫的幾句，倒也很有可以代表一般女子的心理。現在就把它摘錄一小部分出來，獻給「中國的一日」，想也不是無謂的吧！

穿了童子軍服出校外去，同學中有說：「這是很覺難為情的。」但據先生說，有童子軍服穿是最榮耀的。

我們跑到街路上去，時常有許多人會說：「這樣男不男，女不女，像什麼呢？」呀，我知道這裏的社會，還是重男輕女的！

學校對童子軍的訓練，這學期來真有點嚴，不慣於這種生活的同學，常會這樣說：「難道我們女子也要去打仗嗎？」我說：「女子何嘗不可以去打仗，木蘭不就是代了阿爺去出征嗎？」

代數只上了一章，考起來成績是那麼不好，教的先生今天氣得面色紅又青了。先生也難做呀！

算術一科我最怕，我歡喜的是遊戲。難道我們女子的腦與男子不同嗎？

今天不知怎的了，連續上了三班化學，弄得我真的頭暈了！這

樣的讀書，我寧可去替人家燒飯。

要讀書，會讀書的人，沒有書讀，不會讀書的我，偏要我硬讀，真是天曉得！

站在圖畫教員的後面，看他很隨便的亂塗亂塗，一忽兒一幅鮮豔的瓶花被他畫下來了。然而那畫筆一到我手裏，就似乎有幾十斤重的樣子，幾乎一動也不會動。

下午第一班上課，好多同學伏在桌上睡覺了。那位帶滑稽的先生，便在講台桌上敲了幾下，才向大家說：「春天不是讀書天，夏日炎炎正好眠；秋天蚊子冬天雪，書箱鎖好好過年。」於是同學都不敢再睡了。

有些同學的讀書，好像是專為的「分數」，某科考的分數少了一點，就得大哭特哭一場，像今天早上那樣，外人不曉得的還以為我們校中死了人，哈哈！

在家臥病三日，有如三年之久！我投生為人，沒有什麼勝過人家，惟有些生病技能超過他人。

廚房真是討厭極，時常菜臭飯壞，今天早晨的粥又臭了！

因為早粥很臭，弄得我們餓肚子，女子究竟是弱者！

媽媽一個多月沒有信來，連夜在做夢，睡也不能睡！

早上起來就看見各位同學臉上都很快樂，原來明天要開同樂會了。

晚飯吃過和同學數人往操場散步，涼風一陣一陣地吹來，使人舒服得很。池中的魚兒，遊來遊去牠們真的自由得很。

吃了晚飯去校園遊戲，看見好多同學圍在校園的一角，我也立刻趕了過去，她們在看牆外的一個瘋婆子。

已是下午十點鐘光景，我在看書，隔壁的一對夫妻又大鬧起來了。我想怪不得中國弄不好，夫妻二人不能和好，要常常大鬧。

前一星期，因胡漢民先生死了，我們在升旗降旗時，都要靜默三分鐘，做了三天。那知道幾天又來一個靜默三分點，我真弄得莫名其妙。下午降旗時才聽同學說，是為祝領袖的健康啊，我還以為

又是那位大人物死去了。

阿比西尼亞已被意大利併吞了，竟有許多人在稱讚莫索里尼的英勇，我說他比老虎還要凶猛，我決不喜歡他。

弟弟才十五歲，他平時常說一定要去打倒日本。今天接他來信，居然已考進了中央海軍學校，多高興！

早晨升旗時，那旗升到一半忽然掉了下來，我不禁「呀」的嘆了一聲！我想恐怕華北就要去了！

景城的一片段

星 哲（景寧）

男的，女的，老的，少的，不是光着頭，就是戴上一頂箬笠；不是赤着足，就是穿着一雙草鞋；衣服和褲子多是一種土布，並且破舊骯髒，這些就是被人稱為不知禮義，不愛衛生的「賤東西」——鄉下人。在上午七八點鐘的時候，便像螞蟻似的一行行地挑着柴或炭，向「景城」這鄉村似的城市來換取生活的資料。

生活的鞭子逼着他們和她們，幾乎每天都得做一種工作。因為種種原因，他們和她們根本就沒有別的工作能夠做，可以做。「買柴火挑來！」九個兵士，用國語土話，叫住了十幾個挑着

柴的鄉下人。這些兵士都是為剿匪開來景城的

「有人要了的。」大家都怕丘八老爺，怕柴換不到像市價那麼高的價錢。

「有人要，我也要挑來！」丘八老爺發怒了。

「你們也是有錢給我們的，——實是因為已經有人定了。」

一個比較年老的總算說出一點理由來。

「媽特皮！老百姓要緊，我們更要緊。」一個兵士狠狠地說了幾句，兩隻手把軍帽子拿來拿去，表示威風，表示得意：「哈哈……」

「挑啊！不挑媽特皮挑不挑？」

鄉下人脚步不得不移動了。

丘八老爺得意狂笑。

「炭！多少錢一簍？」三個兵士攔住了一個挑炭的。

「先生，我是替別人挑的，——替炭客挑的。只取挑工，不可賣的。」打着幾句不三不四的所謂「國音」

「怎麼賣不得有錢給你的。」

「我不敢賣。」像被人審判似的眼睛，釘着丘八老爺。

「走媽特皮走！」

「……」

「不走打！」高高地舉起手來。

「賣了，我不但是沒有招工，並且……」

「還不走？」舉起腳想踢過去。

「哦，哦……」終於屈服了。面上顯着一陣綠，一陣青，向着丘八老爺所指的方向挑去。

丘八老爺緊追在後面，好像怕「罪人」逃了似的。

道路上暫時很靜寂。

不一會，「各，各，各……」的皮鞋聲響了。原來是軍官出來遊玩。

對 照

戈 金（衛縣）

衛縣近來很有些蓬勃的氣象！保長訓練，公務員軍訓……拆造馬路，兩旁商店忙着裝修；凌亂錯雜出一副朝氣的幻影。而近幾日來，更是熱鬧哩！自從決定十四十六兩日舉行防空預習，十五日的夏季衛生運動，清潔總檢查，防空化妝表演，十八日的防空演習，十九二十日兩日的提燈大會，二十日的防空演習閉幕式及露天聚餐，萬花撩亂，弄得一向安定慣的老百姓摸不清頭腦，忽然行不得也，忽然又點不成燈，忽然又有不花錢的戲好看，提燈、扮演、大砲、放火，嚴肅與輕鬆交流，既不免咀咒「只准官廳放火，不准百姓點燈。」又豪興的在街上擠，頭昏腦脹，啼笑皆非，這才是這幾日衛縣老百姓的真情；到了現在，地球又轉過來朝着太陽的今日——

二十一日，人是倦怠了，興奮是鬆弛了，難免有些回首前塵之概。

「昨天吃苦啊！昨天天氣真好！昨天有趣得多，見鬼，昨天的聚餐！昨天還有擲台，烟火不好，昨天溜不走，我都想……」昨天昨天，無往而不是昨天，什麼都是昨天，就像五月二十一日存在，專為的是昨天！

上午十一點鐘了，什麼都還在昨天的追憶裏，感嘆，咀嚼或輕輕的吐出一串咀咒；直到光遠鎮十七保保長於新築馬路的城外發現了一個被殺的軍人死屍——沒有符號，一枝木壳槍被劫——向縣政府報告的前後，五月二十一日，這才被人正正式式的上嘴，「今日，」今日出了這樣一樁事？人碰到人的時候就有一個問號給擲過去。

法院裏照例檢驗、拍照、收拾了去，究竟怎樣一幅景像？我被職業所絆，沒有看到，據說是刀傷得很利害，槍被劫。究竟怎樣一會事？又誰能够曉得呢？

一說是十八軍所派的警衛，一說是提燈落伍的人，一說是奸殺。這些事情，是偵探的職務，毋容我們空費心思的；不過，照他木壳槍被劫，同時有武器的人被亂刀致命，結果在今天將近中午才發現，其間經過，不能不說是有計劃的，有幫手的，而這計劃的目的，多少與木壳槍有些關係。

我記得縣政府各銀行的燈彩上有「慶祝防空演習勝利」的字樣。「演習」也有「勝利」的？至於萬人傾巷的提燈大會到

今日還有有餘不盡之憾——商會向縣政府要求再提燈一天。其實萬人傾巷時大半是在強顏歡笑，我們只要想一想，劫槍的進行及其進展，沒有一刻不是用生命來維持生命，用鮮血記出牠的行程的。

五七夜

叔 文(衢縣)

久住鄉間的英，對於城裏不論那種事只要是可看的，她總喜去見識見識，以便回到家裏時好和張二嫂子、小狗嬌嬌對門的姪兒、塘邊的榮貴等等談個三日三夜。英知道附近的周律師公館今夜是「五七夜」，有一番熱鬧，而且咱們和他家裏總算是世交，所以定要我陪她去走一遭。我正缺一件什麼似的，便答應她了。

汽油燈的光輝，很強烈地從大廳中吐到「八字大門」外來，嚇得公館裏的電燈的臉孔黃黃的，門口的一對「高照」似乎喘不過氣來，只直挺挺地站在兩邊眨眼。微風過處，門楣上的白紙條兒一搖一擺地在笑着他們的沒出息。二廳裏，便是周太夫人——周律師底三十四天前逝世的母親——的靈柩所在地，一塊很大的白布掛在靈柩和供桌的中間，把牠們分做內外兩處。長長的輓聯一對一對地分別掛在白布的兩肩，廳的兩旁排列着許多素色的祭幛；供桌上燒着一對粗大的紅燭，香爐中香烟裊裊，將當中的

周太夫人的遺像蒙上一層薄薄的雲紗。好一個古色古香的孝堂！

「拍——拍——劈拍」一種清脆的聲音從廂房中傳了出來。原來，家屬們好像耐不住哀痛，怕悲傷有害寶貴的身體在打着「麻雀牌」鬆散鬆散。

「哈哈！哈哈！」斗的一陣笑聲，突破了平靜的空氣，

「三十六、七十二、一百四十四和一百四十四和！」

「怎樣三番三番！」

「媽的三六九萬都不和！」

「哈哈！哈哈！」又是一陣笑聲。

周律師為的是「泣血稽顙」不便坐下去玩「四圈」，不得已地站在他的妹妹——何太太背後瞧着。忽然想起了明天的事，向坐在走廊裏的老施說：「老施！音樂隊你已接洽好了吧？是那個價錢吧？明天一早就來哩！」

「是老爺！他說明早八點鐘一定到。」

「司令和縣長明天都會來嗎？」何太太眼瞟着牌，但似乎問她的弟弟說。

「司令就算不來，縣長是定準到的。」

「這位縣長與民同樂，與民同憂。」坐在何太太下手的做過

區長先生的寄廬少爺肯定說：「他是無論如何會大駕降臨的。」

「姪少爺的話一點不錯，」臨時來幫忙的徐老三插嘴說：「楊

公館裏，汽車公司董事長王公館裏和宗教會內某同志底老太爺

開吊的時候，縣長都親自去祭過的，明天這裏開吊，我想他一定會來的。」

「爸爸橋頭成衣店裏開吊，縣長爲什麼沒有去祭？」敏敏跑進廂房拖着周律師的孝衫仰望着。

「小孩子不許多說——對呀！五十六和！」周律師瞧到何太太底「自摸」五十六和，打斷了自己話頭。

大約過了「一圈」牌的時光，對面坐着的周律師的姊姊——

「阮太太，燃了一枝「大前門」送到嘴邊，有意無意地說：「明天音樂隊是那一班呢？」

「當然是新來的用手指擦的那一班。」何太太說。

「這班要費幾塊錢吧。」

「明天要接司令和縣長用的，怎好用那班癩腳的呢！二月裏那件事，要不是……」大律師的反駁，香沒在「洗牌」的嘈雜聲中去了。

「噹——噹——噹……」時鐘均速度地喊了十下。

徐老三和老施以及男女僕人們，點香的點香，提籃的提籃，一下就忙起了。

「老爺，太太，少爺，小姐請出來「接七」哩！」老施走到廂房門口說。

「等一下！只有三副牌了！」何太太命令着。
錢香燒去了五分之一。

阮太太，雲小姐，姪少爺……從廂房魚貫而出，徐老三趕忙搶上一步，將錢香每位送上一支，參加「接七」的人們便陸續地向大門外游去。一對白地藍字的「高照」在前領路，吹鼓手，提籃的老施，孝子周律師，寄廬的兄弟們，何太太的姊妹嫂子們依次地在後面幫忙的徐老三，阿胡，金福……擎着火炬在兩旁走着。白長袍，白旗袍，白衫，白裙，白鞋，白帽，好似一羣白色的鸞鷲靜靜地飛着飛着。到了三岔路，老施把籃裏的杯盛的豆腐和飯擺在地，前面支了一對燃着的紅燭，大家爭先恐後地將手中的錢香安在紅燭的中間。燒着了小小的紙幡兒，大家一齊跪倒了，雲小姐怕弄髒她的摩登旗袍似的，屈一屈膝就想站起了，可是，一看大家都是跪下的，終於忍痛地跪了一下。

保存國粹的音樂家——吹鼓手開始合奏了，老爺們，少爺們，太太們，小姐們，僕人們，便像來時般走回去了，手裏重新擎着一支錢香。

「老太太回來吃飯！」金福和老施不先不後地喊着。

「媽媽回來吃飯！」周律師低低地和着。

「大娘回來吃飯！」姪少爺寄廬一面走着，一面不期然地掉轉頭來想看一看他心愛的惠姑娘，陡然憶起「接七」是不許回頭看的，趕忙接上一句「回來吃飯！」

「媽呀！你怎麼丟下我去了呀！我再看不見你了呀！」邊哭着邊研究着那副「清三番」爲什麼和不出來的阮太太給他嚇了一

跳嘴裏輕輕地罵聲「該死的東西！」

進了孝堂，大家一一地將綫香插進香爐中，太太小姐們就走
到靈柩邊嚎啕大哭起來。雲小姐想起了新近的失戀而哭，阮太太
咀咒着這幾天的牌運不佳而哭，何太太因着中年無子大哭而特

哭。

男人們，女人們在靈前拜過之後，燒了錫箔和其國銀行的鈔
票之後，金福、老三、李媽各捧了一堆燒餅在每人面前送上三個。
約莫喝過了一盞清茶，廂房裏的「麻雀牌」又開始播香了。



第六編

江西

· 安徽

長真生日

劉 恆 (江 西 南 昌)

今天是長真四歲的生日。

兩個多月來的梅雨，雖然院子裏也長着綠氈似的青草，可是屋裏屋外到處都是潮濕得發霉。今天要算是個罕有的晴天，金色的朝陽，晒在人身上怪舒服的，這時候我帶着長真在涼台上操着早操。

——真，今天是你的生日，你又大了一歲呢。

——媽媽，生日要怎樣？

——生日麼，有壽麵吃，有爸爸寄來的新衣裳穿，可是還要給媽媽行個最敬禮。

——好，行個童子軍禮。

早點吃的是一小碗壽麵，兩個雞子。八點鐘同我一車上學去，穿了一身水綠色的春裝，白的襪子，黑色皮鞋，頭髮上還結了個紅綾花結兒。在校園裏，又請同事漁濱先生給她拍了幾張照片，然後，縱一跳一躍地到附小上課去了。

傍晚，她說要給爸爸寫信，因為她畫了一張送給爸爸的相啊！又不知什麼時候受了四表哥毛毛的教唆，說是一「今天有泰山情侶看，許多獅子，老虎給泰山打架，多好玩！快去吵媽媽帶去看！」是的，這片子有獅子，老虎，蛇，象，猴子，犀牛，非洲黑人，更有那麼一個

飛騰走樹的泰山，到值得孩子們一看，難得這樣凌巧，給你一個快樂的紀念罷。

她看見泰山，打鞦韆似的，從這棵樹蕩到那棵樹，只高興得一坐一站地拍着小手，她說：那黑人嘴上也戴了金耳環。一句話，把鄰坐的老太太逗得笑起來，摸摸她的頭，好孩子！

在回家的途上，已疲倦得睡在我懷裏。

今天，她是過得很滿意啊！

時間的逝去的確太快。長真就已經四足歲了。

還記得「一二八」的前十天，我和騏同回到南昌省親，那時我懷孕已五閱月，本來預備兩週後，仍回上海去，誰知十天之內，就變了世界，我們留在真如的寓所，完全毀於炮火，於是只好在南昌暫住下來。

就在這年的五月廿一日晚上十時半，生下了長真，所以為她取下這樣一個名字，就無非是紀念我們那婚後所居，如今被毀的居所真如！

孩子，人家說，生為憂患始，像你，還沒有出生，就遭逢了厄運啊！託天之佑，孩子一順地長大，這四年當中，她給我的印象是：馴柔，熱愛，活潑，玲瓏。一天比一天長大，一天比一天懂事，好像一株初秋的柳枝，插在湖岸，被春風一吹，春雨一灑，瘦小的幹兒，嫩綠的葉兒，一夜抽出來似的。看去那軀幹高高的，腿兒粗粗的，皮膚黑黑的，體格總算不壞。現在燈前夜課，也能認得百來個字兒，豬狗雞貓的

故事，也能懂得一些頭腦，今年春間開始進了幼稚園，花兒，草兒的
歌曲，可以唱幾支，鳥兒，蝶兒的舞蹈，也可以跳幾下了。

不過，仔細想起來，這四年當中，我是怎樣做這個母親，連自己
也糊塗得說不出來。爲了要躬自撫養她，我本應該伏居家庭，擔負
做母親的任務；可是爲了自己的獨立，爲了生活的鞭策，我又不得
不每天踏向家庭以外的職業場所去。

唉！孩子，我自己明白的，就是我不會完全負起母親的職責！

佈告 · 警告

趙從光 (江西 南昌)

南昌在去年秋天，創辦了個專門研究國學的學院，裏面共有
學子百餘人，我也是其中一個。昨日有姓張的同學穿了一條初中
時童子軍的黃色短褲及黃色襯衣，這在普通中學或專門學校裏
本來是司空見慣的事，但在這提倡孔教的學府就不能允許的了，
所以今日的佈告欄內，就有這樣的一張佈告：

「近查諸生中，時有奇裝異服者，不僅有犯規章，實背聖賢爲
學之要旨，嗣後務宜各自省察，相互規戒，茲列舉禁例二則於后，如
有違者，定予以記過或扣分之處罰，決不寬貸：一、在寢室外禁絕赤
膊赤脚及拖鞋木屐。一、在院內外禁絕穿短褲襯衣及運動或游泳
衣褲。」（標點是編者加的。）

上課時主任教授又將佈告的要義解釋了一遍，似乎這也需

要信徒們來「註疏」一下似的。

夜晚自修時，我閱看文藝月刊。不意爲王教導主任查覺，待得
下了自修課後，他就在教導處對我警告道：

「你怎麼專看這種舶來的文章？去年你們幾個人在外辦現
代文藝時，就同你談過：這種現象不是我們這裏應該有的。上月間
你又與章××辦那套，當時他被開革，你也記了次大過。後來又查
到你購買中國新文學大系文學等等白話書來看，前二天又看這
家，那時節都會書面警告或當面訓誡過了，你可是現在你又看這
種東西，語云：『過則勿彈改。』難道這句書，你都忘記了麼？你得知
道，什麼新文學，根本就是做外國人的走狗，難道你願把聖賢心法
拋去而學走狗的技术嗎？好吧，你既這樣自暴自棄，你就自己決定
好了，我們這個學院是不能容許的，這本書非沒收不可。你得明白
些：要應付國難，非研究國學不可。你不要以爲我頑固，我現在告知
你，戊戌政變時，我就跟隨南海先生革命，我在學堂裏求學時因爲
剪了辮子，學堂堂局還給了我警告。你不要以爲胡適之是恁般了
不起的人物，我同他吃過飯，學問只是爾爾。現在我很願你改過，否
則我們各自爲謀，南海先生責梁啟超的「你這樣造惡，將中國的
文字學術變更，若干年後，必有人來罵你」的話，就要斥責你了。你
自己自重好了。」

若斷若續的，整整說有三個多鐘頭，還引證了許多四書五經
的話，記不勝記。

南昌片段

劉伯榛 (江西)

我是個錢莊從業員，我所記的這一日，是南昌金融界的片段。和我個人的見聞。

在握着南昌整個金融市場的「匯劃公所」裏，這一天仍是沉沉寂寂的。本來是規定上午九時開盤交易，可是按時來的，僅有幾個距離較近的會員。直到壁上大鐘報着九點半時，各銀行錢莊的營業員才陸續到齊。照例的大家見面，便開始談論起國事來。由翼察外交到貨幣政策，再會由京中要政以至西南近況。等到談得乏味了，便會掉轉詞鋒。談談社會近況和私人生活，絕對不會很認真的談到交易上去。因為三五天沒有一場交易發生，那是很普通的事。儘管那邊執交易板的人員，連聲催促，結果也只有少數人到交易檯旁站一下，便將那刻板的行情牌，很迅速的通過公佈出去。這樣便算是完成了一天的交易。報紙上也就會刊出天天如是。今日金融行市來，這是南昌金融市場總集團裏的橫斷面，從此可推想南昌金融市場的現狀。

一個金融集團既是如此，集團中的單位——錢莊，也自然和這一樣。從業員終日靜悄悄的坐在櫃檯裏，不是看看報，就是談談天，恰巧友人熊君來拖我和他同去買東西，於是便盜了一下時，披了長衫同他向馬路上走去。走到警局街的左面，看到一大夥擲下

人，擁着三個被綁縛着的人，向公安局去，我為好奇心所吸引，就上前向一個老者探問。

「這賊人真可惡，專偷人家墳墓。前幾天掘了張家姨太太的墳，張老爺叫我們守了三夜。昨天他又想掘張老太太的墳才被我捉住了。跑了一個。活人不偷偷死人，這才是惡有惡報哩！」老者懷着滿腔憤恨的說着。我聽了老者的話，又看看那三個偷墳賊枯瘦憂鬱的形容，我心上頓時罩上了一層陰影。

我們一面折向中正路走，一面討論盜墳的事。我說：「我誠不解這一班拿金銀財寶殉葬人的心理。一坯黃土，埋着幾根白骨，根本沒有什麼意義的可言。而且這筆窖藏的財富，也着實可觀。假定我們已死的祖先十倍於我們，每人平均折合一元，就有四十七萬萬，這筆地下富源，足救我們現在窮况而有餘。」

如果我是政務官的話，對這班特別盜賊，決不處他罪罰。我並希望多有幾個這樣的人，為我們開發，一面可養成薄殮的風氣哩。熊君也帶着滑稽口吻，同情於我的主張，可是這終屬法律道德所不許呵！

在路途中，我們看見兩只廣告汽車。這在南昌尚是初發現。車上滿塗着美術廣告，一面慢慢地駛着，一面散發傳單。一隻是利華日光肥皂公司的。一隻是中國肥皂公司的。這都是帝國主義的經濟侵略！

末了我來附帶聲述一下這一日南昌市的簡單動態。

這一日的南昌市，在開着禁煙會議，決定舉行化裝宣傳，和通俗講演。

省立農學院，舉行二週年紀念會，同時舉行新院落成禮。

保安處槍決了一名毒犯，以昭警戒。

市政會發表，四月份倒閉商店有四十八家。

浙贛特產聯合展覽，浙產大部到贛，扎貨業公會反對滬商參加。

加。

省府通令嚴查擾亂金融的好商，禁止高價收購硬幣。

省會公安局調查市民失業，除離省者外，計七百三十九人。不知能否？

知能否？

幾家電影院裏，也步上海後塵，專演外國片子。今天是牧場情侶，和泰山情侶。一般年輕的人們，推進擁出。

三個日本人，離此赴長沙，不知有什麼公幹。報上用特別花邊，把這短新聞圈着。

在此不平凡的南昌市裏，自有很多不平凡的事態。上面不過是我這個平凡人，所見聞到的一部份平凡事態而已。

是我這個平凡人，所見聞到的一部份平凡事態而已。

是我這個平凡人，所見聞到的一部份平凡事態而已。

是我這個平凡人，所見聞到的一部份平凡事態而已。

一種營業

熊子梁（江西南昌）

二十五年五月二十一日晚上。

因為前大會下了一場大雨，風也改變了方向，所以氣候很涼

爽，讓人疑心這是初秋了。

我同着從北平來探望我的朋友，在中正路太和堂小吃後，

順便在馬路上溜蕩，且說且行，說不盡的快樂，使我回想到三年前

在北平溜馬路的情形，但是那時除魏外，還有二個朋友，而現在祇

是我們兩個人。

走到李家巷口時，祇聽見管絃嘈雜，正奏着梅花三弄的調子，

大有首都夫子廟的風味。

為好奇心所驅使，便走進巷口，這聲音是由一個門口有玻璃

燈注明的××遊嬉場中發出的。牆上還貼着許多戲報，寫着許多

歌女的芳名，另外有一塊黑木牌子，寫着白字，除了每位茶資二角

四分，和本場特點等大字外，還有許多小字：「坐位舒適化，歌女天

然化，空氣流通化，裝璜美麗化，價目經濟化，招待訓練化。」

原來這就是和首都夫子廟一樣的歌女清唱館。因為沒有聽

過，所以很想「試新」，到裏面找了一個坐位坐下，約有半點鐘功

夫，茶房纔泡了兩杯茶，給了把說不出來一種氣味的手巾。聽拿起

手表一看，已經九點鐘了，聽客祇有十位左右。我想時間不早了，便

問茶房什麼時候開戲。他說沒有一定，歌女還沒有到齊，因為家裏

有客呢。正在這時候，忽然一陣女子的笑語聲雜着高跟鞋吉吉鬧

鬧的聲音，和脂粉的香氣，一同來了。

胡琴聲再起時，台上有人掛上了一個白鐵牌子，上寫××武

家坡，接着，一個十五六歲的姑娘，扭扭捏捏出來站在台前唱起來。

這時台下總有一個四十多歲的男子走來走去手裏拿着一本本子，和一支鉛筆，在穿綢緞朋友的旁說些什麼。綢緞朋友有在本子上寫了些什麼的，有的不寫什麼。原來這是點戲。

那姑娘唱完，台上掛了一個較大的銅牌子，寫着雪弟唱兩只。雪弟剛唱完，又掛出月紅半打，美君一打等三四個牌子。

這時是個年約二十多歲的姑娘上台了。打扮得很洋化，臉子也還過得去，向一位綢緞階級的朋友飛了一個眼風，那位朋友可就瘋狂似的叫了幾個好。我覺得這位朋友可有點眼熟。呵，記起來了，他就是前兩天報上登載中山路××紙店虧款逃避的老板，而今他依舊談笑自若的捧歌女，他的寶號可是已經貼出一清理賬目暫停營業」的條子。這位姑娘唱完，台上的煩演的牌子又掛上了一個，二個，三個，五個，六個，八個，十個……

這時候輪到煩演一打的少梅演唱了。所謂一打，原來就是唱段把子代表而已。據說每只的代價是一元，多賞更歡迎。這時座上滿，空氣也污濁了，悶得我們直流汗，加以廁所的臭氣陣陣的吹來，令人作嘔。我們看着茶房把雪白的手巾不斷的向綢緞階級朋友面前送，大概每隔五分鐘就有一次，而我們祇是初進門時有過一次不白的。我們正在盼望手巾來臨，忽然茶房大發慈悲，將隔壁一張桌子擦剩的一塊手巾隨便一伸手遞給我們。我們如同得了寶貝似的，兩人都擦了一把。

到了收茶錢的時候，我們照着門外揭示的價目給二角四分，

可是茶房說三角四分，我們問他為什麼，他說今天是化裝表演。

「那為什麼門口不寫三角四分呢？」

「常來的知道，用不着我們費事。」

已經十點多鐘，聽客漸漸散去，同時台上的牌子也減少，注明煩演的更少。那位四十多歲的男子現在臉上直發光。時常向我們注視。大概也要我們點戲罷，但是看他那樣子他又似早已斷定我們一定使他失望，因為我們穿的是半舊的藍布大褂。他這時坐在我們前面一張桌子前，從烟盒中拿出一支小炮台抽着，更從口袋裏掏出一把法幣，他一邊得意的笑，一邊在數數，我留心聽他數到一百二十五元為止。

這時雖已十一點多鐘，但又上了十多個坐，煩演的牌子又掛了幾個。我們本算看看所謂化裝表演，但不知道什麼時候才能演出，只好不看了。

這時候馬路上商店大半都關了門，行人車子也稀少。我一邊走，一邊想剛才歌場的情形，一點鐘的光景，收入百元之多。我明白了，我明白了。在這各地農村經濟破產的時候，南昌有這樣畸形發展的營業，國家危急的時候一部分同胞在幹這種把戲。

今天的日記

冷 永 (江西)

一年以前，我也是失業羣裏面的一個。到去年下半年，算是幸

運，我找到了一盤吃不飽餓不死的白飯！職務的名稱是號房（私立小學的），薪金是四張法幣一月，但在做事方面，是要擔任搖鈴掃地和全權的書寫印刷的責任！此外，還有許多另碎的事情，都隨時應付。所以一天到晚，總是忙得透不出氣來，只有晚上有點空的時間，自己看點書。

今天忽然接着在漢口工作的叔父和同我一樣的表哥的信。

叔父說：「工廠關門了，我失業已經半年了，一個錢也找不到，生活困苦極了！如你手裏有錢，寄幾元來救濟一下吧……」表哥說：

「我在一個軍隊裏當個連部司書，現在被裁了，沒有辦法，只得回老家去！你在南昌有辦法麼？倘能活動，我也要來找點事做做，因為鄉下實在太苦，站腳不住呀！請即速回我的信……」

叔父和表哥，都是兩年沒見面且沒有通信的人。

還有，真正事有湊巧！今天下午，又會着了八年不見的老同學。

他是當過小學教員和軍隊裏的文職的，現在失業也有六個月了。兩個人談了許多話，他問我：「你現在很得意吧？」我不好意思的慚愧的回答：「嘿！在一個學校裏寫字呢！」他說：「當書記嗎？那很好，很好，薪金多少？」我只得馬馬虎虎的回答：「只有幾元一月！」他也連連說：「好好，好好！」他就要到我那裏去玩，不好拒絕，我只得硬着頭皮帶他到學校裏來。

我實在有點難為情，把他帶到自己茅廁似的房裏，請他坐下，我說：「爲了失業的痛苦，爲了生活，所以作事也不能擇什麼高低

了！」好在他也很懂得事的說：「是，是！現在作事有什麼高低可擇呢！只要不失業，就是好的了！況且，你在這裏還很舒服呀，有空的時候，自己還可以看看書啊！」

我有時候，感到生活的痛苦，挨了幾句罵，只想丟掉這事不幹，但一想起過去失業的情形，而現在許多失業的朋友，尚在暗暗地羨慕我的生活，我又祇可忍耐了。

像我這樣的生活，倒還有人來欣羨呢！

一張意料之外的廣告

安非（江西南昌）

這是我的怪脾氣，不管有事無事，不管天晴天雨，總得出門去遊遊，今天當然也不得例外。晚飯後洗嗽完畢，就出門亂撞了。

經過環城路，環湖路，到了一條最熱鬧的中山路。「遊人如織，燈火輝煌，」這顯然是個都會的晚上。在瓦子角有一家「住戶」式的商店，沒有舖面，也沒有窗櫺，門口祇是幾盞彩色的電燈，圍繞着一張美術廣告。這真叫人注目，每個行人都要走近去望一眼，在我最初疑那裏一定是航空獎券中獎的號碼，或是某花旦今晚在某戲院登台，或是某電影院放映國產名片，要不然，就是商店老闆犧牲血本舉行大大的廉價。然而我走近了細看時，上面清清楚楚這樣的畫着寫着：中央是用綠色畫的一口口的田畝，田裏種着不少的煙苗，四角上有幾塊黑色的方塊，大半是用紙遮着的，下面就

是「川土到了」四個紅色的方體字。是一張賣鴉片煙的廣告。

我記得前幾年某甲有幾百箱煙土，都被法院裏燒得乾乾淨淨。不久又有兩位想發洋財販賣毒物的，也被當局捉住，在施家寨（刑場）槍斃了。然而今天居然在中山路看見這樣一張美術廣告！

兵營生活片段

顧文盈（江西廬山）

早晨四時，在這初夏的季節，天還沒有亮。「達地，達地，」軍號的聲音，吹醒了我的酣夢。伸了一個腰，擦一擦矇矓的睡眼，馬上坐起來，暗中摸索穿好服裝，縛好裹腿，整理內務，洗面刷牙，諸事完畢，只許二十分鐘。

四時二十分，整隊點名。三十分，值星官把隊伍帶到集合場去行升旗禮，幾千個青年軍人面着峨巍的老五峯站着，行列齊整，精神抖擻。司儀發「肅立，」「唱黨歌，」「升旗，」「敬禮，」……的口令，在這晨光微曦中，大家向着那莊嚴而偉大的青白紅的國旗注目行舉手禮，看着她隨着晨風的飄拂，得意地由旗竿的下端升到空中的頂端。同時那雄壯的軍樂聲，突破了這早晨的靜寞，震撼了全部的空谷。

接着，便是晨操。因為最近換了一位嚴厲的新的大隊長，不到一星期，跑步的距離已由往日的三千公尺增至五千公尺了；可是

和他所定的標準一萬公尺，還相差二分之一哩。

那崎嶇的羊腸似的小道，下山的時候，還不覺怎樣困難，可是上山跑的當兒，却是一件累人的事。幾千個健兒在山腰中蠕蠕的移動，遠望好似一長條黃色的大蟒。每個人都跑得氣喘力竭，汗流如注了，但是沒有半個落伍的，因為只要精神稍為懈怠一些，那鐵面無私的大隊長，的軍棍，隨時會落在你的頭上，肩頭，腰間，背部，或身體上的任何部分。整個的清晨，就這樣地過去了。

七點鐘，吃過早飯。上午的功課照例是二堂學術科，因為今天下午是半天的野外演習，上午的術科改上學科了。第一二堂原是精神講話，旋因教官有事去了，改由大隊長訓話。

上課號還沒有吹，大家都靜肅地預先端坐在課堂裏了。上課號才吹完，穿着烏黑的長皮靴的大隊長，強着腿子走到教室門口了，他的臉，兩片鐵板似的，永遠不會在他這上面找出笑容來，他的眼，圓睜睜的張大着，好似吃得下人的。

由值日班長大聲叫了「立正，」大家由坐位上站了起來。他走到講桌前面還了禮，大家便端正的坐下。

他先站在講桌前用那對銳利的發光的眼，向四周巡視了幾分鐘，便開始了他厲聲的斥罵的訓辭。

講了足足的二小時，無非是這兩天來，你們太隨便了，這個不好，那個又沒有做到……以後要切實注意。而內務的整齊，服裝的整潔，儀容的嚴肅，對於官長的禮貌的周到，尤其不可須臾忽。要

是做不到，就是違抗命令，沒有客氣，輕則軍棍，重則禁閉，再重則處以軍法，軍隊裏是這樣，沒有理由講的。

每個人屏息聽着，雙瞳注視着他的發光的眼睛，不敢絲毫動彈，但心底裏却在不息地發顫。

第三四堂是步兵操典，由隊長講授。隊長的態度要和善得多。他從講書中抽出一部分時間來安慰我們，他溫柔地慈母似的勸我們不要害怕，別要生氣。這兩天的紀律是不大好，老是平靜的活下去，不受刺戟，太平凡了。現在大隊長既經給你們打了氣，正是給你們的興奮劑，你們振作吧；不久美好的名譽就會加到你們頭上來的，只要各位能自新。

他的語調，不帶絲毫的怒氣，在這苦悶的兵營中，我們覺得只有他是唯一的親人啊！

午飯後，十二時至一時，規定是午睡的時間，裹着半床毯子，斜靠着床欄，幾十分鐘的假寐，身體上，精神上感覺到輕鬆而舒適了不少。

一時二十分，大家武裝好了，由隊長率領魚貫走出營門，到叢山中去舉行野外演習。一路微風飄拂着臉龐，兩旁的野草叢花，時而把一陣陣的香味送入鼻孔。五老峯矗立雲霄，時隱時現，澗水淙淙，和松林中的流鶯相對答，煞是天然音樂，好一個理想的天國呀！和早晨跑步的滋味，大不相同了。烈日晒在我們的身上，我們不覺得悶熱，槍彈壓在我們的肩上，我們也不覺得笨重。

選了一大塊比較平坦的草地，大家停了下來，隊長下了科目——「各個衝鋒教練」，把它的內容，動作，步驟，要領，詳細地解釋過了，便開始了我們的演習。

假定了情況，我們按照隊長所指示我們的動作做去，利用地形地物，由班長領導着向着假想的敵營地進攻，忽而快跑，忽而躍進，忽而匍匐，忽而滾進，偷偷地爬過了一個叢草亂石的小山坡，距敵兵陣地不遠了，便舉槍瞄準齊放。

放了一陣槍，再前進。那時和敵兵相距大約只有數十米了，副班長便厲聲的發衝鋒口令——「衝鋒！」大家把雪白的刺刀架在槍端，齊聲地「殺！」的一呼，振撼了整個的大地。每個人憧憬着真實的戰況，抱了絕大的決心向前猛進，誰也沒有想到，就在這刹那，寶貴的生命，便會斷送在敵軍的槍林彈雨之中，永遠永遠地做着無家可歸的孤鬼！

遠山吞沒了太陽，天上泛着粉紅色的雲彩，把浩蕩的鄱陽湖映成一片金鱗。

收軍整隊回去，到達營門，時已七下，降旗禮和課外運動的時間都已過了。

卸下武裝，吃了晚飯，匆匆地跑到自習室裏去上夜課。森嚴，莊肅，冷酷，匆忙，勞碌，就便是兵營生活一天的實況。

（中軍校特訓班）

豐城所見

啓 民

今天被鄰家屠戶殺豬聲吵醒，那些豬獠將要被殺時的哀號，聽了使人難受。九年前在廈大教書時，有一天親眼看見廈門××砲台槍斃三個逃兵時的慘劇，又在腦海中重複的演了一幕電影。江西豐城的豬獠平時滿街走，睡覺排泄就可以在大街上「自由行動」。在南昌的，雖不能在大馬路上逍遙自在，但在小街及街堂裏，那也是「人畜並行」。十二萬分的自由。可是到了被宰割時，必須經過的那慘痛，恐也同樣的罷？

爲了有幾個好友住在杭州，便到郵局去寄快信。他們說：「買郵票的，要『一個一個』順着走，不要爭先恐後。」又說：「寄杭州的信，每天祇去一回，由南昌轉。」

「豐城到南昌不是有公路汽車可以直達嗎？有輪船可通嗎？在建築中的浙贛鐵路南萍段果然還不能通車，但是爲甚麼郵件每天祇有一回去南昌？」

他們的回答是：「每天祇一回。」

我暗暗地想：「『一個一個順着走』是厲行『新生活』，可是『行』的問題——包括郵件的遞送也在內——爲甚麼還沒有注意到。而滿街的豬獠橫行，也是『新生活』發源地的江西省所能寬恕容忍的嗎？」

出南門散步，望見遠近彌盪無數，這是爲了剿「匪」留給人間的一「古蹟」。

下午看見大出喪，鑼鼓喧天，道士，樂人，旗傘，都備，孝子哭着走。我覺到一個人死後，大可以照墨子的辦法：「薄葬短喪，」何必爲死人出風頭，害的活人受累。如果將來能够實行火葬的話，那是最上上策了。又出東門見一息涼亭，題名吉祥亭，乃梅岡村李中央奉其先父母之命，化了三千餘金而建造的——在民國二十二年一月落成——縣長老爺替他立碑保護。有對聯一副。一爲「於此間暫時留雪印，問過客何處奮前程。」其二爲「四面層巒，春風滿座，一肩到此，野景宜人。」他能爲過路客人謀幸福，造亭使他人休息，較諸大出喪那樣化冤枉錢，真有天淵之別。

豐城的女人，都是不穿裙子的。剪髮及穿旗袍的不過千分之一，而小脚娘娘則觸目皆是，大概都在家裏織布。男人則勤於耕種，或做商人聊博蠅頭微利，然而據他們說，因爲捐稅太重，實在無利可圖，要安居樂業，恐怕要等到隔世吧！

這裏在前清時代，出了許多進士舉人，官保，尙書，所以有幾家破落戶的門首，還掛着「文元」，「進士第」，「大夫第」的橫匾招牌。可是因爲文人的子孫，是不會治生產的，到如今祇剩了幾間破屋，上首掛了一塊不值半文錢的招牌。因爲是出文人的地方，所以那孔廟造得比南昌的還大。

客 爺

紫 沫 (江西高安)

來到高安城裏僅僅半年，對於地方上的情形——風俗、習慣，都很隔膜。幸虧朋友烈是本地人，所以許多有趣味的事情，都是烈告訴我的。

今天一早，一推開門，烈就起勁地說：

「好！今天又有一件有趣的迷信給你看了。今天是『開廟門』的日子！」

接着，他解釋我聽，說今天是廢歷四月初一，凡是高安城裏的廟門都要打開，迎接「客爺」進來。「客爺」坐在一只丈多長的紙船裏。他是本地的瘟神。

「這迷信相傳下來，光景已有三四百年了，據說從前有一個商人來到城裏販麥子，他身上的銀錢給幾個羅漢（流氓）看到了，於是壞運氣降到販麥商人身上，他的錢被搶光，人也給殺死了。」

「死了后，可作怪了，城裏發生普遍的瘟疫，沒有一家沒有病人。幸而菩薩顯靈，說你們作了錯事，該得到惡報，可是解救也有辦法：把「客爺」（客爺是販麥商的尊稱，因為他是客地人啊）供在廟裏，讓他受點香火，平平他的冤氣。直到現在，從四月初一起就迎「客爺」，直到五月初四，才恭敬地把「客爺」的紙船送下大

江，連瘟疫一起跟着水流向東去。」

「比起一星期前的衛生運動來，這辦法更簡捷了。」我說。烈笑了一笑，不響。

下午，我到大街上去瞻仰「客爺」的出遊。據烈說，每隔五天「客爺」便得在街上週遊一次。

兩個短衣的人，一前一后撐了「客爺」的紙船過來。前導的照例是一套連他們自己也不曉得在吹奏什麼的國樂，一面鑼，敲得很響。紙船上插滿了長方形的、三角形的紙旗，寫着「國泰民安，風調雨順」的標語。

各人家都燃放小爆竹，一陣烟霧中，「客爺」向江進行着。

聽通俗講演

石 聰 (江西南昌)

太陽已消失在遠山背後，公寓裏的樓房上已薄薄地籠上一層夜色，似乎更顯得沉悶了。一個人踱出了公寓，朝着湖濱公園走去。這裏是南昌唯一的勝地，東有體育場，西有百花洲，東湖加以地，又不十分偏僻，所以遊人也就不覺特別多了起來。

今天似乎更熱一點，大約因為晴久了的關係。西天的彩霞倒映在東湖裏，漾成了無數的光波。湖濱音樂堂傳來了一陣爵士音樂，馬路上有時跑過子幾輛汽車，掀起了十丈塵霧，公園立刻被罩在塵霧裏。蜂腰鶴步的高貴太太，與口裏哼着歌曲，手裏提着照相

機的老少「紳士」們，却在特別賣力似地點綴着這瀕死的都市風光！

「通俗講演」台上站着一個五十開外的老頭兒，鼻梁上架着一副水晶眼鏡，身着一身灰色制服，一口道地的南昌話，正向着一堆人頭指手劃腳的講。我鑽進去看了一下木牌子，題目下面却寫着「模範軍人」四字。這時老頭兒嚥了一口濃沫，嘴巴又在開始喘動了：

「……剛才講到關雲長如何的不降曹操，如何的保護二位皇嫂，如何的赤胆忠心，過五關斬六將……現在再講張勳將軍，他也是一位忠直之臣，他替慈禧太后出過許多力，後來竟隨到太子少保……此外曹錕部下的鮑將軍，他本是出身微賤的，落魄時有一位相士說他將來會發達，大家都不相信……只因他能夠幫助曹錕建功立業，結果官至提督，賞戴花翎……可見得一個人只要時運一濟，萬事亨通，俗語說得好：「運去金成鐵，時來鐵似金」……」（大意如此）

老頭兒的話是滑稽而下流的，在愚妄的笑聲裏，他的話很清晰地送入我的耳裏，我恍忽在聽瞎子講天寶圖，三國演義，落寇志，可是當我想到「民衆教育館通俗講演」這些字，我又不禁恍然大悟了；原來這老頭兒的話，表面雖似無聊，骨子裏却包含了許多「現實的真理」。

動盪的消息

閔挽備（江門貴溪）

午飯後，大家又在床上躺下了。裝好的話匣子，自然不妨在這個時候打開來。到底雷可賭是個健談的，不簡直是個宣傳員，一類什麼日兵佔領華北……日俄戰爭不免，以及什麼主義，什麼主義的話，又是滾了出來。大家實在聽厭了，只是「唔——是」勉強答應；然而他却又是一陣接了下去。正在他這樣起勁的時候，房裏忽然來了脚步声，走來的不是誰，我們一看見他面上的特殊的記號，我們就招呼：

「會麻子請坐，請坐。」

「有火柴就趕快拿來。」會麻子老是那樣浪漫的態度。

「你帶了白金龍來嗎？」

雷可賭因為不太歡喜抽煙，對於他的來並不感着什麼，所以仍舊繼續不斷的發揮他的理論。

「不要談吧。現在聽說馬上要招二百航空生，二百萬學生軍，我們都得去。」會麻子一面在找尋火柴，一聽到雷同學的大論，也就把他的消息報告了出來。這實在是個新消息，雷可賭馬上就問：

「你怎麼曉得？」

「當然曉得。」

「聽我說，你怎麼曉得？」
會麻子沒有找到火柴，大概煙癮發作，也就出去了。

「要我們去當兵嗎？」

「要當兵，就要打倭！」

「唔，打倭——愛人呢？」

大家認為這個消息只是水泡，所以並不怎樣注意；雷可瞎究竟缺乏對手，也就沉默了下去。

* * *

自修的鐘剛剛打過，還沒五分鐘，大家都只在打扇納涼，大談大笑，自修室門口通路，忽然出現了一個帶眼睛蓄西頭的臉孔，一看誰都曉得又是張教導主任來了，一時自修室裏肅然無聲，大家的眼光都是死頂住書，準備點名完事。然而不然，張老師却走上講台，正經了態度，說：

「大家聽到現在得了一個重要消息，」聽到這麼一開頭，大家都把眼光從書本上又死釘到張老師嘴巴上去——到底是個怎樣的消息？我們房間裏的同學，也許又回想到會同學所報告的消息了，就互相看一眼。

「劉教官從××來了一封信，說中央現在要招二百萬學生軍，要你們這班受了訓練的同學去參加；參加的馬上就要報名，並限廿五日截止，我相信諸位熱心愛國，一定願意去的。」果然證實了會麻子的消息。

「我們訓練做什麼用？」同學問。
「準備對外。你們訓練好了以後，就去訓練民衆，作戰時至少是個連排長。」

「去，我們要去！」

「要去殺敵！」大家都奮憤起來；但一位同學馬上就站起來

說：

「張老師，參加我當然願意參加；不過究竟是不是對外，如果

「自然是對外。不總而言之，諸位要愛國，要救國，這也是一種任務。是不是？」張老師這樣答覆。

「是。我們都要去參加！」

「要去，就要打倒××帝國主義！」

「那一個不去，那一個就沒有血氣。」

「是的，我曉得諸位愛國，是不敢後人的，現在大家既經贊成，我馬上就可以把名字開上去。」張老師說了，就想拔步便走，雷可瞎却站了起來，問：

「我近視，不可以去吧？」

「大概可以去，那時再定。」說了便出去了。

「嘿嘿！瞎子便是這樣的好老。」

「無用的，一點勇氣也沒有。」

「簡直只會唱高調！」

「……」

大家都是一致的向雷可賭攻擊，弄得雷同學也不得不起來辯護：

「我是這樣問問我的眼睛近視有沒有參加的資格罷哩。」

「不要說囉。」

「不要說，好了！」

大家又是一陣嬉笑，怒吼，一時自修室裏就作我們的戰場，屋頂也差點給我們喊破。

「我們要去打倒××帝國主義！」

「要去決一個生死。」

「我就不去，有什麼用囉？還不是自己打自己！」同學中間就起了異議。

「我也不去。」

「我更不去。」

「你們都沒有血氣。」贊成去的開口就罵。

「我寧可做個沒有血氣的。」一時這種爭執便迅速地展開，一直到下自修課的鐘聲響了，還是爭個不下。

我實在有點不安，到底是去還是不去？去——一期的肺病怎麼了得；不去，又有點悶心不下。這兩種矛盾的觀念，一時也在我腦袋中衝突起來。結果還是決定不去，免得枉死。於是心裏打好了底稿，就且驚且懼的跑到教導處請假，結果口頭照准；然而我心裏還

是動搖着，——到底是去，還是不去？一直就了寢，還是這樣不安。同學們也依然是嚷着，笑着，鬧個不下。星光已在窗口映眼，火車的聲從枕邊爬過去了。

浙贛路上一小縣

張 和(玉山)

陽光從東方的一角漸漸地上升起來，整個的Y縣，靜靜地躺在這個溫暖的氣氛裏。

Y縣本來是個偏僻的地方，在前年土匪也到過幾次，現在雖然暫時平靜了，但是Y縣農民的痛苦，已到再不能忍受的地步了。不是嗎？小鎮上的搶劫新聞，常是聽到的。

自從今春二月間浙贛鐵路通車以後，Y縣一變而為交通要地了，它是從上海經杭州到南昌的中心點。

也因為它在軍事地理上佔了重要地位的緣故，省政府積極地進行建設；以前在Y縣城東的飛機場擴大到一千多畝。

這幾天，工程正在開始，各地來的工人，不下萬數，這許多工人中，當然是青年小伙子最多，可是營養不足，未達成人的兒童，和白髮蒼蒼，瘦弱見骨的老頭子，也不在少數呢！

我同老李在街的一邊走着；他看到迎面走來的許多大大小小荷鋤帶鋤的工人們，好似有些驚奇了：「看這一長串的工人，不像一個軍隊呢！呵！當中還有小孩呢！這樣小的小孩可以做工嗎？」

一個十一二歲的孩子，穿了件打滿補釘的短衫，下面的褲管，捲到齊膝蓋上，露出一段瘦小的腿，但態度已是一個老經驗的童工了，很敏速地夾雜在一羣工人中溜過去。

「是的，這小孩實在太小了！」我輕輕地回答：「他們也有父母、兄弟、姊妹，也有一個『家』；難道這些孩子們自己喜歡別離親人到外面來做苦工嗎？這不是爲了麵包問題！」

「呵！這是整個的社會問題，沒有辦法！」他感慨地說着。

「真的沒有辦法？密斯脫李，我想社會主義的蘇聯，決沒有這種畸形的現象吧！他們有托兒所，有爲增進兒童幸福的機關，有爲年老人休養的設備。」不知爲什麼，我今天意外的對他發出議論來了。

他聽了我的話，並沒有回答，祇「唔」的應了一聲。

我們沒有邊際的漫談着，從國內講到國外，從國外講到世界；那個是那個非，沒有證人可以斷定；不過他的主張完全是被動的，等待主義者，確和我不同的。

我們的話匣子停止了，默默地走着。

三三兩兩的工人，帶了他們應用的工具，絡繹地經過一條通達飛機場的三里街；這條街也就是貫通Y縣東西的要道，Y縣的市面，就在這三里街上。

五月的陽光，熱烈地直射到人形複雜的三里街上；替黑色的工人們的臉孔，在陽光閃閃下現出光滑的油色。

嘈嘈的小鑼聲，在三里街的四周走了一遭，立刻有青天白日滿地紅國旗，插在各家商店的門前；這並不是歡迎勞苦的工人們，而是歡迎××主席從南京回省的；然而結果，××主席並沒有到。

三里街，顯然比前幾天要熱鬧得多哩，不但行人增多了，就是各色各種的旗幟——國旗，大減價旗，商店旗，也添了不少。

近來城裏幾家米舖，小館子，烟紙店，百貨商店的生意，似乎也漸有起色。這是因爲突然增加了大批工人之故。

工人一到，立刻米價從八元五角，漲到九元三四角；並且，現在還是往上漲着，白胖胖的米店老板，常常露出勝利的微笑。

黑壓壓的人羣，在暗黝黝的館子裏吵亂着；一排四張的方桌子，周圍擠滿了黑炭似的人頭；大包子一個個地送進飢餓的嘴巴裏；這些全是工人。

賣盡了一天的精力，帶了疲倦的身體，唱着小調，一個個地走進他們臨時建造的草棚。

夜漸漸地深了，整個的Y縣靜靜地躺在黑暗裏；這時，除了聽到幾聲淒慘的小販叫賣外，一切都是沉默的。

武寧一日

葵 星（江西）

似乎是一個很使人懶怠的日子，天氣倒很好，有太陽，有暖洋

洋的風。

來了一個電報：「漢口×××匯交陸軍第××師國幣叁萬壹仟柒百陸拾壹元伍角肆分，總馬零六二四號。」

「這倒是一筆不小的數目，」一個還剛被充軍到這裏來替社會服務的下江佬說。

「嘻，老規矩，一個月兩回。」我們的出納先生——終日捧着水煙筒的，淡淡的加上一句。

「生意一部分得靠兵士啊！」

果然，接着就有好幾個丘八來匯款，兌錢。一會兒也有幾個來買航空獎券，對二十二期的號碼，鬧烘烘的情況，看過去像這裏發生了一件槍殺兵士的命案。

有幾個鄉巴佬要換現洋。

「換花邊？媽的！想坐牢哪！」管兌換的老胖忙了一陣後，正沒好氣，就這麼罵着。

我們都嘆了一口從來不曾嘆過的長氣。

不遠的地方又來了軍號聲，其中還夾雜着歌唱。

漸漸地連歌句也聽得清了。兵士們在唱「拿起你的槍快快

地往前放，與那惡虎狼死命地打一場。」像是無數的鴨子在溪流

中大叫。我只得將兩指塞住耳孔。兵終於走到門前了，最先是一面

不大不小的旗，旗下八個吹號手，都是兩腮鼓起得如皮球，眼睛瞪

起像狗那樣的。再下去是一排排灰色的，一眼看不到底，如一陣陣

灰色的浪頭在街心中起伏着。其中也有幾個騎馬的，又有幾個走在隊伍旁邊的兵，都有着菜色的臉，消瘦的身子，破舊的軍服，爛了的草鞋。

軍號聲與歌聲又漸漸地遠去了。

「有這多的兵哪！」老胖把伸長了的頭頸擺轉原位。

「多，有什麼用呢？」不知誰說了這樣一句。

我是想靜靜的安息一下，剛才的「壯容」實在把我攪昏了。

不料街上又來了吵架——這裏常常演的好戲。

這是兩個女人一邊吵嘴，一邊誇耀着各人有更多的妍頭。我

真意想不到。二個女人吵架，竟會祭起這一種法寶。

這裏的小戶人家的女人十之八九都靠賣淫維持生活，她們

的主顧就是「兵官。」

天氣有點熱了，連狗都躺在街沿上乘涼。我從來不曾見得有

像這裏那麼多的狗的地方。幾乎每家都得平均攤派着一隻。種類

是只有一種；但是花色，大小，雌雄，倒是一應俱全的。

跑到中山公園裏，見識所謂城內的壯丁與鄉下的壯丁的軍

事操練。

晚上同事們打牌，報告日間去打茶圍與兵士衝突的經過。

做了一個夢，夢見我被包圍在兵士女人，狗的中間。醒來，聽得

敲三更的更夫漸漸近來，外面許多狗在狂吠。

悼一個刊物的夭亡

何 魯
奏(安徽)
戈(安慶)

一九三六年五月二十一日，星期四，從早上到夜晚，一直刮着很大的風，沒有太陽，天上有很多灰色的雲，然而沒有下雨。

便是這麼一個怪天。我們的心血的結晶——秋羅，今天該是第七十七次和親愛的讀者見面，向全社會呼號出它悽慘而勇敢的心底話的一天；可是，便在這一天，我們的秋羅被送上了斷頭台，割了它的舌條，暫時使它不能再從這安慶的一角播出它第七十七次的「梟鳴」了。

「我們底原稿沒有送進排字房吧？」一個傻頭傻腦的社友竟這樣率直地說。

何君的眼眶兒紅了，眼珠晶瑩着，然而呆住了。

.....

記得，是一九三四年的秋天吧，我們一共三四個人，偶然地覺得自己所看到讀到經歷到因而得到的一點意見，應當有一個發表的地方，而且為增強力量，應當有個集體的發表的地方。我們都是沉醉在文學中的，於是決定設法辦一個刊物。

我們是窮學生，而且是不受津貼的，什麼「雜誌」之類的單行本，簡直成個夢。我們便去找當時在我們學校裏教新文學的教授，許傑先生，商量結果，和當地唯一的某大報接洽，出版週刊。

兩三個星期之後，秋羅誕生了。

我們早就知道的，秋羅必然會遭某一部分人的歧視的。但我們仍然掙扎着。

果然，不到七期——即七個星期——爲了篇把文章有兩三位社友被請進了看守所拘留所去。過了十幾天，又莫明其妙地開釋了。

報館的編輯先生常借「朋友」(？)名義在我們耳朵邊演說：「外面注意得很呢！小心些，青年！我們是不見外的朋友，還會欺騙你嗎？」

我們呢，因爲當時有人主張什麼存文復古，又主張什麼讀經，於是，我們借了學校裏面的一位「假古董」教員(因其有時穿「夷服」讀經)做鵠的，接連出了兩期「××批判專號」。這一來，秋羅更遭了白眼了；在學校裏，假古董連絡真古董在校務會議席上公開說我們「污蔑師長」，但幸虧當時文學院長周予同先生說了幾句話，於是我們還不致於捲行李。在報館裏呢，那編輯除刪改我們的稿子外，還來個聲明：「倘涉及意氣或個人私事者，一概謝絕登載！」

過幾天來個通知，限定稿子在出版前三天送去，「以便編排」。因一二九的發生，有些社友都忙到「學生救國會」裏去了，這期間，幾次大會爲了意見紛歧，這幾位社友竟成了幹事會中有名的砲手！這是閒話。可是，當我們的學校，因爲是一個「大學」，「大

學生」可以有機會到南京去聽訓時，學校裏有一位寶貝，竟以請洗澡為條件運動同學選舉他，讓他可以「晉京」一趟。於是秋羅又忍不住要說話了，但在「值得說」與「不值得說」的猶豫間，延擱了一兩個月，這次終於把稿子發出去了。本來秋羅便被認為有「罪」的，於是，於是……

秋羅是我們的心血結晶，不便自捧。但據我們知道的，南京以及安徽內地，有些讀者是把它每期每期集起來保留的。我們從第一期翻到現在，我們看出上面一大陣一大陣的波浪，我們清楚地意識到我們是向前走的，向前成長的。

秋羅是被停刊了，在這倒霉的「中國的一日」！不過，我們且收拾這次祭奠的紙灰，我們會產生第二個秋羅的！我們底心是滾熱的，親愛的關念秋羅的先生們！等待着！忍耐些！

在灣沚鎮

楊 筠

太陽怕羞似的躲在雲背後，天空顯得那麼陰暗，時候已經五點半，學生們都已「家去」了，我舒了一口氣踱出校門來。

對門十多丈路遠，一座巍然矗立的天主堂，照例觸着我的眼簾。突然想起了今天早上六點鐘光景，教堂前是多麼的熱鬧，這使我從來不去注意它的心，引起了好奇，自然而然的走向那裏去。

圍牆是多麼高和厚，鐵門半掩着。不管三七二十一，推進去！一個穿着「短打」的少年，光景不到二十歲，迎上前來，不問而知是「門房」之類。

「先生，難得來，坐坐！」他放出天主教徒的「博愛」的本色來了。

我隨便看看高大的建築，瞻仰瞻仰天主的聖像，一回兒就打回頭。他一直跟在我背後，不說什麼，兩只眼睛時時向我「打量」以為我是「拆白黨」似的。

「這教堂造了多少年？」我隨口問了一句！

「怕有十六七年了吧！」

「現在的神父是什麼地方人？」

「是西班牙人，他說得一口很好的中國話！」

「今天早上為什麼特別熱鬧？」

「今天是一「主」昇天的紀念日，大家要來祝禱的。」

「哦！這個堂裏的信徒倒不少！」

「不少，大約一千六百多家！」

「嗯！這裏還有旁的教堂沒有？」

「那邊還有一所福音堂，是「奶奶」們的。」

「呀！在這內地的一個小小鄉鎮上，洋教有這樣大的勢力了，不起呀！不起呀！我默默地想，默默地走，走出了天主堂。」

電火已經來了，但始終是那麼昏暗，從來沒一次「雪亮」過。

這大概是內地電燈的一般特徵吧！

照例，識字班的民衆都得到校了，可是奇怪，今天還沒有一個人來。

時鐘打過八點，識字班的民衆只到三分之二。

「各位朋友，今天幹麼事這樣遲？」我笑嘻嘻的問。

「周先生，我們要上操呢！」

「是壯丁訓練嗎？這裏有多少人去操？什麼時候開始的？」

「本鎮二十四保，個個要操，只要滿十八歲的，一天兩次——

早上和將晚，我今日剛開頭，我們操完了才來的。」

「你們要讀書，將晚的一次，能不去操嗎？」

「保長說的『不中』」（即不行）有國民政府的命令，有省

裏的命令，還有府裏（這裏本屬甯國府，宣城縣這裏的民衆現在

還稱宣城縣爲『府裏』）的命令，區署（即區公所）又有命令，

不操『不中』——一個三十歲左右的壯漢嘮叨着。

「你們操了『幹麼事』打日本，還是打『土匪』？」

「這不知道，只是上頭的命令嚴得緊，不得不操，罷了，打仗，怕

不會吧。」他們有點摸不着頭腦子。

「周先生，保長對我說過的：上了操，保護地方呢！」另一個瘦

長個子，很得意地說。

「保衛地方！我們老百姓自己幹起來，倒便當得多了，先生對

不對？」阿大這樣說，他有強壯的身體，漆黑的面皮。

「不要扯開去了，我們談正經。你們以後還能來讀書嗎？」

「我們這幾個人，一定不會少的。以後頂好還請先生講點

紙上的事給我們聽聽。」

我點點頭，不想再談下去了。

〔註〕灣址地當皖南，是蕪湖到宣城間的唯一大鎮，有江南鐵路和蕪屯

公路等通過。

亭 遇

空 言（安徽）

多年未返我的故鄉——A縣，情形是異樣了。除掉觸目驚心

一縱一橫的長途電話線，零星散佈聳立的碉堡瞭望台是新的建

設以外，跟着使人感到的，祇有破落淒涼！

五月廿一日，雖然是經過雨後的天氣，但仍很悶。坐在家裏既

很不舒服，覺得還是出外走走要比較好些。於是，決定去訪一個朋

友——離我的B村約十多里路。末後回來時，不想天氣更加悶，我

走過了一程，委實有點難受了。路旁有一個空着一面的亭子。雖然

是乞丐住過的，很髒，滿地都是腐爛的稻草，沒奈何，仍是要進去休

息一會了。

田中的秧針，一排一排的很有規律，已出水了八九寸，但仍是

黃綠色；微風吹過，好像個個都在低頭沈思。在四圍寂寞的山野中，

幾個烏黑的鳥兒，靜悄悄地蜷息在電話線上，一動也不動，襯着佈

滿白雲的天空，就同在一張潔白紙上，斜畫了一條墨線，彈上幾個墨點。不是牠後來飛了起來，伸展出剪刀似的尾巴，誰也不能辨識牠原來是幾個燕子。沒有行人，空氣和死一般的沉寂。

我坐在亭前支柱的橫木上，看看山，看看水，看看田裏的秧針，看看電線上的燕子。多會，我本待起身再走了，忽地來了一個淡素的女人。

她的年齡，大約不到二十歲的光景；腦後梳着一個團團的髮髻，很烏而不甚光滑；身上穿一件灰色半新舊的布衣，腰間繫一條黑色半新舊的布裙，雖然有幾處是破了的，但都已補紉過，並不十分襤褸；臉兒是沒有施過脂粉的，兩頰却泛出微紅；祇是略覺黃瘦些，身體却還是很壯健；一眼望去，就知道她是一個農家女子。雖不甚美，但亦不討厭。

她走進了亭子，坐在亭前支柱的另一橫木上，默不做聲，雙眼直注視在我的週身，不住地望。

我因此開始懷疑了。我想：「在我 A 縣，向來是重禮教的地方，我是一個陌生的男人，她是一個年青的女子，此外沒有一個旁的路人，她也就不避嫌嗎？她也是走乏了不可耐嗎？那末，她又爲什麼祇是老注視我呢？」這在我 A 縣委實是沒有見過的情形。我由這懷疑的心理，要想觀察一個究竟，因此，便索性再坐一回。

「唉！」
靜默了一會，她開始長歎了一聲。

「先生，你到那裏去？」

她接着問道。

「你的家在那裏呢？你爲什麼歎氣？」

我忍不住我的懷疑，我沒有答覆，我便這樣地問了。

「唉！」

她又歎氣了，臉上現出很憂鬱的樣兒。

「先生，我住在 H 鄉，我半年來……」

她停了一會，方才回答，但又咽住了。

「你半年來怎樣？」

「我半年來，沒……沒……接……着……」

她臉兒微紅了，斜低着頭，半響，才答覆我這麼一句。

「……」

我心裏一怔，竟說不出話來。

「我有個黑心的，他棄了我，他跑了，我弄到飯都沒有下肚。」

「你的家中現在還有什麼人？」

我不知道要怎樣說才好，我文不對題地又問了。

「沒有多人，祇有個老母，兩眼已經瞎了，父親在去年死掉，我

嫁那黑心的，他又自跑了——聽說是去當了兵，全靠我來養活，我

有什麼辦法呢？先生，我好苦啊！我又沒有什麼大本領，幫人家做傭

工，現在的時年，也沒有人家要了。砍柴又賣不到錢，真正是怎樣好

過活呢？」

她說後，把頭略一伸，仍用雙眼注視着我。

「你現在是從那裏來？」

「先生，這一季我還可以替人家摘點茶，但是，那裏能够使用，又要趕回家去照顧老母。」

她很淒楚地含着一包眼淚的說着，靜視着我，好像待候我的安慰。但是我再也找不到什麼好話來安慰她了，我祇能說「那也確實沒有辦法呵！」引得我自己一陣酸辛，幾乎替她掉下淚來。

半響，兩下靜默無言。她忽又說道：

「那末，如果得先生不嫌厭的話，請先生……我說過，我家中沒有多人。」

說後，臉上一紅，忽又轉而微微地強笑。

「我是出門的人，這事情就很艱難了！」

我一面回答，一面心裏想道：「我鄉是著名的『禮義之邦』，比不得上海。可是現在，居然也要打破禮教，出賣她的青春了，這是很少見的。」但是事情更有不幸，她竟又說：

「唉！先生，你忒……你可憐……那末……也不要緊……就這裏……」

她說後，用唇向裏面一指，接着把頭直垂下去。

「先生，你以為我很醜嗎？我可沒有……也沒有……隨你先生……」

我不知所云了。給了她一塊錢，各自走開了。

見公局

葉仁鴻（安徽徽州）

上完了第一課國文課，正走過邊門，回到宿舍的時候，校廊下那條楊校長特地為近村來見公局的人們而設的長木凳上面，不知在什麼時候起，已經坐了一個女人了。

她起先是面望着校門外的，可是，等她覺着背後有脚步聲響時，突然倉皇地立起身來，臉上立刻堆下痛苦的表情，走近前來說道：「先生，請你通知這裏楊先生一聲，我是來見他的。」

「好的，你在這裏靜坐一會。」我說着，逕往宿舍走去。

楊校長雖已經到校裏來一個多鐘頭了，可是，爲了每天的習慣，——看完一份早上從鎮上送來的申報，和不到十點鐘後不肯給人理事，——所以當我每次告訴他外面有人要見他時，總是應了一聲，便又毫不放在心上的去看那份報紙。

在我第二次回到宿舍時，那女人纔由廚役阿順領了她進來。她的面部有很多的傷痕，看上去，一定是跟誰廝打被指甲抓破的。一雙眼睛，更木然地死盯着前方，——一切舉動都充分地顯出呆滯失常。誰也可以斷定她一定是受了什麼很深的刺激。

她一邊由楊校長指點她坐下，一邊委屈的哭訴：「先生！我常聽人說，你先生是幫別人說公平話的……所以我來……我來求先生。我是前村汪財喜的媳婦，我的男人叫長發，他是出門做生意……」

意的。三年前他討我來的時候，他待我還好……」她的話忽然停止了，臉低沉到胸前，悲聲的啜泣起來。「可是現在，他已經變了心，不要我了。先生，請你說說，有沒有這種事情，他從外面回來，還帶來一個女人。」

「帶來一個女人？」楊校長急問她：「這個女人是你男人的什麼人是他討來的？」

「怎麼不是！」那女人點着頭，伸手到衣袋裏，掏出一塊手帕，不住的揩拭眼角邊滴下來的淚珠。「他說外面有那麼種規矩，只要男人或女人和不來，就可以離婚。以後誰也不能管誰。所以他現在回來逼我離婚，叫我回娘家去。回娘家去，這是怎麼回事呵！我嫁給他這幾年裏頭，又不曾做過一樁虧心事，一年一年的他在外面，我都不是跟我公公死做省活的做着。種田挖山，我那一樣做不來……」

「那麼你心裏怎樣？」楊校長探着問：

「我呀！我不能就這麼跟他離開。我娘已經把我嫁了出來，那裏還容我回去得？不要把我打死……唉！先生，求你幫我想個辦法……我生是他家人，死是他家鬼。再叫我到那裏去？給別人說醜話。」

「你那男人呢？」

「他那黑心鬼！他非要我離開不可。他死打我，罵我，白天鬧到夜，可是……」嚥下一口唾沫，「我都忍住了。我情願給他打死吞

我下肚去！不能離他到別處？一輩子給人笑我。」

「好！我都知道了。不過，現在你一方面說的話是不能憑證的，你明天和你那男人一起來見我罷。」楊校長威嚴地說，隨即在房中間慢慢踱起方步來。

「嗯，先生，謝謝你。那我明天再來。」那女人很感激地點了點頭，小心地退了出去，彷彿自己身上的嚴重的問題，已經解決好了似的。

在徽州一帶，那些距離縣城較遠的村鎮，他們除了討財害命等重大家件，必定要到縣裏或省裏去告發訴訟以外，一些瑣瑣的事情是由村人們自理的。這案件的人，大抵都是稍有名望而為村人所敬仰的區長。

在皖南一小村

辛 明 (安徽廣德)

天氣似乎晴得穩重些了；氣壓很高，很清朗。田裏有人在收割油菜和大麥，曉風中更悠然送來麥場上竹連架的有節拍的響聲。出現在今天月份牌上的日期，除「五月」和洋碼字「12」外，同時在下面又是「丙子年四月初一」再下面是——「宜：祭祀，入學，忌：穿井，伐木，訟訴。」

農婦在村口么喝着，用手遮着斜斜射過來的陽光，喚那遠遠田坵裏的收割人回來早餐。

老張急着去找區長，門房却叫他寫張呈子來。請人做呈子要錢，買呈子紙要錢，請人寫也要錢，於是老張花了一兩塊。

當他第三次去找區長，又遞上第三次的呈子時，他才得到回答：區公所就要大批捉捕未完捐的挑夫。

現在全街上就都在傳說着這個消息。

x

x

x

五月的田野，到處都可聽到耕耘者的叱叫和鞭子抽着的聲音。太陽照在灌溉的水田裏，閃閃發光。從拖拽在牯牛後面的犁頭下，翻起一塊一塊的土渣。烏鴉、黑衣僧樣的跟在後面追尋。

一個挑着籬筐的男子走來，後面還跟着一個年青女人和一個近十歲的孩子。陳蔑匠將那男子喊住了：

「大麥麼價呀，二哥？」

「呵，我這不是上月借的一塊四的拋盤麥子，今朝送去的。賣要賣二塊二三勒。」說過後，那女人又繼續着她的談話：

「我們真正經，也不是假的呀，走路望就不望人家。」接着：「你挑的麼扁？明朝幫你打麥子要吧？」放大過的小脚一拐拐着，突突的乳房顫動着，臉上燒着紅潤。

傍晚，天氣悶熱起來。村女們都只穿起一件單布衫。

稻場上堆起一堆一堆的油菜或大麥。孩子們在那裏遊戲。

屋子裏：一堆小鴨，一堆小雞，又一堆怪肥的小鵝。不小心，你會被那繁星似的雞糞或鴨糞滑跌倒。

吃過晚飯，一堆人在那裏談着今天余寡婦狠狠地罵她的老姘頭。

「要是我是他呀，打不死她！」

「給我呀，哼，不撕破她的嘴！」

各人都在比嘴巴狠！

蛙在噪鳴。天上佈起濃重的黑雲，即時便刮起了大風，猖狂的風……

蕪湖的一日

黃安成

劈劈拍拍的爆仗聲，驚醒我的酣夢，模糊中知道這是朔望的例有報告鐘。

平時每見路灣或街角，大都有着像廁所（罪過）似的建築物，這建築物雖然很小，不滿五六尺高，可是三層樓。最下一層給紙錢灰薰得和烟肉一樣，並且還有頑童們貢獻的泥塊，石子上中兩層，就是財神閣和土地祠。

街市上的店舖，除了幾家書店之外，差不多每家都供着財神菩薩。廢歷朔望，家家（包括住戶）都在門口供着香架——一種鐵製或木製的三脚架，燃燒着的線香，像蠟燭似的插在上面。

太陽的熱淚射在人們身上，覺得像是初夏的氣候了；我穿了一件單衫，在外面彳亍行着。冷落的地方，就同鄉村一樣，散立蓬戶

的多，好像秋收後田陌中的草堆；生疎的人進去，也許同進八卦陣似的不會出來。他們那些黑暗的草屋中，充滿了霉溼的氣息；露天的糞缸，比爛木頭上的蟲蛀眼還多。行人的道路，就是他們的糞豬場。襁褓的孩子們，背了糞箕追隨着豬羣，想得到一點賞賜（豬糞）；但是大多數的豬都很吝嗇。

鄉農們挑了一担一担的排泄物，不斷的從街市上運出來，而挑水碼頭的挑夫們，又不絕的運給人們的飲料。

在金馬門一帶，十家倒有七八家是米行，薯坊的鉛皮烟突裏，塔塔塔有節奏的冒着黑煙。

最繁鬧的長街，今天乞丐特別多，乞丐中有不少老人，孩子，和女人。這是近年水災造成的紀念品！

街上的布店，多得不亦樂乎，夥友們照常的無聊得打呵欠，很少看見有幾個主顧。百貨店的櫥窗前，仍舊擠滿了人們在稱羨讚美，但是沒有一個人肯跑進去。僅有的一個光明影戲院，也因營業清淡而在前幾天跟中央戲院一樣的改演京劇了。但仍舊還是點點頭，打過招呼，就可免票的朋友居多數。中央戲院門口，掛着南華歌舞團的演技照片，青年們，少女們，貪婪的看着，批評着。

雜耍場大花園裏仍舊有許多高下不齊的主顧。

蕪湖公園的遊客，多是一些摩登的女人們，和自號風雅的男子。這裏找不到一根像樣的樹，和出奇的花，只有新式的紀念碑塔，寂靜的呆立着。

我再沿江邊的馬路走去。江南鐵路的車站，仍舊有一批批擁進去，和一批批跑出來的旅客。太古，招商，海關等等勉強可稱偉大的建築物，仍舊傲視着旁隣附近的草蓬。

照舊一切照舊，絲毫也沒有什麼奇特的地方，和什麼意外的事件。

在朋友良處晚餐回來，天下雨了，街上××公司××字號的櫥窗裏，彩色燈泡映着「頂好雲土，特上川條」和「神效戒烟丸」的廣告。還有，從清早唱到夜深的無線電。

除去幾條較為整齊的長街，二街，中山路，越到冷靜處，路燈越暗，簡直同沒有差不多。

逛街記

劉北辰（安徽蚌埠）

五月的風吹刮着，夾帶了黃色的細沙吹刮着；吹過了大街，小巷，拐角的胡同；吹上了店鋪的玻璃窗，櫃檯，小販的攤子，黃包車夫的臉上，行路人的身上……整個的街市埋沒在沙土裏，人們就像是滾了沙土的螞蟻似的活動着。

擠擠呀擠的終日都在這快要被風沙湮沒了的古城裏亂擠。擦摸着額角上亮光光的汗水，想在這無數的活動着的像滾了沙土的螞蟻似的人羣裏擠出一條求生的路。

「喇——」一輛黑的肥胖的低矮的汽車飛一樣的衝過去，

衝開了那沙土的螞蟻似的人羣，沙塵歡舞地飛躍着向人們的身
上臉上加厚。汽車裏坐着一個黑的肥胖的矮的人。

「有錢勢的人是容易衝開出路的！」風一樣的聲音在耳旁
邊飛過去。

踏着街道上的沙土，擠呀闖的亂跑，看看牆壁上的廣告：「×
×戲院，少女如雲，一絲不掛……表演肉感裸體舞……」……
梅濁冠星，包君除根……」注意着房屋招租的貼條：「市房招租
……無家眷舖保免議……」「吉房三間出賃……無家眷舖保
者勿議……」……「瓦房……清潔雅致……光線……充足……
無舖保……家……」……一張又一張的從眼角飛過去「家
眷……舖保……免議……」

突然，駭驚了！在廣告堆裏發現一張怪異的告白：橫頭上特大
地標示着兩個字：

買血

「敬啟者：茲有省府要人某，因身體素患貧血之症……今經
醫士檢查，欲購買血液若干，注射調養……每磅願出酬謝金三十
元……如願者，不分性別，請於×月×日地運至××街××醫院，
經醫驗合格者，即行抽血……如此，非但助人……而又利己
……」

「賣血三十元一磅，可怕呢！」

「窮人的血是這樣不值錢哪！」

「拿自己的血來換飯吃，却肥胖了別人的身子，矛盾的事情
呀！」

「沒錢人的身體終會有被抽吸成枯乾軀殼的一天！」

……

走着，黃沙瀰漫的街道；蛛絲網似的蘊藏着無限的秘密。

街頭上的活動廣告打着鑼，打着鼓，吹着大的號筒；兩個化妝
的人，背上駝了一個畫着「劉海戲金蟾」商標的挺大的木牌，木
牌上寫着商店的字號：「大犧牲大廉價！」……不顧血本……
加三放尺……」

洋房，大樓，武裝保護下之××公司，××洋行，××特貨行
……

馬路旁，貼報欄內，特大的字：「×方藉口保僑增加華北駐兵
……」

「大批走私關稅損失佔收入總額三分之一……」

田對華文化新方針……親善為第一要義……」

「……弱小民
族之命運……意軍大肆逮捕阿民……每日槍殺者四五十人……

……」

「……市民注意！大批韓人，居心莫測！攜帶紅色藥粉，散分給
居民，聲稱能治頭痛，望勿受其愚……」

「……×縣盛傳有奸人
在井中散放毒藥……」

「……」

「沙——」一張廣告飛到懷裏來！「××公司十週年紀念，
大廉價，大贈品……贈航空獎券……人人有得二十五萬元之希

……」

望……發財的機會到了……」

「嗖——」又是一張塞進手裏來，但沒瞧見是那個送的。

「被壓迫的羣衆聯合起來！」

「武力制止華北增兵！」

「……收復失地槍斃漢奸賣國賊……」

「……」

一股風夾帶着沙吹過去，吹散了人羣，吹散了傳單，美麗的紙

片在空中飄飛，太陽笑開了臉，友邦軍隊整齊的步伐，雄壯得意的

歌聲。

「老爺可憐吧！」一個襤褸的蓬髮女人，枯瘦的手抱着枯瘦

的小孩子。

摸摸衣袋，頓頓足，皺了皺眉頭，便跑逃似的走進了拐角的胡

同裏。

迎面送來一種「嘩啦！嘩啦！」的亂雜聲音，接着，一羣腳上帶

有鐵鍊的人，烟賭犯！

靜靜地一間屋子裏，五個青年人的血在燃燒着胸膛，熱烈地。

「通電全國各學校組織救國會，一致參加救亡運動……」

舉手。

「電請政府保護救亡抗敵團體……」

舉手。

「要求政府一致以武力對外……」

舉手。

這是一種被某種人所認爲「愛國犯」「不安份子」的會

議。

天色漸漸地灰黯，風沙更急激的吹打，夜之神來臨的預兆：西北角的天空，奔騰着黑濃的雲，是暴風雨將來刷洗這混亂世界的前奏曲。但在這混亂的世界裏，有着不少的人，那不少的人是等待着夜雨過後明朝鮮紅的太陽呀！

「毒」的世界

楊叔和（安徵蚌埠）

晚間到編輯室，看見桌上一堆紙張，就知道今天的稿件，已經由訪員送來了，每篇看了一下，覺得比較重要的，是禁烟分會檢舉隊破獲了一個十四歲女孩賣海洛英。於是編發了第一條：

本埠禁烟分會組織煙民檢舉隊，於昨日（二十一日）上午出發，至西遊戲場緯三路第七十八保內，查獲尹至藏之女尹小子，年十四歲，售賣毒品，當搜出海洛英八中包，又八十五小包，並獲嫌疑犯男女二名，當即解往公安局法辦，聞該女之父尹至藏，素來販賣毒品，被當局拿獲後，彼母仍繼前業，亦被破獲，均押鳳陽縣府判罪執行，迄未開釋，該女孩不知悔改，仍繼其父母後塵，實出人意外云。

皖北的毒氣，瀰漫得異常普遍，據人精密的調查，蚌埠一處的

零售白面。——海洛英，一天有二千元的市場。白色恐怖，幾乎要毀滅的整個的人類，公安局每天緝獲的吸毒犯，總不在少數。今天又有男女毒犯六七人。

從徐州到蚌埠，這一段，是毒品最流行的區域。五月十六日，津浦南段警備司令部，在徐州槍斃了一個販毒的人，二十一日佈告發到蚌埠張貼，很引起許多人注意；或者可以斃一儆百，叫蚌埠賣毒品者，知道駭怕。

蚌埠除了老海充斥之外，鴉片烟也有很廣大的銷路，一班貧苦的老百姓，飯沒有吃，不成問題；大烟不能不吸。二十一日公安局飭屬辦理「赤貧烟民登記」。「赤貧烟民」這名目多怪！

一日間

賈光
(安徽阜陽)

——一個內地中學教員的一頁生活日記

現在已是午夜，一天的時光又忽忽地飛逝了。在這一天裏頭，我都是生氣着的。這不僅今天如此，不過現在只說今天的話。

昨夜，我伴着孤燈，替諸生改「之乎者也」，直到今晨一時半纔擱起這枝秃筆。我的命題是「父親」，多數學生都說她的父親如何「克勤克儉」，如何「急公好施」，把辭典裏可找得到的詞句，盡量地搬出來替她們的父親吹噓。可是內中有一個姓×的，却說她的父親「好穿黃色的西裝」，「愛同女性接近」，甚且狂原

濫賭，把家資蕩盡，還來虐待她的母親。這使她非常氣憤，於是大發牢騷，說男子是萬惡的，連半個好的都沒有。我看了這篇妙文，心裏好生着惱，倒不是因為她揭發尊長的短處，有違先賢的禮教；却因她的話說得大武斷，連我老師都被咒罵在內。如果她說人類是萬惡的，也許有相當理由，然而她所說萬惡的只是男子，還認為女子是完全良善的。誠如她所說，則男子便都是「該辦的」東西，而女子反可以上天堂了。這樣，就難怪人家「不重生男重生女」，也許將來還有「溺男」的事情發生哩！想到這兒，我不禁擱筆長嘆，為舉世的男子擔憂。

近來我就好作上述的杞人之憂，因之每每深夜不能入夢。今晨就寢時，雖然公鷄已唱過了第一次的曉報，但我仍輾轉反側，不能安眠，等到精神困倦到了極度，纔矇矓地合上了眼皮。然而還沒有做完一個春夢，那催人的喇叭又驚覺了我。起牀之後，循例是點名，升旗，早操。對於這些，我不能有絲毫感想，只是照例履行罷了。

睡眠不足的人，據中醫說，虛火一定要上升。也許是這個緣故，我總是按捺不住心火。上午，上國文課時，發見有幾個學生在偷偷地做針黹。這使我心裏浮起一個陰影，和一團無名火。於是，從前對學生的一分熱烈的希望，完全被撲滅了，以為像這樣的女子（不是這樣不要好的女同胞，看了不必發怒。）壓根兒就無須受教育，只配做家庭的奴隸，只配燒鍋煮飯，裁衣補襪！她們的天性如此，就無怪人家喊出了「女子回家去」的口號，也無怪辦女子教育

的有一「一生祇教別人妻」之嘆了。但這是自己的私念，可不能說出口去，說出了，她們反會說你思想落伍，甚至會「鳴鼓而攻」，罵你侮辱女性。所以我只過指斥她們不應在上課時做別的工作，勸逼她們離開課室。這樣她們又攔起哭陣來了！哭，我並不怕，心裏反覺着痛快，暗地裏想：她們終歸是弱者，哭是弱者的表現！

下了課，抽空去翻翻報紙。在這兒，報紙所給我們的消息，已是五六天前的史事。但能知道這些史事的人，已足自詡是不出門而能知天下事的「秀才」了。今天報紙告訴我的是：西方有一個國家被滅亡，幾個國家在着慌；東方大國的人們一邊替一個偉人祝嘏，一邊哀悼一個偉人的作古；其他可氣可恨可笑可罵的消息，我不忍再看下去，便隨意他翻閱報上的廣告，看有什麼新書出版沒有。這時校長從外面走來，見面就問我，××教員實施辦法的草案寫好了沒有。我只得答應說：「正寫着呢，大概明天可以完成。」其實我還沒有寫好一句。

天日長了，學校規定有午睡的時間，但這似乎是為學生的；教員大多沒有這種清福。我爲了校長催着要××教育實施辦法的草案，只得多吸幾枝煙捲，打起精神，預備像煞有介事地來起草。然而尷尬人偏遇尷尬事，當我找尋教廳頒發下來的××教育綱要來作參考時，牠竟不翼而飛了。徧找不得，便出門去問同事，但他們都說不會拿。這教我非常着慌，因爲這是所謂「密件」呀，不見了，那還了得！可是心裏還希冀是校外的同事拿去看的，於是帶上房

門，出校去挨門挨戶地查問，結果我還是帶着失望回來，自己坐在房裏生氣，懷疑有人在捉弄我。這時幸虧教導主任走來提醒我，他說：「各先生房裏都找過沒有？」我說：「都找了。」「畢先生——體育教員——那兒呢？」「他那裏會拿這個，不用找的。」「你不妨試試。」我無計可施，也只好試試看了。可是走到他房前，只見鐵將軍把門，他不在房裏。我急了，也不管他願意不願，硬叫人把鎖敲開了。果然不出教導主任所料，那東西好好兒放在他棹上。我如獲至寶把牠拿來收藏在箱子裏，逢人便告訴老畢，豈有此理，害得我好找，又耗費了我半天的光陰。晚飯時，老畢回來了。我見面就怪他拿東西不告訴人。他並不認錯，反說是那天當着我面拿去的。然而我無論如何想不起有這麼回事，也許我的腦子被憂愁所侵蝕，已經不中用了。我深深地感到生命衰頹的悲哀！

晚上，就埋頭起草這勞什子，到現在只寫好一小部分，就寫不下去了，明天用什麼話去搪塞校長的催問呢？想到這裏，我真不願再幹這劃粉條的營生！然而不幹，生活又怎能過得下去呢？還有一家人的「柴米油鹽」又怎樣安排呢？這樣，我又咬不緊牙根了！

農林試驗場

歎 叔 (安徽)

日歷上告訴我今天是中華民國二十五年五月廿一日，這大概不會有錯。——說大概不會，就因爲我平常不大留心日子。這裏

的悠悠的歲月與定例的生活，今天並不和昨天或明天有所不同；就打前清末年，本場創辦以來算起，每個日子，都可以推知全是一樣，只有在這裏面過日子的人員常常更動而已；往後呢？只要中國不亡，而且社會狀態不發生變動的話，這樣的日子，想必也會一直繼續下去。

今天打一個早朝，八點略過一會便起了床。當差的把洗臉水端進來之後，隨即把簽到簿送了來。我寫下自己的名字，又在下面註上「六時二十分。」——這裏規定的辦公時間雖是七時三十分起，但同事們都喜歡寫得早些；不過也不曾有人寫過五時幾十分的；有一次誰寫了六時十一分半，場長認為太不莊重，把半字塗去了，以後便沒人像這樣寫過。

現任的場長，是新來才不久的。一來，就認為這場過去辦理不善，必須大加整刷，於是把牆壁通用石灰粉過，窗戶通用紅油漆漆過，在門前佈置花壇，把客廳掛的職員履歷表重新畫過；就是職員每天必須簽兩次到，也是新猷之一。

早餐後，我們開始辦公。同事，連場長一共八人：兩個技士，三個技佐，一個事務員和一個書記；全是四十以內或不到三十的英壯男子漢。技士梁先生，嘴角吊一支多福牌，跛着拖鞋，往門前監督十幾個工人砌花壇。技士王先生往田間一觀察，「樣子很像一個大作戶巡視莊稼，只缺少一支水烟袋。技佐章先生照例記載氣候；測氣候的儀器，有兩個寒暑表，分裝室外室內有一個洋鐵筒承雨，以

測雨量，有風向器，這風向器是有生命的，在我們場前場後和院子裏都安放著。技佐單先生，每天必須把場長用紅筆圈下的報章剪下粘貼；但此時，場長還沒有開始圈，所以他還閑著。事務員開始司出納。書記開始繕公文。場長呢？我不十分清楚他的工作，大概他每天必須把第三張或第四張報上幾條有關實業的消息圈下，尤其新園林和茶話欄內的重要文章；其次，他必須審慎地核閱公文，他發表意見或計劃的時候，往往在末尾加上一句說：「公事手續是這樣的。」此外，他還要和社會應酬。至於我自己呢？說句老實話，我是一個私立大學的法科畢業生，因為和廳裏的科長有點關係，在舊場長卸任前一個多月，被介紹到此地來；新舊場長大概都知道我的底細，所以只派我一份很輕微的工作——管圖書。那些從各處機關上送來的公報，報告，剿匪或新生活運動宣傳冊一類的「圖書」並不像牛或者犯人一樣自己會跑掉而要人成天看管，所以我便讓牠們靜靜地躺在一隻玻璃櫥裏，而自己只拿了一本三俠五義，找到昨天的摺角，往床上躺下了。倦了，我才起來去參加同事們的談話；他們正在談論某縣建設科長揩油的手段。

上午很快地過了。午飯後，我睡了一覺；醒來時已經快五點了。走到同事們的房間裏瞧瞧，他們還都睡着；只有單先生在剪報紙，斷了一邊尖子的剪刀，正往「收藏放款團昨日開會」的放字旁邊咬下去。用一目十行的眼光，把報紙掃了一遍之後，我又溜到外面散了一回步；下過幾點小雨，鞋底上粘上了厚厚的潮泥。

晚飯後，我們照樣又擠到王先生的房間裏閑談。——如果說我們場裏的生活，也有變動，那就是這一點。往前，舊場長喜歡打牌也喜歡嫖，所以同事們也都隨便，照例這時候是不會有人在家的。但新場長不同，他是很認真幹事的，雖則沒有向誰下過警告，但他以身作則，言詞間常對這些事表示不滿；大家覺得吃飯總比打牌要緊，所以也就很能夠自愛自重，除非隔上四五天，覺得太久，才到慣走的地方吸兩支香烟，而打牌畢竟不會有過。

往常，談話的範圍，大概是鬼，女人，日間從小說上看到的俠客。前天晚上，有誰提起過日本增兵華北的事情，但馬上被人打斷了：

「不要談，不要談，談起會頭痛。」

「國要亡哩。」

「亡了關哈緊？大人們亡得，我們也亡得。」

「亡了就不會有薪水發，沒飯吃，而大人們自己有錢，寄存在外國。」

「沒有薪水發？不會的。只要不打仗，而仗是不會有打的，中國不會抵抗。而且我們公務人員還是可以跟着政府遷移，到陝西或者四川。」

「如果日本人把你的女人搶走了呢？」

「那不行，那不行！」

「吳三桂。」

「我是吳三桂，你呢？桂三吳？」

這話題，便被一聲哄笑結束了。

今晚沒有這樣的話題，大家只是七扯八拉。我沒多開口，在玩牙牌，連得兩個「上上」一個「上中」看樣子，我可以買一條航空獎券。

同事們在十二點多鐘，陸續散開了。睡前，我寫了一封信，給在鄉間的二哥：

「弟在此，心身俱泰，飲食勝常，敬希勿念……」

在麥浪中

李增壽
(安徽鳳陽)

夕陽已吻了西山，十天勞頓之下，還透露着最後的餘輝；半天的輕雲，被渲染得反映出各種勻和的色調來。這臨去秋波，打算遣給人間一種雋永的留戀呢。

彩雲下，襯上萬頃麥浪，在飄浮着馥郁氣息的習習微風裏，有規律的翻騰着涵湧的波濤。空曠，荒遠，渺無涯際；那怕你窮極目力，也只會覺得一片茫茫。

偶爾在茫茫的碧海上，發現出幾處淡黃色的島嶼，島的一角，還隱現着點點黑影；好奇心的驅使，推動了我迂緩的脚步，漸前，我的眼底，呈現了一塊長着半生不熟的大麥地。一個帶有枯黃——其實蒼白到是恰當些——面孔的少婦，無光的雙目，深陷在僅着一層皮的頭腔裏，個個儂着瘦弱的身軀，俯着頭在從事於搯麥穗的

工作；刺手的麥芒，她是一點也沒覺得。

婦人的近旁，還有一個八九歲的小孩，頭架在幾乎維持不了平衡的纖細的頸項上，突起的顴骨，尖縮的下巴，猴子似的。——在到過龍興寺的人看來，也許會認為明太祖再世呢！

「媽！家去吧！」細弱的聲音，從那個小孩子的喉頭深處，被擠了出來。

「乖！還搯！又賣楞，該死！還沒挨餓得怕嗎？」

孩子陡的打了個寒噤，不敢再說什麼，也跟着搯起麥穗來，翹手翹腳的，雖然工作的速率很慢，但他却努力異常。

空氣逐漸沉默了下來。

婦人好像憶起了什麼似的，大而無光的眼球，極力向上轉動，頭也略略的傾斜點，菜色的面皮，在額角上皺起了幾條深痕，已而又舒展開來，浮現出一層笑意。——困頓中一種艱澀的苦笑。

「乖乖，你可想爺？他馬上許回來的。」婦人下意識的想藉此一舒她的愁思。

孩子意外的聽見提起了爺，精神振奮了許多，高興中透露出焦灼。

「爺？我想呢……那裏去了，嗨，這些天？」

「正月，二月，三月……噢！四五個月了！」婦人屈着手指，百無

聊賴似的計算着。

「娘，爺多好！他在家，俺天天都有飽喫……還抱我……娘，我

想爺！爺好……爺不打我。」

「……」

「娘，爺是娘吵走的吧？」孩子瘦縮的小嘴鼓起了。

「那天晚上，爺哭，娘也哭……娘還吵……爺就出門，不見回來了……娘，你趕走爺……爺好……爺走了，就沒的吃了。樹皮多粗，不好吃呢……天雨了，睡在家裏不行動，娘說管餓。肚子裏怪難過……」孩子一時情感衝動，就那末噙哩嚙蘇的數說着。

婦人被這絮聒引起了無限的心事，是怨，還是恨？不自禁的迸出幾句不必要的答辯：

「怨我嗎？欠人那末多的錢，縣官又成天逼着完糧，這個來打，那個來罵，他沒法，逃了，怨我嗎？」

孩子蘊藏着一肚子的委屈，又不大懂得娘的話，便無邪的投向母親的懷抱裏，「爺！嗨！嗨……娘！嗨！嗨……」他也加入了哭喊的旋渦。

夜，漸漸的撒下牠的垂幕，廣漠的原野，只有她母子倆的陰影和嗚咽，由模糊而消失於這蒼茫的暮色中。

找 事

徽 明（安徽無為）

因為自己的兄弟，失業已一年多了，妻兒啼飢號寒，那種住在一個屋子內，所聽到的詭譎聲，呼喊聲，的確有些難於忍受。而我雖

爲他四出奔走找求職業，總是得不着成功。昨晚約好了一個友人，在今早到他家裏去晤面。他近來和一些親知，發起在縣立的公園旁，設立一個茶社，那個公園花草甚繁，又臨近水邊，夏季將來，一些摩登仕女們，到這裏來納納涼的，一定不少。因而茶社的設立，供給少爺小姐們以納涼的方便，這確是一筆投機生意。

我們兄弟探知了這個消息，就招呼我趕快設法進行，以求攪得一個飯碗。跑了兩趟，我那個朋友都不在家，沒有遇着。後來撞見他的姪兒，就叫他在家裏和叔叔說一聲。今早千萬要等我一下，不要外出。

到了二十一日早晨，我起了一個冒早，因爲怕去遲了，又未免碰壁，而時機緊迫也不容許再緩了。每次我找人遇不着時，回家來，不是受着兄弟的責難，就說又到那裏去了一趟，有意的撒謊，聽了這話，我惱了，但想起了他現在的苦境，一年來失業的結果，使他心理陷於異常狀態，也只得低着頭不回答了。

今早我去的時候，他還沒有起床，見面後，寒暄幾句，我略告知了來意，他摸摸頭，半天沒有回答。末了，終於說出下面的話：

「你說的這件事，前十多天的時候，某大神就爲他的朝奉的一個兒子說過，後來，某團長又薦了一個人。連你的兄弟，已是第三個了。這事情的確不好解決，他們也不是容易得罪的，將來只好把這事提出到董事會去解決。」

我聽了他話，已不免有些發呆了。看看這事怕沒有成功的希

望，於是就轉過話鋒來！

「有沒有別的事情，你可以代爲盡力的？」
他沉吟了半響，說：「不敢講。現在失業的人太多，一個針尖大的位置，後面就有重要的後台做背景，我也只有隨時爲你留心，不過成否却不敢必。」

抱着沉重的心，我失望了出來。想着怎樣告訴我的兄弟呢？說真話，他抱怨我不盡力。但叫他吃空心丸子，撒謊說有希望，那末，拿什麼來滿足他的盲目底空想呢？

回來，看見他是沒有起身，那疲乏的神色，深陷的眼睛，身子蜷曲在外牀的一角。而在一條小凳上，我的三歲姪兒，拖長了鼻涕，滿臉的淚痕，在向他的母親要稀飯吃。母親也躲在一旁哭泣。我把眼睛轉了一個方向，不忍再正面相觸了。踱到自己的牀上去，頹然的攤了下來。

「逢集」與「燒忙香」

丙

誄

(安徽天長)

適巧這一日是本縣的「逢集」，城內的街道，平常本是很靜的，這一天却不同，滿擠着人，踵接踵，肩碰肩。提着腰籃子，穿毛藍布褲子的；帶着油瓶，捲上褲子的泥腿兒；光脚穿草鞋的；紮黑藍布巾的包頭，圍着紅帶子的圍裙，穿着古式有鞋葉拔的鞋子；還有一些拖着滿清時代的大辮子。在疊年荒歉的本縣，農民們受盡了天災

的摧殘與超苛稅的剝削。每年每個農民的身上要流去了若干的血汗，而不得着溫飽。這一日，從每個農民臉上綉紋間，就表現出他們的痛苦了。

這一日，不是一個尋常之日。在每一年的這一日，是農村中的鄉夫鄉婦街上的道婆、流氓、乞丐、商店、小販，最忙碌的一日。因為這一日又是歷年定例的「燒忙香」的一日。農民們在這一天燒了香之後，就是他們忙的時期：養蠶、割麥、插秧、接連的忙下去，以後很少有工夫燒香了，所以這一日的燒香就謂之「忙香」。

「燒忙香」這一日，可以說是農民快樂的一日，也可以說是憂愁的一日；在這一日他們滿眼裏所看見的都是他們的朋友，在這一日他們期望豐年的獲得。然而也憂愁這一日以後，他們所得的終於是一個失望。

「燒忙香」這一日，是每個乞丐、流氓、眼巴巴地望着的。他們很早的就在城隍廟前等候，希望燒香的人給他們幾個銅板。

「燒忙香」這一日，是商店、小販久所期望的一日。他們在沿街擺列了許多水菓担、香攤、煙攤，他們希望吃他的水菓，買他的香，抽他的煙，但是今年的一日，不是四年前那一日；農民們除買了幾枝香以外，他們抽香煙買水菓的錢，早已被地主官吏們拿去了。

「燒忙香」這一日，是寺廟裏尼姑和尚進財的一日，他們希望燒香的人多丟幾個香錢，但是今天丟香錢的人只有很少的幾個道婆而已。

「燒忙香」這一日，是形形色色的人羣，在喜、在悲、在嘆、在愁的一日。

小巫童

荷 鑫 (安徽固始)

一天傍晚，徐三大娘和阿成嫂坐在一棵老槐樹下，小聲小氣的閒談，我看她們談的很神氣，也湊到跟前坐下來聽。阿成嫂看了我一眼，沒說什麼，徐三大娘一些沒有覺得還祇顧小聲小氣的說，她沒有說完了的話。

「……香頭，瞧人很是騷險，阿洪算是不該死，遇到了他，王三嫂的爛眼不就是他給瞧好的嗎？他是童男子，仙家愛干淨，所以七八位姑娘，都跟着他。」

「徐三大娘，那個小妖魔又來替洪哥醫病了嗎？我去趕跑了他。」我說着就要走，阿成嫂又看了我一眼，還沒有說什麼，徐三大娘冷不防被我這一說，又是吃驚，又是抱怨，一把拉着了我，急忙道：「罪過罪過！阿彌陀佛！你這小孩子，什麼都不懂得，念了幾天洋書，就這個也不信，那個也不信，風是那裏來的？雨又是那裏來的？真的沒有了神仙，我們還能夠活着嗎？你以後趕快改掉吧！要觸犯了三姑娘，那可不是玩的！」

「真的，阿鑫，昨天晚上三姑娘下來，才利害呢！說洪哥的屋子太小，香的煙氣薰人，一把就把燒得通紅的香拔板了。還會唱軍歌，

什麼國民革命成功……我們一懂也不懂，又會唱拉魂腔^⑤，跟大毛子^⑥唱的一模一樣。到後來要一盃白開水，又用一張黃表紙將盃蓋好，唱着取藥的歌，唱畢我們掀開來細看，可不是嗎！一盃底都是泡開了的黃色丸藥，阿洪哥自吃了這仙藥，就漸漸的能够移動了。」靜默半晌的阿成嫂，恐怕我再說什麼冒犯的話，立刻申說三姑娘的厲害和靈驗。

洪哥是患重風濕症，手足不能移動已有二個多月了，整天睡在病牀上，恐怕難好了。

「他完全是騙你們，什麼三姑娘四姑娘的，簡直都是瞎說，他有本領叫我頭痛，我才相信。」我搶白着說。

「阿彌陀佛，神鬼怕惡人，你現在火力壯，等着你多時一有病，三姑娘就能叫你頭痛。你趕快的聽我的話，在三姑娘牌位前禱告，禱告以後不再冒犯三姑娘了，保你一輩子不生病！」徐三大娘咳嗽二聲接着又說，「我總比你多吃幾年鹽，作過的都比你見過的多，小孩子懂些什麼，上次我不主張阿洪到洋鬼子的醫院去，你總說洋鬼子的醫院怎麼好怎麼好，阿洪聽了你的哄，去了回來才知道後悔，他說洋鬼子也不按脈，祇拿了雞腸子似的東西，一頭塞在洋鬼子自己的耳朵裏，一頭在他身上亂扯，後來就給二粒白糖果吃，又用琉璃柄的錐子又像你們玩的水槍灌滿了水往屁股肉裏錐。三姑娘說他身上有鬼氣，洋鬼子再能，你想他用錐子能把鬼氣錐跑麼？還算阿洪不該死，遇着小香頭，鬼氣頂怕仙氣，非得仙氣

不能趕走他，剛才你沒聽阿成嫂說麼？昨晚阿洪吃了仙丹就見……」

「徐三大娘！阿成嫂！不得了了！阿洪哥正吃着仙藥就突的斷氣了！」阿詩慌慌張張打斷了徐三大娘正要想說而沒有說完了的話。

「……………」

隱約的傳來了一陣哭聲。

- 巫婆俗稱作香頭。
- 跟隨巫婆醫病的仙家叫做姑娘。
- 跟隨小巫童替人醫病的仙家的名字。
- 類似京劇，在皖北一帶很能吸着一班鄉愚們的心理。
- ⑤ 拉魂腔中的一位女名角。

某路小站即景

大任 (安徽蕪湖)

在四十二號「道撥房」●附近一個空場子上，百十個鋪磑子的「石工」●跳着嚷着。黑黢黢的腦袋流動成一種波浪，喧囂的聲音把樹上的鳥，吃草的牛都嚇得飛跑。道撥房的老板只管搓手頓腳勸他們有話好說，可是無效；激動着的人羣連聽都沒有聽見。附近村子裏的鄉下人，沒見過這種大場面，扶老攜幼地圍成半

個圓圈，帶着驚奇的眼光遠遠旁觀。

這時，工人隊中跳出個「領袖」似的小夥子，他放開一副「爆竹」喉嚨，壓住其他雜亂的聲音：

「老板，你替俺似想想，成天出死勁，賣骨頭，來此半年多了，銅子兒沒賞過不用說，只貪圖三頓黃乾飯，一身布褂褲。俺們的曹老板，絕子絕孫，還要在窮人身上搾油——去冬答應俺們的衣服，現在夏天了，還沒影子。你看俺們身上，又破又爛，比叫化子都不如。這位姓王的伙計，幹着活，褲子扯豁，竟顧不了羞恥，這樣，他不樂意幹了。俺們想要走大家走，現在農忙時節，到田裏幫幫工，多少總可以弄幾吊錢，不比這兒強？老板，請你對曹老板說去，他有的是洋錢，怕找不着工？要俺們則甚……」

「對啊，曹老板有的是大龍洋，怕買不到窮人的命……」大家又一窩蜂似地鬧了起來。

離這個不安的場合一公里多遠，有座二等車站。爲着接待一趨參觀的專車，幾小時前站房站台就打掃「清潔」收拾「整齊」，鴉雀無聲，警備森嚴。值班站長穿一套筆挺的黃卡機布制服，金邊制帽，漆黑皮鞋，在日光下閃閃發亮，使看到他的人無須再看車站，就會滿意而歸。

「瞿——瞿！」火車進站，站長一面搖旗一面吹哨子，那黑色的怪物就放了最後的一聲汽，戛然停住了。然後，站長恭敬將事

地請參觀團員下車，四面看了看，再請進辦公室用茶點，一切都熟練而合禮。

最後，站長請他們「不吝賜教。」於是，由一位留小鬍子的團長先生致辭：「這是國內新興的建設，我們的印象很好，尤其是各位員工們合作苦幹的精神使人欽佩。我們回到上海，一定替貴路儘量宣傳……」

詞畢，站長拚命地鼓掌，延長至五六分鐘。同時，一公里外喧鬧的人聲也開始由遠而近了。

●道攔房：乃沿鐵路所設的工程機關，以便隨時保護路基和軌道的，普通多由一個「老板」十來個工人組織而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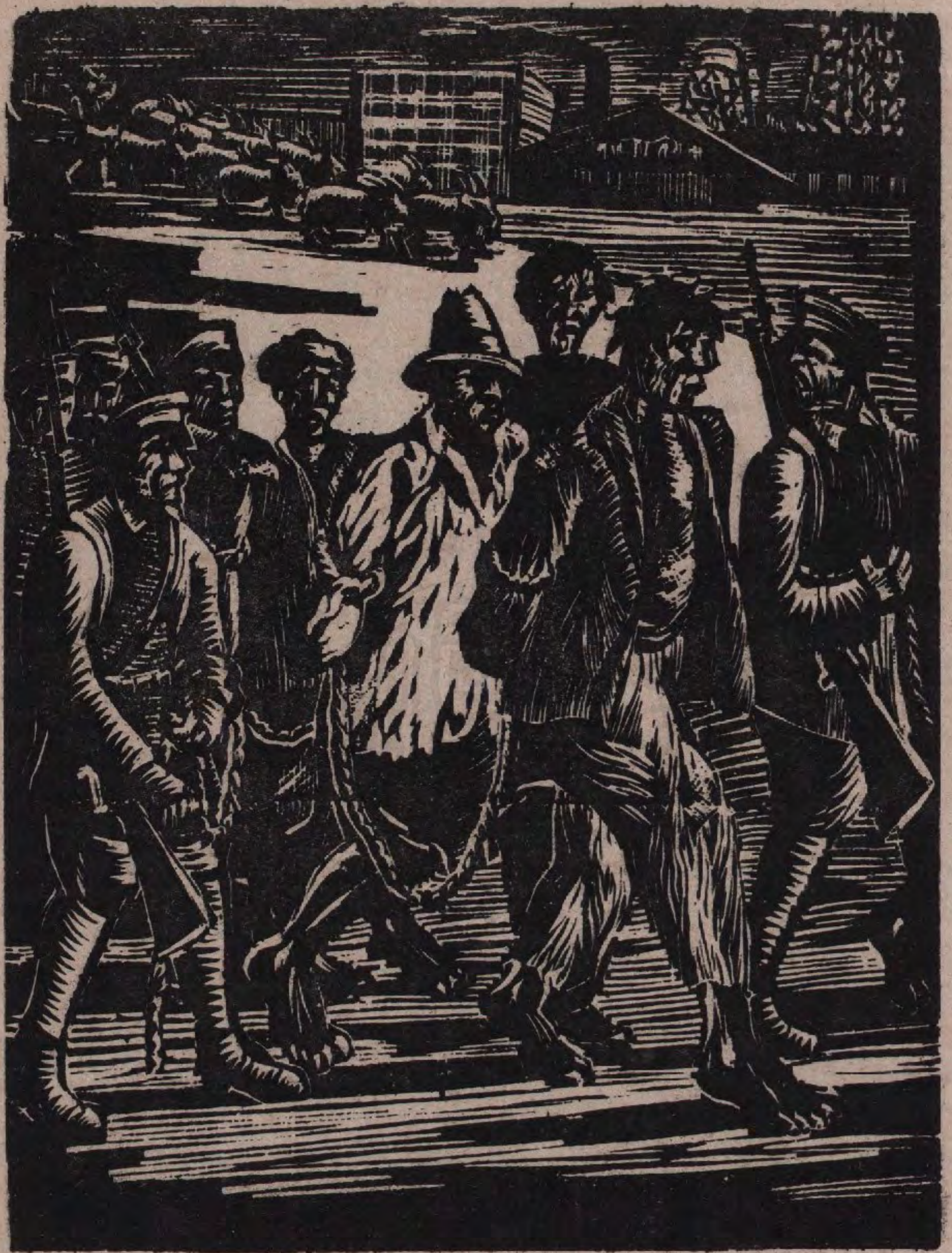
●石工：鋪磁子的工人並不由鐵路雇用，而是一種包工制度，像割老板這種人，就專做這種「包辦」的買賣，鐵路上也樂得省事。

片 段

辰 哇

牛棚似的兩間小屋，母子倆同居。他們惟一的同伴就是一隻小花狗，今年春來却打死吃了。

早晨，我到村後出恭，徑由此小屋後牆，聞屋內有私語聲：「三黃兩黃，餓的眼黃」的時候，禿孩子，我們不能多偷一



溫灣作 五月二十一日漢口小景



日出 ↑
 (嵐山)
 (董榮炳攝)



↑ 江畔之晨

(漢口)
 盧輝攝

從仙人洞望御碑亭 ←

(嵐山)
 董榮炳攝



← 漢口市兒童健康比賽

(醫生檢驗情形)

韓清瀉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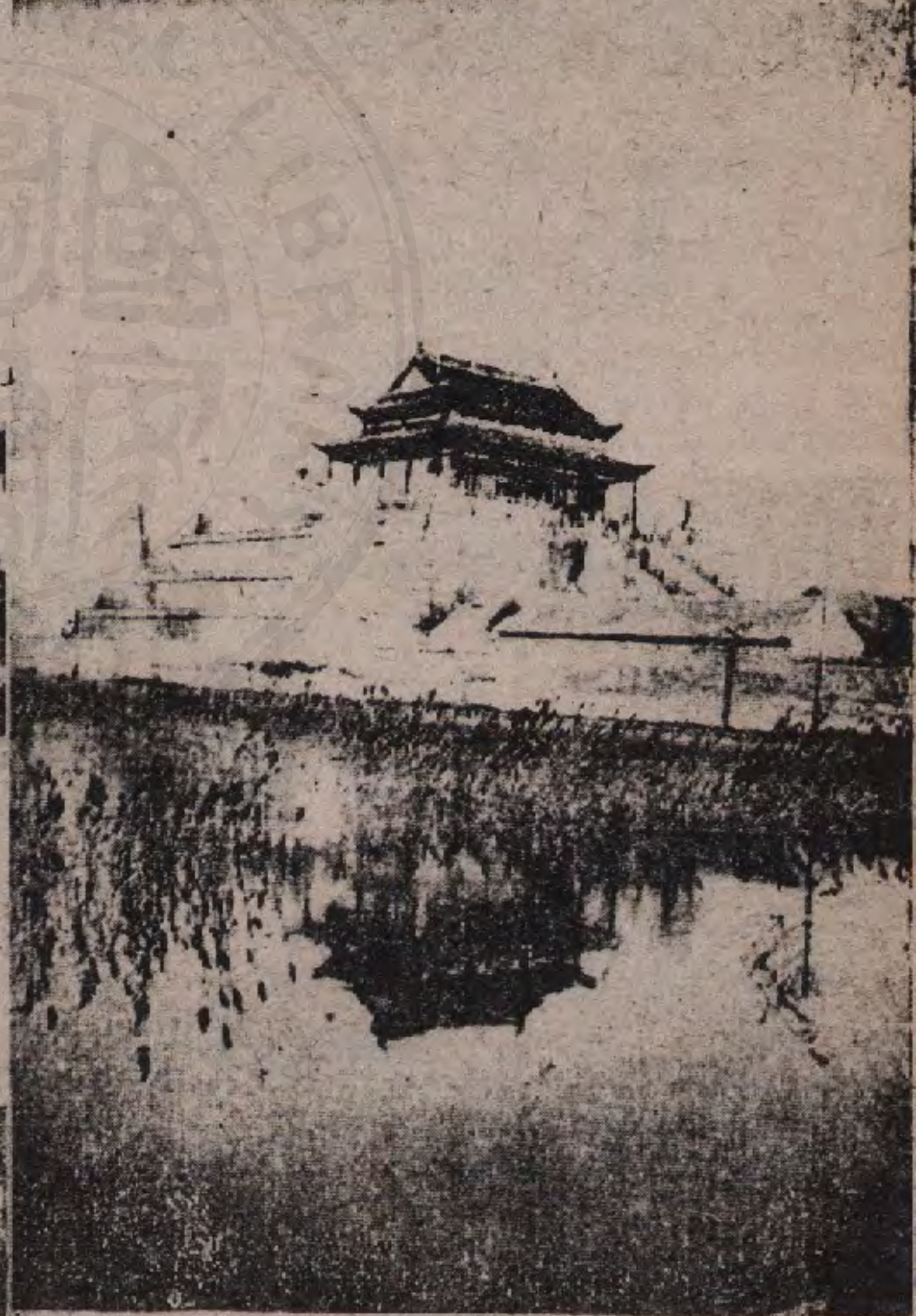


河南開

封的鐵

塔 ↓

宗蕪攝



↑ 河南開封的龍亭

宗蕪攝





(一之村農月五) 麥刈 ↑

攝裕文潘 (徽安)

(二之村農月五) 麥打 ↓





(三之村農月五) 田 犁 ↑

攝 裕 文 潘 (徽 安)

(四之村農月五) 禾 插 ↓



把灣豆角子來煮吃嗎？」一個七十多歲的老太婆，對她的兒子四十左右的錄夫說。

「我……頭昏腿疼的弄了半天還不到二升灣豆角子，煮熟了只有一升多，你還是死能吃。昨天被那個看青苗的（每三村有一個看守青苗的護夫，俟谷子完場後，每家給三四升谷子。）忘八且看見了，照我的腿後打了幾棒，這年頭活着不如死了好，你這大年紀還不死！」兒子回答的聲音。

「死……」

「……」

七八年前曾經當過兩年地保，人頗能幹，外號獨眼龍的老頭子。祖遺九十畝的稻地，三年前已賣給鎮上了。還是賣後的自佃戶。一冬來常常是一天一天都不燒鍋的。現在他的兩個兒媳婦伏隱在麥田里剪青大麥穗，大概是作水磨糊糊吃的。生怕地主知道消息，一聽見有人腳步聲，均將頭縮得蝸牛似的；但兩隻灰而大的眼睛看着人，同那亂坟上覓死草吃的一羣瘦狗一樣的令人可怕。

村鄰一窩多黃色的雞雛，初出蛋殼，嘰嘰唧唧，唧唧嘰嘰，不知牠們還是號寒還是泣飢；只覺得叫喊得鄉村更加荒涼而灰暗。

連年荒災，架肉票之風逐漸減少；因為所架之票，人家早已沒

有財力回贖。一班混世的（皖北匪隊中名稱）不得不降級一格，往往三五成羣，到村上劫一斗二斗糧或一件兩件衣，名為「拖窮」。夜靜後，西村犬吠聲頗急，大概又是混世的「拖窮」。

大家庭中的冤鬼

葉步潛（安徽
黟縣）

六弟：

讀了你這次的來信，覺得你近來意志好像有些消沉；同時也知道你的生活十分繁忙，枯燥，窘迫。這也不能怪你？確實我們的生活也太困苦了，幾乎連吃飯都有些……我也不忍說下去！然而這豈不是受了我們從前那種所謂大家庭之賜嗎？唉！說到這句話，也許你有些驚疑吧！原來我們從那大家庭崩潰下來的青年，說也慚愧，受了一點一知半解的教育，既沒有和現實肉搏的勇氣，又不願拱手向舊禮教舊習慣投降，結果祇落得彷徨歧路，自尋苦惱！老弟！你以為我又在向你發牢騷嗎？不對的！我說這話，正是我們這般人的一種普遍病源呢！

村裏在五月二十一日，發生了一件人命慘劇。事實是這樣的：本村老成家，在上月初替他的次子娶婦，對方是古築孫柏元的孫女兒。當然這種婚姻完全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結合。迎娶進門以後，果然小夫婦的感情不洽。又牽連到婆媳間的不和。原因，據說是為的「姿色不揚，目不識丁，和妝奩太薄。」但他們既沒有

勇氣和這種不合理而又不同意的婚姻反抗於先，又不願向舊禮教投降於後，反而對於橫加摧殘，好像這是她本身的罪惡；結果在五月二十一日的清晨，新婦竟以不堪生活的冷酷，憤而自縊在床獅上。●當這慘幕揭開，她的母族得了凶信，即刻派了大批人馬前來問罪。計三十五頂轎，●每轎加一跟班，共計四人。另外還有步行來的男人，五六十人，連坐轎的轎夫和跟班等，差不多有二百人。我於事前曾受男方之托，任爲招待，因同學舊誼，不容推辭。男人的招待處設在曲水園，●女人的招待處設儀正堂。●可是女宅來人聲勢洶洶，似將用武。●鄉間舊俗，凡是出嫁女兒不幸而自殺在夫家的，不論怎樣，母族是要派人去講理的；到了該村，必須要新郎在轎前跪接，就乘機痛打他一頓。又，凡男方所備的茶點飯菜，女家來人不但點滴不肯沾唇，並且還要盡數搗毀；如到死者家中時，必須將屋頂拆毀一角，俗說：「使你家三片瓦，都不能存在。」作爲洩憤報復的手段。●後來經我們舌敝唇焦的排解，才算避免了動武。可是當時秩序的混亂，議論的嘈雜，非筆墨所能够說得詳盡的。

經過了數小時的磋商，結果女方提出了五種條件，作爲收場。那五項要求是：

- (1) 焚燒六百元錫箔；
- (2) 置百五十元以上的棺材；
- (3) 十斤綿，五統緞；
- (4) 殮時必須丈夫捧頭；

(5) 做七七四十九天齋醮，超度冤魂。

除了第一第五兩條件的費用太巨，必須還價之外，其餘各條却都依了。但第四條的「殮時要丈夫捧頭」一層，因新郎在初跪接下轎時，見人多勢衆，恐怕被辱，已經躲開，所以候把新郎尋着纔能履行。後來，總點說了許多叨情的話，將價格打了折扣，以二百五十元錫箔，七天齋醮，完成了這一幕慘劇。計點下來，男方損失了千餘元，受了一肚子悶氣；女方送了一條命，費了一場唇舌。

老弟！你讀了上面的記載，感想怎樣？這不是一種畸形狀態嗎？所謂大家庭的賜予嗎？

末了，就將二兄今春的死來說，也不是在這種現象之下斷送了的嗎？四兄還說要去漢口交涉，啊啊！這真是……請你叫他把眼光放大點遠點罷！

我的生活，非常機械，但教師生活本來是如此；可是鄉村小學的職務，比較要繁重些，兒童又非常頑皮，訓導很覺費力，天天鬧得人頭昏，自己想看兩章書的閑空也沒有；不過現在我只得硬着頭皮幹去。老弟！我也勸你硬起頭皮，和我一同碰去吧。

你的五兄步潛。

●影縣人家的眠床，是像神龕式的，兩邊有床門。床門上彫刻着小獅子，拿來鈎帳子用的。

●影俗，已嫁女兒不幸而自殺在夫家——不論死的原因怎樣——

一母親是必須糾合許多同族去講理的，不論路程遠近，凡是去鄰家乘坐了轎子，轎資自兩三元至七八元不等，由男方付；以為既可示威，又可使男方多花錢，認為是一種洩憤的方法。

②是我們村裏的聯保辦公處。

③祠堂的名稱。

④窮人素重迷信，平常病死的人，也要燒去數十元至百元的錫箔；自殺死的認為是一種惡鬼，死後永不祭祀。故錫箔一項為母族來問罪時的必爭條件。

⑤人死了在殮殮時，鄉俗必用絲綿裹體，再穿衣服。病死的總以用三斤至八斤為最普通，視力量而定。自殺的更特別點。衣服係古代服裝，有布、綾、緞三種，上身穿九件，下身穿七件，而以用緞的為最上。無非使男方多花錢之意。

⑥人死在殮時要兒孫跪在屍頭前，用手撫頭，叫做捧頭；候殮夫妻纏穿衣畢，然後端屍棺中；沒有子女的，夫妻妻「捧」，妻死夫「捧」，也有夫不「捧」的，要看生前夫婦的感情而定。但凡自殺死的，人因惡其凶，多無人捧。

隊伍開到的一晚

格 力 (安徽潛山)

太陽躲到皖山後面去了，城市被上一塊絳色的輕紗。晚風戲

調地在綠樹枝間來一回嫵雅的舞蹈。

街上喧騰地發出響板的聲音，更添上輝煌的燈火和動亂的人影，繪出這小城的夜市的忙碌。

孩子們在街心中叫着，跳着，大家排起陣來學軍隊的動作。為首的一個喊道：「一二三——四！」接着就是一陣大聲音的叫吼：「一二三——四！」

沒有街燈，偶然從一家門口溢出一道汽燈的強烈的白光，射在對過的牆壁上，就看見牆壁上新貼上了一些斜歪的長短不齊的紅綠彩色紙的標語：

「歡迎剿匪救民八十三師！」

「歡迎×團長指導清剿事宜！」

「八十三師是潛山民衆的救星！」

時或走過四五个制服醜陋，神態疲勞的新到的兵士，標語紙上便映上一個個慘然的黑影，隨即消逝無踪。

地保方海晏在街上跑來跑去。一陣陣地，三四個夫役搬運着床，桌椅……等類器具。八十三師的一團今晚開進城來！

三個人站在民衆教育館的門前：志堅，漢雲，和我。三個人差不多年紀，都是二十歲前後的人，有着同樣的黃瘦的臉，亂蓬蓬的頭髮。香烟在他們嘴唇上一亮一亮地。

漢雲猝然衝破沉寂戲謔地說道：「今晚上城裏總可以高枕無憂罷！」

我和志堅同聲應道：「你要怕，還不是一樣嗎！」我單獨接着

說下去：「其實怕又怎樣，真是來了，伸長些頸子讓他們殺就是，在這世界，『死』是常事，『生』沒有份兒呀！」

「我也知道這些，不過我心裏總是要怕。真沒有辦法。然而我相信像我這樣的人，一定不祇我一個。」漢雲嘴裏這樣說，一面將手上的香烟頭子擲到街心去，漆黑中的石板上猝然開出幾粒微弱的火花。

「也是不錯，」志堅的語調很低沉。「我們平常的苦惱，不都是因為這類似的事纏繞得無法排解嗎？我們這些人終歸非幻滅不可……唉！」

一時間，三個人沉於寂默。

漢雲是一分鐘不說話就感到不耐的人，他看着眼前淒涼的情形，又說道：「八十三師的紀律不知怎麼，聽說是×××的隊伍，很能打仗。」

「誰管那些勞什子！於今這小縣的人也習慣了。自去年起，××路軍和××軍交替着追剿……有一次八十快子送軍火進山，回來的只有四五十人。匪呢，愈剿愈多。祇有前次開到的第十師那確是少見。紀律是有的。總之年來這裏的人，整個的都麻木了！」

我才說到這裏，漢雲接着戲謔地說：「倒底也見了些世面，譬如去年冬天，居然有兩位總指揮駐節在此地督剿。否則，這山野小縣，請也請不來他們呢！」

「可不是，」我說：「今夜要擺在去年，情形就不同：一團人到，街上就要現出慌張的顏色……尤其是王家牌樓到了匪。要在往日，城裏人早跑空了……談起來，原先衙前有匪，（離縣一百餘里）縣城裏就跑反，以後匪到近城三四十里才跑，現在，有一天匪到城邊，大家都還在睡夢中，這裏的人現在是完全麻木了！」

「其實這是無可奈何……潛山，我看遲早總要發生一個極激烈的血劇。我們還是不能在城裏住……」漢雲又憂慮到將來。志堅忽然說道：「我聽見一個怪事，街上人喧傳城裏今年沒有一個燕子。」

我驚愕得很：「沒有一個燕子！」
好一忽沒有聲音，民衆教育館門裏的鐘敲了十響。
遠遠的街頭猝然起着脚步雜踏和水瓶碰擊刺刀的聲音。我們都把視線轉向前面，同時說了一聲：
「隊伍開到了！」

第七編

湖北·湖南

街 景

羅 蓀 (湖北漢口)

——一個記者的半日記事——

朦朦朧朧地醒了過來，然而眼皮還是沉重地往下垂，分明是昨夜的疲倦還沒有恢復；被一些漿糊，一些紅水，一些模糊的字跡，一些被剪刀剪碎的通訊稿，交錯地黏滯地貼在昏濛沉重的腦膜上。又加上像無數的火舌似的陽光，遍身地舐着，就越發的昏朦；從周身的細汗毛孔分泌着一種濕液，黏滯地感覺到異常的難受，光景非得用涼水沖一下，是不容易清醒過來了。就這樣地像睡在霧裏似地，往下沉，沉沉。

第二次醒來，太陽光已經移到牆上去。時間該是不早了，就把疲倦和着夾被一起踢開，翻了個身滾了起來。房子裏空空洞洞地，妻不知在什麼時候出去了。

用冷水洗了個臉，從窗子斜過一陣風來，混身便覺得十分的爽快。

書棹上已經堆疊着當天的報紙，我知道時候確實已不早了，在漢口是看不到過早的報紙的。照往例，該是坐下來看報，然後再出門。今天却想故意地不去翻看它。況且我是早料到它不會帶給我一些意外的興奮。另外的原故，我是預定了想在今天看一看新聞紙以外的東西的。

！把昨天的日曆撕掉了，今天是一九三六年五月二十一日，星期四，一個平凡的日子。

於是穿了鞋子預備出門。還沒有等我把手放到門上，門却先開了；妻提了菜籃子進來，臉上掛着餘怒，光景像和誰吵了架回來。「你瞧，這世界可真不成個樣子。大智門那末熱鬧的地方，就有流氓敢公然搶東西。肉，一角錢的肉，放在菜籃子裏搶去了；真快還沒有等我回過身，連影子都看不着，真是……」她氣吁吁地「還成個什麼世界！」

「唔！可不是，這年頭窮人就多，餓得沒有路走，還不是得……」
「你瞧！你總是這套，咱們今兒就吃素。」光景這碴兒要落在我身上，我立刻警覺地，悄悄地提了照像機就掩着門溜了。

拐過灣，就看見一家洋貨店門口擠滿着人，窗子上貼滿了紅綠紙條；水濕貨大賤賣。隔壁又是一堆人，圍着關閉的鐵門，三個被火炙焦了的金字：協成典，鐵柵上掛着塊木牌，貼着紅紙，焦灼地頭擠着頭，無數的眼睛像要從這張紅紙上看到自己典質了的貨物的安全，在他們的心裏打了個結。我却料到我那件羊皮袍是完了的，還是走我的路吧！

走過橫街，又被新的東西把我攔住了：一堆三個也許是四個人力車坐墊，散亂地在鹽業銀行的圍牆柱脚下堆着。離這堆坐墊不遠的地方，一排空着車墊的人力車停在街邊。失望和懊喪交織在他們的眼裏；垂着頭，算計着今天怕是連車租都交不上，吃飯

這問題在他們的眉尖上打了個結。

我並沒有住脚，這時候就有聲音在我身後響了起來。兩個，也許是三個，囁囁地尾隨在我的身後唱着，那顫弱微細的聲音，使我不能不回頭。的確是兩個，精瘦，除了骨架就是一層被櫻黑色的油漆過的皮了，大的頂多有七歲，小的不過四歲吧，緊緊地牽着大的那件像折散了的「洗把」（洗地板用的東西）的布條似的上衣。眼睛像被拳頭打過似地往下陷着，沒有一點光亮。不曉得是藝術家還是政治家，替這小的孩子臉上畫上了悲慘的綫條和陰黯的色彩。這使我幾乎忘記了他們會囁囁地向我乞憐，也忘記了自已是可以充一回慈善家什麼的。然而在他們天真的心上，向走路人乞討便成爲了權利，因而又開始向我囁囁地唱着。我探索着我的口袋，摸出了兩個大銅元。那兩個弱小的影子一搖一搖地離開了我。我已開始感到這條路的難走了。

從「慈善家」從這兩個弱小的背影，忽然想起我提着照像機是爲了去參加在慈善會舉行的「市兒童健康比賽大會」的。爲了時間，和躲避這條難走的路，我是坐在車上了。雖然是坐在車上，思路卻沒有停止。我預想到今天參加比賽的兒童，一定都是肥壯得像匹豬；相反的，和那兩條瘦弱的背影有着同樣命運的無數的弱小的靈魂，却永遠地（？）被關在「健康比賽會」的鐵門外，因爲在這場合上是沒有這些污濁而難堪的能有資格去參加，怕的是攪壞了他們「幸福健康」的空氣。

這思路却爲一家舖子的無線電播音所打斷。這時候正是「不瘦也不肥」的桃花江，這使我忽然有了「太平盛世」的感想。也許在中國每一個地方，都是「屠殺」和「麻醉」並行的。事實證明我的感想並不錯，我的視綫又被一些平凡的街景塞住了：一羣警兵押解着三個，也許是四個瘦弱的「人犯」，在她們的臉上也有着被上述的藝術家或者是政治家刻畫了的悲慘的綫條，而且更深，更顯明。其中有兩個嘴角和面頰還塗了紅的顏色，配在那黧黑的多綫條的臉上，却十分的不調和。從她們的眼睛，口輔和行步的姿態，至少有兩天以上沒有稍飽的食糧給她們了。

我開始相信耳朵是敵不過眼睛的，在這「世界」上雖然有人在理想着「美人窩」，因而要「整肅市容」，要把有礙「市容」的驅逐出「境」，雖然他們也明白地知道把這羣有礙「市容」的從都市的這端驅逐了，而新的又從都市的中間生長，又從都市的那端擠進來，然而在他們却成了「手續」似的「公事」了。

車子越走越慢下來，不知到什麼時候才會到「慈善會」。

●這裏的警察遇到拉車夫犯了章什麼地，就把車上的坐墊擊下來，拋在地上，常常會等過幾個鐘點，才能給還。和上海的「提照會」相仿。

洪雞胸

紀 敷（湖北漢口）

似乎是在飛着黃沙，沒有陽光也沒有風的時候，洪雞胸由×

X銀行裏躡出，沒有帶着平日的微笑回到宿舍去。

重的脚步踏着樓梯，大的氣力推開了第四號房門，摔響着他自己的小桌上的物件，隨後吸燃一支白金龍的香烟，仰臥的倒在床上，輕漫的吐着濃的灰烟，望着烟影裏幻想，不他是計劃着應如何謀得小同事間的利益，而求得最後的勝利。

亂的喧聲，雜的步法，在樓梯上傳出，岔斷了洪雞胸的幻想。猛勇的面出門外，正與歸來暫憩的一羣撞了個滿懷。雙瞳尖銳的，忿怒的朝着擠站的人羣苦笑，緊握着雙拳，急切的驟着脚，咬緊的牙關裏，破口大喊出一句：「我們不能就這樣讓下去不理！」

接着像是曾有過訓練的齊聲回答着：「不能，不能！我們絕對不許。」

轉瞬又襲來了夜。躁的夜，黑透了天。

街燈的，照到樓前的走廊上，映着每個人的黑影，不頂明顯的現在白洋灰的牆上。向不管事的這一羣，如今，爲着「節省開支」的問題——而尤其是聽得今日的盛傳，所謂撤銷宿舍的消息，而憤怒了。

在羣憤怒中，起初的聲音是微細的，漸漸的轉到得不用擴大器也嫌太吵鬧了：

「……這是我們大家的事，我們須得團結一致的做去。你們想，我們十多人住在宿舍裏，如今說是「節省開支」，而盤算到我們的頭上來了。說起來偌大的銀行，不在營業上求發展，而專在同

事間——可憐的小同事頭上剝削，做小工夫。你們想，如今的飯食也減少兩桌，七八人合食一桌的菜飯增到十二人以上的坐位了。我們在「食」的方面已經受着不安，今日又提到撤銷宿舍的問題，連「住」的問題也發生動搖了。你們想，我們每日所領到的工資，多在五角左右，而逢到星期的比期，還要盡義務。雖然說是爲社會服務，但是我們也是社會裏的子民，我們還有附帶的人要活命！」

洪雞胸一口氣說到這裏，順手在袋中摸出汗巾擦着額角上的汗珠，氣喘的接着又說：「你們想，「節省開支」應該在我們這一羣小同事間做工夫麼？雖然經理先生口裏喊着「共患難，與全人打成一片」，爲什麼他自己所住的大洋房子所用的開支，還要歸於行內出賬？爲什麼一點小事兒離開漢行，不坐輪船而偏要乘坐飛機？……還有可恨的，是狐假虎威的主任們，才升職幾天，就登起包車的，也來參加着幫辦着剝削我們的主意了。」

「是呀，他媽的，當主任的多是些媚上欺下的十八變面孔的人。」小葉挺上這麼一句話。

「總之我夢醒了……從前我以爲銀行裏辦事是鐵飯碗，多人恭維，待遇又好，而今，局外人仍是這般的說法，其實真是些打腫了臉充胖子，眼淚往肚裏淌的把戲……你們想，我們以一張真門得來的高中的文憑，而且還饒倖的又從數十人之中，經過幾次的試驗，才踏進這社會，端到一碗能吃的平安飯，如今也起了恐慌，說什麼「節省開支」，其實作用即是「減薪裁人」，受不了的，

不願幹的，就自己滾，不明說就是了！你們想，我們拿着每月十數元的津貼，幹着繁重的職務，他們還要嫌所用的人太不便宜，他們自己薦拔的皇親國戚遊手好閒的公子哥兒，還倒是領大薪金不負責的逍遙自在的好同事。」

「他媽的，這年頭連銀行界也變成『朝裏無人莫做官』了！」

「可不是，你今天早上沒聽見說總經理的姪少爺還薦進幾個闊朋友要派到漢行來嗎？」

「我們不要先管這些罷……我們得第一解決應付今日傳出的撤銷宿舍——我們的『住』的問題！沒有了安適的住，我們的生活會好麼？我們所做的行務會完滿無訛麼……所以，他們就是用這種造成神經錯亂的手段，來抓你的錯，好請你去另謀高就。因此，我們得越發要注意，尤其不要受主任們的利用，『與全人打成一片』的口號所欺騙。你們想，我們是僱來的一羣，他們隨便可以上條呈辭你的職，不比那些身後有大台柱子撐腰而薦來的人們穩當？」洪雞胸又掏着汗巾抹着嘴唇上的白沫，仍舊凸着圓大的雙睛，憤怒的說，「我們最好是舉一個人先去與經理磋商，最大的希望是過了本年六月的天氣再說。不然，我們說照章給租錢也行；不過，我們逼得不得不上最後一步時，我們爲了要活命，我們什麼也不怕！」

「是呀，我們都是熱血的青年，不但是爲自己的利益也是爲爭着步我們後塵的人們的幸福。什麼都是一樣：沒有真的犧牲，那

會有美的完成。」小葉像爐灶中的紅煤塊跳躍的喊着：「軟的不行，就他媽的硬幹……我們也得認清今日的時代不是利己自私可能平安無恙的，我們的國家也正用得着我們，我們不要怕失業，就是亡命，我們也須得以亡命的身價而爲國求榮，作偉大的犧牲！」

「不錯；小葉說得對。我們是國家的份子，我們應對國家盡公民的責任，尤其是在我國家受東鄰包庇走私經濟侵略的時候。我們還怕什麼失業？我們果真是有了失業的機會，別怕，我們還有更大的使命，我們聯合起全國的失業者，向政府說明我們的要求，一致的武裝起來，參加在備戰的最前線。」

門鈴突如的響起，打斷了這一羣的說話。都傾耳靜聽，並默察這來客走來的方向。

來客的脚步聲走近了，沒有聽見說半句話的音響，祇聞得一聲急促而重濁的「哼」調……

不知在何方刮來了一陣怪風，掠過屋脊背，旋轉的捲起了地上的塵沙，在黑透的天空裏瀰漫了，也蒙蔽了街燈的光影。

不久雨也落下來了。狗在遠方吠。

視察

張公眉（湖北漢口）

我因爲是所謂「工會負責人之一」，所以得能寫這一篇社

會的一角的機會。

日期當然是廿五年五月廿一日。

上午八時半到局工作的時候，T對我說：

「剛才由X部打來電話，說是今日上午十時特派委員要來視察工會，你頂好去請半日的假，同我一塊兒去照料。」

好容易請到了半日假，又好容易在工會裏將地板上桌子上打掃乾淨，時間的指針已經快到十時了，當時心裏倒輕鬆了一下，因為在我們正在打掃的當兒，倘若漢口的X部最高領袖忽然來了，那我們怎樣辦呢？好在他所定的時間內却已佈置潔淨了；多少總有一個清白椅子給他坐吧！心裏這樣想。

等着，等着，等到十一時，特派委員還不會來。我們雖然坐在屋子裏，心却飛到街上去迎接。尖着耳朵聽門響。門上呀得一聲，我們立起來看，却是工役。我們又對坐着，忽然我記起來：

「香烟預備了麼？」

「不必預備。因為新生活，就是要抽，他也不會抽的。」我的同伴回答。

「我想還是打電話去問一問到底來不來，你說好麼？」我因為等得有些不耐煩了，就這樣徵求同伴的意見。

「好！我想叫工役去打。恐怕我去打電話時，他們却來了。」

「轉臉叫着工役，老胡！你到對面借電話打到X部問問特派委員今天究竟來不來？」

五分鐘後，老胡回來說：十二時前，特派委員準到。沒法，只好再等。

果然十一時二十分，特派委員來了，還有一個人跟隨着。照例，他問了我們的組織及內容，突然他轉了話頭：

「你們工人對於現社會有何意見？」

這真使我們為難了，我們怎樣答覆？每個工人都有他的意見，工人又這樣多，我們怎能代表大多數的真實意見呢？倘若工人不滿意現在社會，我們能說麼？末了，還是我的同伴亮這樣答覆：

「現在國勢如此，工人大多數希望國家復興，不然，更談不到本身的利益。」

問題是答覆了，我的心中却像有一團棉花塞着。特派委員又繼續問：

「你們與局方有沒有問題？」

「以前我們成立工會的時候，局方時時與我們為難，以為工會的成立是與局方不利的，但是數年來事實上的表現，他們也瞭解了。現在大致無甚問題。」

他，特派委員微笑了，點點頭，大概覺得很滿意。

結果，他給了我們一篇訓詞。在我們的圖書館，學校，參觀了一下，就挺規矩地從來路去了。

胸中的棉花只拉出一半，我倆苦笑着，分頭去工作或者吃飯。

一個中學教員

黑沙（湖北漢口）

被蚊蟲咬了一夜，決心在發薪時寧可在別的方面設法節省，也一定要買個蚊帳。分期的債固然非還不可，但寄給妻的總可以少寄一些，再加上破皮鞋尚可勉強對付一個月，只是公安校長出國的兩元錢，未免沒有着落。

在悵惘中，天已漸漸的亮起來了，自然不容再睡，便爬起來接着昨夜寫下去，因為離廿五號那樣的近，末章尙未動筆，如果晚了一天，兩月來的辛辛苦苦，便付諸流水了。

幸而頭兩堂沒有課，第三堂高中二的新文學史，那些少爺們也不肯聽，自然不必預備，在這幾個鐘頭內，至少可以寫三千字。

也不曉得少爺們喜歡聽什麼功課，只是把一學期一百廿元的學費交上，便算盡了自己的義務。據說是每堂都是如此的，對於我這門功課，還算比較實驗，每次至少還有十分之一在寫着筆記。今天雖大考期還有一個月，上課的時候，連那僅有的基本實驗者也在動搖了，自然也是因為預知今天仍是要接着講革命文學運動的社會背景，不再分析張資平的小說了。書蟲們便說：「先生不要講了，溫習吧！這季講得太多，大考是預備不來的。」但我爲了遵奉教務處的命令，只能伴做不聞。在黑板上剛寫好綱要，回過頭來，便發現靠門的位子，已空了兩個。其餘的便都躡進各人的天地，有

的在抄錄着別人的數學演草，有的已在聚精會神的練小楷，有的便取出啼笑姻緣，七劍十三俠，女仙外史，雍正劍俠等書，接着看下去；至於運動員們傳遞着下午和初三賽球的通知，自然更是照例的公開。講台旁邊的一個，正在整理書棹，往裏面傾洒着香水，把上禮拜六自歌舞團得來的草裙舞簽名照片，計劃着在桌蓋裏怎樣貼，才覺得稱心。只有最前排的兩個基督徒免費生，好似正在用心的分析着我臉上五官的部位。這使一個初來的教員會狼狽地跑出教室去的，但在我已經視若無覩了，只屢次的看錶，艱難的和時間在苦鬥，等待下課鐘的解救。

下午是初中的作文，題目是「五月」，稍微講一講，仍是沒有幾個聽的，只好坐下來讀譯文第二期羅蘭的向高爾基致禮。兩個鐘頭到了，我也讀完了綏拉非莫維支的風和休士的好差事沒了。學生的卷子只有七八本懶洋洋的放在講台上。我看着他們，沒有說一句話，也怕我的好差事沒了，任他們在鐘聲未完中，抱着足球搶出門去。

回到房裏，剛提起筆來，高中三的劉和焦來了，並且帶來新文字刊物光明第二期，和作家第二期，由作品和生活，談到走私與華北駐屯軍。焦說他和校門外築堤的在反省期內的感化隊，會談了一次話，他問他們是完全被感化了嗎？他們只是笑。又問他們爲什麼這樣緊張興奮地日夜在風雨中白幹活？他們說我們是爲民衆築堤，不是爲××幹的。這使我對於他們十幾天來的疑慮，豁然大

悟，而且快慰到無可言說。

晚飯後，還沒有寫到三頁，七點半的每禮拜教職員查經班時間到了，那是在神學士而教史地的鄭先生家裏舉行的。二十幾個中國教職員，無聊的在默默的吃茶點，鄭先生貌似欣悅的分送着花生米；一直等到八點鐘，牧師兼教員又兼會計的洋人，這才傲岸的來了。全體肅然起立，庶務先生連忙把手杖接過去，洋人沉重地坐在留着的空的主位裏。大家剛一坐下，鄭先生站起來說：「請賴牧師給我們禱告。」

「感謝上帝，賜給我們這樣多的機會，來研究你的旨意，使我們能和你在一起，求天父，我們的主，幫助我們……這都是因耶穌的名阿門。」洋人吃力的運用着陰平聲說着。

於是分散了本日的討論大綱。

題目 天父

既然上帝是天父，所以耶穌說：

(一) 在宗教內，完全是天然的，把那與上帝阻隔拘泥的禮俗，盡行打破。(馬太七章七節)

(二) 我們用新的意志可以見出罪與饒恕，罪惡黑暗些，饒恕光明些，我們的惡心違反了愛。(路加十五章十一節) 在十字架，愛勝了罪，這就是赦免。

(三) 受痛苦是有意義的。

(甲) 上帝不愛惜他自己的兒子。(羅馬人書八章

廿二節)

(乙) 上帝分担人類的痛苦。(見以賽亞六十三章九節又彼得前書二章廿四節)

(四) 上帝既是天父，人類皆弟兄。

(哥羅西三章十一節，馬太二十三章一至十二節)

神學士鄭先生一面卑詔的望着洋人，一面反覆的發揮着天父把世界上的人都看成他的兒子，而他的兒子們又怎樣互相正在親愛的道理。在我對面的化學教員秦先生努力睜着疲乏的眼睛。我也被身旁坐的易先生偷偷捏醒了兩次。

一陣衝鋒號，接着一陣呼喊的聲音。

「什麼？」神學士驚惶的問。

「外面築堤的到晚上總是要鬧幾次的，刺激精神修的就快一點。」庶務先生說。

「這些傢伙，真的都反省被感化成好人了，你看他們幹得多起勁，一點都不偷懶。」訓育主任滿意的說，「我看咱們這些學生也需要感化一下。」

洋人祝福之後，已十點鐘了。於是散會。

回到房裏，又努力的寫，直到煤油燈的光焰一點點的微弱下去，便倒在床上結束了這五月廿一日。

怕毒氣

蔣 煒 (湖北
漢口)

夾着書包走回家，帽子都給汗濕透了，家裏仍是非常的熱。也難怪！一間一丈見方的房子，住上了四個人，並且廚房、飯廳、以及廁所都包含在內，又怎叫牠不潛下大量的熱呢？哼！到了正夏天，更不知牠要把人熱到怎樣地步哩！

一面拿着帽子當扇子，一面想做功課，拿出英文，看着那些 ABCD 就討厭了！再找出歷史地理代數也都是同樣的令人腦悶。這些呆板式的課本，真使我不耐煩極了！率性推開，拿出我所愛看的雜誌來翻着。

天快黑了，吳伯母却又跑來。她和母親不知那裏來的許多話，隔了兩天，就得談上一個多鐘頭。不一會，父親也回家了，房裏更熱鬧了。可是我祇是抱着頭看我的書，沒有理會他們。

大概他們的話已經倒乾淨，靜了一會。吳伯母却打起非常的精神，很誠懇的來問我。她所問，却出我的意料之外，不是問甚麼東西那兒有得買，却是問這幾天外面風聲怎樣？會不會打起來？這些事當然是我樂於說的，但是我對她祇能作一個簡單回答。因為說多了，她是不會明白的。她接着又說，王伯伯會聽旁人說，將來打仗有甚麼毒氣，從飛船上撒下來，每個人要買一個豬臉壳戴着，才不死。她知道我整天愛玩藥水，弄收音機，問我能不能替她做幾

個。我聽了這些很可笑的話，才知道她忽然向我談話，原是有目的的。看她這般誠懇地來問，我也就很誠懇的告訴她：那豬臉壳叫做防毒面具，自己不很容易做，最近外面有賣大約三十餘元一個，一個非常小氣的她，聽了這個數目，當然是嚇了一跳，趕忙吐了吐舌頭。我想她那般誠意地來問我，不應使她全失望才對，於是我又告訴她，防毒亦可以用藥水作一種簡單的防止。她忙笑着，求我替她配一配，立刻從袋裏拿出一張伍元鈔票來。我却沒有防到她這麼的心急，並且我也怕替她辦這事，她也許會疑我落她的錢，所以我叫她把钱收着，我可以替她開一單子，讓吳伯伯自己去買。她想了

一會，非常不安，仍然要求我替她代辦，我也祇好接下了。在這時母親却笑了，笑插進來說：「唉！吳太太！你怎麼這般相信這些事？現在又沒有打仗，這早就趕甚麼急呢！他一天到晚總是說去買防毒藥品，我總不理他。」這一會事，吳伯母却變文明了她反而勸母親說：「唉！蔣太太！你也別這樣不信吧！現在在外面風聲確實不好。我們自家又不備，一旦事情來了，恐怕買都貴了哩！」我作着勝利的微笑，望着母親。

吳伯母去的時候，還嘆着氣對母親說：「現在這種世界裏不容易做人啊！還是早死的好。又甚麼獨氣，變氣……」我手裏接着一個奇特的委託，心裏着實非常的高興高興的。是在中國這種社會裏，倒還有一個極無知的人看重到這一點來。我趕忙拿出毒氣防禦法以及最近的科學畫報來，替她尋找一些

比較經濟的藥品。

「爸！我平常的愛好和志願，並不是無用吧……我想我這種愛好和努力，才是將來國家所最需要的！」我很高興的說，「祇知作學校功課的奴隸，每一門考得甲等，有什麼用？照樣的過了毒瓦斯要歸天。」

「誰說你愛自然科學沒有用？但是……」父親微笑着，說不出但是甚麼。母親却儘嚷着：「唉！這個吳太太真是精神病！真是精神病！無緣無故，這麼早，就怕甚毒七毒八。」

告 借

蔣 貞（小學生，漢口）

晚餐後，我拿出新少年來看，忽然媽媽對我說：「貞！明天家裏一個錢也沒有了，你爸爸到今天錢還不寄來，真是急煞人！你這時快去張姆姆處再借一塊錢來。乖兒子！快去快回罷！」

「媽媽！張姆姆那裏前幾天才借的，還未還給他，又去借，恐怕不成罷！我真怕見他們那種不高興的面孔。」我十分不願意的答應着。

「你不去，那明天怎樣呢？誰叫你生在窮家做孩子呢？不去不行。」媽媽這樣地說着。

我垂頭喪氣地站着不動，也不走，忽然拍嘍一聲，倒嚇了我一跳。原來是媽媽拿着尺，在桌上敲，要打我了，唉！這時我不能再不去

了，可是，我要求着對媽媽說：「如果錢借了，請給我一角錢，捐到學校裏去，飛機祝壽捐，催得很急呢！」媽媽允許了我，我快快的去了。走到張姆姆家裏，我坐了一會，就對張姆姆說：家裏很困難，請她再借一塊錢，她却假裝着很誠懇的說：「現在是月底，錢已完了，小妹又病，又用錢，我這幾天也是很困難，離一號開支還有上十天，要用錢。」嗚嚕嚕的說了許多話，臉色現着很煩惱，很難看的樣子。我見她那種裝窮樣子，心裏真是恨她。哥哥會說過打起戰來，所有的錢，都成了國家的，我祇希望有這一天，把她每月藏進箱子的錢，都提出來才好！我沒有說甚麼，很不好意思的走了。回家天色已晚了，媽看沒有借着，眼怔怔的。

我書還未讀，唉！窮人讀書，都不允許嗎？

武漢的一日

曾白原

夜半，漢口天上的繁星閃閃地眨着眼睛了。從遼遠的北方吹來了一陣風，把白晝太陽留下在這大都市的熱氣從搖動的樹梢吹散了。可是一羣做夜工的忙碌着的人，却沒有享受這涼快的機會。他們仍然在高層建築的地下層揮着他們的汗。他們要趕在五時半天亮的時候把手下印刷出來的報紙送到各讀者的眼前。這報紙上傳達着昨天發生的故事，却是今天的新聞。

東方天末的星漸次減少了，是二小時以後的事。租界江岸的

外國工廠裏的汽笛在粗魯地叫了起來的時候，東方現出了微明。於是工廠面前的馬路上佈滿了穿短衣的人羣；同時，報館的印刷房裏又吐出了一些睡眼惺忪的工人。睡了一覺醒來的校對員坐上黃包車走在他們前面去了。這西裝小子拿着今天報紙的副張在看，那不是經他校對出來的娛樂欄：第一項橫行登載着梅蘭芳來漢的三天「打泡戲」。一下就預告他將在下週乘飛機由滬啟程，准於二十八日登台。還有，今天正式開始售票的消息。

正在橫越揚子江途中的武漢第一航線的第一班輪渡，運了很多沒睡够的男子，女子，老的，少的，小孩子，以及各職業界的人，學生，他們都在晨風波動的水上打起瞋來。掌舵的大車，伸開黑洞似的鬚鬚嘴打了個呵欠。隨後吞了一口空氣到肚裏。

太陽已爬出了地平……

在這時候的六小時或七小時以前，四週原野的雞啼了。武昌某大學生的故鄉，有一個年青人祕密地乘夜離開了家。這出奔者是一個皮色很黑，然而體格很結實的人；身子不高，很歡喜戴淺灰的鴨嘴帽。他父親死之先他是個中學生；現在家裏還有被淚水浸壞了眼睛的母親，已經上了年紀。夜半，這可憐的老母親發覺她的獨生子失踪了，哀痛地哭斷了氣。一些家工帶着燈籠沒等到天亮趕到湖北去，然而一支小船已經送這年青人渡過了洞庭湖。老母親的媳婦兒站在二等縣電報室的角落裏流淚，望着那管理電報機的人鄭重地把這出奔者的消息拍到千里外的親戚某大學生

那裏，請他注意她的丈夫經過他那裏的時候，把他盤留下。這大學生晨興很早，並沒有得到什麼不幸的徵兆。功課表上分明地寫着，今天星期四，只有五堂功課；由兩個教授分任的一共有四堂國文。當他故鄉拍來的電報送到的時候，他正在參加他學校裏的升旗禮。唱升旗歌。送報的跟引他進來的傳達攀談些什麼，被黑皮的中學部體育主任叱了一聲。

舉行升旗禮以後，教務處佈告一年級的「文心雕龍」缺席。據說教授魯先生病了。然而早晨有人還看見他很興致地走出去。於是校園裏擠滿了人。昨天校長室佈告，以後制服要歸劃一。今天都穿着白色的制服，有的帽子上還加了白帽罩；女生一律是天藍色的長衣。脅下都揀着一本線裝的古書。僅有的兩把長遊椅都給佔據了，還剩下七八個沒得到座位，就跑到昨夜纔開放的紅薔薇面前惹着蝴蝶兒。蝴蝶直向女宿舍門外的七里香上飛去。住在這校園旁木棚裏的，建築校舍的工人，正在拿起鐵斧斫在木頭上發出了丁丁的聲音。工頭坐在地上抽煙，把眼光放在地上的一根長樹上打量着那東西的曲直和作用。

忽然女宿舍西樓上奏出了提琴音樂。抑鬱的調子，奏着郭沫若的湘累。一串鈴鈴的笑聲送到窗外……城外原野上的火車提起喉嚨一吼，她們的聲音，一時急促地給啞住了。

從長沙昨天下午開來的特別快進了站，不久慢車也到了。車上擠出來一些陌生的不同的面孔，他們踏上了這新的土地。在長

沙，今天上午舉行了「錢共紀念會。」今天却是「清黨」以後的第一百零八個「馬日。」今天此地總看見十八日出版的天津大公報，說「美國重行聲明擁護九國公約。」此地的報紙却登載了美總統表示贊譽「中美貨幣協定」並謂「此不僅能助中國穩定通貨，並能發展美國貿易」云云。

此地的報紙還補上了昨天上午四時三個怪姓名的綁匪在刑場槍斃的消息……今天的昨天是五月二十日。

按陰曆計算，今天應該是四月初一，倘不是閏年又是五月了。在鄉下，現在正是農作最忙的時候，今天應該有某姓的麥子收割了，某姓的秧已經插完了，新菜子在一晌熱烈的太陽下晒乾了，有誰或者在車水，在耘草，或者在涼快的樹蔭裏唱起了流傳的山歌。一年一度的大水，現在已是桃汛時期，江中的洪水暴漲了起來。一個住在湖濱的家長寫信給他的在外面讀書的兒子，告訴他——故鄉堤防堪虞；做兒子的今天寫了覆信，諄稟——此地的水位較之去年同日的要水位要高兩呎，江上水位確已不十分低了。

今天江上進口和出口的生計，據海關報告有一個驚人的數目。這並沒有什麼特殊的地方，原是和平常一樣。雖然每天報告出來的數目有不同，也許明天又要慘跌；上游和下游的生意本來就有一定的節氣。現在却是茶市最旺的時候……揚子江上的船隻，今天只有到上游去的趕上了順風。

黃昏的時候，一件不幸的事發生在另外一個地方。聳立蛇山

的警鐘機的鐘忽然嘹亮的敲響起來。街上的一些遊者失措地扭心這不幸的事也許會落在自己的頭上，還有在黃鶴樓乘涼的人也都在靜聽這警鐘最後的消息。一陣急響之後，警鐘又從容地記數報告是第八區地方失火了。

經過了一番騷動以後的街上，不久又恢復了原狀，重新開放的電燈仍然明亮得像白晝。兩傍的年紅電光市招也沒有變一點兒顏色，各個店裏的收音機放着同樣的節目。幾處貧血的女人，又開始了她們的活動。因為不耐煩那收音機的調子，都躲身在電線大鐵柱後面的暗黑裏，用了偵伺的眼光在候着今夜的顧主。像叫化四處尋蛇打似的憲兵，在沒有路燈的幽巷裏把一個沒有符號的退伍者的制服，綁腿，都給剝光了。巷裏還放着一輛車子，車上睡着了一個老是替人家出汗的疲倦了的老年車夫……

例定的，每個夜半，江上的輪渡和廣播無線電台，同一個時候停止工作。最後的一班工作以後，這些都回復了他們的快樂，用水洗潔了自己的身子，自由地走向睡鄉去。準備着自己再和明天的疲倦使力地掙扎一番。

除以上而外，今天地球這一半上面的華中繁盛之區是很平常地，很平安地度過了！

警務日記

灰

舟（湖北武昌）

一條馬路直向江岸伸長着頸子。牠張大了嘴吞進吐出着千百的各色男女成羣的各種車輛。在這條路口的右邊橫過去的樹皮搭成的車棚下面，停放着一百五十多輛人力車。一些除了必要穿着的「法定的號褂」之外，依然是赤脚破衣的車夫們；有的斜靠着車墊，有的站着吸煙屁股。這些人都是爲了填塞肚皮的糧食，熬受着難堪的工作。他們的希望只是等待渡江輪船靠岸，有人來買他們預備拍賣的力氣。可是，警察們却惡狠狠地站在交通圈裏，不時向這些「賣力者」橫視幾眼。這是說：「要沒有客人來僱你，那個敢動一下，就揍他媽的。」緊靠碼頭的右邊，面對着馬路口，停放了「××師司令部」、「××處」、「××交通隊」的使用得半舊了的汽車。左邊呢，雖然也停放着用人拉的車子，可是，那些「賣力者」却是被小閹人們暫時收買了的「私人包車夫」。

橫着馬路口的空中，懸掛着湖北夏令衛生運動委員會製的布標語：「五月廿日至廿六日爲夏令衛生宣傳週。」在這標語的下面，有兩三個配帶手槍的警察左右移動着身子。成羣的人力車，腳踏車走到他們的身邊都擺出很規矩的樣子靠着左邊走。這規矩是所謂「新生活規約」之一。要是碰到「新生活宣傳週」、「檢查週」或是「紀念週」的日子，馬路上的武裝警察可更加多了。這些警察都是由坐落在這條馬路左邊的「公安第×分局」裏頭派遣出來的。以上所寫的這馬路上的秩序，「劃分着富人與窮民的位置」正是他們每天必修的課題。人民中，除了「有錢的」

之外，恐怕沒有人喜歡罷。

五月廿一日是夏令衛生宣傳週第二日。太陽光強烈地射着這馬路。溫度是華氏表八十三度。這個分局爲了對付「公事」，以命令那四十名清道夫特別加工，在早晨四點半就「上街」打掃着街道，疏通着溝渠。總局的命令今天上「乙班」。（自上午九時至下午一時的勤務，叫做乙班）時警察換上大黃亮帽。在九點的前一刻，分局長奉令召集到總局「傳見」去了。衛生巡官奉令督率着特務巡長，特務警士，挾了捐簿沿着商店勸募「渣箱捐」。商人們裝出笑臉，爭着「捐的價錢」。這是本年度第一次第一日的募捐：從上午十點到下午四點只收到十八塊五角五分錢。官長警士的喉嚨也就弄到乾澀了。

狹得像豬欄的「拘留所」關着三個犯人。在十一點半的時候，那穿藍布褂的一個已是悶熱到響着鼾聲。那兩個是犯了一類似賭博的警章「罰不起錢的傢伙。這對賭朋友，却面對面地坐在烏黑的地板上，借着粗欄空裏射進的一點光線鬥着象棋。這時候，指槍的「巡邏警」押解了六個人力車的「草墊」到分局裏來。「草墊」是違反取締人力車輛的規章的。於是，我們知道了這時有六個車夫暫時丟了「弄活的工具」。再過半點鐘，馬路上的空氣被警察隊伍唱的「大路歌」充塞着。由那「嘿呵嘿呀……」的拍子聽來，就知道這歌依然是染得極濃的「丘八味」。那句「爲了活命，那管日晒筋骨酸」的歌詞，在他們不過是維持富人們的

安寧而拚了自己的一條命罷了。這隊警察也是「第X分局」的，他們剛在沿江路下了操回來。許多閑人站在街上看他們。

今天的案件：無照吸煙的五件（鴉片）、妨害交通的三件（腳踏車）、妨害安寧的二件（類似賭博）、妨害秩序的一件（當街鬥毆）、房屋糾紛的一件、妨害衛生的二件（賣假仁丹當街赤膊）、請求救濟的一件（誤入娼門）。

無照吸煙的都是窮人。照章拿六角錢領一張「貧民照」就可允許吸食。下午兩點半，這局裏的戶籍員奉令到總局開會。重要的提案就是：「限五月底所有『煙民』一律領照，不得遺漏一人。」可以說是個命令了。今天的五件「煙案」不過是個「開張」罷了。

在馬路的另一頭正對着拆卸房屋，修築馬路的十字路口，水溝剛剛修成，自來水第一次貫通到這地方來。馬路的缺口地層像被烈日晒得疲勞不堪地流着冷汗。行人圍着，貪看那分泌的水。站在十字路口的「交通崗」像特別通融般讓這些閑人們儘情參觀。車輛繞着石塊土堆痛苦地轉着圈。站在那石塊土堆上，一眼可以全覽那木片灰塵飛揚空中的混亂的情景。鼓樓城門劃成了平地，磚石木料錯雜地擺在這裏拋在那裏。貪走近路的人們，也不顧石頭的絆脚，只是在這不成形的路上向前跳着「進行舞」。老遠就分不出誰是修路的，監工的，或是行路的，看熱鬧的人。

挺立在馬路中心的標準鐘的時針指在七點二十分。風吹來

接去了太陽。溫度也降下了兩度。裸腿露臂的妖豔女人也出現得多了。下了辦公廳，剛吃過午餐的各類公務人員，接連不斷地向碼頭邊跑。有的穿草綠色中山服，戴白亮帽；有的穿新縫的淡黃色山東綢中山服，有的戴大黃亮帽，穿黃卡機布中山服。他們都忙忙地向着江邊走。顯然是到漢口消遣去的。穿白制服或是披了醬黃汗衫的學生們成羣騎着腳踏車跑過去了。一時又看見三兩個青裙白褂的女學生騎着漂亮的腳踏車兜風玩。人們的眼光只在她們身上掃射着。那同一時髦女人「一樣裸了腿露了臂的車夫們却引不動人的注意。只顧流着臭汗，拖着些「也是個人」拉了來又拉了去。城市的鐵甲蟲（汽車）漸漸都爬出來。牠們雖然是沒有生命的東西，可是爲了還能得到「有錢主子」的歡心，也就有被人愛護的資格了。

由七點二十分至四十分，經過這「標準鐘」向江邊走去的：漂亮女人是十九個，騎腳踏車的男學生是三十二個，女學生只三個，公務員是四十七個，人力車夫（僱客的人數未計）是五十九個，汽車是七輛（開人的人數未計）。這是「交通警」同一「巡邏警」最忙的時候了。

明燈初上，那些有閑的年青男女們在馬路的左右巷口色情地穿進穿出。蔚藍的雲凸出嘴去吻那隱若欲現的星眼。對江的小山的輪廓漸漸模糊了。

賣雜菜

匠心
(湖北武昌)

吃晚飯的時候，我已問過了廚子老六，知道他今天收了碗以後，又得在學校後門口賣雜菜。

看老六他們賣雜菜，我自己無論如何是記不清次數了。賣雜菜是廚子們的外水，每當晚飯後我瞧見老六的神色異常喜悅時，我就知道他又要賣雜菜了。

今天因爲是「中國的一日」，所以我這次的看賣雜菜要比以往來得越發起勁些。

黃昏輕快地從東方拖着曠曠的腳跡走過來，染滿了半邊天。一條僻靜的長巷裏，電燈放射着幽暗的光，××中學校的後門口，早已擠滿了一堆人在喧嘩，他們或她們都具有黃瘦的面頰，很少身上的衣服沒有補上補釘的。從老六的口裏知道他們或她們多半是屬於第×紗廠的工人，可是第×紗廠已在二個月前停了工。

老六照例的一股勁兒提着一桶我們未吃完的雜菜，蹣跚着他那矮胖的身子拐到了後門口。後面跟着的二個：今天一個是老魏，另一個是張小二。

後門由張小二開了，立刻闖進一股嘈雜的喧嘩。

門外邊的人一層又一層在拚命地向前擠，前面站着的幾個

差一點就會倒進來。

「二百……二百……」站在前排中間的一個中年男子，在他黃而瘦削的臉孔中間，張開了一張灰色的大嘴在喊。

「一百六一百六……我的——」靠左邊門檻的一個，很快地伸出左手捏緊的一個飯盒，右手就一把抓緊了門角。

「我的一百……一百」第二排伸長脖子的一個，拿着一個菜盒子舉在空中，拚命地往前排擠。

「六十……六十……」人縫裏露出半邊黃色的小臉，張開着褐灰色的嘴巴叫，一隻小手捏緊的一個粗磁菜碗被夾在二個人的中間。

聲音是嘈雜而紊亂，人就是潮水般向前湧。

老六可挺有經驗，不慌不忙地一瓢又一瓢地從鉛桶裏挖出去，一瓢六十文，錢由老魏收，張小二的職務是監督。

買着了的一股勁兒向外擠，外邊的可又一股勁兒向內鑽。男的，女的，小的……蓬着頭的，黃着臉的……全伸長脖子一個勁兒叫。

生兒子似的從人縫裏擠出來那個拿粗磁菜碗的小夥子，碗伸在老六的身邊上忘命地叫。

因爲碗裏只有三個大銅子，老六不理他。

從人縫裏又擠出來一個熟面孔的女人來，——一個帶病的灰黃的臉色，我由經驗知道她與老魏熟。

收錢的時候，老魏笑睜睜地乘機捏了她的手一把。

那個馬上橫過眼珠來，歪着嘴巴半笑半怒地叫出嬌聲的「有鬼」二個字。

老六同張小二笑出了聲，旁邊站的看得挺帶勁。

「小鳳子你今天不必出去啦」老六開玩笑。

「快點有鬼該死的」小鳳子有些怕羞。

老魏就在這種情形下滿意地平靜了。老六挖給了小鳳子二滿瓢，錢可只有一百文。

在紊亂的秩序之下，擠進來，鑽出去；人就像這樣地少去了一半。可是原先擠在老六身邊的孩子的聲音，現在可又在第二層也許是第三層了。

不知如何的，一個穿藍衣的菱葉腳的老婆子，歪着嘴巴擠到了前面；二百錢的雜菜在擠出去的時候，已經將潑去了一半。

慢慢的人已少去了三分之二，老六桶裏的雜菜可去了四分之三。

天色漸漸地曠曠了，擠在後邊的人搖動得異常利害；嘶啞的喉嚨也就喊得更加起勁。

那拿着菜碗的孩子已幾乎再擠了進來，可又給一個面孔熟習的女人擠上了前。

那女人我一看就知道她與老六是熟手，她的個子不大高，臉袋圓圓的，也還十分嫩白，也許還加上一點點粉。嘴唇不很自然地

抿着，圓而黑的眸子，頭髮差點搭在肩上。

老六現在笑開了兩張油膩的臉，眼睛已眯成了二條曲的線；很不在乎地就一把拉她在前面了。

「怎樣才來啦」老六十分關心地問。

女的只歪着上身，斜着眼珠兒撒嬌地笑一笑。

「到什麼地方去了的呢」老六親密地將脖子伸過去。

「嗤……」女的搖着腦袋笑了笑。

「快點快點留到」後面起來一個粗暴的聲音。

女的左手遞過飯盒與老六，頭轉向後邊去望了望，接着右手提上去理了理頭髮。

「媽媽的那個在叫」老六放下臉咆哮着，伸長脖子向外邊，

眼珠向兩邊溜，接着又「有狠的跟老子出來」

嘈雜的聲音稍為減退了一點。

「算了馬虎點」第二排的一個黃色臉皮，沒有半點精神的中年男子在解和，他的頭髮蓬得像狗窩。

女的擠出去的時候，一個抱着個睡了的孩子的婦人輕聲地罵：「騷貨好不要臉……」

女的似乎不在乎地悶着走了。老六靈活地釘了那婦人兩眼，她就站在第二排。

人漸漸地少了下去，聲音也漸漸地小了，天色轉黑了？巷裏的電燈光現得暗黃。

老六桶裏的雜菜看着已經光了。

最後只剩下了四個人；一個是那沒有半點精神的蓬頭男子，左手拿着半燻爛的飯盒，右手拿着二個銅子。另一個是那拿着粗磁碗的小孩，他的聲音已嘶啞得很利害。另二個是那婦人以及伏在她肩上睡着的孩子。

「我已等了這半……」小孩子喊出嘶啞的聲音，他的樣子十分慌，朦朧裏看見他的淚珠在打轉。

「做好事請將這桶裏括一點給我，一百錢！」婦人懇求老六，聲音是哀弱而委婉。

「明天來沒有啦！」老六喊着，提了桶預備走。

「請括……給我！」蓬着頭的男子一股勁兒將二個銅子塞在老六的手裏。

老六無可奈何地丟下桶來，好容易括了大半瓢。其餘的木雞似的呆了！

「媽媽的——」老六橫了婦人一眼，關上了門。

不久，門外邊傳進來了一陣輕微的嘶啞的哭聲。天色已經黑得看不清臉面。

襄河上

余一夫（湖北）

襄河裏的水又漸漸地漲起來了。

在每個同事的臉龐上都不約而同地顯露出一種緊張而又恐懼的神情。

負荷着「水文測量」的使命的我們，眼望着河水高漲，就得親自趁着測船到上中下三處去觀測水位，以便隨時向上司報告。同時，還得測量流速，面積，流量，泥沙量。

真的，自晨至夕，簡直沒有一刻兒工夫的休息。

偏遇着居技士竟於前晚染了瘧疾，不能出外工作；所以，我的工作既較前些時要忙碌一點，而所負的責任也格外地加重了。

深夜，我躺在牀上，也會憶念起過去防汛時期的最辛苦的一次工作：早晨由辦公處出發時，水僅齊膝。但是，到了傍晚，水已過腹。因為測夫的人數不足分配，自己的三分之二的身體浸在水裏，弄走不算數，肩頭上還要擱了一架水平儀（在無可奈何之中只得由自己兼任了「測夫」的工作。）就這樣地忙碌了二三天，終於生了一次很危殆的疾病。

同事們的所以要發生恐懼，也便是惟恐自身因了工作的辛勞而生起危殆的疾病來。

五月二十一日，天剛拂曉，在我們辦公處裏的同事們，除了居技士因臥病而尚未起床之外，其餘的人都已經從臥室裏走出來，盥漱，進餐，準備出發了。

今天出發以後的工作，我們於昨晚早已計劃妥當了。一共分作水陸二路：水路由俞技佐負責，率領着觀測生呂彬彥，測夫鄭載

陽，唐慎生，以及兩個船夫。所負的責任是趁着測船觀測水位的漲落，應用流速儀測量流速與河底的變遷。隨路由我負責，率領着書記李春華，練習生茅振新，觀測生郭根興，黃子嘉，測夫唐慎根，盧惠芳，劉欣木等一行七八個人，帶着經緯儀，水平儀，旗幟，標尺，木椿以及其他應用的物件；所負的責任是用水平儀校準豎立在河中的標尺的高度與豎立新標尺（上中下三處的標尺，都是豎立在坡度不很陡的沙灘上，所以每遇河中水漲，則舊標尺為河水所淹沒，必須另立新標尺），用經緯儀測量河面的寬度以及河槽的橫斷面，測得面積與流速，即可計算流量。

因為我們預定的計劃是從「第一點」測起，而測船由第二點駛向第一點是逆水，船隻在湍急的水流中上駛是頗感困難的，所以俞技佐一行六個人特地提早上船。約莫過了二十分鐘，我們也出發了。

出發的時候，我們排列成隊伍，攜帶着各種器具，宛似到非洲野人國裏去探險似的。

一隊年青的小伙子默默地原野上走着，聽着湍急的音樂似的水流，到也並不覺得寂寞。

「今年可不要再像前年那樣的大水啊！」我們行經一個建築在土堆上的草房的附近，李書記望着土堆旁邊的淹沒在水裏的麥穗，不期然地想起了家：「假如再來一次，我的妻子孩兒便沒有活命了。」他說着，臉龐上露着憂慮的神情。

「委實，前年的大水真嚇人，嚇得晚上大家都不敢睡覺。」茅振新，一個年青的孩子，居技士的舅子，他依然沒有脫去稚氣，一方面固然是由於他缺乏教養，一方面也是由於他的姊夫與姊姊的縱容，所以他對於講話是毫不思慮的。「最可笑的是余先生險些兒躺在水裏的那一次。」他說着，便回轉頭來對着我望了一下。其餘的人也都不約而同地回轉頭來。但是，我並沒有開口講話，他們也不再發言了。

就這樣，我們畢竟在靜默中到達了目的地。第一點的標尺並沒有給水流與船隻撞毀，它還有一個半特西米突（Decimeter）露在水面。

河水在不斷地高漲，當然得另外在較高的地方豎立一根新標尺，以便舊標尺被水淹沒之後依然可以觀測水位。

豎立一根新標尺並不費事，打樁，釘標尺，在標尺的左右與背後撐起木架，用水平儀測量標尺的「零點高度」。

做完了第一點的工作，我們便向第二點進發。到那邊，標尺已經淹沒在水裏了。

找，兩個船夫駕駛着測船，兩個測夫執着篙子不斷地在水裏找。船在打轉，測夫與船夫的額上流着汗。但是，費了許多時間，並不會找到。

沒有法子，只得另外豎立了一根新標尺，再從遠遠的豎立在堤岸上的「水準測點」（Bench Mark）測起，測量出新標尺的

「零點高度，」而觀測當時的水位。

時光將近正午，我們便在河畔的一家很狹窄的茶館裏進了午膳——饅頭，韭菜，麩皮粥。

飯後，我們休息了片刻，又繼續地做我們的工作了。

「余先生！我覺得週身發燒，頭目暈眩，實在支持不住了。」茅振新用雙手捧着頭顱告訴我，希冀着我立刻說出「你先回去吧」幾個字來。

然而，我並不。我知道他是假裝的。因為從他的臉龐上可以看出得出來。同時，我也知道他畏縮着不願意在混濁的齊膝的水裏面行走。

「好。」我簡短的回答着：「李書記你趕緊照顧他吃十滴水。」

茅振新吃了一小瓶「十滴水，」兩隻手依然捧着頭顱不肯放下來。

「余先生！我實在支持不住了。」再走了一刻鐘，茅振新又跑來告訴我，接着囁嚅地向我要求：「我想先回辦公處去。」

「好。」我直捷爽快地允許了他。因為我惟恐不允許了他的請求而有傷於我與居技士之間的感情。況且茅振新是個不懂世故人情的年青的孩子。

茅振新回辦公處去了。但是，當我們離開第三點不遠的地方，測夫盧惠芳竟因受日光的熏蒸而果真中暑了。

揀了個較高而又乾燥的地方給他躺着，解開衣服，冷開水，十

滴水；半點鐘之後才漸漸地復原。

到達了目的地，我便囑咐劉欣木涉水把他駛上了測船。在這裏，我們校準着舊標尺的零點高度，又豎立了一根新標尺，然後離開水濱較遠的堤岸上把經緯儀架起來，用「三角測量法」測量河面的寬度，以及河岸與測船在測量水深的每點間的距離。

測船由此岸達彼岸，十足地費了四小時的工夫。

測完了河面的寬度，我便囑咐測船的人們注意汲取河水，以便回到辦公處去可以從河水中計算出泥沙量。

河面的寬度，河槽的橫斷面——面積，流速，泥沙量，水位都已經測得了。我的內心感覺到十分舒適。於是，我便率領着全體員工踏着輕鬆的脚步，返回辦公處。

剛走進街頭，居技士的夫人已經手攙着活潑天真的霍兒，含着微笑在歡迎我們的歸去。

這時候，斜陽正拖着餘暉向西墜下，照得東方的山頭一片的深紫。

晚飯後，我和居技士兩人在燈下談着這一天的工作情形，他的夫人在繡着十字布的枕頭，霍兒在玩弄着由香煙盒子裏積聚下來的洋畫，其餘的員工也都在他們的寢室裏吹着笛，拉着絃子，歌唱着，每個人的臉龐上都透露着一種愉悅的微笑。

在農場裏

起子 (湖北)

天氣還是很熱。

除蟲菊的定植苗，全因為過於乾燥的關係而漸漸枯萎了。在打水機沒有完全修好以前，純粹用工人的挑水，實在是太麻煩而不經濟了。

誰都在深深地翹望着有一次大雨。

櫻桃紅的爛了，枇杷在這幾天大太陽的曝曬下，慢慢地呈了金黃色。今年枇杷的收穫比較是很可樂觀的。本來，這東西原是最適於華中一帶的產物。

大家都很努力的插秧。比快，比齊，以一盤饅頭做錦標，可真有趣極了。這兒有很多的女人也下田插秧，而且還很行呢！到要佩服她們的本領。

一些年老的農夫都担心着！假若再過一些時不下雨，年成又會糟了。

到是苗圃和菜園裏的現象還好。

鳳陽苗長得怪可愛的青翠。油桐都漸漸地彎着伸直了。冬青和枸橘都長得很整齊。不過，每天到了正午的時候，假若忘了蓋簾子，便會全被晒萎掉。

四季豆可以折下來吃了，番茄在今天開了第一朵花。馬鈴薯

也快要開花了。莧菜是比較長得最好，挑上市去，現在還可以買得很高的價錢。

春天裏，豬正肥，飼料也因之需加多。——美種「韓浦縣」豬，近來產小豬頗不少。今天又有一頭生了八隻小豬。

鹿毛已盡落，梅花點點，很是好看。鹿角到今天才隻隻落完了。老鹿之嫩角已長成，想弄下來去製鹿茸，但是這兒缺乏那種專門人才，今天下午叫工人去一試時，險些被牠踢傷了。

梨園赤星病更劇。今天洒了第二次的硫酸銅波爾多液，希望現象能够好一點。

披着草衫，戴着草帽，今天我做了四個鐘頭的行道樹生長剪定。

夜，附近老農來閒談。今天早上有兩個鄰舍爲了一頭耕牛的事吵嘴，結果一個被鋤頭劈傷了頭部，非常危險，一個則已被官裏捉去了。

宜昌速寫

郭自銘 (湖北)

東方剛翻着魚白色，行駛重慶沙市漢口至上海的大小輪船，照舊一艘一艘的載着人，載着貨物，向目的地開出。鐵路填軍營中，雄壯的軍號，也隨着吹了起來，催動弟兄們起來早操。

七點一到，樂善堂街，那所代表宜昌高建築的法國天主堂早

轉響响入了雲際。漢宜長途汽車，都在這响聲裏開動馬達，飛也似的沿着舊川漢鐵道跑去。一切人起來，都和往常一樣，做工的做工，下力的下力，上寫字間的，上寫字間，娛樂的娛樂……

月份牌上載着今天是廢曆「小滿」，「四月初一」。古佛寺，關聖樓，圓通閣，白衣菴，出進山門的，除了求子，求壽，還願的善男信女外，就是那些沒有靈魂的女兒——妓女，在菩薩面前求生意，發達！

大街小巷，茶社，學校，機關，一切人的談話，並不是談的「中日問題」，和「胡漢民先生死後的哀榮」，因為嘴巴與腦，都忙於鬧得滿城風雨的「毒藥針」事件上了！小學生們要大人保送上學，保送回來。街上行人，你防着我，我防着你，這都爲了「毒針」，據說刺毒針的，有各色人等的裝扮。

午炮响了，在宜昌住久的人，都知道是十二點鐘了。防毒藥針的傳單，在這個時間裏，雪片似的飛進每一家門前，上面寫的是：

注意 謹防毒針
治毒良方

貴州重慶等處，被毒針刺死，不計其數。由渝來電，急治良方到宜，用幼童小便，先洗針口，洗淨後，急用泡雄黃，白礬，甘草，分葱，共沖爛，調大糲酒敷上針口，立見其效，十分鐘以外無效。

愛國同志馬云龍贈送
代印者蔚華軒印務所

商店被這謠言，影響了生意。只有藥店，醫院，醫生，都忙起來了。在這同一個時內，縣府路協興樓對面喬某樓上着了火，環城路兩個騎自行車的青年，擦傷了行人。公安局的關謠（關於毒針的）佈告，也貼到佈告欄裏。我的朋友冉比諾的愛人，茜特，正拆開他十點鐘給她的信。

燈光一燃，二馬路永耀發電廠的烟囪，照舊噴着黑烟。通惠路「請用電燈」的年紅燈，閃閃的像醉女人的眸子。唱的，說的，奏的……強烈聲浪，從二馬路鴻彰布店的收音機內播出。人們又開始望着它發呆了。

下午八點鐘敲後，留園電影場兩角錢一看的「戰地鴛鴦」，擠滿了觀衆。並且有上海女子魔術團張美娟等的魔術與歌曲。第一節目「前奏樂」，第二節目「復我河山」，第三節目「歸宿」，第四節目「黃金寶盒」，第五節目「五十年前之新女性」，第六節目「蘇格蘭手帕」，第七節目「未卜先知」，第八節目「來去無蹤」。

宜昌不打一更，是幾十年來的傳統。二更一响，和往常一樣商店都關門了，遊人也散了。這時打破夜之靜寂的，是旅館裏的歌喉絲竹，街上小販的叫賣。

「五二一」是平時一樣的在宜昌人們的睡夢中慢慢的逝去了。

商店學徒的一日

小 康
(湖北宜昌)

照例，永遠不變的，天還沒亮，每家店舖門前，差不多總有一個乳臭剛乾的青年在工作着：掃地，擦窗，或是卸下沉重的排門。他們的臉上掛着死板板的怨容，嘴是緊緊的閉着，哼聲也沒有。

「哼！學了三年，連掃地還不會，看你怎樣教師弟。」

我也是各家門前工作着的一個，在掃着闊闊的沙道地，大約是氣候乾燥的緣故，又因起着微微的晨風，以至灰沙隨風揚起，也有飛進了店堂裏的，就惹怒了胖胖的老板兼經理，這樣斥罵我了。

學習了三年，連掃地還不會，我真笨；可是我又不解。不解的是掃地也要學三年；三年掃地學滿了，大約是替我推薦到公安局去做掃街的清道夫，或者也會有大中國的清潔運動去參加掃地比賽嗎？我想是這麼想，但不敢說。假使你回答了一句，哼！那就對不起，說你嘴硬，敢回嘴，剛挨的罵不算，恐怕還要加吃幾下雞毛帚柄吧。

我學掃地已經學了三年，還說掃得不好。恐怕還要再學三年吧？不滿期是不許你離開的。做人要飯吃，大約都得這樣經歷過。你不聽見，每一家商店，大的有三四個，（範圍小的商店起碼也有一個）都是做着這樣的工作：掃地，擦窗，一天到晚沒有空。

只於怎樣教師弟，那真笑話了。老板還怕我教不來，其實做商店學徒的師兄真容易，一到有了第二個學徒來，自己就可以做老

太爺，只要備有厲聲的嚇責，備有變硬的拳頭，誰個師弟都得怕。

苦苦挨過了三年，不久就得享福了罷？初來到店裏的時候，身體要比胖得母豬般的師母矮下一個頭，現在却要比她長上一個頭，她每天吃魚吃肉，還加甘腴鮮美的零食，而我只吃些殘羹殘飯，有時還吃不飽，可是我的身體却能慢慢的長起來，她的却只會短下去，這不是很奇怪嗎？

一到三年滿了，皮膚上的鞭痕也合口了，罵聲也老早被風吹散得無影無蹤。從此就有快樂的時光享了，身體也可自由些，趁老板不在，偷偷的出去玩一回，老板不曉得，別個職員也就沒有管束的權力了。

思這樣，想那樣，今天我就特別高興，因為三年徒刑只剩一天了。早晨掃地也就特別興奮，灰塵揚起較往日多，雖然受了胖老板的罵，我却不在意，反而給我確定了今天有新學徒進來，哈哈，從此可以不必做這樣的工作了。

點起了一對大紅蠟燭，還有三支香，新學徒來了，就是我的師弟，同着年已半百的父親。他的父親的臉上堆滿笑容，好似有無限的希望和幸福隨着這時開始，却不曉得是把兒子送進地獄來受苦。

一把太師椅，擺在「國泰」位，上面坐着的，是胖老板。地上鋪着紅毡氈，師弟就跪了下去，行跪拜禮——這叫做拜師，我也會行過同樣的一套。最後，就輪到我了。因為我是師兄，他得恭敬我。我肚

裏打着算盤：「哼哼！你該知道，我三年來受到的苦楚，現在要在你身上出消了，誰叫你來做我的替死鬼？」

禮畢，胖老板照例有一翻訓話。話詞很簡單，而且是老不變：「吃得苦中苦，方爲人上人。」又對我說：「不得馬虎，好好的教他。」不錯，我得好好的教管他，用我師兄傳遺下的自私自利心去管束他，給他吃些苦，可以使他在「苦中苦裏，或爲將來的人上人。」

時光真跑得快，一整天過完了。晚上十二點鐘，這是每個學徒最適宜的時候，誰個都可以休息，不論老板怎樣苛，到這個時候，他也沒有法子來奈何我們了。

師弟拉拉我的衣袖，問睡在那裏。我用手指指地說：「打地鋪啦！今夜還得守候，老板在外又麻雀還沒來，來時必得開門，不要誤了。」我一揮手，得意洋洋的去睡我那三塊木板搭成的床了。

睡在三塊板的床上，三年來那還是第一次，滋味當然較睡潮濕的地皮好多了。腦海裏深印着三年來不滅的傷痕，肚裏思量着明天怎樣吩咐師弟工作，怎樣使他受些惡辣的滋味；假使他不從而反抗，該得用什麼手段對付他……想得很有滋味，可是忽然生出另一個問題：就是我做學徒時曾經以爲商店學徒是商業未來的主持者，這是我從兒童是國家未來的主人翁這句話推算出來的，要使國家強，需培養出良好的兒童，要使商業發達，也得教導出好的學徒。現在如果照我的老信仰幹了，那麼我的仇，我三年來受的氣，去向誰個身上出消呢？照商店的規則講，當然是出在師弟

身上，這是商業上的老規矩，我不得破，破了就是違反，違反的責任我可負不起。那麼只好委屈他一下了。這也不能全怪我無理；師弟忍受了三年，也可做師兄……循環的下去。

三年有期徒刑滿了，得到的是什麼？！有會掃地，也會揩窗。

查印花

彭善寶（湖北天門）

昨天變了天，雨沒落下來，今天還掛着一個挺光燙的太陽。山鄉的農人怨菩薩沒起水，秧下不下去；湖鄉裏的農人感菩薩這一陣晴，小麥可好飽米。

這天早上，鄉村特別活躍。

鄉村談得上活躍，是這上十天以內的事，牠從先像一隻病狗。因爲現在正是農事正忙的時候，割米麥，耨黃豆草，還有小麥在田裏等待他們，所以有許多伙子從堤上偷跑回來。可是事實不容許他們這樣做，不管你是做了四個月或五個月，或者應分這次換班的，都不能免掉；這是最後的一次催伙了。

每天，灰色的區丁在鄉下巡邏，找保長，找民伙，打人，威喝，逮捕……真是雞犬不寧。有時候一羣人在田間工作，不知誰送來一聲：「催伙的來了！」霎時間那多人都拖了鋤頭，鐮刀飛似的跑開。

鄉下已經打了幾天鑼，規定四月初一上去，正是今天，所以一大批一大批人，挑了扁桶，被絮，鍋灶，香子，掛了短鋤，鐵……有的由

保長小隊副率領，有的三五成羣結伴的走，都不急不徐的下着脚步，顯然他們還要走很長很長的路，而那最複雜最困難的一部分不過剛剛開頭罷了！

在這裏有一個小市鎮，牠的名字叫做漁薪，也有着同樣的事，不過牠的方式不同罷了。從先，他們都是請伙子，現在這麼忙，誰肯去？於是應分上堤去的商家，都把錢交把保長，至於保長拿去怎麼辦，誰知道！他們也不打算要知道，只希望沒有區丁上門來威喝就是天大的洪福。

這天吃早飯的時光，悅來樓來了一個戴禮帽穿厚厚的呢制服的人，據他的名片上寫的是：

湖北第五區菸酒稅徵收分局局長
兼天門稽徵所主任

張 維

幹 夫

來時，老板問他幹什麼的，他不答，他一到就叫茶房找本地辦菸酒稅的延鏢先生。延鏢先生到了，就一同去拜訪商會主席，主席不在家，他就開始履行他的職務，第一家就是公記鹽行。沒違法，當然沒什麼說，走了。

第二家是榨坊，榨坊是最閉塞的，是商人中的誠實佬，牠只曉得做出油餅來出賣。牠用的工具，是自從中國有所謂機械就有牠，是道地的笨拙原始的木鐵做成的傢伙，由以蛋換油這一層就可證明牠的原始古樸。

一進門，就從賬箱中抽出一大堆賬，老板莫明其妙。說是查印花的，老板這才慌忙說道：

「我們出了印花捐的。」

「出印花捐爲什麼賬簿上沒貼上？」

「他沒把印花我們。」

沒答。

又說：「每回都是商會上引來收的，他只要錢，不把印花。」

沒答。

他從皮包內拿出印色盒，開始用私章朝上面蓋。

老板可慌了，也摸不着頭腦，連忙說：

「就是蓋也只能蓋這三本。」

送上去日生滾存，暫計油餅流水。

他不理，蓋了這三本又拖到三本伙食賬。

「這是買青菜豆腐的，只做過記號罷了！」

「你做生意還是要貼印花。」

又蓋上，接着拖過來一本草批。

「這是買柴打的草碼子。」

「這不是賬對於你生意總有關係。」
蓋上去。

又蓋過幾本，老板在一旁極力解釋，額上冒出汗，凸起青筋。蓋章的人一句話也沒回，像聾子，他只機械的做着動作。

末了，拖了二十二年二十三年的幾本廢賬來，老板說這是沒用的，無效的。他埋着頭，一面蓋印，一面說：

「廢賬怎麼不燒？這必有用意。」

「從先誰與燒賬？」

沒理。老板忿怒的說：

「既是這樣，我們幾十年的榨坊，賬還多得狠，蓋不蓋，只要你有氣力。」

依然沒理，他站起來，從皮包內抽出一疊紙中的一張丟到桌上，他指着紙說：

「請你們在這上面蓋個章。」

老板看了眼商人具結單。

楞了。怎麼？

兩相爭着了很久；一個不肯蓋，一個懇求似的非蓋不可。

同來的延鏢說了一句：「有什麼關係。」

老板這才蓋了一印。末了他還要簽名。

又爭執了很久，才寫上了一個名字。

於是在一個本子上寫下新舊賬的數目，他說：「民國二十五

年，新賬貼兩角，舊賬貼一角。」

第三家，也是榨坊，如法泡製，蓋了八本。

第四家，同行，曉得了，但是不知賬放得多的好，少的好，丟了三本在桌上。蓋了。

第五家，也是榨坊，拖出來一大堆，老板說了許多好話，只蓋了四本。

這時候，正街，中街，上街，都哄動了，互相傳達，差不多家喻戶曉了，於是都爭先恐後的買印花，印花又買不着，才懇求大商家回了一點，都只放了一本或二本在外面。

他抽查了幾家，都貼了的。這全街上也只有這四家。

就是查過後還不大明白，以為買印花一貼就可完事，背得兩塊錢的霧罷了。

不一會，消息傳來了：罰

每本六元！

都急了，面紅，口吃，說不出話來，只兩手沒命的交搓，還頓腳，一頓臭罵……

過了一會，才知道罰的規則：新賬六元，舊賬三塊，新賬是貼兩角，舊賬是貼一角，以三十倍取罰。由他交把法院，法警拿條子下來，免錢，如有不服者，請於五日內提起上訴。

慌了，慌了，慌了，依照往日的習慣，大大小小的事，總是紳士們

能以解決，當然囉，這是紳士們的事了。

找過了許多紳士，商會主席，都無辦法。最後才由延鏞寫封信去試試看，信上的大意說：我是地方人，這次我的過太代大了，各商家都承認罰，不過請暫不通知法院，能否通融辦法？請他回個信。

信是專人送去的。

下午，天變了，吹來一陣陣的風，一大塊一大塊的黑雲，天像會捏得下水來，並且是大雨的象徵。

晚上，風慢慢地趕動黑雲，天有一頭像吹黃了，像起着沙，昏昏地。

燈下，這四家老板都在第一家受罰的櫃台裏坐。揣想那封信能不能發生效力。

「鬼，鬼，絕對沒有効。」第一個武斷的說：「他這有好處，三七成分，一百塊在他個人名下有三十塊，假如他私合下地，也多得不到幾多，並且那是一道痕蹟，他不怕人告發他？」

第二個笑道：「半夜裏犯了夜，半空裏一炸雷，鬼狗禽們……」

第三個接着說：「又未出告示，雜種，去年他只收錢，又不把印花，今年我們又未看到收捐，以為水災免了，真是半空一炸雷……那裏貼得告示在那裏，說是人民自動的買……」

第四個歎道：「做生意就犯了法！」
各人嘆息了一會，第四個望着第一個說：

「我比你們好些，他拿了十幾本，我說好話，延鏞先生又圓幾句，只蓋了四本。」

第二個說：「我的幾張條子也是延鏞叫他丟的，他說：『張局長，這廢東西要牠啥……』」

「我也是的！」第三個說。

「我曉得，我各方面都查明白了，完全是李延鏞的壞，」第一個又說了，「他叫查下街的，他姓李的沒有榨坊，光大生意，未必只這幾家彭的是金字招牌。他害我，去年他冒充營業委員，敲詐人家，別人告他，我有點嫌疑。他收營業稅，我們都沒有出……他害，他在我們這裏，一句話都沒有啞，囑都沒……」

「他再犯了法，告那雜種一狀！」

「這種流氓賭痞，犯法的日子最多。」

「要硬的，硬了總是把人家用腳踏到玩，告諾雜種，流氓紳士！」

過了一會，有人望了望天，悠長的嘆了口氣，咕嚕着：

「落雨，落雨……菩薩……好賣幾片餅……」

雨 椿 怪 現 象

藍 青 (湖北崇陽)

今天，我特別起個清早，繞城一匝，用新聞記者的經驗，採訪所

要得的材料。當然，一個記者出身的出去訪集文稿，是不會跑空的。當即發現以縣政府爲中心的前左右方，分植一支「鶴旛」，旛下掛一盞方形的紙燈籠，寫着約有碗大的「太平火醮」四字，這就指示了我所應跑的方向——抵醮壇的所在點。

醮壇，原來就在縣政府的正前方的一條街，離縣府圍牆有五、十米達左右。鑼鼓喧鬧，可由縣府圍牆衝進府內，告訴開始演動法器，火醮發奏了！我就是順着鑼鼓喧鬧地點，踏進醮壇。

壇的大門口，門楣當中貼有一張光面黃紙，寫上五寸長的隸體的「福臨人間」四字，兩旁還掛一副對聯，鬼話的文章。進門，就有九位紙糊的所謂神像。各色各樣的鬼神相，馴御虎、獅、象、龍、馬、獨角獸等，但當中有一最可怪的，是一位着黃色軍服軍帽的滿臉長胡鬚的軍官，可惜，帽章沒有徽號，單祇黑色圓章一顆。這是何種神像？陰間也需要軍人保衛吧？還有一位身高丈餘手捧插蓮花的花瓶的非洲土人模樣的鬼怪。壇的第一層門內所供神像，就盡於此了。跨入第二層門內，又是色色樣樣的神像，個數比前層更多，形像也各異相，都是土塑木雕的，不過，牠們和前層紙像一樣的沒有正位坐，僅祇分排列在兩旁。再進，便是經壇地方了！自然，經壇地方又是神鬼的世界，供奉着許多神像，這是不用說的。

下午，所謂聖駕出迎了！

所謂聖駕，原來就是醮壇第二層門內沒有正位坐，祇分列兩旁的土塑神像中的最大一位，臉像馬臉一樣的長。

出迎聖駕的儀式，簡而趣。除了不可避免的開路大鑼，鑼鼓手，大插大吹外，那二十來個的馬隊，實在，够值一記的。馬隊上的化裝者，不是一般遊民，戲子，而是小孩，最多也不過說是兒童，裝演各種人物，如火孩兒，托塔李天王，姜太公，以及黛玉葬花之類。由馬夫護圍，這些被玩弄的兒童，還撐一把花洋布傘遮蔽陽光。其餘善男信士還捧幾盤古董玩物，湊些件數。最後，就抬着所謂聖駕。陽光是那樣熱毒，牠（聖駕）沒有涼傘遮蓋，不曉是否故意要晒聖駕呢，還是爲的要祈雨，因爲我也看到了「敬叩諸天施法雨」，「歡迎各宿布慧雲」的黃紙條。

夜間，神鬼出現了！

鑼鼓手帶來三四個「人造的鬼」，披髮執鋼叉，跳跳蕩蕩。還有長帽鬼，帽前後各寫四個字，曰：「看他可笑」，「見了大吉」。手里撐一柄特製的大紙傘，傘之周圍掛有四盞蓮花燈，擺擺搖搖，再後，一個不是肉相而是木棉貼滿臉上的人鬼，跨着一匹馬，好像統帥樣子。還有一面方形燈牌，前後四方寫「皇經大醮」，「太平清吉」。當中掛一頭紙鶴，鶴的兩旁掛一盞蓮花燈，在最後照耀着。他們是這樣慌忙過了一天，聽說：火醮是繼續地舉行五天。現在再寫一則當日街頭眼見的事：一個老年盲者背布狀行乞街頭，茲照錄其詞如下：

「蓋聞見善中心，（或行善之心誤）人皆有之，惻隱之心，人皆有之，爲善不昌，祖有餘殃，殃盡必昌，一定之理也。茲通邑有罪人

謝銀和年登五旬，由去歲六月二十三日午刻，忽然天降大虬（風字誤）大雨，雷雨交霹，雙目前如龍如蛇，懸掛目前。又九月初旬，懸如（於字誤）碗內，飯食難吞，無奈約集本帮契友求對雷，書三世之過惡，今生之果報，衆友勸予四方苦求。仁人君子，善男性（信字誤）女，各發慈悲之心，必須解囊相助，各增（贈字誤）錢米，叩求見（建字誤）造雷醮壹堂，此恩此德，尤如再造，今生不能補報，求（來字誤）生結草啣環，（銜環兩字誤）可以報矣。是爲小引。悔過罪人通城縣謝家屋謝銀和叩頭再拜。」

總之，這日所發生的事情，是表示崇陽還在神權時代。

匪 警

既

弛（湖北黃梅）

輕狂的曉風，穿過敞着的窗戶，悄悄溜進房來，不時揭起垂着的帳幔，向牀里張望。時候將近六點鐘，要不是天陰的話，太陽的光輝，也就鋪在牀前了。氣候不冷不熱，貪睡的人們，正在尋着甜蜜的美夢。

昨夜沒有回來的老楊，這時突然闖了進來，慌慌張張的嚷着：「來了！來了！快走！快走！」

沉靜的空氣，馬上緊張起來，誰也不敢留戀牀第了，一會都圍了攏來，打着呵欠揉着睡眼：「什麼事？什麼事？」

「來了！來了！」張着大口，只是喘氣的老楊，並說不出所以然

來，竟一溜烟從後門跑了。

在這隣匪區域里，不會有什麼好事的，大家肚里明白。於是關門的關門，收拾東西的收拾東西。亂了一陣多數還穿着睡衣，就由後門一闖而出——我當然也是內中的一個。到了河邊，逃難的衆多，情形的嚴重，簡直使人胆顫心寒。我們擠上一支幾乎插不下脚的小船，渡過河去，雜在人羣里，落荒而走。良久，拉着一位同行的人，親切的問起這回事的究竟。

「來了！來了！白虎渡已經接上火！」是回答。

這個可怕的消息，並沒有令人懾服，相反的，倒是一服清涼散，使我馬上懷疑起來：這是謠言，這是誤會。記得一月九日那天，離開我們的寓所不久，我們的背後，就有了很大的變化。現在經過的時間很久，在我們來的地方，並沒有怎樣的發展呵。

於是撇了衆人，獨自探回河邊，藏在長得剛剛可以沒人的蘆葦叢里，窺探對岸的動靜。對岸的一切一切，依舊維持着平時的模樣。人們大都已經過來了，河面顯得很清靜。稍遠的岸邊，停着幾支空船，三數個無事的船夥，蹲在船頭上，優閒的談着方才的事變。

一個知正命者，是該知道危邦不入的大義的。在事實的真相沒有十分明白以前，我實在鼓不起過河的勇氣，一個人孤立在河邊，無心的看着河上的風景，初夏的風吹着竟有點寒意，不覺湧起無限身世的哀感：

「一月九日那天，在兵慌馬亂的當兒，居然逃出性命，已算是

如天之福了。當着枝上鶯啼，路邊草綠的時候，爲什麼還不結伴歸去？一人劫後餘生，依舊留戀在這個殘破的恐怖之窟里。三四個月來，提心弔胆的，度着鬼一樣的生活，却是所爲何來？然而飢餓驅迫使你不能不苟延下去。又有什麼辦法呢？典型的窮人，註定了是要拿性命才能換到飯吃的。既是這樣一個窮人，在揭發共產主義的紅軍看來，似乎是最表同情的人。不料爲了是一個渺小得可憐的公務員的關係，竟不由分說的，被他們看成不共戴天的敵人，叫你有什麼法想？「同是天涯淪落人」……「想到這里，竟落下幾滴眼淚。」

事實終於證明了是一場虛驚，逃難的人，開始回家了。在匪警的期間，當地的情形，是得時常呈報的，於是提起筆來，用代電的格式寫下去：

「……地方甫經浩劫，人心猶有餘悸，風鶴微警，羣相驚愕……」偶然揚起頭來，看看日曆，代日的韻目是個馬字。

參觀紡織廠

羅 洪 (湖南長沙)

我們出校門了，我們經過外國領事館蒼翠地的水陸洲。茂綠的樹林，幽遠的江水，襯着紅色的洋房，顯出繁而不囂的美妙，少見多怪的我們，感到有點兒留戀了。同學C使着他的慣調說：「假使我到和一個敵國宣戰了，他的領事下旗回國的時候，我們省立的

第一個學校，可以搬到他的領事館裏來。」

各種顏色的外國旗，在許多軍艦上飄揚。

目的地紡織廠到了，在那水蒸氣、機器聲、棉花屑三面夾攻的，四個大工場裏，禁閉着二千七百多的男女工人，他們整天工作着。監工先生告訴我們：「上午六時起上工，到下午六時散工，中間有半點鐘的休息，也就是吃午飯的時間。」公民教員羅先生笑問我們說：「他們比你們如何？」

機器的騷音怒吼，棉花屑水蒸氣狂亂飛揚，我的腦筋供到暈眩，呼吸感到促迫，勢不能再在工場裏久停，於是我別了可憐的工友們了；當出門的一瞬間，我聽見一個女工笑我戴綠色的軍帽，她說了一聲「戴綠帽子的人。」但無論她外面的表情如何，而環境給她的總是苦啊！這一笑，大概是她苦的發洩吧？

監工先生待我們比工友們好，他領我們到一間備有茶水棹椅的房子裏去休息，我們遵命坐定了。從這兒看過去，就是一間佈置精緻的房子，裏面的沙發上，坐着好幾個態度安閒的人，從他們的服裝上推測，一定是工廠要人了。

牆壁上有佈告處，佈告甚多。最新的七張佈告中，有六張是爲開除得肺病的工人以防傳染的。我想，他們專用這「隔離」法來防除肺病，是不能達到「防除肺病」之目標的。餘下一張是這樣的一些話：「工人某某，身患重病，不能工作，懇將親屬替補由（技師某某呈）查張叔貞已滿十六歲，與本廠此次所制定之親屬替

補規定不符，礙難照准……」我有點懷疑，爲甚麼滿了十六歲的人沒有作工的資格？終於被監工先生解答了：因爲不在小時候學起，將來使用機器不靈活。哦，像這樣從小時候作工起，到病了時爲止，可謂之「終身工人」了。

須要人家來救的我們中學生，今天發見了更須救的人了！

平凡的一天

龍 鋼（湖南長沙）

「一九三六年，——人們叫着——這是一個非常時期。」於是我們也自以爲有些「非常」起來。

真的，離開學校而生活着，那是非常得很久了，却又平常了起來。

這一天，猛烈的太陽爬了起來，我們也爬了起來，這樣，一樣的正常的生活又開始了。

我的同學們和我受了命令，都穿着新發的襯衣，離開隊部而跑到集合場。在公共體育場我們跑了一個圈子，我們還有着一點鐘晨操——國技。吹了收操號，又吹着集合號，我們回到集合場，舉行昇旗典禮。

接着，副總隊長訓話。昨天，因爲一樁什麼事，醫務組的一個醫官和一些同學們打起來；醫官傷了，眼鏡也破了。「這還成甚麼樣子，訓練了三個月就打醫官，畢了業，不連總隊長也打起來麼？造反，

這不是造反！」副總隊長的臉繃着，紅了起來。結果，開除一個同學蔣景珪。罪名是：任意侮辱官長，玩視紀律。那一隊的官長記了過。同學們的輿論却是：打得好。醫官給有些同學叫做「醫皇帝」，因爲打皇帝才叫「造反」。

訓完話，我們用早飯。

上午：術科，學科，技術——手榴彈投擲法。

下午：野外演習，課目：班戰鬥，攻擊。

回隊，行降旗典禮。

總值星官報告：晚飯提早，五點四十分全總隊集合，開演講比賽會。

集合開會。參加的十一個同學，是在預賽勝利了的。也許是代表着兩千多個中間各類的典型吧，這十一個。我想，他們中間什麼都有……他們用這兒（我們受訓的地方）和東北民族復興和農村教育，我們怎樣去犧牲，未來中日戰爭，中國所操必勝之點，現代青年所急需解決的一個問題——求學，青年應怎樣救國，親日中立，聯俄，民族復興和青年出路……等等各色各樣的題目演說着。「日本的重臣派和少壯派的明爭暗鬥的「二二九事件」……此我操必勝之點一」這是一個很嚴重的錯誤，敵人內部的競爭只是對我施行侵略的，緩和急的問題，不會於我有利的，而且又太粗心，把「二·二六事變」誤作「一二·九事件」。然而也很使我佩服，在裝着雙子和啞巴的當兒，竟有一位「我們的小朋友」

(全總隊最年青的一個同學)用了親日中立聯俄這題說：「……」我們敢說親日攻俄是漢奸理論，中立無疑也是不可能的……」

散會的時候，黑暗籠罩了我們，但我們沒有感到。——
回隊，洗澡，點名，睡覺……
一個平常的日子，平常的過去了。

鄉村的企業家

孫仁(湖南湘鄉)

今天是麗豐百貨號開張的一天，天還沒有亮，就「轟轟」的響著三眼銃。它開在一個農家的堂屋裏，一看到廟宇式的房子就知道還充滿十足的封建農業氣味——如今也塗上些資本主義色彩了。這十幾年來的湘南，整個的就是這兩個惡獸玩弄著：在封建的肢體上披一層資本主義的外皮。不僅祇政治文化如此，反映到社會的下層也如此。這種百貨號以前本祇在城市上流行的，如今推廣到鄉村四處了；就以這地方言，大大小小不下十數處。以前專門刮削佃農的地主，都變為這種商業的企業者。今年這裏新開的百貨店有三家，都是幾個地主拿出本錢來的。而且動輒資本巨萬，做的生意總是雜貨、藥材、屠坊、洋貨、布匹……無一不備。每一次開張，左近的小本錢生意就要倒閉不少。現在鄉村的婦女們也都知道買些西式化妝品來，小孩子也有洋貨玩具玩了，留聲機也在

各店舖裏聽得到了。

但據說他們實際獲了大利的並不多，因為人民的購買力太弱，能够當顧客的祇有小地主和中農階級。

下午來了一個保甲訓練專員，白色的綢衫配上黑邊眼鏡，官格倒還十足。他召集村上的白鬍子家長訓話，每一個人還給了一張保甲訓練綱要。這漂亮得很！我們湘南從前本是受「赤禍」最烈的地方，自從他們把「赤禍」趕走以後，一方面抱著「寧可錯殺三千，不可留一暴徒」的政策，一方面竭力叫民衆們安分守己。現在又弄出套保甲訓練的新花樣來，不過假如佃農的痛苦永遠日益加深，農村經濟日益在無法維持的下面崩潰，終恐飢餓的烈火是會要刺激起民衆的腦筋的。到那時候恐怕不是保甲的力量可以解決的吧？

奇文共賞

晴波(從湖南湘潭寄)

湘潭宗教哲學研究社成立大會宣言

竊以元二履厄。陽九遭災。學說橫流。道統中落。悲人心之陷阱。深嗟重淵。慨世俗之澆漓。昏沈二曜。甘陵植黨。南北部其豆相煎。潢池弄兵。東西京芻粟俱罄。夜郎自大。猛虎負隅。日逐未降。狡兔多窟。教猷升木。遼東豕廝養居奇。夢鹿覆蕉。塞北鷹雄猜多忌。赤血濺於原野。草木擅握。白骨累若山邱。人神顛覆。塗炭餓殍。呼庚亥以聲嘶。星動

嶽尤。占甲申而懺應。舉目山河破碎。半壁猶虛。傷心文物寂寥。三綱已壞。罹茲浩劫。有始罕聞。挽此頽流。當務爲急。是以吾

師蕭昌明先生。適應運而生。爲救時而起。拒百家之邪說。集羣聖之大成。綜五教而同參。天將以爲木鐸。憫衆生而普度。人望之若神仙。在湘潭面壁九年。卽達摩應世之始。在蜀省講經列席。爲如來成道之時。大現金光法相。照三千界而通明。廣傳玉律真言。揭二十字以融貫。研究哲學爲主旨。闡陰陽奇隅之精。聯合宗教爲依歸。無門戶異同之見。本一切爲心造。攝心則五蘊真空。秉一貫爲心傳。正心則萬物皆備。故老子之清靜玄默。卽佛子之喜捨慈悲。若耶穌博愛以救人。猶穆罕清真而醒世。理無二致。道實同源。振古如斯。而今尤顯。

自吾

師提昌開始。一時響應。四海景從。惟我湘潭忝稱發軔本

師尊修持之所始。愧同人發起而稍遲。茲幸創立粗基。籌備就緒。訂於國歷四月二十一日（卽夏歷四月初一日）開會。宣告成立。擬請

師尊暨吾社先進。親臨講席。指示方針。法會莊嚴。多士萃集。春風滿座。噓枯槁以向榮。花雨諸天。醞醞而普及。闡親親而啟聾聵。共見共聞。擊混沌而闢性靈。先知先覺。誠爲誨人不倦。足使聽者忘疲。大叩大鳴。小叩小鳴。教多術焉。道在是矣。但以韓潮蘇海。宏無際涯。參魯柴愚。質慙敏慧。宮牆在望。門前桃李新栽。衣鉢真傳。月近樓臺先得。升堂何日入道未深。攻石他山。求友彌切。惟冀

慈航導海。引彼岸以同登。庶幾閉戶造車。可出門而合轍。沈瀛本來一氣。不擇細流。籍湜矧屬同師。深資

麗澤。茲事體大。創始尤艱。敬業樂羣。有疑共晰。當此厲行新運之際。重以國民望治之殷。亟應建築道德洪基。以爲輔助政教後盾。守師尊之明示。對異端鳴鼓而攻。運總理之遺規。願吾黨同舟共濟。燈傳暗室。咸瞻白日青天。運藥懸樞。卽是紫芝丹穴。凡屬宇宙有情。皆許超凡入聖。廣修功德無量。相期宏化大同。舉世幸甚。吾道幸甚。

大中華民國廿五年五月廿一日（卽夏曆四月初一日）

抽丁

不 干（湖南新寧）

好容易，天才晴了起來。農村裏趕辦著插田的工作。在這時候，你可以在每一條陌上聽得男女的秧歌互唱。可是在目前這時勢，真的能够允許他們歡樂嗎？一種新的恐慌，忽然和電一般又充滿每一個青年壯丁以及他們的爺娘妻兒的心中了。

下午四時以後，我離開我的工作，回到相距五里的××街來。街上怪嘈雜的。

「三十歲年紀的，街上有幾多……」只聽一個新從牢房裏脫離了匪犯嫌疑而出來的王春生，在一大堆人叢裏嚷著。我本來就懶得去理會他。但是不期然而然的我心裏猛想道，「征兵的事

情發生了吧？」

我還是照常走進我的店門，無力的朝藤椅上倒下去，把我的長褲卸下。

果然，我的猜想很不錯。在我還未透過氣來的時候，對面一個女人開始問我了。

「上面抽兵了嗎？」

「沒有吧。不過我也不大知道。——街上呢？」

「二三十歲的人，通通拿秤吊過，拿索子量過——」

呵，這就是所謂檢驗體格。不過，她們根本不知道什麼檢驗體

格那一套，所以她說的那樣可笑。她繼續說下去：

「他們要八十二斤重，要四尺八高。」

難怪，王春生在街上那麼鬧法。他們都抽了罷？那些人呢？王

大概就是一個吧？

後來我知道圖是沒有抽。A鄉長把他們過了秤之後，指定了

他們三個：王春生，一個織匠，還有一個姓羅的，是下街新來那舖裏的。

「呵，那是松明吧。真倒霉！去年不是爲著征兵，關了舖門躲上一年嗎？才來偏偏又碰著。」

「他們三個：王春生，是沒有老婆的，受累的還只一個；織匠，也

是一樣。都去得，只是……」

「是呵！只有松明。而且他舖裏又只有他一個人主管。」

「松明過了秤回來，低頭喪氣，臉黑得不樣模樣。他那麼斯斯文文，那裏能够去當兵那樣兒，真可憐。——老天爺又不准替！」

「其實，王春生更背時呵。」

「是呀，他不是通街鬧著嗎？人家坐了牢出來，要買雞吃，豬

脚，肚子，大餐小餐，補養元氣，我連飯都沒得飽。偏偏背時倒運，抽兵

也輪到我。我家裏六十多歲的跛子娘，還有十多歲的妹妹，你叫她

們怎麼辦。——二十多歲的人，街上有幾多！他可算是真正可憐

了，坐了這麼久的牢，還是災星未盡！——上頭也怪，要人家去，也不

管人家境况怎麼樣。」

「你道這就是苦嗎？你沒有看鄉下的。他們有些一家靠著一

個人，而他們唯一的生活之路，又只是肩膀上一根扁挑，然而，征兵，

他去不去呢？——昨天，A鄉長不是在X村攪得雞飛鵝叫嗎？」

我們越說越沉痛了。隔壁內老官聽得我回來，急忙過來問訊。

「我問你，要這多兵到底做甚麼用？」他開首便是這一句。

「那裏知道。」我隨便的答應。

「嘿！你在縣公署，你還不知道？」

他以為我有意不給他知道。其實我們當書記的除了機器式的工作而外，根本不容有空閒和其他任何一件事發生關係。所以，我有多少事情硬無從知道。

x

x

x

A鄉長又下來了。他背了駝兜，帶著鄉警，威威武武的走著。

他是來召集後備隊拈圖的。因為上午的指定，究竟還不是正當辦法。

不一刻，街上的壯丁，便散兵般的走著了。一個，二個，面上滿堆著恐慌和愁悶，一顆顆驚慌的心，一上一下在胸中跳動著。

王春生，織匠，松明，他們虔心虔意祈神似的，具著很大一種希望。因為現在，也可以說是他們的幸運來到了；他們似乎都看見擺在面前的竹筒裏的「兵」字，已經被對面一個人拈去，他們十分放心了。

許多人都到街公所去了。

天似乎要晚了，A鄉長背了駁壳回去。拈圖的壯丁，一齊出來了。這時候，每一個人的面上，似乎都顯出了一種解嚴的氣象，好像他們的千斤担子，都已經卸下去了。松明，我望望他的顏色，也似乎有了安心的樣子。一場恐慌，可算是這樣過去。

但是，「又坐牢，又當兵，」王春生仍然是抽着兵字。

天已經夜下去了。

明天，你們聽聽，A鄉長又到××村抽去。

校董會議

林鏡澄 (湖南益陽)

今天要開校董會了，大家都滿懷着希望。「薪金，在今天也許會有個圓滿的解決吧？」校長老李一大早就走到各教職員先生

房裏這麼說。

大家不安極了。

老胡說：「月尾就到了，我們只好把門關起來躲債吧！」

老吳帶着詼諧的憂鬱說：「我們餓肚皮倒也慣了，把褲帶拉緊些就對啦！如果有討帳的，我們就老實告訴他吧，請他給我們一根粗繩子，拉緊些，拉到聽不見肚皮裏的聲息為止。」

於是淚樣的笑，塞滿了全室。

校長老李沒有做聲，面孔是極其陰鬱的。

正午，校董都到齊了，他們的肚皮，好像是一個模子裏造出來的，都有母豬肚子那樣肥，那樣大的。

校長老李向他們打招呼：

「你們來得早呀！」

「啊，校長，你早呀！」一個胖子說。

校董的面孔上，時常有那春天樣的微笑的，但是沒有人相信是真的。譬如你向他們訴苦吧，他們會像十足同情你們的說：「是啊，」可是不一會，他們就把你的苦情，丟在腦後了。

「有辦法了嗎？」大家像囚徒懇問獄卒樣的向他們發問。

一個叫老高的回答我們道：「也許，有了辦法吧，只是他們三幫都沒有來錢，我們一幫是不能來錢唱獨腳戲的。」

我們漠然了。

校長說：「這學校說起來，經費實在是不感困難的。四幫——

江蘇、福建、安徽、江西、四幫富商辦的一個小學校還感困難嗎？……

「這，這中間必定有原因啊！」老吳肯定的說。

老高驀然答道：「有什麼原因，大家不過都想掙幾個錢罷了。可是去年，我做經管的時候，教員先生的薪水，我是要按月發的，我現在做垂手校董了。」

話是憤慨的。

一會，高個子張校董，癩頭鄧校董，長鼻子黃校董都到裏面去了，只有高校董在我們的側邊，他細細的對我們說：

「那個癩頭鄧經管是一個油餅大王，他收了錢，去對白票，他可從中賺幾個錢，那個傢伙纔不愛臉啦！」

我們笑了，我們記得癩頭鄧經管也會說過高校董的壞話：「胖子老高嗎，那是一個最壞的傢伙，去年他吞了兩百元公款！」

世事原是這麼滑稽的，午後三點鐘，他們散會了。校長老李安詳的告訴我們道：

「薪水已有着落了。」

大家歡喜了一陣。

傍晚，癩頭鄧經管拿了一捆白票來發薪水。

我們都不想不要，可是不要行嗎？大家只得顫着手接過來，顫着手，向錢莊上拆現錢，息金的輕重，誰還敢去管呢？

變味的秧歌

丁右林 (湖南常德)

二十日和先路巴巴從城中跑下鄉來，整整八十里，腿也够累了。

第二天清晨，從窗眼中望到天色很亮，知道又是好晴天。可是很奇怪，一夜過來一直沒有聽到鷄鳴，——不管是公鷄或母鷄。後來才曉得附近的小偷太多了，能偷的「活財」太少，只好轉念頭在這般小動物身上，而且小偷都并不面生。

我們落歇的地方，是一個小鎮市的友人家裏。在那約莫半里來長的石板道上走過，難得碰着幾個人，以前來過很多趟，總要比這熱鬧，現在是冷冷清清，像是死的。兩邊小商店都不容易接得一個兩個主顧，伙計們全在無聊的望向街心，或者閑談。我不會忽略，一般人簡直就沒有真正愉快的面龐。街旁多的是另一門營生，賣烏龜肉，不要多本錢的勾當。

每一家商店裏近來不曾吃過淨白飯，一家頗為「殷實」的綢布號，飯裏也勻得有「黃花菜」，這還算好，「黃花菜」雖是野草，還不怎樣難吃；再有的大半勻野泥耗那一類，單是那氣味也就够嗅了。

講起來很難為情，我們是專門來領略領略插秧的風趣的。往常插秧是多熱鬧的事情，這裏風俗，全歸女人插秧，這時候，像遇敵

一樣，她們可以盡量的放肆。她們都故意自出風頭的唱捧秧歌，歌詞一多半是「情郎」之類；再不然，甩過路人幾手泥巴。真狂歡得可以。我是兩年沒有聽過了，今年可實在不大相同。很難得聽到她們唱歌，雖然唱聽來都似乎有點兒酸。她們儘談着各個的家事，交換彼此間苦況。笠亮遮在皺眉的容顏，彎着腰，默默插着一株一株的秧。讓太陽光冷靜的統治着空氣。

我感到無聊，感到自己的「有閑」化。在惘然中，我們低了首回來。

如約會了一樣，每一個農人都是那樣一副神情。自然我還聽到許多值得流淚的事，總離不掉那一套錢命，肚子，菩薩！

初夏的微風吹到胸膛，面對着無垠的田間，在腦中，沉重的壓過一重重「岩滾」。

於是，我們慚愧的把歸期提早到二十三日。

一天的生活

飄萍
(湖南
湘浦)

五月二十一日 陰歷四月初一日，晴，甚熱，寒暑表已九十一度了。星期四。

上午在學校磨粉筆。近日來天氣十分炎熱，學生已病數人，縣城雖設有救濟院，然只救濟「院長」不救濟「貧民」。我們短期學校的學生均貧中之「尤」者，故更無福可蒙「救濟」。日前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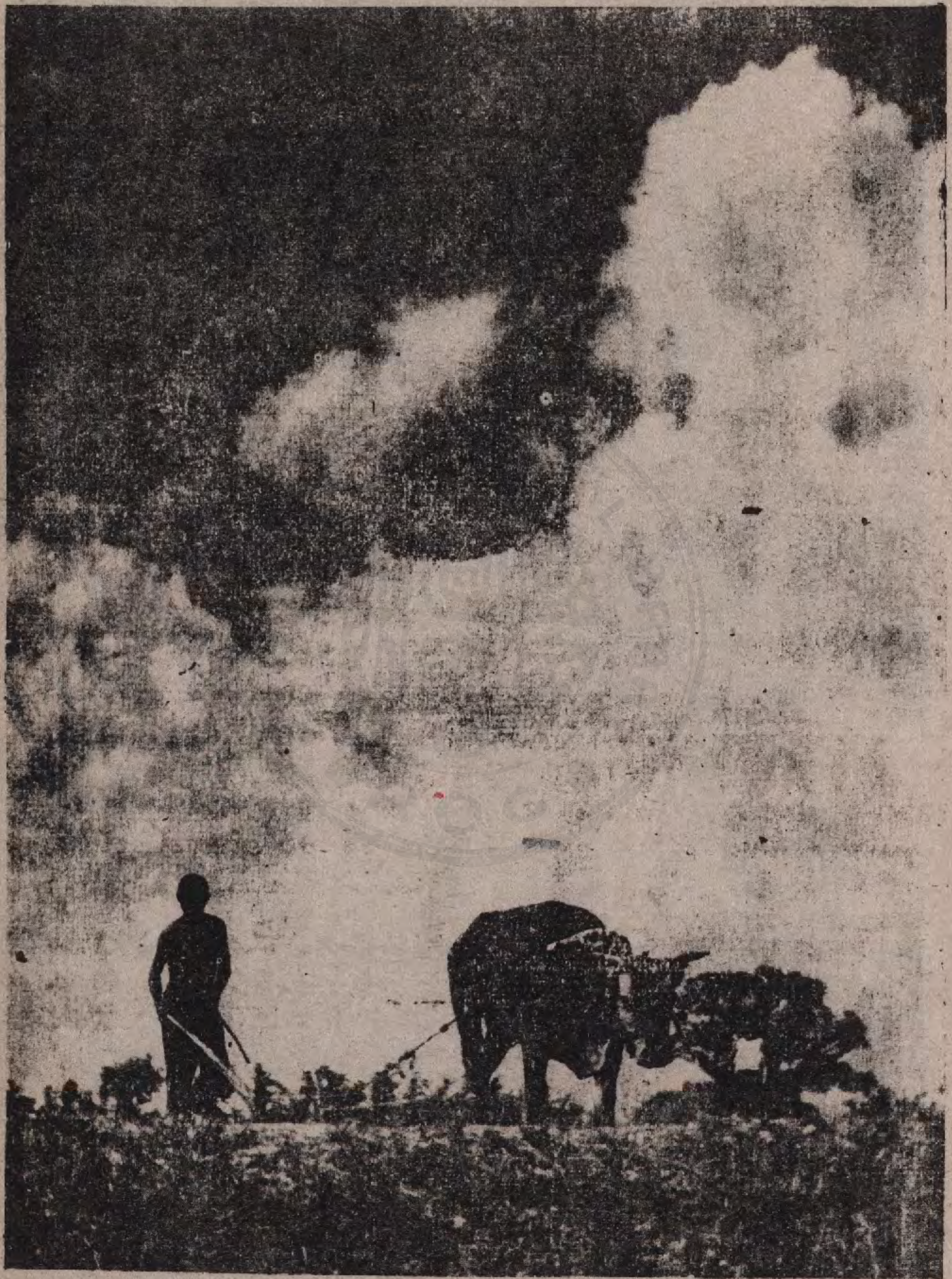
立的濟衆中西醫院，頭門上大書：「專門注射德國六零六，法國九一四。」縣人多數「莫名其妙」。今日「開幕大吉」的「淑浦公醫院」係友人舒君永康集股所辦，舒君畢業國立河南大學醫學院，然所學爲「西」專辦西藥，不開「中方」。縣中病人，還是望「醫院」而興嘆！

中午接四區底莊團控告團總張××的一張傳單，計開十大罪狀：(一)出身卑鄙，(二)阿諛諛笑，(三)藉公浮派，(四)包宰耕牛，(五)假命敲索，(六)盤剝成家，(七)媚勢欺貧，(八)目不識丁，(九)威嚇吊索，(十)仗勢藐法。

中午，力人兄來訪我。他在鄉下當族學校長，因吃了「油餅」被校董舉發，他要我去教育局替他求情，我苦笑笑，他便告辭去了。下午去民報社玩，順便又到無線電收音室坐坐，周老大求愛狂，並且非×女士不娶，要我的小平替他作「月下老人」。閑談了許久，才拿了兩期「逸經」返校，將行到貧民工廠門邊，聽黃廠長宗煒說：馬上要殺土匪，姓周僅十九歲，年青青很漂亮，我不願看，在街頭沉思：誰使這年青的人走入歧途？這責任應該誰負？唉！

晚上給幻如弟弟寫信，告他我們日前組織淑潮旬刊社，已開了第一籌備會議，並寄他徵求社員入社證書十份，要他介紹些「志同道合」的朋友加入，我們將準備大的力量，掃清淑潮一切惡濁。

十時半洗澡，涼風吹拂，身上頓覺輕鬆了。



攝泉印張

(郊四平北)

耕

汪又
新攝
〔北平〕

妙峰山進香同來 →



種高粱 ↓

〔五·二二所見〕

打坯 ←

〔五·二二所見〕

郭文振攝(河北安平)



第八編

北平·天津

這 一 日 的 北 平

辛 不 留

夜半，亨得利鐘錶行底 *Zeon Light* 廣告落在王府井大街上像一片血，一閃一閃地，紅光裏扯出北京飯店一串渺茫底 *Zeon* 樂底歌聲。虔誠底天主教徒在枕頭底下掏出了夜明錶，隨即跑在床上默誦「聖主昇天節」底禱文；過一會，西什庫頂大底教堂裏蠟燭忽明忽滅地亮着，十字架附近底鐘塔上響着十二點半底宏亮而又沉重底鐘聲。

滿天底星子打了個瞌睡；兩點十五分，平綏路清華園北十四孔橋地方，黑暗裏忽的迸出一聲響，接着飛起了一串炒爆豆似的連珠的鎗聲，有人晃着手電筒像一條長蛇，五個短衣的漢子在偷割電線；這時分，從張家口開來的客車正停在清河站，車頭上的弧光大燈照着掛在木牌上的「……查本路沿綫近來時有匪人竊用公電……定予嚴懲」的路局佈告。比這略早幾分鐘，一列從天津奔來的北寧第××次鋼皮車喘着氣滾進東車站，站兩旁幾百枝鎗霍地向內一收，有人嚷着：「立正，敬禮！」從車裏吐出來的客人一眼瞧見廣泰五金行觸目的年紅燈廣告，心裏想：「北平真的睡着了！」

三點五十分——五點五十分，時針在鐘面上打循環，這時間在歷史上是一片空白；六點鐘，順城街的電燈廠高轟入雲底黑烟

齒扯長了嗓子怪叫，叫聲驚醒了紅紅的半個太陽；一個早起的牧師在睡眼朦朧裏扯去掛在牆上昨天的日曆，那上面寫着：「五月二十日，星期三，一九三六年。」

各樣底聲音皆在興奮地發響，各樣的聲音合奏着都市底五色底音樂；這古城，平靜地，安詳地，邁開了駱駝似的腳掌，在歷史上輕輕跨上一個新的，極其平凡的日子。

在市政府，八點鐘，有人嚴肅地在禮堂裏用宏亮地嗓子讀「經」，穿着藍袍黑馬褂的市長率領着科長科員們在莊重地躬行着：「自今日起每日晨八時全體職員皆須參加讀經以敦禮俗而厚教化……」底典禮；同時在西什庫，全國頂大的天主教堂裏響着連綿不絕底鐘聲，站在十字架底下的大門吞進幾千個虔誠底信徒；九點鐘，全城各處禮拜堂皆響着「三遍鐘」；在公理會，信徒們用快活的調子讀着「聖主昇天節」底禱文；在東城朝陽大學，幾百個帶着愁容的失業者正在開着「各大學畢業生服務運動大同盟第一次發起人大會」；有人用激昂的語氣述說着大學生出路的艱難與社會的不平等待遇；也在這時候，或許比這略晚幾分鐘，師大學生會代表在辦公室裏議決了援救被拘留在看守所裏的被傳同學的辦法。

出了西直門，銀灰色大肚子一天跑二十八趟來回的公共汽車恰巧和從妙峯山騎自行車回來的滿頭簪花的香客打了個照面；汽車後面用紅紙寫着：「妙峯山今日開山，本車專供往來旅客

……」字樣。十一點，西長安街有一排軍樂隊吹着銅號，後面跟着穿藍衣服手擎「老篤眼藥」紅旗招牌的大隊，一個坐在廣告汽車裏的西服中國青年頭上戴着一頂「哈哈笑」的怪面具，怪聲嚷：「老篤眼藥真叫好……」這時候，西單商場門口的報販高聲叫：「日本新興報，冀東日報！」一位穿藍團綢馬褂的老先生跳上了電車，從懷裏掏出××政委會的徽章，露出一種藐然底微笑。

下午，商會裏掛出白糖行市每斤六十枚的招牌，前門大街稻香邨的胖掌櫃忽的發了脾氣，將茶碗摔碎了一地，紅着眼睛嚷：「媽的皮！這叫受那門子氣！你娘的走私走到祖宗頭上來了，兩角錢一斤的白糖一落就四十枚，櫃上三百四十二斤存貨……」這幕劇的開始是兩點十五分；在西河沿交通旅館「白面房」有一個四十多歲的漢子，因為「毒癮發作」躺在地上，平靜的死了；同時，平津清查處的門口不知在什麼時候貼出了一張佈告內容是為體卹商艱起見准許「土藥店」商人前往綏遠、甘肅及其他各地採辦土藥。

三點鐘，糾察隊在和平門內捉住了一批賭徒，用繩子牽了游街；這時候，有無數的人在參觀中山公園的全市衛生運動大會，中山堂裏陳列的圖表都是飛着跳着的黑槓子，一個穿黑衣的小孩子指着各國人口死亡率表上頂粗的黑槓子向着旁邊一位三十來歲的大人說：「爸爸，你瞧，中國也第一呢！」生理陳列所的會場裏掛着「禁止吐痰」的招牌，一位綠帽黃緋的同志咳嗽了一聲，

一口痰飛出丈把多遠，正巧落在場外的空地上；也在這時候，苗家地附近突地飛起了一片不絕的鎗聲，一隊帶着紅太陽盔的軍隊在練習打靶；在三塊瓦，幾個短衣的漢子靜靜地屈下身體撥弄測量器，據說是一「友邦」人真練習土地測量。

五點鐘，太陽漸漸地偏西，滿載着旅客的平津長途汽車在西長安街一下子撞在牆上；在市政府，某要人對新聞記者講：「華北外交無變化，今後宜注意防共陸隣。」同時，在城南，一個車夫不知為什麼給刀子扎在脖子上。在哈爾飛大戲院，在平安電影院，無數的女人掛在男人胳膊上，無數的女人用眼睛說着一句無聲的話。天漸漸的黑下來，七點鐘，晚報的標題用大字印着：「宋定日內赴察。」「肅定今晚返津，歡迎×駐軍司令田代。」在西單商場，在東安市場，五色的電燈亮得像一串花圈，獻給這古城的最後的花圈；在路旁，華昌號綢緞店的無線電播音機用怪聲怪氣的嗓子嚷：「蘇三——離了洪桐縣……」

有人靜靜地想：「五月，血的五月呢！」有人在流着眼淚，有人在笑！也有人在腦筋上畫了一萬個「？」

於是，這古城，靜靜地，安詳地，邁開駱駝似的步子跨過了睡在日曆上的五月二十一日；這一天，極其平常的日子，表面上極其平常的日子！

五月二十一日

慧娟（北平）

昨晚臨睡時，燈下看一篇小說。那小說描寫着下雨的天氣，主人因爲朋友失蹤，無聊的在山中滿處亂跑。吹了燈猶自凝思，對那失蹤的人設了各種懸想。睡倒下去，不一會就聽起了風，接着又浙浙瀝瀝的下起雨了。一聽見真的也下起雨來，越是睡不着了。一切小說的實際的情景都浮上腦子。這雨聲和那年一樣不緊不慢地滴着……我從那一寸的小洞中望出去，對着昏然的燈光，癡癡地坐了一夜。那一夜恐怕是一生最難受的一夜了。因爲想到法官嚴厲的聲音，咬牙切齒倒像是要吃人一般，我想大概是要送命在他手中了。但是想到了他，則自己生死尙在不定之間，而他是必死無疑了。若使他得以生存，則我亦可泰然死去了。萬轉千迴地想了一夜，到昏小的電燈熄滅，天色微有些發亮，起了一陣嘈雜的騷擾，隱約聽到呼喊……

不想下去了，何必虐待自己呢。想着何益，徒自苦惱。——這陣雨下了，也許我種下的葫蘆會出土了吧。明早希望是晴天，決計去把土翻騰一遍，便牠快快長出，等藤子長了給他搭個架子，今年安穩穩可以吃一回自家結的葫蘆了。明天也未必得晴，同那年一樣——不想了吧。翻來覆去，到一點鐘了，才朦朧睡去。

他像活着一樣走來，同他說了一大堆話。他從口袋裏掏出一方手帕給我看，還是雪白的一塊。他說：「這是你給我的，我保存到如今。」我告訴他說：「做夢有時像真的一樣，那年我夢見你死了，陳看守拿給我一方手帕說你臨死時請人給我，染着半邊鮮血。我

看見那手帕上的血，就以爲是你的血，幾乎哭死了。那時我就疑心是夢，果然你還是好好活着呢。」後來他和我在玉蜀黍地裏亂鑽，鑽來鑽去，那玉蜀黍葉子老打着眼睛，終於又聽見槍聲。

日光滿窗，舉眼一看，已六時半矣。「重泉若有雙魚寄，好知他年來甘苦與誰相倚。」今日他已七週年了，夜台茫茫，令人何從揣擬我翻身坐起，不知是醒時是夢中流出一點清淚，從鼻子旁滾了下來，將要進到口角，我下意識的扯起衣襟拭去了。輕輕下床，蹣手蹣腳的走到前頭院子，看看地下葫蘆，還沒出芽呢。蹲下去用手鉤幾鉤，怪不得出不來，土太壓緊了，必須把土翻一翻才好。

到廚房去拿一個鐵火箸，翻着葫蘆旁的土，想知道究竟有希望沒有。使勁掘了幾下，把依然白白的葫蘆子掘出來了。趕忙又埋下去。一窠一窠都掘起看看，可不是一樣好好的子，一個也沒有出來。一面掘，一面埋，東出的太陽已漸上升，晒在身上，很有點熱了。這樣明朗的好太陽，把昨夜陰鬱之氣，完全驅逐了去。七年前的那年今天，在一夜雨後，天氣還那麼陰暗，清早上那刺刀聲，皮鞋聲，還有他那高唱的聲音，那聲音呵！普遍到陰暗的天空。當時我並未聽清楚，只覺得牆外有一陣騷動，還沒有想到是他，因爲我們還沒有正式判罪。那天上午，號子裏地下潮得水淥淥的。下午又濛濛地飄着絲一般的細雨，陳看守遞給我那塊手帕，並說他去得很慷慨，教我不必傷心，三天後我去執行。那天却是好太陽，如今天一般。上午十時，被一個掛着大刀隊長，領了一大羣荷槍實彈的兵士押着我